

# 基督審判台前的經歷見證

(第一輯)

## 目 錄

- 1 為神效力是我的福氣
- 2 在「死的試煉」中
- 3 襯托物的試煉
- 4 摩押後代的試煉
- 5 因「禍」得「福」
- 6 我被名利害苦了
- 7 錢奴的醒悟
- 8 在生活中認識神的權柄主宰
- 9 依靠神才有信心
- 10 心靈的釋放
- 11 這樣做人才有人樣
- 12 做誠實人才有人樣
- 13 做誠實人的爭戰
- 14 做誠實人的一點經歷
- 15 說謊之後
- 16 沉默的背後
- 17 素質差不是藉口
- 18 防備誤解坑害了我
- 19 我學會了正確對待人
- 20 實行真理才有和諧配搭
- 21 我才明白什麼是盡本分
- 22 我才學會了盡本分
- 23 把心交給神
- 24 盡本分的收穫
- 25 該怎樣對待本分
- 26 對待本分的態度
- 27 盡本分得擺對存心
- 28 我不再怕擔責任了
- 29 一個軍官的悔改
- 30 放下地位不容易
- 31 守住本分
- 32 心靈解脫

- 33 名利的枷鎖
- 34 脫去偽裝真輕鬆
- 35 追逐名利的日子
- 36 放下名利好輕鬆
- 37 神的話使我心靈苏醒
- 38 放下地位真輕鬆
- 39 終於活出點人樣
- 40 嫉妒得醫
- 41 消除嫉妒 坦蕩做人
- 42 放下嫉妒真輕鬆
- 43 放下自私 心得釋放
- 44 我才看見真實的自己
- 45 活在神面前
- 46 老好人能蒙神稱許嗎
- 47 老好人能蒙神拯救嗎
- 48 實行真理才能活出人樣
- 49 這樣做人真好
- 50 「好形象」的背後
- 51 我看透老好人的真相了
- 52 告別老好人
- 53 打開「情結」
- 54 心靈的爭戰
- 55 擺脫束縛 得着釋放
- 56 自私卑鄙是怎麼解決的
- 57 檢舉的顧慮
- 58 檢舉中的爭戰
- 59 寫檢舉信的收穫
- 60 神真公義
- 61 真理使我有路可行
- 62 跌倒中奮起
- 63 誰說狂妄性情不能變
- 64 狂心在跌倒之前
- 65 解決狂妄才有人樣
- 66 狂妄的我是怎麼改變的
- 67 活出點人樣 真好
- 68 經歷修理對付的收穫
- 69 迷途知返

- 70 我不再顯露自己了
- 71 顯露自己的禍患
- 72 一個假冒為善之人的懺悔
- 73 神的拯救
- 74 從苦難中學會了順服
- 75 一次病痛的經歷
- 76 病痛顯明了我的得福存心
- 77 病痛中的收穫
- 78 得肝癌學到的功課
- 79 病床上的醒悟
- 80 獄中的花季
- 81 苦難是神的祝福
- 82 審訊室裏的酷刑折磨
- 83 得勝撒但的試探
- 84 摧不垮的信心
- 85 在遭受酷刑折磨的日子裏
- 86 在中共監獄的日日夜夜
- 87 酷刑折磨使我信心更堅定
- 88 二十年的患難路
- 89 無法抹去的烙印
- 90 試煉患難成全信心

# 1 為神效力是我的福氣

韓國 跟隨

全能神說：「神成全人是藉着什麼達到的？是藉着他的公義性情。神的性情主要是公義、烈怒、威嚴、審判、咒詛，他成全人主要是藉着審判的方式。」（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痛苦試煉才知神可愛》）「在效力者以前，人根本不懂追求生命，根本不懂什麼是信神，不懂神作工智慧，也不懂神作工還會試煉人。從效力者到現在，人看見神作工太奇妙，人測不透，憑人的大腦想象不到神怎麼作工，也看見人自己的身量實在太小，人的悖逆東西太多，神當時咒詛人那是為達到一個果效，並沒有把人治死，他雖然咒詛人，但只是用話語咒詛，沒有事實臨及，因為神咒詛的是人的悖逆，所以說神咒詛的話語也是為了成全人。神審判也好，咒詛也好，總之對人都是成全，都是為了成全人裏面不潔淨的東西。藉着這樣的方式給人帶來了熬煉，人裏面缺少的，藉着他的說話、作工達到了成全。神所作的每一步工作，不管是話語嚴厲、審判、刑罰對人都是成全，實在太合適了，神歷世歷代都沒有作過這樣的工作，今天作在你們身上，使你們領略到了神的智慧。雖然你們裏面受了一些痛苦，但總覺着心裏踏實得平安，你們能享受到神這步作工，這是你們的幸福。不管以後能得什麼，總之看見今天神在你們身上作的工作全都是愛。人不經歷神的審判、熬煉，總是在外面做、外面熱心，性情總也沒有變化，這能算是被神得着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痛苦試煉才知神可愛》）讀了神的話，我心裏很受觸動，感受到神作工審判刑罰人都是為了潔淨人、拯救人，不由得想到我接受神的末世工作以後經歷的第一個試煉，也就是效力者的試煉。

那是1991年2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樣去聚會。一個弟兄高興地對我們說：「聖靈發聲說話了！」接着，弟兄姊妹就開始讀起來：「讚美來到錫安，神的居所已經出現，榮耀的聖名萬民頌贊，正在流傳。啊！全能神！宇宙之首，末後的基督，就是發光的太陽，在整個宇宙威嚴壯闊的錫安山上已經升起來了……」「你作成一班得勝者，完成了神的經營計劃。萬民必流歸這山，萬民必在寶座前跪拜！你是唯一的獨一真神，你配得榮耀、尊貴，一切榮耀、頌贊、權柄都歸于寶座之上！」（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一篇》）聽到這些話，雖然當時不太明白，但感到這話很特別、很感人，人根本說不出來，我從心裏印證這些話就是出于神的，是聖靈的說話。之後，聖靈的說話一篇接着一篇，源源不斷地傳送到我們教會。這些話語揭示了許多信神的真理和聖經的奧秘，也為我們指明了實行真理、生命進入的路，那時候我們幾乎天天聚會讀聖靈的說話，心裏特別得供應、得滋潤，大家都沉浸在歡喜快樂中，都感到自己太有福了，認為自己是第一批被提到神面前的人，是神要成全的得勝者，肯定是在天國裏有份了，有資格承受神的應許、祝福。我們都信心百倍地為神花費，有的忙着抄寫、複印聖靈的說話，有的把聖靈的說話譜上曲作成歌。那時，共產黨瘋狂地抓捕迫害基督徒，不斷有弟兄姊妹被警察抓捕，但我沒有膽怯、害怕，依然熱心為神花費。

正當我沉浸在得福進天國的盼望中時，神發表了新的話語，把我們帶入了效力者的試煉。10月份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到八十里以外的一處教會聚會，讓我去取聖靈新的發聲說話，我心想肯定有大好的消息，就激動地騎上自行車趕往聚會點，嘴裏哼着歌，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沒想到我剛到聚會點，看到弟兄姊妹都愁眉苦臉，一個個耷拉着腦袋，一個弟兄對我說：

「聖靈發聲說話了，神說我們都是效力者。」有個姊妹含着淚說：「咱們都是效力者，中國人都是為神效力的，什麼福分都沒有。」我怎麼也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趕緊打開聖靈的說話，看到神的話說：「在中國除了長子和子民以外，都是大紅龍的子孫，都是被丟棄的對象。你們都要清楚！中國畢竟是被我咒詛過的國家，幾個子民也無非是為以後的工作效力的對象，也可以說，除了長子之外，沒有別人，都是滅亡的對象。你們不要認為我作事作得太絕了，這是我的行政，受我咒詛的，就是我厭憎的對象，這是定規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九十五篇》）讀了神的話我傻眼了，想到之前聖靈的說話多次提到「效力者」，我一直以為是指那些不信神的外邦人說的，原來這些話都是對我們說的，中國人都是效力者，是被神咒詛的對象，到最後效完力還得下無底深坑。我感到渾身發軟，沒想到原來我也是效力者，那我這麼多年不就白信了嗎？別說進天國得福分了，效完力還要下到無底深坑。我就像落入了萬丈深淵一樣，心裏特別地痛苦，裏面的怨言也出來了。想想我放棄學業跟隨主，世人譏笑、毀謗我，親戚朋友不理解，還遭到共產黨的迫害，有幾次差點被警察抓捕，我都沒有退縮，還照樣為神撇棄花費，我受了那麼多苦，本想着以後能進天國享美福，現在却落得個效力者，我怎麼也想不通，坐在那裏一個勁兒地唉聲嘆氣。其他弟兄姊妹耷拉着腦袋，有的抹眼淚，有的捂着臉嗚嗚地哭了起來，還有的弟兄嚎啕大哭。

聚完會，我騎車往家走，連蹬自行車的力氣都沒有了，一路上都在琢磨，我怎麼是效力者呢？我越想越委屈，眼淚止不住地流。回家以後，我做什麼事都沒有心思，走路也耷拉着腦袋，不想跟任何人說話，甚至連喘氣都感覺很累，就覺得自己是效力者，以後什麼福分都沒有了，心裏特別地不甘。

那時，神的話一篇篇陸續下發，每次接到神的話時，我都急切地看一遍，希望從神的話裏找到一絲希望，看自己的結局能不能改變，可我不但沒有看到自己想要的福分，反而是嚴厲的審判。尤其看到神的話說：「凡是效力的、凡是屬魔鬼的都是無靈的死人，都得廢去歸于烏有，這個是我經營計劃的奧秘，是我經營計劃中人測不透的，但又是向所有的人公開的。不是屬我的，便是敵我的，屬我的，便是與我相合的，這是毫無異議的，是我審判撒但的原則。這一條應人人都知道，方能看見我的公義、正直——凡是出于撒但的都審判、焚燒，都化為灰燼，這也是我的烈怒，更見我的性情。」（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一百零八篇》）「在今天為我效力之後，就都退去！不要總賴在我的家裏，不要總是厚着臉皮混飯吃，凡是屬撒但的，就都是魔鬼之子，是永遠滅亡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一百零九篇》）看到神對效力者的審判、咒詛，我徹底失望了，感覺真就像落到了無底深坑，那種痛苦的滋味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就覺得昨天我還在神的懷抱裏，享受着神的憐愛，今天却被趕出家門，被神定罪、咒詛，打到了無底深坑。我陷入了痛苦的熬煉中，消極到了一個地步，就連禱告、聽詩歌、讀神的話也沒勁了。我甚至開始後悔當初的撇棄花費，「早知道這樣，給自己留個後路就好了，現在什麼都沒有了，那些不信的親戚朋友若知道我信神到最後成了效力者，落得個兩手空空，那還不得笑話死我啊！我的臉往哪兒擱呀！現在該怎麼辦呢？」這樣想的時候，我心裏又很受責備，想想自己信神多年，雖然受了不少苦，也享受了神的許多恩典祝福，今天又蒙神高抬聽見了神的新說話，看到這麼多真理奧秘，說什麼也不能離開神呀！

就在我們活在痛苦中時，一次聚會我們看到神的話說：「只願你們能為我盡心、盡意、盡力獻上你們的全力，不管是今天，不管是明天，不管是效力的，不管是得福的，都應當為我的國度添上一份力量，這是作為受造的每一個人應盡的義務，必須得這麼做、這麼執行。使我的國度美景常新，使我的家和睦團聚，我要調動一切為此效力，誰抵擋都不行，都得遭審判、遭咒詛。」（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一百篇》）教會帶領也給我們傳達上面弟兄的講道交通：「有許多人感覺做效力者是羞辱，這是大錯特錯的。我們今天能為神效力，這是神預定好的，更是神的揀選。其實，為至高全能的神效力，這是多麼榮耀的事啊！我們是屬於被撒但敗壞至深的人類，在神面前都是渺小的受造之物，誰配為神效力？在整個人類當中，神揀選了我們為神效力，我們得着了很多，這的確是神極大的高抬，這是最公正的說法，人若領受不了，那就狂妄得太無理智了。再說句實話，讓咱們這些沒有人性的人為神效力，你知道神受了多大屈辱嗎？天天面對我們這些敗壞人類，誰考慮到神受了多大屈辱？我們常常悖逆神、抵擋神，憑觀念想象論斷神，傷透神的心，神受了多少痛苦？說實話，我們滿了敗壞性情，為神效力都達不到神的要求，按我們的所做所行，連效力都不配，怎麼配做神的子民呢？」聽了這一番話，我才醒悟過來，神是造物的主，至高無上，我卑賤渺小，能為神效力都是神的高抬和恩待，而我却絲毫不認識自己的身份、地位，認為做效力者太低賤，怎麼也不願為神效力，看到我太狂妄、太沒理智了。回想信神以後我雖然熱心追求、撇棄花費，但都是為了得福，為了進天國享受福分。當看到神對人應許祝福的話，我為神花費的勁就特別大，就是遭受共產黨迫害也不退縮；可當看到神說我們是效力者，效完力還得下無底深坑，我就開始發怨言埋怨神，甚至想背叛神離神而去。我這哪是真心信神的人啊？我的付出、我的撇棄花費都帶着個人的存心摻雜，都是為了得福，是在欺騙神，跟神搞交易，真是太自私卑鄙了。我享受神這麼多的恩典、祝福，話語的供應、澆灌，一看得不着福氣了就想背叛神，我這哪有一點良心理智啊？想到這些，我心裏就特別懊悔、自責。我本是大紅龍的子孫，是屬撒但的，不屬於神家的人，就是信神也是帶着得福存心來的，神是聖潔、公義的，神的性情不容人觸犯，按我的所作所為和對待神的態度，為神效力都不配，早該被神咒詛下地獄了。今天神沒有懲罰我，還給我一口氣讓我活着，讓我有機會聽見神的發聲說話，享受神生命的供應，能為至高的神效力，這實在是神破例的高抬，我應該感謝神，還有什麼資格發怨言呢？我得好好為神效力！

11月底，我們又收到了神的新說話，神說：「我回錫安之後，地上仍舊贊美不息，那些忠心的效力者仍舊等着為我效力，但他們的功用已盡完，只好是思念我在地的情景。那時我開始降灾于那些受禍的，但人人都相信我是公義的神，我絕對不會懲罰那些忠心的效力者的，我只讓他們蒙我的恩典。因我說過我是懲罰一切作惡的人，那些行善的我讓其接受我賜的物質的享受，這才顯明我是公義、信實的神自己。」（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一百二十篇》）看到神並沒有丟棄我們，也沒有因着我們是大紅龍的子孫而懲罰我們，神還允許我們做忠心效力者為神效力，在地上贊美神，我心裏很溫暖，也很受激勵，從心裏覺得為神效力也是神的高抬，是我的福氣。那段時間，我們每次聚會都唱《為神效力是我們的福氣》這首詩歌：「……是神話語的揭示審判，才看見自己敗壞太深，滿了得福存心欲望，怎配活在神的面前，不但沒有資格進天國，為神效力已是神高抬。啊！效力是神的恩待，效力是我們的福氣，不管是得福還是受禍，我願甘心效力到底。今天我們能為神效力，心中感到實在不配，不管前途命

運結局如何，只願跟隨神到底，是神用話語潔淨我們，恢復了我們的良心理智。啊！願為神做牛做馬，順服神的擺布安排，盡心為神效力終生，永遠贊美神的公義性情。」（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

當我們甘願為神效力的時候，1992年2月20日，全能神又發表了新的說話，高抬我們做國度子民，結束了效力者的試煉。神的話說：「現在已不是以往的景況，我的工作又進入一個新的起點。既說進入新的起點，便有新的方式：看見我話而且接受我話作生命的人都是在我國中的人，既在我國中，便是我國中的子民，因着接受我話語的帶領，所以雖稱子民，却并不亞于『兒子』這一稱呼。」（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向全字的說話·第一篇》）看到神把效力者轉為國度時代的子民，我心裏又高興又自責、懊悔。懊悔的是，在效力者試煉中我消極軟弱、灰心失望，還發怨言誤解神、埋怨神，不甘心做效力者為神效力，對神沒有一點忠心與順服，留下太多遺憾和虧欠；高興的是，我們是大紅龍子孫，這麼悖逆、敗壞，僅僅因着在試煉中沒有退去，神就高抬我們做國度子民，成為神家中的一員，就感到神對我們的愛太大了，我心裏對神滿了感謝與贊美。

經歷效力者的試煉，我看到神作工太智慧了，神用話語審判、刑罰人，甚至咒詛人，雖然話語嚴厲，讓我們扎心痛苦，但都是為了潔淨、變化我們。雖然我在神的話語上受了一些熬煉，但我看見了神的公義性情，神厭憎人的存心摻雜，厭憎人為了得福而信神。經歷過後，我信神的觀點有了一些轉變，不再一味地追求得福進天國，就感覺能做效力者，為造物的主效力這也是神的高抬，是我的福氣，我感到自豪、榮幸！

## 2 在「死的試煉」中

韓國 行道

全能神說：「神來在地上作工作一點不假就是為了拯救敗壞的人類，否則他決不會親自來作工作的。以往拯救的方式是施盡他的憐憫慈愛，以至于將自己的全部都交給撒但來換取全人類，今天并不比以往，今天拯救你們是末了各從其類的時候，拯救你們的方式不是憐憫慈愛，而是以刑罰、審判來更徹底地拯救人類。所以，你們接受的盡是刑罰、審判與無情的擊打，但你們該知道，在這無情的擊打裏並沒有絲毫的懲罰，無論話語怎麼嚴厲，臨到你們的只是幾句在你們來看沒有一點人情味道的話語，無論我的怒氣有多大，臨到你們的仍是教訓之語，并無一點意思要傷害你們，也并無意思要將你們治于死地，這不都是事實嗎？你們知道，現在無論是公義的審判，還是無情的熬煉與刑罰，都是為了拯救，不管現在是要各從其類，還是要顯明各類人，所有的說話、作工都是為了拯救那些真心愛神的人。公義的審判是為了潔淨人，無情的熬煉是為了潔淨人，嚴厲之語或責打都是為了潔淨，都是為了拯救。」（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當放下地位之福，明白神拯救人的心意》）看了神的話，我很有感觸，想起二十多年前在死的試煉期間那段難忘的經歷，真實地體嘗到神的審判刑罰對人都是拯救、都是愛，無論話語怎麼嚴厲、扎心，都是為了潔淨人、變化人。

那是1992年2月，經歷效力者的試煉以後，神高抬我們成為國度時代的子民，還對國度子民提出要求，讓人注重讀神的話，實行神的話，追求認識神，在試煉中為神作見證，等等，盡

快達到國度子民的標準。那時神的話裏經常提到「在我家中做子民的」「在我國度中的子民」，我感到神把我們當成了家裏人對待，心裏特別地溫暖，也很受激勵，就開始往子民的標準上追求，注重禱讀神的話，在神的話裏揣摩神的心意，力所能及地盡本分，還立下心志要一生跟隨神。記得那年我22歲，身邊的同齡人多數都娶妻生子了，不信的家人就忙着給我找對象，但我都一一推辭了。

那時候我很喜歡唱《國度禮歌》，尤其唱到「撒但的國在國度的禮炮聲中倒下，在國度禮歌的震動之下被摧毀，永遠不會再起來！」「地上之人，有誰敢起來抵擋？因着神降在地上，隨之而來，神帶下了焚燒，帶下了烈怒，帶下了所有的災難，世上的國已成了神的國！」（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國度禮歌 一 國度降臨在人間》）想到神的國度就要實現在地上了，等神的工作結束，大災難降下，所有抵擋神的人都被毀滅了，我們跟隨神的這班人就能剩存下來，被神帶入國度，享受永遠的福分，想想心裏都覺得美。當時就認為我們接受了全能神的名，又蒙神高抬做國度子民，活着進天國那是板上釘釘的事，誰也奪不去，所以特別地激動、興奮。那些日子，我們都精神煥發，特別喜樂，感覺為神花費渾身有使不完的勁。

然而，神是聖潔公義的，神鑒察人心肺腑，知道我們心裏所存的觀念想象與奢侈欲望，在4月底，神發表了新的說話，把我們帶入了死的試煉。

一天，教會帶領來給我們聚會，讀了神的話：「人都在睡夢中的時候，我却周游列國，將我手中的『死亡之氣』灑向人間，所有的人頓時從生機之中走出來，步入了人生的第二個台階。在人類當中，便再也看不到生物，到處布滿死尸，充滿生機的活物立時不見踪影，地上散發着死尸的味道，使人透不過氣來。……如今，在這裏，所有的人的尸首橫躺豎臥，不知不覺之中，我將手中的瘟疫倒下，人的尸首便都腐爛，在人的身上不再有血肉相連，我便遠離人而去。我不會再次與人同相聚，不會再次來在人間，因我整個經營的尾聲已結束了，我不會再造人類，不會再次理睬人。在人看了我口之言後，便都失望了，因人都不願死去，誰何嘗不是為了『活來』而『死去』呢？當我告訴人我無有讓人『活來』的『法術』之時，人便失聲痛哭，確實，雖然我是造物主，但我只有『權力』讓人死去，却并無『能力』讓人活來，在此我向人賠禮道歉。所以我提早就告訴人『我欠下人一筆不可奉還的債』，但人却都認為我說客套話，今天事實臨及，我仍是這樣說，我不會違背事實的真相說話。在人的觀念當中都認為我口的話中方式太多，所以人總是捧着我給的話却另有所盼，這不是人的不正確的『存心』嗎？就在此背景之下我才敢『大膽地』說人并不真心愛我，我不會背着良心委屈事實的真相，因我不會把人帶入人的理想境地，最終，在工作完成之時，我將人領入死地。」（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向全宇的說話·第四十篇》）看到神說「雖然我是造物主，但我只有『權力』讓人死去，却并無『能力』讓人活來」，我心裏很困惑，神為什麼這麼說呢？神掌管着人的生死，為什麼神說沒有「能力」讓人活呢？難道我們信神的人最後還得死？我趕緊搖搖頭，「不會的！不會的！這絕不可能！我們是國度子民，怎麼會死呢？可是神不會和我們開玩笑的，神的話明明說『在工作完成之時，我將人領入死地』，那不就意味着我們將要面臨死亡？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我怎麼也想不通神為什麼要說這樣的話，其他弟兄姊妹也都是一臉的茫然。這時，教會帶領交通道：「我們的肉體被撒但敗壞太深，滿了撒但性情，狂妄、詭詐，還特別自私、貪婪，常常說謊欺騙。雖然信神能為神撇棄花費，但我們實行不出神的話，臨到患難試煉還能埋

怨神、論斷神，這說明我們的肉體還是屬撒但的，是抵擋神的。神的性情公義聖潔不容觸犯，神怎麼可能允許屬撒但的人進入神的國呢？所以神的工作結束時，大災難降下來，我們信神的人如果没有得着真理，生命性情没有變化也必然得死……」

聽着帶領的交通，我心裏像打碎了五味瓶一樣不知什麼滋味，又好像從天上一下子重重地摔到了地上，整個人都矇了，不解、埋怨一股腦兒全涌了出來，「我們末了的一代不是最有福的一代嗎？神已經高抬我們做國度子民，我們都是神國中的柱子、棟梁，怎麼到最後我們還得死呢？我撇下青春、婚姻跟隨神，為神跑路花費，受了不少苦，還遭受共產黨的抓捕迫害，忍受外邦人的譏笑、誹謗，沒想到最後還得死，那我受的這些苦不就白受了嗎？」我越想越痛苦，心口像壓了一塊大石頭，喘氣都覺得困難。大家也都是一臉的痛苦，有的悄悄抹眼淚，還有的弟兄姊妹竟捂着臉嗚嗚地哭了起來。聚完會，我母親不停地唉聲嘆氣：「我活了六十多歲，死了也罷，可你這麼年輕，人生才剛剛開始，唉！……」聽到母親的話，我心裏更難受，眼淚忍不住流了下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實在想不通，我這麼熱心為神花費，撇下一切，受了不少苦，為什麼大災難臨到還要死去？我實在是不甘心啊。我趕緊找出神的話翻來覆去地找，想從中找到綫索，看結局能不能改變，但怎麼也沒找到想要的答案，我徹底傻眼了，看來我們真的已經被神定罪了，我們的死已成定局，誰也改變不了，只能聽天由命了。

接下來的日子，我特別消沉，說話有氣無力，幹什麼都没有心思。以前我抄寫神話語的時候都是加班加點，手上磨出了繭子也不在乎，就想讓弟兄姊妹盡快讀到神的新說話，可現在就沒那麼有負擔了，起初那股火熱勁兒涼了一大半，抄寫神話的時候心裏還不時地想着：我還這麼年輕，還沒享受到天國的福分，就這樣死了實在是不甘心哪！想着想着眼淚就流出來了。那段時間，我心裏整天沉甸甸的，就像插了把刀一樣，特別痛苦，就覺得天也不藍了，草也不綠了，感覺大災難隨時就會降下，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就會死去，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一樣。

後來，我們讀了神的話才對自己有了點認識，心裏慢慢得着了釋放。當時我看到《神向全宇的說話·第四十六篇》，神的話說：「如今，在邁向國度大門之時，所有的人都開始奮起直追了，但當人走到國度門前之時，我將門關上，將人拒之門外，要求人都拿出『通行證』，我的這一反常的舉動大大出乎人的意料，人都驚訝了。為什麼向來敞開着的門今天突然緊閉呢？人都雙腳跺地，在地之上踱步，在人的想法當中想走後門進去，但當人將『假通行證』拿出來遞給我之時，當場被我扔在火堆裏，人看着燃燒着的『自己的心血』而失望了。人都抱頭痛哭，眼看着國度中的美景却不能進入，但我却并不因着人的可憐之態而讓人進去，誰能隨意打亂我的計劃呢？難道後天之福是人的熱心換來的嗎？難道人的生存意義就是隨意進我的國度嗎？……在人的身上，我早已失去信心，早已没有希望，因人都沒志氣，總是不能把『愛神的心』給我，總把自己的『存心』給我。在人身上我也沒少說話，既然到了今天，人仍不聽我勸，所以我將我的觀點告訴給人，以免人以後誤解我的心，以後人是死是活自己看着辦，這事我做不了主，我希望人都自己找點生存之道，我是無能為力。」（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當人把命都豁出來之時，那麼一切都不在話下了，誰也不能將其難倒了，什麼能比『命』更重要呢？所以撒但在人身上無法再作什麼，撒但拿人也沒辦法。雖然在『肉體』的定義中說肉體受撒但的敗壞，但人若真把自己交出來，不受撒但的驅使，這樣，誰也難不倒人的，就在此時，

肉體發揮其另一個功用，開始正式受神的靈支配，這都是必要過程，必須得這樣一步一步地來，否則，神無法在頑固的肉體中作工，這是神的智慧。」（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向全宇說話的奧秘揭示·第三十六篇》）揣摩着神的話，我感到扎心、難受，我現在這麼消極痛苦，不就是因為怕死，不就是得福心太强導致的嗎？想到自己起初信神就是奔着得福進天國來的，雖然經歷了效力者的試煉，得福的存心放下了一些，也有心志甘願為神效力，但詭詐、邪惡的撒但本性在裏面根深蒂固。當神把我們轉為子民後，我的心又蠢蠢欲動，覺得這次肯定能進天國了，我就認為我接受了全能神的名，蒙神高抬追求做國度子民，又撇棄一切為神花費受苦，活着進天國是理所當然的，誰也改變不了。當神的作工打破我的觀念，剝奪我的前途歸宿，我就軟弱消極，向神發怨言，甚至後悔以往的撇棄花費。我的付出花費就是為了換取天國的福氣，是在與神搞交易，這不是在欺騙神、利用神嗎？想想每一次試煉臨到，我流露的都是悖逆、埋怨，想順服神也順服不下來，明知真理就是實行不出來，看到我的本性的確就是抵擋神的，是屬撒但的。就我這樣一個滿了撒但性情的人，就該死、該滅，根本沒有資格進神的國，這是神的公義性情決定的。今天我能有機會跟隨神，認識神的公義性情，這也沒白活一回！想到這兒，我就向神禱告，不願再為肉體活着，願意順服神的主宰安排，不管以後什麼結局，就是死也要贊美神的公義。當我不再考慮自己的結局歸宿，豁出死，甘願順服神的主宰安排，我心裏得着了一些釋放。

不過當時我們雖然能順服下來，不管有沒有結局都要跟隨神，但也是處于一種消極的狀態，沒有什麼追求目標。直到1992年5月，神又發表話語，讓人在有生之年追求愛神，活出有意義的人生，把人帶入愛神時代，結束了死的試煉。通過讀神的話、聚會交通我認識到，雖然人的命運在神手裏，誰也逃不過死亡這一關，但神的心意不是讓人消極地對待死亡，而是讓人在有生之年追求愛神，實行真理，脫去敗壞性情，得着潔淨，這樣的人才有資格進入神的國。這時我才明白了神的心意，神把我們帶入死的試煉並不是真的要把我們帶入死地，而是向我們顯明了神的公義性情，讓我們明白神拯救什麼人、毀滅什麼人、什麼人才有資格進天國，另外也讓我看到了自己被撒但敗壞的真相，能夠放下自己的觀念想象和得福存心，順服神的主宰安排，開始腳踏實地地追求真理，這是神對我的拯救啊！看到神的審判刑罰不是恨人，不是折騰人，而是為了把我們帶到追求真理、蒙拯救的正路上。想想神在我們身上所作的這一切，並沒有事實臨及，只是發表話語審判刑罰、試煉熬煉人，就能達到這樣的果效，神的作工真是太智慧，神對人類的愛與拯救太實際了。

### 3 襯托物的試煉

韓國 行道

「神哪！無論我是有地位或沒地位，我現在認識自己了，我地位高也是你的高抬，我地位低也是你的命定，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我沒有什麼選擇，沒有什麼怨言，你命定我生在這個國家，命定我生在這個邦族，我只有完全順服在你的權下，因一切都是你的命定。我不注重什麼地位，我無非就是一個受造之物，你把我放在無底深坑、硫磺火湖裏面，我無非也就是一個受造之物。你用我，我是一個受造之物；你成全我，我也是受造之物；你不成全我，但我仍要愛你，因我只是一個受造之物。我只是造物主所造的一個小小的受造之物，是所造人類當中的一個，是你造了我，今天又把我放在你的手裏任你擺布，我願意做你的工具，願意作你的襯托物，因這一切都是你命定好的，是誰也改變不了的，萬事萬物都在你的手中。」（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受造之物》）唱着這首詩歌，我心裏深有感觸，不由得想到了自己在襯托物試煉期間的經歷。

那是1993年初，當時我在教會盡澆灌本分，由于共產黨瘋狂鎮壓、抓捕基督徒，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有被抓捕的危險，但我也沒有退縮，仍然堅持盡本分。看到神的話說：「愛神的人才是能見證神的人，才是神的見證人，才是被神祝福的人，才是能承受神應許的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愛神的人永活在神的光中》）我滿懷信心追求成為愛神的人，覺得這樣追求就能蒙神稱許，以後肯定能進天國，做神國中的子民。

就在我熱心花費，滿以為自己有把握進天國時，全能神發表話語把我們帶入了襯托物的試煉。3月的一天，弟兄姊妹把神發表的新說話《征服工作的內幕 一》送到了我們教會，我看到神的話說：「現在就是藉着在中國神選民身上作工，把這些人的悖逆性情都顯明出來，把這些人的醜相都揭露出來，藉着這些背景把所有的話都說完，之後作下步征服全宇的工作，藉着審判你們來審判全宇之人的不義，因你們這些人是人類悖逆者的代表。如果走不上來的就成了襯托物了，就成了效力品，走上來的是被使用的對象。為什麼說走不上來的就是襯托物呢？因為現在作的工、說的話都是針對你們的背景說的，你們成了全人類中悖逆者的代表、典型，以後要把征服你們的這些話拿到外國去征服外國人，而你却并沒得着，你不就屬於襯托物了嗎？整個人類的敗壞性情，人的悖逆行爲，人的這些醜陋的形象、醜陋的面目，今天都記在這些征服你們的言語中了，借用這些話再去征服各邦、各派的人，因你們是典範，是先例。但并不是有意來撇棄你們，你若不好好追求，從而不可救藥，不是純屬於效力品、襯托物嗎？以往我說過這話：我的智慧是建立在撒但的詭計之上的。為什麼說這話？這不是現在我說話、作工的內幕嗎？你如果走不上去，沒被成全却被懲罰了，不就屬於襯托物嗎？走到今天，也許你受了不少的苦，但今天你還什麼都不明白，對生命的事一竅不通，雖受刑罰、審判，但却沒有一點變化，裏面沒得着生命，那時來檢驗工程，你要經歷猶如火一樣的試煉，經歷更大的患難，這樣的火臨到你全人都化成灰了。你沒有生命，沒有一點精金的成分，仍是老舊的敗壞性情，作襯托都不是好襯托物，能不淘汰你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看到神的話中多次提到「襯托物」這個字眼，我就特別敏感，心想：「襯托物？以往神的話裏提到過襯托物，但那不是指大紅龍說的嗎？我信神為神撇棄花費，現在還追求愛神，應該是天國子民啊，怎麼會是襯托物

呢？」我又仔細地讀了一遍神的話，看到神說我們中國人敗壞最深，抵擋神最嚴重，是全人類悖逆者的代表，跟隨神的人如果到最終沒有變化，沒得着生命，就是神作工中的襯托物，都是被神淘汰的對象。看着神的話，我的心一下子收緊了，「我是襯托物？不可能吧。……我到底是不是襯托物呢？如果真是襯托物，還能進天國嗎？」

沒過多長時間，我看到神的交通說：「因着你們的彎曲詭詐，因着你們素質差，地位又低，我從來沒有把你們看在眼裏，從來沒把你們放在心上，我作工只是有意來定罪你們，我手一直沒離開你們，我的刑罰一直沒離開你們，對你們一直是審判、咒詛，因為你們對我並不認識，所以我對你們的忿怒一直沒離開。雖然我一直作工在你們中間，但我對你們的態度你們應該知道，只是厭憎，並沒有別的態度，沒有別的看法，我只是要讓你們來襯托我的智慧、我的大能，你們只是我的襯托物，因我的公義是藉着你們的悖逆顯明出來的，我讓你們作我工作的襯托物，作我工作的附屬物……」（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你為什麼不願意作襯托物呢？》）看到神明確地說我們就是襯托物，是神作工的附屬物，而且神對我們的態度只有恨，只有厭憎。我一下子矇了，感覺又一次被神撇棄了，心裏特別痛苦，怨言也出來了，心想：「信神這些年，我撇家捨業，為神花費受了不少苦，還經歷了效力者的試煉、死的試煉，現在又開始追求愛神，原以為進國度做子民十拿九穩了，沒想到我竟然是個襯托物、效力品，襯托完神的公義性情還得被淘汰，那我這些年的付出花費不就白搭了嗎？親戚朋友知道了會怎麼看我呢？當初我信神撇家捨業，他們不理解我，還挖苦、諷刺我，我就想着得好好信神，等神的工作結束，大災難降臨了，他們都落入災難中，到時我被神帶進天國，就可以揚眉吐氣了，讓他們都蒙羞，哪承想最後却落得個襯托物，襯托物沒有生命，屬於廢物，連效力者都不如，效力者還能為神效點兒力，享受神的恩典祝福。唉！哪怕讓我做個效力者也行呀，不管怎麼說也比襯托物好聽吧！」

那幾天，我滿腦子想的都是「襯托物」，一個勁兒琢磨，我怎麼就是襯托物呢？我怎麼就生在了中國呢？要不是大紅龍把中國人敗壞這麼深，我又怎麼能作襯托物呢？本以為馬上就能進天國做子民，享受神的應許了，沒承想到頭來是一個襯托物。我越想心裏越難受，眼淚止不住地流了出來。唉！既然事實是這樣了，我能有什麼辦法呢，那就認命吧！

接下來，雖然我也聚會，也盡本分，但心裏却提不起勁，跟神禱告沒話說，唱歌也唱不起來了，讀神的話也沒有開啓，就覺得反正也是襯托物了，再追求又有什麼用啊？最後不還是被淘汰下無底深坑嗎？我心裏特別消極痛苦。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着，想到神末世作工發表了那麼多話語，一直澆灌供應我們，還作工試煉熬煉潔淨我們，尤其想到經歷效力者的試煉，當時雖然神剝奪了我們肉體的盼望，咒詛我們下無底深坑，但都是話語的試煉，並沒有事實臨及，也正是在那次試煉中，我才對自己信神得福的存心有了一些認識，對神公義的性情有了一點體會，看到不管神怎麼作工都是為了潔淨、拯救我們，心裏就很受感動。又想到以往我在神面前立下的甘願為神效力的心志，裏面就有了一些動力，就覺得不管是效力者還是襯托物，為造物的主效力天經地義，不管神以後怎麼擺布安排，哪怕效完力沒有結局，我也得效到最終。就這樣，我繼續堅持盡本分，但因着不明白神的心意，一想到作襯托物沒有生命，沒有結局，心裏還有些消極難受。

4月初，我們收到了神的新說話，我看到神的話說：「在你們的追求中，個人的觀念、盼望、前途太多，現在這樣作工就是為了對付你們的地位之心，對付你們那些奢侈的欲望，就這

些盼望、地位、觀念都是撒但性情的典型代表。人心裏存在這些東西，都是因為撒但的毒素一直在腐蝕着人的思想，人始終未能擺脫撒但的這一誘惑，活在罪中却不以為罪，而且人還認為『我們信神，神務必得給我們福氣，務必得將我們的一切都安排妥當，我們信神就得高人一等，就得比任何一個人有地位、有前途，既信神，神就得給我們無窮的祝福，否則就不是信神』。多少年來，人賴以生存的思想腐蝕着人的心靈，以至于人變得奸詐、懦弱而又卑鄙，人不僅沒有毅力、沒有心志，而且變得貪婪、驕縱，根本沒有一點超脫自我的心志，更沒有一點擺脫這黑暗權勢轄制的勇氣。人的思想腐化、生活腐化，以至于人信神的觀點仍是醜陋不堪，甚至人信神的觀點一說出來簡直是不堪入耳，人都是懦弱、無能、卑鄙而又脆弱，對黑暗勢力不感覺厭憎，對光明、真理不感覺喜愛，而是盡力驅逐。」（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你為什麼不願意作襯托物呢？》）神的話一針見血地把我的撒但性情和賴以生存的思想揭示了出來，我感到蒙羞慚愧。回想起初信神我就是為了得福，就認為「既信神，神就得給我們無窮的祝福，否則就不是信神」，經歷了效力者的試煉、死的試煉，我對自己得福的存心有了一些認識，願意為神效力，但我裏面得福的存心欲望還是根深蒂固，沒有徹底得着潔淨。尤其看到神對愛神之人的祝福應許，我得福的欲望又開始蠢蠢欲動，認為這次進天國有把握了，就更加熱心地為神花費。當看到神揭示我們是襯托物，是附屬品，是神厭憎的對象，我感到自己得福的希望破滅了，前途、地位什麼都沒有了，心裏就十二分的委屈，滿了怨言，還把以往的撇棄花費當資本，跟神講理較量，非得讓神打保票，保證以後讓我進天國才肯繼續為神花費……這時我才認識到自己的地位心太重、奢侈欲望太大了，對神沒有一點真實的愛與順服，都是交易索取、悖逆欺騙。在事實面前我心服口服，看到自己被撒但敗壞太深，狂妄自大、彎曲詭詐、自私卑鄙，沒有一點良心理智，也看到神聖潔公義的性情不容觸犯，就我這麼敗壞的人，裏面這麼多存心摻雜、敗壞性情，怎能不讓神厭憎呢？神怎麼稱呼、怎麼對待都是公義的。

接下來聚會時，我又看到神的話說：「你應多看看這段時間神發表的這些話，再對照自己的所做所行，一點不差就是襯托物，貨真價實！現在你認識到什麼程度了？你的意念、你的心思、你的行事、你的言談舉止，所有這些表現不都在襯托神的公義與聖潔嗎？你們的表現不正是神話裏所揭示的敗壞性情嗎？藉着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存心、你所流露的敗壞來顯明神的公義性情，顯明他的聖潔。同樣生在污穢之地他一點不沾染污穢，跟你生活在同樣污穢的世界當中，他有理智、有見識，他厭憎污穢，甚至你的那些言行舉止，你自己發現不了的污穢的東西，他都能發現，都能給你指出來。以前你那些老舊的東西，沒教養，沒見識，沒理智，落後的生活方式，藉着今天一揭露，都顯明出來了，神來在地上這樣地作工，人才看見了他的聖潔與他的公義性情。」（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第二步征服工作是如何達到果效的》）「當然，不是有意讓你們作襯托物，而是這工作有了結果才顯明人的悖逆是神公義性情的襯托，你們正是因為作了襯托物才有了機會來認識神公義性情的自然流露。因着你們自己的悖逆你們受了審判，也受了刑罰，但你們也是因着悖逆而作了襯托物的，因着你們的悖逆而得着了神賜給你們的極大恩典，就是你們的悖逆襯托了神的全能與智慧，你們也是因着悖逆才蒙了這麼大的救恩，得了這麼大的祝福。雖然你們屢次受到了我的審判，但你們得着了前人未得着的極大的拯救，這工作對你們來說是太有意義了。就這『襯托物』對你們來說也實在是太有價值了，你們是因着作襯托物才蒙了拯救，得着了救恩，這樣的襯托物不是太有價值了嗎？不是太有意義了嗎？你們是

因着與神同樣活在一個境界中，同樣生活在污穢之地中才作了襯托物，才蒙了極大的拯救的。若不是道成肉身，有誰能憐憫你們，又有誰會看顧你們這些低賤的人呢？誰會顧念你們呢？若不是道成肉身作工在你們中間，你們到何時才能得着這前人從未得着的救恩呢？若不是我道成肉身來顧念你們，來審判你們的罪，你們不早就墮落陰間了嗎？若不是道成肉身降卑在你們中間，你們又有何資格作神公義性情的襯托物呢？……雖然藉着『襯托物』來征服你們，但你們該知道，這救恩、這福氣都是為得着你們，是征服也是為了更好地拯救。襯托物是事實，但你們是因着你們的悖逆而作了襯托物的，從而得着了別人從未得着的福氣。今天讓你們看見，讓你們聽見，明天讓你們得着，更讓你們承受更大的祝福，這樣的襯托物不是最有價值的嗎？」

（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第二步征服工作是如何達到果效的》）藉着聚會交通神的話，我明白了襯托物的含義，我生在中國，被大紅龍教育、薰陶、敗壞了這麼多年，心裏充滿了撒但哲學、無神論、進化論等等謬論鬼話，所思所想的都是惡，都是違背真理的，但我却意識不到，還認為自己是好人，是合神心意的人。全能神一針見血地把我們裏面的狂妄、詭詐、邪惡等等這些撒但性情都揭示出來，又藉着事實的顯明，讓我們心服口服。當神發表真理審判、揭露我們的敗壞時，神恨惡罪、恨惡邪惡的公義性情就自然發表出來了，我們都看到神的聖潔，神的公義性情不容觸犯，我們的敗壞邪惡就成了神公義性情的襯托。同時，我也看到神的話語中飽含着神對人類的愛與拯救，尤其神說的「**若不是道成肉身，有誰能憐憫你們，又有誰會看顧你們這些低賤的人呢？誰會顧念你們呢？**」這句話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揣摩着神的話我認識到，神沒有因着我們污穢敗壞撇棄、淘汰我們，反而憐憫了我們這些被撒但敗壞、苦害至深的人，為了拯救我們，神親自道成肉身，忍受着天大的屈辱作工在我們中間，發表真理澆灌供應、審判揭示我們。雖然神揭示我們是襯托物，但神的心意并不是要淘汰我們，而是為了顯明我們的敗壞，使我們認識自己裏面的地位心和奢侈欲望，認識自己狂妄自大、詭詐、邪惡的撒但性情，能夠追求真理，脫去敗壞蒙神拯救，這是神對我們實實際際的愛與拯救啊！明白了神的心意，回想自己對待神的種種表現，我感到無地自容。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受造之物，被撒但敗壞這麼深，又污穢又低賤，能為至高聖潔的神作襯托物，有機會經歷神的作工，看見神的公義聖潔，這是神對我極大的恩待，若不是神道成肉身來在我們中間說話作工，我哪有機會明白這麼多真理？哪有機會認識神的公義性情呢？可我不但不感謝神，竟為了一個「襯托物」的稱呼跟神講理、較量，我還哪有一點兒人性理智？認識到這些，就感覺到自己被撒但敗壞太深，虧欠神太多，願意向神悔改，不管神給我什麼稱呼，不管自己以後的前途歸宿如何，我都要順服神的擺布安排，好好追求真理，追求性情變化。

經歷了襯托物的試煉，我對自己的得福存心和撒但性情有了些認識，也認識到不管我地位高低，都只是一個小小的受造之物，無論什麼時候都應順服神的主宰安排，就是作襯托物為神效力，也要贊美神的公義，好好追求真理，盡到受造之物的本分，這才是一個受造之物該作的見證。

## 4 摩押後代的試煉

中國黑龍江 專一

全能神說：「今天所作的這一切的工作都是為了讓人能夠得潔淨，讓人能夠有變化，藉着話語的審判刑罰，藉着熬煉，脫去敗壞得着潔淨。這步工作與其說是拯救的工作，倒不如說是潔淨的工作。實際上，這步也是征服的工作，也是第二步拯救的工作。人被神得着是藉着話語的審判刑罰達到的，藉着話語熬煉、審判、揭示，把人心裏所存的那些雜質、觀念、存心或者個人的盼望都給顯明出來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道成肉身的奧秘 四》）「今天在這摩押後代的身上作工作，就是把落在最黑暗當中的人拯救回來，這些人雖然遭咒詛了，但是神願意從這些人身上得着榮耀，因為起初這些人都是心中無神的人，把心中無神的人作到順服神、愛神這個地步，才是真正的征服，這樣的作工果效最有價值，最有說服力，這才是得着榮耀了，這就是神末世要得着的榮耀。雖然這些人地位低下，但今天能得着這麼大的救恩實在是神高抬，這工作太有意義，是藉着審判來得着這些人，並不是有意來懲罰這些人，而是來拯救這些人。如果末世還在以色列作征服的工作，這就沒什麼價值了，即使達到果效了也沒什麼價值，沒太大的意義，不能得着所有的榮耀。」（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拯救摩押後代的意義》）讀了神的話，我就想起二十多年前在摩押後代的試煉中那段難忘的經歷。

記得那是 1993 年，全能神發表了《征服工作的內幕 二》還有《人的實質與人的身份》這兩篇話語，揭示中國神選民都是摩押的後代。當時，我看到神的話說：「摩押的後代是世界當中最底賤的人，有的人說，含的後代不是最低賤的人嗎？大紅龍的子孫與含的後代表意義不相同，含的後代又是一回事，他們不管怎麼被咒詛仍屬於挪亞的後代，摩押不是從正根上來的，是從淫亂來的，這裏面有區別。」（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征服工作的內幕 二》）「我拯救的是早已被我預定、曾經我救贖的人類，而你們本是破例放在人類當中的可憐的靈魂，要知道你們本不屬大衛家，也不屬雅各家，而是屬於摩押家族中的，是外邦家族中的成員。因我未與你們立約，而只是在你們中間作工說話帶領你們，我的血并未為你們而流過，僅僅是為了我的見證而作工在你們中間，你們不曾曉得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人的實質與人的身份》）讀完神的話，我特別詫異，「我們是摩押的後代？這是真的嗎？摩押可是羅得和他女兒生的，是從淫亂來的，不是從正根上來的，我們咋能是他的後代？以往信主時常說，我們是以色列的後裔、雅各家的後代，神怎麼說我們是摩押的後代呢？」我實在接受不了，可又一想，「神的話都是真理，神揭示的都是事實，是不會有錯的！唉！我咋是摩押的後代，咋就生在中國了呢？本以為自己最先經歷神的審判刑罰，是神末世作工第一批審判潔淨的對象，是神在灾前要作成的得勝者、模型標本，那身份、地位肯定比各國的神選民都高。沒想到現在却成了摩押的後代，遭神咒詛不說，還是從淫亂來的，身份地位在整個人類中是最低下、最卑賤的，這要讓外邦人知道該咋看我呢？家裏不信的人又會咋說呀？信神撇家捨業、受苦花費，到最後就得了個摩押後代的身份，太羞辱、太丟人了，唉，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哪！」那個時候，只要一想到自己是摩押的後代，是從淫亂來的，就感覺羞耻，沒臉見人，好多天都不想出門，吃不下飯、睡不着覺，裏裏外外的家務活也沒心思打理，在心裏一個勁兒埋怨：「我咋能是摩押的後代呢？我的出身、身份咋就這麼低賤呢？」當時的我就像是一個在富貴家庭裏長大的孩

子，感覺出身高貴，特別自豪，可突然有一天得知自己是被撿來的，根本就不屬於這個家族，裏面那種悲傷、無奈、失落交織在一起，根本就接受不了這個事實，裏面有許多的不滿，還消極誤解，認為自己是摩押的後代，是遭神咒詛的，神肯定不拯救了。我越想越覺得委屈，心裏就像壓了塊大石頭一樣，憋悶得喘不過氣，只好一個人躲進衛生間裏偷偷流淚。那時候，大家心裏都很痛苦，有的人一提摩押後代就抹眼淚。

就在我們痛苦煎熬時，全能神發表了《拯救摩押後代的意義》這篇話語，揭示了我們的情形，也把神的心意告訴給我們。神的話說：「剛開始給你們子民的地位你們都蹦起來了，比誰都蹦得歡，一說是摩押的後代，怎麼樣？都倒了吧！你們的身量在哪兒？你們的地位觀念太重！……你們受了什麼苦竟這樣地委屈？你們認為神把你們折騰到一個地步神就高興了，好像神是來有意定你們罪的，給你們定罪，再把你們滅了，他的工作就結束了。我那麼說了嗎？這不就是因為你們的瞎眼嗎？是你們自己不爭氣還是我有意定你們的罪？我什麼時候也沒那麼作，那是你們自己想出來的，我根本没那麼作工作，我也沒那個意思，要真想滅你們我還用受這麼大的苦嗎？若真想滅你們還用苦口婆心地跟你們這麼說話嗎？我的心意是：什麼時候把你們這些人拯救出來我什麼時候安息。越是低賤的人越是我拯救的對象，你們越能積極進入我越高興，你們越趴下我越難受。你們總想大搖大擺地登寶座，告訴你們，這不是拯救你們脫離污穢的路，登寶座的幻想不能把你們成全，這不現實。」（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拯救摩押後代的意義》）看了神的話，我心裏特別受責備。想到之前神把我們轉為國度子民，還說要把我們作成得勝者、模型標本，我就狂起來了，不知道自己半斤八兩，就認為我最先接受神的審判刑罰，屬於第一批被神成全的人，身份、地位肯定比各國神選民都高，就洋洋自得，欣賞自己。當神揭示我們是摩押的後代，我看見自己出身低賤、地位低下，而且是被神咒詛的，就認為神肯定不拯救我了，消極得爬不起來。我的地位心實在太重，身量太小了。其實，神雖然揭示我們是摩押的後代，但神並沒有說不拯救我們了，神仍然道成肉身降生在大紅龍國家，發表真理審判刑罰、澆灌供應我們，使我們這些最污穢、最低賤的人有機會蒙神拯救，這裏面飽含着神多少良苦用心啊！我却不明白神的心意，認為自己是摩押的後代，這麼污穢敗壞，神最恨惡、厭憎，肯定不能蒙拯救了，就活在消極中誤解埋怨神，跟神講理對抗，我真是不可理喻啊！緊接着，我又看到神的話說：「不說你們是摩押的後代，就你們的本性、你們的出生地點就是最高級的了嗎？不說你們是摩押的後代，你們不也是地地道道的摩押的子孫嗎？事實的真相還能改變嗎？今天揭露你們的本性是委屈事實的真相了嗎？看看你們的奴隸性，看看你們的生活，看看你們的人格，你們不知道你們是最低賤的下等人類嗎？還有什麼可誇的？看看你們所處的社會地位，你們不是社會中最下層的人嗎？你們以為是我說錯了嗎？亞伯拉罕獻以撒，你們獻過什麼？約伯獻所有，你們獻過什麼？多少人為尋求真道而獻身，拋頭顱，灑熱血，你們付過這代價嗎？你們與這些人相比根本就沒資格享受這麼大的恩典，今天說你們是摩押的後代就委屈你們了？別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你沒有什麼可誇的，這麼大的救恩、這麼大的恩典白白地賜給你們，你們什麼都沒獻上，而是白白享受恩典，你們就不覺得慚愧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拯救摩押後代的意義》）神的問話一句句敲打在我的心上，我特別蒙羞、慚愧。想到歷代的聖徒他們對神有忠心、有順服，臨到大的試煉也不埋怨神，站住了見證，蒙神稱許祝福。就像亞伯拉罕聽從神的吩咐，把他最心愛的兒子以撒獻上給神，他不跟神講任何條件、理由，而是絕

對地順服；還有約伯，臨到那麼大的試煉，失去了萬貫家產和滿堂兒女，自己也渾身長毒瘡，他還贊美神，說「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伯1:21）。而我呢，我生在大紅龍國家，從小就接受無神論、進化論還有唯物論的教育，根本就不知道有神，更不知道怎麼敬拜神，信神也是為了得到神的恩典祝福，為了以後能進天國有個好歸宿，臨到試煉沒有地位、得不到福分，就誤解埋怨，跟神消極對抗，對神根本沒有真實的順服，沒有把神當神待。信神這些年，我白白享受着神話語的供應，享受着神的一步步作工帶領，不但沒盡好本分還報神愛，還給神的都是誤解埋怨、悖逆抵擋，這哪是信神的人哪！就這樣我還把自己當成是神眼中的瞳人，是神看重的對象，身份、地位高于各國的神選民，最有資格得到神的賞賜、祝福，我真是狂妄得不知道天高地厚，太沒有自知之明！如果神不把我的敗壞與低賤的身世揭示出來，我還認為「我是雅各十二支派的，是以色列的後裔，大衛的後代」，真是不知羞恥啊！現在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能低調一些了，不再像以往那麼張狂，在神面前有點理智了，這是神對我的拯救啊。我不該對神存有什麼奢侈的欲望、要求，就是到最終真的沒有結局歸宿了，我也應順服神的擺布，贊美神的公義。

後來，我又看了一些神的話，對神在摩押後代身上作工的意義明白了一些。神的話是這樣說的：「今天在這摩押後代的身上作工作，就是把落在最黑暗當中的人拯救回來，這些人雖然遭咒詛了，但是神願意從這些人身上得着榮耀，因為起初這些人都是心中無神的人，把心中無神的人作到順服神、愛神這個地步，才是真正的征服，這樣的作工果效最有價值，最有說服力，這才是得着榮耀了，這就是神末世要得着的榮耀。雖然這些人地位低下，但今天能得着這麼大的救恩實在是神高抬，這工作太有意義，是藉着審判來得着這些人，並不是有意來懲罰這些人，而是來拯救這些人。如果末世還在以色列作征服的工作，這就沒什麼價值了，即使達到果效了也沒什麼價值，沒太大的意義，不能得着所有的榮耀。……今天在你們這摩押的後代身上作工並不是有意侮辱你們，乃是為了顯明作工的意義，是對你們極大的高抬，如果是有理智的人、有看見的人，他會說：我是摩押的後代，今天能得着神這麼大的高抬，這麼大的祝福，我真是不配，就我所做的、所說的，就我這個人的身份、身價，我根本就不配得神這麼大的祝福。以色列人多愛神，他們享受神的恩典那是神賜給他們的，但他們的身份比我們高多了，亞伯拉罕對耶和華多麼忠心，彼得對耶穌多麼忠心，他們的忠心大過我們忠心的百倍，按我們所行的根本不配享受神的恩典。」（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拯救摩押後代的意義》）「摩押的後代是經咒詛的，而且又生在這落後的國家裏，無疑摩押後代是黑暗權勢下地位最低的一類人。因着這些人以前的地位最低下，所以說作在這些人身上的工作是最打破人觀念的工作，也是對整個六千年的經營計劃最有益處的工作。把工作作在這些人身上最能打破人的觀念，以這個開展時代，以這個打破一切人的觀念，以這個來結束整個恩典時代的工作。起初作工作是在猶太，是在以色列範圍以內作，根本沒在外邦之中作開展時代的工作，最後一步工作不僅是作在外邦人身上，更是作在被咒詛過的人身上，就這一條是最能羞辱撒但的證據，從而神便『成了』全宇之下所有受造之物的神，成了萬物的主，是所有有生機之物敬拜的對象。」（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是所有受造之物的主》）以往在我的觀念中認為，神拯救的對象應該都是神預定的，是神的神選民，中國人是摩押的後代，身份、地位最低下，是最不承認神、最抵擋神的人，是被神咒詛、棄絕的對象，神肯定不拯救了。可神却没有這樣作，神没有因着我們身份低賤嫌弃我們，

也沒有因着我們污穢敗壞放棄對我們的拯救，而是親自道成肉身忍受着天大的屈辱、痛苦，在我們這班摩押的後代身上作工，一次次地用話語審判刑罰、試煉熬煉，都是為了潔淨、拯救我們，看到神的愛太偉大了。就像主耶穌與罪人同坐席一樣，我們越是污穢、低賤，越看到神的拯救、神的愛太大了。最終，神要將我們這些敗壞最深、最污穢低賤的人從撒但的權勢下徹底拯救出來，成為神榮耀的見證，這最能羞辱撒但。這都是神在摩押後代身上作工的意義。另外，神末世在摩押的後代身上作工，也打破了我們所有人的觀念，讓我們看到神不單單是以色列人的神，神是所有受造之物的神。神不看我們的出身如何，不看我們是哪個邦族，不管是以色列人還是摩押的後代，不管是蒙神祝福的還是遭神咒詛的，只要是受造之物，只要追求真理，順服神的作工，都是神拯救的對象。神對每一個受造之物都是公平、公義的，神給每一個人都有蒙拯救的機會。我越揣摩神的話越感到神在摩押後代身上作工的意義太大了，神對敗壞人類的愛與拯救太真實了。可惜我素質太差，對神作工的認識太有限，只能談一點自己的感受認識，不能把神見證好，實在虧欠神太多。

現在回過頭來想想，經歷摩押後代的試煉，當時是受了一些苦，但却讓我認識了自己的身份、身價，對神拯救人的工作、對神的公義性情也有了一些認識，不再那麼張狂、洋洋自得了，就覺得自己這麼低賤敗壞，不配神這樣的愛與拯救，不敢再對神有什麼奢侈要求了，不管神怎麼對待、怎麼擺布安排，都願接受順服，老老實實接受神話語的審判刑罰，追求生命性情變化，就是摩押後代也要追求真理，為神作見證。正如詩歌裏唱的：「雖然我們不是以色列民，我們是被棄絕的摩押的後代，我們也不是彼得，也不够那個素質，也不是約伯，就保羅為神受苦、花費的心志我們都够不上，我們太落後，所以說我們不够那個資格來享受神的祝福。但是今天既然神高抬了我們，我們就得滿足神，雖然我們不够那個素質、那個條件，但是我們願意滿足神，我們有這個心志。我們是摩押的後代，是遭咒詛的，這是命定好的，這没法改變，但就我們的活出、我們的認識可以改變，我們有心志滿足神。」（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摩押後代該有的心志》）

## 5 因「禍」得「福」

日本 杜鵑

全能神說：「當人回頭看看自己走過的路，回顧自己所度過的人生的每一個階段，看到了每一步無論走得是艱辛還是順利都是神在引領着，神在安排着，是神的精密計劃也是神的精心安排，讓人在不知不覺當中走到了今天，能接受造物主的主宰，接受造物主的拯救，這是一個人此生莫大的福氣！……沒有神的日子，看不到神的日子，人不能真切地認識神主宰的日子，每一天都過得沒有意義，毫無價值，苦不堪言。無論一個人身處何方，身兼何職，人的生存方式與人的追求目標給人帶來的都是無盡的心酸與難以釋然的痛苦，讓人不堪回首。人只有接受了造物主的主宰，順服造物主的擺布與安排，追求得着真正的人生，人才能逐步擺脫所有的心酸與痛苦，擺脫人生的一切虛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三》）看到神的這段話，我深有感觸，這段話正是我人生的真實寫照。

我出生在農村一個貧窮的家庭，從小就過着被人看不起的生活。因着家裏窮，有時吃了上頓就沒有下頓，而且我一直都是穿姐姐穿過的衣服，衣服又肥又大，同學都譏笑我，不願意跟我來往，我的童年過得特別痛苦。從那時起，我就下定決心：長大後一定要賺很多的錢，過上好日子，不再被別人看不起。因着家裏沒有錢，初中沒畢業我就被迫輟學，去了縣城的藥廠打工。為了能賺更多的錢，我經常加班到晚上十點鐘。後來，聽姐姐說她賣五天的菜就能賺到我一個月的工資，我就立馬把藥廠的工作給辭掉去賣菜。結婚後，我又跟丈夫開起了飯店。本以為開飯店應該能掙更多的錢，有了錢，我就可以過上風光體面的生活，就能贏得別人的高看、羨慕，可現實不像我想象的那樣。餐飲行業競爭激烈，掙錢也不容易，為了節省開銷，我們就只請一個服務員，我一個人身兼多職，廚房、大廳來回地跑，常常累得我都走不動道。時常還會遇到一些政府官員吃完飯不給錢，還有各種名目的罰款、稅收找上門，有時候他們隨便找一個理由開一張罰單，就把我們一天所掙的錢都給搜刮走了，每天這麼辛辛苦苦地忙碌根本賺不了多少錢，我心裏別提多憋屈了。經營一段時間後，我就開始犯愁：這什麼時候才能過上有錢人的生活呀？

2008年，我聽一個朋友說去日本打工一天賺到的錢相當於在中國上班十天的工資，聽到這個消息我特別高興，覺得終於找到一個掙錢的好機會。雖然去日本的中介費很貴，但我心想：捨不得羊就套不住狼，只要我去日本工作，很快這個錢就賺回來了。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我跟丈夫立馬決定去日本。到了日本，我們每天都要工作十三四個小時，整天累得筋疲力盡，下班後只想躺下休息，連飯都不想吃。那時候，我還經常腰疼，看病醫藥費又太貴，只能靠吃止痛藥來緩解痛苦。除了身體的病痛，我還要面對老闆的訓斥、同事的排斥跟欺負。特別是有一次，我因着對工作不熟悉有點小失誤，老闆什麼難聽的話都罵出來了，當時氣得我直哭，但又有什麼辦法，為了掙錢，我們只能忍氣吞聲，我還在心裏鼓勵自己：現在苦點累點，等賺到錢了，就能挺直腰板做人了，現在一定要撐下去。就這樣，我每天都卯足了勁，就像一部賺錢的機器拼命地工作着。沒承想，到了2015年，繁重的工作把我的身體給累垮了。去醫院檢查時，醫生告訴我，我的腰椎間盤突出壓迫神經了，再這樣繼續工作下去，就會導致臥床不起，不能自理。聽到這個消息，就像晴天霹靂一樣，我一下子癱軟了，眼看着生活剛有起色，離我的夢

想也越來越近了，可偏偏這個時候我却生病了。我不甘心，心想：我還年輕，只要我咬咬牙一定能撐下去，現在不多掙點錢，等到回國的時候手上錢少，那不是更丟臉嗎？於是，我就咬着牙拖着帶病的身體繼續工作着，疼痛難忍時我就貼着膏藥硬撐着，白天幹了一天活，晚上痛得我整晚都睡不着，甚至想翻個身都很困難。沒堅持幾天，我就病得實在是爬不起來了。

躺在病床上，我覺得特別無助、淒涼，我就想，我年紀輕輕的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步？難道我以後真的會癱瘓嗎？我心裏有種說不出的感傷，不由得反思：人活着到底是為了什麼？難道就是為了多掙錢出人頭地？有錢真的就能幸福嗎？為了多賺錢把自己給累垮了，這樣值嗎？回想自己近三十年的打拼，我進過藥廠，賣過菜，開過飯店，又來日本打工，這一路走來，雖然是賺到一些錢，但這其中有太多的辛酸。本以為來日本打工就能實現自己的夢想，很快就能搖身一變成為有錢人，過上讓人羨慕的生活，可現在病得都爬不起來了，甚至後半生都有可能在輪椅上度過。想到自己為了掙錢、為了出人頭地把身體給累垮了，我特別後悔，心裏感到委屈、痛苦、辛酸，忍不住痛哭起來，我在心裏大喊：老天爺呀！救救我吧！我為什麼活得這麼累、這麼苦？

在我痛苦無助的時候，神的末世救恩臨到了我。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兩個信神的姊妹，通過跟她們一起讀神的話語，聽她們交通真理，我明白了天地萬物是神創造的，整個宇宙世界也是神在主宰，我們每個人的命運都在神的手中掌握，神一直在帶領、供應人類，一直在看顧保守人類。但我心裏有個困惑，我們的命運在神的手中掌握，神一直在帶領我們，看顧保守我們，那我們應該是幸福、快樂的，可為什麼我們還會有病痛呢？為什麼活得這麼苦？人生這些痛苦到底是從哪裏來的呢？我就把這個困惑說出來了。

秦姊妹給我讀了一段全能神的話：「人一輩子生老病死這些痛苦都是從哪兒來的？因為什麼人才有這些？剛開始造人的時候人是不是沒有這些？那這些東西是從哪兒來的？從撒但引誘人，人肉體墮落之後有的這些東西。人肉體的痛苦，肉體的煩惱、空虛，還有人間這些淒慘萬狀的事，都是從撒但敗壞人以後才有的。人經撒但敗壞後，撒但開始折磨人，人就越來越墮落，人的病痛越來越加深，人的痛苦也越來越加重，越來越感覺人間的空虛、人間的悲慘、人間的不可生存，人對人世間感覺越來越沒有希望，所以說，這些痛苦都是撒但加給人的。」

（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神體嘗人間痛苦的意義》）讀完神的話，姊妹跟我交通：「起初神造的人類沒有生老病死，也沒有煩惱憂愁，無憂無慮地生活在伊甸園裏，享受着神賜給人的一切可享之物，在神的帶領下過着幸福、快樂的生活。後來，人被撒但迷惑、敗壞，聽信撒但的謊言，犯罪背叛了神，人就失去了神的看顧與保守，從此都活在了撒但的權下，落在黑暗中，過着勞苦愁煩、痛苦悲哀的生活。幾千年來，撒但魔王用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這些邪說謬論，還有許多名人、偉人宣揚的言論來迷惑人、毒害人，像『世上根本沒有神』『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出人頭地，光宗耀祖』，還有『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有錢能使鬼推磨』等等，人接受這些撒但的邪說謬論以後，就否認神的存在，否認神的主宰，都遠離神、背叛神，越來越狂妄自大、自私、詭詐、惡毒，人與人之間為金錢、名利、地位勾心鬥角、你爭我奪、互相廝殺，夫妻之間、朋友之間也是互相欺騙、互相背叛，甚至父子反目、兄弟相殘，完全失去了正常人性，活得不人不鬼不鬼的。很多人受撒但謬論的毒害，認為自己能掌控、改變自己的命運，就總與命運抗爭，苦苦掙扎、奮鬥了一輩子，結果不但沒改

變自己的命運，反而撞得頭破血流。人類被撒但迷惑敗壞，整天勞心勞力，身心都受折磨，各種病痛和痛苦也越來越多。這些痛苦、煩愁讓我們覺得活在世界上太苦太累，這些都是撒但敗壞人類以後產生的，是撒但在苦害我們，也是我們遠離神、否認神、背叛神帶來的苦果。」

聽了姊妹的交通我明白了，原來人的病痛是撒但給人帶來的，撒但把人敗壞後，人就失去了神的看顧保守，有了病痛和各種痛苦。姊妹又接着跟我交通：「神不忍心看着人類繼續被撒但愚弄、殘害，兩次道成肉身來救贖人類、拯救人類。神第一次道成肉身成為主耶穌釘了十字架，作人的贖罪祭，把人類從罪中贖了回來，我們信主耶穌罪就得着了赦免，但我們犯罪的本性還沒得到解決，還沒有徹底脫離罪的捆綁。末世，神又一次道成肉身來到人間，發表真理作了審判潔淨的工作，把我們從撒但權下徹底拯救出來，脫離罪惡得着潔淨，最終被帶入神的國中。我們只要多讀神的話，就能明白真理有分辨，看透撒但敗壞人的各種手段和方式，看透撒但的邪惡實質，就能棄絕撒但，脫離撒但權勢，擺脫撒但對我們的苦害與愚弄。」聽到神親自來拯救人，我很激動，我真的不想被撒但繼續這樣殘害下去，可到底哪些是撒但的殘害我不太明白，我就問姊妹：「我為了做人上人，為了出人頭地打拼，到頭來却苦不堪言，這是不是撒但的殘害呢？」

張姊妹針對我的問題讀了兩段全能神的話：「撒但用一種很溫和的方式，很合人觀念的方式，不是很激進的方式，讓人在不知不覺當中接受了撒但的生存方式、生存法則，建立了人生目標，建立了人生的方向，也不知不覺有了人生的理想，這個人生的理想不管外表的說辭是多麼冠冕堂皇，但是都離不開『名』和『利』。任何的偉人，任何的名人，包括所有的人，一生所追隨的只有這兩個字——『名』和『利』。在人看，有了名和利，人就有了享受榮華富貴、享受人生的本錢；有了名和利，人就有了尋歡作樂、肆無忌憚地享受肉體的本錢。為了人所要的名和利，人心甘情願地、不知不覺地就把自己的身、心以至于自己的一切，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命運都交給了撒但，實實在在地，從來沒有疑惑過，也從來不知索回自己的所有。當人能對撒但有這樣的投靠與忠心之後，人還能自己控制自己嗎？肯定不能了，人就徹徹底底地被撒但控制了，人也就徹徹底底地陷在了這個泥潭當中不能自拔。人一旦陷在名和利裏，人就不再去找尋什麼是光明，什麼是正義，什麼是美善的東西，因為名和利對人來說誘惑太大，是人一生甚至永遠都追求不完的東西，這是不是實情？」（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六》）「撒但用名和利來控制人的思想，讓人的思想只想着名和利，為名利奮鬥，為名利吃苦，為名利忍辱負重，為名利犧牲自己的一切，為名利作出任何的判斷或者決定。這樣，撒但就給人戴了一個無形的枷鎖，這個枷鎖戴在人身上，人沒有能力去掙脫，也沒有勇氣去掙脫，不知不覺地，人在戴着枷鎖的情況下一步一步艱難地往前走。」（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六》）

讀完神的話，姊妹又給我交通了撒但用名利敗壞人的事實與真相，這時我才感到這撒但太可恨。撒但魔王利用學校的教育、社會的薰陶把撒但各種的生存法則灌輸給我們，像「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要想人前顯貴，就得人後受罪」，「有錢能使鬼推磨」等等。受這些生存法則的迷惑，人都覺得活着不能沒有錢，有了錢才會讓人高看，活得才有尊嚴，沒有錢就比人矮三分。所以，人一生都為追求金錢、名利在奔波勞苦，甚至為了得到錢財名利，做事不擇手段、不計後果，越來越敗壞邪惡，活得也越來越痛苦，這些都是撒但戴在我們身上的枷

鎖，是撒但敗壞人的詭計。回想自己以往為了追求做人上人，為了多掙錢讓人高看，成了一部賺錢的機器，欲望越來越大，從不滿足，直到把身體累垮了才不得不停下來，我確實成了金錢與名利的奴隸。追求金錢與名利讓我活得好苦、好累！這些年我一直追求名利，為了得着名利受盡了痛苦，還得了一身病，這一切痛苦都是因為被撒但敗壞、苦害造成的。要不是神話語的揭示，我永遠不知道追求金錢、名利是撒但敗壞人的手段，更看不清楚名利是撒但套在人身上的枷鎖。

此後，秦姊妹經常來給我交通。慢慢地，我對撒但敗壞人的各種手段和方式也會分辨一些了，我也明白了人信神讀神的話語，追求真理，順服神的主宰安排，這是最重要的，這樣活着才能蒙神稱許，才是最有意義、最幸福的！

一天，我得知身邊的一個女同事，她和她丈夫為了賺錢來日本打拼，雖然是賺到一些錢，但後來她丈夫身體不適，就不得不回國治療，結果檢查出來是癌症晚期，一家人都活在恐懼、悲傷中。同事的不幸，讓我深深地感受到人的脆弱和生命的寶貴，人要是沒有了生命，擁有再多的錢又有什麼用啊？金錢能買來生命嗎？後來，我看到全能神的話說：「人一生都在追求金錢、名利，人把這二者當作救命稻草，當作唯一的依靠，似乎擁有了金錢與名利人就能持續地活着，就會免去一死，但是當死亡臨近的時候，人才發現：金錢與名利離人是那麼遙遠，而人在死亡面前是如此的軟弱無力，如此的不堪一擊；人在死亡面前是如此的孤獨、無依無靠，如此的無助；原來人的生命不是金錢與名利能換來的，不管人擁有多少財富、多高地位，在死亡面前都是一樣的貧窮與渺小；金錢不能買來生命，名利不能免去人一死；無論是金錢還是名利都不能使人的壽命延長一分一秒。」（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三》）神的話語使我更加看到，人要是不信神，不明白真理，真的識不破撒但的詭計，更看不透金錢、名利是撒但敗壞人的手段，都深陷在這個漩渦裏不能自拔，身不由己地被撒但愚弄、殘害，甚至斷送自己的性命，真是太悲哀了。幸虧我信神了，讀了神這麼多的話語，對人生這些事我才看明白了，如果不信神，不讀神的話語，還真是没法脫離撒但的敗壞，只能活在黑暗痛苦中掙扎，沒有活路。

在我生病的這段日子，教會的姊妹經常來看望我，給我按摩、拔罐，她們還主動幫我做家務，就像照顧親人一樣照顧我。在異國他鄉，我舉目無親，姊妹勝過親人般的照顧讓我心裏很感動，對全能神也更加感恩。在神的看顧保守下，不知不覺我的病就好起來了。

後來，我看到全能神的話說：「當人回頭看看自己走過的路，回顧自己所度過的人生的每一個階段，看到了每一步無論走得是艱辛還是順利都是神在引領着，神在安排着，是神的精密計劃也是神的精心安排，讓人在不知不覺當中走到了今天，能接受造物主的主宰，接受造物主的拯救，這是一個人此生莫大的福氣！如果一個人對待命運的態度是消極的，那就證實了他在對抗神為他安排的一切，他沒有順服的態度。如果一個人對待神主宰人命運一事的態度是積極的，當他回顧自己走過的路，真實地體會到了神的主宰的時候，他便有了更真實的願望要順服神所安排的一切，也更有決心有信心讓神擺布他的命運，不再悖逆神。因為他看到當人不知道命運是怎麼回事、不明白神主宰的時候，人自己任着自己的性子在迷霧中摸爬滾打、跌跌撞撞，那段路程走得太艱辛，也太心酸。所以當人認識到神主宰人命運的時候，聰明人便選擇認識、接受神的主宰，告別『靠自己的雙手來創造美好人生』的痛苦的日子，而不是繼續與命運

抗争，也不是繼續以自己的方式追求所謂的人生目標。沒有神的日子，看不到神的日子，人不能真切地認識神主宰的日子，每一天都過得沒有意義，毫無價值，苦不堪言。無論一個人身處何方，身兼何職，人的生存方式與人的追求目標給人帶來的都是無盡的心酸與難以釋然的痛苦，讓人不堪回首。人只有接受了造物主的主宰，順服造物主的擺布與安排，追求得着真正的人生，人才能逐步擺脫所有的心酸與痛苦，擺脫人生的一切虛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三》）神話說得太實際了，句句話都說到我心坎裏。從神的話中我明白了，神是造物的主，我們是受造之物，我們每個人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都由神擺布安排，我們一生的所得也在乎神的主宰、神的命定，人的奔波勞苦不是決定因素，神要賜給我們多少，我們就能得多少，神要不賜給，我們怎麼勞碌也都是徒勞。就像俗話說的「種地在人，收成在天」「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們人活着就應該順服造物主的主宰安排，這才是人生幸福的秘訣！同時我也明白了，金錢、地位都是身外之物，拼命地追求金錢、地位最終得着的全是虛空，全是痛苦，結局就是被撒但吞吃。回想自己以往憑着「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有錢能使鬼推磨」等撒但哲學活着，一味追求掙錢，出人頭地，滿以為自己能過上幸福的生活，得到別人的高看、羨慕，可是最後得到的却是痛苦與辛酸，沒有絲毫的平安喜樂。現在讀神的話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不願再與命運抗争，更不願意追逐名和利，那不再是我想要的人生了。我立下心志要換個活法，只願把我的後半生完完全全地交給神，讓神主宰安排，追求做一個順服神的人，盡上我的本分。

後來，為了能有更多的時間信神、聚會，我就把原來的工作給辭掉了，換了一份輕鬆一點的工作。除了上班以外，我常讀神的話語，越讀我心裏越亮堂，我知道了人犯罪的根源，也明白了神是怎麼一步步拯救人的，人應該為什麼活着，怎樣活着才是有意義的人生，我還經常跟弟兄姊妹一起談各自的經歷認識，學唱神話語詩歌，生活得很開心。雖然現在賺的錢比以往少了，但我心裏得到了從未有過的平安、踏實。現在想想，自己也是因「禍」得「福」啊！感謝神對我的拯救！

## 6 我被名利害苦了

中國 田甜

記得有一年春天，我和醫院的老醫生出去野炊。一路上，當地有的村民一眼就認出了其中的王醫生，他們一臉的高興，眼神帶着感激，嘴裏親切地喊着王醫生。野炊時，我們手裏還差些東西，村民們更是十二分的熱情，看我們少什麼就主動把自己的東西送給我們。有些物品在當時那個物資緊俏的年代還挺貴重，就像牛奶，當時很缺，很多人為了打牛奶要去排隊，可牛奶廠的人直接就送了過來……這一切都是看在王醫生的面上。我看着王醫生那笑得眯成了一條縫的眼睛，心裏不禁生發了感嘆與羨慕：王醫生在人中的地位可真高呀！走到哪兒都受到人的尊重，幹啥都不愁。平時不管什麼事，只要她一出面事就好辦。可我只是個不起眼的臨床醫生，沒有人認識我，絲毫也享受不到這樣的待遇，只能跟着沾沾光。失落時，我看到王醫生銀白色的頭髮，想到自己不是還年輕嘛，要是我好好地鑽研醫學知識，多和老醫生學習，遲早有一天我也能像他們一樣功成名就，受到別人的擁戴。

後來，經過一個月堅持不懈的努力，我能獨立值班了，也有了上手術台操練的機會。但這僅僅是一個起步，還要更加地努力。我就不斷地學習各項醫學理論知識，參加技能考試，工作之餘上各種補習班。如果有急診手術，不管是上下班時間我都會參加，絕不放過任何一個上手術台操練的機會。有時忙碌於手術中，餓得胃裏直冒酸水，我也顧不了自己的身體，因為手術容不得絲毫的閃失。甚至有時24小時連軸轉，工作下來我的頭都是昏昏沉沉的，身體感到疲憊不堪，多麼渴望能休息一下，但一想到父親常對我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還有卧薪嘗膽的故事，我就在心裏給自己加油鼓勁，強打着精神繼續工作。每次回家進門的第一件事，就是一頭倒在床上，伸展、放鬆着疲憊、酸痛的身體。當我閉上眼睛很想休息時，做手術的每一個細節又都在腦海中閃現，深怕自己做的手術出差錯。想到之前的同事就是因在工作中出了點差錯，後來一直都沒有資格再上手術台，我萬一要出點什麼問題，可就永無出頭之日了。一時間，我感到壓力很大、疲倦、恐懼、擔憂，身體和心靈都好累好累。有時又想到第二天有擇期手術，不管回家再晚，自己再累，都要把第二天要做的手術在《手術學》裏反覆查看，反覆推敲，以確保第二天的手術不出任何差錯。雖然很累，但為了有一天能功成名就，我就在心裏勉勵自己：努力吧，總有一天會苦盡甘來！

終於，通過七年的努力和堅持，我達到了醫師的級別。那一刻，在我心裏停留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級別提升後，掛號費都不一樣了，在醫師級別範圍能做的手術都是我獨立做，主刀醫師裏也有了我的名字。我的工資和地位都上升了，同事他們都落在了我後面，我心裏有種難以言表的高興。特別是走在人來人往的大街上，有的人一眼就能認出我，還誇我手術做得好，純粹就是我不認識他，他却認識我。他們帶着仰慕的眼神，有的說「某年某月，我到你這兒來看病，沒花多少錢很快就好了，在別人那兒多長時間都沒有好」，有的說「某某說你這個醫生好，他介紹我到你這兒來看病，現在好不容易把你找到了」，聽了這些話，我的臉上滿了笑容，心裏像吃了蜜一樣甜。這些事情都這麼久了還能被人記得，甚至還有人慕名而來，我突然間覺得自己的形象一下子高大了，也體嘗到了什麼叫成就感。可高興之後，我想到自己離主治醫生還有些距離，只能做一般的手術，我要當上了主治醫

生，能做那個級別的手術，那病人就會更加仰望我，找我來看病的人也會更多，我在人心裏的地位不就更加提升了嗎？

之後，我加快了追逐名利的脚步。丈夫也多次抱怨，和我爭吵，說我陪他的時間少之又少。我感到很累，也很委屈，不禁在心裏反問自己：我付出這些努力是為了什麼？不就是為了事業有成，人生美好嗎？我做錯了什麼？我沒有錯，是丈夫不可理喻，是他沒有志向和抱負。我擦乾眼淚，為了繼續突破醫療技術，坐上主治醫生的位置，我申請了一次去市級醫療單位進修的機會，這個機會很難得，我十分珍惜。可就在進修期間，我突然發現自己意外懷孕了。孩子的到來讓我有些不知所措，覺得孩子來得真不是時候，我好不容易有了進修的機會，不能因着孩子而放棄，耽誤了自己的前途。可面對這個小生命，我又不想打掉。後來，因着給病人做手術長期地站立和勞累，再加上因不擇期的手術而飽一頓餓一頓，最終我流產了。可我絲毫沒有停止追逐名利的脚步，我想做完清宮手術後，第二天就去醫院上班，可到了第二天，我的身體特別虛弱，渾身像散了架一樣，肚子疼痛，四肢無力，沒辦法，我只好躺在床上休息。可我滿腦子想的不是流產的孩子，也不是如何顧惜自己的身體，而是害怕耽誤了學習的時間，不能順利地畢業，那我所有的努力不都白費了嗎？

又是七年拼命的努力，我終於得到了自己夢寐以求的主治醫生的職位。我診治過的病人見到我，都是醫生前醫生後地叫着，還對周圍的人說：「田醫生給我做過手術，搶救過我。」有的人還登門拜訪，送來了各種土特產；有的送各種禮品與購物卡，向我表示感謝；有時我在外面吃飯，他們遇見了，偷偷地就把錢付了。雖然這一切在人來看都令人羨慕，但在我心裏只是停留片刻的高興，任何人都不知道在光環背後我的艱辛和痛苦。因為做手術容不得半點的疏忽，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我整天擔心怕出現醫療事故會身敗名裂，感覺自己每天如履薄冰，像走在刀刃上一樣。我擔負着太多的壓力，心累得無法承受，身體也被折磨得只剩下80多斤。長期過度的勞累，我的身體每況愈下，失眠、胃痛、膽囊炎等疾病折磨着我。我吃不下飯、睡不着覺，晚上數羊到天明，安眠藥加到了4片還是無效。到了白天，我頭昏腦脹，渾身乏力，走路雙腿就像灌了鉛一樣的沉重，真是苦不堪言。我不禁在心裏苦笑：有了地位，有了許多人的高看、羨慕，可我却連普通正常人一樣的吃飯、睡覺都達不到，甚至我很想避開工作，避開一切，美美地睡一覺，可這都成了奢侈的願望。更讓我痛苦的是，在我最需要關心照顧的時候，丈夫却在外面花天酒地不着家，我常常以淚洗面。寂靜的夜晚，我感到特別的淒涼無助。好不容易入睡了，又時常夢到自己在黑暗中摸索，看不到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感到惶恐、掙扎，突然「啊」的一聲，我被驚醒了，額頭上滲出了虛汗。開着燈，我坐在床邊，回想這些年的付出，我在心裏反覆地問自己：為了出人頭地，我努力追求了大半生，可到頭來除了享受一時的風光，就是疾病纏身、丈夫背叛，無盡的辛酸、痛苦，這到底是為什麼？人的一生到底該怎樣活着才有意義、有價值呢？我很想從痛苦中拔出來，我找過算命的，也曾在名人名言中尋找，翻閱過世人所追捧的「正能量」，也曾上網到佛教中尋找，可都沒有滿意的答案，也絲毫解決不了我的問題。正當我被疾病折磨得生不如死，在迷霧中看不到人生希望，找不到前方路途時，全能神的拯救之恩臨到了我。

信神後，我從神的話裏找到了答案。神的話說：「在人看，有了名和利，人就有了享受榮華富貴、享受人生的本錢；有了名和利，人就有了尋歡作樂、肆無忌憚地享受肉體的本錢。為

了人所要的名和利，人心甘情願地、不知不覺地就把自己的身、心以至于自己的一切，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命運都交給了撒但，實實在在地，從來沒有疑惑過，也從來不知索回自己的所有。當人能對撒但有這樣的投靠與忠心之後，人還能自己控制自己嗎？肯定不能了，人就徹徹底底地被撒但控制了，人也就徹徹底底地陷在了這個泥潭當中不能自拔。人一旦陷在名和利裏，人就不再去尋找什麼是光明，什麼是正義，什麼是美善的東西，因為名和利對人來說誘惑太大，是人一生甚至永遠都追求不完的東西，這是不是實情？」（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六》）神的話照亮了我的心。回想我和王醫生出去野炊的那一次，我就在心裏認定，只要有了地位，有了高超的醫療技術，就能得到人的高看，就能享受特殊的待遇，辦事亨通。我也接受了來自撒但的「人過留名，雁過留聲」「出人頭地，高居人上」「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的毒素，以至于我把追求名利當成了人生追求的方向與目標。為了職位不斷提升，我不斷地付出和努力。當我得到周圍人的高看和吹捧後，我覺得特別有成就感，更是義無反顧地繼續沿着錯誤的道路走下去。為了名和利，我付出了人生黃金時間的十幾個春秋，犧牲了家庭、孩子，透支了自己的健康，落了一身的病。只可惜在我犧牲了一切之後，才開始反思：名利究竟對我有什麼益處？我追求得好累、好苦，最終得到了名利却仍是苦不堪言，可見，追求名利這終歸是一條錯誤的道路。現在我才明白，為名利拼命奮鬥這就是一股邪勁，名利就像繩索一樣將人纏繞，令人窒息，它就是撒但套在我身上的一道枷鎖，讓我甘願受苦犧牲一切，最終完全被撒但控制，玩弄于股掌之中。正如神的話說：「撒但用名和利來控制人的思想，讓人的思想只想着名和利，為名利奮鬥，為名利吃苦，為名利忍辱負重，為名利犧牲自己的一切，為名利作出任何的判斷或者決定。這樣，撒但就給人戴上了一個無形的枷鎖，這個枷鎖戴在人身，人沒有能力去掙脫，也沒有勇氣去掙脫，不知不覺地，人在戴着枷鎖的情況下一步一步艱難地往前走。為着這個『名』和『利』，人類就遠離神、背叛神，就變得越來越邪惡，就這樣，一代又一代的人被毀在了撒但的名和利當中。」（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六》）同時，我從心裏感謝神，在我被撒但害得走投無路時，神並沒有坐視不理，而是向我伸出了拯救之手，用他的話語安慰、鼓勵我，讓我找到了痛苦的根源。只有神最愛人，神道成肉身發表真理讓我們學會了分辨善惡，分辨正反面事物。我知道自己不能再沿着錯誤的道路走下去了，我的一生不應該為追求名利而活，而是應該敬拜造物主。之後，在工作之餘我把更多的時間用在讀神的話上，有不明白的問題在聚會中和弟兄姊妹交通，互相幫助扶持，共同進入。不知不覺我明白了一些真理，對有些事也能看透一些了，心裏輕鬆了很多。慢慢地，我的失眠也改善了，胃疼、膽囊炎也好了，這是在世上追求名利所換不來的，我真正體會到了心靈的釋放帶來的快樂。

後來，看到單位的同事都在積極準備晉升，而那些業務技術水平在我之下，其中有的還是我帶過的同事，如今都成了副教授，我心裏感到一絲的失落。想到要不是我的身體垮掉，耽誤了十多年的時間，憑着我過硬的技術，最起碼也得是副教授了。但想到自己之前為了晉升職稱，換來了一身的病和辛酸痛苦，我意識到，這件事情臨到是撒但的詭計，撒但想藉着我心中的欲望勾引我再次捲入名利的漩渦。如果我再繼續追求名利，說不定連命都沒了，又有何意義呢？我又想到主耶穌的話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太 16:26）還有全能神的話說：「作為一個正常的人來說，作為一個追求愛

神的人來說，進入國度做子民就是你們的真實前途，是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人生，誰也比不上你們有福氣。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不信神的人都是為肉體活着，為撒但活着，你們今天是為神活着，是為遵行神的旨意而活着，所以說你們的人生是最有意義的人生。」（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認識神的最新作工跟上神的步伐》）從神的話中我明白了神的心意，不管人擁有多高的地位、聲望，追求名利這是一條錯誤的道路，也是一條死亡之路，走這條路不能蒙神祝福、保守。只有好好地追求真理盡好本分，在經歷神的作工中脫去敗壞性情，追求達到認識神，才是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人生，最終才能蒙神祝福。如果我再繼續為自己的肉體利益求索、圖謀，不但不能蒙神稱許、祝福，更令神厭憎、恨惡。再看看自己身邊活生生的例子：領導的女兒大學畢業，事業有成定居在海外，可因着長年在職場上爾虞我詐，壓力太大，得了抑鬱症，跳樓自殺了；還有朋友的兒子，年紀輕輕就在單位當上了領導，功成名就時，却因着經常喝酒應酬得了肝硬化，不到半年就死了，朋友也因着傷心過度一夜之間白了頭髮。這樣的事例太多了。神的話說：「金錢不能買來生命，名利不能免去人一死；無論是金錢還是名利都不能使人的壽命延長一分一秒。」（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三》）名利不能讓人擺脫痛苦，更救不了人的性命，只能讓人在暫時的享樂之後，又把引入死亡的深淵。揣摩到這裏，我就不再受周圍人事物的攪擾和影響，願意把有限的時間用在追求真理認識神上，按照神的要求活着，并在教會盡上了自己的本分。

一天，我接到另一家醫院院長打來的電話，他說：「你現在退休了，我們擺上宴席給你慶祝一下，順便談談我們之前說的合作的事，借你主治醫生的執照掛在我們醫院裏，把你之前的病人帶到我們醫院來，你出技術也可以，入股也可以，反正你說了算。」聽到這些話，我有些心動，但又不自主地想到，自己人生的這大半輩子都用在了追求名利上，可換來的是什麼？難道我的一生都要埋葬在名利裏嗎？現在我信神好不容易脫離了追逐名利的痛苦，不用整日活在擔心與恐懼中，我已體嘗到了信神明白真理給我帶來的踏實、釋放，我要牢牢地抓住這份幸福。再說，院長雖說是只掛我的執照，但要有了問題還是要我去，不是耽誤我盡本分的時間嗎？我想到全能神的話說：「現在你們所過的每一天都很關鍵，對你們的歸宿與你們的命運都很重要，所以你們都要珍惜你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珍惜現在所度過的每一分鐘，爭取一切時間來使自己有最大的收穫，以便不枉活此生。」（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你到底是忠于誰的人呢？》）我能遇見神，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是神讓我明白了人活着的價值與意義，走出了痛苦的深淵，我怎麼能再回到撒但的懷抱呢？如今神的工作已接近尾聲，我還沒有得着真理，我要珍惜每一天，在有限的時間裏追求得着真理，這才是真正美好的人生！明白了神的心意，我就回絕了院長。掛下電話的那一刻，我心裏感到無比的釋放，不禁說出「我早就該停止追逐名利的脚步了」。後來，又有其他醫院跟我談合作的事，我都毅然回絕了他們。現在我投入到盡本分當中，每一天都過得特別的踏實、滿足，這是任何的物質享受、名利地位都換不來的。我感謝全能神對我的拯救！

## 7 錢奴的醒悟

中國四川 醒悟

小時候我家裏特別窮，父母沒錢給我交學費，我只能靠自己編籬笆賣錢上學。一次，我做農活的時候割傷了一根小手指，因沒錢治療就留下了後遺症，手指到現在都無法伸直。結婚後，日子過得也很清苦，親戚朋友看我們窮都小瞧、遠離我們。每當我看到身邊的有錢人不愁吃、不愁穿，有人高看、巴結，我就特別羨慕，更相信人常說的「有錢能使鬼推磨」「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有錢眉毛都要高三寸，沒錢就低人三分」。那時候我就覺得這些話太正確了，有錢了才能不愁吃、不愁穿，才能被人高看、羨慕，錢真是太重要了！我就發誓要拼命掙錢，一定要擺脫貧窮的日子，過上有錢人的生活。

後來，我和丈夫承包了一所中學的食堂。學校每天都有幾百人吃飯，為了節約工錢，我們只請了一個工人。我和丈夫每天從早上4點忙到晚上12點後才能休息，即使得了重感冒，我也帶病強撑着。為了掙更多的錢，我們還承包了許多農活，兩季農忙時栽種、收割全是晚上加班做。因着長期晝夜勞累，我經常感覺頭昏沉沉的，有時切着菜都能打瞌睡，手指經常被刀切傷，傷口一挨着水和鹽，真是鑽心地疼。雖然身體疲憊、勞累，但每當看到收入越來越多，我就特別高興，覺着再苦再累都值得了。再看到身邊的有錢人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我就告訴自己：還得向錢看齊！我相信只要我肯吃苦多賺錢，早晚我也會進入有錢人的行列。

由于每天接觸冷水，我得了嚴重的類風濕，大小關節都變形了。又因着長期勞累，我得了椎間盤突出，引起了骨質增生、坐骨神經痛，醫生讓我動手術，還要住院三個月。我嫌住院耽誤掙錢就馬上回絕了，別說三個月，就是三天也不行。就這樣，我繼續沒日沒夜地幹活。後來，因着長期不能按時吃飯加上睡眠不足，我得了胃下垂、胃腸炎。隨後，子宮肌瘤、卵巢下垂、心臟病、心肌炎，還有嚴重的貧血，各種疾病接踵而來。病痛的折磨讓我難以承受，晚上根本無法入睡，眼淚不知流了多少。我很迷茫：人活着到底是為了什麼？難道人這一輩子就得拼命掙錢嗎？我找不到答案，只覺着社會這麼現實，無論辦什麼事都離不開錢，我只能告訴自己：只要沒倒在床上就得多掙錢。就這樣，我繼續向錢奔着……可沒想到，一天去醫院檢查，我被確診出兩種癌症：早期肺癌和乳腺癌。這突如其來的噩耗，頓時讓我感到癱軟無力，躺在床上眼淚止不住地流。為了治病，我跑遍了大小醫院，幾乎花掉了所有積蓄，可病情仍不見好轉，而且因着藥物的副作用我全身都浮腫了。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心裏就特別地絕望，想想我拼命掙錢半輩子，沒能成為有錢人不說，到頭來還得了一身的病，活得生不如死，這人活着到底有什麼意思呀？我真的不想再這樣拼了命地掙錢了，可丈夫愛錢如命，他說：「只要沒死就得繼續掙！」丈夫的冷漠讓我寒心、痛苦，更多的是無助。想想我才40多歲，還沒有體嘗過幸福的生活，也沒有看到兒子結婚成家，我不甘心就這樣死了，我想活下去。可沒錢，拿什麼治病讓自己活下去啊？還得繼續掙錢才有活路。就這樣，我一邊吃藥治療，一邊繼續打拼。

一年後，丈夫用剩餘的積蓄開了一個蜂窩煤廠，第二年又開了一個榨油坊。我每天帶病穿梭在兩個廠子做各種雜事。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們終於掙到錢了，在城裏買了房子、汽車，享受到了好的物質生活，也得到了周圍人和親戚朋友的羨慕、巴結。我覺得有錢了身份、地位就

是不一樣了，心裏美滋滋的，覺着這麼多年受的苦、受的累都值了。可好景不長，由于長期繁重的勞動，我的身體徹底累垮了，醫生告訴我：「你的病太複雜了，渾身上下沒有一處器官是好的，我們實在無能為力。」這話像是給我判了死刑，我實在接受不了這樣的事實，難道我只能回家等死嗎？我現在有錢了，物質生活享受得也好了，可這有什麼用啊？錢再多也救不了我的命啊！我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我該怎麼辦？我不由得向天呼求：老天爺啊，救救我吧！

就在我最痛苦、絕望的時候，朋友來給我傳了全能神的末世福音，她說：「神末世道成肉身來在人間拯救人，發表真理揭示了人生的奧秘，像世界黑暗邪惡的根源，人活着為什麼這麼虛空、痛苦，根源在哪裏，病痛是從哪兒來的，人的命運都在誰的手中掌握，人活着到底追求什麼才有意義，等等。只要我們多讀全能神的話，明白真理看透這些事了，心裏就不這麼痛苦了。」朋友還給我讀了一段全能神的話：「人一輩子生老病死這些痛苦都是從哪兒來的？因為什麼人才有這些？剛開始造人的時候人是不是沒有這些？那這些東西是從哪兒來的？從撒但引誘人，人肉體墮落之後有的這些東西。人肉體的痛苦，肉體的煩惱、空虛，還有人間這些淒慘萬狀的事，都是從撒但敗壞人以後才有的。人經撒但敗壞後，撒但開始折磨人，人就越來越墮落，人的病痛越來越加深，人的痛苦也越來越加重，越來越感覺人間的虛空、人間的悲慘、人間的不可生存，人對人世間感覺越來越沒有希望，所以說，這些痛苦都是撒但加給人的。」

（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神體嘗人間痛苦的意義》）

讀完神的話，朋友交通說：「神起初造人的時候，人都活在神的看顧保守之下，在伊甸園裏自由自在地生活，沒有生老病死，也沒有憂愁煩惱。自從人類被撒但引誘、敗壞之後，人背叛了神，就失去了神的看顧保守，人都活在撒但權下，憑撒但的生存法則活着，為了名利地位，為了錢財，勾心鬥角、你爭我奪、互相欺騙、互相廝殺，這樣，病痛、心靈裏的痛苦悲傷就隨之而來了。這些痛苦和愁煩讓每一個人都覺着活在這個世界上太苦、太累、太難了，這些都是撒但敗壞人類以後產生的，是撒但在苦害我們。神為了拯救我們親自道成肉身來在人間，發表了使我們能夠得潔淨蒙拯救的一切真理，只要我們好好讀全能神的話，根據神的話做人，就能得到神的保守、帶領，最終脫離敗壞得到神的拯救，被神帶入美好的歸宿之中。」聽後，我彷彿看到了希望，我覺得全能神應該能救我脫離痛苦，就答應考察全能神的作工。朋友給了我一本《話在肉身顯現》，之後我就每天讀神的話，和弟兄姊妹一起聚會。

一次靈修時，我看了一段神話語朗誦視頻，全能神說：「無論你的背景怎麼樣，也無論你的前方旅途怎麼樣，總之，沒有一個人能逃脫上天的擺布與安排，沒有一個人能掌控自己的命運，因為只有那一位——主宰萬物的能作這樣的工作。從起始有了人類，神就一直這樣作着他的工作，經營着這個宇宙，指揮着萬物的變化規律與運行軌迹。人與萬物一樣都在悄悄地、不知不覺地接受着神的甘甜與雨露的滋養，與萬物一樣，人都不自覺地在神手的擺布之中存活。人的心、人的靈在神的掌握之中，人的一切生活也都在神的眼目之中，無論你是否相信這一切，然而，任何一樣東西，或是有生命的，或是死的東西，都將隨着神的意念而轉動、變化、更新以至消失，這就是神主宰萬物的方式。」（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是人生命的源頭》）看了神的話我認識到，神是造物的主，神主宰掌管着一切，也是神在供應、滋養着整個人類，人的命運和人的生死禍福都在神的手中命定好了，不是人憑着自己奔波忙碌就能改變的。可我不認識神的主宰，這些年一直憑着自己的能力想要改變命運，過上有錢人的生活，到頭來雖說掙了一

些錢，可我没有感到幸福，不但心靈痛苦，身體也被徹底累垮了。我這才意識到，人如果不信神，不敬拜神，不能順服神的主宰安排，而是帶着野心、欲望與命運抗爭，到頭來都是虛空痛苦。我現在知道了神才是我的依靠，就把自己的病痛向神禱告交托，不管以後是死是活，我都願意順服神的主宰安排。

後來，我經常參加教會生活，看到弟兄姊妹都注重讀神的話追求真理，追求盡好本分滿足神，我就特別羨慕。我很想告別以往的生存方式，換個活法，就常常向神禱告，願神為我開闢出路，使我能够有更多的時間聚會、盡本分。後來國家修公路，我家的榨油坊被徵用了，我再也不用像往常那樣穿梭在兩個工廠之間了，有了更多的時間聚會交通神的話，揣摩神話、親近神的機會多了，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一段時間後，我的病竟然有了明顯的好轉，人也有精神了，身體也沒那麼乏力了，整個人輕鬆釋放了很多，我心裏對神滿了感恩。

後來，我又看了一段神話語朗誦視頻，全能神說：「『有錢能使鬼推磨』，這是撒但的哲學，在人類當中，在任何一個社會當中，這句話都很盛行，能說成是潮流，因為這句話灌輸在每一個人的心裏，人從開始的不接受，到接觸現實生活的時候，就默認了這句話，感覺到這句話是事實，這個過程是不是撒但敗壞人的過程？……那撒但用這樣的潮流敗壞給人的東西在人身上都有哪些表現呢？你們是不是認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錢活不下去，沒有錢日子一天也過不下去呢？人有多少錢地位就多高，人有多少錢就多尊貴，沒錢的人腰板就不硬，有錢的人地位也高了，腰板也硬了，說話也可以大聲了，可以囂張地活着了。這句話、這個潮流帶給人的是什麼呢？好多人是不是為了掙錢不惜一切代價呢？好多人是不是為了得到更多的錢而失去尊嚴、失去人格呢？更有好多人是不是為了掙錢而失去了盡本分的機會，失去了跟隨神的機會呢？這些對人來說是不是損失呢？（是。）那撒但用這樣的方式，用這一句話就把人敗壞到這個程度，撒但的用心是不是險惡啊？這招是不是很惡毒啊？」（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五》）看完神的話我才明白，原來我這幾十年活得這麼累、這麼痛苦，都是因着撒但的敗壞，社會的薰陶，導致我隨從世界潮流，特別地崇尚金錢。回想自己從小就受苦受窮，就被歧視、被排擠，當看到有錢人吃穿不愁，被人高看、巴結，我就認定人活在這個世界上離不開錢，「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有錢能使鬼推磨」，「有錢眉毛就能高三寸，沒錢就低人三分」，「金錢至上」，「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些撒但謬論深深地扎根在我心裏，控制着我的思想，我認為有錢就有了一切，就能過上讓人羨慕、高看的幸福生活。我把金錢當作自己唯一的追求目標，不顧一切拼命地去掙錢，哪怕暈倒，哪怕累得渾身是病，身體承受不了，但一想到有一天成為有錢人，能够過上好的生活，咬咬牙也得挺過去。甚至得了癌症，我還不回頭，反倒認為離了錢不行，有了錢才能治病，有了錢才能活下去，又為了掙錢繼續不要命地幹活，就這樣被撒但、被金錢死死地捆住，徹底成了金錢的奴隸。雖然最後錢也掙了一些，車、房都有了，也得到了周圍人的羨慕、高看，可我絲毫感覺不到幸福，除了一身的病痛，還得了癌症，手裏的金錢減輕不了我身體的疼痛，更救不了我的命。我心裏感到特別的痛苦、絕望，這時才覺得掙再多的錢又有什麼用，以前我是拿命換錢，現在是拿錢買命，一直為錢活着，到頭來却是兩手空空。這時我才看清，追求錢財不是一條人生正道，錢財是撒但苦害人、敗壞人的手段，是撒但套在人脖子上的一個枷鎖。如果不是神話語的揭示，我到現在也看不透撒但利用金錢捆綁人、控制人、殘害人的險惡用心，還會繼續被它牽着鼻子走，被

撒但玩弄、殘害。我看到人不明白真理，不知道該怎麼活着，只能隨從世界潮流視錢為命，實在是太可憐了。我能聽到神的聲音，來到神的面前，擺脫撒但的殘害，這是神的拯救，我從心裏對神充滿了感恩。

後來，因為丈夫有時要出去進貨，我就得在廠裏幹活、收錢，有時趕上聚會的時間，即使我參加了，心也安靜不下來，心裏就特別地受責備。想到我以往拼命掙錢得了一身的病，醫生都給我宣判了死刑，是神在我臨近死亡的時候拯救了我，給了我第二次生命，可我却不能盡上自己的本分還報神的愛，心裏感覺特別的虧欠神。我又想到主耶穌說過：「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太16:26）還有《提摩太前書》6章8節說：「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是啊，錢掙得再多，命都沒有了，那還有什麼意義呢？我乾脆把煤廠租出去不做了，這樣雖說掙得少點，但也足夠用了，我還能安心信神、盡本分。可轉念一想，現在煤廠生意這麼好，創業初期那麼難都走過來了，現在放棄有些可惜。我有些猶豫了，不知道怎麼辦，我就向神禱告尋求。

有一天，我看到神的話說：「解決人的這種情形有一個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告別以前的生存方式，告別以前的人生目標，對自己以前的生存方式，以前的人生觀，以前的追求、願望與理想作一個總結，作一個解剖，然後再對照神對人的心意與要求，看看自己的生存方式與人生觀等等有沒有一樣是與神的心意相合的，有沒有一樣是合乎神要求的，有沒有一樣能給人帶來正確的人生價值，有沒有一樣讓人活得越來越明白真理，活得有人性、有人樣。當你反覆考察、仔細解剖人類所追求的各樣人生目標與形形色色的生存方式的時候，你便會發現這其中沒有一樣與造物主創造人類的初衷是相吻合的，都是讓人遠離造物主的主宰與看顧，是一個個讓人墮落、帶人走向地獄的陷阱。當你認識到這些的時候，接下來你該做的就是放下舊的人生觀，遠離各種陷阱，你的人生讓神為你做主、為你安排，只求順服神的擺布、神的引導，沒有自己的選擇，成為敬拜神的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三》）讀了神的話，回顧我以往憑着撒但的生存法則活着，一直追求做有錢人，認為「有錢能使鬼推磨」「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為了過上富足的生活，被人高看，我苦苦地為金錢奮鬥，那樣的日子太痛苦、太辛酸了。想想錢真是萬能的嗎？金錢給我帶來了什麼？金錢能買別墅、轎車，能讓我享受好的物質生活，得到別人的高看，帶給我的是暫時的肉體享受，但它解決不了我心靈裏的虛空、痛苦，給不了我真正的平安喜樂，也不能幫我擺脫病痛的折磨，更救不了我的性命。想到我們當地一所學校的校長，他有錢、有地位，但得癌症死了，金錢和地位無法讓他擺脫痛苦和死亡；還有許多有錢人因着無法擺脫虛空痛苦的生活，選擇自殺以求解脫；還有很多人為了錢財弄虛作假，互相欺騙、爭鬥，喪失了人性良知；等等。我自己親身的經歷加上周圍發生的這一切着實地讓我看到，追求錢財只能讓人越來越敗壞，越來越墮落，離神越來越遠，罪惡越來越大。我又想到約伯，他不追求錢財、物質的享受，而是追求在萬物中認識神的作為，順服神的主宰安排，最終得到了神的祝福；還有彼得，當主耶穌呼召他的時候，他能甘願撇下一切跟隨神，追求認識神、愛神，最終被神成全，活出了有意義的人生。從中看到人活一生，只有追求認識神、敬拜神，憑神的話活着，得到神的稱許，這才是最寶貝、最重要的。我好不容易信了神，找到了人生正道，如果再因着追求錢財、貪圖肉體享受而放棄追求真理蒙神拯救的機會，這就太傻了。想到這兒，我心裏坦然了，我不願再做金錢的奴隸，只想把

更多的時間、精力用在追求真理上。之後，我就找丈夫商量把煤廠租出去。在神奇妙的擺布安排下，煤廠租出去了，我也能正常聚會、盡本分了。

兩年後，丈夫突發疾病經搶救無效死亡。丈夫的死讓我很難過，同時更讓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回想丈夫奔波忙碌了大半輩子，為了掙錢拼死拼活，血壓高達兩百多了他都不肯耽誤做生意掙錢，腰摔骨折了還沒有恢復好就硬撐着去煤廠，勸他休息一下他都不肯。他也是成了金錢的奴隸，一生都被撒但牢牢地控制、殘害，即便死亡的威脅臨到都不肯放棄，當掙到錢想要好好地生活了，命却沒了，金錢名利救不了人的命，也不可能讓人免去病痛和死亡。就如神的話說：「人一生都在追求金錢、名利，人把這二者當作救命稻草，當作唯一的依靠，似乎擁有了金錢與名利人就能持續地活着，就會免去一死，但是當死亡臨近的時候，人才發現：金錢與名利離人是那麼遙遠，而人在死亡面前是如此的軟弱無力，如此的不堪一擊；人在死亡面前是如此的孤獨、無依無靠，如此的無助；原來人的生命不是金錢與名利能換來的，不管人擁有多少財富、多高地位，在死亡面前都是一樣的貧窮與渺小；金錢不能買來生命，名利不能免去人一死；無論是金錢還是名利都不能使人的壽命延長一分一秒。」（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三》）回想一路走來，我為了掙錢奔波忙碌了大半輩子，雖然得到了別人的高看、羨慕，可却被撒但苦害得苦不堪言，差點把命賠上。多虧全能神的救恩臨到，把我從金錢的漩渦裏拯救了出來，有了正確的人生目標。現在我全心投入到追求真理、盡本分中，心裏感到特別的踏實、釋放，這些都是金錢無法買來的。感謝全能神對我的拯救！

## 8 在生活中認識神的權柄主宰

美國 信心

全能神說：「神的權柄、神的能力、神自己的身份、神的實質不是靠着你的想象能達到認識的。既然不能靠着想象來認識神的權柄，那麼用什麼樣的方式才能達到真實認識神的權柄呢？通過吃喝神的話、通過交通，也通過對神話語的經歷去逐步地體驗，逐步地印證達到逐漸地了解，得以循序漸進地認識，這是唯一能達到認識神權柄的途徑，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捷徑。不讓你們想象不等同于讓你們坐以待斃，也不等同于什麼事都不讓你們做。不用大腦思考想象，不用邏輯去推理，不用知識去分析，不以科學為依據，而是通過神的話，通過真理，通過生活接觸到的每一樣事去體會、驗證、證實你所信的神是有權柄的，證實他主宰着你的命運，他的能力時時都在證實着他是真實的神自己，這是每個人達到認識神必須要經歷的一個途徑。」（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一》）以前我認為認識神的權柄必須得經歷一些大事，或者看到神顯神迹奇事才行，所以對神權柄的認識就很局限、很片面。通過讀神的話我明白了，認識神的權柄最主要是在現實生活中經歷神的話，藉着經歷、體驗神的話實際地看到神的權柄，看到神主宰一切，對神的信心也就增加了。

去年，家裏種的一畝多地的西紅柿突然出現了幾種不知名的蟲子，而且數量很多，看到蟲子把西紅柿的果子、花苞、葉子、葉尖都吃掉了，我很着急，就跟家人商量怎麼治蟲子。要是用農藥滅蟲會破壞土壤，留下致癌物，以後種的蔬菜吃了會危害健康，我們就決定采用人工抓蟲。可蟲子繁殖得太快了，抓了三四天，蟲子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我趕緊嘗試其他

滅蟲的辦法。當時臨到這個事，雖然我也禱告神，但因着我對神的權柄主宰沒什麼認識，心裏沒有神的地位，也不知道真實地依靠神、尋求神心意，總覺得這幾種蟲子雖然我没遇到過，但我種植蔬菜幾十年，積累了豐富的滅蟲經驗，我再研究研究應該可以突破這個難關。我就把以往滅蟲的方法一樣一樣拿來嘗試，結果試了六七種辦法都不管用。我種菜幾十年，還從來沒遇到過這麼難治的蟲子。以往遇到其他蟲子時，我採用一些方法就能解決，可這次我嘗試了這麼多種方式，蟲子怎麼還是滅不掉呢？後來，朋友告訴我農業大學的教授說苦楝油可以防蟲，我們就趕緊從網上買回來使用，但蟲子還是滅不掉。我能想的辦法都用盡了，還是沒有解決的方案。那兩天，每天早上我都去地裏查看，看到一畝地的西紅柿都被蟲子咬了，有的花苞不斷地掉下來，有的葉尖枯乾了，有的果實腐爛了……我感到很心酸。想到前段時間弟兄姊妹天天來幫忙，搭支架、打枝、綁枝，出了不少力，現在西紅柿長得正茂盛的時候，眼看豐收在望，却突然遭遇蟲子的侵害，我想，今年是沒收成了……看着每棵西紅柿上到處都是蟲子，我感到一籌莫展，束手無策。後來想到隔壁的老王種地幾十年，在種菜滅蟲上也有經驗，說不定能從他那裏得到滅蟲的辦法。我就去問他，沒想到他說：「我種地二三十年都沒有見過這麼多的蟲子，我一天打三次農藥，結果蟲子沒死西紅柿却被打死了。」旁邊的老張也無奈地說：「我把三四種農藥調配在一起都打不死它們，沒辦法呀！」聽到這話，我的心一下子跌落到谷底，我意識到這是一場蟲災臨到了，這麼多蟲子沒法滅除，看來西紅柿就要面臨絕收了。我感到特別無助，就向神禱告：「神啊！現在遇到這樣的蟲災，我感到無能為力，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在這樣的環境裏，我該怎麼經歷，該學什麼功課，求你開啓帶領我。」

一次聚會時，我看到一段神的話：「神的掌管與主宰讓萬物隨着神的意念出現或消失，也讓萬物的生存產生了規律，萬物便在這樣的規律中繁衍生息，這個規律是沒有任何人與物能超越的。為什麼不能超越？唯一的答案就是因着神的權柄。『因着神的權柄』可以說是因着神的意念，因着神的話語，也可以說是因着神的親力親為。就是說，萬物的規律因着神的權柄而產生，也是因着神的意念而產生，同時也會隨着神的意念而轉動變化，這一切的轉動變化都將為着神的計劃而產生或消失。就拿瘟疫來說，它的出現是突如其來的，沒有人知道它出現的源頭與準確原因，而瘟疫每到一處，凡在數者都難逃厄運。從人類科學的角度上來說，『瘟疫』是一種惡性或有微生物的泛濫而導致的，它傳播的速度與範圍以及傳播的方式是人類的科學所不能預知也不能控制的。人類儘管竭盡全力地抵制各種瘟疫，但在每次瘟疫中必然涉及的人或動物都是人類不能掌控的，人類所能做到的僅僅是預防、抵制與研究，而對於每次瘟疫本身的產生與消失的根源却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能控制。面對瘟疫的到來與泛濫，人類首先採取的措施就是研製疫苗，而往往當人類的疫苗還沒有研發出來的時候，瘟疫却不知不覺地消失了。它到底是怎麼消失的？有的人說細菌被控制住了，有的人說是因為季節的變化而消失的……這些奇談怪論是否成立，科學解釋不清楚，也給不出準確的答案，而人類面對的除了這些奇談怪論之外，就是人類對瘟疫的不解與恐慌。這些瘟疫到底是怎麼來的，沒有人知道，到底是怎麼消失的，也沒有人知道。因為人類只相信科學，只依賴科學，却不承認造物主的權柄，也不接受造物主的主宰，所以人類永遠得不到答案。」（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三》）

是啊，神是萬物的主宰者，神掌管着一切，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看得見的、看不見的，無論是活的還是死的東西，都隨着神的意念的轉動而存在或消失，各種災難也都在神的主宰之中。

就像瘟疫、蟲災，人不知道它是怎麼來的，也沒有任何辦法能夠避免它的發生，它什麼時候消失人類更無法預知，這一切都在神的主宰與掌管之中。而我對神的權柄主宰沒什麼真實的認識，當西紅柿臨到蟲災的時候，我不是先來到神面前尋求神、依靠神，而是靠自己鑽研方案、尋找路途，結果達不到任何果效，我仍不知向神回轉信靠神，聽說連農藥也打不死這種蟲子，我就特別地灰心、無助。看到自己雖然信神，嘴上也禱告神，但心中沒有神的地位，以為自己找各種方案、途徑就能治理蟲災，我真是太狂妄無知了！這時我認識到，蟲災什麼時候出現、什麼時候消失都由神主宰，不是哪個人能掌控的。雖然我現在還不明白蟲災臨到神的心意是什麼，但我只管把我該做的做到，至于蟲子能不能滅掉都在神的手中，我只管順服神的擺布安排。認識到這兒，我心裏坦然了，就禱告神，願意順服下來經歷神擺設的環境。

兩天後我去地裏，看到西紅柿中間的過道裏出現了很多蜘蛛網，我很好奇，這些蜘蛛網是從哪兒來的呢？仔細一看，蜘蛛網上粘着菜蛾，我心想：對呀，蜘蛛吃菜蛾，菜蛾沒了，蟲卵就沒了，蟲子自然就少了。這時我就發現，與前兩天相比，蟲子少了很多。我知道這是神的作為，是神興起蜘蛛來滅蟲，心裏特別感謝神！大概又過了七八天，我看到西紅柿的果子裏、枝架上、花苞上、葉子上的蟲子都沒有了。當時我特別激動，真沒想到短短幾天時間，蜘蛛就把西紅柿上的蟲子全部吃掉了。神真是太全能了！要不是我親眼看到，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我心裏對神充滿了感謝讚美。想到不信神的人不認識神的主宰、權柄，只相信科學、依賴科學，研究災難、躲避災難，却怎麼也研究不透，面臨災難的時候沒有依靠，束手無策，結果種的蔬菜大大減產；而我向神回轉，願意順服下來依靠神去經歷時，神就興起不起眼的蜘蛛來吃這些蟲子，輕輕鬆鬆就解決了這場蟲災。這讓我真實地認識到神主宰萬有、調動萬有，神太智慧、太全能了！後來西紅柿成熟的時候得到了豐收，本以為遭受蟲災的西紅柿會面臨絕收，可結果却超出我的想象，神的作為太奇妙了！正像全能神的話說：「他的作為無處不在，他的能力無處不在，他的智慧無處不在，他的權柄無處不在。這一切一切的規律法則是他作為的體現，是他智慧與權柄的流露。誰能逃脫他的主宰？誰能逃脫他的安排？萬物都在他的眼目中存活，更在他的主宰之下生息。他的作為與他的能力使人類不得不承認他的確實存在，不得不承認他主宰着萬物這一事實。」（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人在神的經營中才能蒙拯救》）感謝神！經歷中我真真切切地體會到神的權柄、智慧無處不在。氣候、陽光、雨露在神的主宰中，各種昆蟲也都在神的手中掌管，這是任何一個受造之物都掌管不了的。從神創造萬物又掌管萬物的每一個細節都能真實地看見神的權柄獨一無二，神太全能、太智慧了！以後不管在什麼環境中我都得依靠神，更多地認識神的作為。

兩個月後，我們又新種了一批莧菜，十幾天就長出綠油油的一片，我心想：這一次肯定會有個好收成。沒想到一天早上，妻子告訴我莧菜裏出現了吊絲蟲，讓我趕緊想想辦法。我一聽吊絲蟲就感覺很可怕，這種蟲子特別活躍，靠人工很難抓到它，而且它的繁殖力特別強，一兩天就長成了大蟲。之前我們種的冬瓜、苦瓜、絲瓜生了吊絲蟲，我用了十幾種方法滅蟲，結果一點效果也沒有，一兩個晚上蟲子就把蔬菜全都吃光了，一大片綠油油的蔬菜成了光禿禿的一片。想到這兒，我有點擔心，這次種的莧菜會不會也在一兩天內被蟲子吃光？這該怎麼辦呢？我趕緊向神禱告，求神在這事上引導我明白神的心意。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約伯所具備的與他所追求的都是在看見神、也未聽見神說話

的背景之下，他雖然沒有見過神的面，但他認識到了神主宰萬物的方式，也領略了神主宰萬物的智慧；他雖未聽見神說話，但他却知道賞賜于人、從人收取的作為都是出自于神。他度過的歲月雖然與普通人沒有兩樣，但他並沒有因着日子太平凡而影響他對神主宰萬物的認識，也沒影響他走『敬畏神，遠離惡事』的道。在他的眼裏，神的作為充滿在萬物運行的規律中，神的主宰也在人的生活裏隨處可見。他沒有看見神的面，但他却能體會到神的作為無處不在，在他平凡的日子裏，他生活的每一處角落裏都能讓他看到、體會到神非凡、奇妙的作為，也能讓他看到神的奇妙安排。神的『隱藏』與神的『沉默』並沒有攔阻約伯對神作為的體會，也沒有影響約伯對神主宰萬物的認識。他的一生就是在平凡的生活裏體會隱藏在萬物中的神的主宰、安排，他也在平凡的歲月裏傾聽、領悟在萬物中沉默不語却以主宰萬物運行規律而發表的神的心聲、神的言語。可見，人若具備了約伯一樣的人性與約伯一樣的追求，那人便可得到約伯一樣的體會與認識，也能獲得約伯一樣的對神主宰萬物的領悟與認識。」（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的作工、神的性情與神自己 二》）從神的話中看到，約伯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認識神的權柄，體會神的主宰與全能，在這樣的經歷中，他知道了人的一切都是從神那裏來的，是神主宰、管理着萬物，掌管着整個人類的命運。所以他心裏清楚，自己能擁有那麼多的家產是來源于神的賜福與主宰，並不是靠自己的雙手勞苦得來的。當家產被擄去的時候，他也相信這一切都有神的許可，賞賜、收取都在于神的主宰與命定，因此他沒有怨言，還能贊美神。而我一臨到難處，臨到不合己意的事，就不能從神領受順服下來，看到自己心裏沒有神的地位，對神的信心太小了。想到這兒，我感到很蒙羞，也明白了臨到這些難處都有神的許可，神是為了使我在實際生活當中能學會認識神的全能主宰，達到順服神。其實這些蟲子不能滅掉，莧菜能不能豐收都在神的手中，就像俗話說的「種地在人，收成在天」，我應該順其自然地經歷，學會尋求神的心意，順服神的擺布安排。想到這兒，我心裏踏實了一些，就默默地向神禱告：「神啊，我相信這批莧菜有沒有收成都在你的手中，我願意放下自己的打算、顧慮，在這樣的環境中經歷你的話語，順服你。」之後，我們又嘗試了幾種滅蟲的方法，都沒達到果效，但我心裏很平靜，相信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即便最後真的沒有收成，那也有神的許可與美意，我願意順服神的擺布安排。兩天後我去菜地裏，突然看到一群群麻雀在莧菜上叨蟲子吃，我感到特別的奇妙，看到神再次為我們開闢出路，解決了我們無法解決的難題，我心裏特別感謝神！又過了兩天，吊絲蟲就被麻雀給吃光了，我們心裏特別地高興，一個勁兒地感謝贊美神，神真是太全能了！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神創造萬物的時候，用各種方式，用各種形式來平衡萬物，平衡山川湖泊的生存狀態，平衡植物的生存狀態，平衡各種動物、鳥類、昆蟲的生存狀態，目的是為了各種生物都在神所制定的規律中繁衍生息。萬物不能超過這樣的規律，這樣的規律不能打破，在這樣一個基本的環境中，人類才能安安全全地、一代又一代地生息，繁衍。」（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九》）從神的話中看到，神創造萬物的時候就用各種方式來平衡萬物的生存狀態，讓各種生物都在神的主宰之下有層有次、有條不紊地繁衍生息，按着神所制定的規律相生相剋、相互依存，誰也不能打破神所命定的規律、法則。神造動物、植物、昆蟲都是為了調節生態平衡，保護人類的生存環境，給人類帶來安定的生活。要沒有神這樣的主宰安排，沒有神命定這樣的規律，那各種動物、昆蟲就會到處亂跑、亂竄，我們正常的生活就

被擾亂了，生存不下去了。看到神作事考慮得特別周密，萬物都在彰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與神的奇妙作為，更從中看到神對人類的愛。想想我們種植的蔬菜生了很多的蟲子，在我們來看沒有辦法治理，神就興起蜘蛛、麻雀來吃掉這些蟲子，讓我們享受到了神賜予的食物。看到神造的萬物都有各自的功用，哪怕不起眼的蜘蛛、麻雀也都有它們的使命，是神用來調節生態平衡的，神讓萬物相生相剋，都是為了人類能夠更好地生存。

後來，我們種植的一些蔬菜又出現了小黑蟲、蝻蟲，我就向神禱告，想到了蟲子的天敵——癩蛤蟆，我們就在地裏放了五隻癩蛤蟆。短短兩個月，那五隻癩蛤蟆就繁殖到了二三十隻，地裏的蟲子越來越少了，蔬菜得到了大豐收。看到這一切，我特別地感謝神，想到神的話說：「『神的權柄』這個詞彙雖然給人高深莫測的感覺，但神的權柄并不空洞，他伴隨着人類度過每一分每一秒，引領人類走過每一天，所以，在每個人的實際生活中必能看見也能體會到神權柄最實際的一面，這最實際的一面就足以證實神權柄的真實存在，也足以讓人認識與領會到神擁有這樣的權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三》）以前我就認為認識神的權柄非得經歷一些大事，就不注重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去體會神權柄的存在，經歷過後我看到，神的權柄不像我想象的那麼難以認識，神的權柄與能力時時都在彰顯，伴隨着我們每一天的生活，無論大小事，只要我們注重經歷神的話，都能看到神權柄的彰顯。

回想這幾個月的經歷，當我面臨各種蟲害的時候，開始我只知道憑着自己的經驗、科學知識去滅蟲，結果想盡辦法也束手無策，當我順服下來去經歷神的話時，就看到了神的奇妙作為，對神的權柄主宰也有了一些實際的認識，對神的信心也增加了。感謝神！

## 9 依靠神才有信心

意大利 程誠

全能神說：「你在信心之中才能看見神，你有信心神就成全你，你如果沒信心神也沒法成全你。你盼望得着什麼，神就賜給你什麼。你如果沒有信心那就沒法被成全，你也看不見神的作為，更看不見神的全能。你在實際經歷當中有信心看見神的作為，神就向你顯現，在裏面開啓引導你，你如果沒有這個信心，神就沒法作。你對神失望，那你還怎麼經歷神作工呢？所以說，你有信心了，對神不疑惑了，不論神怎麼作，對神都有真實的信，在經歷中他才開啓光照你，你才能看見他的作為，這些都是藉着信心達到的，有熬煉才有信心，沒有熬煉產生不了信心。信心指什麼說的？就是當人看不見、摸不着，神的作工不符合人的觀念，人達不到時，人所該具備的真實的信，人所該有的真誠的心，這就是我所說的信心。」（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被成全的人都得經受熬煉》）從神的話中看到，對神具備真實的信心太關鍵了。在經歷當中無論遇到什麼樣的試煉，也不管臨到的難處有多大，神希望人都能夠相信神的話，對神有信心，能夠真實地依靠神，這樣才能在經歷當中看見神的全能主宰，看見神的作為。感謝神的帶領，讓我在經歷中對這方面有了點體會。

2016年11月18日早上，我在網上收到一個意大利宗派老弟兄的信息，他說他靈裏乾渴，想更多地了解全能神教會。看着那條信息，我能感受到老弟兄渴慕、等候主再來的急切心情，我就開始用翻譯軟件跟老弟兄溝通。這個老弟兄因着對天主教教會的腐敗、墮落感到失望，從

1991年開始就四處尋找真正的教會，他也讀過倪柝聲、李常受的書，但是靈裏始終沒有得到真實的供應。他說沒有主的日子是痛苦的，是沒有盼望、沒有意義的。當在網上看到全能神教會的視頻、圖片時，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覺得這個教會很像是真教會，就想了解更多有關全能神教會的信息。看着這一句句迫切追問、尋求的話，老弟兄急，我心裏更着急，因為我有一肚子的話想跟老弟兄說，但是我不知道怎麼用意大利語表達。我想給他讀全能神的話，但是意大利語的神話語書籍還沒出版下發，我也想找一些福音電影給他看，可是意大利語配音電影還沒有製作出來，而這個老弟兄只懂得意大利語。沒辦法，我就先發了一個MV視頻給他，因為音樂、舞蹈無國界。可是老弟兄看完之後更着急了，甚至用一種祈求的語氣說，等全能神教會有了意大利語網站，讓我立馬告訴他。老弟兄的這些舉動，不禁讓我想起了一段神的話：「你將怎樣將自己的看見與經歷告訴給等着你牧養的那些飢渴慕義的、可憐的、貧窮的、虔誠的宗教信徒？等候你去牧養的人將會是什麼樣的『人物』呢？你能想象得到嗎？你肩負的重任、你的托付、你的責任，你都知道嗎？你的歷史使命感何在？你將怎樣做好下一個時代的主人？你的主人翁的感覺是否強烈？萬物的主人怎麼解釋？真是生物與世界的所有的物質的主人嗎？你對下步工作的進展怎麼打算？等着你去牧養的人該有多少？你的任務是否很重？他們貧窮、可憐、瞎眼，不知所措，落在黑暗之中哀號，路在何方？多麼渴慕光明猶如流星一樣，突然降下來驅散這將人壓抑了多少年的黑暗勢力。苦苦巴望，日思夜想，有誰盡都知曉？這苦難深重的人竟然在光劃過之日仍被囚禁在黑暗的監牢裏不得釋放，何時不再哀哭？這些從未有過安息的脆弱的靈竟這樣慘遭不幸，無情的繩索、凝固了的歷史早將其封鎖在其中，哀哭之聲誰曾耳聞？愁苦之態誰曾目睹呢？你可曾想到神的心何等憂傷着急，怎忍看着親手造的無辜的人類遭受這樣的折磨呢？」（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論到以後的使命，你當怎麼對待》）看完這段神的話，我明白了傳福音見證神是神給我的責任與托付。但是面對神的急切心意與要求，我却感到無能為力，不能夠把神的末世作工見證出去，不能夠使落在黑暗當中尋求摸索多年的老弟兄得到神話語的澆灌供應，我心裏特別不是滋味。我看着老弟兄給我發的這些信息急得很想哭，感到進退兩難：往後退吧，老弟兄這麼渴慕、尋求，我不能耽誤人家考察真道；可往前走吧，我不會意大利語，而這個翻譯軟件準確率又太低，有時候連一些日常生活用語都翻譯不準，屬靈術語就更是沒法翻譯了，這還怎麼溝通呀？那個時候，我就感覺自己就像個啞巴、睜眼瞎，什麼都做不了。我想找個懂意大利語的弟兄姊妹，但到最終也沒找到合適的人。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就想：我這個根本就不會意大利語，只會說「你好」「再見」的人，跟人家聊什麼？就是我再用勁，也沒法把神的末世作工見證出去啊。我感到特別消極。

第二天一大清早，老弟兄又發信息告訴我，說他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問問我關於全能神教會的事情。看到老弟兄不斷地給我發信息，我心裏特別地着急，只有迫切地禱告神：「神哪，我沒學過意大利語，遇到這個福音對象，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了。神哪，求你帶領我……」禱告完之後，我突然想起了神的話：「你得相信一切都在神手中，人只是配合，人如果有真心神會看到，神會為你開闢一切出路，什麼難處都不是難處，你得有這個信心。」（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信神最重要的是生命進入》）「你們盡本分沒必要有什麼顧慮，你只要盡上你的全力、盡上你的心就行了。神不會給你出難題的，不會趕鴨子上架的，……」（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信神最重要的是生命進入》）神的話給了我信心與勇氣。是啊，萬事萬物都在神的手中，在神那兒沒有難成的

事。盡本分臨到難處，神最想看到的就是人的真心，我們對神有真實的相信與信靠，盡上自己的全力與神配合，神會為我們排擾解難的。我看到自己在面臨這樣的難處時，心裏根本沒有神的地位，活在了自己的觀念想象當中，認為我不會意大利語，根本沒法跟老弟兄正常溝通，更沒法把神的末世作工見證出去了，就活在難處中消極退後，這樣又怎能得到神的帶領，看到神的作為呢？我得真心依靠神，盡上我的全力，相信神會為我開闢出路的。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突然想起前天晚上我整理的預言神末世作工的意大利語經文，我可以用這個跟老弟兄溝通，把我能做的做到。就這樣，一個上午我就用這些經文跟老弟兄溝通。下午，讓我喜出望外的是，第一個意大利語電影——《敬虔的奧秘》的宣傳片出來了，我馬上發給了老弟兄。老弟兄說他看懂了，這部電影講的是關於聖經預言主再來的內容。之後，他迫不及待地問我：「主回來了？主在中國？主現在叫什麼名字啊？」那一刻，我感覺老弟兄就好像是迷失的羊突然聽到了牧人的呼喚，在四處尋找聲音的來源。我不禁哽咽地寫道：神的名叫全能神，就是《聖經·啓示錄》裏預言的「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啓1:8）。這件事情發展到這兒，讓我看到神主宰安排的這一切真的是一環緊扣一環。我根本就不會說意大利語，只會幾句簡單的問候，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是神的帶領使我能夠順利地跟老弟兄溝通，也達到了一些果效。看到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人該做的就是對神有真實的相信與依靠，盡上自己的本分、責任。

接下來，我又面臨一個新的考驗。這個老弟兄一直追問我什麼時候給他見證神的末世作工，我也很着急，可是語言不通的問題還是沒能解決，找不到合適的弟兄姊妹做翻譯，找不信神的人吧，他們又不懂屬靈術語，怕翻譯達不到果效。一想到這些難處，我就感到特別的絕望，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團團轉，心裏不住地向神呼求：「神哪，我現在很無奈，面臨這樣的難處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知道該學什麼功課，求你帶領我，為我開闢出路。」禱告後，我想起了摩西過紅海的經歷。摩西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時，一路上遇到了種種難處，但是他並沒有失去對神的信心，一直禱告神，看到了神太多的奇妙作為。如果當年沒有紅海與追兵，沒有曠野四十年的磨煉，又怎能成就摩西信心的見證呢？今天我盡本分如果沒有這些難處，又怎麼會對神產生真實的信心呢？更何況我今天面臨的也不像過紅海那樣的難處。而且自從我遇到這個福音對象之後，就看到神一直在為我開闢出路，看到了神的很多奇妙作為，我更應該對神有信心，依靠神盡好本分才對。想到這兒，我突然意識到神是藉着這個難處來成全我對他真實的信心與依靠，讓我在實際經歷當中對神的全能主宰有更實際的認識與體驗。明白了神的心意，我堅信神一定會為我開闢出路的。到了跟老弟兄約定好的那天，弟兄姊妹找到一個學了三年意大利語的15歲小姊妹做翻譯。聽到找了一個15歲小姊妹做翻譯，我就看看我自己，又衡量一下小姊妹，我這麼年輕，又沒傳過福音，信神的年頭還這麼短，再帶一個小孩子去傳福音，這能行嗎？當時，我心裏特別沒底。但當我聽到小姊妹用意大利語流利地讀着神話，並說對單詞看過一遍就記住了，那時候，我感到既震驚又蒙羞，原來神為了福音工作的擴展早就預備好了各種合適的人選。這讓我想到一段神的話：「神口中的一句承諾、一個應許的應驗，萬物都將為此而效力，而被調動，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在造物主的權下被擺布安排着，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敬獻着各自的功用，這就是造物主權柄的彰顯。」（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一》）經歷了這次的事情，我看到只要真心地依靠神，就一定能得到神的帶領，看見神的奇妙作為。

自從找到小姊妹做翻譯之後，我終於能跟老弟兄正常溝通了，心裏如釋重負，但是不知不覺依靠神的心也就沒有那麼懇切了。也就在這個時候，小姊妹突然有急事不能幫忙翻譯了，當聽到這個消息時，我整個人都要崩潰了，因為我還有好多的話要跟老弟兄交通，幫助他盡快在真道上扎下根基，可是沒人翻譯，這個問題我也解決不了。期間，我聽說有人在尋求真道時，因着聽到中共與宗教界的謠言受迷惑攪擾不敢尋求考察了，我就更擔心萬一澆灌得不及時，老弟兄也會受到攪擾。那時候我感到特別無能為力，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有一天，我看到老弟兄在他的主頁上寫着這麼一段話：「朋友們，弟兄姊妹們，耶穌基督回來了！歡喜歡喜！」看到他發的這個帖文，我真的捏了一把冷汗，因為老弟兄有三千多個宗派好友，萬一這些人當中跳出幾個敵基督來迷惑攪擾，真的不知道老弟兄會怎麼樣。一想到這兒，我就提心吊膽的，我來到神面前跟神禱告：「神哪，現在沒了翻譯，老弟兄得不到及時的澆灌，我擔心他會受到反面謠言的迷惑攪擾而退去。在這個環境當中，我該怎麼經歷你的話，怎麼學功課呢？求你帶領我……」禱告後，我看到神的話說：「人大部分的時間都活在一種無意識的狀態下，就是不知道依靠神對還是靠自己對，然後多數時候人就選擇靠自己，依靠周圍有利的條件、環境與人事物，這是人最擅長做的。人最不擅長做的就是依靠神、仰望神，因為人覺得仰望神太麻煩，人看着也摸不着，人覺得渺茫不現實，所以人在這方面的功課是最差的，進入得最淺。你不學會仰望神、依靠神，你就總也看不到神在你身上的作工、引導、開啓，你看不到這些，那在你心靈深處，神是否存在、神是否引導人一切的生活這事就是問號，而不是句號，也不是嘆號。『神引導人一切的生活嗎？』『神鑒察人心肺腑嗎？』為什麼你能加上這個問號呢？你對神沒有真實的依靠與仰望，你就產生不了對神真實的信；你產生不了對神真實的信，那你對神所作的一切就永遠是問號，畫不上句號。」（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信神應首先看透世界邪惡潮流》）神的話使我突然醒悟了，我才發現原來我又把神給忘了。當我面臨語言無法溝通感到無能為力時，我就把神當作救命稻草，可一旦身邊出現了合適的條件、合適的人時，我就馬上去依靠人了，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現實一些。就像翻譯小姊妹的出現為我解決了燃眉之急，我雖然知道這是神的作為，但過後我心裏還是認為，這個福音對象能不能接受神的末世作工都由這個翻譯來決定，心裏對神還沒有真實的信。我想到主耶穌說過的一句話：「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約10:29）神的羊聽神的聲音，如果老弟兄是真心信神的人，什麼謠言鬼話、逼迫患難都不能把他從神的手中奪走，這是神權柄的體現。我應該相信神的話，只管盡好自己的本分，尋求各種途徑來澆灌老弟兄，至于老弟兄會不會受到謠言鬼話的迷惑那不是我能決定的。

後來，我又看到全能神的話說：「撒但敗壞人類幾千年，作了無數的惡，迷惑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人間犯下了滔天罪行，它殘害人、迷惑人、引誘人與神對抗，它攪擾、破壞神經營計劃的惡行累累，然而，在神權柄之下的萬物生靈一如既往地遵循着神所制定的法則與規律。與神的權柄相比，撒但的邪惡本性與它的猖獗是那樣的醜陋不堪，那樣的令人噁心、厭憎，也是那樣的渺小與不堪一擊。儘管撒但游走在神所創造的萬物其間，但它絲毫改變不了在神命定之下的任何人、事、物。」（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一》）神的話讓我釋懷了。是啊，萬事萬物都在神的主宰命定之中，神要作成的事誰都抵擋不了，誰也攔阻不住的。是神的羊誰都奪不走，不是神的羊混進了神家，總有一天也會被顯明淘汰，這是神的權柄與大能。

看到我真的對神太沒有認識了！回想我自己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我在接受全能神末世作工之前聽了五年宗教界與大紅龍的謠言，雖然受到了很多的攪擾與攔阻，但神的話還是吸引着我接受了神的末世作工。如今，無論宗教界與大紅龍散布多少的邪說謬論與謠言，都絲毫影響不了我跟隨全能神，反而讓我更加看清了撒但魔王的醜惡嘴臉，跟隨神的信心更加堅定了。這全是神的話在我身上達到的果效。回想在跟老弟兄接觸這近一個月的時間當中，我們語言不通，無法正常地溝通，但是從老弟兄開始尋求到接受了神的末世作工，並且主動提出願意在意大利傳福音，建立教會，如果不是神帶領人，不是神的話征服了人，這些果效有誰能達到呢？看到我對神真的是太沒有認識了！雖然我在傳福音的過程當中，口頭上說着神的權柄是獨一無二的，神的作工是任何勢力都攔阻不了的，但實際上我一直活在語言無法溝通的難處當中，擔心老弟兄會受到敵基督的邪說謬論與中共謠言的迷惑攪擾而退去，時常提心吊膽的。其實老弟兄能不能接受真道都在神的手中，有神的命定，我不應該杞人憂天，只管盡好自己的本分與責任。想到這兒，我跟神作了個禱告，願意順服神的主宰安排。沒想到不久之後，小姊妹發信息告訴我，她的事情已經處理完了，可以幫忙翻譯了。這下我終於又能跟老弟兄正常地溝通了。

回想給老弟兄傳福音的這次經歷，雖然過程當中有時灰心失望，有時急得焦頭爛額，但當我真正地依靠神時，就一次次地看到了神的帶領、神的作為，看到神的工作都是神自己作，我對神的信心也增加了幾分。這都是神的恩待與憐憫！以前我就認為傳福音是在救別人，現在我才知道，原來在傳福音的同時自己也是在經歷神的說話作工。通過這段時間的經歷，我這個「小信的多馬」真實地體會到了神的權柄、神的信實，就像神的話說的：「當人臨到一個難處特別棘手的時候，人無依無靠的時候，人覺得特別無助的時候，人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人的禱告是什麼樣的？人的心態是什麼樣的？是不是真心的？那時候有沒有摻雜呀？當你把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寄托在神身上希望神幫助你的時候，那時候你的心才是真誠的，雖然你嘴裏沒說幾句話，但是你的心已經動了，就是你把真誠的心交給神了，神就垂聽。當神垂聽的時候，神看到了你的難處，神會開啓引導你，會幫助你。」（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信神應首先看透世界邪惡潮流》）認識神就需要在每天臨到的人事物當中，在盡本分的過程當中，藉着實際地實行、經歷神的話，才能對神有真實的認識與敬畏。這是在經歷當中的一點體會。感謝全能神！

## 10 心靈的釋放

美國 鄭欣

2016年10月，我和丈夫在美國接受了神的末世作工。幾個月後，和我一起接受的王姊妹長進很快，弟兄姊妹都誇她素質好。有一次聚完會，我聽林姊妹說：「今天王姊妹交通對神話語的領受認識都是心裏話，也有一些亮光，對我挺有幫助。」其實，剛開始聽到大家這樣說，我挺羨慕，但時間一長，心裏就不是滋味了，「怎麼大家都誇她不誇我呢？我就沒有一點長進，我交通的就不好嗎？」漸漸地，我對王姊妹就有些不服氣，開始暗暗跟姊妹較勁：「你能交通神的話我也能交通，總有一天我要超過你。我得把平時讀神話語的領受認識留到聚會時交通，讓大家看看我的領受也不差，我的交通也很實際。」

從那以後，我就把對神話語的領受認識記在筆記本上，等到聚會時，我心裏仔細回想一遍，就琢磨着怎麼交通也能跟王姊妹一樣有層有次、條理清晰。可不知為什麼，我越想在弟兄姊妹面前表現自己，越是醜態百出，一到我交通時，不是大腦放空，就是說話前言不搭後語，還說不清自己想要表達的觀點，每次聚會都很尷尬。一天，我和丈夫說：「我一聽王姊妹在聚會中交通得好，我這心裏就不舒服……」誰知我話還沒說完，丈夫就瞪着眼睛，非常認真地說：「姊妹交通得好，對我們有幫助，我們應該感謝神，你心裏不舒服，這不是嫉妒人嗎？」丈夫的話就像打了我一巴掌，我趕緊搖頭否認：「不對不對，我不是這樣的人。」「那弟兄姊妹聽了有享受，你聽了却不舒服，你這不就是嫉妒姊妹比你強嗎？」我聽了這話心裏更難受了：難道我真是嫉妒心這麼強的人嗎？我心裏很難受，覺得特別委屈，就對丈夫說：「你不要說了，讓我靜一靜，我自己想想吧！」後來，丈夫就把我的情形告訴了教會帶領劉姊妹，想讓她來幫助我。我埋怨丈夫怎麼沒經我同意就說呢，萬一帶領給弟兄姊妹說了，那大家會不會看不起我呀？我越想越難受，就跟神禱告：神啊，我該怎麼辦啊？願你帶領我，幫助我。

第二天，我反省自己這段時間的流露：平時讀神的話，我都是把亮光留在聚會時交通，就是想多談點大家不知道的內容，好讓弟兄姊妹高看我；當我看到王姊妹交通得比我好時，心裏就不舒服，總想超過她。以前我還覺得自己大大咧咧，從不跟人斤斤計較，是個內心單純的好人，可現在竟然還能嫉妒人，還能暗地裏跟人較勁，和人比試高低，我怎麼會是這樣的人呢？中午，我打電話問一個姊妹，在聚會時聽到弟兄姊妹交通得好會不會嫉妒，姊妹說她不會，還說：「弟兄姊妹交通得好，我聽了對我有幫助，我很享受，很開心呀！」聽她這麼一說，我心裏更難受了，才看到自己的嫉妒心真是太強了，別人都不妒忌王姊妹，怎麼只有我這樣呢。當時，我活在這個難處裏就向神禱告：「神啊，我不想嫉妒人，可是每次聽王姊妹交通得好，我就會身不由己地嫉妒她，現在我心裏很難受，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神啊，願你幫助我擺脫嫉妒心的捆綁……」

後來，教會帶領劉姊妹來到我家，針對我的情形給我交通，還讀了一段神的話：「有些人總怕別人出頭露面高過他，總怕別人得到賞識自己被埋沒，就因此打擊、排斥別人，這是不是嫉賢妒能？是不是自私卑鄙？這是什麼性情？這就是惡毒！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只滿足自己的私欲，不考慮別人的本分，不考慮神家利益，這種人性情不好，神不喜歡。」（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聽了神的話，我感到很扎心，我就是這種情形啊。王姊妹

交通神的話有亮光，我不從她的交通中尋求明白真理，找實行的路途，反而嫉妒她，暗地裏跟她較勁，比試高低；看自己交通不好丟醜時，就心煩意亂、消極難受，生怕弟兄姊妹小瞧我。看到我只想着自己出頭露臉，却絲毫見不得別人比自己好，這不就是嫉賢妒能嗎？哪有一點正常人性啊！回想我没信神時也是這樣，與親戚朋友、鄰居同事相處，處處都想讓別人說個好，有時同事當着我的面誇別人工作做得好，我心裏就不舒服，為了讓別人能誇我好，我就很賣力地幹活，再苦再累都甘心。以前我一點意識都沒有，還以為這是有上進心，現在我才知道，這些正是撒但性情的表現。之後，我就常常來到神的面前，把自己的難處和流露的敗壞向神敞開，求神變化我的敗壞性情，讓我能做一個心胸寬闊的人。聚會時，我也注重靜下心來聽弟兄姊妹的交通，該我交通時，我也不想着怎麼交通能超過姊妹，而是靜下心來揣摩神的話，明白多少就交通多少，當我這樣實行後，我感覺心裏釋放了很多。

一段時間後，我感覺自己的嫉妒心不像之前那麼大了，可撒但敗壞性情根深蒂固，一遇到合適的環境，它又冒出來了。後來有幾次聚會，我看到弟兄姊妹對王姊妹的交通都很贊同時，我又開始嫉妒她了，就覺得和姊妹有距離。活在這樣的情形裏，我還不敢和弟兄姊妹敞開，害怕他們會小看我，因此，有幾次聚會我都感覺心裏不得釋放。

一天晚上，劉姊妹給我打來電話，關切地問我最近是不是又有什麼難處了，我支支吾吾地說：「我敗壞太深了，是不是神不拯救我這樣的人呀？」因為怕姊妹小看我，就沒有再往下說。當時姊妹結合我的情形給我讀了一段神的話：「有些人一聽做誠實人得跟人敞開亮相，就說：『做誠實人這麼難哪，我心裏怎麼想的都得跟別人說呀？只交通正面的不就行了嗎，自己黑暗的那一面或者敗壞的那一面就不用跟別人說了，行不行啊？』你不跟別人說，你不解剖自己，那你永遠不會認識自己，你永遠不知道自己是個什麼東西，別人也不可能信任你，這是事實。你想讓別人對你有信任，首先你得是一個誠實人。誠實人首先得能把心亮出來，讓大家看到你的心，看到你的所思所想，看到你真實的那一面，不要偽裝，不要包着裹着，別人才能信任你，才能把你當成一個誠實人，這是做誠實人最基本的實行，這是前提。」（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做誠實人最基本的實行》）讀完神的話，姊妹跟我交通：「我們敞開交通尋求真理，這是心靈得釋放的一個途徑，也是在實行真理做誠實人，還能得到弟兄姊妹的幫助，這樣實行我們的敗壞性情也能早日得到解決，生命也會有長進，心靈也釋放了。要是我們有什麼難處總藏在心裏，容易被撒但捉弄，生命還會受虧損啊。」聽了姊妹的交通，我鼓起勇氣說了自己的情形，沒想到姊妹聽後，沒有貶低、小瞧我，而是又給我讀了一段神的話：「神拯救的是經過撒但敗壞有敗壞性情的人，不是毫無瑕疵的完美的人，也不是活在真空裏的人。有些人一有敗壞流露，就認為『我又抵擋神了，我信神好幾年還沒有變化，神肯定不要我了！』這種態度怎麼樣？他自己都放棄了，認為神不要他了，這是不是誤解神哪？你這麼消極最容易讓撒但鑽空子，撒但一旦得逞了後果就不堪設想。所以，無論你有什麼難處、有什麼消極都不能放棄！在人生命長進的過程當中，在人蒙拯救期間，人有時候走錯路，走偏路，或者一段時間有些生命幼小的情形、表現，有時候軟弱了、消極了，說句錯話，栽個跟頭，失敗一次，在神那兒看都是正常的，神不計較。」（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信神最重要的是生命進入》）

姊妹給我交通說：「我們都被撒但敗壞至深，狂妄、詭詐、邪惡、凶惡，這些撒但性情在每一個人身上都根深蒂固，已成了我們的本性，我們的行事為人時時都會流露敗壞。以前我也犯

愁，為什麼對自己的敗壞性情有了一些認識，過後也能懊悔自己了，可下次怎麼還會重犯呢？讀了神的話，我才知道自己身上的撒但性情根深蒂固，也明白了性情變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有點認識就能變了，沒有神話語長期的審判刑罰，沒有修理對付、試煉熬煉是不會真正有變化的。今天神來作審判刑罰的工作就是為了潔淨、變化我們，神知道我們被撒但敗壞的程度，也知道我們的身量和在性情變化中會遇到的難處，所以對於追求真理的人神是包容忍耐，神希望我們都能有心志追求真理，竭力追求性情變化。我們得正確對待自己，多讀神的話，接受神話語的審判刑罰，背叛肉體、實行真理，總有一天，我們的敗壞性情會得着變化的。」

接着，我們又讀了一段神的話：「一涉及到地位、臉面、名譽，每一個人的心都蠢蠢欲動，總想出頭，總想出名，總想露臉，不想讓，總想爭，爭還不好意思，在神家不興爭，不爭還不甘心。看誰出頭就嫉妒，就恨，就覺得不公平，『為什麼我出不了頭？為什麼總讓他出面，為什麼總也輪不到我？』就有點怨氣，自己想克制還克制不了，跟神禱告禱告能好一段時間，過後一臨到這類事還勝不過去，這是不是身量幼小的表現？人陷在這些情形裏這是不是網羅？這是撒但敗壞本性對人的捆綁。……你得學會捨，學會放，學會推薦別人，讓別人出頭，別一臨到出頭露臉的事就總爭、總搶，你得學會往後退，但是本分還不耽誤，做一個默默無聞、不顯露自己還能忠心盡本分的人。你越捨棄臉面地位，越能放棄自己的利益，心裏就越平安，心裏空間就越來越大，你的情形就會越來越好；你越爭、越搶，你的情形就越來越黑暗，不信你試試！你要想扭轉這樣的情形，要想不被這些東西控制，你必須得先放，先捨。否則，你越爭越黑暗，越爭嫉妒的心越大，恨的心越大，你就越想得，越想越得不着，越得不着你越恨，越恨你裏面越黑暗，越黑暗你越盡不好本分，越盡不好本分就越不能用你，這就是連帶的惡性循環。你總盡不好本分，慢慢就被淘汰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

這時，我明白了自己嫉妒人就是因着名譽地位心太重、性情太狂妄導致的。我從小就接受共產黨的教育、薰陶，被撒但灌輸的各種處世哲學、撒但毒素充滿，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等等這些撒但毒素深種在我心裏，我變得狂妄自大、自私卑鄙，爭強好勝的心特別大，幹什麼總想高過別人。在社會上是這樣，在教會中也是這樣，就連聚會交通、禱告的時候我也想比別人好，讓別人都誇我，一旦有人高過我了，我就不服，就嫉妒，從心裏抵觸、排斥，實在比不過了，就活在消極中，不能正確對待自己，甚至還誤解神，認為自己不是神拯救的對象，看到自己被撒但敗壞得既狂妄脆弱又自私卑鄙，真是活得苦不堪言。從神的話中，我知道了自己痛苦的根源，也找到了實行的路途，我得學會捨、學會放，按神的話去實行，能背叛肉體放下臉面地位，多學習王姊妹身上的長處，和姊妹互相取長補短。

後來，我又看到神的話說：「功用不一樣，身體只有一個，各盡其職，坐在自己位上盡上全力，有一份熱發一份光，追求生命成熟，我就滿足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二十一篇》）讀了神的話我明白了，神給每個人的素質、恩賜都不一樣，神對人的要求也不一樣，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只要力所能及地盡上自己的本分，神的心就得安慰了。王姊妹素質好、領受真理快，神把我們安排在一起聚會，是希望我們能互相取長補短，能明白真理，共同進入神話語的實際。我應該正確對待自己的優缺點，不管神命定我什麼樣的素質，都應順服神

的主宰安排，擺對存心竭力追求真理，明白多少就交通多少，認識多少就實行多少，盡上我的所能，神也會開啓帶領我的。于是，我立下心志：以後要在追求真理上下功夫，不再小肚雞腸、嫉賢妒能，早日活出真正人的樣式，讓神滿意。

很快又到了聚會的日子，我想把這段時間是怎麼嫉妒王姊妹的、都流露了哪些敗壞跟弟兄姊妹敞開亮相，但一想到弟兄姊妹如果知道我流露了這麼多敗壞會怎麼看我，也不知王姊妹會怎麼對待我，我就有點不敢面對了。我就在心裏默默禱告神：「神啊，願你加給我信心和勇氣，我願意放下臉面，把自己的敗壞和弟兄姊妹敞開交通，也願意化解和王姊妹之間的隔閡，願神帶領我。」禱告後，我心裏平靜了很多。我就把自己的情形和經歷全都說了出來，弟兄姊妹聽後不但沒有小瞧我，反而因我能實行做誠實人都佩服我的勇氣，還說從我的經歷中明白了，人只有按神的話實行才能脫去撒但的敗壞性情，得着釋放自由，也知道再臨到這樣的事該怎麼去經歷了。在後來的聚會中，我就認真聽王姊妹的交通，發現她身上有很多長處：姊妹讀神的話能認真揣摩，結合自己的經歷交通，臨到事也能注重尋求神的心意，在神的話裏找實行的路途。看到姊妹身上的這些長處我才明白，姊妹不是我的競爭對手，而是我的幫手，我有不明白的姊妹就交通出來了，正好能補足我的缺少，這是神的祝福啊！我這才感覺到神把我們擺設在一起，就是為了能讓我們互相取長補短，當我這樣想的時候心裏就完全釋放了。現在，每一次的聚會都是一種享受，我感到不再受嫉妒心的左右，能和弟兄姊妹取長補短，和睦相處，心靈也得釋放了。

## 11 這樣做人才有人樣

中國 心誠

以往，我看過日本作家寫的一篇小說《保修》，講的是推銷員以為顧客解除煩惱為由，成功地向一位頭髮稀疏的畫家推銷了生髮水、染髮劑、髮蠟、專用脫髮劑，還有自動理髮機，畫家花了很多的錢，但最後又回到了當初的禿腦袋。作家用諷刺手法揭露了現實生活中一些不法商人的推銷騙術，提示人們不要上當。現在這種社會現象變得越來越嚴重，但沒有人能解決這個問題。我曾經也是這其中的一員，為了多掙錢說謊欺騙顧客，而且越陷越深，欲罷不能。直到接受全能神的末世作工後，通過讀全能神的話語，我明白了一些真理，看事觀點有了轉變，開始按着神的話實行真理做誠實人，覺得這樣做人心懷坦蕩，活得才有人樣。

記得剛開始我開理髮店的時候，我就立志要做一個誠實守信的好老闆，我這麼想也這麼做了，從不牟取暴利，而且給每位顧客做頭髮時我都很認真，收的價格比同行都低。我就這樣沒日沒夜地忙碌着，可一年下來，賺的錢除去房租費、工商費、水電費還有取暖費等等，手上只剩下兩千多塊錢。而對面那幾家理髮店生意沒我的好，掙的錢却比我多好幾倍，我心裏很清楚，他們大多都是靠着亂宰顧客掙的錢，靠着不正當的卑鄙手段掙的不義之財。說實話，有時候我也很想隨從他們，但是又覺得那是掙的不義之財，俗話說「人窮志不窮」，再窮也不能失去尊嚴、人格呀！最後，我思來想去，還是堅持憑着良心做生意，錢賺得再少也要堅持做個好人。就這樣一晃三年過去了，和我一起開店的同行有的換了大門面，有的做了大生意，還有的開上了私家車，就我還和三年前一模一樣，沒有什麼變化。

一天，我父親生病住院了，治病就得花好幾萬塊錢，我手頭上也沒有多少錢，東湊西借才够交一半的醫療費。一想到我借了那麼多的錢，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還上，我心裏就開始爭戰了，「要不我把理髮的價格也抬高一點？要不看到有錢的顧客我也稍微宰一宰？」就在我心裏糾結的時候，有一個朋友對我說：「你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人家開理髮店一年就能賺好幾萬，你一年才能賺幾千塊，你真是死腦筋。要想早點把欠下的債還上，那做生意就得機靈點，有手段、會耍小聰明才能多賺錢……」把朋友送走後，對面的同行也來挖苦我：「你這老闆當的可真是好呀，生意好，名氣好，可就是效益不好，你是想當活雷鋒呀！我要像你手藝這麼好，我早就發大財了。你呀，就是太實在了，這做生意得會找點門道，像你這樣累死也掙不到大錢，現在不都流行『有錢能使鬼推磨』『有錢不賺王八蛋』，你還是好好想想吧。」晚上，我翻來覆去的怎麼也睡不着，想想朋友還有同行說的話，也不是沒有道理，我實實在在地做生意，什麼時候才能掙到錢？俗話說「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一分錢能難倒英雄好漢。再說了，我父親生病還躺在醫院裏，我不能耽誤他治病啊。為了給父親治病，為了還債，我賺錢耍點手段這也情有可原，我就這樣自我安慰着，最後決定還是先試着從有錢的顧客下手。

第二天，店裏來了一位女顧客要燙頭髮，我看她穿着打扮像是很有錢的，我就想趁這個機會多賺一些。結賬的時候，我一下子張口要了兩百塊錢。說實話，我當時心裏怦怦跳個不停，因為平時我只收一百二十塊，今天一下收這麼多，這顧客會不會說我宰她啊？要是她嫌貴的話，那我再少收一點，當時心虛的我都不敢看顧客的臉，哪知這顧客很爽快地就付了錢，還誇我手藝好，對燙的新髮型很滿意，說花多少錢都值，還要介紹她的親戚朋友過來。顧客走後，我的心很久都不能平靜下來，顧客這麼信任我，可我却騙了她，這也太不道德了，可又想到同行說的「有錢不賺王八蛋」，還有自己欠下的債，我就把良心的內疚感埋藏在心底。從那天起，我就改變了做生意的態度，看到有錢的顧客，我就笑臉相迎，噓寒問暖，給他們推薦美髮項目和產品。

一天，一個顧客要洗頭並且要做個造型，我心想：洗頭才能賺幾塊錢，我得想法子多掙一些。我就對她說：「你的頭髮太乾了，要不早點保養，嚴重了就會脫落，這頭髮可是女人的第二張臉，要是頭髮出了啥問題，你後悔都來不及了……」顧客被我三說兩說的就動了心，就花了三百元買了一套防脫營養護理，長期來店裏焗油。顧客走後，我心裏有些不踏實，這錢是掙到手了，可這產品的療效到底怎麼樣我也不清楚，我還誇大產品的用途，一旦效果不好，她來找我麻煩可怎麼辦呀？可擔心歸擔心，這產品都賣出去了，那只能這樣了。幾天後，我給一個顧客剪頭髮，她說她頭皮癢還有頭皮屑，我心想：那我可得好好給你推薦我家店裏的洗髮水，這樣我就能多賺一些錢了。我就婉轉地對她說：「你頭皮癢還有頭皮屑，這是有頭皮皮炎，嚴重了就會導致掉頭髮，而且很影響人的氣質和心情。」顧客就趕緊問我怎麼才能治好，我就順理成章地把店裏專治頭皮屑的洗髮水推薦給她，還說洗了保證能好，這顧客就很樂意地買下洗髮水。我把進價二十五元的洗髮水以六十八元的價格賣給了她，她還高興地一個勁兒地謝我，那時候我就感覺這錢原來這麼好掙，難怪我那些同行早就發大財了。要是這樣的話，我也很快也能成為有錢人了，父親的醫療費也不用愁了。就這樣，我心裏那種不安的感覺漸漸沒了，也從心裏認定做生意就得靠着說謊欺騙才能掙到錢。

一晃十年過去了，我掙了一些錢，不但還完了債，還買了房子、車子。可不知道為什麼，物質生活是好了一些，可我怎麼也高興不起來，心裏總有一種虛空、不安的感覺，俗話說「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我很擔心那些被我欺騙的顧客突然來找我算賬，讓我名聲掃地、身敗名裂。一想到這些，我心裏就很打怵，常常擔心、害怕，活得特別的累，我很想像以往那樣實實在在地做生意，可是我心裏又不甘，就像賭徒染上了賭癮一樣，欲罷不能。

就在我陷在罪惡的泥潭當中痛苦掙扎的時候，我的朋友把全能神的末世福音傳給了我，還告訴我說，神的話都是真理，能解決我們一切的難處，能醫治我們心靈的痛苦。之後，我就和弟兄姊妹一起聚會讀神的話、唱詩讚美神，心裏也感受到了平安、踏實，這種感受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從此我就下定決心好好信神。

一次聚會時，弟兄姊妹讀了一段神的話：「所謂誠實就是能把心交給神，凡事都不對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開，不隱瞞事實，不做欺上瞞下的人，不做僅僅是討好神的事。總之，誠實就是做事、說話不摻水分，不欺騙神，不欺騙人。……若你有很多隱私難以啓齒，若你很不願意將自己的秘密也就是自己的難處與人敞開來尋求光明之道，那我說你是一個很難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個在黑暗中難以露出頭腳的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告誡三則》）讀了神的話，我心裏很受觸動，看到神喜歡誠實人，厭憎詭詐人，只有做誠實人才能蒙拯救進天國。看到弟兄姊妹都單純敞開，即使有時候為了維護臉面、地位說了一些謊，但過後也能反省認識自己，敞開亮相，活得特別的輕鬆自由，我就感覺教會跟世界真的不一樣，神喜歡誠實人，在神家越誠實越受歡迎，越彎曲詭詐越是讓神不喜歡、厭憎，只有做誠實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快樂。我也很想做誠實人，做神喜歡的人，可是想到自己是做生意的，在這個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的社會當中，如果做生意實話實說，不但掙不着錢，還會被別人當傻瓜一樣對待，根本就無法在這個社會上立足，最後只有關門倒閉的份了。可神話裏明明說神喜歡誠實人，詭詐人很難蒙拯救，我信神如果不按照神的要求實行真理做誠實人，還繼續靠着耍手段、說謊欺騙做生意，這不是讓神厭憎嗎？再三考慮後，我決定按着神的話去實行，操練說真話做個誠實人。

一天，一個顧客要剪頭髮，她問我她頭髮乾不乾，乾的話就順便焗油。其實我看顧客的頭髮根本就不乾，我心想：剪個頭髮才能掙十塊錢，要是焗油的話最少能掙一百塊，如果實話實說，那她肯定就不焗油了。正當我糾結不知道怎麼說好時，我想到神的話說：「誠實就是做事、說話不摻水分，不欺騙神，不欺騙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告誡三則》）神的話提醒了我，誠實人說話做事實事求是，不管在神面前還是在人面前都沒有詭詐、欺騙，我既然想做誠實人，那就得按着神的話去實行，實話實說。於是，我就對她說：「你的頭髮不乾，沒必要花那個冤枉錢。」這顧客很驚訝地說：「沒想到你還挺有職業修養的，現在像你這樣做生意的人太少了，以後我把我的家人都帶到你的店裏做頭髮。」當時聽到顧客這麼說，我心裏很激動，一個勁兒地在心裏感謝神，感受到做誠實人說實話真好，這心裏甘甜呀！

接下來，我就按神的要求做誠實人，不知不覺心裏的恐慌、害怕、憂慮就全都沒了，也不再擔心別人來找我麻煩，晚上睡覺心裏也踏實了。我以為自己能實行真理說真話了，可沒想到撒但性情、撒但哲學在我裏面根深蒂固，在大的利益誘惑之下，我又老病重犯了。

一天，我店裏同時來了五個顧客，她們剛從外地回來，聽出租車司機說我們店裏做頭髮好，就直接過來了。其中有一個女顧客說：「價格不是問題，但保證要把頭髮做好。」我聽顧

客這麼一說，心想：「這到兜的錢不掙白不掙，我就破例撒這一次謊，神應該也會原諒吧。」於是，我就把原本一百六燙一個頭髮的價格說成了二百六，結果她們什麼也沒說，就這樣我又多掙了五百塊錢。當時接到錢的時候，我心裏還挺高興的，可到了晚上，我心裏又難受又黑暗，翻來覆去的怎麼也睡不着。

後來我就琢磨，我明知道做誠實人是正面事物，涉及到做人的問題，也涉及到蒙拯救進天國的大事，可我怎麼就實行不出來呢？這根源到底是什麼？尋求當中，我看到一段神話語朗誦視頻。全能神說：「過去的人做生意是童叟無欺、貨不二價，這裏有沒有一點良心、人性的表達呀？人有這樣的做生意的信條，說明人那時候還有點良心，有點人性。但是不知不覺當中，在人對金錢的要求不斷增長的情況下，人越來越愛錢，越來越愛利，越來越愛享受，那麼人把錢是不是看得更重了？人把錢看得更重的時候，人不知不覺就看淡了名譽，看淡了名聲、信譽、人格，是不是啊？當你做生意的時候，你看別人用各種欺詐的手段總發大財，雖然掙來的是不義之財，但是人家手裏的錢越來越多了，做同樣的生意人家一家老小享受得比你，你心裏就不是滋味，你說『我怎麼就不能有那個本事呢？我怎麼就掙不來跟他一樣多的錢呢？我得想辦法讓我手裏的錢越來越多，讓我的生意興旺起來』，然後就一個勁兒地琢磨發財之道。按照平常那種方式掙錢，童叟無欺，貨不二價，你掙來的是良心錢，這個錢就不可能讓你暴發，但是在利益的驅使之下，你的思想在逐漸地轉變，在轉變的過程當中，你做事的原則也開始發生了變化。當你第一次搞欺騙的時候，你有所保留，你說：『我騙完這一次再也不騙了，不能騙人哪，騙人遭報應，騙人遭禍患哪！』第一次行騙的時候你心裏有所顧忌，這是人的良心起到的作用，有所顧忌，也有所責備，所以你做得很不自然。但是當你行騙成功之後，你看到自己手裏拿到的錢比原來多了，你就覺得這個方式對你來說很有利，心裏雖然隱隱作痛，但是你還是為自己這次的成功而感到慶賀，感到一點沾沾自喜，第一次你認可了自己的行為，認可了自己的行騙。從此以後，這個『騙』在人身上一旦被沾染了，就像一個人沾上了賭博成了一個賭徒一樣。在不知不覺當中，你認可了欺騙的行為，也接受了欺騙的行為；不知不覺當中，你把欺騙當成一種正當的商業行為，也把欺騙當成了自己生存、生活最有用的一種手段，你認為這樣來錢快。在這個過程中，從一開始人不能接受這種行為，人藐視這樣的行為，藐視這樣的作法，到人自己親自去試驗這樣的行為，以自己的方式去嘗試這樣的行為的時候，人的心在逐漸地轉變。這個轉變是什麼呢？是對這個潮流的認可與接納，是對社會潮流所灌輸給你的這樣一個思想的接納與認可。不知不覺當中，你做生意不騙人就覺得自己吃虧，不騙人就覺得像丟了東西，這個『騙』不知不覺成了你的靈魂，成了你的主心骨，也成了你生存法則當中必不可少的一種行為。當人接受了這種行為，當人接受了這個思想之後，人的心是不是變了？你的心變了，那你的人格變沒變？你的人性變沒變？你的良心變沒變呢？（變了。）整個人從心裏到思想以至于從裏到外都發生了一個質的變化，這個變化讓你離神越來越遠，讓你與撒但越來越相合，越來越相似。」（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六》）神話揭示的都是實情。我就是這樣，剛開始還能憑着良心實實在在地做生意，可當我父親生病住院了，在朋友還有同行的勸說下，為了多掙錢，我做生意就開始說謊耍手段，以至于到最後都無法自拔，想停都停不下來了。原來這些都是撒但敗壞人的結果，因着受社會的薰陶，我把撒但的處世哲學「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金錢至上」「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有錢能使鬼推

磨」當成了至理名言，隨從邪惡潮流，不再按照正當的方式去掙錢，為了利益，我放棄了做人的底綫，學會了花言巧語、察言觀色，絞盡腦汁、不擇手段地去欺騙顧客的錢，變得越來越自私卑鄙、圓滑詭詐、邪惡貪婪，失去了正常人該有的良心理智、人格尊嚴。這些年，我靠着說謊、欺騙雖然掙到了一些錢，債也還上了，生活也富裕了一些，可我並沒有感覺到真正的快樂，良心常常受譴責，整天擔心自己的謊言被別人揭穿，身敗名裂，可就是這樣，我還是深陷其中，無法自拔。信神後，我明知道神喜歡誠實人，也禱告立志要按照神的話去實行，可當面對大一點的金錢誘惑時，我還是身不由己地說謊、欺騙，看到我被撒但敗壞得實在太深了。現在我才認識到，這些撒但的處世哲學都是反面事物，是迷惑人、殘害人的，把我敗壞得人人不鬼不鬼，活得越來越邪惡、墮落。憑着這些撒但哲學活着，靠着說謊、欺騙做生意，這不是人生正路，只有實行神的話，按照神的要求實行真理做誠實人，這才是人生正路！

之後，我就看到一段神的話：「怎麼做誠實人？做誠實人怎麼實行？（不搞欺騙，說話不摻水分。）對，這裏面有細節。不摻水分指什麼？就是所說的話裏沒有謊言，沒有個人的存心目的。心裏若有欺騙或存心目的，謊言自然就流露出來了，心裏如果沒有欺騙或存心目的，口裏所說的話就沒有水分摻雜，所說的話也沒有一句謊話，這就達到了『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心裏先得潔淨最關鍵，心裏潔淨了，狂妄、詭詐的謊話就都解決了。做誠實人就是要解決心裏的這些摻雜，把這些摻雜解決了，做誠實人就容易了。做誠實人複雜嗎？不複雜。無論你裏面有多少情形、多少敗壞性情，用一條真理就解決了。你不撒謊，一是一，二是二，按真理去實行，光明磊落，做人活在神面前，活在光明中。」（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解決敗壞性情的路途》）從神的話中，我找到了實行的路途。做誠實人首先得把存心擺對，口裏沒有謊言，心裏沒有詭詐、欺騙，活得光明磊落，能得到別人的尊重、信任，活得越來越有人樣。做誠實人能蒙神喜悅，神祝福，這樣的人活着沒有黑暗、沒有痛苦，不會為了圓下一個謊而絞盡腦汁，更不會因着撒謊而擔驚受怕，害怕哪一天自食其果。做誠實人不受什麼轄制，釋放自由，心裏平安踏實。明白了做誠實人的實際意義，我願意按照神的要求實行做誠實人。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給一個顧客剪頭髮，就看到之前做過頭髮保養的一位女顧客拉着臉走進我的店裏。我心想：「看樣子她是來找麻煩的，萬一她說我的產品不管用讓其他顧客聽到了，這不是影響我做生意嗎？我得想什麼辦法把她打發走呢？」就在我琢磨怎麼應對她時，我想到神的話說：「你不撒謊，一是一，二是二，按真理去實行，光明磊落，做人活在神面前，活在光明中。」（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解決敗壞性情的路途》）我意識到我不能再说謊欺騙了，不管這位女顧客說什麼，也不管其他顧客怎麼看我，之後我還能不能掙到錢，我都要按照神的話實行真理做誠實人，實話實說，正確地接受顧客對我的指責。就在這時，女顧客很生氣地說：「你不是說用了這款防脫營養劑能長出新頭髮嗎？我到現在一根新頭髮都沒長，你是不是在騙我呀？」我就很誠懇地對她說：「這款防脫劑有的顧客說有點效果，有的說沒有效果，我也沒用過，也不太清楚，如果你覺得沒效果你可以不用，我可以把錢退給你。」顧客聽我這麼一說，反倒不生氣了，還笑着說：「我就想知道個實底，看你能實話實說，這錢就不用退了。不過，用了這款產品雖然沒長出新頭髮，但頭髮比之前柔順有光澤了。」顧客走後，回想剛才發生的那一幕，我真實地體會到實行真理說真話真的不吃虧，不僅贏得了別人的尊重、信任，心裏還踏實平安。之後，我對做誠實人說真話就更有信心了。

一個周末，我姐來我店裏洗頭髮，當時有個顧客想染髮。我看了她的頭髮，就對她說：「你的頭髮剛染不久，過段時間再來染吧，這染髮劑含有化學物品，經常染對身體不好。」這顧客很驚訝地說：「沒想到還有你這樣做生意的，真是不可思議！難怪你生意這麼好，人品好生意自然就好！」顧客走後，我姐奇怪地看着我說：「你没發燒吧？怎麼到手的錢都不掙了？」我就很坦然地說：「這做生意其實就是在做人，人都做不好，怎麼能把生意做好呢？不擇手段地賺錢，錢來得是快，但并不長久。我現在實實在在地做生意，憑着良心賺錢，我心裏也平安踏實。」我姐就笑着說：「這可不是你以往做生意的風格，你真的變了呀！」我看着姐姐驚奇的眼神，心裏一個勁兒地感謝神，這都是神話語達到的果效，也體嘗到做誠實人說真話心裏平安踏實。

之後，每到周末還有節假日，我店裏就爆滿，很多人都是慕名而來的，還有朋友介紹來的。以往我總認為，不說謊在這個生意場上根本就無法立足，還會被別人嘲笑，現在我才看到，這個觀點太荒唐、太謬妄了，憑着撒但哲學只能牟取一時的利益，過後還是虛空、痛苦，活得卑鄙、齷齪，沒有一點人樣。現在我注重實行真理說真話，光明磊落地做人，不僅得到了別人的尊重、信任，自己心裏也平安踏實，我感覺這樣做人真好！今天我有這麼一點變化，這都是神話語達到的果效，感謝全能神！

## 12 做誠實人才有人樣

中國遼寧 實在

我和丈夫是做辦公家具生意的。起初，我倆老老實實地做生意，按照顧客的要求，不添一點水分地給顧客提貨，可一年下來，除去各項費用，剩下的錢也只够生活的。看到隔壁家和自己做同樣的生意，人家就比我賺得多，我就納悶了：我怎麼就賺不了那麼多錢呀？我就想到他們家去取取經，看他們是怎麼賺錢的。有一天，他們店裏來了一個顧客，訂了一個沙發、一個櫃台和一張桌子，而且要求的都是一等貨。看到隔壁老闆當着顧客的面，又是保證質量又是承諾的，可顧客走了，他就把自家沙發廠生產的三等品給換成了一等品的樣式，給顧客送去了，這樣他一下子賺了一萬多塊錢。看到隔壁老闆賺錢的手段，我心裏感到吃驚：原來他是這麼賺錢的！這不是欺騙顧客嗎？這樣做生意也太不實在了。可我一想：人家和我做同樣的生意，人家就能賺很多錢，生活好起來了，我家的日子還緊巴巴的，這差別也太大了！我就尋思着也學學他們的方法。從這以後，為了多賺錢，我就昧着良心，也學着人家的經營方式去賣貨。

有一次，一個顧客給單位添置一些辦公用品，說全部要一等貨。我當着顧客的面一再地保證，這些貨保證是一等貨，還承諾終身維修，目的就是讓他感覺到在我這兒買東西放心。等顧客走了以後，我就把顧客選的貨全部給換成外表和一等貨一模一樣的三等貨，因為這種貨的成本價比一等貨要低很多。給顧客送貨時，我心裏忐忑不安的，心想：要是被人發現了，當場要求退貨，這少賺錢不說吧，人家不還得指着我的鼻尖罵我是黑心販呀。一想到這些，我就更緊張了，心跳也加速，就連看顧客的眼睛我都感覺到不自然。沒想到顧客驗貨的時候竟然沒有發現，我緊張的心也放鬆了。最後這筆單子下來，我一共多賺了幾萬塊錢。雖然當時心裏也受責備，也知道這麼做是欺詐，不道德，但一下子賺這麼多錢，我心裏不由得暗暗竊喜。時間久

了，因着我常常說謊搞欺騙，給自己也帶來了很多麻煩，有時候把假貨賣出去了，顧客就會給我打電話要求維修，這假貨也沒有售後服務，我只能找各種理由推托他們。有時候顧客就會生氣地說：「你們這些商家呀，把這些貨賣出去就不管了，你們也太不守信用了吧！」聽到顧客這麼一說，我心裏也不好受，可又一想，同行都用這種手段做生意，那我這麼做生意，這不正正常嗎？漸漸地，我心裏的那點愧疚感就沒有了。

幾年下來，雖然我賺了一些錢，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我心裏沒有感覺到喜樂，反而因着假貨賣得多了，每天提心吊膽的，就怕有一天顧客發現貨物有質量問題，給我打電話要求我賠償或投訴我，那樣我就要賠不少錢，說不定還會身敗名裂，被人戳脊梁骨罵。為了避免發生這些事，我心裏常常琢磨，萬一人家真的給我打來電話，我該用什麼方法和他們周旋。這樣的生活讓我感到心裏特別的累。我也常想：「我要是實實在在地做生意，按照顧客的要求給他們訂貨，不以次充好，我也不用整天地擔心受怕了。可這家裏、店裏開銷又這麼大，我要是實話實說，按照顧客的要求給人家訂貨，我就賺不了多少錢。人家不說嘛，『奸商奸商，無商不奸』，現在這個世道做生意不都這樣嗎？不欺騙就賺不了錢，還是向錢看吧。」就這樣，雖然良心有時候不平安，但是為了多賺錢，我還是繼續地以欺騙的手段去做生意。

到了2004年，我嫂子給我傳了全能神的末世作工。通過讀神的話，我定真了神的末世作工，參加了教會生活。有一天，我看到神的話說：「我的國度都是要那些誠實、不虛偽、不詭詐的，世上不都是那些老實忠厚的吃不開嗎？我正和他們相反，誠實人到我這裏來就行，我就喜悅這樣的人，我也需要這樣的人，這正是我的公義。」（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三十三篇》）「你們都應當知道神喜歡的是誠實的人。神有信實的實質，所以他說話向來都是可信賴的，他作事更是讓人無可挑剔、無可疑義的，所以他喜歡對他絕對誠實的人。」

（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告誡三則》）讀完神的話，我知道神喜歡誠實人，神也要求我們做誠實人，說話、做事光明正大，對神、對人都不要詭詐，不搞欺騙。我心想：「這做誠實人好是好，那樣活着心裏平安，也不累。可在這金錢至上的社會，誠實人在別人的眼中那就是傻子，尤其我們這些做生意的，欺騙顧客那是公開的秘密，我要是實話實說，我就沒法賺到錢，就不能生存下去，說不定人家還得把我當傻子一樣欺負。可誠實人是神對我們的要求，那我該咋辦呢？」我就想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在教會裏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我做誠實人，實話實說，我也不用防着誰，弟兄姊妹也不會笑話我，可在生意場上，我可不能做誠實人。之後，我就按着自己的想法去實行。

有一天，一個顧客到我店裏訂了一百二十套的桌椅，他看的樣品都是質量好，沒有甲醛味的。我心裏就想，我把他訂的貨給他換成另一個廠家的，外表看桌椅的樣式是一模一樣的，就是沒有那家的質量好，還有甲醛味，這樣我就可以多賺一千兩百元。我就想把這些質量不好的桌椅賣給他，但是想到甲醛對人身體有害，我心裏也不平安。可我又一想，其他店都是這麼做生意，我不騙他，他到別人那兒買，別人也照樣騙他，這錢還不如我自己賺。想到這兒，我就心安理得地訂了一批假貨。幾天後，我給顧客送貨時，顧客嫌質量不好，還嫌有味，顧客就對我說：「你這不是害人嗎？你們怎麼這麼做生意啊？這桌椅我都不要了！」我本想再跟顧客商量商量，算他便宜一點，只要他能把這些貨留下來就行，可顧客根本就不給我說話的機會，態度特別地強硬，堅決要退貨。無奈之下，我只好把這一百二十套桌椅全部拉回來了。回到家，

我心裏也不好受，我也在想，靠耍手段賺錢耗盡了人力、物力，賠了錢不說，把自己的信譽、人格也都給弄沒了，這不是自作自受嗎？我要是按照神的要求去做，雖然少賺點錢，不以次充好，也不用被人指着鼻子罵，也不用搞得自己身心疲憊，心裏又不平安，耍詭詐搞欺騙，真是害人害己！我就來到神面前禱告：「神哪！你要求我們做誠實人，可我在做生意時還要詭詐搞欺騙，今天臨到這事是你對我的管教，我也嘗盡了耍詭詐搞欺騙的苦頭，我不想再欺騙人了，願神你帶領我做誠實人，我願意往神的要求上去够。」

一次靈修，我看到神的話說：「我就是鑒察人肺腑的神。不要人前一套，人後一套，你所作所為我是一一看清，你騙了人，騙不了我，我都看清了，你還想瞞，那是不可能的事，都在我的手中。」（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四十四篇》）「你以為你騙完人的錢就沒事了？你以為你騙了人的錢、得了人的錢你就不用承擔後果了嗎？這是不可能的，這是有後果的！每一個人，無論是什麼樣的人，不管相不相信有神，人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都要承擔自己的行為所帶來的後果。」（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十》）「神要求人做誠實人，就證明神很厭憎詭詐人，神不喜歡詭詐人。神不喜歡詭詐人就是不喜歡詭詐人的作法、他的性情以至于他的存心，就是他辦事的那個方式神不喜歡，所以，我們要想讓神喜悅，首先就得改變我們的作法、生存方式。以前我們憑着謊言、憑着偽裝在人群當中生活，以這些為資本，以這些為生存的根基、為生命、為基礎來做人，這是神所厭憎的。」（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做誠實人最基本的實行》）

從神的話中我感受到了，神的性情公義、聖潔不容觸犯，神鑒察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最後要按照各人所做所行來報應各人。靠說謊搞欺騙賺錢，雖然一時得逞，可過後還得遭報應，死了還得下地獄受懲罰，這是天規。看到我真的是太愚蠢了，還以為在弟兄姊妹面前做誠實人，做生意時耍詭詐，這樣既可以討好神，將來還可以得福，又不損害自己眼前的利益，我的小聰明騙得了人却騙不了神。這一百二十套桌椅我賠了不少錢，這是神對我的管教，也是神的提醒和拯救，要不我還會遷就自己，繼續地說謊搞欺騙，最後肯定遭報應。想到這些，我心裏感到有些後怕，也開始反省自己。回想這幾年做生意，我為了多賺錢，昧着良心把顧客訂的高檔貨給換成低檔貨，以次充好，還說謊搞欺騙，硬是把質量不好的給說成是質量好的，甚至信神以後，我明明知道神要求人做誠實人，不欺騙神，不欺騙人，但我為了多賺錢，做生意時還說謊欺騙顧客，賺黑心錢。看到自己為了多賺錢不擇手段，做的都是坑人、騙人的勾當，被撒但敗壞得失去了良心理智，特別的彎曲詭詐、自私卑鄙，活出的就是鬼性，沒有一點人樣。就像主耶穌揭示的：「你們是出于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欲你們偏要行。它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它心裏沒有真理。它說謊是出于自己，因它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約8:44）「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于那惡者（或作：就是從惡裏出來的）。」（太5:37）只有魔鬼常常說謊搞欺騙，我也常常說謊搞欺騙，那不就是鬼相嗎？哪有一點人樣啊？想到這兒，我就特別地噁心自己，我不想再為了利益說謊搞欺騙了。隨後，我看到神的話說：「要做誠實人，要為除掉詭詐的心而禱告神，藉着禱告隨時潔淨自己，藉着禱告被神的靈感動，你的性情隨之就逐步變化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關於禱告的實行》）「所謂誠實就是能把心交給神，凡事都不對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開，不隱瞞事實，不做欺上瞞下的人，不做僅僅是討好神的事。總之，誠實就是做事、說話不摻水分，不欺

騙神，不欺騙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告誡三則》）神的話給我指出了實行的路途，要想操練做誠實人必須得依靠神，圍繞自己的難處，為了脫去敗壞性情而向神禱告。做生意涉及到金錢、利益的時候也得禱告神，接受神的鑒察，規規矩矩地做人，該一是一，該二是二，實事求是地說話、做事。認識到這兒，我就跟神禱告，願意接受神的鑒察，按照神的話去實行。

不久，一個顧客到我店裏訂了一批鐵皮櫃，顧客要求質量好一點的，而且鐵皮要厚一點的。接下這個單子，我心裏就想：「如果我按照顧客的要求標準給他訂貨，除去開銷和成本，我就賺不了多少錢，要是給他訂薄一點的，他又看不出來，這樣我就可以多賺一萬多塊錢。要不我給他訂薄一點的？」就在我猶豫不決的時候，突然想到以前我做生意欺騙人的後果，我不但沒賺到錢還賠了錢，良心還不安，又想到神喜歡誠實人，祝福誠實人，神也要求我們說話該一是一，該二是二，我不能為了多賺錢，再昧着良心做欺騙人的事了。我意識到今天再次臨到這事，是神對我的檢驗，看我能不能按照在神面前立下的心志去實行。我就在心裏禱告神，求神保守我的心，加給我力量實行真理背叛自己，做一個神喜悅的誠實人。禱告後，我心裏有了力量，我就按照顧客的要求給他訂了這批鐵皮櫃。雖然這次錢賺得少了一點，但我心裏感到特別的平安踏實，也體嘗到按神的話實行做誠實人真好，心不累，也沒有什麼後顧之憂了。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生在如此污穢之地的人嚴重地受到社會的傳染，受到封建禮教的薰陶，受到『高等學府』的教育，落後的思想，敗壞的道德，低劣的人生觀，卑鄙的處世哲學，毫無價值的生存，低賤的風俗與生活，這些東西都嚴重地侵擾着人的心，嚴重地破壞着人的良心，打擊着人的良心，因而人離神越來越遠，人越來越抵擋神。……活在黑暗之中的人即使聽到真理也無心思去實行，看見神已顯現也無心思去尋求，這樣一個墮落的人類哪有一點拯救的餘地呢？這樣一個腐朽的人類怎能活在光中呢？」（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性情不變化就是與神為敵》）「人沒有經歷神作工得着真理以前，是撒但的本性在人裏面當家做主支配人。這個本性裏具體是什麼東西呢？比如說，你為什麼要自私，你為什麼要維護自己的地位，你為什麼情感那麼重，你為什麼喜歡那些不義的東西，喜歡那些惡，你喜歡這些東西的根據是什麼，這些東西是從哪裏來的，你為什麼能喜歡接受這些東西。現在你們已經明白了，主要就是撒但的毒素在裏面。撒但的毒素是什麼，完全可以用話表達出來。比如，你問一些作惡的人為什麼作惡，他會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一句話就把問題的根源說出來了。撒但的邏輯已成為人的生命了，人為這個為那個都是為自己，人都覺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所以人活着就得為自己，千里來做官，為的吃和穿。『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就是人的生命、人的哲學，也代表人的本性。這句撒但的話正是撒但的毒素，作到人裏面成為人的本性的了，撒但的本性就用這句話顯明出來了，完全代表了。這種毒素成了人的生命，成了人生存的根基，幾千年來敗壞人類都是受這個毒素支配活到現在。」（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走彼得的路》）看了神的話我才知道，我為什麼會身不由己地說謊搞欺騙，就是因為我被撒但敗壞得太深了，撒但藉着國家的教育、社會的薰陶，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有錢能使鬼推磨」「金錢至上」，還有「無商不奸」等等這些撒但的邏輯法則灌輸到我的心裏，成了我的本性了，導致我特別地崇尚金錢，在利益面前一步一步地放棄了做人的底線，變得越來越邪惡、貪婪，唯利是圖，特別的自私、詭詐，以至于在做生意中，以次貨充好貨，坑了人還不認賬，把金錢和個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不惜出賣自己的良心、人格，完全失

去了正常人性。雖然我靠欺騙賺了很多錢，但我心裏沒有感覺到快樂，反而每天活得提心吊膽的，身心疲憊，特別的痛苦。現在我才認識到，這些都是因着我被撒但敗壞了，我憑着撒但的生存法則活着造成的。同時我也明白了，為什麼現在這個世界這麼黑暗、邪惡，就是因為人都憑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撒但毒素活着，特別崇尚金錢、名利、地位，貪享罪中之樂，越來越自私、貪婪、詭詐、惡毒。人與人之間為了金錢、利益勾心鬥角，互相坑害、欺騙，不擇手段，就連父子、朋友也不例外，沒有人再講良心、講人格，活得不人不鬼不鬼的。這個撒但掌權的社會就像一個大染缸、絞肉機，如果人不信神，就無法認識到撒但敗壞人的真相，也無法脫離這個黑暗權勢，只能越來越敗壞、墮落，最終被撒但吞吃，這就是撒但敗壞人、殘害人的後果。想到這兒，我特別地感謝神的拯救，要不是全能神話語的帶領供應、審判揭示，我根本就不知道做誠實人的意義，我也認識不到自己常常說謊搞欺騙的性質、後果，還活在撒但權下天天地說謊搞欺騙，活得不人不鬼不鬼的，最終賺再多錢，還得下地獄受懲罰。從那以後，我再做生意就操練說真話做誠實人，雖然有時候還會面臨大的金錢誘惑，心裏還會有那種耍詭詐搞欺騙的想法，但我知道我這樣做神厭憎，人也不喜歡，我就跟神禱告背叛自己不對的存心，實行做誠實人。沒想到，當我這樣實行的時候，錢沒少賺，生意還越來越好，顧客越來越多，還得到了別人的尊重，那些老顧客特別地信任我，每次訂貨時都不用到店裏來看貨，直接給我打電話。我越經歷越感到，按照神的話實行做誠實人，心裏輕鬆釋放、平安踏實。

記得有一次，一個顧客到我店裏訂了五百套的鐵皮櫃，他要求用 0.7 毫米的板子做。這次我沒有猶豫，我只想實實在在地按照顧客的要求給顧客訂貨。沒想到，顧客驗貨時竟然拿着千分尺來量厚度，但我心裏很坦然，一點都不心虛、害怕。顧客量完後滿意地說：「你還挺守信用的，現在很多人為了賺錢都不守信用，像你這樣的人太少了，以後我就到你這兒來訂貨。」聽了顧客說這些話，我就更加地感覺到按神的話實行做誠實人真好，就像神的話說：「以後的趨向，得着神口裏發聲的在地上有路可行，不論是做生意還是搞科研，或從事教育或工業，得不着神口發聲的寸步難行，被迫尋求真道，這叫『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千年國度已來到》）感謝神的拯救！

### 13 做誠實人的爭戰

中國江蘇 魏忠

幾年前，我剛開電器維修部的時候，就想着本本分分做生意，只要能掙點錢，家裏生活過得去就行了。可忙忙碌碌幹了一段時間後，掙的錢僅供維持家用，根本攢不下錢，有時候月收入還不如那些普通的打工仔。就為這事，我妻子常常跟我發牢騷，說我太老實，不會做生意，小舅子也給我做思想工作，說現在是金錢時代，不管用什麼辦法，只要能讓人主動把錢掏出來就叫能耐。還說「人無外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有錢能使鬼推磨」，讓我認清形勢跟上潮流，多跟人家學點生財之道，別那麼死腦筋。聽了他們的話，我覺得也有點道理，可我還是狠不下心來宰顧客，總覺得那麼做良心上過不去。

後來，我看到我家店附近修電器的錢師傅，他幾乎不懂什麼修理技術，只能修一點簡單的小故障、小毛病，却在店門口掛一個大招牌，寫着「維修各種電器，技術一流」。這樣一來，還真招攬了不少生意。他接下活兒之後，簡單的自己修，複雜的就送到其他維修部修理，再從中漁利，每月收入還挺高。一次閒聊，他跟我談起了他的生財之道。他告訴我一般的電器壞一些小零件，就可以把裏面的配件直接全換掉，這樣可以多收錢，顧客是外行，他看不懂這些技巧。他還說現在是金錢社會，一切向錢看，「不管是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誰能掙到錢誰就有本事，掙不到錢，你人再好也沒有用，沒人瞧得起。聽了錢師傅一番「高論」，我心想：「現在就是這個世道，別人為了掙錢都不擇手段，沒人再講誠信，光我一個人實在有什麼用？再說，我本本分分做生意，也沒撈着什麼好處。同樣是搞維修，人家都過上好日子了，一家老小吃穿住用都是高檔的，可我現在掙這點錢僅夠維持家用。看來，我真是太死心眼兒了，我也得多想辦法掙點錢，讓家人過得好點。」之後，我就開始學習、借鑒同行們的「成功」經驗，也開始耍手段欺騙顧客。雖然心裏有點顧慮，但為了多掙錢，我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有一天，一位顧客來修電器。在拆故障元件的時候，我就順便多拆了幾個沒有壞的元件，目的就是為了讓顧客認為壞了這麼多元件，一會兒我跟他多收錢的時候他就不會說什麼了。常言道，做賊心虛，真是一點不假。剛開始的時候，我心裏很緊張，怦怦地跳個不停，生怕她看出破綻當場揭穿我，那我的臉還往哪兒放啊，但我還是強裝鎮定，把拆卸下來的元件全換了新的。在收錢的時候，我就狠了狠心，說出了比以往多一半的錢數。當時，我一直低着頭，都不敢看顧客的眼睛，但沒想到顧客二話沒說，把錢如數給了我。當顧客走了之後，我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當時我臉上、後背全是汗，這心裏有一種莫名的難受，可當看到多賺了一些錢，那種難受的感覺很快也就沒有了。

從那以後，我就想方設法地賺顧客的錢。一開始良心也受責備，但為了多掙錢，我就暗暗給自己打氣，不能心太軟，「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要想多掙錢就得用點手段，再說了，別人都這樣又不光我一個。時間長了，這種責備就淡漠了，我賺錢的「手法」和「技藝」也越來越高超、嫻熟，還學會了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根據不同的顧客靈活對待，手法也是多種多樣。遇到有錢的顧客，我會投其所好地說一些他愛聽的話，滿足他的虛榮心，這樣我好張口跟他多要錢；有些客戶比較着急，我就假裝維修很麻煩、很費事，也多磨蹭一些時間，這樣

他會主動多給我錢；有的客戶比較精明，我就會想辦法勸他把電器留在店裏，改日來拿，這樣等他來拿的時候我會多說一些壞的地方，既多賺錢，自己還輕省……就這樣，我是處心積慮、絞盡腦汁地賺顧客的錢。我掙的錢是比原來多了，生活也富裕了，可我心靈裏並沒有感覺到幸福、快樂，反而一想起自己幹的這些卑鄙、缺德的事，心裏就感到害怕、不安。有時候我也在想乾脆收手吧，別再幹這些見不得人的勾當了，俗話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以後遭報應啊。但我一想到那唾手可得的鈔票，我怎麼也下不了這個決心。

當我越來越墮落、麻木的時候，姐姐把全能神的國度福音傳给了我。接受了神的作工後，我就經常和弟兄姊妹一起聚會，讀神的話。有一次聚會，我看到全能神的話說：「人在這不同的時期中跟隨着神走過來，却不知神主宰着萬物生靈的命運，不知神是如何擺布着萬物、指揮着萬物，這是如今以至于早先的人都未能得知的。究其原因，不是因為神的作為太隱秘，也不是神的計劃還未實現，而是人的心、人的靈離神太遠，以至于人到了在『跟隨神』的同時仍在事奉着撒但的地步，人仍是不覺察。沒有人主動尋求神的腳踪與神的顯現，沒有人願意在神的看顧與保守之中存活，而是願意依靠撒但、惡者的侵蝕來適應這個世界，適應這個邪惡人類的生存規律。至此，人的心與人的靈成了人獻給撒但的貢品，成了撒但的食物，更成了撒但長住的地方，成了撒但理所應當的游玩場所。這樣，人在不知不覺中不再懂得做人的道理，不再懂得人生存的價值與意義所在，神的律法、神與人的約在人的心中逐漸模糊，人也不再去找神，不再搭理神。日久天長，人都不再明白神造人的意義，不明白神口中的話語，不明白從神來的一切，人便開始抵觸從神來的律法與典章，人的心、人的靈麻木了……神失去了起初所造的人，而人也失去了原有的根，這就是這個人類的悲哀。」（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是人生命的源頭》）神的話說的就是實情。這些年，我在世上雖然掙了不少錢，肉體的享受也比之前好一些，但心裏却虛空、痛苦，原來這都是因為我遠離了神，違背了神對人的要求，憑撒但的生存法則活着造成的。回想我剛開店的時候，做生意還能憑良心賺錢，那時候雖然掙的錢少，但心裏踏實平安。後來受周圍環境的薰陶影響，我看到別人都靠耍手段發了財，我自己也一步步接受了「人無外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有錢能使鬼推磨」「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等等這些撒但的生存法則。為了掙錢，我隨從邪惡潮流，放棄做人的底線，昧着良心耍手段欺騙顧客、坑顧客，讓人多花冤枉錢。現在錢是掙到手了，可我掙的都是黑心錢。我一想到自己幹的那些卑鄙、缺德的事，心裏就特別受控告，沒有踏實平安，總怕哪一天被人揭穿，被人戳脊梁骨，說不定還會被人舉報，整天提心吊膽，活得真是痛苦。今天我明白了，原來這都是我憑着撒但的哲學法則活着，被撒但法則捆綁、愚弄的後果。要不是神話的帶領引導，我永遠看不透自己被撒但苦害的事實。

接着，姊妹又給我讀了兩段神的話：「你們都應當知道神喜歡的是誠實的人。神有信實的實質，所以他說話向來都是可信賴的，他作事更是讓人無可挑剔、無可疑義的，所以他喜歡對他絕對誠實的人。所謂誠實就是能把心交給神，凡事都不對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開，不隱瞞事實，不做欺上瞞下的人，不做僅僅是討好神的事。總之，誠實就是做事、說話不摻水分，不欺騙神，不欺騙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告誡三則》）「我的國度都是要那些誠實、不虛偽、不詭詐的，世上不都是那些老實忠厚的吃不開嗎？我正和他們相反，誠實人到我這裏來就行，我就喜悅這樣的人，我也需要這樣的人，這正是我的公義。」（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

初的發表·第三十三篇》)姊妹交通說，神有信實的實質，神喜歡誠實人，也祝福誠實人。在世上，我們與人交往、相處都奉行「無利不起早」的撒但生存法則，說話、做事都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說謊欺騙也沒有知覺，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人。可今天信神就不一樣了，神要求我們做誠實人，說實話、辦實事，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能接受神的鑒察，做人、行事光明正大，對神、對人都不要詭詐、不搞欺騙。誠實人才是真正人的樣式，才能榮耀神、見證神。通過讀神的話，我知道神喜歡誠實人，我得按神的要求實行做誠實人。於是，我和弟兄姊妹相處就操練說誠實話，不搞欺騙。可在做生意的時候，我又有了顧慮：跟弟兄姊妹實行做誠實人，這個還好實行點，但做生意如果做誠實人，那可少賺不少錢哪，這搞不好就關門了。可如果我還像以往一樣耍詭詐、搞欺騙，這也不合神心意，我該怎麼實行呢？思來想去，我就給自己找了一個折中的方法，就是在教會裏實行做誠實人，但在生意上還是采用以往的老手法來應對。

有一天，一位大叔來修彩電，他說彩電的圖像暗淡。我檢查後發現是彩管老化，需要更換。但我沒有說實話，只是把彩管的燈絲電壓提高了，這樣就能再用一段時間，等出問題了再更換，我就能多賺30元修理費。兩周之後，彩電果真又出故障了，大叔說我沒給他修好讓我再重修。我就告訴大叔是彩管老化，需要更換。沒想到大叔看透了我的小伎倆，在付錢的時候就少付了30元修理費，還責備我說：「小伙子，你做生意得厚道，別太貪心了！」當時我這臉就有些挂不住了，可我没怎麼想就過去了。後來，一位老阿姨的微波爐壞了，我檢查後發現只是壞了一個小元件，本想着修好後適當收取點費用就可以了，但我一想這阿姨家的經濟條件也不錯，那我跟她多要點錢也沒什麼，不拿白不拿。可我没想到幾天後阿姨來到維修店，說：「那微波爐你可沒少收我錢哪，做人得憑良心，人在做天在看哪！」聽了阿姨的指責，我心裏真不是滋味，我又想起那天大叔的指責，我心裏別提有多難受了。我也意識到這是神藉着周圍的人事物在提醒我，讓我反省認識自己。

過後，我看到神的話說：「你無論辦哪件事，無論大事小事，無論是在神家盡本分還是你個人的私事，你都得考慮這事合不合神心意，這事是不是有人性的人該做的，你這樣凡事尋求真理才是一個真正信神的人。這樣認真地對待每一件事，對待每一個真理，才能達到性情變化。有些人認為他是做個人的私事，不管真理怎麼說他就任意做，自己怎麼高興就怎麼做，怎麼對自己有益處就怎麼做，絲毫不考慮神家的影響，不考慮是否合乎聖徒的體統，最後做完事裏面就黑暗了，難受了，難受也不知怎麼回事，這不是應得的報應嗎？不被神認可的事你做了那你就是得罪神。人若不喜愛真理，常常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那就常常得罪神，這樣的人做事常常不被神認可，若不知反悔，那就離懲罰不遠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尋求神的意思是為了實行真理》）「人沒有經歷神作工得着真理以前，是撒但的本性在人裏面當家做支配人。這個本性裏具體是什麼東西呢？比如說，你為什麼要自私，你為什麼要維護自己的地位，你為什麼情感那麼重，你為什麼喜歡那些不義的東西，喜歡那些惡，你喜歡這些東西的根據是什麼，這些東西是從哪裏來的，你為什麼能喜歡接受這些東西。現在你們已經明白了，主要就是撒但的毒素在裏面。撒但的毒素是什麼，完全可以用話表達出來。比如，你問一些作惡的人為什麼作惡，他會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一句話就把問題的根源說出來了。撒但的邏輯已成為人的生命了，人為這個為那個都是為自己，人都覺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所以人活着就得為己，千里來做官，為的吃和穿。『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就是人的生命、人的哲

學，也代表人的本性。這句撒但的話正是撒但的毒素，作到人裏面成為人的本性了，撒但的本性就用這句話顯明出來了，完全代表了。這種毒素成了人的生命，成了人生存的根基，幾千年來敗壞人類都是受這個毒素支配活到現在。」（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走彼得的路》）看完神的話，我真實地感受到神的靈鑒察一切，我心裏所想的從沒有跟任何人說過，却被神的話語完全揭示出來了。從神的話中我明白了，神要求我們把心交給神，無論是在神家盡本分還是辦個人的私事，都得實行神的話。可我在實際生活當中實行真理是有選擇的，當我看到在教會裏實行做誠實人，神喜歡，弟兄姊妹也喜歡，我就願意實行；在做生意上，我覺得做誠實人賺錢少，個人利益受損失，就不願實行。看到我考慮的都是個人的利益，明知耍詭詐、搞欺騙不合神心意，還隨從己意，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怎麼做對自己有利就怎麼做，我這哪是信神的人哪？我這才感到，「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些撒但的生存法則已扎根在我心裏，成為我的本性，我就覺得要是不憑這些活着，就沒法在這個世上生存。可實際上，我憑着這些撒但法則活着，是得到一些利益、肉體的享受，可活得卑鄙齷齪，沒有一點人格尊嚴。人都對我反感、唾棄，神更厭憎、恨惡。我想到主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太18:3）還有全能神的話說：「你們還是把自己的種種想法、打算趁早都一筆勾銷，把我的要求都認真對待對待，否則，我會將所有的人都化為灰燼來結束我的工作，充其量將我的多年作工與苦難化為烏有。因為我不能把我的仇敵與帶着邪惡味道與撒但原樣的人帶入我的國中，帶入下一個時代。」（摘自《話在肉身顯現·過犯會將人帶入地獄》）神是聖潔、公義的，神要得着的是誠實人，那些常常說謊搞欺騙的人，那些有撒但性情、有抵擋神本性死不悔改的人，都是神毀滅的對象，根本進不了神的國。那如果我還不悔改，繼續憑撒但的哲學法則活着，行彎曲，搞不義，那我最終也得被淘汰。想到這兒，我就趕緊跟神禱告：「全能神啊！我雖然信你，但我心裏沒有你的地位，我還是憑着撒但的法則活着，我太悖逆了，我不想再耍詭詐了，我願向你悔改，做個誠實人。」

後來，有兩個年輕人抬着一台彩電到我店裏維修，我正修着，聽見他們兩個在門外小聲地說：「早知道在那家修不好就不在那兒修了，白白耽誤兩天時間，看看在這兒能不能修好吧。」聽了之後，我心想，像這種情況，其他的師傅都會狠宰一把，那如果我修好之後多收個二三十塊錢應該不成問題，這白到手的錢不拿怪可惜的，要不做誠實人等下次吧，就一次不實行真理，神也不會計較的。可又想起我在神面前立的心志，還想到神的話說：「人若不喜愛真理，常常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那就常常得罪神，這樣的人做事常常不被神認可，若不知反悔，那就離懲罰不遠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尋求神的意思是為了實行真理》）我感到這是神在警示我，我不能再明知故犯了，我得向神悔改做個誠實人。于是我修好後，就按着平常價收取了。當看到顧客滿意的笑容時，我覺得這樣光明磊落地活着，心裏踏實、平安。

後來還有一次，我又給一位女士修好了電視機，維修費是50元，而她給了我100元，還不讓找零。我當時就推辭了，心裏還納悶，這個人怎麼這麼大方呢？隨後她跟我說：「之前我找過一位師傅來修，他說主板報廢，要我花400元更換主板，我當時就沒換。後來，一位熟人向我推薦了你，說你這個人挺實在，講良心，不亂收顧客的錢，今天一見還真是這樣。」我聽了她的話，心想，哪是我這個人好啊，這是神的話改變了我，讓我活出了一點人樣。

通過讀神的話，實行做誠實人，我的看事觀點也有了點轉變。之前我認為在生意上做誠實

人根本行不通，不但賺不着錢，搞不好生意還得賠本、關門。可當我按照神的話實行做誠實人之後，生意不但沒有賠本，顧客反而逐漸增多了，有的還是從挺遠的地方來的，他們都說是熟人和朋友介紹來的。其實，我從來也沒有發過小廣告、傳單，也沒有托人給我介紹生意，只是因為我實行了神的話，按神的要求做誠實人，講誠信，不賺昧心錢，就贏得了顧客的信賴，這真是實行真理有神的祝福。正如全能神的話說：「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活在這個被撒但敗壞的權勢之下，人就不可能是誠實人，只能越來越詭詐，但我們做誠實人到底能不能在這個世界上生存呢？能不能被他們隔離開呢？不會的，一樣生存，因為我們吃這口飯、喘這口氣不是憑着詭詐而有的，而是憑着神給的氣息、神給的生命活着的，我們只不過是因着接受了神話真理，有了新的生存法則、新的人生目標，我們的生命根基要改變，我們只不過是為了滿足神、為了追求蒙拯救而換一種方式，換一種活法，跟肉體的吃、穿、住根本就沒有關係，這是我們心靈的需要。」（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做誠實人最基本的實行》）感謝神！

## 14 做誠實人的一點經歷

韓國 永隨

3月底的一天，帶領給我們聚會的時候，說到有一個弟兄被警察抓捕後遭到酷刑折磨，在非常軟弱的情況下被迫出賣了兩個弟兄姊妹，過後他特別懊悔自責，看了神審判揭示人的話語，他認識到自己失敗的根源，有了真實悔改。帶領問我們對這樣的經歷該怎麼看待，到底算不算真實的見證，接着就讓大家都發表各自的觀點。當時我心裏有些緊張，就開始揣測：帶領為什麼讓大家討論這個問題呢？是不是為了測試我們看問題準不準？我心想這個弟兄只是一時軟弱出賣了弟兄姊妹，留下了過犯，但過後他對自己有認識，也有真實悔改，這樣的見證應該還是成立吧，但又拿不準，就想着還是先聽聽大家的觀點吧，免得說錯了或者說得不清不白的，顯得我太差勁。之後大家就開始發表觀點。剛開始，一個姊妹和我的觀點差不多，我心裏挺認可。緊接着，另一個姊妹說這個弟兄已經背叛神做了猶大，這樣的見證根本不成立，達不到見證神的果效。過了一會兒，又有幾個弟兄姊妹肯定地說這樣的經歷不算是見證。看到好幾個弟兄姊妹都這麼說，而且說得有理有據，我也開始拿不準了。這時帶領說，認為這類經歷不是見證的舉手。看到幾個弟兄姊妹舉手了，但我還不太確定就沒舉手，心想：可千萬別舉錯了，萬一舉錯了不是顯明自己素質太差，啥事都看不透嗎？我正想着，帶領問我怎麼沒舉手，我一聽，心想：這下壞了，沒舉手肯定是錯了，要不帶領怎麼會這麼問呢？我就趕緊把手舉起來了。當時我的心怦怦直跳，心裏就開始打鼓，舉手到底是對還是錯呢？其實我心裏覺得這也是見證，但還拿不準，沒琢磨清楚呢，這手怎麼就舉起來了？我開始抱着觀望的態度看大家都怎麼表態。這時候大家都發表自己的觀點，我也開始冷靜下來揣摩，其實這個弟兄有一些真實悔改，這類見證應該是成立的，我感覺自己剛才舉手可能舉錯了。這時我很想再說說自己的真實想法，但因為還沒有完全看透這個事，就想：如果說對了還好，萬一說錯了帶領會怎麼看我啊？會不會說我不但經歷淺，也沒啥素質？如果被帶領看透自己素質差，那肯定是不值得培養了，以後在神家也沒什麼地位、前途了，而且這麼多弟兄姊妹在場，萬一錯了實在是太沒面子了。思來想去，我好幾次想說都沒張口。

最後，帶領交通說這類見證完全成立，而且這樣一個因着軟弱背叛過神，經歷審判刑罰有了真實悔改的經歷是很好的見證，這對許多弟兄姊妹都是一個激勵，能讓人看到神對真心信神的人滿有憐憫。神知道人敗壞到什麼程度，只要人真有懊悔，能向神回轉，神就給人悔改機會，這類經歷見證最能榮耀神，羞辱撒但。緊接着，帶領點出我們領受不純正，不能根據神話看事，而且太圓滑詭詐，太鬼道，一看到讓大家討論就猜測這個經歷有問題，特別會揣測人的心理，連句真話都不敢說。帶領還耐心地給我們交通說，什麼事得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觀點，不管對錯最起碼得說真話，這是做人的底綫。聽到「做人的底綫」這話時，我就感覺特別難受，是啊，自己實話實說，哪怕說錯了，也比隨風倒強啊，最起碼有自己的觀點和立場，這也是做誠實人了。當時就特別恨自己怎麼就不說實話呢，就短短的十幾分鐘，在一件需要表態的事上，我要詭詐，不實行真理，失去了做人的底綫，這不光是一句話說錯了，一件事做錯了，而是做人失敗了。

聚會結束後，我靈修時看到神的話說：「人信神、做人得走正道，別搞歪門邪道。什麼是歪門邪道？信神總想憑小心眼兒，耍花招，玩弄小聰明，掩蓋自己的敗壞，掩蓋自己的缺陷、毛病、素質差等問題，總憑撒但哲學辦事，在明面的事上討好神，討好帶領，却不實行真理，不按原則辦事，總好察言觀色討好人，說『我這段時間的表現怎麼樣？大家擁不擁護我？我做的這些好事神知不知道？神知道了會不會誇我？我在神心裏是什麼位置啊？有沒有分量？』言外之意就是他信神還能不能得福。總琢磨這些事，這是不是歪門邪道？這都不是正道。那什麼是正道？人信神追求真理，能夠得着真理，達到性情有變化，這才是正道。」（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生命有長進的六個指標》）看到神提醒、警告我們做人、信神一定得走正道，注重追求真理，實行真理，如果不在這些正事上下功夫，每天所思所想的都是怎麼掩蓋自己的缺少，怎麼表現自己，想方設法討好帶領，注重自己在教會有沒有地位，在帶領、在神心目中對自己是什麼看法，這走的就是歪門邪道。我的表現就是神揭示的這樣，我明明看不透這個經歷是不是真實見證，但我沒有實話實說，反而是察言觀色，耍心眼，揣測人的心理。帶領問我怎麼沒舉手，我就猜測沒舉手是錯了，看到多數人的觀點是這類見證不成立，我就趕緊轉話風，隨從大流，自己這些表現就是一個特別會看風使舵的小人，流露的都是詭詐的撒但性情。反省自己為什麼連說句實話都這麼難，其實就是怕說錯了丟面子，被帶領看透自己什麼也不是，就不看重、培養自己了，如果這類事發生多了，也有可能被撤換本分。為了維護自己的臉面，保住這個地位，我就掩蓋自己素質差，又極力地表現自己，想把自己偽裝成一個素質好、明白真理、什麼事都能看透的人，不管什麼問題都希望自己的回答是對的，答得合乎帶領的心思，來討好帶領，在帶領心裏留一個好印象，弟兄姊妹聽了也能贊成、佩服。看到我的心思太複雜、太詭詐，很簡單的一件事到我這裏也要繞許多彎，說句實話、心裏話都那麼難，而且我察言觀色，用一些圓滑的方式來保住自己在神家的地位、前途，我走的就是歪門邪道，不是正道。當時我只是認識到這些，就沒有更多地去反省了。

直到6月份，有一次聽神的交通，我聽到神說：「敵基督用對待人的方式與基督接觸，說話、行事處處看眼色，說話聽音、聽口風，沒有一句實情的話，沒有一句真心話，就知道講空話、講道理，欺騙、蒙蔽在他眼中的這個普通的人。他說話的方式就跟蛇行走的方式一樣，路綫是曲折的，不是直接的。他說話的方式、方向又像瓜籐一樣，順着杆往上爬。你說這個人素

質不錯，可以提拔，他趕緊說這個人如何如何好，有哪些表現，有哪些流露；你要是說這個人不好，他趕緊就說這個人怎麼壞、怎麼惡，怎麼在教會當中攪擾打岔。當你問一些實情的時候，他就沒話了，就支支吾吾等你下定論，聽你的口風，探你的意思。他說的這些話裏面，除了好聽的話、巴結的話、順杆爬的話以外，你從他嘴裏聽不到一句真心話。」（摘自《揭示敵基督·藐視真理，公然違背原則，無視神家安排（二）》）聽到神這些話時，我感到特別扎心，幾個月前自己要詭詐、看風使舵的一幕幕又浮現在眼前。雖然我不是直接與基督接觸，但在神擺設的環境當中，我不接受神的鑒察，總想表現自己、討好帶領，處處探口風，察言觀色，捋杆爬，沒有一句實話、真心話，都是欺騙、掩蓋，自己說話行事的方式真的就像蛇一樣，讓神厭煩、噁心。我認為這樣看眼色行事就能欺騙、蒙蔽帶領，認為只要回答問題時好好表現就能給帶領留個好印象，就能保住自己在神家的地位，我這麼想實在太愚蠢了，這是在欺騙神。因為我根本不相信神在鑒察一切，自己的素質、身量，所思所想，對一件事的看法、觀點如何，神都一清二楚，即使眼前能矇騙人，但却矇騙不了神。其實，神看的並不是我在人前這一時的說和做，神看重的是我對待真理的態度，我每一天的實行、活出，每一天盡本分的表現，這些點點滴滴神更在鑒察，看我到底是不是一個喜愛真理、實行真理的人，一時的假象根本不可能矇騙過神。這時我才認識到，自己流露的不僅僅是說謊耍詭詐而已，而是在否認神的公義，否認神鑒察一切，這是不信派的表現啊。之前，聽神解剖敵基督藐視基督，討好、巴結基督的時候，我還覺得跟自己沒有太大關係，我認為自己從來沒有接觸過基督，不會流露這方面的撒但性情。現在才意識到我錯了，不一定要接觸基督才會流露這方面性情，就在面對帶領的時候，總想討好，總察言觀色，捋杆爬，想借用這樣的方式、手段保住自己在神家中的地位，流露出來的都是一樣的撒但性情。一旦哪一天真的接觸基督，肯定會流露得更加明顯，身不由己地欺騙神、抵擋神。

那幾天我也揣摩，這個問題雖然我們答錯了，但帶領並沒有像我想象的那樣修理對付我們，或是誰說錯了就說誰是素質差，就撤換誰，不培養誰了，帶領只是問問我們的觀點，知道我們的偏差、缺少後再給我們交通真理，指導原則，也揭露我們的敗壞性情，讓我們反省認識。帶領所做的都是為了扶持幫助我們。在神家，弟兄姊妹相處根本就沒有必要去揣測。又想到神的話說：「神有信實的實質，所以他說話向來都是可信賴的，他作事更是讓人無可挑剔、無可疑義的，所以他喜歡對他絕對誠實的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告誡三則》）神說話做事是最值得人信賴的，神對待人是真誠的。起初神造人的時候，神告訴人園裏的果子哪些可吃、哪些不可吃，神說的話很簡單，很直接，不需要人去猜測什麼；恩典時代，主耶穌也常常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在這一步作工中，我們也能够感受到神說話也是實實在在，很多時候都是掏心窩子的話，那麼親切、溫暖，雖然有時候揭示我們的敗壞性情話語嚴厲，但說的都是實情，都是為了潔淨、拯救我們。神對待我們的態度是真誠的，是透明的，沒有半點虛假。可自己臨到事都是揣測、研究，沒有一點誠實的成分，感到自己真是太詭詐，太卑鄙！

我又想到神的話說：「我很欣賞對別人沒有猜疑的人，也很喜歡肯接受真理的人，對於這些人我很照顧，因為這兩種人是我眼中的誠實人。你是一個很詭詐的人，那你就對每件事、每個人都有防備之心與猜測之意，所以你對我的信也是建立在猜疑的基礎上的，這樣的信是我永遠都不能承認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到底怎樣認識地上的神》）以前我不明白為什麼神說對

別人沒有猜疑和肯接受真理的人是神眼中的誠實人，現在再揣摩神的話，我才有點兒明白了。誠實人對神、對人沒有猜疑，特別單純，臨到事不是用人的頭腦揣測、研究、分析，而是來到神面前尋求真理，明白真理就能接受，就肯實行，神怎麼說他怎麼做，他面對真理有一顆誠實的心，這顆心太寶貴了，這就是小孩子的樣式。神祝福、恩待這樣的人，聖靈就作工在這樣的人身上，開啓帶領他，他就容易明白、得着真理。相反，一個人即使平時能說點實話，盡點本分，但是他的心思太複雜，對人、對事都是猜疑、防備，甚至對可愛善良的神也滿了研究、猜疑，這就是最詭詐、最鬼道的人。這時我也有點明白了為什麼神說詭詐人不能蒙拯救，一方面是神太信實，神恨惡詭詐人，不拯救詭詐人，另一方面也在乎我們的主觀追求。詭詐人心思太複雜，對人、對事、對神全是猜疑、研究、分析、防備，又特別注重看人的臉色，這些東西把人充滿了，人根本就不會去尋求真理，聖靈也沒法在這樣的人身上作工，所以他永遠也不可能得着真理。就像神的話說：「神不成全詭詐人，你的心若不誠實，你不做誠實人，神永遠得不着你，你也永遠得不着真理，得不着神。」（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生命有長進的六個指標》）這時再回過頭反省自己，我臨到事不是存着一顆誠實的心來到神面前尋求真理，而是特別注重聽別人的話音，就連平時和弟兄姊妹一起探討問題時，這種情況也很多。有時自己根本没把問題看透，但看到多數人都這樣領受了，就附和着說幾句；有時自己有一個觀點，但怕說錯了，就先不說，先聽聽大家的看法，確定自己觀點是對的再說，如果不對就正好不用說了，免得丟醜……看到我的心太詭詐，太複雜，在看不透的事上總是這樣人云亦云，察言觀色，隨大流，導致自己總也不能真正明白真理。其實素質差、不明白真理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不明白還掩蓋、包裝，還要詭詐蒙混過關，這樣下去永遠也不會明白真理。這時候就感到自己再這樣下去太危險了，做誠實人太重要了。

之後我就尋求再臨到這類事自己應該怎麼實行做誠實人，應該守住哪些原則。看到神話說：「坦誠相待，首先你心裏得先放下個人的意願，別管神怎麼對待你，你心裏有什麼就說什麼，說了之後有什麼後果，你不去想，不考慮，怎麼想的就怎麼說，別帶存心，別想用說話達到什麼目的。『我要說這個事，不說那個事，我挑着說，我要達到什麼目的』，這是不是有存心了？話沒說之前在心裏已經繞過十八個彎了，已經加工過好幾遍了，在腦子裏已經濾過多少遍了，這話一出口就帶着撒但的詭計，這就不是坦誠相待。」（摘自《揭示敵基督·藐視真理，公然違背原則，無視神家安排（二）》）「不管什麼事向神都是赤露敞開的，都是坦誠的，這是人在神面前唯一應該保持的狀態與情形。就算你不敞開，其實你在神面前也是敞開的。在神那兒無論你是否敞開神都知道，如果看不透這一點，這是不是愚蠢？那怎麼做聰明人？既然知道神鑒察一切，神什麼都知道，那就別以為神不一定知道，既然能確定神在暗中察看人心，聰明人就應該坦誠一點，單純一點，做誠實人，這是明智之舉。……一講究方式，一過大腦，一琢磨就出麻煩，他心裏總想『怎麼說能讓神高看我，還不知道我內心是怎麼想的，怎麼說合適呢？得包着點兒，得委婉點兒，得有點兒方式，或許神還能高看呢』，你總這麼琢磨，你以為神不知道嗎？你怎麼琢磨神都知道，你這樣琢磨累心啊，實話實說多簡單，活得也輕鬆，在神那兒神說你這人誠實、單純，有一顆坦誠的心，這就太值錢了。有坦誠的心、誠實的態度，即使有時候做過頭了，愚昧了，在神那兒也不是過犯，也比你心眼兒多強，也比你心裏總琢磨、加工強。」（摘自《揭示敵基督·只讓人順服他，而不是順服真理、順服神（二）》）看到對待神，對待神

給擺設的環境，最重要的也是最起碼得做到的就是要坦誠相待，自己的心向神應該是赤露敞開的，沒有掩蓋、包裝，也不去研究、加工，說話不應該帶着存心目的，或采用什麼方式，就實事求是地說自己的想法、觀點，在自己看不透的事上就承認自己不明白，然後存着一顆單純誠實的心去尋求真理，這才是聰明人。神鑒察一切，對人瞭如指掌，自己素質高低、明白真理多少、經歷深淺、能不能看透事，在神那兒都一清二楚，我在神面前本來就是完全敞開的，又何必總掩蓋自己的缺少，把自己包裝成一個明白人呢？這不是自欺欺人，太愚蠢了嗎？其實，自己總耍心眼，揣測別人的心理，就連發表一個觀點都想這想那，拐彎抹角，腦子確實很累，心也累，還讓神厭憎。現在我明白了，有一顆單純、坦誠的心太重要了，這樣的一顆心在神那兒看為寶貴，而且自己活得也輕鬆釋放。我也明白了神看待一個人不是只看人素質高低，看人發表觀點對錯，而是看人的心，看人對待真理的態度，看人在這個過程中流露的性情。即使有時候說錯了，但實話實說做誠實人了，神不看人愚昧素質差，也不會因此定罪一個人；但如果耍詭詐，察言觀色，即使對了，但在這個過程中自己流露的詭詐性情最讓神厭憎、恨惡。我立下心志一定要實行做誠實人，在神擺設的環境中，心能向神敞開，在跟人接觸時也得有一顆坦誠的心，有什麼就說什麼，明白多少就說多少，一點一點解決自己這虛偽詭詐的敗壞性情。

記得有一次，我們向帶領尋求一首教會詩歌的問題，其中有兩句話我們認為有些空洞。帶領看完沒有說這兩句話的問題，而是直接說這首歌沒有價值，不成立。當時我隨口就回應說「嗯，是」。剛說完我意識到自己又要詭詐了，我根本没看出帶領說的問題，還不知道問題出在哪兒，就隨口附和，這不還是在隨口風，不懂裝懂嗎？當時就挺反感自己怎麼說謊話張口就來，我就想這次不能蒙混過關了，不明白就是不明白，也想到神話說「誠實就是做事、說話不摻水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告誡三則》），這也是一條說話該進入的原則，我得把剛才的謊話糾正過來說實話。我就對帶領說，剛開始我只以為那兩句話有問題，沒看出來這首歌沒價值。帶領聽後又耐心地給我們說了這首歌裏的具體問題：沒有中心，太散，不成歌。藉着交通，我對這首歌也看明白一些了，心裏感覺挺踏實的，覺得說話做事或發表觀點不需要包裝，就簡簡單單做一個誠實人，實事求是最好。平時和組裏弟兄姊妹探討問題時，我也操練做誠實人，不管對錯，都如實地發表自己的觀點，不明白的就提出來，說錯的就改正，這樣實行覺得心裏挺坦然的。現在我離誠實人的標準還差得很遠，但從心裏感受到了做誠實人的重要性，明白了只有做誠實人才能蒙拯救，也嚮往做一個誠實人，願意繼續往這個目標努力追求。感謝神！

## 15 說謊之後

中國河南 陳實

全能神說：「你們都應當知道神喜歡的是誠實的人。神有信實的實質，所以他說話向來都是可信賴的，他作事更是讓人無可挑剔、無可疑義的，所以他喜歡對他絕對誠實的人。所謂誠實就是能把心交給神，凡事都不對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開，不隱瞞事實，不做欺上瞞下的人，不做僅僅是討好神的事。總之，誠實就是做事、說話不摻水分，不欺騙神，不欺騙人。」

（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告誡三則》）主耶穌也說過：「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太18:3）從神的話中看到，神是信實的，神喜歡誠實人、恨惡詭詐人，只有做誠實人才能蒙拯救進天國，所以神一再要求我們做誠實人，解決謊言，解決詭詐的存心。可在現實生活中，涉及到自己名譽地位的時候，我却身不由己地說謊搞欺騙，如果不是神話語的審判揭示、不是神的責罰管教臨到，我不會有真實的悔改，棄絕謊言，實行真理做誠實人。

兩年前我盡教會帶領的本分。一天，帶領約我去聚同工會，我心裏特別高興，想到這段時間我在教會沒少忙活，天天聚會交通，多數弟兄姊妹都積極盡本分，有幾個小組的工作也進展得不錯，這次聚會可有機會露臉了，讓帶領和其他同工看看還是我有工作能力，我比其他人強。到了聚會點，我看到同工劉姊妹愁眉不展，她嘆了口氣說：「你負責的教會澆灌扶持弟兄姊妹的工作果效咋樣啊？我們那邊不是太好，唉！我真是沒有真理實際，許多問題都解決不了啊。」我笑着說：「我們教會果效還行，比之前好多了。」這時帶領進來了，開始了解教會澆灌工作的情况，我心想，這下我露臉的機會到了，我可得好好表現。沒想到帶領沒有問我幾個小組的澆灌果效，而是問我們澆灌工作都有哪些難處，這些難處是怎麼交通真理解決的，還有哪些難處沒有解決。我一下子慌了手脚，平時我只是安排工作，一些細節情况我根本就沒了解，也沒實際地去澆灌。這下可壞了，一會兒帶領問到我，我該怎麼說呢？如果說實話，他們會不會說我不作實際工作啊？我剛剛還在劉姊妹面前誇口，說自己負責的教會果效還行，如果我說不出細節，姊妹會不會說我說話假大空啊？這可怎麼辦？我越想越心虛。這時，周弟兄說了他們教會澆灌工作遇到的幾方面難處，還說了他在澆灌期間流露了哪些敗壞，又是怎麼尋求真理解決的，整個過程談得很實際、很具體，聽了有實行路途。聽完周弟兄的交通我很蒙羞，我知道自己根本沒有作實際工作，就低下了頭，臉上火辣辣的。這時，帶領讓我也說一下，我心裏就翻騰開了，該怎麼回答呢？說細節我沒有，談個大框顯得我不作實際工作，可要是說實話，大家會怎麼看我？不行，不能說實話！想到這裏，我就順口說：「我和周弟兄說的差不多，就不重複了。」帶領聽完沒說什麼，就開始聚會讀神話了。那一天的聚會我就像是偷了別人的東西一樣，心裏惴惴不安，生怕哪一天帶領來檢查、監督我的工作，發現我不是像周弟兄那樣實行的，說我不作實際工作還撒謊欺騙，撤換我的本分。我越想心裏越緊張，但還是沒有勇氣說出實情，就在心裏暗立心志，回去後一定按照周弟兄說的那樣把這項工作作好，來彌補我這次的謊言欺騙。

回到教會，我趕緊通知教會執事、組長見面細節交通，讓他們盡快去做。交代完，我又騎車趕到呂姊妹家，把周弟兄交通的實行路途詳細地和她說了說，還囑咐她趕緊給其他盡澆灌本

分的弟兄姊妹也交通交通……一晃三天過去了，我滿心歡喜地等着收穫「勞動成果」，可沒想到他們却反映澆灌工作遇到的難處挺多，有些還是不會解決，還有些初信的弟兄姊妹因着沒及時澆灌好，受中共和宗教界牧師長老散布的謠言迷惑，不敢來聚會了。我的頭「嗡」的一下就大了，怎麼會這樣？接着，我又去呂姊妹家。剛見到她，她就發愁地說：「現在澆灌工作的這些難處該怎麼解決，我還是不太清楚。」聽完這話，我簡直都矇了，呂姊妹是我專門給她交通囑咐過的，交通得已經很細了，竟然還不明白！這些人到底都怎麼了，這麼交通還不明白？這工作沒作好，帶領知道了該怎麼看我啊？我越想越煩躁、鬱悶，晚上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渾身一點力氣都沒有。這時我才來到神面前禱告：「神啊！這幾天我盡本分比以前還努力，可就是沒有果效，我感覺不到你的帶領，活在了黑暗中。神啊！是不是我哪裏做的不合你的心意，讓你厭憎、恨惡了？願你帶領我能認識自己的情形。」

禱告後，我看到神的話說：「你的存心目的都是為了我嗎？你的言語舉動都是活在我面前嗎？你的心思意念我都鑒察。你裏面沒有責備嗎？你拿出一副假臉給人看，還坦然自若裝出一副自以為是的模樣給人看，這是為自己掩護，想把你的惡掩護起來，甚至想方設法推到別人身上，你的心何等詭詐！」（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三篇》）「不要人前一套，人後一套，你所作所為我是一一看清，你騙了人，騙不了我，我都看清了，你還想瞞，那是不可能的事，都在我的手中。不要認為自己聰明，小算盤打得好，告訴你，人千打算、萬打算，最終也逃不出我的手心，萬事萬物都在我手中掌管，更何況一個人！不要躲，不要藏，不要欺哄和隱瞞，難道還看不見我的榮顏、我的烈怒、我的審判已公開顯明？凡不真心要我的，我馬上審判，毫不留情，我的憐憫已到頭再沒有，不要再假冒為善，休要再猖狂。」（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四十四篇》）看了神的話，我開始反省自己，我這幾天馬不停蹄地去給執事、組長聚會交通，到底是為了什麼？真的是維護教會工作，對弟兄姊妹的生命負責嗎？是為了解決弟兄姊妹的實際問題嗎？這時我想起了上次聚會說謊的那一幕，當帶領問起澆灌工作時，我明明沒有作實際工作，可為了不露醜，不讓人看穿、小瞧，就撒謊搞欺騙，回來後還想偷偷地把工作補救好，企圖蒙混過關……這才發現我這段時間這麼馬不停蹄地忙碌，原來都是為了圓謊，為了掩蓋自己沒有作實際工作的事實，是為了維護自己的臉面地位，所以我只是把周弟兄交通的路途照搬過來，並沒有真正了解弟兄姊妹的實際難處，針對性地去交通真理解決問題，我帶着這樣的卑鄙存心應付糊弄地盡本分，怎麼能合神心意呢？神鑒察人心肺腑，我這樣明目張膽地耍詭詐欺騙神、糊弄神，怎能不讓神厭憎呢？今天我落在黑暗中，正是神的刑罰、管教臨到了。認識到這些，我有些害怕，就想等下次聚會時一定實行真理做誠實人，敞開亮相。可我裏面還有些顧慮，覺得自己明目張膽撒這麼大的謊，要是說出來，弟兄姊妹會怎麼看我呢？會不會說我太詭詐呢？

後來，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話說：「你說完謊當時沒丟面子，但是你心裏感覺已經顏面掃地了，你的良心也會控告你不誠實，在你心裏你會很輕看自己，瞧不起自己，『我怎麼活得這麼可憐呢？難道說一句實話就那麼難嗎？就為了面子非得說這些謊嗎？我活得怎麼這麼累呢？』你可以活得不累，但是你不選擇活得輕鬆、自由釋放的路，你選擇維護面子、維護自己的虛榮這條路，所以你就活得很累。你說謊掙來的面子那是什麼？那是個空洞的東西，根本就不值錢。說謊出賣的是人格，出賣的是尊嚴。這些謊讓人喪失了尊嚴，讓人在神面前沒有了人格，

神不喜悅，神厭憎。這樣做值嗎？這個路對不對？不對，這就是沒有活在光明中。你没活在光明中就感覺很累，就常常說謊又常常圓謊，絞盡腦汁地說很多廢話，把自己折騰得够苦的，最後琢磨琢磨，『以後可不能說謊了，閉嘴不說，少說』，但是你克制不住，為什麼？你放不下臉面、名譽這些東西，你只能用謊言來維護。你覺得用謊言能保住這些東西，其實你保不住，你不但没用謊言維護住你的人格、尊嚴，更重要的是你喪失了實行真理的機會。即使你維護住了面子、名譽，但是你丟掉了真理，失去了實行真理的機會，失去了做誠實人的機會，這是最大的虧損。」（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做誠實人才能活出真正人的樣式》）神的話句句說到我的心裏，我說完謊外表上保住了自己的臉面，可我心裏並沒有感到一絲的快樂，反而特別不安，整天像幹了見不得人的事一樣，有時候說話都不敢正視別人，就怕別人看出我說謊搞欺騙，再不信任我了，甚至用各種方法為自己圓謊掩蓋，活得特別苦、特別累，不得釋放。說謊耍詭詐活得太卑鄙了，沒有一點尊嚴！我不想再偽裝包裹自己了，就跟神禱告認罪悔改，並立志下次見到弟兄姊妹一定得背叛肉體敞開亮相。

幾天後，帶領來和我們聚會，我心想這是一次實行真理的機會，我就跟神禱告：「神啊！我願把自己撒謊搞欺騙的事揭露出來，願你加給我實行真理的心志！」到了聚會點，我得知帶領約我們聚會是要從我們這些教會帶領中選出一個人與她配搭。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裏不由得爭戰起來，我們這幾個教會帶領，論素質、論交通真理我都比他們要好些，說不定在大家心裏早就認定我是最適的人選了，可如果我今天敞開亮相，揭露自己說謊欺騙的事，他們會不會對我的評價打折扣呢？會不會認為我這人太詭詐不選我呢？要是選上別的弟兄姊妹，我這臉該往哪兒擱呀？不行，還是不能說！我正低著頭琢磨，帶領突然讓我談談最近的情形，我吞吞吐吐地掩飾著說：「我的情形還行，臨到難處也能禱告神，尋求真理解決。」說完這話，我像做了見不得人的事一樣，心裏直發慌，額頭不斷地冒虛汗。帶領看我不停地擦汗，就給我倒了一杯熱水，關切地問我是不是感冒了，我說：「不知怎麼回事，就覺得心裏發慌，頭上冒虛汗。」其實我心裏很清楚，是自己沒有實行真理又說謊了。我就在心裏默默向神禱告：「神啊！我一次次地說謊欺騙，硬著頸項不實行真理，我太剛硬、太悖逆了！願你帶領我實行真理做誠實人。」

這時劉姊妹提議說：「我們唱首神話語詩歌吧！」「1 所謂誠實就是能把心交給神，凡事都不對他作假，凡事都向他敞開，不隱瞞事實，不做欺上瞞下的人，不做僅僅是討好神的事。總之，誠實就是做事、說話不摻水分，不欺騙神，不欺騙人。若你的說話有很多辯解與無用的表白，那我說你是一個很不甘心實行真理的人。2 若你有很多隱私難以啟齒，若你很不願意將自己的秘密也就是難處與人敞開來尋求光明之道，那我說你是一個很難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個在黑暗中難以露出頭腳的人。若你很喜歡尋求真理之道，那你是一個在光明中常活着的人。……」（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神祝福誠實的人》）唱着這首詩歌，我感到很扎心，也很蒙羞。來聚會之前我就向神禱告，要跟大家敞開自己上次聚會是怎麼說謊搞欺騙的，可當聽到帶領說要選一個人與她配搭時，我就不想敞開說了，怕帶領和同工知道我撒謊不選舉我，自己失去做帶領的機會，我這不是太詭詐了嗎？神鑒察一切，我瞞得了人，能瞞得住神嗎？尤其聽到神的話說，「若你有很多隱私難以啟齒，若你很不願意將自己的秘密也就是難處與人敞開來尋求光明之道，那我說你是一個很難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個在黑暗中難以露出頭腳的人」，

我心裏更難受，我不就是神說的有很多隱私難以啓齒的人嗎？在澆灌工作上，我明明對這項工作的細節不了解，帶領問起時，我玩心眼耍詭詐，瞪着眼睛撒謊欺騙，回到教會以後也沒有跟弟兄姊妹敞開揭露自己的敗壞和工作的失誤偏差，而是打着盡本分的旗號來彌補這些漏洞，圓自己說的謊話，我所做的這一切哪是在盡本分？都是為了維護個人的名譽地位，是在欺騙神、迷惑人。今天我又為了得到這個地位，明目張膽地背叛誓言再次欺哄神、欺騙人，我這是一而再再而三說謊搞欺騙啊！這時我想到神的話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于那惡者。」（太 5:37）「你們是出于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欲你們偏要行。它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它心裏沒有真理。它說謊是出于自己，因它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約 8:44）我明知道神喜歡誠實人，我應該實行真理做誠實人，可還能這樣一而再地說謊圓謊，欺騙神、欺騙弟兄姊妹，我這與魔鬼撒但有什麼區別呢？哪有一點正常人性？要是不悔改變化，注定與魔鬼撒但一樣的結局。想到這些，我裏面感到有些害怕，就鼓起勇氣撕破臉皮，把自己這段時間說謊圓謊的事以及裏面卑鄙詭詐的存心都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當我敞開亮相後，心裏就像一塊石頭落了地，感到一下子輕鬆了好多，也感到了平安、踏實。

當時弟兄姊妹都沒有小看我，帶領還給我讀了一段神的話：「人耍詭詐的時候是出于什麼存心，流露的是什麼性情？為什麼會流露這樣的性情？根源是什麼？就是人把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為了得到利益所以就耍詭詐，流露了詭詐的性情。那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首先得放棄個人利益。利益是人最不好放棄的，多數人都是唯利是圖，利益就是人的命啊，讓人放棄利益就等于讓人捨棄性命。那怎麼辦？就得學會放棄、背叛、受苦、忍痛割愛。當你忍痛割愛放棄一點之後，你就覺得輕鬆點了，自由釋放一點了，這樣你就得勝肉體了。但你要是死抱利益不放，你說『我就要詭詐，怎麼了？神也沒懲罰我，人能把我不放棄！』你不放棄，任何人沒有什麼損失，最後受損失的是你自己。你認識到自己的敗壞性情，其實這是你進入、長進、變化的機會，是你來到神面前接受神鑒察、接受神審判刑罰的機會，這是你蒙拯救的機會。你如果放棄尋求真理，就等于是放棄蒙拯救的機會，放棄接受審判刑罰的機會。你要利益，不要真理，你選擇的是利益，最終你得着的就是利益，但你放棄的是真理，你說這是吃虧了還是占便宜了？沒有永遠的利益，無論是地位、臉面、金錢還是任何的物質都是暫時的。你把這方面敗壞性情解決了，得着這方面的真理了，你蒙拯救了，你在神面前就是神寶貝的人。另外，人所得着的真理是永久的，撒但奪不去，也沒有任何人能奪去。你放棄了自己的利益，但得着的是真理，得着的是蒙拯救，這個成果歸于你自己，是為你自己得的。人如果選擇實行真理，雖然失去了利益，但得着了神的救恩，得着了永遠的生命，那是最聰明的人；人如果為得着利益而放棄真理，失去的是生命，是神的救恩，那是最愚蠢的人。在利益與真理面前人到底選擇什麼，這事太顯明人了，喜愛真理的人都會選擇真理，選擇順服神、跟隨神，寧可捨棄利益，不管受多大苦，也要站住見證滿足神，這就是實行真理、進入真理實際的基本路途。」（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認識性情是性情變化的基礎》）聽了神的話，我心裏更亮堂了，反省自己為什麼一次次說謊耍詭詐，主要就是名譽地位心太重，本性太詭詐了。我從小接受撒但的教育、薰陶，被灌輸了很多撒但毒素，就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活臉，樹活皮」，「謊話說一萬遍就是真理」，「不說謊辦不成大事」，「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

片心」，等等這些撒但哲學成了我的生存法則。我憑這些東西活着，變得越來越自私、詭詐、虛偽，做什麼事都考慮自己的利益，為了利益身不由己地撒謊欺騙，撒完謊雖然心裏受責備、受控告，也想向神悔改，想跟弟兄姊妹敞開，但因怕人笑話，怕受羞辱，就身不由己地偽裝、包裹自己，不願敞開揭露自己的詭詐存心與欺騙行為，沒有勇氣撕破臉皮做誠實人，就覺得一旦實話實說，被人看透了，在人群中就沒有威望了，我寧可在黑暗中痛苦掙扎，也不願做誠實人說真話，看到自己真是被撒但敗壞太深了！要是沒有神這樣的顯明，沒有神話語的審判揭示，我根本認識不到自己的本性這麼詭詐，也不會有動力實行真理敞開自己。這個時候我感受到了神的審判刑罰對我就是保守、是拯救，也感到追求真理實行做誠實人真的太重要了。

之後，我就有意識地操練說真話、做誠實人。一段時間後，我發現跟我們聚會的一個帶領有時比較狂妄自是，不太容易聽取別人的意見，幾次想跟她提提，但轉念一想：「她接受了還好說，要是不接受，她會怎麼看我啊？唉，還是等等再說吧！」一天，這個帶領問我：「咱們接觸有段時間了，你發現我身上有哪些問題，可得給我提提，這是對我的幫助。」我看了看姊妹剛想說「沒發現什麼，挺好的」，這時我意識到自己是想撒謊欺騙人，就跟神禱告願意接受神的鑒察，不能再說謊耍詭詐讓神厭憎了，于是就敞開心跟姊妹提了她身上的問題。姊妹聽後連忙點頭說：「感謝神，你今天不給我提出來，我還認識不到，我得好好反省認識。」看到姊妹能接受，我心裏也很高興，覺得特別踏實、釋放，真實體嘗到了實行真理做誠實人真好！

## 16 沉默的背後

希臘 立志

我不太愛說話，很少跟人敞開心交流，我一直認為我性格內向，後來經歷了一些事，通過神話語的揭示，我才認識到我總不說話，不輕易發表觀點，這不是內向，也不是有理智，這裏邊隱藏着詭詐的撒但性情。

前段時間我開始盡文字本分，看到配搭的弟兄姊妹盡文字本分時間長，掌握原則，素質也比較好，大家對誰明白真理、誰有真才實學都有一些分辨，我心裏就波動開了：我素質一般，也沒什麼真理實際，如果以後討論問題我輕易發表觀點，不是班門弄斧嗎？要是說的對還好，萬一說的不對，讓人看到我明白真理膚淺還敢張揚賣弄，那就太丟人了。我在心裏常常告誡自己：一定要低調，少說多聽。接下來跟弟兄姊妹一起探討問題時，我基本上很少發表觀點，有一次提了點建議，大家都說不合適，我就覺得挺丟臉，看來遇事不能急于冒頭，不然說的不對容易丟醜，還是得謹小慎微沉住氣。接下來再溝通問題時，我就是有些想法也不先表態，都是等着別人先發表觀點。

後來，組裏新來一個姊妹和我配搭，這個姊妹素質比較好，看問題也挺透徹。一次，我們在一起討論問題，我也有一些想法，就想發表一下自己的觀點，但再一想，「如果我的觀點有偏差，一旦說出來經過推敲不成立，讓新來的姊妹看到我考慮問題簡單、片面，我的半斤八兩就被顯明了，姊妹小瞧我怎麼辦？算了，還是多聽聽她怎麼說吧。」那兩天我們在一起討論問題時，我幾乎沒發表什麼觀點，基本都是選擇隨從姊妹的觀點，覺得這樣既不丟醜又省事。因着我常常不說話，配搭盡本分的氣氛總是沉悶的，有時候姊妹遇到問題不知道該怎麼解決，我

心裏有觀點也不說，我們就常常卡在那兒，盡本分的效率很低，也耽誤了工作進度。一段時間下來，我的話越來越少，即使心裏有什麼想法，也是再三地衡量、考慮才說出來，心裏感到很壓抑，盡本分也沒果效。處在這種情形中，我心裏感到莫名的煩悶，就來到神面前禱告：「神啊，現在我盡本分感覺不到聖靈的開啓，工作進度也緩慢，我不知道自己活在哪些敗壞性情裏讓你厭憎了，求你帶領我認識自己……」

一天，我在靈修時突然想到「滑頭」兩個字，我就找相關的神話看。我看到神的話說：「人心裏怎麼想的總也不跟人敞開、溝通，做什麼事也不跟人商量，心對人總是關閉，好像處處防備人，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這是不是挺詭詐的人？好比他有一個想法，他認為挺高明，就想『我先不說，我要是說了之後你們用上了，讓你們搶了我的風頭這不行，我得留一手』。如果是他測不透的事，他會想『我先不說，說完之後萬一有比我高的，這不是出醜了嗎？大家就知道我的實底了，知道我有這方面的短處，我不能說』。就是不管出于什麼角度考慮、什麼存心，他都是怕大家看透他。總用這種觀點、態度對待自己的本分，對待人事物，這是什麼性情？這是彎曲詭詐，邪惡的性情。」（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實行真理才有正常人性》）看完神的話，我心情很沉重，這些話揭露的正是我的真實情形，特別是「彎曲詭詐」「邪惡的性情」這些字眼讓我感到扎心難受。反省自己外表不說話，不隨意發表觀點，好像挺有理智，其實裏面有自己的鬼道道，是怕說出來被否掉太丟面子了，讓人小瞧，所以每次探討問題我明明有一些觀點和看法，但只要沒有十足的把握，我就憋着不說，先看看別人的口風再見機行事，這不就是圓滑詭詐嗎？以往我總認為圓滑詭詐是那些老謀深算、陰險狡詐的社會人，而自己在世上被朋友、同事公認是個老實人，為人處事沒有什麼心眼兒，我也最討厭那些油頭滑腦、見風使舵的人，從來不認為自己也會是這樣的人。現在才看清，我外表沒說明顯的謊話，沒像他們那樣做事，但受詭詐的本性支配，我說話做事總是察言觀色、隨大流，總怕自己的半斤八兩被人看漏，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地位處處偽裝、包裹自己，即使本分上遇到難處也不輕易發表觀點，還要詭詐、藏心眼兒，絲毫不考慮神家利益，自己就是一個圓滑詭詐的小人！一直以來，我把自己不愛說話都歸咎于性格原因，沒有真正解剖裏面的撒但性情，現在才看到我真是太不認識自己了。

後來，我看到一段神的話，對這個問題又看清楚一些。神的話說：「撒但敗壞人是藉着國家政府以及那些名人、偉人的教育薰陶達到的，他們的那些鬼話成了人的生命本性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是撒但的名言，已滲透到所有人的裏面，成為人的生命了，還有一些處世哲學的話也是這樣。撒但是藉着各國什麼美好的傳統文化來教育人，使人類陷入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最後因人事奉撒但而抵擋神被神毀滅。……人的生活、行事為人還有許多撒但毒素在裏面，幾乎沒有絲毫真理，比如人的處世哲學、行事手段，人的座右銘，都充滿了大紅龍的毒素，都是從撒但來的，所以，人的骨子裏、血液裏流的全是撒但的東西。……人類被撒但敗壞太深了，每個人的血液裏都流着撒但的毒液，可以看見人的本性都是敗壞的、邪惡的、反動的，都被撒但的哲學充滿了，浸透了，完全是背叛神的本性，所以就能抵擋神，與神為敵。」

（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認識人的本性》）神的話說透了我的內心，我才看清自己一直奉行的都是撒但的哲學，「多聽少說」，「沉默是金，言多必失」，在人中間要做「收音機」，不能做「大喇叭」，這樣不會暴露自己的弱點，不會丟臉。因為我把話憋在心裏不說，我的一些錯

誤想法沒有暴露出來，自然就不會有人指正我的偏差或者否認我的觀點，避免了丟臉，這讓我更加認定「沉默是金」「多聽少說」是處世最高的智慧。接受全能神的末世作工後，我跟弟兄姊妹相處還身不由己地受這些思想支配，覺得只要我不說話、少說話，不讓別人發現我的毛病、缺少，我就能把自己保護起來。我憑這些撒但哲學活着，要發表一個觀點的時候，總是在心裏衡量自己的利益得失和別人怎麼評價，如果覺得會讓我丟臉，我都會選擇最「安全」的方式，不說、不做。這些撒但毒素讓我變得越來越圓滑詭詐，對別人的猜疑防備也越來越多，不能與人和諧配搭，更沒法達到合格地盡本分了。

認識到這兒，我就來到神面前禱告，求神帶領我解決這方面敗壞性情。接下來跟弟兄姊妹一起討論問題時，我就有意識地背叛自己的存心，有哪些想法主動跟大家溝通，不去顧及自己的臉面得失，不太成熟的思路也拿出來跟弟兄姊妹探討、交流，盡本分遇到難處大家一起禱告尋求，互相交通，也能找到一些路途。但是因我被撒但敗壞太深，遇到事情還常常身不由己憑敗壞性情做事。一次，我們討論本分中的一個問題，當時兩個負責人都在場，我心想：「平時跟弟兄姊妹討論討論還好，現在負責人都在場，如果我的觀點不合適，領受有偏差，負責人會不會覺得我素質太差呀？要是覺得我不適合盡這個本分給調整了，那弟兄姊妹怎麼看我呀？要是那樣我的臉可就丟光了。」因着顧慮這些，在整個討論過程中我又是一言未發。快結束的時候，一個負責人問我為什麼一直不說話，那一刻我挺尷尬的，也挺自責，不知道怎麼回答，最後說了句：「我又流露詭詐性情了，怕言多必失就沒敢說。」過後，我心裏安靜不下來了，我雖然承認了自己流露敗壞，可下次再遇到這類環境是不是還會做同樣的事呢？反省中看到，我雖然對自己有了些認識，也找神揭示的話來跟自己對號，可臨到事還會身不由己地憑敗壞性情活着，沒有真正的悔改變化。我就來到神面前禱告，求神帶領我能夠真實地認識自己。

後來，我看到一段神的話：「敵基督認為，如果他總是愛講話，愛敞開交心，大家就會看透他了，就看他沒深度了，只是個平凡人，就不尊重他了。不尊重他意味着什麼？他在人心中高貴的地位沒有了，就顯得他那麼平庸，那麼簡單，那麼平凡。這是敵基督心裏不願意看到的。所以說，他在一個人群裏看見別人總赤露敞開，說自己消極了、悖逆神了，昨天做什麼事失誤了，今天又因為沒做誠實人痛苦難熬了，他從來不說這些事，他深藏不露。有些人平時說話少是因為素質差、頭腦簡單，沒那麼多思想，所以說出來的話就少，但敵基督這類人說話少可不是這麼回事，他是性情有問題。他見到人很少說話，別人說什麼事他輕易不發表觀點。他為什麼不發表觀點？首先，他肯定是有真理，什麼事也看不透，他一旦說話就會出錯，就會被人看透，所以就假裝沉默、假裝深沉，讓人測不透他，還會覺得他高明、脫俗超群，這樣人就不敢小瞧他了，看他外表的冷靜沉着還會高看他，絲毫不敢怠慢他。這就是敵基督的詭異、邪惡，敵基督不輕易發表觀點就是這個性情。他不輕易發表觀點不是他沒有觀點，他有一些謬妄的觀點、偏差的觀點、根本不符合真理的觀點，甚至有一些根本就拿不到台面上的觀點，但無論是怎樣的觀點，他不輕易說出來。他不輕易說出來不是怕別人從他那兒得着之後去邀功，而是想藏着，不敢拿到大面兒上，怕人看漏他。……他知道自己半斤八兩，然後還有一個最可耻的目的——想讓人高看，這是不是最噁心的？」（摘自《揭示敵基督·做事詭異，獨斷專行，從不與人交通，並且強制人順服》）神的話句句扎在我的心裏，我一直奉行「沉默是金」「言多必失」，不單單是怕說錯讓人笑話、丟醜，維護自己的臉面，根源的問題是我想在人心裏有地

位，我總想一說話、一發表觀點就能讓人高看、贊成，豎大拇指，所以我盡在人面前偽裝、包裹自己，說話做事總是在腦海裏深思熟慮一番，怎麼說顯得自己有思想、有見地。尤其和負責人一起討論問題，我就更注重維護自己的臉面地位，有觀點也不敢說，覺得如果說的合適、準確還行，萬一自己的觀點有偏差，顯得我領受能力差，被負責人看漏給調整本分，在別人心裏就徹底沒有地位了。我就心懷鬼胎一聲不吭，自己的想法、觀點不敢拿到大面兒上，哪怕連一句「我看不透」這樣的實在話都不敢說，我實在太卑鄙、可耻了！看到自己不管是盡本分與人配搭，還是平時跟弟兄姊妹相處，外表不說話好像挺老實，心裏却存着詭詐，常常掩蓋自己的醜相，偽裝自己、迷惑別人，甚至聚會交通真理、探討問題也是見風使舵，就想維護在別人心中的地位、形象。我喜愛臉面、名譽遠遠超過了喜愛真理、正義，流露的就是詭詐、邪惡的敵基督性情。反省到這兒，我才認識到自己的情形實在是太危險了，想到恩典時代神對那些不遵行神旨意的人說：「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太 7:23）我信神不實行神的話，不腳踏實地為滿足神做事，不能做誠實人跟弟兄姊妹敞開交通，還常常掩蓋自己的醜相，想方設法維護自己，迷惑別人，讓別人高看，這是在與神爭奪地位啊，走的就是抵擋神的敵基督道路，再不悔改，最後只能被神淘汰。認識到這兒，我才對自己的敗壞本性感到厭惡，同時也感覺自己再這樣追求下去實在是太危險了，得趕緊來到神面前悔改，背叛肉體，按照神的話實行。

後來，我把自己的情形跟弟兄姊妹敞開，有姊妹給我發來了一段神的話：「人在神面前盡本分或者作任何一樣工作，心一定得是純潔的，就像一碗水似的，清澈見底，心態是對的。什麼樣的心態是對的呢？就是你無論做什麼事，自己心裏怎麼想的、有什麼思路都能拿出來跟大家交通，大家說你這個不行，又提出一種想法，你聽完之後說，『這個辦法不錯，咱們就按這個來，我那個不行，少見識了，落後了。』通過你所說的、所實行的，大家能看到你這個人做人的原則清澈見底，心裏沒有陰暗面，做事說話憑着真心，憑着誠實的態度，一是一，二是二，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沒有什麼手段，沒有什麼隱瞞，就是你這個人很透明。這是不是一種態度？這是一個人對待人事物的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就代表這個人的性情。」（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實行真理才有正常人性》）我又看到神的話說：「神讓人不要做詭詐人，而要做誠實人，說誠實話，做誠實事，神說這話的意義是讓人有真正人的模樣，不要像撒但那樣，說話的方式像蛇走路一樣，拐彎抹角，讓人摸不着實底。就是讓人無論是從說話還是做事來看，這個人活得堂堂正正，沒有陰暗面，沒有見不得人的東西，心裏乾淨，表裏如一，心裏想什麼就說什麼，對神、對任何人沒有欺騙，沒有隱瞞，心是一片淨土。這就是神要求人做誠實人的目的。」（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人是神經營計劃當中最大的受益者》）從神的話中看到神喜歡誠實人，誠實人單純敞開，對神沒有詭詐欺騙，對人也坦誠相待，心裏有什麼就說什麼，心口一致，讓神、讓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心，這是做人該有的樣式，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人。誠實人喜愛真理、喜愛正面事物，容易得着真理被神成全。再看看自己，待人接物、與人配搭連句實在話、心裏話都不會說，說話做事沒有透明度，心裏特別地陰暗、詭詐，根本不可能明白真理、得着真理。其實我的領受、素質，明白真理深淺，神鑒察得一清二楚，我包着裹着能欺騙得了人但欺騙不了神，神看到我總耍心眼、耍詭詐是噁心厭憎的，更不會在我身上作工帶領。相反，按神的要求實行真理做誠實人，不管自己的觀點是對是錯，都能敞開亮相，自己心裏不

那麼累，神也喜悅，而且說出來才知道自己的想法錯在哪兒，別人指點幫助，自己才有長進，雖然臉面上受了點虧損，但對自己明白真理、生命長進有益處。以前自己根本不會做人，現在神手把手教我們怎麼說話、怎麼做事，讓我們能活出人樣，我明白了神的良苦用心，心裏很受激勵，也有了實行路途。

接下來再跟配搭的弟兄姊妹還有負責人溝通、交流時，我就操練敞開心，不藏着掖着，也不維護自己的臉面、地位，把自己的真實想法說出來，也跟弟兄姊妹坦白，自己的想法不成熟、領受膚淺、看事片面，不合適的大家也給糾正。這樣操練實行，我心裏很釋放，而且覺得出錯並不丟人，相反，如果總包裹自己，給別人假象讓人高看，那是虛偽、無恥。沒過多久，我和組裏一個盡本分時間最長的姊妹配搭，這個姊妹在業務和交通真理方面都比較好，我心裏馬上產生一個念頭：跟這個姊妹配搭我可要少發表觀點，這樣就不容易暴露我的缺少，還顯得我有理智。當這樣的存心、想法流露出來的時候，我馬上意識到又想偽裝包裹自己了，我就跟神禱告背叛自己，接下來跟姊妹一起商量工作的時候，我也不包着裹着了，主動說出自己的觀點。藉着互相討論，我才看清自己的觀點到底對不對，還有哪些缺欠，配搭的姊妹看到我的缺少也會給我指點出來，藉着這樣配搭，我在業務和原則方面都有了一些長進。我感到這樣多主動與別人溝通交流，做個誠實人，面向神盡自己的本分，心裏踏實、平安，而且盡本分的果效也提高了，感謝神的帶領。

## 17 素質差不是藉口

中國河南 追求

以往每當盡本分遇到點難處或是工作沒作好時，我就認為是自己素質太差了，為此我常常活在消極被動的情形中，也常常以素質差為由把自己覺得難的本分推給別人，還覺得這樣做也沒什麼不對的，自己素質差做不好讓別人去做，這也是在為教會的工作着想啊。後來，藉着經歷神話語的審判刑罰，我才扭轉了這一錯謬的觀點，認識到自己是憑觀念想象看事，同時對自己詭詐的敗壞性情也有了一些認識。

一天，帶領讓我們寫信扶持一個姊妹，配搭姊妹有其他事，就讓我寫，我趕忙推辭：「我素質太差了，語言表達能力和組織能力都不好，還是你來寫吧。」就這樣，每次遇到難處，我總是理所應當地推給配搭姊妹。後來，配搭姊妹對我說：「剛開始跟你接觸時就聽你說自己素質差，但相處了幾天，看到你也能發現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覺得你的素質也不是太差，可你盡本分遇到點難處就說自己素質差，有時還把本分推給別人，不知你總說自己素質差的存心是什麼，覺得你說這話好假呀！」聽了姊妹的話，我嘴上沒說什麼，心裏却滿了抵觸：「我說自己素質差這都是實話呀，你根本就不了解實情，怎麼還這樣誤解我呢？」對此，我也一直很困惑。

一次聚同工會，我把自己的困惑和弟兄姊妹敞開交通，並把我認為自己素質差的原因一條條談了出來，比如我打字速度特別慢，文筆也不怎麼好，組織語言也費勁，跟配搭姊妹一起寫信多數都是姊妹打字、組織語言，姊妹處理教會工作很快就能發現問題，而我反應就相對慢些，等等。劉弟兄聽後交通說：「姊妹，咱們根據這些來衡量素質好否符合真理嗎？合乎神的

心意嗎？外邦人都是比恩賜、頭腦，誰頭腦靈活，能說會道，會辦事，這樣的人就是素質好的人，誰拙口笨舌，也沒什麼知識、文化，在人看就沒什麼素質，這是外邦人的看事觀點，咱們信神的人應該根據神的話來看事。在這個事上，咱有沒有尋求神的心意呢？神是根據什麼來衡量人素質好孬的呢？到底什麼是素質好，什麼是素質差？」我搖搖頭，劉弟兄就接着說：「我們讀一段神的話吧。『怎麼衡量人的素質？根據人領受真理的程度來衡量人的素質這是最準確的。有些人學一項專業很快，但是一聽真理就發矇、打盹，心裏就糊塗，聽不進去也聽不懂，這就是素質差。有的人你說他素質差他不服，他認為自己文化知識高就是素質好，文化高就代表素質好嗎？這不代表素質好。衡量人的素質從領受神話、領受真理的程度來衡量，這是最標準、最準確的，用其他的衡量都沒用。有些人口才好、頭腦靈活，特別擅長跟人打交道，但是讀神話、聽道怎麼也聽不懂，他若談經歷見證就顯得外行，都能感覺到他不通靈，這就不是素質好的人。』（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要盡好本分明白真理最關鍵》）從神的話中看到，素質好孬主要是指人對神話語的領受能力說的，跟外邦人說的有素質、有恩賜、聰明伶俐的說法是有區別的。素質好的人讀完神的話能從中明白神的心意，找着實行進入的路途，並且能按照神的要求去實行。而那些看似精明的人，處理外面的事特別精通，可一涉及到神話真理就矇了，只能明白神話語字面的意思，守着一些外表規條、作法，這樣的人就不能說是素質好的人了。就如有些有知識、有文化的人，他們外表有頭腦、有恩賜，但卻領受不了神話語中的真理，有些看事觀點還很謬妄。所以，文化高、頭腦靈活、幹活快不代表素質好，也不是衡量人素質好孬的標準，關鍵得看人是否通靈，對神話語中的真理能不能有所領悟。我們不能憑自己的觀念想象來衡量素質好孬啊！」聽後，我茅塞頓開，原來我認為的素質好孬都是自己的觀念想象，並不符合真理。

接着，一個姊妹找了兩段神的話讓我讀，神的話說：「神對待人不根據人年齡大小，不根據人出生在什麼環境，也不根據人的才藝高低，而是根據人對待真理的態度，這個態度涉及到人的性情。人有一個正確對待真理的態度，接受真理的態度，謙遜的態度，你素質差神也會開啓你，也會讓你有所得。你素質好，但你總狂妄，總認為自己的對，別人說什麼都不接受，總抵觸，神就不作工在你身上，神說這人性情不好，不配得，神會連你原有的都奪走，這叫顯明。」（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實行真理才有正常人性》）「人能認真，負責任，盡心，盡力，工作就能作好。有時候你沒那個心，明明錯誤在那兒擺着，你就找不出來，發現不了。人要是有了那個心呢，聖靈一提示、引導，這些問題你就發現了。但是聖靈要是引導你，給你個意識，讓你感覺哪兒有錯，你沒那個心，你也發現不了。從這兒看出什麼了？人的配合很重要，人的心很重要，心思、意念往哪方面用勁很重要。人盡本分心裏存什麼，用多大的勁，神鑒察，神能看到。盡心、盡力很關鍵，人的配合這一部分也很關鍵，爭取做到盡完的本分、做過的事過後沒有後悔的，做到不虧欠神，這才是盡心、盡力。」（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解決盡本分應付糊弄的問題》）讀完神的話，姊妹交通道：「從神的話中看到，我們盡本分的心態很重要、很關鍵，我們的心對，為了把本分盡好能盡心、盡力，神能看到，會根據我們對待本分的態度來對待我們，即使素質差點神也會開啓帶領；如果心不對，不願受苦付代價與神配合，或者狂妄自大持守自己，或者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作工，這樣的人即使素質再好也盡不好本分，反而會被神厭棄，這就是神的公義啊。再看看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有的素質一般，但盡本分的存心

對，面對難處能仰望神、依靠神，積極主動尋求真理，注重按原則實行，盡本分常有聖靈的開啓與帶領，果效越來越好，這是神的祝福。而有一些我們看着素質好的弟兄姊妹，他們對神的話也有純正的領受，但因着他們恃才自傲，故步自封，不聽取別人的建議，盡本分有點果效就竊取神的榮耀，處處顯露自己、爭名奪利，有的給教會工作帶來打岔攪擾，被取締盡本分的資格，有的作惡多端成了敵基督被開除出教會。從這些事實中看到，素質好並不能決定一個人能否蒙神稱許，關鍵在乎是否追求真理，是否盡心盡意地盡本分。」

之後，弟兄姊妹又結合各自的經歷談了憑觀念想象定規自己的危害後果，我才認識到不明白真理真是太愚昧了，我就是沒尋求真理，才活在觀念想象當中定規自己素質差，以致常常把有難度的本分推給別人，自己不往上够，不禱告依靠神，也不實際地付代價用心揣摩、尋求真理解決問題、突破難關，導致連自己能盡的本分也盡不上了，不僅自己得不着實際的操練，在真理和生命上沒有長進，還直接影響了盡本分的果效。想想配搭姊妹遇到什麼問題那麼快就能看出來，這雖與姊妹原有的素質有關，但更主要是因姊妹對待本分有認真負責的態度，遇到難處禱告依靠神，迎難而上，獲得了聖靈的開啓光照，而我遇到問題就想迴避，以素質差為藉口遷就自己，不付代價，不依靠神尋求相應的真理去解決，導致獲得不了聖靈的作工，自己解決問題也沒什麼長進，從中看到，神對每個人都是公平公義的。藉着交通，我也認識到了神是按着我們能够得上的來要求我們，並不趕鴨子上架，我應正確對待自己，不管我的素質怎麼樣，只管竭盡全力地盡上自己的本分，在真理原則上尋求揣摩，多學習別人的長處，聽取別人的建議，並帶到實際中實行，一段時間下來肯定能有些收穫和長進的。

過後，姊妹給我提建議時說的話不時地回響在我耳邊，「不知你總說自己素質差的存心是什麼？」是啊，我總是把素質差挂在嘴上，這背後是受哪些存心、敗壞性情的支配呢？

一天，我看到神的話說：「好好省察自己是不是一個對的人。你的存心目的都是為了我嗎？你的言語舉動都是活在我面前嗎？你的心思意念我都鑒察。你裏面沒有責備嗎？你拿出一副假臉給人看，還坦然自若裝出一副自以為是的模樣給人看，這是為自己掩護，想把你的惡掩護起來，甚至想方設法推到別人身上，你的心何等詭詐！」（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三篇》）看了神的話，我開始反省自己：當面對一項沒接觸過的本分，因害怕自己盡不好被弟兄姊妹小瞧，我就會在弟兄姊妹面前先說自己素質差，以此來維護自己的臉面、地位，言外之意，盡不好你們也別說我，不是我没盡力而是素質差達不到；當盡本分遇到一些難處時，我不願受苦付代價迎難而上，也怕擔責任，就以素質差為由推給別人。就這樣，幾乎每次遇到需要吃苦付代價、擔責任的事我都讓別人去做，自己退到後面，讓人誤以為我還挺有理智、挺有自知之明的。我這才認識到，我的本性太詭詐了。我總喊自己素質差，盡本分不積極迎合，好像挺聰明，用自己的鬼道道避免了擔責任，但却失去了許多經歷神作工的機會，也失去了很多尋求真理、得着真理的機會。事實上，神給我們每個人的素質都够用，可我不在自己能達到的基礎上盡心、盡力，以此獲得聖靈作工把本分盡好，反而總拿素質差作為自己不實行真理的藉口來欺騙神、迷惑人，這不是太詭詐、邪惡了嗎？怎麼能得到神的帶領呢？

我又看到神的話說：「『雖然素質很差但我有顆誠實心』，這句話多數人聽着是不是感覺良好啊？這裏就有神對人的要求，什麼要求呢？就是素質差不緊，但得有顆誠實的心，這樣也能得到神的稱許。不管什麼情況你必須得做誠實人，說誠實話，辦誠實事，盡本分能盡心盡

意，有忠心，別耍滑頭，別做圓滑詭詐的人，別做奸詐的人，別鬥心眼，別兜圈子，得做喜愛真理、追求真理的人。……你說『雖然我素質很差，可我的心挺誠』，但臨到一個本分，你怕受苦，怕盡不好要承擔責任，你就推托，這是不是誠實人的表現？這很明顯不是誠實人的表現。那誠實人應該怎麼做呢？接受，順服，然後盡自己所能地盡上自己的忠心，力求滿足神的心意。這裏有幾方面表現，一方面就是用一顆誠實的心把本分接受過來，不想其他的，不三心二意，不為自己圖謀，這是誠實的表現。另外一方面是盡力、盡心。你說『我就會這些，我就把這些都用上，都獻給神』，這是不是誠實的表現？你有的、你會的你都獻出來，這就是誠實的表現。」（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做誠實人才有真快樂》）神的話給我指出了實行的路途，神不看人的素質好孬，關鍵看人有没有一顆誠實的心，能不能接受真理、實行真理。神喜歡誠實人，神也祝福誠實人，雖然我素質差，領受真理慢些，有時盡本分也會守規條，但只要我有一顆誠實的心，在盡本分的過程中注重追求真理、提高業務，和弟兄姊妹共同配搭來補足自己的缺少，解決自己的敗壞性情，盡其所能地按着神的要求去做，就能得到神的帶領與祝福，也能逐漸地明白真理，隨着真理的進入就能補足自己素質差這方面的缺少，領受能力、看事能力也會有所提高。明白神的心意後，我開始依靠神在本分上主動往上够，看不透、不明白的問題不再推給別人，而是用心尋求、揣摩或找明白真理的弟兄姊妹交通。當我按照神的要求去實行時，也能看出本分中存在的問題了，雖然有時對一些相對複雜的問題還看不透，但藉着跟弟兄姊妹一起尋求真理原則，慢慢也能明白透亮一些，盡本分也感到輕鬆釋放些了。

藉着經歷神擺設的環境，我對自己的敗壞與缺少有了些認識，也知道該怎麼對待自身的素質問題了。以往盡本分時，我不注重尋求真理，也不去解決敗壞性情，總是憑觀念想象看事，導致常常定規自己，還拿素質差來遷就自己，盡本分滿了應付糊弄，耽誤了教會工作，自己的生命也受到虧損。現在我明白了，每個人的素質都是神命定好的，都有神的美意，我不應該再受自己素質好孬的轄制了，我得凡事尋求真理，達到按原則辦事，做個誠實人來滿足神。

## 18 防備誤解坑害了我

中國山西 蘇醒

前段時間，我們教會的帶領因不追求真理、不作實際工作被撤換了，之後弟兄姊妹選舉我做教會帶領。面對選舉結果，我很擔心：做帶領需要明白真理，能解決弟兄姊妹生命進入上的難處，還得有負擔，能作實際工作。以前我也做過幾次帶領，但因為追求名利地位、不作實際工作被撤換了，這次如果再做不好，耽誤神家工作和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不說，輕了被撤換，嚴重了還有可能被顯明淘汰，我可不想再做帶領、追求高的地位了，只管老老實實把現在的本分盡好就行了。于是我當場回絕，「不行，我勝任不了這個本分」，并找了好多理由推托。我滿以為這樣做是有理智，是有自知之明，後來通過弟兄姊妹的交通我才認識到，我不願做帶領是受「爬得高摔得慘」「高處不勝寒」這些撒但毒素支配，總覺得當帶領是個危險的事，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被顯明淘汰。雖然我道理上知道這樣領受不合乎真理，也接受了帶領本分，但因為這個情形一直没解決，盡這個本分總有顧慮，怕盡不好被撤換淘汰，活在防備、誤解中。那段時間我的情形越來越不好，禱告乾乾巴巴，讀神的話沒有亮光，盡本分也提不起勁，整天渾渾噩噩的。痛苦中，我向神禱告：「神啊！我太悖逆了，面對這個本分我順服不下來，求你帶領我，讓我能認識自己順服下來。」

禱告後，我看到一段神的話：「我很欣賞對別人沒有猜疑的人，也很喜歡肯接受真理的人，對於這些人我很照顧，因為這兩種人是我眼中的誠實人。你是一個很詭詐的人，那你就對每件事、每個人都有防備之心與猜測之意，所以你對我的信也是建立在猜疑的基礎上的，這樣的信是我永遠都不能承認的。既然沒有真實的信，那就更談不上更真的愛了。你對神尚且還能懷疑，還能隨意猜測，那你無疑就是最詭詐的人了。你猜測神能不能也像人一樣罪不可赦，也像人一樣小肚雞腸，也像人一樣沒有公平合理，也像人一樣沒有正義感，也像人一樣手段毒辣、陰險狡詐，也像人一樣喜歡邪惡與黑暗，等等這些猜疑，人能有這些想法不都是人對神沒有一點認識的原因嗎？這樣的信簡直就是在作孽！甚至更有的人認為我喜歡的人無非就是那些會討好、會奉承的人，不會這些的人在神家也是吃不開的，站不住的。這就是你們多年來的認識嗎？就是你們的收穫嗎？你們對我的認識豈止這些誤會，更多的是你們對神靈的褻瀆，對上蒼的誣衊，所以我說你們這樣的信只會使你們離我更遠，只會使你們更加與我敵對。」（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到底怎樣認識地上的神》）神審判揭示的話語使我恐懼戰兢，尤其看到「你們對我的認識豈止這些誤會，更多的是你們對神靈的褻瀆，對上蒼的誣衊」，我感到特別扎心，原來我活在這種誤解防備神的情形裏是在抵擋神、褻瀆神。想想我盡帶領本分幾次被撤換都是因為我不追求真理，總是追求名利、地位，讓人高看、仰望，走上了抵擋神的道路；被撤換後，是神的話語帶領我明白神的心意，從失敗消極中走出來，之後神還給我繼續盡本分的機會，讓我在盡本分的過程中追求真理達到蒙神拯救。看到神沒有一點要顯明淘汰我的意思，可我却猜測、懷疑神是要藉着讓我盡帶領本分顯明淘汰我，這不就是對神的誤解、褻瀆嗎！此時，我悖逆的心才稍有醒悟，看到自己雖經歷過幾次本分的撤換，可我却並沒有從中尋求真理反省自己，反而對神的誤解、防備越來越加重，我心裏感到特別自責、懊悔。

之後，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話：「是不是凡屬於敗壞人類，一旦有地位都能成為敵基督？（不追求真理就會成為敵基督，追求真理就不會成為敵基督。）這就不是絕對的了。難道凡是走敵基督道路的都是因着有地位嗎？那是人不走正道造成的，有好道不走，非得往歪道上走。這就像人吃飯似的，能保養身體、能維持人正常生存的食物人不吃，非得吃有害的東西，最後把自己坑了。這是不是人自己的選擇？有些做過帶領被淘汰的人散布什麼？『可別當帶領啊，可別有地位，一有地位人就危險，神就要顯明啊！一旦被顯明連做普通信徒的資格都沒有了，什麼機會都沒有了。』這是什麼話？說輕了，這是對神的誤解；說重了，這是對神的褻瀆。你自己不走正道，不追求真理，不遵行神的道，非要走敵基督的道路，結果走上了保羅的道路，落得了跟保羅一樣的下場、結局，然後還埋怨神，論斷神不公義，這是不是正宗的敵基督？這是可咒可詛的！」（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解決敗壞性情得有具體的實行路途》）通過神話語的揭示我才認識到，人走敵基督道路被淘汰不是被地位坑害的，根源在於人不追求真理，總追求名譽地位，顯露自己讓人高看，甚至還作惡打岔攪擾教會工作。仔細想想，我以前失敗不是因為有地位，而是我的性情太狂妄，盡本分期間不追求真理，總追求名譽地位，不務正業導致的；而有許多弟兄姊妹，他們也盡帶領本分，但他們走的路對，有敗壞性情流露或者臨到失敗、產生過犯時，他們注重反省認識自己，注重尋求真理解決自己的敗壞性情，按真理原則辦事，盡本分越來越有果效。地位是很顯明人，但對於追求真理的人來說，地位再高也不會作惡，對不追求真理的人，即使沒有地位最終也會被淘汰。明白這些後，我也意識到為什麼自己被選為帶領後心裏抵觸，推托這個本分，主要就是因為經過多次撤換之後，我不追求真理，不反省認識自己失敗的根源，反而認為是有了地位才導致自己一次次跌倒的，還把「爬得高摔得慘」「高處不勝寒」這些謬論當真理持守，所以面對弟兄姊妹選舉我做帶領，我不是迎合順服，而是保全自己，擔心盡帶領本分再被顯明、撤換或者作惡被開除。我真是太謬妄了！

我又看到神的話說：「人的本分與人的得福或受禍并無關係，本分是人該做到的，是人的天職，應不講報酬、不講條件、沒有理由，這才叫盡本分。得福是人經審判之後得成全而享受的福氣，受禍是人經過刑罰、審判之後性情沒有變化，也就是沒經成全而受到的懲罰。但不論是得福或是受禍，作為受造之物就應盡到自己的本分，做自己該做的，做自己能做到的，這是作為一個人，一個追求神的人最起碼具備的。你不應為得福而盡本分，也不應怕受禍而拒絕盡本分。我對你們說一句這樣的話：人能盡自己的本分那是人該做的，人若不能盡自己的本分那就是人的悖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道成肉身的神的職分與人的本分的區別》）從神的話中看到，人盡什麼本分不能決定人最終是得福還是受禍，人得福受禍主要是根據人在盡本分的過程中是否追求真理，最終有沒有得着真理，生命性情有沒有變化。對照神的話，我感到很蒙羞，看到自己信神這麼多年來一直在為前途歸宿奔波忙碌，起初我以為在神家做帶領就能讓人高看、蒙神稱許，最後還能得福有好歸宿，所以我熱心花費，受苦盡本分。經歷幾次撤換後，我害怕做帶領會被顯明淘汰，就不願盡帶領本分，看到我盡本分全是在與神搞交易換取歸宿，甚至想讓神簽字畫押保證我能蒙拯救才願意付出花費。我為了保全自己拒絕神的托付，反過來却講歪理、找藉口，說是怕耽誤教會工作，還認為自己很有理智，真是不可理喻！此時再看神的話「人能盡自己的本分那是人該做的，人若不能盡自己的本分那就是人的悖逆」，我心裏感到很自責。今天我没有真理實際、身量太小這是實情，神給我盡帶領本分的機會不是因為我能勝

任這個本分，而是希望我在盡本分的過程中追求真理，補足自己的缺少，達到合格的盡本分，可我却自私卑鄙，總為自己考慮，怕做帶領再被顯明撤換沒有了好的結局歸宿，就想方設法推托本分，我太悖逆了，對神哪有一點順服？

尋求中，我又看到兩段神的話：「彼得作的工作是在盡一個受造之物的本分，他是在追求愛神的過程中作工的，不是在使徒的位上作工。保羅在作工的過程中也有個人的追求，他的追求只是為了以後的盼望，為了以後能有好的歸宿，他在作工中并不接受熬煉也不接受修理與對付，他認為只要他所作的工作滿足神的心意，他所做的一切能討神的喜悅，到最後必有賞賜為他存留。他的作工中并没有個人的經歷，完全是為作工而作工，并不是在追求變化中來作工。他的作工中盡是交易，并没有一點受造之物的本分或是順服。在他作工的過程中他的舊性并没有變化，他作工只是為別人效力，并不能使他的性情得變化。保羅沒經過成全也沒經過對付而直接作工，他的存心就是為了領賞賜，彼得就不一樣了，他是經過修理對付、經過熬煉的人，他們倆的作工目的、存心根本不同。」（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成功與否在于人所走的路》）「作為一個受造之物所該追求的就是盡到受造之物的本分，就是沒有一點選擇地來追求愛神，因為神就是值得人愛的。追求愛神的人，不應追求個人的利益，不應追求個人的盼望，這是最正確的追求法。你所追求的是真理，實行的是真理，得到的是性情的變化，那你所走的路就是正確的路。你所追求的是肉體的福氣，實行的是自己的觀念中的真理，性情沒有一點變化，對肉身中的神沒有絲毫的順服，而且仍是活在渺茫中，那你所追求的定規將你帶入地獄，因為你走的路是失敗的路。你是被成全還是被淘汰都在乎你個人的追求，也就是：成功與否在于人所走的路。」（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成功與否在于人所走的路》）讀了神的話，我對彼得的成功之路和保羅的失敗之路明白了一些，看到彼得追求的是盡上受造之物的本分，不管能不能得着福氣他都順服神，以至于順服至死為神作出響亮的見證；保羅追求的是得福得賞賜，他勞苦作工是為了得着公義的冠冕，用作工的資本與神搞交易，走上敵基督道路最終遭神懲罰。反省自己，我信神不是為盡受造之物的本分，而是為了得福有好歸宿，而且是想用最小的代價換取天國的福分，所以看到盡帶領本分擔的責任大，萬一打岔攪擾神家工作，可能就沒有好的結局歸宿了，我就特別抵觸，我走的不正是保羅失敗的路嗎？我信神多年享受了神發表的那麼多真理却不思還報，盤算的都是自己的前途歸宿，一直算計神、欺騙神，我太自私卑鄙、圓滑詭詐了！認識到這兒，我從心裏不願再自私卑鄙地活着，願意效法彼得，走追求真理的路，把自己交給神，順服神的主宰安排。

感謝神，是神話語的審判刑罰扭轉了我「高處不勝寒」的錯謬觀點，使我看清了自己信神追求得福的錯誤道路，對自己詭詐的撒但本性有了些認識。接下來，我不再推托帶領的本分，而是擔起自己的責任，開始注重追求真理，追求盡到受造之物的本分。

## 19 我學會了正確對待人

法國 思源

兩年前，我在教會盡帶領的本分，當時教會有個陳弟兄，素質比較好，但就是性情太狂妄，愛顯露自己，我對他就有點看法。有一天，陳弟兄突然找到我，說想盡澆灌本分，我看他信神時間短，明白真理淺，就沒有答應他。他看我沒有同意，又說：「你看就我這素質，盡澆灌本分有什麼不可以呀？不去是不是有點屈才呀？」我聽了心裏有些反感，心想：你以為盡澆灌本分那麼容易，不明白真理只憑恩賜、素質就能把這個本分盡好嗎？你把自己看得也太高了！於是，我就回絕了陳弟兄，還和其他弟兄姊妹說陳弟兄太狂妄了，並列舉了他的許多敗壞流露，有的弟兄姊妹聽了也贊同我的說法。

半個月後，教會安排以後聚會除了讀神的話還可以看教會製作的電影，這些電影都是在交通真理、見證神，看這些電影也能幫助我們明白真理。聚會的時候，陳弟兄說：「現在這樣安排太好了，我看現在有的帶領工人聚會也是講字句道理，還不如直接看電影。我剛盡本分的時候，因着不明白真理，感覺很吃力，後來我就常常禱告神、依靠神，讀神的話，教會製作的這些電影對我的幫助很大，我從中明白了一些真理，現在感覺盡本分那是得心應手，原則基本掌握了，盡本分的果效還挺好的。」我聽了他的交通，心裏挺反感、抵觸，心想：你真是會抓機會，見縫插針顯露自己，你也太狂妄了！接下來，我們又安排了下次聚會要解決的幾個問題，陳弟兄主動包攬了三個，還把剩下的問題安排給其他人來交通。就在我安排組長來主持這場聚會的時候，陳弟兄馬上帶着質疑的口氣問組長：「你行嗎？」聽他的口氣好像是只有他才能主持這場聚會，我心裏特別地生氣，心想：你也太沒理智了吧，你不就是想顯露自己讓人高看嗎？你想出頭露臉，我偏不讓。於是，我就沒按陳弟兄的來安排，也沒讓他主持這場聚會。一想到陳弟兄這些表現，我心裏就特別地嫌棄他，尤其想到前段時間我針對他狂妄的表現給他提點過兩次，他現在還是這樣，我就覺得這個人太狂妄了，簡直狂妄得沒邊了，甚至還在心裏定規他變不了了，就他這麼狂妄，根本不適合盡現在的本分，乾脆把他撤換算了。

聚會結束的時候，我想到自己的表現，心裏有些受責備，覺得這樣對待陳弟兄有些過分了，我就向神禱告：「神哪，我知道我的情形不對了，但是我不知道問題出在哪兒，也不知道自己該進入哪些真理原則，求你開啓、帶領我。」第二天靈修時，我看到神的話說：「在神家對待人的原則應該是什麼？（公平對待每一個弟兄姊妹。）怎麼公平對待？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一些小毛病、小缺點，都有一些特性的東西，都有自是，都有軟弱，都有不足，得憑愛心幫助，能包容、忍讓，別太苛刻，不要斤斤計較。有的人年齡小，或者信神時間短，或者剛開始盡這個本分，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你就抓住人家的小辮子不放了，這叫苛刻。假帶領、敵基督作惡你看不見，弟兄姊妹有些小問題、小毛病你不去幫助，反而大做文章，背後論斷，讓更多的人起來反對他或者排斥他、孤立他，這是什麼作法？這就是憑個人喜好做事，不能公平對待人，這是撒但敗壞性情，這是過犯哪！人做事神在看，你怎麼做，你心裏怎麼想，神在看哪！」（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要得着真理得從身邊的人事物上學功課》）神的話點出了我的情形，我感到很蒙羞，看到自己是憑着敗壞性情對待陳弟兄。回想和陳弟兄接觸以來，我看他說話、做事常流露狂妄性情，我就覺得他年少輕狂，沒有自知之明。每次只要一提到他，我想到的都

是他的缺點，就抓住他的敗壞流露，在心裏定規他是個狂妄得沒有理智的人，這樣的人變不了了，所以我總也不能公平對待他。看到他發表觀點，我心裏也是抵觸、反感，還在弟兄姊妹面前論斷他、貶低他，散布對他的成見，讓人都站在我一邊，都起來排斥他、孤立他，甚至還想撤換他的本分，我這不是站在帶領的位置上壓制人、打擊人嗎？我把自己的觀點、認為當作真理，當作衡量人的標準，好像我能把人一眼望穿，能把人的實質看透，我真是太狂妄自大了。我一個被撒但敗壞至深的人，滿了撒但性情，可我還隨意論斷、定罪別人，哪有一點理智？我絲毫沒有敬畏神的心，對待弟兄姊妹想怎麼對待就怎麼對待，活出的都是鬼性，真是讓神厭憎，讓人反感。想到這些，我心裏就很愧疚。

接下來，我在神的話裏尋求公平對待人的原則。我看到兩段神的話：「該怎麼對待人，在神話裏都有明確的說明或者提示，神對待人的態度那就是人對待人該有的態度。那神怎麼對待每一個人？有的人身量幼小，或者年齡小，或者信神時間短，或者神看這個人本性實質不壞，不是惡毒，只不過有些愚昧，或者素質有些差，或者受社會傳染太多，還沒有進入真理實際，所以難免做愚昧的事，難免有愚昧的表現，在神那兒不看這些，神是看這個人的心。如果他有進入真理實際的心志，這個方向是對的，他有這個目標，在神那兒神是在看，在等待，給他時間、給他機會讓他進入，不是一棒子打死，也不是揪住一次過犯不放，神從來不這樣對待任何一個人。神不這樣對待人，那人如果這麼對待人，這是不是敗壞性情啊？這就是敗壞性情。你得看神怎麼對待愚昧無知的人，怎麼對待身量幼小的人，怎麼對待人正常的敗壞性情流露，怎麼對待那些惡毒的人。對待不同的人神有不同的對待法，對不同人的不同情形也有不同的處理法，這得需要你明白真理，這些真理你都明白了，你就會經歷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要得着真理得從身邊的人事物上學功課》）「你雖然跟他性格合不來，不喜歡這個人，但是在一起做事能公事公辦，不拿本分出氣，不犧牲本分，不拿神家的利益出氣，能按原則辦事，這就有基本的敬畏神之心了。再好一點的人，看他有什麼毛病、弱點，雖然他得罪過你或者傷害過你的利益，但是你還能幫助他，這就更好了，這就是有人性、有真理實際的人，有敬畏神之心。」

（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進入信神正軌具備的五方面情形》）神的話把公平對待人的原則、路途還有神對待人的態度都說得很清楚，對待敵基督、惡人，神的態度是恨，是咒詛、懲罰，而對待那些身量小、素質差，還有各方面敗壞性情和缺少的人，只要是真心信神，願意追求真理，能接受真理，神的態度是愛，是憐憫，是拯救。看到神對待每一個人都是有原則的，神也要求我們根據真理原則來對待人，對真心信神的弟兄姊妹，我們需要包容、饒恕，憑愛心幫助，給人悔改變化的機會，不能看到人流露敗壞性情就一棒子打死，這不合神的心意。就像陳弟兄，他素質好，盡本分有責任心，在追求真理上也肯下功夫，就是信神時間短，經歷淺，比一般人狂妄一些，我應該根據真理原則公平地對待他，憑愛心交通真理幫助他。可是，我不但沒有幫助他，也不看他的長處、優點，反而看到他的缺少就論斷、排斥他，想撤換他的本分，我的本性真是太惡毒了。想想我剛做帶領的時候，總覺得自己比別人強，什麼事都想一個人說了算，獨斷專行，不聽取別人的意見，結果做了一些打岔攪擾教會工作的事，但神並沒有淘汰我，而是藉着話語的審判、對付、管教，讓我反省自己，給我悔改變化的機會。神從來不因着人有敗壞流露就放棄人、淘汰人，而是最大限度地拯救人，神的心真是太美善了！再想想自己的所做所行、對待人的態度，我真的感到很蒙羞，無地自容。

後來，我又看到神的話說：「一個人不管是好是壞，該怎麼對待他，人該有人的做事原則，至于他是什麼結局，神是不是懲罰他，是不是審判刑罰他，那是神的事，人不應該插手，神不讓你替神出頭，怎麼處理那是神的事。只要神沒有定規這個人的結局，沒有開除他，沒有懲罰他，他都是在蒙拯救期間，那你就應該憑着愛心、憑着耐心幫助他，你不應該定他的結局，也不應該用人的手段整治他。你可以對付修理他，也可以憑着一顆誠實的心去敞開心交通幫助他，但是你如果琢磨整治他、排斥他、陷害他，這就麻煩了，這合乎真理嗎？你這是出于血氣，是從撒但來的，是出于人的恩怨，人的嫉妒、恨惡，這種作法不合乎真理，這是遭報應的事，不是合神心意的事。」（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進入信神正軌具備的五方面情形》）從神的話中我明白了，對待人應該有原則，不能憑着自己的觀念想象隨意定規人，也不能抓住人的過犯定罪人，應該根據人的本性實質來對待人，根據人的不同情形和缺少實際地幫助人。有真理實際的人，根據人的不同情形，他知道什麼時候應該耐心幫助，什麼時候該嚴厲地修理對付，什麼時候該責備，他都有分寸、有原則，他不隨意定規人，也不隨意把有敗壞流露的弟兄姊妹當仇敵一樣對待。可是，我又是怎麼對待陳弟兄的呢？我看他流露狂妄性情，就只是輕描淡寫地提一提，沒有達到果效我就排斥、論斷、定罪，還在背後散布對他的成見，沒有一點包容忍耐，這也不是憑愛心幫助弟兄姊妹啊。之後，我就向神禱告悔改，願意按照真理原則去實行，憑愛心幫助陳弟兄。

于是，我找到陳弟兄給他交通了幾段神的話，還把他身上存在的問題給他點了出來。陳弟兄對他自己的狂妄性情有了一點認識，也認識到狂妄性情不解決的危險後果，還說這樣交通、提醒對他很有幫助，他願意好好反省自己，尋求真理來解決自己的敗壞性情。聽了陳弟兄的話，我心裏挺受觸動，同時也很自責，看到陳弟兄並不是我想象的那樣不能變化了，是我自己沒有把本分盡好，沒有真正地憑愛心幫助過陳弟兄，我實在太狂妄、太没人性了！

後來在一次聚會的時候，我聽到上面弟兄交通說：「敗壞人類都有狂妄的性情，即使是喜愛真理、追求被成全的人也有狂妄自是的性情，但這並不影響人蒙拯救被成全。只要人能接受真理、接受修理對付，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能絕對順服真理，就完全可以達到蒙拯救被成全。其實，凡是真正素質好、真有心志的人沒有不狂妄的，這是事實，神選民必須正確對待，絕不能因為人特別狂妄自是就定規他不是好人，不能蒙拯救被成全，……在這一點上需要明白神的心意。素質好又有心志還能絲毫不狂妄自是，這樣的人肯定沒有，如果有，那絕對是偽裝或者是虛假的表面現象，要知道敗壞人類都有狂妄自大的本性，這是任何人也否認不了的事實。」

（摘自上面的交通）聽了講道交通，我對該如何對待性情狂妄的人就更清楚了。人有狂妄自大的性情不是變不了，關鍵是看人能不能追求真理、接受真理，如果能够接受真理，接受神的審判刑罰、修理對付，這完全可以達到性情變化被神成全。就像陳弟兄，信神時間短，經歷審判刑罰少，狂妄性情嚴重一些這也正常，可我看到他流露狂妄性情，就論斷他、排斥他，甚至還想撤換他的本分，我這不是比他還狂妄嗎？我認為自己只要追求真理狂妄性情就能變化，却為什麼定規陳弟兄不能變呢？我對自己要求不高，為什麼對待陳弟兄要求這麼高？這樣對待人也太不公平了。事實上，有恩賜、特長，有素質的人都比較狂妄，但因着素質好，明白真理快，盡本分果效也好，這樣的人一旦明白真理、辦事有原則了，對神家工作很有益處。就像陳弟兄這樣素質好的人，我更應該憑着愛心幫助他，多交通真理幫助扶持他，這才是真正的體貼神的心

意。這次的經歷讓我體會到，沒有真理憑着撒但敗壞性情對待人，只能給弟兄姊妹帶來傷害，也會耽誤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和教會工作，自己也會留下過犯、惡行，看到根據真理原則對待人太重要了。

## 20 實行真理才有和諧配搭

美國 東峰

2018年8月，我和王弟兄配搭盡製作電影道具的本分，剛開始我覺得自己缺少很多，常常跟王弟兄尋求、學習。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後，我掌握了一些業務知識，再加上我學過室內裝潢，幹過房屋建築，在木工方面有些經驗，很快就能獨立地製作一些道具了。這時我發現，王弟兄雖然擅長室內置景，但對做道具并不在行，我再和他配搭製作道具思路上產生分歧時，就不想聽他的，總認為我做道具比他強，我的方案比他好。漸漸地，我們的爭執就越來越多，甚至有時候為了塊小木板怎麼用都會爭執半天。很多時候，我為了維護和他之間的關係勉強妥協，但心裏還是認為自己的對。時間長了，我心裏感到特別痛苦、壓抑，甚至不想和他再配搭了。

記得有一次拍攝場景需要搭建一個茅草棚，但當地沒有結實耐用的木頭做柱子，得靠我們自己製作。我和王弟兄在商量製作思路時，我就說：「先做好柱子的模子，然後澆上水泥，這樣做的樹幹就比較結實。」沒想到王弟兄說：「這樣做的樹幹太直，不太真實，要是用廢布做，可以直接把樹幹的紋理、形狀做出來。」我一聽，就想：我以前幹過房屋建築，從沒見過用布裹水泥做柱子的，別說像不像，就連粗細都不好控制，而且也不結實。於是，我就否了王弟兄的方案，可王弟兄還是說想試試。我見他不接受我的建議就挺抵觸的，心想：「你咋就不聽我的呢？不聽我的拉倒，反正我的是對的，咱們用事實說話，到時候做砸了，可別怪我没提醒你。」因着沒達成共識，我們就按着各自的方案分頭去做了。經過一下午的努力，我做好了一根柱子。「王弟兄那邊的柱子不知做得咋樣了，我們各幹各的，最後要是合不到一起怎麼辦啊？」想到這兒，我心裏有些不踏實，就去看王弟兄做的柱子。到那兒一看，弟兄做的柱子的確不怎麼好。當時我就想，早就說這樣做不行，你不聽我的，現在事實證明了，我的思路就是比你的好。我就找到王弟兄跟他說：「王弟兄，你這做的柱子有些粗，咱們搭的茅草房又不大，做這麼粗的柱子協調嗎？這柱子上還有裂紋，看着也不結實。現在我們倆做的柱子相差這麼多，怎麼拍攝呀？你呀，不能再這麼做了，是不是按着我的來啊？」沒想到王弟兄說：「我做的柱子是粗了點，但也不是什麼大問題，你做的水泥柱子也不像樹幹，後期還得再加工。」我一聽，他不但不接受，反而說我做的不好，我心裏更不舒服了，就想：「你這人咋這麼難溝通呢？真是没法再配搭了！」晚飯後，我坐在電腦前，回想着白天發生的事，心裏就有些難受，覺得明明就是王弟兄不對，他還總是和我對着來，真不想和他配搭了。但又一想，我這不是在逃避嗎？我這也沒有順服啊。我越想越糾結、痛苦，這時候我來到神面前跟神禱告，願神帶領我能認識自己，和王弟兄和諧配搭。

之後，我打開教會網站，找到有關配搭事奉的神話語來讀，看到神的話說：「在配搭時該學哪些功課，現在許多人都不注重。我發現你們許多人在一塊兒配搭時根本學不着功課，多數

都是各持己見，在教會裏作工時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彼此無關，根本就没有配搭。你們只顧着交通個人裏面的看見，只顧着釋放自己裏面的『負擔』，根本不是追求生命，就像只是應付着作工，還總認為不管別人怎麼樣，你走自己該走的路，不管別人怎麼樣，聖靈這麼帶領你就這麼交通。不會發現別人的長處，不會省察自己，你們領受東西真是偏謬，可以說，到現在你們的自是情形仍舊不少，似乎是老病又復發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應效法以色列人的事奉》）

「本來弟兄姊妹在一起配搭就是一個取長補短的過程，你用你的長處彌補他的短處，他用他的長處又彌補你的不足，這就叫取長補短、和諧配搭。只有和諧配搭，人在神面前才蒙祝福，越經歷越有實際，道路越走越光明，心裏越來越踏實。如果總鬧彗扭，他說的你總不服氣，你說的他總不想聽，你給他留面子他不給你留面子，你就覺着過不去，他說了一句話你没給他台階下，他心裏就記住了，下次臨到一個事他也不給你台階下，這叫取長補短、和諧配搭嗎？這叫爭鬥，憑血氣、憑敗壞性情活着，不蒙神祝福，神不喜悅。」（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談談和諧配搭》）從神話中我認識到，原來我和王弟兄不能配搭，是因着我一直活在狂妄自是的撒但性情裏，在盡本分中總想自己說了算。我總認為我在做道具上有特長，比王弟兄強，和他配搭時總想站高位，讓他聽我的，按我的來。這次做柱子也是，弟兄提出個方案，我都没尋求就直接給否了，還在心裏嫌弃、小瞧弟兄，覺得他是個外行，提出的建議沒有什麼參考價值；看到弟兄做的柱子效果不太理想時，我就更認為自己是對的，就拐彎抹角地貶低他做的活兒，還想讓他按我的來；當弟兄指出我的方案有不足之處時，我也沒有接受，也不和他一起尋求解決的辦法，而是抵觸，甚至不想和他再配搭盡本分了。看到我說話做事都是為了證明自己，讓人聽我的，流露的都是狂妄自是的撒但性情。尤其看到神的話說：「這叫取長補短、和諧配搭嗎？這叫爭鬥，憑血氣、憑敗壞性情活着，不蒙神祝福，神不喜悅。」（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談談和諧配搭》）從神話中我感受到，神對這樣的人是厭憎的。神安排我和王弟兄配搭，是希望我們同心合意、取長補短，共同把本分盡好，可我一味地憑狂妄性情說話做事，總認為自己的對，總想自己說了算，把自己的想法當作真理讓別人聽從，絲毫不接受別人的建議，我這性情太讓神厭憎了。我越想越懊悔、自責，就來到神面前跟神禱告：「神啊，因着我的狂妄性情不能和弟兄姊妹和諧配搭，影響了盡本分的果效。神啊，我願意悔改，願意學會放下自己，和弟兄和諧配搭共同把本分盡好。」

之後，我又找了一段神的話看：「兩個人配搭盡本分有時候因為一個原則性的問題發生爭執，有不同的看法，產生了不同的意見，這個時候怎麼辦？這個問題是不是常常出現哪？這是正常現象，因為人的頭腦、素質、見地、年齡、閱歷都不同，人與人本身頭腦裏想的東西就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出現不同意見，出現不同看法，這是很常見的現象，這是太平常不過的事了，不要大驚小怪。關鍵的問題是，臨到這類事怎麼配搭，怎麼尋求能夠達到在神面前合一，讓意見統一。意見統一的目標是什麼？就是都尋求這方面的真理原則，不按你的意思，也不按我的意思，咱們尋求神的意思是什麼，這就是達到和諧配搭的路途。只有尋求神的意思是什麼，神要求的原則是什麼，這樣才能達到合一。」（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談談和諧配搭》）讀完神的話我明白了，配搭中要達到合一，不是根據哪個人的意思，而是都往真理原則上去够，尋求真理，達到按原則盡本分，這才是真正的和諧配搭。想想我和王弟兄閱歷、見識都不同，擅長的技術也都不一樣，在配搭中產生不同的觀點很正常，我應該學會放

下自己，和弟兄一起尋求原則，大家都順服真理，都維護神家的工作，盡本分才容易獲得聖靈作工的帶領。想到這兒，我就打算第二天找王弟兄敞開交通，共同尋求怎麼把這個道具做好。沒想到第二天早上，王弟兄主動找到我，說他太持守自己了，他的方案的確不行，還把做好的水泥柱子也給毀了，願意按我的方案來做。聽他這麼說，我感到很蒙羞，我也向王弟兄敞開交通了自己的情形和認識，當我們兩個人都放下自己時，彼此之間的隔閡就消除了。在接下來盡本分中，我也看到了自己的缺少和不足，按我的方案做出來的柱子的確太光滑，沒有樹幹的感覺，後期還需要二次處理才行，我就找王弟兄一起商量，很快就找到解決的辦法。接下來，我和弟兄互相配搭取長補短，一天就完成了三根柱子。對比之前，兩個人大半天才做了兩根，而且都有問題，現在效率明顯提高很多，讓我感受到在盡本分中能實行真理，和弟兄姊妹和諧配搭太重要了。但是，因為我性情太狂妄自是，一段時間後，又不能和弟兄姊妹和諧配搭了。

有一次，我和李弟兄配搭，一起搭建帳篷給拍攝外景的弟兄姊妹遮風擋雨。在商量思路時，我就提出一個方案，弟兄聽了挺贊同的，當時我就想，不管怎麼說我也幹過房屋建築，這方面肯定比你們懂。緊接着，李弟兄提出一個顧慮，他說：「我們現在只有十六根鋼管，按這個方案搭建，鋼管够用嗎？能搭牢固嗎？是否安全呢？」當時我就想：這都是三角形結構，難道你没學過三角形具有穩定性嗎？這樣搭很牢固，不會有問題。于是，我就滿不在乎地說：「不能百分之百地確定沒有問題，但是，只要不颶十級以上的颱風是絕對沒問題的。」接着，弟兄又讓我畫個草圖說一下細節，我一聽就不耐煩了，說：「不用，我腦子裏有這個畫面，到時候保證搭好就行了。」這事就這樣不了了之。到了第二天下午，我們開始搭建帳篷時又有一個弟兄提出來：「先豎起來兩根鋼管，把屋脊牢固好，再搭兩側的。」聽他這麼一說，我就想：你這樣搭保證慢，我的方案都琢磨過多少遍了，應該是最佳方案，你剛來，前期商量你也没參與，你這方案肯定没我的好。于是，我直接對那弟兄說：「你這樣搭太慢，先豎起來的兩根最後還得拿下來，先搭後側的，更快。」弟兄見我没有一點接受他建議的意思，他也没再說什麼了，我就開始按我的方案搭建。當我爬到合梯頂上時，鎖鋼管的扣子突然鬆了，鋼管一下子倒在了地上，幸虧那邊是草地才沒有砸到人和物。當時，我心裏咯噔一下，這怎麼回事啊？我明明已經擰緊了，怎麼會掉下來了呢？可能是弟兄們没把鋼管扶正，導致鎖扣没有鎖緊才倒的。我就這麼簡單地想了想，並沒有放在心上，就繼續按我的方案搭建。突然，立起來的鋼管向我倒了過來，我站的合梯直接被鋼管壓倒了，我從兩米高的合梯上摔了下來，幸好是没受傷。這時我才意識到，臨到這兩次事故絕非偶然，要不是神的看顧保守，任何一根鋼管傷到我，這後果都是不堪設想。我越想越覺得自責、害怕，就趕緊來到神面前跟神禱告：「神哪，今天盡本分總是出事故，我知道這有你的美意，有我該學的功課，但我不知道從哪方面尋求、認識，願你帶領、開啓我能明白你的心意。」禱告後，我想起神的話說：「你一做事就出錯，一做事就碰壁，這是神的管教。有時你做一件悖逆的事、抵擋神的事，別人誰也不知道，但神知道，他不會放過你，而且管教你。」（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被成全的人都得經受熬煉》）我腦海裏不停地出現着「別人誰也不知道，但神知道，他不會放過你，而且管教你」這句話。這時我才意識到，我和弟兄們搭建帳篷時，我就有種滿不在乎的態度，弟兄們提的建議、方案我聽都不聽，直接就給否了，就覺得我的方案對，就得按我的方案來，我這不是太狂妄了嗎？剛開始

搭建就這麼驚險，要是演員都在下面，帳篷突然倒塌，後果真是不堪設想。想到這兒，我趕緊向神禱告回轉。禱告後，我想到主耶穌的話：「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太 18:19）神的話一下點醒了我，這活兒不能再這麼幹了，得和弟兄們共同商量，和諧配搭。這時，我突然想到：安全第一，根據現有的材料把帳篷搭牢固才是最重要的。這時候，弟兄們也都說，按我之前的方案搭建鋼管不夠用，搭不牢，可以在中間豎兩根起來，這樣屋脊就很牢固。聽他們這麼一說，我心裏完全認同，按我之前的方案搭建，的確存在很多安全隱患。接着，弟兄們你一言我一語，不知不覺就有了完整的方案。最後，鋼管正好够用，我們剛好在天黑前搭完了。

到了晚上，回想起白天發生的事，因着我的狂妄性情差點釀成大禍，我心裏久久不能平靜，我就向神作了個禱告，願神帶領我認識自己。我拿起手機打開教會網站，看到一段神的話。全能神說：「有的人盡本分總也不尋求真理，盡憑己意做，硬憑自己的想象做，總任意妄為。什麼叫任意妄為？就是臨到一個事自己怎麼想就怎麼做，沒有思索的過程，別人誰說也不聽，誰說也打動不了你，誰說也改變不了你的主意，甚至一丁點兒都不能讓你動搖，你就堅持自己的，別人說的有理你也不聽，你就認為自己的對。即便你的對，別人的意見你也應該參考一下吧？你不參考。人說這個人犟啊，犟到什麼程度？十頭牛都拉不回來，死犟，狂妄、任性得厲害，不見棺材不掉淚，犟到這個程度了。這是不是任性？自己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怎麼想就怎麼做，誰說也不聽。人說你這麼做不合真理，『不合真理我也這麼做，不合真理我也得給你講出個道理來，講出個理由來，讓你聽我的，我就這麼做』。人說這麼做是打岔，這麼做有嚴重後果，神家利益受虧損，他不聽，還講自己的理，『我就這麼做，能怎麼樣？我就願意這麼做，你那個都不對，我這個就有理』。也可能你那個是有理，那麼做不會有什麼後果，但是你這是什麼性情？（狂妄。）狂妄本性使你任性，人有任性這個性情是不是就能任意妄為？」

（摘自神的交通）「狂妄是人敗壞性情的病根，人越狂妄就越容易抵擋神。這個問題嚴重到什麼程度呢？人有狂妄性情不但目中無人，最嚴重的就是目中無神。別看人外表信神跟隨神，人并不把神當神對待，總覺得自己有真理、自己偉大，這是狂妄性情的實質、根源，是從撒但來的。所以，狂妄的問題必須得解決。目中無人那是小事，關鍵是人的狂妄性情讓人不順服神，不順服神的主宰安排，總要與神爭權力控制人，這樣的人沒有絲毫敬畏神的心，更別提什麼愛神、順服神了。」（摘自神的交通）神的話一下子讓我看到自己的醜相，我就像神話揭示的任意妄為、蠻不講理。這次搭建帳篷，我又開始憑着自己的經驗持守自己，弟兄們提出一些建議、方案，我聽都不聽直接給否了；弟兄提醒我得注意安全，先把屋脊牢固好，我也不當回事。我就想自己說了算，讓大家聽我指揮。看到狂妄本性就是我目中無人、任意妄為的病根。以往因着狂妄自是，和配搭弟兄各幹各的，影響盡本分的果效，這次又因着狂妄自是，就連弟兄們合理的建議我都聽不進去，頑固地按着自己的意思做，差點出現安全事故。我一直憑着狂妄本性獨斷專行、任意妄為，和弟兄姊妹沒有和諧配搭，心中也沒有神的地位，甚至不顧神家的工作和弟兄姊妹的安全非要按自己的意思做，我已經狂妄得失去了理智。這次要不是神的看顧保守，這後果真是不堪設想。這時我才意識到，憑狂妄性情做事太危險了，這樣下去，不但會耽誤本分，說不定什麼時候會闖下大禍，到那時後悔已經晚了！我越想越害怕，對我的狂妄本性有了些認識，不願意再憑狂妄性情盡本分了。

之後，我在神的話裏找到了實行的路途，神說：「你別端架子，即使你的業務最好，或者你覺得你的素質在這些人中間最高，你能不能一個人把工作擔起來？你的地位最高，你能不能一個人把工作擔起來？沒有大家的幫襯你也不行。所以說，誰也別狂妄，誰也別想獨斷專行，得放低姿態，放下自己的想法、觀點，跟大家和諧配搭，這是實行真理的人，是有人性的人，這樣的人神喜愛，這樣的人盡本分才能盡上忠心，這才是有忠心的表現。」（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盡好本分必須有和諧配搭》）神的話指出了和諧配搭的原則，不管人素質高低，有多少恩賜特長，都有缺少和不足，沒有一個人能完成所有的工作，得學會放下自己，跟大家和諧配搭，每個人都把神給的特長發揮出來，大家心往一處使才能把本分盡好。回想以往盡本分中，有時候弟兄姊妹擅長的是我没有的，通過他們提點幫助後，我再去做事果效會更好；有時候弟兄姊妹想到的是我没有考慮到的，聽取他們的建議後，就避免了一些偏差、問題。想到這些，我感到蒙羞。以前我真不認識自己，就是窮狂、瞎狂，現在我體會到，我需要大家的配搭，需要別人的幫助，否則我盡不好這個本分。在經歷中我也看到，當我憑狂妄性情做事，不能與別人配搭時，處處碰壁；當我願意悔改，放下自己，跟大家配搭時，就有神的帶領、祝福。從中看到，神喜歡肯實行真理、有人性的人。想到這兒，我心裏亮堂了很多。

到了第三天上午，配搭弟兄讓我把帳篷加固一下，聽到這話，我就想：下午拍攝完帳篷就要拆了，還有必要再加固嗎？這個時候，我又想到神的話說：「誰也別狂妄，誰也別想獨斷專行，得放低姿態，放下自己的想法、觀點，跟大家和諧配搭，這是實行真理的人，……」神話給了我實行的方向，我得學會放下自己的想法、觀點和李弟兄配搭，不管李弟兄說的對不對，我先順服下來尋求尋求。這時我想到距離拍攝結束還有五六個小時，說不定天氣會發生什麼變化，把帳篷加固一下更安全。于是，我和另一個弟兄就把帳篷加固了一遍。沒想到下午大概兩三點鐘，突然開始颳大風，下起了瓢潑大雨，暴風雨持續了四十分鐘左右。我們在帳篷裏安全地渡過了這場暴風雨。當時，我心裏說不出來地激動，看到神真是太全能，太智慧了！神藉着弟兄姊妹提建議，不僅讓我認識了自己的敗壞性情，而且用這種奇妙的方式來提醒我，保守我們渡過了這場狂風暴雨，我從心裏感謝神！

通過這幾次經歷，我對自己狂妄自是的撒但本性有了些認識，在和諧配搭上有些進入，看到在盡本分中能實行真理，不持守自己，這對和諧配搭太重要了。我能有這些認識和收穫，全是神話語的審判、揭示和神的責打管教達到的果效！感謝全能神！

## 21 我才明白什麼是盡本分

韓國 尋求

全能神說：「人盡本分其實就是將人原有的即人本能及的都做到，那人就盡到自己的本分了，至于人在事奉中的弊病，那是在逐步的經歷中、在經歷審判的過程中逐漸減少的，并不攔阻也不影響人的本分。若有人害怕在事奉中存有弊病而停止事奉或後退讓步，那這樣的人是最懦弱的人了。人在事奉中若不能將人該表達的表達出來，不能做到人本能所能及的，而是糊弄、應付，那人就失去了一個受造之物該有的功用，這樣的人就是所謂的『庸才』，是無用的廢物，這樣的人還怎麼能稱之為堂堂的受造之物呢？不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腐朽之物嗎？」

（摘自《話在肉身顯現·道成肉身的神的職分與人的本分的區別》）看了神的話，我對什麼是盡本分明白了一些，就是不管人有什麼恩賜、特長，都應該盡其所能地把自己能明白、所掌握的都發揮出來，不應付糊弄，不藏奸耍滑，按着神的要求盡力往上够，這樣自己的不足、缺少能够在盡本分的過程當中得到補足，盡本分的果效也會越來越好。

我在教會盡唱歌的本分，前段時間，負責人讓我擔任一首歌的主唱，需要邊彈吉他邊唱歌。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裏有些顧慮，自彈自唱比一般的獨唱要有難度，而且以前我也拍攝過這樣的獨唱，可唱的時候，注重表演就顧不上和弦了，顧得上和弦表情就不到位了，結果那次的拍攝就失敗了。這次又臨到這樣的本分，我想推托，可又覺得不合神心意，既然弟兄姊妹都覺得我適合唱這首歌，那我就應該接受過來，把自己的本分盡上。于是，我就答應了。經過兩天的練習，唱歌和表演我很快就掌握了，可就是這首歌的和弦有點複雜不好記，眼看着只有一天時間就拍攝了，我心裏就有些着急，就覺得這要是再練習恐怕也來不及了，要是專注地練習下來，那我的手不得腫了呀？肉體受苦不說，還不一定能記得住。想到這兒，我就不想付代價往上够了，就琢磨着怎麼能找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來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這時，我想出了一個點子，要不到時我跟拍攝的人說少拍攝我手的部位，這樣我不就不用下功夫練習這頭疼的和弦了嗎？還能把視頻拍好，這個辦法不錯。其實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心裏感覺到有一種不安，就覺得這麼做是對本分不負責任，萬一和弦出問題導致視頻重拍怎麼辦？但是我轉念一想，「時間這麼緊，節目難度這麼大，要想練好還得下不少苦功夫呢，也挺勞心勞神的，我就這水平了，總不能要求太高吧，再說了，我這樣做也是為了把視頻趕緊做出來呀，大家應該會理解我的。」接下來，我就主要練習唱歌和表情，和弦只是捎帶着練習，覺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到了正式拍攝的那天，我告訴拍攝的弟兄，不要給我手部太多的特寫。我本以為這樣拍攝完就應該沒什麼問題了，沒想到第二天導演說我彈的和弦有些地方是錯的，問我是怎麼回事。聽了這話我就心虛了，臉上火辣辣的，我心想：這下壞了，該不會得重拍吧？我急忙又去問剪輯的弟兄，能不能有別的辦法處理，他搖搖頭說：「試了，果效不太好。」聽完這話，我意識到只有重拍了。看到自己給工作帶來虧損，我心裏有些自責。後來，我們在一起總結這次拍攝失敗的原因時，我就把自己練習和弦時的想法都說了出來，一個姊妹聽後就責備我說：「你和弦沒有練好為什麼不早說呢？現在拍攝完了還得返工，這不是耽誤工作嗎？你這樣做是不用心，太不負責任了！」聽了這話，我心裏很不服氣，我怎麼能是不用心呢？我和弦不行這是事

實呀，再說了，我這樣做也是為了把視頻趕緊做出來，你們少拍攝我手的部位不就行了嗎？我不認識自己還在心裏講理。這個時候，另一個姊妹也說：「你和弦不行，可以下功夫練習，哪怕是推遲幾天拍攝，但是你也別這麼應付糊弄啊，你是主唱，不拍攝你手部的特寫，那果效能好嗎？你這樣做太不負責任、太應付糊弄了！」這連着兩個「太」字讓我感到很扎心，我不由得想：弟兄姊妹怎麼都說我盡本分應付糊弄、不用心，難道我真有問題嗎？我也想拍好啊。可不管怎麼說，因我和弦出錯導致視頻重拍，耽誤了工作，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想到這兒，我心裏有些難受，便不再講理了，開始反省自己。

後來，我看到了一段神的話，心裏很受觸動。神的話說：「對待本分應付糊弄，用一種輕慢的態度去對待，結果是什麼？結果是你能盡好的本分你也盡不好，達不到合格，神對你這種盡本分的態度很不滿意。本來你如果正常地尋求、配合，絞盡腦汁，全心全意地去做，把精力百分之百全都用上，一段時間就為這個事操勞、用心、思想或者查資料，全身心撲到這個事上，你能這麼配合，神就在前面帶領你，你不用費很大力氣，在你竭力配合的時候，神就給你安排好了。若是你偷奸耍滑，中途起歪心跑外道了，神就不理睬你了，這次機會你就失去了，神會說：『你這個人不行，沒法用，你靠邊站吧。你不是喜歡偷懶嗎？你不是喜歡偷奸取巧嗎？你不是喜歡歇着嗎？那你就歇着吧。』神把這次的恩典、這次的機會留給下一位了。你們說，這是受虧損還是占便宜呀？這虧損太大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解決盡本分應付糊弄的問題》）神話揭示的就是我的情形。想到這次讓我做主唱，我滿口答應要好好練習，可實際上並沒有按照自己說的做，也沒有在自己薄弱的和弦上找資料學習提高這方面水平，也不下功夫練習，覺得那樣做太受苦了，就打着時間緊的幌子投機取巧，讓他們在拍攝時減少我手部的特寫，我以為這樣做就能蒙混過關，沒想到却耽誤了工作。我的確是太不負責任，太應付糊弄了！當本分臨到了我，我不想着怎麼多付代價彈出好的樂曲來見證神，却偷奸耍滑，怎麼容易怎麼來，導致拍攝出來的視頻重新返工，我怎麼就能這麼應付糊弄？我要是多用點心，多負點責任，也不至于給神家工作帶來虧損。這個時候，我才對自己有了一點恨惡，就想着如果還有機會，我一定不再藏奸耍滑，哪怕是再受苦付代價也要練好和弦，把這個視頻拍好。

隨後，弟兄姊妹商量再給我兩天時間把和弦練好。聽了這話，我心裏很感動，感謝神給我一次彌補過犯的機遇。接下來練習和弦的時候，我就用心去記，付代價練習，但是心裏還是挺有壓力的，擔心我技術水平這麼差，兩天時間能不能達到，我就有些着急了。可是越着急越記不住，越記不住心越不安靜，一轉眼一上午過去了，可我練習的果效却不是很好，手還很疼。午飯後，按平時每天到這個點我都要休息一下，可看看自己這和弦都還沒有練好，心想還是別休息了，趕緊把所有時間都利用起來練習和弦吧。因自己心對了，神也帶領，到了下午，我不知不覺地找到了一個分階段記和弦的竅門。眼看着果效越來越好了，但因着練習的時間長了，手有些腫了，又有了想偷懶一會兒的念頭，我意識到自己又想應付糊弄了，這時，我想起了一段神的話，就趕緊去看：「臨到本分需要你出力、花費，奉獻你自己的身心與時間的時候，你別保留，別藏心眼，別留餘地。你留餘地，耍心眼，偷奸耍滑，工作肯定作不好。你說：『誰都沒發現我偷奸耍滑，這可太好了。』這是什麼思想？你認為把人糊弄過去了，把神也糊弄了。事實上，神知不知道？（知道。）多數時候人與你相處時間長了也知道，說你這個人盡本分總耍滑、不用心，用勁也就是五分勁六分勁，頂多就是八分勁，就是稀裏糊塗的，對什麼事

都是睜一眼閉一眼，絲毫不求真，讓做就做點兒，有人把關就做得好點兒，沒有人把關就做得差一點兒，要是挨了對付就用點兒心，要是不挨對付就多打個盹，能糊弄一陣就糊弄一陣，還以為人都看不到。時間長了，人就發現了，『這個人不可靠，不可信賴，要是把重要本分交給他，那得有人把關看住他。一般的、不涉及原則的事讓他辦還行，要是把重要本分交給他，弄不好就辦砸了，你就得上當受騙。』人看透他了，他把自己的尊嚴、人格丟盡了。人都不信任他，神還能信任他嗎？還敢托付他辦大事嗎？這樣的人不可信賴。」（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生命進入得從盡本分開始經歷》）

神的話點醒了我，看到我盡本分應付糊弄太嚴重，我練習和弦見好就收，就不想着練到最好的水平，這不就是使五分勁、六分勁嗎？我這樣偷奸耍滑、應付糊弄地盡本分，沒有人格，不值得信賴。以前我總認為自己能熱心花費，撇下一切盡本分，這就是盡上忠心了，現在看到自己盡本分不求達到最佳果效，應付糊弄這麼嚴重，這哪是在盡本分啊？而且再這樣下去，本分盡不好，誰還敢信任我，這不是把自己的人格、尊嚴給徹底玩沒了嗎？上次我已經留下過犯了，這次我不能再應付糊弄了，手腫一點，少休息一點，這不算什麼，總比丟了人格、尊嚴強。于是我就立下心志，再苦再累也得把和弦練好。當我真願意悔改的時候，也看到了神的祝福和帶領，那天練習到晚上十二點多，我就把所有的和弦都記得差不多了，為了不出差錯，第二天我又練習了一天就都熟悉了。拍攝時，每個環節我都認真對待，心裏也一直禱告依靠神，沒想到竟然一次就拍攝成功了。當看到這個結果的時候，我心裏很踏實，體嘗到了實行真理的甜頭。

一段時間後，我盡上了作曲的本分。因為我很長時間沒有作曲了，對各方面的業務都不熟悉，尤其最近要作的搖滾曲風，我沒作過就擔心自己作不好，但想到這是自己該盡的本分，我得好好配合，于是我就立下計劃，在這個月底要完成兩首詩歌。作曲時我加班加點，有時候累了就禱告神背叛肉體，不知不覺找到了一些旋律，很快就作好了一首曲子。作完後，我就讓身邊的弟兄姊妹給幫着聽聽，他們聽着說還可以，挺有搖滾感覺的。我自己感覺如果副歌旋律再進一步修改完善，應該能達到更好的果效，但是轉念一想，目前我也沒有什麼太好的思路，也別要求自己太高了，反正弟兄姊妹聽着旋律沒什麼大問題，過得去就可以了，再說了，我也是剛操練作這類曲子，有點缺少也正常，還是拿去給負責人聽吧。

幾天後，負責人說我作的曲子方向對，但是旋律不明顯，建議我再揣摩揣摩歌詞繼續修改。聽了這話，我心裏有些抵觸，心想：我可是剛操練作這類曲子，你們對我要求也太高了。本來作這首曲子就花了挺長時間，這要是再下功夫修改，那得多費心哪，也不知道能達到什麼果效。于是我就重新作了一個曲調，結果負責人聽後說沒有旋律，還有點像兒歌。這個時候我就有些消極了，心想：我這麼賣力氣地作，竟然一首也沒有通過，這可怎麼辦呢？後來，我又作了一些曲調，結果還是一首也沒有通過，我心裏特別難受。想想自己立了心志這個月要完成兩首曲子的，結果一首也沒有作成，一點果效也沒有，這不成了廢物了嗎？

接下來聚會的時候，負責人就提醒我說：「你作的曲子是挺新穎，風格挺好，但是為什麼一首也沒有通過呢？你就是不用心揣摩歌詞的意思，導致作出來的曲子跟歌詞不咬合，越修改問題還越大，你這樣盡本分耽誤神家工作了。」這個時候，另一個弟兄也說：「你平時錄製歌曲的時候也不好好唱，有的唱的都跟譜子不一樣，你這是應付糊弄啊！」面對弟兄姊

妹的對付、指責，我心裏又難受又蒙羞，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回到家，我就跟神禱告：「神啊！我盡本分太應付糊弄了，沒有一點忠心，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求你幫助帶領我。」

後來，看到神的話說：「對待什麼事都是那麼輕慢、不負責任，這是不是敗壞性情裏的一種東西？這種東西是什麼？就是痞性，做什麼事都是大概、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也許、可能、八成這樣的一種態度，應付了事，得過且過，只要能蒙混過關就行，用不着求真，也用不着求細，更不用尋求什麼原則。這是不是敗壞性情裏的東西？這屬不屬於正常人性裏的一種表現？如果說這是狂妄也對，這是放蕩也完全合適，只能用『痞』來形容最恰當。痞性在大多數人的人性裏面都有，做什麼事都想應付、都想糊弄，都帶點騙的性質，就是能騙就騙，能省事就省事，就不花更多的時間和心思去琢磨，只要能不露餡、不出事、不擔責任就行，就這樣蒙混過關，不用做得太好，那樣太麻煩了。這樣的人學什麼都學不精，學什麼都不想用心，就想學個大概去充當內行，然後憑着這個去混。這是不是人對待事物的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好不好？這類人對待人事物的這樣一種態度，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混』。敗壞人類都有這種痞性。」

（摘自《揭示敵基督·只讓人順服他，而不是順服真理、順服神（二）》）「人怎麼分貴賤？就看一個人對待人事物的態度、作法，就是臨到事的時候他都怎麼做，都怎麼處理、怎麼表現。有人格、有尊嚴的人做事精細、求真、用心、肯付代價，沒有人格尊嚴的人做事敷衍、糊弄，總想欺騙，總想應付了事，無論學什麼技術都學不精，不管學多長時間，對於技術、業務範圍之內的事還是一問三不知，不跟他求真還好，一跟他求真他便急得滿頭大汗，回答不上來，這就是人格低賤的人。」（摘自《揭示敵基督·只讓人順服他，而不是順服真理、順服神（二）》）看了神的話我才認識到，我盡本分應付糊弄不求果效，主要是因為我裏面有一種痞性，就是做什麼事就想應付了事、蒙混過關，不想求真求細，更不想尋求真理原則把這個事做好，做得合乎神的要求。想到這段時間，無論是唱歌，還是作曲，一臨到難處，需要我花心思、受苦付代價的時候，我都是見好就收，不往好了做，不往精了做。其實我明知道，我再努努力，多用點心，本分會盡得更好，但我總是以過得去、差不多就可以了來遷就自己，導致業務不能提升，盡本分達不到見證神的果效，還一再返工給神家工作帶來攔阻，這哪是合格的盡本分呀？這分明是在打岔攪擾神家工作。這個時候，我看到自己的痞性太嚴重，盡本分應付了事、得過且過，糊弄神、欺騙神，沒有一點人格、尊嚴。神喜歡的是盡本分能求真、做事精細的人，臨到難處能尋求真理原則，按照神的要求盡力把本分盡好，這樣的人有人格、有尊嚴，在神眼中看為貴。但對比自己，我就感覺到蒙羞、無地自容，不配稱為人。這個時候我也明白了，神藉着弟兄姊妹修理對付我，這是對我的拯救，要不然我這麼一直應付糊弄下去，本分肯定盡不好，還會打岔、攔阻神家工作，被神厭棄淘汰。

我又看到神的話說：「神的工作是為了人類，人的配合是為了神的經營，神將他該作的都作了之後就需人全力以赴地去實行了，需要人去配合了，人都應在神的工作之中盡上自己的全力，獻上自己的忠心，不應觀念重重、坐以待斃。神能為人獻身，人為什麼不能為神盡忠呢？神對人一心一意，為什麼人不能有一點點配合呢？神為了人類作工，為什麼人不能為了神的經營而盡點人的本分呢？工作都作到如此地步了而你們還視而不行、聽而不動，這樣的人不都是沉淪的對象嗎？神為了人類已獻出了全部，為什麼人到了今天還不能老老實實地盡點人的本分

呢？對神來說工作是第一，他的經營工作最重要，對人來說實行神的話、滿足神的要求是第一，這些你們都應明白。」（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的作工與人的實行》）揣摩着神的話，我心裏很受感動。神對我們一心一意，為了拯救我們這些被撒但敗壞的人類，神兩次道成肉身，受盡天大的屈辱，又被世代棄絕，受了那麼多苦，面對我們這些敗壞至深、麻木無知覺的人，神從來沒有放棄我們，還一直發表真理拯救我們。我們素質差，領受真理慢，神交通真理的時候就特別認真、細緻，有時候還打比方、舉例子，用講故事的方式來引導我們，從各個角度、用各種方式說，目的就是為了讓我們能夠明白真理、進入真理，神對我們的生命特別負責任，不把我們作成不罷休。看到神的性情與神的良苦用心，我心裏很受激勵，但是再想想自己對待神、對待本分的態度，就感覺特別懊悔自責，不願再這樣應付糊弄地盡本分了。我就來到神面前禱告，尋求到底怎麼才能徹底解決應付糊弄，用心把本分盡好。

後來，看到神的話說：「本分是什麼？是神給人的托付。那應該怎麼盡本分？按着神的要求、神的標準，按着真理原則去作，不是按照人的主觀意願去作，這樣盡本分就合格了。」

（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尋求真理原則才能盡好本分》）「什麼是動真格的？人能出點力，肉體受點苦，這都不是真格的。關鍵是心裏得有神，得有負擔，對自己盡的本分得在心裏掂量掂量它的重要性，然後帶着這個負擔、這個責任做每一件事，用心去做，對得起神給你的這個使命，也對得起神為你付出的一切、神對你的期望，這才是動真格的。你走過程沒有用，那是糊弄人，你欺騙不了神。盡本分沒有真實的代價，沒有忠心，這都不是合格的盡本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盡好本分最起碼得具備良心》）看了神的話我心裏清楚了，本分是神對人的托付，必須按照神的要求、按着真理原則去做，不能拈輕怕重，隨從己意、喜好想怎麼做就怎麼做。而且盡本分要達到合格，光是在外表受苦付代價那還不行，最主要的是得有負責任的態度，能夠用心、求真，常常地尋求、揣摩、總結，這樣才能盡好本分滿足神。後來再作曲的時候，我就用心揣摩歌詞的意思，找一些意境相似的曲風來聽，琢磨琢磨用什麼樣的曲調來表達這個意境，把歌詞的意思、曲調的方向還有意境這些都揣摩透了、摸準了我才下筆，然後再讓弟兄姊妹給提提建議，我又修改了兩次，這首曲子很快就作成了，同時我修改的另外一首詩歌也通過了。看到這麼短的時間能作完一首曲子，我更為自己以往盡本分應付糊弄感到懊悔、自責，才看到自己被撒但敗壞太深了，痞性太嚴重了。多虧了神擺設環境，興起弟兄姊妹修理對付，我才尋求真理解決自己的敗壞性情，盡本分才有了點忠心。感謝神的拯救！

## 22 我才學會了盡本分

意大利 心誠

全能神說：「人都是在盡本分的過程中逐步得着變化的，也是在盡本分的過程中才顯出忠心的，這樣，你越能盡自己的本分越能得着更多的真理，而且你所表達的也就越實際。而那些只是應付着盡本分却不尋求真理的人最終也得被淘汰，因為這樣的人并不是在實行真理的過程中盡本分，也不是在盡本分的過程中實行真理，這樣的人就是沒有變化的受禍的對象，他們所表達的不僅有摻雜，而且表達出來的盡都是惡。」（摘自《話在肉身顯現·道成肉身的神的職分與人的本分的區別》）「用心盡本分，能够負責任，這得需要人吃苦付代價，這不是嘴上說說就行了。盡本分不用心，總想出力，本分肯定盡不好，只是走走過程就完事了，到底做得怎麼樣自己也不知道。你用心就能達到逐步明白真理，你不用心就達不到。盡本分用心了，追求真理用心了，你就能逐步地明白神的心意，逐步地發現自己的敗壞與缺少，也能逐步地掌握自己的各種情形；你不用心省察，光注重外面出力，你心裏的不同情形、不同環境裏的各種反應你就發現不了，不用心省察就不容易解決心裏面的問題。」（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做誠實人才能活出真正人的樣式》）從神的話中看到，盡本分得用心、負責任，注重尋求真理才能把本分盡好。以前我大大乎乎，做什麼事都不太用心，在神家盡本分也是這樣，不求最佳果效，遇到一些複雜的工作需要受苦付代價，我就應付糊弄，不負責任，結果盡本分總是出現差錯。後來在神的話中，我對自己的敗壞性情有了一些認識，也明白了該怎樣盡本分才合神心意，再盡本分就能求真、負責，踏實多了。

當時，我在教會盡檢查意大利語翻譯文稿的本分。剛開始我還能認真檢查，有什麼難處也願意迎合，可是時間一長，面對手中積壓的一份份稿子，我就有點坐不住了。尤其是看到稿子裏有很多花花綠綠的批注，還有密密麻麻、成千上百的逗號、句號、撇號等，都需要一個個去查看格式還有安放的位置準不準確，我心裏就挺浮躁，心想：要整理好這些稿子得花多少心思啊？這也太費勁了。想到這兒，我就不願認真檢查了，就大致看看，覺得差不多過得去就行了。有一些句子需要安靜下來琢磨，看看翻譯的意思是否準確，但我一看句子結構有點複雜，就在心裏打小算盤：這要是逐字逐句地推敲、查資料那得花多少精力啊，萬一查了很久都還查不到，我不就白費力氣了嗎？算了，還是交給別人去處理吧。就這樣，我稀裏糊塗、得過且過地盡着本分。

漸漸地，我盡的本分就不斷地出現問題，我檢查過的稿子讓別人一看，發現有的地方字母大小寫不正確，有的標點符號出現錯誤，甚至有的稿子還漏翻譯了幾個字……面對這些錯誤，我心就挺難受，這些小問題人家一眼就能看出來，為什麼我瞪着眼睛就看不出來呢，而且還能出現最明顯的漏翻譯問題？我越想越不是滋味。一天吃午飯的時候，我收到消息，說我檢查過的一篇稿子出現了很低級的單複數錯誤，我當時心裏就像被針扎了一樣難受，我怎麼就這麼粗心呢？這麼低級的錯誤我竟然沒有看出來，我真是不敢保證我檢查過的其他稿子會不會還有類似的錯誤。我的本分盡得漏洞百出，這可怎麼辦呢？我心裏很痛苦，就趕緊來到神的面前禱告，反省自己這段時間的情形和盡本分的態度。

我看到了一段神的話：「你盡本分要是不用心，稀裏糊塗的，怎麼容易就怎麼做，這是什

麼心態？這就是應付糊弄，對待本分沒有忠心，沒有責任感，沒有使命感。每次盡本分都是用一半力，用一半心，不太用心，稀裏糊塗就過去了，就跟玩一樣輕鬆，這是不是就麻煩了？最終人會說你這人盡本分不怎麼樣，就是走過程。在神那兒神會怎麼說？神說你這人不值得信賴。這項工作托付給你了，不管你是負主要責任的，還是負一般責任的，你沒盡心，沒盡到你的責任，沒把這個事當成神給你的使命、給你的托付，沒把它當成自己的本分與義務去做，這就麻煩了。『不值得信賴』，這五個字就給你的盡本分定性了，神說你這個人的人品不行。托付你一個事，你就用這種態度對待，用這種方式處理，那以後還能托付你盡本分嗎？還能托付你辦大事嗎？也可能能托付你，就看你的表現了，但是在神心裏對你總有一份不放心，有一份不滿意，這不就麻煩了嗎？」（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常常揣摩真理才能有路行》）神真是鑒察人肺腑，神的話句句點中了我的要害，我才意識到，原來盡本分怎麼容易就怎麼做，這種態度是應付糊弄，這裏面沒有用心的成分，就只是在外表走走過程，根本不是對本分負責任。回想我盡本分的表現，凡是需要我花費時間、精力的，我都采用最快速、最不費心的辦法解決，怎麼容易怎麼做，怎麼省事、怎麼不累就怎麼來。每次檢查稿子要是生詞很多，或者碰到難懂的語法和句型結構，我不認真查找資料，而是走捷徑直接圈出來問別人；碰到標注複雜，或者是需要很細心地檢查標點符號的環節，我就大致看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過去了。我對待本分，對待神的托付稀裏馬虎，偷奸耍滑，不負責任，就只想着自己的肉體如何能不受苦，我心裏哪有一點神的地位？

後來，我又看到神的話說：「有人性的人沒人看着盡好一樣本分應該是容易的事，這應該是分內的事，沒有人性、不可信賴的人盡好一樣本分那就費勁，別人總得操心，總得看着，總得過問，要不他給你做一樣活兒還得毀一樣東西。總之，人盡本分總得省察：我這本分盡得合格？用沒用上心？盡本分的時候是不是有應付糊弄的情形？如果有這些情形那可不好，那就危險。往小了說，這人沒有信用，人信不過他；往大了說，盡本分總應付糊弄，在神面前總應付糊弄神，這危險可就大了！你瞪着眼睛搞欺騙，這個後果是什麼？短時間內來看，你這人有敗壞性情，總有過犯，沒有悔改，不知道實行真理，也不實行真理；長期來看，你總這麼做，你的結局就沒了，這就麻煩了。這叫大錯不犯，小錯不斷，最後釀成的後果一發不可收拾，這嚴重啊！」（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生命進入得從盡本分開始經歷》）看到神把應付糊弄的性質和後果揭示出來了，我不由得感到害怕，盡本分應付糊弄就是欺騙人、欺騙神哪，這種盡本分的態度是被神定罪的，要是不悔改，早晚得造成嚴重過犯被神淘汰。回想教會安排我盡本分時，我信誓旦旦說要把本分盡好，可實際盡本分需要我付代價的時候，我却體貼肉體，怕麻煩，怕受苦，檢查稿子走馬觀花、應付糊弄，結果連最明顯的錯誤都沒有檢查出來，我這不就是在搞欺騙嗎？想到這些，我就很懊悔、自責，就向神禱告：「全能神啊！我盡本分不負責任，應付糊弄欺騙你，讓你厭憎，我太沒有良心了。神啊！我願意悔改，求你帶領我，加給我受苦的心志，能背叛肉體盡好本分。」

之後，我在檢查每一篇稿子的時候，遇到不太貼切的詞就查各種字典，實在不能確定的就問身邊的弟兄姊妹，或者問專業的翻譯，直到把這個詞弄清楚；遇到一些字數多、難度大的稿子，我也不敢再偷奸耍滑、敷衍了事了，而是在每句話上能求真求細，反覆地琢磨、推敲，盡量能夠提高翻譯的準確度；定稿過程中需要檢查的細節我也都列在書籤上，時刻提醒自己每一

個步驟都要考慮周到，定稿時一條條對照，盡量在最後環節減少文稿中的錯誤。一段時間下來，我盡本分的果效明顯提高了一些，錯誤率也低了。

後來，組裏又新來了一個姊妹，幫忙把定稿後的翻譯稿件調整成標準格式。姊妹時不時就會問我，這個標點符號對不對？那個標點符號是怎麼回事？問得多了我就挺不耐煩的，心想：這要一個個解釋多費事啊，你照着定稿整理就行了。於是，我就敷衍姊妹說：「這個都已經是定稿了，標點符號沒啥問題，意、英語標點符號使用差不多，多數就按着英文的來就行，但是也有例外，得根據意思來。」姊妹又問：「咱們現在用的參考書籍太專業，有的地方看不懂，有沒有簡單一點的關於意語標點符號如何使用的文檔？」我說：「這還沒有。」過後也想着應該整理出一個文檔給新來的姊妹參考，但是標點符號這麼多，要整理還得現查資料，這也太麻煩了，整理文檔還是以後再說吧。我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沒想到姊妹按照我說的「意、英語標點符號使用差不多」來調整文檔格式，把十五萬多字的意語文稿裏所有出現破折號的地方都刪去了前後空格。得知這個情況我簡直傻眼了，其實意大利語的破折號，為了避免與連字符混淆，前後必須得加空格，這個和英文是不一樣的，但是我没有把這個情況告訴姊妹。沒辦法，姊妹只好搜出來又一處一處地改正過來。我心裏特別地難受、後悔，就恨自己當初怎麼就下點功夫把文檔給整理出來呢？為什麼總是體貼自己的肉體怕麻煩？就因着我的糊弄導致姊妹要重新修改一遍，還得再去審核一次，不僅耗費人力，最主要是耽誤了工作進度，我這不就是在打岔攪擾神家工作嗎？一時間，虧欠、自責、懊悔又再次涌上心頭，我都恨不得打自己兩個嘴巴，我怎麼就又應付糊弄了？這到底是什麼問題呀？

有一次靈修的時候，我看到了一段神的話：「對待什麼事都是那麼輕慢、不負責任，這不是敗壞性情裏的一種東西？這種東西是什麼？就是痞性，做什麼事都是大概、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也許、可能、八成這樣的一種態度，應付了事，得過且過，只要能蒙混過關就行，用不着求真，也用不着求細，更不用尋求什麼原則。這是不是敗壞性情裏的東西？這屬不屬于正常人性裏的一種表現？如果說這是狂妄也對，這是放蕩也完全合適，只能用『痞』來形容最恰當。痞性在大多數人的人性裏面都有，做什麼事都想應付、都想糊弄，都帶點騙的性質，就是能騙就騙，能省事就省事，就不花更多的時間和心思去琢磨，只要能不露餡、不出事、不擔責任就行，就這樣蒙混過關，不用做得太好，那樣太麻煩了。這樣的人學什麼都學不精，學什麼都不想用心，就想學個大概去充當內行，然後憑着這個去混。這是不是人對待事物的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好不好？這類人對待人事物的這樣一種態度，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混』。敗壞人類都有這種痞性。」（摘自《揭示敵基督·只讓人順服他，而不是順服真理、順服神（二）》）神的話一針見血地點出了我盡本分應付糊弄的根源就是痞性太嚴重了，就是做什麼事都帶着混、騙的心態。回想當姊妹問我標點符號如何使用準確，我嫌麻煩，自己不求真也不想讓別人多問，就草草地給了一個規條敷衍姊妹；當姊妹問我有没有參考資料，我明明可以整理，但一想到需要肉體受苦付代價，我就又搪塞過去了，雖然感覺不踏實，怕出錯，但還是想蒙混過去，要是不出什麼差錯，那我還省了一份勁，多好。我一次次地糊弄，總帶着僥幸、帶着混的心態，總想偷奸耍滑使巧勁，蒙混過關，根本就不想着怎麼下功夫踏踏實實地把本分盡好，把每一個細節考慮到，做到最大限度地保證不出錯。雖然我外表也在做事，也在回覆別人的問題，可實際上都是在搞欺騙、耍詭詐，結果人家因為相信了我的話而出現了嚴重錯誤，白白受苦受累，做

了很多無用功，現在還得大返工，拖慢了整體工作進度，給教會工作帶來損失。看到我一貫以來所奉行的「怎麼容易怎麼來，怎麼省事怎麼來」這個行事原則太坑人了！我要小聰明是一時省勁了，肉體沒受苦，可結果却是自己盡本分過犯不斷，給神家工作也帶來打岔攪擾，真是坑人害己！這麼重要的工作托付給我，但我的態度却是輕慢、敷衍，不負責任，又騙又混，不計後果，就連最基本的良心底綫都達不到，這才看到自己痞性太嚴重了，人格低下，太不值錢了！

後來，我看了一段神話語朗誦視頻，全能神說：「人在事奉中若不能將人該表達的表達出來，不能做到人本能所能及的，而是糊弄、應付，那人就失去了一個受造之物該有的功用，這樣的人就是所謂的『庸才』，是無用的廢物，這樣的人還怎麼能稱之為堂堂的受造之物呢？不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腐朽之物嗎？……你們的言行能對得起誰呢？難道就你們這一點點奉獻就能對得起我所賜給你們的全部嗎？我對你們一心一意沒有絲毫選擇，而你們對我却是心懷鬼胎、三心二意，這就是你們的本分，是你們僅有的一點功能，不是這樣嗎？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根本沒盡到一個受造之物的本分嗎？這樣你們怎麼能稱為受造之物呢？你們自己都發表什麼、活出什麼你們自己不清楚嗎？你們不能盡到自己的本分還想求得神的寬容與神豐富的恩典，那些恩典不是為你們這些分文不值的小人預備的，乃是為那些没有所求、甘心獻身的人而預備的。你們這樣的人、這樣的庸才根本不配享受天上的恩典，只有苦難的日月與那不盡的懲罰與你們相伴！你們若不能為我盡忠，那你們的命運就是受苦，不能對我的話與我的作工負責，那你們的結局就是懲罰，什麼恩典、祝福、國度的美好生活與你們無關無份，這是你們應得的下場，是自食其果！」（摘自《話在肉身顯現·道成肉身的神的職分與人的本分的區別》）揣摩着神的話「我對你們一心一意沒有絲毫選擇，而你們對我却是心懷鬼胎、三心二意，這就是你們的本分」，我感到特別扎心，神給我盡本分的機會是為拯救我，讓我在盡本分的過程當中能尋求真理，得着真理，脫去敗壞性情蒙神拯救，可我就不追求真理，總體貼肉體，應付神、欺騙神。想想神為拯救人類道成肉身來到人間，忍受了天大的屈辱、痛苦，遭受執政黨的追捕、迫害，人的定罪、棄絕，但神還一直發表真理作工拯救人。我們素質差，領受真理特別慢，神不但没有嫌弃我們，還從各個角度給我們認真交通，哪一項真理都說得特別細緻，講故事、舉例子、打比方，讓我們能明白。有些真理比較複雜，涉及到的內容比較多，神就給我們分層次、列提綱，交通的時候循循善誘，一點一點引導我們明白真理，看到神對我們的生命特別的負責任，可我是怎麼對待本分的呢？多費點心思、多付點代價就覺得吃虧，檢查文稿不求真，不負責任，怎麼省事怎麼來，不求果效，不計後果，我一直這樣輕慢地對待神的托付，應付糊弄神，哪有一點良心？真是該遭神懲罰。可神并没有放棄對我的拯救，還用話語來開啓帶領我，讓我認識自己、明白神的心意，我要是盡本分再這麼偷奸耍滑、應付糊弄，真是不配稱為人，不配活着。我就向神禱告：「全能神啊！我的痞性太嚴重了，我不願意再這樣沒臉沒皮、没有尊嚴地活着，求你加給我力量能實行真理，能够活出點真正人的樣式，盡到一個受造之物的本分。」

之後，我就看到神的話說：「作為一個人，接受神的托付得有忠心，得對神忠心不二，不能三心二意、不負責任，憑興趣、憑心情辦事，這不是忠心。忠心指什麼？就是盡本分不受心情、環境、人事物的影響與轄制，『我從神領受這個托付，神交給我了，這是我該做的，我就

當成自己的事做，怎麼做果效好就怎麼做，滿足神要緊』，你有這樣的情形，這不光是受良心支配了，這裏面有忠心。如果只滿足于把事辦成，不求效率、不求果效，覺得盡力就行了，這只是良心標準，算不上忠心。對神有忠心，這個標準比良心標準就高一些，這就不是光盡力就行了，還得盡心，心裏總得把本分當成自己分內的事，對這事有負擔，稍微有一點差錯或者稍微有一點應付糊弄的情形就受責備，覺得不能這麼做人，太虧欠神了。真理智的人盡本分不管有没有人看着、管着都能當成自己分內的事去辦，不管神是否喜悅他，對他如何，他都嚴格要求自己盡好本分，完成神的托付，這叫忠心。」（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做誠實人才有真快樂》）神的話給我指明了實行路途，我明白了盡本分不能憑心情、憑喜好想怎麼做就怎麼做，也不能遇到難處需要受苦了就應付糊弄，而是應該把本分當成神的托付，當成自己的責任，為了達到最佳果效花心思、下功夫，不管工作有多複雜，有没有人監督，都應該盡心、盡意、盡力地盡好本分。認識到這些，我就向神禱告，願意悔改，按着神的話實行。後來，我就抽空閒時間整理了一份意大利語標點符號的使用文檔，方便新來的姊妹參考，之後也把翻譯稿件中遇到的常見問題都歸納總結，把要注意的方方面面都列了出來，每一次檢查文稿都對照着看看，保證沒有遺漏。當再有弟兄姊妹問我一些本分上的問題時，我不再應付着隨便看一眼就憑想象回覆，而是能用心琢磨對方的問題，結合原則并查找一些業務知識認真回覆。我不明白、不懂的地方，就藉着這麼實際地配合，加上神的開啓帶領，不知不覺就明白了。我也常常反省自己盡本分還有哪些不對的存心，當遇到難處又想蒙混過去的時候，就向神禱告背叛肉體，實際地付代價去解決這些問題。漸漸地，我盡本分的態度端正了很多，應付糊弄也少了，能踏踏實實地盡點本分了。我能有這點變化，這都是神的審判刑罰達到的果效。感謝神！

## 23 把心交給神

韓國 心澈

2018年6月，我加入了《國度禮歌》合唱節目的訓練，想到能站在舞台上唱歌贊美神、見證神，我感到特別榮幸、自豪，也默默跟神禱告，一定好好練習，把這個本分盡好。剛開始練習唱歌表情、舞蹈動作時，我很用心，也能下功夫練習，但因我在唱歌跳舞方面沒有什麼基礎，而且我體態不太好，面部表情也比較僵硬，和其他弟兄姊妹相比明顯有差距，經常被教員指出很多問題，時間一長，我就有些灰心失望，覺得自己再努力也就能練到這種程度了，最後站位時肯定是那些擅長唱歌、跳舞的弟兄姊妹站在前排，我只是站在最後填充隊形的。慢慢地，我再訓練就不那麼積極了，能晚去就晚去一會兒。第一次拍攝時，我被排在最後一排靠邊的位置，我心裏有些難過，「自己各方面都不算好，根本沒法跟那些能歌善舞的弟兄姊妹比，就算再努力也達不到站前排的標準，鏡頭裏肯定也看不到我，何必下那麼大功夫練習呢？差不多就行了。」從那以後，我越來越提不起勁兒，明知道自己動作不標準，也不下功夫糾正了，有時教員提醒我們要多用點心，隊形中要是有一個人的情緒狀態不好，就會拉低整個節目的效果，也會耽誤拍攝進度。我聽後有些受觸動，也覺得應該維護整體利益，但也只是一時能用點心，過後還是常常提不起勁兒。我天天不冷不熱地練習這些歌曲、動作，心裏感受不到神的帶領，有些動作練習了很久還是不到位；大家在一起交通對歌詞的

領受、理解，我也交通不出什麼亮光；唱歌的時候我也沒有什麼感動，鏡頭裏的我兩眼無神、表情平淡，讓人看了沒一點享受。我越來越感覺訓練枯燥乏味，總是盼着節目盡快拍完好去盡其他的本分。

後來，當隊形站位圖發出來時，我看到有一部分沒有我的鏡頭，我心裏就更失落了，「雖然自己各方面不算優秀，但也不算特別差的，就算站不了前排，起碼能出現在鏡頭裏吧，為什麼沒有我呢？那我練了這麼久不是白練了嗎？早知道我就不練這部分動作了。」後來在拍攝時，鏡頭能拍到我就好好配合，拍不到我就心不在焉，應付着練練。合唱節目拍完後，聚會時聽着大家談各自的所得與收穫，我心裏有些不安：「同樣盡本分，人家都能有一些收穫，我怎麼感覺心裏空空的，什麼收穫也沒得着呢？」我有些害怕了，我究竟哪裏讓神厭憎了？之後，我常常向神禱告尋求，願神帶領我認識自己。一天，我看到神的話說：「人總說神是鑒察人心肺腑的，神察看一切，但是人從來不知道有些人為什麼總也得不到聖靈開啓，為什麼總也得不到着恩典，總也沒有喜樂，總是消極、下沉，總是積極不起來，你就察看他們的情形，保證個個都是沒有良心作用，也沒有誠實的心。」（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

「一個人的人性裏最基本也是最重要該具備的就是良心與理智，如果一個人不具備良心，也不具備正常人性的理智，那這個人是什麼人？籠統地說是一個沒有人性的人，是人性壞的人。細分析，這個人都有哪些敗壞人性的表現讓人說他沒有人性呢？這類人都有什麼特點，都有哪些具體的流露？他做事應付糊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不考慮神家利益，也不體貼神的心意，對見證神、對盡本分沒有任何負擔，也沒有任何責任心。他做事時都考慮什麼？他首先考慮：『我這麼做了神知不知道？人看沒看見？如果我這麼賣力、這麼實在也沒有人看見，神也沒有看見，那我費這個力氣、受這個苦也沒用！』這是不是自私？同時也是很卑鄙的一個存心。他這麼想也這麼做，這裏有沒有良心的作用？有沒有良心的成分？還有些人盡本分看見問題也不說，看見有人打岔攪擾也不攔阻，絲毫不考慮神家的利益，也絲毫不考慮自己的本分、職責所在，就只為自己的虛榮、臉面、地位、利益與自己的榮譽說話，做事，出頭，下功夫，賣力氣。他的所做所行、他的存心大家都有目共睹：一有露臉的機會，一到享福的時候，他就蹦出來了；沒有露臉的機會，或者一到吃苦的時候，他就成縮頭烏龜了。這樣的人有沒有良心理智？沒有良心理智的人他這樣做事有沒有自責？這樣的人他的良心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他從來沒有自責，那聖靈責備、管教他，他能感覺得到嗎？他感覺不到。」（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看完神的話我心裏有些觸動，原來我盡本分消極被動，獲得不了聖靈作工，主要是因為我的心不誠實，盡本分總考慮自己的臉面地位，不考慮神家利益與自己該盡的責任，這樣盡本分的態度是讓神厭憎的。回想排練時，我看到自身條件不如其他弟兄姊妹，而且還被安排在後排，不能出頭露臉了，我就消極被動，訓練動作、表情也不願意受苦付代價了，只滿足練個「大概」「差不多」就行，根本不琢磨怎麼往好了做；看到有的鏡頭沒有我，就在心裏講理、埋怨，覺得自己受的苦白受了，也不想好好練習了；在後來的拍攝中，鏡頭拍到我就好好做，拍不到我就偷奸耍滑、應付了事……想到這些，我心裏有些受責備。神家拍攝合唱節目是為了見證神，我能有機會參加，這是神的高抬，我應該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與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盡好這個本分。可我却因自己的臉面地位得不到滿足，盡本分就應付糊弄、消極怠工，我真是沒有一點兒良心理智，就是一個自私、詭詐的卑鄙小人。神鑒察人心肺腑，我以

這樣的態度來對待神的托付，怎能不讓神厭憎、恨惡呢？認識到這兒，我感到懊悔、自責，就向神禱告：「神啊！我錯了，這次參加節目，我留下了遺憾，已經沒有辦法彌補了，以後我要好好追求真理，不再考慮自己的臉面地位，腳踏實地盡自己的本分。」

原以為只能抱着遺憾等待節目上傳的那一天了，可沒想到後來合唱節目因為一些原因需要補拍，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裏百感交集，覺得這是我悔改的機會，我暗立心志這次一定要盡好本分滿足神。接下來，我全心投入到練習中。一段時間後，我在動作、表情方面都有了一些長進，本以為馬上就可以拍攝了，可因着一些原因，拍攝時間往後拖延了，導演讓我們安心練習。剛開始我還能堅持每天努力練習，可時間一長，我又開始想：「現在也沒有準確的拍攝時間，不知還要練多久，上次拍攝時有的鏡頭就沒有我，這次應該也不會有我的份，再說歌曲動作我已經學得差不多了，只要每天保持練習就行了。」期間教員多次提醒我們，拍攝前的練習不能放鬆，人員站位隨時都會調整等等。可我没當回事，心想：「我被安排在前面的機率畢竟是比較小的，我天天這麼付代價練習，最後還不一定能上鏡，較那個真幹嘛。」就這樣，教員指出我的問題，我也不願意付代價去改善，還在心裏講理：「站在前排的弟兄姊妹在鏡頭裏很醒目，讓他們好好練習就行了，反正我也是站在後排，鏡頭裏只能看到一個小人點，就不用那麼求真求細了。」接下來練習時，我總是感覺渾身乏力，練得特別吃力，甚至好幾次都不想去練習了。我意識到自己又老病重犯了，心裏有些難過，不由得反問自己：為什麼我盡本分總應付糊弄呢？為什麼我總也不能單純地滿足神呢？我把自己的真實情形向神禱告，願神帶領我認識自己。

我看到神的話說：「多少年來，人賴以生存的思想腐蝕着人的心靈，以至于人變得奸詐、懦弱而又卑鄙，人不僅沒有毅力、沒有心志，而且變得貪婪、驕縱，根本沒有一點超脫自我的心志，更沒有一點擺脫這黑暗權勢轄制的勇氣。人的思想腐化、生活腐化，以至于人信神的觀點仍是醜陋不堪，甚至人信神的觀點一說出來簡直是不堪入耳，人都是懦弱、無能、卑鄙而又脆弱，對黑暗勢力不感覺厭憎，對光明、真理不感覺喜愛，而是盡力驅逐。……別看你們現在跟隨着，對這步工作有點認識，但就你們的那個地位心仍沒放下，今天地位高了就好好追求，地位低了就不追求了，就這個地位之福總掛心頭。為什麼多數人總消極起不來呢？還不都是因為前途『暗淡無光』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你為什麼不願意作襯托物呢？》）「不在乎他怎麼說，得看他的活出，看他的流露，看他盡本分的時候他的態度是什麼，他裏面的情形是什麼，他喜愛什麼。如果他喜愛自己的名利超過自己對神的忠心，喜愛自己的名利超過神的利益，喜愛自己的名利超過對神的體貼，這就不是有人性的人。他的表現人能看得見，神也能看得見，所以說這樣的人很難得着真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神的話一針見血地揭示了我內心深處的卑鄙目的，為什麼我盡本分只要覺得顯不出自己，就身不由己地應付糊弄，哪怕知道是我的本分與責任，還是沒有勁去配合，就是因為我名利地位心太重了。雖然我外表沒有明顯地去追求出頭露臉，那是因為我先天條件有限，並不是我不想露臉，當看到自己即使再努力練習也高不過別人，不可能站在前排時，我就消極對待，盡本分只使三分勁五分勁，走走過程應付了事，不求果效好耍，就認為既然露不了臉，那就盡可能讓肉體少受苦，這樣就算露不了臉自己也不吃虧。撒但的毒素「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出人頭地」早已扎根在我心裏，成為我行事的原則，支配我的一言一行，致使我對待每一件事的觀

點、態度都是「利」字當頭，有名有利就做，沒名沒利就不做，就連盡本分也是一樣，如果能出頭露臉我就好好配合，如果自己的欲望得不到滿足，我就糊弄了事，絲毫不考慮神的心意，不考慮神家利益。我憑詭詐的本性活着，處處為自己的名利地位圖謀，盡點本分偷奸耍滑、蒙混欺騙，沒有一點責任心，根本沒什麼良心理智、人格尊嚴，一點都不值得信賴。想想身邊有很多弟兄姊妹特別單純誠實，不管站在前排還是後排都盡全力往神的要求上够，一段時間後在唱歌、動作方面就有長進，能看到神的帶領和祝福，還有那些幕後的弟兄姊妹，雖然沒有露臉，但能默默盡好自己的本分，聽到他們說只要能看到節目早日上傳，受什麼苦都值……而我呢，就因為不能讓我露臉，我連自己該盡的那份都不盡，哪有一點人性啊！神的性情公義聖潔，就我這樣的人性和追求只會讓神厭憎、恨惡，盡本分根本不可能獲得聖靈作工，生命也不會有長進，我若再不悔改，信到最後什麼真理也得不到，只能被神淘汰！反省到這兒，我有些害怕，就向神禱告：「神啊，我現在才看到憑着敗壞性情活着太可耻，一點人性都沒有。神啊，我願意悔改變化，願你帶領我擺脫撒但性情的捆綁，能用心盡本分。」

我看到神的話說：「要達到在凡事上盡上忠心滿足神心意，不是光盡一方面本分就行了，得接受神所給的任何一樣托付，無論是合乎你口味的、你興趣以內的，還是不喜歡的，你從來沒做過、有難度的，你都應該接受、順服，不但要接受，而且要積極主動地配合，去學習、去進入，哪怕吃苦，哪怕自己臉上沒光、不露臉，也得盡上自己的忠心。你得把它當本分去盡，不是當成自己的事業，而是當成本分。對本分該怎麼理解？就是造物主——神交給一個人所要做的事，這個時候人的本分就產生了。神交給你的任務，神交給你的托付，這就是你的本分，你以這個為目標去追求，你真有愛神的心，你還能拒絕嗎？不應該拒絕，應該接受過來，這就是實行的路。」（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做誠實人才有真快樂》）從神的話中我明白了，本分是神給的托付，不管我是否擅長，能不能出頭露臉，我都應該放下個人的存心目的，把它當成自己的責任，按照神的要求盡心盡力做好。想想一個隊形裏肯定會有人站前面有人站後面，但不管是站哪裏都是在盡本分，神是看我們對待本分的存心與態度，看我們是否盡上心、盡上責任，是否在實行真理滿足神。想想自己不具備做演員的恩賜、特長，但神却給了我這個操練的機會，讓我無論是業務知識還是生命進入上都有長進，這是神對我的愛啊！我不能再像以往那樣自私卑鄙、沒心沒肺地活着，傷神心，辜負神對我的期望，不管是站在前排還是後排，或者在鏡頭上能否被看到，我都應該站好受造之物的位置，以單純誠實的心盡好自己的本分還報神的愛。

接下來，不管是哪方面的訓練，我都有意識地禱告依靠神，努力配合。排練前，我們一起聚會讀神的話，我用心去揣摩神的要求，練習時按着神的話去實行，教員指出我練習中存在的問題時，我就用心聽，認真練習，總結自己的不足，利用休息時間多練習，不再只是圖個大概、差不多就行。當我擺對存心去訓練的時候，感覺每一天過得都很充實，跟神的關係也正常了，盡本分明顯感覺有神的帶領，也不像之前那麼累了。一段時間後，我的表情、動作都有了一些長進，姊妹們也說我唱歌、表情比以前好多了，我深切地體會到，用一顆誠實的心對待本分太重要了。

正式拍攝時，我多數還是站在靠後的位置，有時我還會因鏡頭裏沒有我想應付糊弄，我就有意識地禱告神，揣摩怎麼做是體貼神的心意，怎麼做能盡快地投入情緒，慢慢地心態就好多了。在後排站位時，我就為站在前面的弟兄姊妹禱告；有時不需要我上鏡，我就主動幫姊妹們

繫繫領結、鞋帶，盡一些力所能及的本分；有的姊妹因為站位太靠後有些消極，我就主動去交通神的心意幫助她們。我覺得這樣盡本分心裏踏實平安，情形也越來越好。我能放下臉面地位，實行一點真理，這都是神話語的帶領達到的果效，感謝神對我的拯救！

## 24 盡本分的收穫

加拿大 楊明珍

神的話說：「順服神的作工得有實際，有活出，不是在外表順服就可蒙神稱許的，也不是只順服神話的外表却不追求性情變化就能達到合神的心意。順服神與順服神的作工本是一個意思，若只順服神却不順服神作工的人就不能稱為順服的人，若不是真心順服而是外表阿諛奉承的人更不能稱為順服的人。真心順服的人都能在作工中有所得着，而且能達到認識神的性情，認識神的作工，這才是真心順服神的人。這樣的人都能在新的作工中有新的認識，在新的作工中有新的變化，這樣的人才是蒙稱許的人，才是被成全的人，才是性情有變化的人。蒙神稱許的人是甘心順服神的人，也是甘心順服神說話作工的人，這樣的人才是對的人，才是真心要神的人，才是真心尋求神的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真心順服神的人必能被神得着》）結合神的話，我談點自己在順服神方面的經歷認識。

2016年3月，為了躲避共產黨的抓捕迫害，能自由地信神，我逃到了海外。一天，教會帶領張姊妹來找我，問我願不願意盡澆灌本分，我一聽，心想：「澆灌本分好啊，能幫助弟兄姊妹明白真理在真道上扎下根基，這是多大的善行啊！熟悉的弟兄姊妹要是知道我盡澆灌本分，他們肯定會羨慕我、高看我的，那該多風光啊！」就在我滿心期待時，教會帶領來和我商量，說有幾個姊妹臨到突發情況緊急搬家，還沒找到住的地方，我家條件比較合適，問我能不能盡接待本分。我心裏馬上翻騰開了，「本想着盡澆灌本分能露臉呢，怎麼現在又成接待了？那我不得成天跟鍋碗瓢盆打交道嗎？辛苦不說，這多沒面子啊！以前，我可是開工廠做大生意的人，朋友都說我是個女強人，洗衣、做飯、打掃衛生的事我都是雇保姆來做，現在可倒好，我成了給別人做飯的。」我心裏不太願意，覺得盡接待本分太不起眼了，可又想到幾個姊妹現在沒找到住處，沒法安下心來盡本分，我家適合接待，就勉強接受了這個本分。

接下來的幾天裏，雖然我盡着接待本分，但心裏還是不住地翻騰，猜疑心也出來了，「難道是帶領看我不適合盡澆灌本分？要不為什麼讓我盡接待本分呢？這要是讓熟悉我的弟兄姊妹知道了，他們會不會說我没有真理實際，盡不了其他本分，只能在家盡接待本分？」想到這兒，我心裏更難受了。這時，我想起自己以前在神面前立下的心志：不管臨到什麼本分，只要對教會工作有利，我就竭力去做，再不合我的意，我也要順服下來。可現在讓我盡接待本分，我怎麼就順服不下來了呢？我默默向神禱告：「神哪！我知道這個本分臨到是你的主宰安排，但我心裏總有悖逆，不能真實地順服下來。願你開啓引導我，使我能明白你的心意。」

之後，我看到神的話說：「衡量人能不能順服神，關鍵看人對神有沒有奢侈欲望，有沒有別樣的存心，如果人對神總有要求，就證明人對神沒有順服。無論臨到什麼事，如果你不會從神領受，不會尋求真理，總講自己的理，總覺得自己才是正確的，甚至還能懷疑神，這就麻煩

了，這樣的人是最狂妄的人，最悖逆神的人。對神總有要求的人不可能真實順服神，你有要求就證明你是在跟神搞交易，你是在選擇自己的意思，是在按自己的意思去做，這就是背叛，沒有順服。」（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人對神的要求太多》）「什麼是真實的順服？神所作的如你意了，你覺得什麼都滿意、什麼都合適，讓你出頭露臉了，你覺得挺光彩的，你說感謝神，你能順服神的擺布安排；把你放在一個不起眼的地方，你總也出不了頭，總也沒人搭理，你就覺得不是滋味，不好順服了。……順境一般都好順服，如果是逆境，不合你意的，讓你傷心，讓你軟弱，讓你肉體受苦、臉上沒光的，讓你的虛榮臉面得不到滿足的，讓你心靈受痛苦的，這些環境你也都能順服，你就真有身量了。這是不是你們應該追求的目標啊？你們如果有這個心勁兒，有這個目標，那就有希望。」（摘自神的交通）看了神的話我明白了，真實的順服裏沒有交易、沒有選擇，不管合不自己的意，對自己有沒有利，只要是出于神的，都應該絕對順服。而我呢，臨到接待本分，心裏不是想着怎麼體貼神的心意，維護教會工作，而是考慮自己能否露臉，別人是否高看，能不能滿足自己的虛榮心。想到以前我做小組負責人時，教會有什麼工作帶領都先和我商量，那時我覺得帶領器重我，弟兄姊妹高看我，盡本分渾身是勁，再苦再累也心甘情願。可現在讓我盡接待本分，我就沒勁了，認為做飯是個很不起眼的本分，整天跟鍋碗瓢盆打交道，出多少力也沒有人知道，我就抵觸不願意接受。現在我才看到，以往自己盡本分不辭勞苦都是為了能出頭露臉，能得到別人的羨慕、高看，一旦所盡的本分不能滿足自己的欲望，我就不願意接受順服。我盡本分總有個人的喜好和選擇，總考慮自己的名譽地位，考慮自己的利益，我這哪是追求真理、順服神的人啊！

我又看到神的話說：「能够實行真理的人，做事就能接受神的鑒察，你接受神的鑒察你的心就擺正了。你做事總想做給人看，不接受神的鑒察，你的心裏還有神嗎？這樣的人沒有敬畏神的心。做事別總為自己，別總考慮自己的利益，別考慮自己的地位、臉面、名譽，別考慮人的利益，先考慮神家的利益，把神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應體貼神的心意，先考慮自己盡本分有沒有摻雜，盡沒盡上忠心，盡沒盡上責任，盡沒盡上全力，是不是全身心地為你的本分、為神家的工作着想，你得考慮這些。常考慮這些，你就容易盡好本分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從神的話中我找到了實行的路途，就是盡本分得接受神的鑒察，存着敬畏神的心，注重尋求真理，不考慮個人的利益，怎麼做對神家工作有利就怎麼做，能盡上自己的責任與本分。我就向神禱告，願意放下自己的虛榮臉面，順服神的擺布安排，盡好接待的本分。接下來的日子，幾個姊妹知道我剛到國外人生地不熟，買東西不方便，就抽時間陪我去買菜和日用品；她們雖然盡本分忙，但一有時間就幫我做家務；有時我臨到難處，姊妹就給我交通神的話，交通自己的經歷扶持、幫助我。沒有哪個姊妹因着我盡接待本分就小瞧我、嫌弃我，我感到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盡本分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每天都過得很充實，真是感謝神啊！這次經歷過後，我覺得自己盡本分有點順服了，但因我的撒但本性根深蒂固，仍在追求名譽地位，臨到不合自己意的環境又被顯明了。

一段時間後，教會帶領給我打電話，說周姊妹最近傳福音很忙，問我這段時間能不能每周六抽出半天時間幫姊妹照看孩子。我一聽心裏就有些抵觸，「這些年我一直忙着做生意，自己的孫子都不用我帶，給別人帶小孩，這不真成保姆了嗎？這要讓弟兄姊妹知道了該怎麼看我呀？我這臉往哪兒擱呀！可看着姊妹盡本分有難處不去幫助，這也沒愛心啊。」想到這兒，我

就答應了。周六下午，我到了周姊妹家，快到傍晚的時候，孩子哭着要找媽媽，我怎麼哄她也不聽，我只好拿好吃的哄她開心，給她講故事、看動畫片，忙活了半天，孩子才慢慢不哭了。從周姊妹家出來，我邊走邊想：「看孩子可不是簡單的事，受累不說，得操多少心哪，還沒名沒分的……」我越想心裏越憋屈。回到家後，家裏的姊妹剛傳福音回來，看到他們高興地互相交流着盡本分的經歷和收穫，我心裏特別羨慕，「我如果能像姊妹們那樣澆灌扶持弟兄姊妹該有多風光啊！現在我盡的這個本分不是跟鍋碗瓢盆打交道，就是帶小孩，受累不說，別人該怎麼看我啊？會不會說我没真理實際，只能幹這些出力的活兒？」我越想越難受，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就向神禱告：「神啊，我現在心裏很難受，總想盡那些能出頭露臉的本分讓人高看。神啊，我知道這樣追求不合你心意，可我很難順服下來，願你帶領引導我，使我能認識自己，從不對的情形中走出來。」

過後，我看到神的話說：「人的敗壞性情隱藏在每一個心思意念裏，隱藏在人做每一件事的存心裏，隱藏在人對每一個事的觀點裏，也隱藏在人對待神所作的每一件事的看法、領受、觀點、意願裏，隱藏在這些裏面。」（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具備真實的順服才是真正的信》）

「撒但敗壞性情在人裏面根深蒂固，作人的生命，人所追求的、想得到的都是什麼？在撒但敗壞性情的驅使之下，人的理想、盼望、志向、人生目標方向都是什麼？是不是與正面事物相違背的？首先，人總想做名人、明星，想出大名、露大臉，光宗耀祖，這些是不是正面事物？這些與正面事物一點也不相符，另外，與神主宰人類的命運這個規律是背道而馳的。為什麼這麼說呢？神要的是什麼樣的人？是不是偉人、名人、高大的人、驚天動地的人？（不是。）那神要的是什麼樣的人？腳踏實地，做一個合格的受造之物，能盡到受造之物的本分，守住人的本位。……那撒但敗壞性情給人帶來的是什麼？（與神對抗。）與神對抗的下場是什麼？（痛苦。）何止是痛苦啊，那是滅亡！眼前是痛苦、消極、軟弱，是抵觸、冤屈，帶來的結局是什麼？是滅頂之灾呀！這可不是小事，可不是鬧着玩的。」（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尋求真理依靠神才能解決敗壞性情》）看到神審判揭示的話，我感到無地自容，開始反思自己：我為什麼不能順服神擺設的環境？為什麼不願意盡接待本分呢？我認為盡接待本分不起眼，誰都看不見，好像低人一等，只有盡重要的、能露臉的本分，人都羨慕、高看，這才有價值。反省自己這些心思意念，我發現自己還是受名利地位心支配，我信神追求的目標是出人頭地、讓人高看，我的人生觀、價值觀還是與世人一樣。就像「人活臉，樹活皮」，「人過留名，雁過留聲」，「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等等這些撒但毒素，早已深深地扎根在我心裏成了我的本性，使我越來越狂妄自大，喜愛名譽地位，喜歡讓人高看。想想沒信神的時候，我就特別要强，為了經營好自己的廠子，我經常加班加點熬夜工作，累得腰酸背疼，但每到逢年過節回老家的時候，看到親戚朋友都對我笑臉相迎，誇我是女強人，我的虛榮心就得到極大的滿足，吃再多的苦我都願意。信神以後，我還是憑這些撒但毒素活着，為了得到帶領和弟兄姊妹的贊成、高看，我熱心花費，主動做好分內工作，苦點累點都心甘情願。可這次盡接待本分、幫姊妹帶孩子，不能出頭露臉讓人高看，我就抵觸、埋怨，對神沒有一點順服。看到這些撒但毒素都是敗壞人的，讓我身不由己地悖逆神、抵擋神，我要是再這麼下去，肯定會被神淘汰的。我越想越害怕，就趕緊來到神面前禱告悔改，不願再追求名譽地位讓人高看了。禱告後，我心裏平靜了一些。

第二天早上靈修時，我看到神的話說：「你信神跟從神你得有愛神的心，你得脫去敗壞性情，你得追求滿足神的心意，你得盡到受造之物的本分。你既信神、跟從神就得為神獻上一切，不應有個人的選擇與要求，你得做到滿足神的心意，既是一個被造的人，那你就應順服造你的主，因你本不能掌握自己，也沒有掌握自己命運的本能。你既作為一個信神的人，就應追求聖潔，追求變化。你既然是一個受造之物就應守住自己的本分，應安分守己，不要超越自己的本分，這並不是轄制你，也並不是用教條來壓制你，而是你盡本分的路途，是一個行義之人所能做到的，也是該做到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成功與否在於人所走的路》）看了神的話我明白了，作為一個受造之物，就應該順服神的主宰安排，應該追求真理，追求性情變化，這是我的本分，是我該追求的。神擺設的環境雖然不合我意，但都有神的良苦用心，都是神為了潔淨、變化我精心擺設的，我不能再追求名譽地位，不能再挑挑揀揀地盡本分了，我得順服下來，注重追求真理，接受神話語的審判刑罰，解決自己的敗壞性情，盡心盡力地盡好自己的本分。

接下來的日子，我不再注重別人怎麼看我，而是面向神盡自己的本分。有時弟兄姊妹盡本分忙，沒時間照看孩子，我就主動幫忙照看。看到弟兄姊妹傳福音把很多人帶到神面前，我從心裏感到高興，覺得自己盡的本分雖然不起眼，但能幫助弟兄姊妹解決盡本分的後顧之憂，為國度福音的擴展盡上自己的一份力，這也是有意義的。這段時間盡接待本分，幫姊妹照看小孩，雖然我的虛榮臉面沒得到滿足，可我收穫了很多。我看清了追求名譽地位這不是正道，順服神的主宰安排，力所能及地盡上自己的本分，這才是我該追求的。我還真實地體會到在神家盡本分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不管盡什麼本分都有自己該學的功課，有我該實行進入的真理，只要順服下來追求真理就有收穫，就能看見神的祝福，因為神是公義的，神不偏待人！感謝神！

## 25 該怎樣對待本分

韓國 鄭邨

信神後不久，我看到教會裏有的弟兄姊妹做帶領，常聚會跟人交通真理，還有的是盡唱歌跳舞或文字方面等業務性比較強的本分，就很羨慕，覺得他們盡的本分能得到人的高看，而有的弟兄姊妹是盡接待、事務方面的本分，這些本分不起眼，沒什麼技術含量，出不了頭露不了臉，我就想，以後我可要盡那些能出頭露臉的本分。兩年後，我盡上了文字本分，這讓我很高興，覺得自己盡的本分比其他本分更能讓人高看。2018年，我到外地盡本分。一次，一個弟兄得知我是盡文字本分的，就主動跟我聊起本分上的事，看弟兄挺高看我的，我心裏別提多高興了，覺得盡這個本分就是光彩。

那時我一直活在洋洋自得、自我欣賞的情形裏，盡本分爭名奪利，不務正業，兩個月後我因盡本分沒有果效被撤換了。撤換後我心裏很難受，也有些消極，帶領就跟我交通神的心意，還說：「現在神家拍攝電影需要置景的人，你以後就盡這個本分吧。無論盡哪方面本分都得追求真理，盡心盡力把本分盡好。」當時我對置景本分不了解，就想着既然帶領這麼安排就先順服下來吧。盡了一段時間置景本分我才知道，這個本分多數時候就是出力幹活，經常搬抬各種道具，沒有什麼技術含量，就像個跑腿打雜的。我心想：「之前盡文字本分都是腦力活，既風光又體面，這搬抬道具就是出苦力，又髒又累，弟兄姊妹會不會看不起我呀？」想到這兒，我心裏涼了半截，對盡這個本分就有些抵觸。接下來在盡本分時，我能應付就應付，能逃避就逃避。有時置景缺道具，我都是讓其他弟兄姊妹去借，就怕我一去打聽，認識我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沒盡好文字本分被撤換了，盡了一個不起眼的置景本分，他們會怎麼看我啊？我也不想在相關業務上鑽研，就怕我學會了，會讓我一直盡這個本分，那不是沒有出頭之日了嗎？有時在拍攝現場，導演讓我這樣擺道具那樣擺道具，每當這時我心裏就特別不舒服，感覺很沒面子，想到以前我盡文字本分時，別人都尊重我、聽我指導，現在反過來被別人指導，真是低人一等。還有一次，一個弟兄讓我去外面撿些稻草回來布景，我心裏很抵觸：「讓我去撿稻草，這多丟人啊，要是讓弟兄姊妹看到了，肯定會說我沒出息，年紀輕輕的就幹這活兒。」但考慮本分需要，我只好趁路上沒人時硬着頭皮去撿稻草。在撿稻草時，我看見一個弟兄走過來，穿着一雙皮鞋、一雙白襪子，很乾淨，再看看自己，渾身髒兮兮的，我心裏頓時感到很失落、很難受，心想：同樣的年齡，人家盡的是光鮮亮麗的本分，我却只能幹些髒活，撿撿稻草，這差距怎麼就這麼大呢？真是太丟人了！回去我就跟帶領說我不盡這個本分了，讓他給我調換個本分。

回去後，我心裏很爭戰：「我要不要跟帶領說呢？要是不說，我就得繼續盡這個本分，但要是我主動提出不盡這個本分，就是撿挑子啊。」想到這些，我就強忍着沒有說出來。沒過多久，帶領安排置景人員和盡演員本分的弟兄姊妹一起聚會，我很不樂意，「人家是演員，出頭露臉、光鮮亮麗的，而我是幹苦力活的，都不是一個級別，跟他們一起聚會，不更顯得我低人一等嗎？」聚會時大家都積極交通，我就不想交通，總覺得跟演員在一起聚會就是綠葉襯紅花，給人作陪襯，心裏很壓抑。時間長了，我靈裏越來越黑暗，甚至都不想聚會了。我常常懷念盡文字本分時的情景，走到哪兒弟兄姊妹都熱情相待，帶領也重視，自從被撤換後，我就成

了出力打雜的，再也沒有人高看了，我心裏感到失落、痛苦，變得越來越自卑、孤僻，整天活在憂鬱中，就像換了個人似的，沒多久我就瘦了一大圈。一天晚上，我獨自一人走在路上，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痛苦，向神哭訴：「神啊！我心裏很痛苦，我曾立志要好好追求真理盡好本分滿足你，可現在我因着盡的本分不能出頭露臉，總覺得自己低人一等，心裏很消極、很軟弱，感覺自己隨時都能背叛你。神啊！我不想這樣消極下去，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求你帶領我從這樣的情形裏走出來。」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本分是怎麼產生的？從大的方面說，是因着神拯救人類的經營工作而產生的；從小的方面說，就是神的經營工作在人中間開展的同時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工作需要，這些工作需要人來配合，需要人來完成，這樣就產生了人的責任與使命，這個責任與使命就是神賜給人的本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什麼是合格的盡本分》）「不管盡什麼本分，你別分高低貴賤，你要是說『這雖然是神給的托付，是神家的工作，但是做這個有點讓人小瞧啊，露臉的活兒都讓別人幹了，這不露臉的、背後出力氣的活兒讓我幹，這叫什麼本分哪？這本分我不能領受，這不是我的本分。我該盡的本分必須得是人前露臉，人後還得留名，就算不留名、不露臉我也得得利，肉體還得安逸』，這個態度行不行？挑肥揀瘦，這不是從神領受，這是憑自己的喜好選擇，這不是接受本分，這叫拒絕本分。你一挑就不能真實地接受，這裏面有個人喜好、個人意願的摻雜了，你考慮自己的利益、臉面等方方面面，你對待本分就不是順服的態度。對待本分的態度：第一，不能分析，不能看是誰安排的，應該從神領受，當作是自己的本分、自己該做的接受過來；第二，別分高低貴賤，別管是什麼性質，是人前還是人後，能不能露臉，別管這個。這兩條都是人對待本分該有的態度。」（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什麼是合格的盡本分》）從神的話中我認識到，我對待本分的觀點、態度不對，本分是神對人的要求，是人天經地義該做到的，不應該有自己的選擇。而我對待本分盡憑喜好，光想盡讓人高看、露臉的本分，對不露臉、不起眼的本分我就抵觸、排斥，不順服神的主宰安排，甚至還應付糊弄消極怠工與神對抗。回想剛信神時，我就羨慕做帶領、盡唱歌跳舞本分的弟兄姊妹，認為他們盡的這些本分有分量，能得到人的高看，而那些出力幹活的本分不出頭、不露臉，也沒有什麼技術含量，盡這樣的本分顯得低下，會讓人瞧不起。因着我有這些錯謬的觀點，把本分分為三六九等，所以當我盡置景本分時，我就覺得這是跑腿打雜的本分，盡這個本分有損自己的臉面、形象，心裏就抵觸，不願意順服，對待本分也沒有負擔，連該學習的業務知識也不願意學，甚至還想撿挑子，背叛神。看到我盡憑自己的喜好對待本分，考慮的都是自己的虛榮臉面、個人的利益，沒有一點兒真實的順服，更別說體貼神的心意盡好本分了，我這種對待本分的態度實在是讓神厭憎、恨惡！認識到這兒，我心裏有些難受、自責。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人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都有哪些功能呢？這就涉及到人的實行了，涉及到人的本分了。你是一個受造之物，神給了你唱歌的恩賜，當神用你唱歌的時候，你應該做什麼？就是接受神給的托付，把歌唱好。當神用你傳福音的時候，你這個受造之物又成什麼了？成了傳福音人員。當需要你做帶領的時候，你再把這個托付擔起來，能夠按照真理原則把這個本分盡好，這時候又是這個功能了。有的人不明白真理，也不追求真理，光能出力，那這個受造之物的功能是什麼？就是出力、效力的。」（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尋求真理才能認識神的作為》）揣摩着神的話，我明白了在神家無論盡什麼本分，是露臉還是不露臉，只是

稱呼不同、功用不同，但自己的責任與義務沒有變，原有的身份與實質沒有變，永遠都是受造之物，之前我盡文字本分是受造之物，現在盡置景本分也是受造之物。在神家盡本分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都是根據工作的需要，也是根據每個人的身量與素質、特長安排的，無論盡什麼本分，神的心意都是希望我們能在本分上獻上自己的真心，能腳踏實地地追求真理，解決自己的敗壞性情，把本分盡好。正如神的話說：「功用不一樣，身體只有一個，各盡其職，坐在自己位上盡上全力，有一份熱發一份光，追求生命成熟，我就滿足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二十一篇》）現在教會帶領根據工作的需要安排我盡置景本分，我不應挑挑揀揀，憑個人的喜好對待，應該順服神的主宰安排，把每個節目需要的場景按要求布置好，為每個見證神的作品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這是我該盡的功用。明白神的心意後，我的觀點有了些轉變，壓在心裏許久的石頭放下了，也能正確對待這個本分了。再盡本分時，我也能用心查資料、找參考，在業務上鑽研；在和盡演員本分的弟兄姊妹聚會時，我也不比本分的高低了，而是把自己的悖逆敗壞向弟兄姊妹敞開，明白多少就交通多少；有時在盡本分中我又流露怕別人小瞧的想法，我意識到自己又把本分分為三六九等了，就趕緊向神禱告，背叛自己不對的心思意念，以本分為重，滿足神第一。這樣實行一段時間後，我感覺很輕鬆，很釋放，心裏不再覺得置景、搬抬道具是低下的本分，而是覺得這是神交給我的一個責任，為自己能盡上這個本分，能為神家的影視作品獻上一份力感到榮幸、自豪。

經歷了這次顯明，我以為自己有些身量了，在本分上能順服神的主宰安排，不會再因為盡的本分不起眼而消極悖逆神了，但再次臨到不合己意的環境時，我又老病重犯了。

兩個多月後，正值農忙季節，有些弟兄姊妹在外盡本分，地裏幹活的人手不夠，帶領安排我幫弟兄姊妹幹農活，我心想不管讓幹什麼活兒都要從神領受，當成本分去盡。可是到了地裏後，我看到幹活的幾個弟兄都是四五十歲，沒有一個像我這樣二十多歲的，我心裏有些難受。這時，一個弟兄走過來很驚訝地問我：「弟兄，你怎麼有空來地裏幹活？你不盡文字本分了？」我的臉頓時火辣辣的，連忙說：「我只是臨時來幫忙的。」弟兄走後，我心想：「哎呀，這個弟兄會怎麼看我，會不會覺得我年紀輕輕就來幹這種活兒，肯定是沒啥素質才幹，盡不了重要的本分才來這幹農活的，唉！真是掉價！」我越想越覺得憋屈，雖然外表上也在幹着活兒，可我滿腦子想的都是身邊的弟兄們是怎麼看我的，會不會小瞧我啊，就只是應付着把活兒幹完了。回到住處，我看到幾個弟兄坐在電腦前盡本分，我瞬間覺得自己比他們矮一截，心想：「我盡的本分就是不如別人，怎麼我就得下地幹活呢？不管怎麼說我也是踏過大學門檻的人啊，當初努力學習不就是為了擺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命運嗎？明天我不去了。」我知道這樣想不對，可總覺得自己很委屈，認為讓自己去下地幹活是大材小用，是對自己的羞辱，心裏越想越痛苦，我就向神禱告：「神啊，我覺得幹農活是一個出力流汗低人一等的本分，會被人看不起，就不想去了。我知道這麼想不對，可控制不住自己，我現在心裏很難受，願你開啓帶領我能明白你的心意，順服下來。」

禱告後，我看到神的話說：「什麼是真實的順服？神所作的如你意了，你覺得什麼都滿意、什麼都合適，讓你出頭露臉了，你覺得挺光彩的，你說感謝神，你能順服神的擺布安排；把你放在一個不起眼的地方，你總也出不了頭，總也沒人搭理，你就覺得不是滋味，不好順服了。……順境一般都好順服，如果是逆境，不合你意的，讓你傷心，讓你軟弱，讓你肉體受

苦、臉上没光的，讓你的虛榮臉面得不到滿足的，讓你心靈受痛苦的，這些環境你也都能順服，你就真有身量了。這是不是你們應該追求的目標啊？你們如果有這個心勁兒，有這個目標，那就有希望。」（摘自神的交通）

揣摩着神的話，我感到蒙羞慚愧，神的話揭示的正是我的情形。想想以往盡文字本分時我覺得能露臉、風光，就甘心樂意地接受、順服，盡本分也有勁，可今天幫弟兄姊妹家幹農活，觸及到了我的虛榮臉面時，心裏就難受、不甘心，尤其看到弟兄們坐在電腦前盡本分，我就覺得自己低人一等，心裏更不平衡了，還認為自己有文化知識，應該盡一些體面、有技術含量的本分才合理，心裏抵觸、發怨言，也不想再去幹農活了。看到我盡本分不是考慮神家的利益、體貼神的心意，而是處處考慮自己的虛榮、臉面，真是太自私卑鄙了，根本沒有把自己當成是神家中的一員！一個真心信神、體貼神心意的人，他把本分當成是自己的責任與義務，哪個本分需要就盡哪個本分，哪怕苦點、累點，有損自己的臉面、利益，只要是對教會工作有益處就積極主動地去做，這才是有人性的人，是跟神家一條心的人。想想這段時間趕上秋收，有些弟兄姊妹家的活兒需要人去幫忙，這個活兒換了其他人也都能做，但神為什麼許可這個本分臨到我呢？不是因為我幹那點活兒有多大價值，而是神藉着讓我幹這些髒活、累活來顯明我對待本分的態度，讓我在盡本分的過程中能認識自己的敗壞和摻雜，尋求真理解決自己的敗壞性情。可我不理解神的良苦用心，還對本分挑挑揀揀，總有自己的選擇與要求，不能順服神的擺布安排，還悖逆神、跟神對抗，我真是太傷神的心了！此時，我明白了神的心意是藉着這個環境顯明、潔淨我的敗壞性情，扭轉我對待本分的態度，這是神的愛。不管給我安排的是髒活、累活，還是不起眼的活兒，只要對教會工作有利，我都應該無條件地接受、順服，盡心盡意做好，這才是有良心理智的人。認識到這兒，我的心慢慢平靜了下來。

這時，我不由得反省自己：為什麼讓我盡一些在人看不起眼的本分我就抵觸、難受，不能真實地接受、順服呢？尋求中，我看到神的話說：「撒但敗壞人是藉着國家政府以及那些名人、偉人的教育薰陶達到的，他們的那些鬼話成了人的生命本性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是撒但的名言，已滲透到所有人的裏面，成為人的生命了，還有一些處世哲學的話也是這樣。撒但是藉着各國什麼美好的傳統文化來教育人，使人類陷入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最後因人事奉撒但而抵擋神被神毀滅。……人的生活、行事為人還有許多撒但毒素在裏面，幾乎沒有絲毫真理，比如人的處世哲學、行事手段，人的座右銘，都充滿了大紅龍的毒素，都是從撒但來的，所以，人的骨子裏、血液裏流的全是撒但的東西。」（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認識人的本性》）從神的話中我認識到，自己對本分挑挑揀揀不能順服，是因着我深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等等這些撒但毒素的薰陶、敗壞，追求出人頭地，做人上人。回想上學時，老師和父母就常常教導我要勤奮好學，將來考上大學才有機會擺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才能做人上人。因此從小我就努力學習，希望自己有高的學歷，將來能找一個體面的工作，從事主管、經理這樣的職業，讓人高看、羨慕。信神以後，我還用外邦人的眼光來衡量神家的本分，把本分分為高低貴賤、三六九等，認為做帶領或盡有技術含量的本分體面，能得到弟兄姊妹的高看，而盡那些默默無聞、背後流汗、出力幹活的本分低下，會讓人瞧不起。看到這些撒但的毒素已經成了我的本性，左右着我的思想，使我一個勁兒地追求名譽地位，總想做高大的人，當臨到觸及到我臉面、地位的事

時，我就消極對抗，不能順服神的主宰安排，也不能安分守己地盡受造之物的本分，沒有一點良心理智。我若再憑着這些撒但毒素活着，不尋求真理，不按着神的要求盡本分，最終不但得不着真理、生命，還會被神厭憎、淘汰。認識到這兒，我有了背叛肉體滿足神的心志，不願意再憑着撒但毒素活着了。第二天，我又去地裏幹活了。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我定規一個人的歸宿不是根據其年歲的大小，不是根據其資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據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據其可憐的程度，而是根據其有無真理，除此以外別無選擇。」（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當為你的歸宿預備足夠的善行》）「最終，人能否蒙拯救不是根據人盡什麼本分，就根據人是否明白真理、得着真理，是否能任神擺布，做一個真正的受造之物。神是公義的，神就用這個來衡量所有的人，這一條永遠都不會變，你心裏得記住。你別想另找途徑，追求別的不現實的東西，神對所有蒙拯救之人的要求標準是永不改變的，不管你是誰都一樣。」（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人對神該有的態度》）從神的話中我看到了神的公義性情，神定規一個人的結局歸宿，不是根據人盡什麼本分，也不是根據人作多少工、貢獻多少，而是看人能否順服神的主宰安排，盡到受造之物的本分，最終能不能得着真理達到生命性情變化。我信神要是不追求真理，那無論我盡的本分在人看多麼風光、體面，最終也得不着真理，更不能得到神的稱許蒙神拯救。我想起我們教會之前開除的一個敵基督，她也曾盡過一些重要的本分，還做過帶領，有些初信的弟兄姊妹還仰望她，但是因着她在盡本分中不追求真理，不追求性情變化，而是爭名奪利，頑固地走敵基督道路，作惡多端，打岔攪擾神家工作，最後被開除了。再看看我身邊有些盡事務本分的弟兄姊妹，雖然他們的本分在人看不起眼，但是他們盡本分默默無聞沒有怨言，遇事注重尋求真理、尋求神的心意，盡本分有聖靈的開啓帶領，果效越來越好，活出也越來越有人樣。從中看到，信神能不能得着真理，跟人盡什麼本分沒有關係，不管盡什麼本分，最主要得追求真理，追求性情變化，這才是正確的道路。今天帶領安排我去置景或到地裏幹活，都有神的主宰安排，都是我生命進入的需要，我都應該接受、順服，盡本分時注重尋求真理、實行神的話，按真理原則辦事，這樣盡本分才合神的心意。認識到這兒，我心裏感到很釋放。後來帶領再安排我盡一些不起眼的本分時，我能坦然接受了，甚至空閑時還主動給弟兄姊妹家幫忙幹活。我發現無論是去幫忙打掃衛生，還是栽樹、挖水溝都能學到一些功課，雖然是幹體力活，但神不偏待人，只要用心在這些事上尋求真理，實行經歷神的話，都會有一些收穫。

經歷過後我真實認識到，無論盡哪個本分都是神的主宰安排，也是我生命進入的需要，我都應該接受、順服，盡到自己的責任、本分，並且在這個過程中追求真理，追求性情變化。雖然一直以來我把本分分為高低貴賤，臨到不合己意的本分就抵觸，對神滿了悖逆、抵擋，但神並沒有按我的過犯待我，而是一次次用話語帶領引導我，使我明白了一些真理，知道了受造之物的責任與使命，能正確對待本分，對神有了點順服。感謝神！

## 26 對待本分的態度

中國河南 忠誠

全能神說：「人信神最基本的就是人的心能誠實，而且能完全地奉獻，能真實地順服。人最難做到的就是以一生來換取真實的信，從而獲得全部的真理，盡到受造之物的本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成功與否在於人所走的路》）「本分是神給人的托付，是人該完成的使命，但絕對不是你個人的經營，也絕對不是你個人出人頭地的一個砝碼。有的人藉着盡本分搞個人的經營，拉幫結夥；有的人藉着盡本分滿足個人的欲望；有的人藉着盡本分填補內心的空虛；還有的人藉着盡本分滿足自己僥幸的心理，覺得只要盡上了本分在神家中就有份了，在神給人安排的美好歸宿中就有份了：這些對待本分的態度都是不正確的，都是讓神厭憎的，也都是人急需解決的。」（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什麼是合格的盡本分》）從神的話中看到，本分是神給的托付，對待本分得有一顆誠實的心，放下個人利益，盡心盡力盡到自己的責任，這是對待本分該有的態度。可我以往把本分當成自己的事業，利用盡本分達到自己出人頭地、讓人高看的目的，在盡本分中不注重實行真理，總是考慮自己的利益，給教會工作帶來攔阻。經歷了神話語的審判刑罰，我對自己這樣盡本分的性質、後果有了些認識，對待本分的態度也有了一些轉變。

2017年，我在教會盡文字方面的本分，後來教會帶領安排林弟兄跟我一起配搭，並囑咐我要多幫助林弟兄。我高興地答應了，心想：聽說林弟兄素質還可以，要是他能盡快掌握原則，我們組的工作果效肯定會越來越好，帶領也會認為我有工作能力，器重我，我得多幫助林弟兄。為了讓林弟兄盡快掌握原則，我就把自己整理的相關原則全部給他學習。林弟兄在盡本分中遇到難處，我就耐心給他交通解決。一段時間後，看到林弟兄長進快，盡本分果效也好，我心裏很高興，「這麼短的時間就能掌握原則了，真是一個可塑之才呀！現在我們組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我的負擔也減輕不少，要是林弟兄再操練一段時間，盡本分的果效肯定會更好。」

一天，帶領說有一處教會急需負責文字工作的人員，說林弟兄有特長，對本分也有負擔，想讓他去那處教會盡本分。我心裏一驚，「啥？要把他調走？那可不行。為了讓林弟兄盡快熟悉業務、掌握原則，我花費了不少精力，現在組裏的工作剛有點起色，要是把他調走了，果效肯定會下滑，到時別人會怎麼看我，肯定會說我没有工作能力啊。」我越想越難受。帶領說林弟兄調走了可以再培養其他人，我表面不吱聲，心裏却講理：「你說得倒輕鬆，培養一個人哪那麼容易？得花多少時間精力呀！再說了，把林弟兄調走了，所有的擔子又都壓到我肩上了，現在本分這麼忙，少了得力的人手，果效肯定會受影響的。」我越想心裏越抵觸。兩天後，帶領讓我寫對林弟兄的評價。我心想：我得寫點他的缺點和敗壞流露，少寫點優點，說不定帶領就不會調走他了。寫完評價，我心裏有點受責備，這不是在搞欺騙嗎？可轉念一想，我這也是為組裏工作着想，就把評價轉給了帶領。幾天過去了，帶領一直没回信，我心裏就有些着急，「難道帶領没看到我寫的評價，還是要調走林弟兄嗎？不行，我不能太被動了，得想法兒把林弟兄留下來。」我就試探性地問林弟兄：「如果讓你去其他教會負責文字工作，你怎麼想？」他直率地說願意去操練。我趕緊說：「負責文字工作對原則必須得掌握準確，還得有工

作能力，不然肯定會影響工作進度的。我覺得你還是在這裏盡本分更合適。」沒想到林弟兄聽後一點沒受影響，還滿有信心地說如果有這個機會，願意依靠神去做。我看到自己的目的沒達到有些失落，對林弟兄也很不滿。一次，我看到林弟兄盡本分出了些差錯，就忍不住發火教訓他。那段時間，一想到林弟兄要被調走我心裏就堵得慌，盡本分心怎麼也安靜不下來，也看不透工作中的問題，整天昏昏沉沉的，心裏特別受煎熬。我就向神禱告，求神帶領我能認識自己。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人常常不實行真理，常常背叛真理，常常活在自私卑鄙的撒但敗壞性情裏，維護自己的臉面，維護自己的名譽，維護自己的地位，維護自己的利益，沒得着真理，所以你的苦惱太多，你的煩惱太多，你的捆綁太多。」（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生命進入得從盡本分開始經歷》）「衡量人的所做所行是善是惡的標準是什麼？就是看你心思所想的、所流露出來的、所行出來的有沒有實行真理的見證，有沒有活出真理實際的見證。你沒有這樣的實際，沒有這樣的活出，那無疑你就是作惡的人。作惡的人在神那兒怎麼看？就是你心思所想的、你外表做出來的不是在為神作見證，不是在羞辱撒但、打敗撒但，而是在羞辱神，處處都是羞辱神的記號；你不是在見證神，不是在為神花費，不是在為神盡上你的責任與義務，而是為你自己。『為自己』言外之意是什麼？為撒但。所以，到最終神會說：『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你所做的在神那兒不是善行，成惡行了，賞賜沒有了，神不紀念了，這不是一場空嗎？」（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揣摩着神的話我明白了，神看人是行善還是作惡，不是看人外表如何花費，受了多少苦，付了多少代價，主要是看人的存心與所做的是為神還是為自己，是不是在實行真理。反省我這段時間的情形：我下功夫幫助林弟兄，讓他盡快掌握原則，不是為了教會工作，而是想藉着他提高工作果效，給我臉上增光；看到林弟兄要被調走，我擔心他走後組裏工作果效下滑，我的名譽地位受損，寫評價時就故意多寫他的缺點，企圖誤導帶領，甚至還說一些消極話打擊林弟兄盡本分的積極性，我這哪是在實行真理啊？我帶着私心盡本分，不考慮教會整體工作，只想着我負責的工作得有果效，我的名譽地位不能受損，甚至搞欺騙攔阻教會帶領安排工作，我這是在打岔攪擾神家工作作惡抵擋神哪！我感到自己的情形太危險了，就跪在神前痛苦流涕地禱告：「神啊，我太自私卑鄙了，我為了自己的利益，打岔攪擾了神家工作。神啊，我願意向你悔改。」

我看到神的話：「做事別總為自己，別總考慮自己的利益，別考慮自己的地位、臉面、名譽，別考慮人的利益，先考慮神家的利益，把神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應體貼神的心意，先考慮自己盡本分有沒有摻雜，盡沒盡上忠心，盡沒盡上責任，盡沒盡上全力，是不是全身心地為你的本分、為神家的工作着想，你得考慮這些。常考慮這些，你就容易盡好本分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從神的話中我找到了實行的路途，盡本分存心得擺對，得接受神的鑒察，放下自己的利益，維護神家工作。林弟兄素質好，遇事能尋求真理，如果去其他教會負責工作，這對神家工作有利，他也能得到更多操練，我應該支持他。隨後，我跟帶領敞開心說了自己自私、詭詐的存心，客觀公正地評價了林弟兄，最後林弟兄被調到其他教會盡本分了，我心裏才平安一些。

當時我還以為自己有些變化了，沒想到再臨到類似的環境時，我的撒但本性又發作了。

2018年冬天，我和陳弟兄配搭盡組長本分，當時我們取長補短，互相補足，在神的帶領

下，組裏的工作果效越來越好，我覺得和陳弟兄配搭盡本分挺好的。一次聚完會，帶領跟我商量，說其他組比較缺人，想把陳弟兄調過去。想到陳弟兄素質好，領受真理快，盡本分也有負擔，對組裏的工作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萬一他走了，工作果效受影響，帶領會怎麼看我啊？會不會說我没有工作能力啊？我就不太願意讓他走，但想到教會工作需要，我只好答應了。沒想到帶領接着又說有一項本分比較急，想讓我們組的陸姊妹去。聽到這話，我不由得一愣，還要調走陸姊妹？現在陳弟兄調走了，再調走陸姊妹，那我們組的兩個主力都調走了，工作果效肯定會下滑的。不行！不能讓帶領調走陸姊妹。可要直接拒絕，帶領不得說我有私心啊？我就推薦了一個素質不太好的姊妹。帶領了解後，還是認為陸姊妹比較合適，並讓我給陸姊妹交通調換本分的事，我表面上答應，心裏滿了抵觸。過後，我跟一個弟兄發牢騷，埋怨帶領不體諒我們的難處，一下調走兩個主力，組裏的工作還怎麼作……說着說着，我突然意識到這麼說不合適，我這不是在拉幫結夥、宣洩不滿嗎？這可是得罪神哪。我越想心裏越受責備，趕緊來到神面前禱告反省自己。禱告後我就琢磨：為什麼每次要從我負責的範圍裏調走人，我都不願意，還想方設法攔阻？我這樣做事的性質到底是什麼？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本分是神給人的托付，是人該完成的使命，但絕對不是你個人的經營，也絕對不是你個人出人頭地的一個砝碼。有的人藉着盡本分搞個人的經營，拉幫結夥；有的人藉着盡本分滿足個人的欲望；……這些對待本分的態度都是不正確的，都是讓神厭憎的，也都是人急需解決的。」（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什麼是合格的盡本分》）「在現在這樣的作工背景之下，人依然能做出類似『殿比神大』一樣性質的事，比如人把盡本分當成是職業；把見證神與大紅龍爭戰當成是捍衛人權、爭取民主自由的政治運動；把有點技術含量的本分當成是自己的事業，而把敬畏神遠離惡當成是一句宗教的教義來守；等等。人的這些表現不正與『殿比神大』的性質是一樣的嗎？只不過兩千年前的人是在有形的殿堂裏搞個人的經營，而今天的人是在無形的殿裏搞個人的經營罷了。那些寶愛規條的人把規條看得比神大，那些喜愛地位的人把地位看得比神大，那些熱衷於事業的人把事業看得比神大，等等人的各種表現讓我不得不說『人在口裏稱頌神為至高，而在人眼裏一切都比神大』，因為人一旦在跟隨神的途中找到了施展自己的才華的機會，一旦有了能搞自己經營、自己事業的機會，人便把神拒之千里之外，而投身于自己熱衷的事業之中，至于神的托付、神的心意人便早已將其拋到九霄雲外了。人的這些情形與兩千年前在聖殿裏搞各種個人經營的人有什麼兩樣呢？」（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的作工、神的性情與神自己 三》）

揣摩着神的話，我對自己做事的實質看清楚一些了。想想每次帶領調動組裏的人員我都抵觸、攔阻，主要是我把盡本分當成搞自己的事業。我總認為這些弟兄姊妹是我培養的，就應該在我負責的範圍裏盡本分，推動我們組裏的工作，誰也不能隨便調動，我這樣的思想、觀點太沒理智、太荒唐了。弟兄姊妹是屬於神的，他們有哪方面的素質、特長，都是神為自己的工作預備的，神家工作哪裏需要就應該往哪兒調動，這是理所當然的，可我却把這些弟兄姊妹把控在自己手裏，把他們當成為我效力的工具，為我效勞，誰要調動我就抵觸誰，還背後論斷、拉幫結夥，想讓人站在我一邊與神家作對。我和那些抵擋主耶穌的法利賽人有什麼區別呢？法利賽人把聖殿當成了他們自己的勢力範圍，不許信徒離開聖殿跟隨主耶穌，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飯碗不擇手段地控制信徒，還恬不知恥地說信徒是他們的，而我呢，我把弟兄姊妹控制

在自己手裏，不許神家調動，這不也是在經營我自己的勢力範圍與神敵對嗎？我走的正是抵擋神的敵基督道路，已經觸犯了神的性情啊！想到這兒，我感到很害怕，也恨惡自己太自私卑鄙，我趕緊向神禱告悔改。隨後，我找陸姊妹交通了調整本分的事，又找受我蒙蔽的弟兄交通解剖了我說那些話的性質、後果，讓他有分辨，我這才心裏踏實了一些。

陸姊妹和陳弟兄調走後，教會的李姊妹來組裏操練，她素質好，上手快，組裏的工作也沒有耽誤。我真實體會到盡本分不為自己圖謀，以神家利益為重，就能看到神的祝福，神會預備合適的人選，會維護他的工作。三個月後的一天，配搭林姊妹聚會回來，跟我說臨近教會福音工作比較好，急需澆灌人員，帶領跟我們商量看能否讓李姊妹去盡澆灌本分。我心裏又有些不滿，但馬上意識到自己的情形不對了，想到之前為了個人名利地位不考慮神家利益的一幕幕，心裏感到很自責、虧欠，又想到神的話說：「本分不是你的私事，你盡本分不是給你個人做事，不是搞你個人的經營。在神家，無論做什麼事，不是做你自己的事業，這是神家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你時時得有這個認知，說『這不是我自己的事，我是在盡本分，盡我的責任，我是在作神家的工作，這是神給我的托付，我是做給神的，這不是做我的私事』。如果你認為做的是自己的私事，就按你自己的意圖、原則、存心做了，這就要出麻煩。」（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什麼是合格的盡本分》）神的話使我更加透亮了，本分是神的托付，不是我個人的私事，不能為了滿足個人利益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應該考慮神家利益，尋求真理，按照神的要求去做，這才是一個受造之物對待本分該有的態度和理智。以前我總考慮自己的利益，做了損害神家利益抵擋神的事，現在我得換個活法，我得背叛自己的私欲，實行真理。想到這兒，我心裏釋然了，對林姊妹說：「帶領這樣安排對神家工作有利，咱們盡快給李姊妹說調整本分的事吧，不能讓神家工作受虧損。」

我在盡本分上能學着放下自己的利益，考慮神家工作，知道自己該站什麼地位，有了一點良心理智，這是經歷神話語的審判刑罰達到的果效。感謝神！

## 27 盡本分得擺對存心

中國河南 夏雨

去年6月份，我被選為教會帶領，當時我心裏很高興，覺得大家能選舉我，說明大家挺看好我的，我還是比多數弟兄姊妹強。我在心裏告訴自己：我得好好努力把這個本分盡好，不能讓大家失望。剛開始，我對教會的工作很陌生，配搭的姊妹耐心給我交通，帶着我去小組聚會，熟悉各項工作，我用心記，認真聽。平時也常常琢磨：我現在是教會帶領了，我可得好好幹，做出點成績，得撐得起這個頭銜，可不能落個不作實際工作、貪享地位之福的臭名，要是那樣，以後還怎麼見人呢？我就琢磨：該怎麼盡好這個本分呢？今天面對的是整個教會的弟兄姊妹，有的盡本分多年，明白的真理原則肯定比我多，如果我給他們解決問題點不出問題的根源，交通不出實行的路途，他們會怎麼看我呀？會不會認為我沒什麼工作能力，不適合盡帶領本分呀？我必須得交通得比他們高才能作帶領的工作。於是，我每天除了忙教會的工作，一有時間就看神的話，每天把時間排得滿滿的。其他姊妹睡前總提醒我「時間不早了，睡吧」，但我並不感覺很困，常常熬到深夜。儘管我每天也下功夫作各種準備，但跟弟兄姊妹聚會時心裏還是沒有底氣。

一天晚上，配搭的姊妹告訴我第二天要到福音小組聚會，我一聽心裏特別緊張，心想：「盡傳福音本分的幾個弟兄姊妹信神時間都比較長，我剛盡帶領本分，對傳福音中經常遇到哪些問題、難處還不太清楚，要是他們提出問題我解決不了，他們會不會覺得我這帶領也不怎麼樣啊？那我帶領的形象不就丟了嗎？不行！臨陣磨槍，不快也光，我得抓緊時間裝備相關真理，可這麼多，我一下子也不能全掌握。」我心浮氣躁地在電腦上翻來翻去，一會兒看看這個，一會兒看看那個，腦子裏就像一團毛線，捋不清頭緒，只好睡覺了。第二天聚會時，看到配搭的姊妹和他們一起交通解決傳福音中遇到的問題，我坐在那兒不知道要談什麼，感覺很尷尬。我心想：「我什麼也不談，弟兄姊妹不得說我這個帶領就是個擺設呀？要談吧，這幾個姊妹以前就認識我，我現在是帶領了，怎麼也得比以前交通得深一些吧？要不然他們會怎麼看我呢？會不會說我不行啊？」我就一直在想我有哪些好點的經歷可以談呢，可越着急心裏越亂，不知道該說什麼了。為了不讓弟兄姊妹覺得我什麼也交通不出來，我就認真聽配搭的姊妹交通，她交通完我立馬在她的基礎上總結一番，以顯出自己比姊妹領受好，讓大家看看我還是可以的，能勝任帶領本分。其實我心裏也清楚，我談的這些認識都是從別人那裏偷來的，感覺自己這麼做挺卑鄙的。散會後，我心裏空蕩蕩的，很不是滋味，甚至都有些後悔盡這個本分了。那幾天我感覺頭上像戴了個厚厚的帽子，頭發矇，喘不過氣來。面對教會工作中出現的問題也無從下手，心裏特別痛苦，我向神禱告：「神哪，我也想把這個本分盡好，可總感覺心有餘力不足，不知道該怎麼盡，願你帶領我能認識自己，從不對的情形中走出來。」

後來，我就跟配搭的姊妹敞開交通了自己的情形，姊妹給我讀了一段神的話。全能神說：「敗壞人類都犯這個毛病，做普通弟兄姊妹沒地位的時候，跟誰接觸、說話也沒有什麼架子，沒有什麼方式，也不帶什麼語氣，就是普通、正常，不用包裝，沒有任何心理壓力，也能跟人敞開交通、談心，平易近人，人容易接觸，覺得這人挺好。可一旦有了地位，就高高在上誰也够不着他了，他就覺得自己尊貴了，與普通人不一樣了，瞧不起一般人，也不跟人敞開交通

了。為什麼不跟人敞開交通了呢？他覺得自己有地位，是帶領，帶領就得有形象，就得比一般人高點，比一般人有身量、有承擔能力，比一般人能忍耐、能受苦、能花費、能經得住任何的試探，甚至死了多少親人都不能哭，要哭也是鑽到被窩裏哭，不能讓任何人看到自己的短處、缺陷與任何的軟弱，甚至消極了都不能讓任何人知道，都得掩蓋着，他覺得這是有地位以後該做到的。」（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解決敗壞性情得有具體的實行路途》）讀完神的話，我心裏猛然一驚，神話揭示的不正是我的情形嗎？我每次聚會為什麼怯場？為什麼那麼大的壓力？就是因為我把自己給端起來了。自從做了帶領以後，我就覺得自己的身份、地位跟以前不一樣了，我是帶領那就得有帶領的形象，就得比別人高點、強點，交通真理得比別人透亮，比別人能看透問題的實質，還能解決弟兄姊妹生命進入中的任何問題，無論到哪個小組聚會我必須得是出類拔萃的那一個，這樣才能配得上帶領的稱呼。所以我接受這個托付之後，說話、做事處處為着維護自己的地位，偽裝自己，裝高人，甚至耍詭詐，竊取別人交通的亮光來裝飾自己，讓人高看。我整日所想的都是怎麼維護好自己的地位，根本没想着怎麼盡好本分，怎麼盡到自己的責任，我真是太不務正業了！我這哪是盡本分啊？就是在追求地位，完全被地位控制，成了地位的奴隸。想想我雖然被選為教會帶領，但我的身量不是一下子變大了，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真理實際了，我還是以前的我，唯一不同的是盡的本分跟以前不一樣了。神是希望我能藉着盡帶領的本分得着更多的操練，尋求真理解決問題，作些實際工作，並不是給我一個地位。可我却把自己給抬到帶領的地位上，甚至還偏謬地認為做帶領就跟在世界上當官一樣，是有地位了，我這不是外邦不信派的觀點嗎？真是太謬妄了！

認識到這些後，我向神禱告：「神哪，感謝你的開啓帶領，我認識到自己情形不好的原因是我追求地位，走錯了道路。神哪，我願意悔改，願意尋求真理解決自己的情形，求你帶領我。」接着，我看了一段神的話。全能神說：「人本身就是個受造之物，受造之物能不能達到無所不能？能不能達到完美，沒有瑕疵？能不能達到凡事都精通、凡事都明白、凡事都能做到呢？不能。但是人裏面有個弱處，一旦學一門技術或者一項業務，人就覺得自己有能耐了，是有身份、有身價的人，是專業人士。不管有多大點兒能耐，都想把自己包裝起來，偽裝成高大的人物，變得完美無瑕，沒有任何缺陷，在別人眼中成為一個高大、強悍的人，什麼都能做，沒有做不到的事。……他不想做普通的人，不想做正常的人，不想做凡人，而是想做超人，甚至想做一個有特殊功能的人，做有异能的人，這就太麻煩了！凡是正常人性的弱點、缺點、無知、愚昧或者是不明白的，他都包着裹着不讓別人看見，一個勁兒地偽裝。……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自己怎麼做是活出正常人性，從來沒有踏踏實實地做一回人。做人如果選擇這樣的路途，總在雲裏呆着，不在地上踏踏實實地走路，總想飛，這就要麻煩，你選擇的人生道路不對。跟你說實話，你要是這麼做，那你信神怎麼信也不會明白真理，怎麼信也得不着真理，因為你起步的源頭不對。」（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進入信神正軌具備的五方面情形》）神的話就像面對面地審判我一樣，我感到扎心難受，尤其神的話說，「你要是這麼做，那你信神怎麼信也不會明白真理，怎麼信也得不着真理，因為你起步的源頭不對」，看到盡本分的存心與選擇的道路很關鍵，直接決定我們能不能得着真理，如果盡本分不尋求真理，不體貼神的心意，而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不管怎麼努力、怎麼吃苦付代價，都不會得到神的稱許，還會被神厭棄、定罪。神是聖潔的，神鑒察人心肺腑，我做帶領以後總考慮自己在人心中的形象、地位，

為了維護住帶領的地位，總是偽裝，包裹自己的缺點、不足，讓人高看、崇拜，心裏根本沒有神的托付，我這樣追求地位，走的就是抵擋神的路，怎麼能獲得聖靈作工呢？今天我落在黑暗中，這是神的公義性情臨到了我，再不悔改，只能被神厭棄。想想神家開除的敵基督，他們有了地位就總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了，開始貪享地位之福，高舉顯露自己，與神爭奪人，作惡抵擋神，最終落得個被開除、淘汰的下場。認識到這些，我反省自己一盡帶領本分就被地位控制住了，我把本分分了級別，給自己挂上了銜兒，把自己端得很高，總覺得自己有地位了，就想藉着給別人解決問題來顯露自己，博得人的高看，真是不知羞恥啊！想到這些，我臉上火辣辣的，感覺自己很醜陋，我這樣維護自己在人心中的地位，實質就是在與神爭奪地位，走的就是敵基督道路。這時，我才意識到自己的情形很危險，如果不悔改，最終只能和敵基督一樣受懲罰。

後來在尋求反省的時候，我看了一段神的話：「你沒有地位的時候能常常解剖自己、認識自己，別人能得着益處，你有地位的時候還能常常解剖自己、認識自己，讓人從你的經歷中明白真理實際，明白神的心意，別人是不是也能得着益處？不管有沒有地位，你這樣實行讓人得到的益處是一樣的，那這個地位對你來說是什麼？其實就是個額外的、附加的東西，像一件衣服或者一頂帽子一樣，你只要不把它當回事，它就轄制不了你。除非你喜愛地位，特別注重地位，總把它當回事，它就把你控制住了，然後你也不願意認識自己了，也不願意敞開亮相了，也不願意放下帶領的身份說話、與人相處、盡本分了。這是什麼問題？這不是你把自己抬上地位了嗎？然後還站着地位下不來，為了維護地位還跟人爭奪，這不是自己折騰自己嗎？最後把自己折騰死了你怨誰啊？你有地位還能不站地位，而是注重怎麼盡好自己的本分，把自己該做的、該盡的本分都盡到，把自己當作一個普通的弟兄姊妹，你不就不受地位轄制了嗎？」（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解決敗壞性情得有具體的實行路途》）神的話給了我實行進入的路途，不管有沒有地位，都正常盡自己的本分，明白多少就交通多少，遇到不明白的和弟兄姊妹敞開交通，共同尋求真理解決。我和弟兄姊妹只是盡的本分不一樣，沒有誰比誰高之說，也並不是因着我盡了帶領的本分，就樣樣比弟兄姊妹好，比他們強，可我就像跳梁小丑一樣，不認識自己，明明自己還缺少很多，還需要弟兄姊妹的幫助，我却總想着比別人強，真是狂妄又無知啊！想到我把自己端上地位的醜態，自己都感覺很可笑。我也從心裏感謝神藉着這樣的環境顯明我，讓我認識到自己所走的錯誤道路。我向神禱告：「神哪，感謝你的顯明，我看到自己的地位心太重了，走的就是抵擋神的道路，我不願意再錯下去，我願意悔改，放下地位，扭轉盡本分的態度，按着真理原則去盡本分。」

一次，我到一個小組聚會，組裏的三個弟兄姊妹盡本分時間都比我長，有的還做過帶領，以前還給我交通真理解決問題，聚會的時候，我又有些受轄制，我怕自己交通得不好或者解決不了他們的問題，他們會不會認為我也沒什麼真理實際，不適合盡帶領本分呀？我就不敢問他們的情形，生怕他們說出來我解決不了。這時，我意識到自己又在維護臉面地位了，我就禱告背叛自己，想到神的話：「你有地位還能不站地位，而是注重怎麼盡好自己的本分，把自己該做的、該盡的本分都盡到，把自己當作一個普通的弟兄姊妹，你不就不受地位轄制了嗎？」（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解決敗壞性情得有具體的實行路途》）我得按着神要求的實行，雖然我明白真理淺顯，但我願意依靠神，盡我的全力盡上自己該盡的本分。在神話的帶領下，我心裏釋放

了很多，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了，認識多少就交通多少，弟兄姊妹聽了我的交通也沒有小看我，都說能得着一些益處。

聚會時，我看到一段神的話：「人無論盡什麼本分，要達到果效讓神滿意、稱許，達到所盡的本分合格，這在乎神作。你盡上了自己的責任、自己的本分，但是如果神不作，神不告訴你怎麼做，你不知道道路、方向、目標，最終的結果是什麼？那就是徒勞。所以，你盡本分能達到合格，在神家中能站立住，能對弟兄姊妹有造就，能得到神的稱許，這一切都在乎神哪！人只不過是做了人力所能及的、人該做的、人本能夠得上的一些事，僅此而已。所以說，最終你盡的本分能達到果效取決于神的帶領，取決于神給的路途、目標、方向與所定的原則。」（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做人該有的原則》）看完神的話我心裏很亮堂，看到神家的工作都是神在作、神在維護，人只是力所能及地盡自己的本分，沒有聖靈作工，沒有神的開啓帶領，人再努力，盡本分也達不到果效。盡本分得明白神的要求，心裏得有負擔，凡事尋求真理、實行真理，按着原則盡本分，才能獲得聖靈作工，得到神的稱許。今天我盡帶領的本分，本職工作就是交通真理解決弟兄姊妹盡本分與生命進入的難處，雖然有的問題我當時解決不了，但我可以記下來，過後再尋求解決。于是，我很自然地問起他們的情形怎樣，本分上有沒有什麼難處。當他們交通自己的情形時，我就把心安靜在神面前，用心尋求揣摩，也能發現他們的一些缺少與偏差，并結合神的話找出解決、進入的路途。我知道這都是神的帶領，心裏特別地高興，體嘗到了放下地位的輕鬆釋放。經歷過來我感受到，盡本分把心態擺對，多揣摩尋求怎麼能把本分盡好，怎麼做能達到最佳果效，這樣不知不覺就不受地位的捆綁轄制了，就能獲得神的帶領、祝福！

## 28 我不再怕擔責任了

中國河南 程諾

2020年11月的一天，帶領來我們組聚會，結束後說要從組裏選出一名組長負責文字工作，沒想到弟兄姊妹竟然投票選了我。我當時大腦一片空白，「選我當組長？我生命進入淺，又沒有真理實際，能擔得起組長本分嗎？要是以後工作出了問題，那不都得找組長啊？如果我解決不了，耽誤了工作怎麼辦？」又想到之前盡組長本分的時候，我一直保全自己，怕得罪人，看到有人打岔攪擾教會工作也不及時制止，結果給工作帶來虧損，我也被撤換了。要是我這次再盡不好本分，耽誤了神家工作和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被撤換不說，嚴重的話還有可能被顯明淘汰。想到這兒，我就跟帶領說我生命進入淺，解決不了問題，不適合盡這個本分，說了一大堆的理由。帶領讓我先接受、順服下來，可我的心怎麼也安靜不下來，腦子裏亂亂的。當時，我突然想到一段神的話：「……順服、積極配合，這是你的本分、你的責任。無論前面的路怎麼樣，你都應該有順服的心，膽怯、害怕、擔憂、猜忌這都不是你對待本分該有的態度。」（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什麼是合格的盡本分》）揣摩着這段神的話，我的心平靜了下來，認識到臨到這個本分是出于神的主宰安排，雖然我不明白神的心意，但我得從神領受，先順服下來。

接下來，面臨本分上的各種難處、問題，尤其是組裏的工作沒有什麼進展，我又開始擔心了：要是工作果效起不來，我作為組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想到這裏，我就覺得心裏亂糟糟

的。一天晚上，我跟配搭姊妹聊情形，聽姊妹說起之前的組長就是因着不追求真理，也不往上够，業務上没有長進，作不了實際工作被撤換的，我心裏又不平靜了，「現在我盡着組長本分，組裏的工作面臨那麼多的難處、問題，要是我解決不了，作不了實際工作，是不是也會被撤換啊？還是當個組員好，不用擔那麼多責任。」當時，我就在心裏琢磨着：現在我剛被選上那就先盡着，如果實在盡不了，我就趕緊引咎辭職，免得作惡打岔攪擾教會工作被撤換，那結局歸宿有可能都沒了……我活在這種情形當中，總怕本分盡不好，出了問題擔責任，尤其工作遇到難處，就更是覺得自己擔當不了這個工作，心裏常常受這事的轄制，感到痛苦、煎熬。

一天，我看到了一段神揭示敵基督性情實質的話，對自己的情形有了一點認識。全能神說：「就一個簡單的本分調整，讓做什麼就做什麼，自己能做什麼就做什麼，不管做什麼都力所能及地把它做好，用上全心、全力，神作的沒錯，就這麼簡單的真理，敵基督的心裏都沒有。他有的是什麼？猜忌，懷疑，反抗，試探，……很簡單的一件事，在敵基督那兒就要大做文章，就要思來想去，甚至徹夜不眠。他為什麼能這麼思考呢？為什麼能把一件簡單的事想得那麼複雜呢？原因很簡單，原因也只有一個，敵基督對於任何神家針對他所做的事、所做的安排，他都要與自己以後的歸宿還有自己得福的希望緊緊地、密切地挂上鉤，聯繫上。所以他認為：『我不得不小心啊，一步走錯就會步步走錯，那我得福的希望可就没有了，那就要我的命了，我可不能大意啊！神家、弟兄姊妹、上層帶領甚至神，那都不可靠，都不是我信靠的對象。人最可靠的、最值得信賴的就是自己，自己如果不為自己打算，那誰還能顧念你呢？誰還能考慮你的前途，考慮你以後是否得福呢？所以，我得為自己極力地打算，精心地籌劃、算計，不能失誤，不能有一丁點兒的馬虎，否則就容易被人迷惑，被人利用了。』」（摘自《揭示敵基督·没有地位或没有得福的希望就想退去》）看完了神的話我才明白，臨到本分調整這是很正常的事，我應該正確對待，今天我被選為組長，就盡全力往上够，盡到自己的責任，如果自己努力了還是做不好，臨到撤換那也應該順服，本分的調整這都是根據神家工作的需要，也根據自己能不能擔起這個本分，跟人的結局歸宿没有關係。可我對神没有真實的信，對於神家正當的調整本分都不能够正確領會，都要往歪了想，把本分跟結局歸宿、跟能不能得福挂上鉤，總猜疑、防備神，擔心盡不好本分了被顯明撤換，地位、前途就都没有了，我的心思真是太複雜、太邪門了！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我跟神耍詭詐玩心眼，盤算着要是盡不好本分了就趕緊引咎辭職，根本没有想過要怎麼把這個本分盡好，想的都是自己的前途後路。神高抬我盡組長本分，是給我一個操練的機會，讓我在業務上、生命進入上都能够有長進，這是神對我的愛，但我却把神對我的愛往歪了想，認為是對我的顯明淘汰，這不是對神的褻瀆嗎？流露的性情不是跟敵基督一樣邪惡嗎？

想想自己那段時間的流露，一點都不理解神，全是猜測、防備，我心裏挺難受的，也反省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形，這個問題的根源在哪兒。後來，我又看到了一段神揭示敵基督性情實質的話：「敵基督不相信神的話裏有真理，不相信神的性情、神的身份、神的實質，他用人的思維、人的眼光來看待這一切，來分析、研究身邊所發生的這一切，也用人的眼光、人的思維、人的詭計來看待神對待人的方式，看待神作在人身上的各樣工作，更用人的思維、人的方式，用撒但的邏輯、撒但的思維來看待神的性情、神的身份與神的實質。很顯然，敵基督不但不接受、不承認神的性情、神的身份與實質，反而對神的性情、神的身份與實質充滿了觀

念，充滿了渺茫、空洞的想法，充滿的都是人的理解，絲毫沒有真實的認識。這樣，敵基督對神的性情、神的身份與實質最終的定義是什麼呢？能不能定規神是公義的，神對人就是愛？絕對不能。敵基督對神的公義、對神的愛的定義就是問號，就是疑惑。神的性情決定了神的身份，對神的性情他都嗤之以鼻，充滿了質疑，充滿了否定、詆毀，那對神的身份呢？神的性情代表神的身份，他對神的性情尚且如此，那對神的身份就不言而喻了，直接就否認了。這就是敵基督的實質。」（摘自《揭示敵基督·藐視真理，公然違背原則，無視神家安排（六）》）神的話揭示敵基督不相信神的話是真理，更不承認神的公義性情，他們看事從來不根據神的話，而是用人的眼光、用撒但的邏輯來研究臨到的一切事。其實我裏面也有這樣的敵基督性情，在對待教會調整、撤換、淘汰人的事上，我沒有從中認識神的公義性情，反而用撒但的邏輯「爬得高，摔得慘」「槍打出頭鳥」「高處不勝寒」來看待這些事，認為越有地位，擔的責任越大，被顯明得越快，淘汰得也快，所以臨到組長本分，我外表接受了，但還時時防備神，就怕出了點什麼差錯被顯明淘汰，結局歸宿就沒有了。我雖然信神也讀神的話，可看事觀點沒有一點轉變，臨到事不尋求真理，也不根據神的話看事，而是用撒但的觀點來衡量神的作工，把神想象得跟統治者一樣，只要人做錯什麼事就要被顯明淘汰，我這不是在否認神的公義性情，褻瀆神嗎？其實教會撤換淘汰人都是有原則的，是根據人的素質如何、人性好壞，是否追求真理，走什麼道路綜合衡量，不是根據人偶爾的過犯或是一時的表現，更不是根據人有無高的地位就給定性、撤換淘汰的。那些真心為神花費、追求真理的人做帶領，即使有了過犯，神家也會給機會，實行修理對付、提醒警告，如果人能夠認識自己，有了悔改變化，就繼續留用、培養。有些假帶領不作實際工作，貪享安逸、不務正業，占着帶領的位置却不盡帶領的職責，這樣的人一律撤換，但只要他不是惡人，沒有作惡多端，就不會輕易地淘汰、清除開除，神家還會根據他的情況給他安排合適的本分，給人反省、悔改的機會。只有那些絲毫不接受真理，只為地位、權力作工，總想掌權控制教會的敵基督，才是徹底地顯明淘汰，永遠地開除出教會。看到神家處理人是完全公平公義的，神家是真理掌權，絕對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會放過一個惡人，也看到人會不會被顯明淘汰跟地位沒有關係，關鍵是在於人是否接受真理、追求真理。對於追求真理的人來說，盡的本分重要，擔的責任多，得到的操練機會也多，更能被神成全；而對於那些不追求真理的人來說，盡本分不尋求原則，也不接受審判刑罰、修理對付，敗壞性情一點兒沒有得到變化，不管有沒有地位，最終都得被淘汰。再想想，自己之前盡組長本分被撤換那是因着自己太自私卑鄙，一點真理不實行，打岔攪擾了教會工作，這是神的公義性情臨到，也是神給我一個悔改變化的機會。但我就像個不信派一樣，不相信神的拯救，還誤解防備神。我這才看到「爬得高，摔得慘」這個撒但哲學把我坑得太苦了，不但讓我對神充滿了誤解防備，還變得越來越詭詐、邪惡，我不能再憑這些撒但邏輯法則活着了，我得根據神的話來看事、行事。今天臨到組長本分這是神的高抬，也是神給我一個操練的機會，我得好好珍惜，以前給本分帶來了虧損，現在我得在這個本分上多付代價，彌補之前的過失，多尋求真理原則，盡上全力來盡好自己的本分。

明白了這些，我心裏也釋放了很多，這時候再回想起之前誤解神、防備神，就覺得自己太沒有理智，也太愚昧瞎眼，一點都不認識神。我在心裏默默地跟神禱告：「神哪，感謝你的帶領，讓我看清了自己的醜相，也讓我看到這些撒但謬論讓我和你之間產生了那麼大的隔閡，但

我却麻木没有知覺，還誤解防備，絲毫不理解你的心，我真是太悖逆了，我願意向你悔改。」

一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作者的情形跟我一樣，文章中引用的神話也讓我找到了實行的路途。全能神說：「人盡本分其實就是將人原有的即人本能及的都做到，那人就盡到自己的本分了，至于人在事奉中的弊病，那是在逐步的經歷中、在經歷審判的過程中逐漸減少的，並不攔阻也不影響人的本分。若有人害怕在事奉中存有弊病而停止事奉或後退讓步，那這樣的人是最懦弱的人了。……人的本分與人的得福或受禍并無關係，本分是人該做到的，是人的天職，應不講報酬、不講條件、沒有理由，這才叫盡本分。得福是人經審判之後得成全而享受的福氣，受禍是人經過刑罰、審判之後性情沒有變化，也就是沒經成全而受到的懲罰。但不論是得福或是受禍，作為受造之物就應盡到自己的本分，做自己該做的，做自己能做到的，這是作為一個人，一個追求神的人最起碼具備的。你不應為得福而盡本分，也不應怕受禍而拒絕盡本分。我對你們說一句這樣的話：人能盡自己的本分那是人該做的，人若不能盡自己的本分那就是人的悖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道成肉身的神的職分與人的本分的區別》）揣摩着這段神的話，我明白神的心意了，神對人要求其實并不高，就是希望我們能夠追求真理，盡其所能地把自己能明白的、能做到的都發揮出來，不應付糊弄，不藏奸耍滑，按着神的要求盡力往上够。即使過程當中會有一些失敗、偏差，但只要能夠接受真理，接受修理對付，這些問題也都能夠解決，能夠有長進、變化。這段時間，臨到托付我一點接受順服的態度都沒有，就怕出了什麼錯，有了過犯被淘汰，沒有了結局歸宿，看到自己真的是一點都不明白真理，也不認識神的作工，更看到自己信神盡本分這麼多年不是為滿足神，而是為了自己的前途歸宿忙碌奔波，真是太自私、詭詐了！其實本分是神對人的托付，也是每一個受造之物該盡到的職責，不管最終是得福還是受禍，人都得盡到自己的本分，我不能怕作惡就不盡本分。我現在生命經歷淺，沒有真理實際，這是實情，神高抬我盡組長本分，也不是因着我現在就能夠勝任，而是希望我在盡本分的過程當中能夠追求真理，接受審判刑罰、修理對付，不斷地補足自己的缺少，最終達到合格地盡本分。明白了神的心意，我更有信心面對本分當中的問題、難處，也有心志要盡好本分來滿足神。

後來，我還看到了一段神的話：「誠實人的表現是什麼？關鍵是在凡事上實行真理。你說你很誠實，但神所說的話你總放在腦後，你自己想怎麼做就怎麼做，這是不是誠實人的表現？你說『雖然我素質很差，可我的心挺誠』，但臨到一個本分，你怕受苦，怕盡不好要承擔責任，你就推托，就推薦別人去做，這是不是誠實人的表現？這很明顯不是誠實人的表現。那誠實人應該怎麼做呢？接受，順服，然後盡自己所能地盡上自己的忠心，力求滿足神的心意。這裏有幾方面表現，一方面就是用一顆誠實的心把本分接受過來，不想其他的，不三心二意，不為自己圖謀，這是誠實的表現。另外一方面是盡力、盡心。你說『我就會這些，我就把這些都用上，都獻給神』，這是不是誠實的表現？你有的、你會的你都獻出來，這就是誠實的表現。你有的你不願意獻出來，你藏着掖着，你耍滑頭，你推托，怕做不好承擔後果就讓別人做，這是誠實嗎？這就不是。所以說，做誠實人不是光有一顆心就行了，臨到事你不實行，這就不是誠實人。臨到事得實行真理，得有實際的表現，這才是誠實人，這才是有一顆誠實的心的表現。」（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做誠實人才有真快樂》）神喜歡的是誠實人，誠實人不為禍福擔憂，不怕擔責任，一心想着怎麼盡好本分來滿足神，把自己能做到的都盡心去做。想想就覺得

挺蒙羞的，我平時嘴上說要滿足神，但真要自己擔托付獻上真心時，就耍滑頭，就推托，看到自己只是嘴上說得好聽，其實是在欺騙神，一點也不誠實。認識到這兒，我就覺得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雖然我還有很多的缺少、不足，但我得按着神的要求實行做誠實人，把心交給神，腳踏實地地把自己該盡的本分都盡好，不管最後的結果怎麼樣，我都願意順服神的擺布安排。從那以後，我心裏輕鬆了很多，本分臨到難處時就禱告神尋求解決，不明白的就和弟兄姊妹一起探討，尋求真理原則，很多問題、難處也就一點點地解決了。

這樣經歷過來，我看到神的審判刑罰對人就是愛和拯救。現在我不再怕擔責任，也不再防備誤解了，雖然我還有很多敗壞性情，但我願意接受神的審判刑罰、修理對付，追求得着潔淨變化。感謝神！

## 29 一個軍官的悔改

中國福建 真心

全能神說：「從創世到現在，神工作中所作的一切全都是愛，沒有一點恨人的成分，就是你看到的刑罰審判也是愛，是更真、更實的愛，這愛就是帶領人走上人生的正道；……他所作的工作都是為了把人帶到人生的正道上，讓人有正常的人類的生活，因人不會生活，沒有這樣的帶領你只能虛空地活着，你只能毫無價值、毫無意義地活着，你根本不會做一個正常的人，這是征服人最深的意義。」（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征服工作的內幕 四》）看到這段神的話，我感慨萬分，不由得想到神對我的拯救……

我出生在農村，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因為家裏貧困，常受村裏人歧視、欺壓，我就想，將來一定要出人頭地，讓村裏人都刮目相看。十幾歲我就去當兵了，在軍營裏為了得到提拔，我什麼髒活、累活都搶着幹，可幾年下來我還是個小兵。後來，我才知道在部隊裏評功、升級不是靠實幹，而是靠送禮。我雖然反感這種做法，但為了有提升的機會，我狠心拿出所有的積蓄給領導送禮，結果很快就「考入」了軍校。畢業回到部隊後，我因沒錢送禮被安排到伙房燒飯，我深知「當官不打送禮的」「不溜鬚拍馬一事無成」，要想弄個一官半職就得想方設法撈錢、送禮，不會這一套再能幹也沒用。為了實現出人頭地的願望，我四處撈錢，並處處討好領導，投其所好給領導送禮，我知道自己做的事都是違法的，也怕有一天被查出來要判刑，整天提心吊膽的，但一想到能升官，我還是這麼去做了。一番努力後，我終於當上了營長。每次回老家時，村裏人都圍着我，討好巴結我，我的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我的野心欲望也更加膨脹了。俗話說「千里來做官，為的吃和穿」「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我開始享受當官的特權，到哪兒都是白吃白拿，誰想求我辦點事，就得請我吃飯、給我送禮，我甚至仗着自己是司令、政委身邊的紅人，向下屬要這要那。就這樣，我從一個樸實的鄉下人完全墮落成了一個貪得無厭、圓滑詭詐的人。

我不僅在外面專橫跋扈，在家裏也常常對妻子橫加指責，還無故猜疑妻子有婚外情，導致夫妻矛盾越來越深，最後妻子忍無可忍，向我提出了離婚。好好的一個家，眼看就要破裂，連兒子也跟着我們遭罪，我心裏很痛苦，常常反思自己的人生：從小我就立志要出人頭地，過人上人的生活，現在我和妻子也都事業有成，家裏各方面條件都不差，周圍的人也都羨慕，可我

為什麼還是感覺虛空，感覺活着痛苦呢？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嗎？人到底該怎麼活着呢？我感到困惑迷茫，但找不到答案。後來，我妻子接受了全能神的國度福音，常常跟弟兄姊妹聚會交通，一段時間後她變得樂觀起來，不跟我吵架了，也不提離婚的事了。看到妻子的變化，我覺得信神挺好，也信了全能神。

信神後，我過上了教會生活，看到全能神教會與世界完全不同，弟兄姊妹常在一起讀神的話、交通真理，都追求按神話真理做人，單純敞開、以誠相待，來到教會就像來到一片淨土，我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輕鬆釋放。藉着聚會、讀神的話，我知道了神是聖潔公義的，神最厭憎人的污穢敗壞。想到自己在部隊沾染了很多惡習，如果不悔改，肯定被神厭憎淘汰。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生在如此污穢之地的人嚴重地受到社會的傳染，受到封建禮教的薰陶，受到『高等學府』的教育，落後的思想，敗壞的道德，低劣的人生觀，卑鄙的處世哲學，毫無價值的生存，低賤的風俗與生活，這些東西都嚴重地侵擾着人的心，嚴重地破壞着人的良心，打擊着人的良心，因而人離神越來越遠，人越來越抵擋神。人的性情變得一天比一天毒辣，根本沒有一個人能為神甘心捨棄，沒有一個人能甘心順服神，更沒有一個人能甘心尋求神的顯現，而是在撒但的權下盡情地尋歡作樂，在污泥之地盡情地敗壞着自己的肉體。」（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性情不變化就是與神為敵》）讀了神的話，我心裏很受觸動。想想在部隊這些年，我為了出人頭地隨從世界的潛規則，幹了不少昧良心的事，發不義之財，過得是越來越墮落，整天活在罪中還不以為恥。是神的話使我有了善惡之分，也使我看清自己敗壞墮落的根源，原來這一切的禍端就是撒但，是撒但魔王藉着國家的教育、薰陶，把這個社會敗壞成了一個罪惡、邪惡的大染缸。這個社會充斥着各種謬論邪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當官不打送禮的，不溜鬚拍馬一事無成」，「千里來做官，為的吃和穿」，「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等等，人都憑這些撒但毒素活着，有權有勢的人橫行霸道，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沒權沒勢的老實人就只能受欺受壓，沒法生存。我就是受這些謬論的迷惑，加上環境的迫使，不知不覺迷失了方向，不擇手段地追求當大官，以權謀私、中飽私囊，完全成了唯利是圖的貪腐之人。我很後悔自己犯下的惡行，多虧神拯救我，給我重新做人的機會，不然按我的所作所為只能遭神咒詛、懲罰。我心裏對神滿了感激，決心棄惡從善，轉業離開部隊。可領導一直挽留我，說要提拔我做副團長。我有點猶豫了，這可是我夢寐以求的呀！我一時放不下地位，不知該怎麼選擇，就向神禱告尋求，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你若有很高的地位，若有很高的名望，若有很多的知識，有很多的人擁護你，而你却仍然不受這些東西的困擾來到神面前接受神的呼召與托付，作神讓你作的事情，那你所作的事情將是世界上最有意義而且是人類最正義的事業。你若為了地位或者為了自己的目的而拒絕神的呼召，那你做的一切都是神所咒詛的，更是神所厭憎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主宰着全人類的命運》）「人來在世上難得碰見我一次，又難得有尋求、得着真理的機會，你們何不將這美好的時光珍藏起來作為今生追求的正道呢？又為何總是對真理與正義不屑一顧呢？為何總是將自己糟踏斷送給那捉弄人的不義與污穢呢？」（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對年老之人、年少之人說的言語》）神的話字字句句敲打着我的良心，使我清醒過來。是啊，我能有幸遇見神道成肉身來在地上作工，有追求真理、為神花費的好機會，這是神多大的高抬和恩待呀，世上有什麼事業能比為造物主花費更有意義呢？就是當再大的官，有

再高的地位，活着就有幸福嗎？多少有權有勢的人利用手中的權力為所欲為，作惡多端，最終遭到了報應死于非命；有多少高官曾經家財萬貫、顯赫一時，可一旦在權力鬥爭中失敗，有的淪為階下囚一無所有，有的被自殺，這些事都太多了。還有我自己，為了出人頭地在官場上拼命奮鬥，結果越來越狂妄、自私、詭詐。現在神賜給我這麼多真理，給我指明了人生正道，難道我還要重走老路嗎？我的前半生被撒但苦害、愚弄，活得不像人，鬼不像鬼，這後半生我要換個活法，好好跟隨神，實行真理，憑神的話做人，活出一個有意義的人生。于是，我選擇了自主擇業，徹底離開了部隊。但因我被撒但敗壞太深了，撒但的毒素「出人頭地，光宗耀祖」早已成為我的生命，在教會中我還常常爭奪地位，是神話語的揭露審判才扭轉了我錯誤的追求觀點。

到教會盡一段時間本分後，我看到有個教會帶領挺年輕，還有一個帶領是我以前的朋友，我心裏就不舒服，心想：「你們在世上的地位都沒我高，今天在教會裏却高過我，你們能做帶領，我更能！」之後，我開始發奮追求，我給自己制定了計劃：每天早上五點起床讀神的話，再聽兩小時的講道交通，每周學三首神話語詩歌。盡本分我更是熱心，教會裏只要我能辦的事我都一馬當先，不嫌苦不嫌累。聚會時，我大談特談在部隊的經歷，炫耀我如何能幹，而對教會帶領的交通我總是嗤之以鼻，有時還拐彎抹角地貶低他們考慮事情、處理問題不如我……就這樣，我活在爭名奪利中，總想在教會爭當帶領。一次，我看見教會帶領處理問題不太妥當，就貶低她不會處理問題，旁敲側擊地勸她引咎辭職，想藉選舉之機自己獲選。弟兄姊妹得知後就解剖我，說我詭詐，野心太大，想在教會掌權，并撤換了我組長的本分。我很難接受，心想：我堂堂一個營長，在教會裏居然連個組長都當不上！一連幾個月，我心裏都不服不滿，看弟兄姊妹不順眼，聚會也不怎麼說話，靈裏完全黑暗摸不着神了，我這才有些害怕，就禱告、呼求神引領我走出黑暗。

一天，我看到神的話說：「在你們的追求中，個人的觀念、盼望、前途太多，現在這樣作工就是為了對付你們的地位之心，對付你們那些奢侈的欲望，就這些盼望、地位、觀念都是撒但性情的典型代表。……別看你們現在跟隨着，對這步工作有點認識，但就你們的那個地位心仍沒放下，今天地位高了就好好追求，地位低了就不追求了，就這個地位之福總掛心頭。……你越這樣追求越沒有收穫，地位心越強的人越得經受更大的對付，越得經過大的熬煉，這樣的人太不值錢！得經受許多對付、審判才能徹底放下，就你們現在這樣的追求到最終只能是一無所獲。不追求生命的人不能有變化，不渴慕真理的人得不着真理，你不注重追求個人的變化與進入，總是注重那些奢侈的欲望，轄制你愛神、親近神的東西，這些東西能將你變化了嗎？能將你帶入國度之中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你為什麼不願意作襯托物呢？》）神的話扎在我心上，我感到特別蒙羞。近段時間我爭名奪利，被弟兄姊妹揭露、對付，組長本分被撤換，這些事雖不合我意，但並不是誰跟我過不去，而是神對我公義的審判，也是神對我及時的拯救。神末世作工是來改變人的舊思想、舊觀點，拯救人脫離撒但權勢，讓人從神得着真理、生命，活在光明中。可我却不走正道、不注重追求真理，而是追求地位、名譽，為了得到地位還能耍心計、用手段，這不是跟神拯救人的心意背道而馳嗎？這樣下去肯定得不着真理被淘汰。神為了阻止我走歪歪道，扭轉我錯誤的追求觀點，才藉着弟兄姊妹修理對付我，揭露我的野心欲望，剝奪我的地位，讓我反省回轉啊。看到神真是鑒察人心肺腑，這時我對神的公義聖潔、全能智

慧也有了點真實認識，不再為失去地位消極痛苦了，願意追求真理順服神的擺布安排。

半年後，我到另一處教會過教會生活。當時那處教會正在選舉教會帶領，得知弟兄姊妹信神年頭都沒我長，我心裏一樂，「這次機會來了，論人生閱歷，論信神年頭，我都比你們多，我應該是教會帶領的不二人選……」正當我準備好好表現自己時，原教會一個姊妹因共產黨的追捕逃到了這處教會，我心想，以往我在原教會爭奪地位姊妹就知道，現在她要是看到我又爭當帶領，會不會把我以往爭奪地位的醜事揭穿啊，那我的臉可就丟大了。無奈我只好放棄自己的打算，心裏盤算着先當個組長吧，到時再一步步往上升。沒想到，最後我連組長都沒選上。這時教會裏一些事務性的本分還缺人，帶領問我願不願意盡，我怕拒絕顯得自己沒有順服，就勉強答應了。想到我一個堂堂的營長居然盡跑腿的本分，心裏總感覺有些憋屈。沒多久，我所在的聚會點被警察盯上，不能再聚會了，帶領安排我到另一個小組和盡接待本分的弟兄姊妹一起聚會，這下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現在盡個不起眼的本分不說，還要跟盡接待本分的弟兄姊妹在一組聚會，這不是有失我的身份了嗎？哎！我怎麼落到這個地步了？這樣下去我還有什麼前途……」我越想越難受，痛苦中，我只好迫切地禱告神，求神開啓帶領我。

一天，我看到神的話說：「多少年來，人賴以生存的思想腐蝕着人的心靈，以至于人變得奸詐、懦弱而又卑鄙，人不僅沒有毅力、沒有心志，而且變得貪婪、驕縱，根本沒有一點超脫自我的心志，更沒有一點擺脫這黑暗權勢轄制的勇氣。人的思想腐化、生活腐化，以至于人信神的觀點仍是醜陋不堪，甚至人信神的觀點一說出來簡直是不堪入耳，人都是懦弱、無能、卑鄙而又脆弱，對黑暗勢力不感覺厭憎，對光明、真理不感覺喜愛，而是盡力驅逐。就你們現在的思想、現在的觀點不也都是如此嗎？既信神就得得福，還得保障地位不下滑，保證地位比不信的人高，這樣的觀點在你們裏面不是存了一年兩年的事，而是早已存了多少年了，你們的交易腦袋太發達。雖然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對地位你們仍是不放鬆，一直苦苦地『追問』着，而且天天在觀察着，深怕有一天身敗名裂，人貪享安逸的心始終沒有放下。」（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你為什麼不願意作襯托物呢？》）「在走今天的道路中你當怎樣追求才是最合適的？你當把自己看為一個什麼樣的人物來追求？你當知道，你該怎麼對待今天這所臨到你的一切，或試煉或苦難，或無情的刑罰或咒詛，臨到這一切，你都應當作慎重的考慮。」（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不學無術的人不就是畜生嗎？》）揣摩着神的話我反省自己：是啊，我該把自己看作一個什麼樣的人物來追求呢？我總覺得自己是個營長，是有身份的人，帶「銜」的本分才配得上我，有地位的人才配跟我在一起聚會，我看不上那些不起眼的本分，還嫌弃盡接待本分的弟兄姊妹，覺得跟他們在一起顯得我地位低。我得不到地位就消極、抵觸，甚至都覺得活着沒意思，我簡直被地位名利沖昏了頭腦，失去了人性，真是卑鄙、醜陋！就我這樣的人，怎麼能有資格做教會帶領呢？教會可不是社會，教會是真理掌權，做帶領得是人性好追求真理的人，我不追求真理盡追求地位，還想爭當帶領，我怎麼這麼沒有理智、這麼不知羞耻呢？

過後，我看到神的話說：「我定規一個人的歸宿不是根據其年歲的大小，不是根據其資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據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據其可憐的程度，而是根據其有無真理，除此以外別無選擇。你們都應明白，不遵行神旨意的人同樣都要受懲罰的，這是任何一個人都不能改變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當為你的歸宿預備足夠的善行》）從神的話中我明白了，神定規人的歸宿不是根據人地位高低、作工多少來衡量，關鍵看人有沒有得着真理，是不是順服神的

人。看到神的性情對任何一個人都是公義的，不管盡什麼本分，都得注重追求真理，人得着真理了，沒地位也能蒙拯救，不追求真理，再有地位也白搭。我看到地位就是個虛無的東西，沒什麼實際意義，就覺得自己以往拼命追求地位這不是犯傻嘛。想想當初在部隊時，我痛恨那些腐敗的軍官，可當自己的地位不斷高升時，我就開始變壞，最後也成了地道的貪官；那些位高權重的人，在沒有地位的時候有的也老實本分，一旦有了權力就開始作威作福，哪個不是惡貫滿盈？再想想教會中那些被開除的敵基督，他們沒有地位時外表看也沒作什麼惡，一旦有了地位就開始站高位轄制人、打壓人，為穩固地位說話做事，作惡攪擾神家工作。這讓我看到，人沒有真理，憑敗壞性情活着，一旦有了權力地位就會變態、作惡，最終的結局就是被懲罰。想到我在官場摸爬滾打多年，滿了撒但性情，可以說是集狂妄、詭詐、邪惡、凶惡于一身，若真有了高的地位，野心只會越來越膨脹，像在部隊當官一樣站在地位上作威作福，最終只能作惡多端觸犯神的性情遭神懲罰。想到這兒，我又後怕又感激，神讓我一次次臨到挫折失敗，不讓我的野心欲望得逞，這是對我的保守拯救啊！感謝神的開啓，使我看清了追求名利地位的實質、後果，更看到了追求真理的重要性。

此後，我開始注重追求真理，解決自己的敗壞，不管教會安排我盡什麼本分，我不再注重帶不帶「銜」，而是注重尋求真理原則，把本分盡好。當這樣實行的時候，我感受到了神的同在與帶領，心裏感覺有說不出的踏實、享受。一段時間下來，我發現自己與人相處時低調了許多，不再把自己以往當過官作為資本炫耀了；弟兄姊妹給我提缺欠時，我就有意識地禱告神先順服下來，再去反省認識自己；跟弟兄姊妹也能平等相處，不再認為自己高人一等了。不知不覺，我的追求觀點有了轉變，對地位名利看淡了許多，不太受這些東西轄制了，看到比我信神時間短的弟兄姊妹當了教會帶領，我心裏還會有點嫉妒，但藉着禱告、尋求真理很快就能放下。現在我和妻子在家一起盡本分，雖然本分不顯眼，但我心裏感到很知足。後來，兒子看到我們的轉變也信了全能神。在生活中，我們操練讓神的話掌權，誰說得對、符合真理就聽誰的。我深深地體會到是全能神改變了我，挽救了我的婚姻、家庭，拯救了墮落到極處的我。我這樣一個狂妄自大、追名逐利、邪惡貪婪的人，如果沒有神的拯救，我根本沒法走上人生正道，只能越來越敗壞墮落，最後作惡多端遭神咒詛、懲罰。經歷過來，我對神的拯救、神的愛有了點認識，也看清了撒但的卑鄙邪惡。現在我能有意識地實行點真理，不憑撒但哲學法則活着，活出了點人樣，這是神的審判刑罰達到的果效，感謝神！

## 30 放下地位不容易

中國河南 李正

我出生在一個農村家庭，從小失去父母，和哥哥相依為命。因為家裏窮，人都瞧不起，我就想：我一定得好好上學，到有一天能出人頭地，做人上人，可我讀到高二，就因為家裏沒錢被迫退學了。我出人頭地的夢就這樣破滅了，心裏特別痛苦。

1990年，我信了主耶穌，聽傳道的人講，我們信主不但今生得平安，來世還能得永生，如果傳福音傳的人多，得到神的祝福也多，以後還能得賞賜、得冠冕，與神一同作王掌權。我看到聖經裏保羅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提後4:7-8）我心想：我在世界上什麼也沒得着，這回信主有指望了。我就撇棄家庭為主花費傳福音，不到一年就傳了好幾百人。到了1997年，我們建立了幾百處教會，大約有三萬人。這時的我不再是以前那個被人看不起的窮小子了，而是負責幾萬人的大帶領，我感覺像飄在半空中，心裏別提多高興了。教會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人說了算，我到哪處教會作工，弟兄姊妹都是高接遠迎、車接車送，好吃好住不說，走的時候還給路費，我手裏就從沒缺過錢，家裏有點農活，弟兄姊妹都爭着給幹了，真是不愁吃、不愁穿，我心裏很享受。

1997年初，上級帶領召集我們聚會，說有個「東方閃電」的教派，見證主耶穌回來了，就是全能神，他們講的道很高，許多教會的頭羊、好羊都被他們偷走了，我們教會上層的兩個同工王弟兄和吳弟兄也接受了「東方閃電」。帶領讓我們都要棄絕他們，還說以後再有人聽「東方閃電」的道，立即開除。聽完我很震驚，這兩個弟兄可都是熟讀聖經、真心信主的人，他們怎麼會接受「東方閃電」呢？到了年底，王弟兄、吳弟兄到我家找我，我心裏猛地一驚，生怕自己被迷惑，但想到自己是信主的人，起碼不能把兩個弟兄攆走，就接待了他們。兩個弟兄跟我說，迎接主得注重聽神的聲音，不能因為怕受迷惑就不尋求考察真道，又細節交通了該怎麼做聰明童女聽神的聲音、怎樣分辨真假道。他們講的道很新鮮，有亮光，我聽了心服口服。臨走時他們還給了我一本書，說是全能神的說話，讓我好好讀讀，不要錯過迎接主來的機會。弟兄走後，我心裏就爭戰開了，擔心自己走偏了，也怕上級帶領知道我接待「東方閃電」的人會開除我，但又想如果全能神真是主耶穌的再來，我因着怕被開除就不尋求考察，那不就成了棄絕神、抵擋神的人了嗎？想到這兒，我決定考察全能神的末世作工。

之後，我每天都看全能神的話，兩個弟兄給我交通了神拯救人類的三步工作，神道成肉身的奧秘，神末世是怎樣發表真理作審判工作潔淨拯救人的，神是怎樣結束時代的，基督的國度是怎樣實現在地上的，等等，這些都是我信主這些年從沒聽過的，我越讀越覺得全能神的話有權柄、有能力，全能神很有可能真是主耶穌的再來，我應該考察接受。但我心裏又很糾結：「這些年牧師長老一直定罪『東方閃電』，我也隨從他們把教會封鎖得像鐵桶一樣，不准任何人接觸『東方閃電』的人，誰接受就開除誰，現在我要是先接受，我下面那三萬多信徒怎麼看我？要是他們能跟着我接受還好，要是不接受，他們肯定也得棄絕我，那我可就啥也不是了。這麼多年我風裏來雨裏去，不分白天黑夜地講道作工，還被共產黨追捕，辛辛苦苦建立了這麼多教會，好不容易才有了如今的地位，得到這麼多人的高看，怎麼能輕易放棄呢？再說，就算

我手下這些信徒也接受全能神了，到時還能不能讓我再當帶領呢？要是讓全能神教會的人帶領這些弟兄姊妹，給他們講道，那我在人心中還有地位嗎？大家會怎麼對待我呢？……可是，萬一全能神真是主耶穌的再來，我要是不接受，那不錯過迎接主來的機會了嗎？」我心裏來回爭戰。當時，妻子激動地對我說：「我聽着全能神的話不是哪個人能說出來的，像是神的聲音，要是全能神就是主耶穌回來了，咱們就得接受啊。」我說：「這些事我都知道，我也是進退兩難，你看看教會的帶領同工都在封鎖教會，不許接受『東方閃電』，我如果接受了，下面的人會棄絕我的。」妻子急忙說：「咱信主這些年不就是盼着主來被提進天國嗎？現在主回來了，咱就是不當這個帶領，也得接受神的作工迎接主啊！」我嘴上答應着，心裏却想：「你是婦人之見，哪像你想象的那麼簡單，我手下那麼多人，我得慎重，還是再考慮考慮吧。」就這樣一連拖了好幾個月也沒有接受。全能神教會的弟兄姊妹三番五次地來找我，耐心地給我交通，我明知道是真道，還一直放不下地位，不願接受，弟兄姊妹似乎看出我的情形。一次聚會，宋弟兄交通了他的經歷，說他以前信主時也是帶領，負責幾十處教會，當時有人給他傳福音，通過讀神的話，他也認定全能神就是主耶穌回來了，可真要接受的時候，心裏却爭戰，如果接受了全能神，還能做帶領嗎？還能帶領這麼多人嗎？後來，他想起主耶穌說的凶惡園戶的比喻，《馬太福音》21章33至41節：「『有個家主栽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圈上籬笆，裏面挖了一個壓酒池，蓋了一座樓，租給園戶，就往外國去了。收果子的時候近了，就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裏去收果子。園戶拿住僕人，打了一個，殺了一個，用石頭打死一個。主人又打發別的僕人去，比先前更多；園戶還是照樣待他們。後來打發他的兒子到他們那裏去，意思說：『他們必尊敬我的兒子。』不料，園戶看見他兒子，就彼此說：『這是承受產業的。來吧，我們殺他，占他的產業！』他們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園外，殺了。園主來的時候要怎樣處治這些園戶呢？』他們說：『要下毒手除滅那些惡人，將葡萄園另租給那按着時候交果子的園戶。』」弟兄說當時他特別受責備，主把羊托付給他，現在主回來了，他不帶領弟兄姊妹趕緊迎接主，却要霸占主的羊棄絕主，這不是跟凶惡的園戶一樣嗎？不就是抵擋主的惡僕嗎？難道自己信主就是為了做帶領，就是為了地位、飯碗嗎？這還是信神的人嗎？他特別懊悔，就向神禱告認罪悔改，接受了全能神，還把全能神的末世福音傳給了他帶領的弟兄姊妹。聽了宋弟兄的交通，我很蒙羞，也很扎心，我為了保全地位，明知是神的作工却遲遲不接受，也不讓弟兄姊妹考察，不肯把神的羊交給神，這就是惡僕啊，是遭神定罪、懲罰的呀！可一想到現在教會已經被我封得死死的，我負責的教會沒有一個人接受全能神作工的，我却先接受了，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嗎？我這臉往哪兒放呀？如果教會的人知道我接受全能神的作工了，他們肯定會恨我、罵我的，下面的人要都棄絕我，我就什麼也沒有了。想到這兒，我還是沒有接受。

幾天後跟白弟兄和宋弟兄聚會時，我就拐彎抹角地問：「如果我帶領的人也都接受全能神了，那以後他們由誰帶領呢？是不是還和現在一樣，帶領同工不變？」意思以後還是我帶領管理。白弟兄說：「咱們接受神末世作工以後就是神親自帶領、親自澆灌牧養了。在教會裏，完全是基督掌權、真理掌權，教會的帶領都是由選舉產生，誰明白真理有實際，能澆灌弟兄姊妹解決實際問題，就選舉誰，你如果追求真理，也會被選為帶領的。在教會裏有多方面本分，有做帶領的，有傳福音的，還有其他方面的本分，大家都各盡功用，沒有本分大小、地位高低之分，在神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這跟在宗教裏完全不一樣。」聽到這兒，我

的心立刻下沉了，臉色也沉下來了，心想：以後再想當這麼多人的帶領是不可能了。

宋弟兄看出我的情形，就給我交通了聖經上尼尼微王的經歷，弟兄說：「尼尼微王作為一個國家的君王，他聽到約拿傳達神的話，說要毀滅尼尼微城，就放下君王的地位，帶領全城的百姓披麻蒙灰，俯伏跪地向神認罪悔改，得到了神的憐憫，逃過了一場滅頂之災。咱們作為教會的帶領，面對主再來這麼大的事，是不是也應該效法尼尼微王放下地位，帶領弟兄姊妹向神悔改？」尼尼微王的態度讓我心中一驚，是啊，尼尼微王是一個國家的君王，人家那麼高的身份都能放下地位向神悔改，我為什麼就不能放下地位接受神的作工呢？宋弟兄又交通說：「當初主耶穌作工的時候，法利賽人為保全自己的地位，瘋狂抵擋、定罪主耶穌，牢籠、控制信徒，主耶穌斥責他們說，『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正當人前，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不容他們進去。』（太 23:13）神末世發表真理作審判潔淨人的工作，這是天國降臨的福音。一開始你聽信謠言，隨從宗教首領封鎖教會，攔阻信徒接受全能神的末世作工，這就已經錯了，抵擋神了。現在你讀了全能神的話，已經確定全能神就是主耶穌回來了，如果還硬着頸項不接受神的末世作工，也不把主耶穌回來的消息告訴給弟兄姊妹，把弟兄姊妹攔在天國的門外，這就是明知故犯、錯上加錯了，是抵擋神的大惡！如果弟兄姊妹因為咱們的攔阻失去了蒙拯救的機會，那欠下的可是血債，咱們有幾條命也償還不完哪！如果把弟兄姊妹帶到神面前，他們不但不會恨你還會感激你，因為你把天國降臨的福音——永生之道傳給了他們。」

接着，白弟兄又讀了全能神的話：「神道成肉身來在人中間作工時，人都看見了神，都聽見了神的說話，看見了神在肉身的作為，那時人的觀念都成了泡沫，但那些看見在肉身中顯現的神的人，若存心順服就不被定罪，若是故意抵擋的就被定為是抵擋神的人，這樣的人就是敵基督，是故意抵擋神的仇敵。」（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不認識神的人都是抵擋神的人》）「那些在大教堂裏看聖經的人，整天背誦聖經，但他們沒有一個人明白神工作的宗旨，也沒有一個人能認識神，更沒有一個人能合神心意。他們都是無用的小人，都是站在高處教訓『神』的人，他們都是打着神的旗號却故意抵擋神的人，他們都是挂着信神的牌子却吃人肉、喝人血的人。這樣的人都是吞吃人靈魂的惡魔，都是故意攪擾人走上正道的魔頭，都是攔阻人尋求神的絆腳石。他們雖然都『體魄健壯』，但那些跟隨他們的人哪裏知道他們就是帶領人抵擋神的敵基督呢？哪裏知道他們就是專門吞吃人靈魂的活鬼呢？」（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不認識神的人都是抵擋神的人》）神的話像一把利劍扎在我的心上，我的臉好像被巴掌扇了一樣通紅，真想有個地縫就鑽進去。我明知道主回來了，發表了許多真理，作了新的工作來審判人、潔淨拯救人，却為了保住地位、飯碗，拒不接受神的末世作工，還封鎖教會，不讓神的羊都聽見神的聲音歸向神，這跟抵擋主耶穌的法利賽人有什麼區別？我信主這些年，享受主這麼多恩典，我如果不把主的羊歸還給主，那還配稱為人嗎？該遭神懲罰啊！主是好牧人，主回來了，要召回他的羊澆灌供應、審判潔淨，我不趕緊把神的羊交給神，還要什麼地位啊？難道還要等到神的懲罰臨到嗎？我不能再抵擋了，就算沒有帶領的地位，被所有人棄絕，我也要接受全能神末世的作工，還要把弟兄姊妹帶到神的面前，把神的羊歸還給神。隨後，我明確表態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作工，開始給我負責範圍內的弟兄姊妹傳全能神的福音。

那段時間，我負責的教會有一萬人左右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作工，看到這麼多人聽見神的

聲音歸向了全能神，我激動得哭了，從心裏感謝神的憐憫與拯救，終於把神的羊都交在神的面前了，我心裏感覺特別的踏實平安。

半年後，教會的人越來越多，得根據地區劃分教會、選舉帶領工人。我心想：「不管怎麼劃分，以我的工作能力和經驗，怎麼也得當個帶領管幾處教會吧……」沒想到幾天後，帶領說：「現在正是國度福音擴展時期，需要一些素質好，明白聖經知識的弟兄姊妹去外地傳福音，這項本分比較重要，李弟兄、楊弟兄、孟弟兄，你們比較明白聖經知識，願不願意去啊？」孟弟兄、楊弟兄都高興地答應了，我心裏却很不是滋味，就好像從天上掉到地上，心想：「我在宗派帶領教會這麼多年，管着幾萬人，沒想到現在却成了個傳福音人員，我下面那些同工有的都盡了帶領本分，這讓我的臉往哪兒擱啊？真是太丟人了。」又想到我這幾年做帶領，走到哪裏別人都高看、崇拜，吃穿、享受都很好，現在什麼都沒了，傳福音還得受苦，我怎麼也接受不了。但在這麼多人面前我又不好意思拒絕，只好勉強答應，心想：「我好好傳福音，要是果效，能多得人，也能讓弟兄姊妹高看。」當時，傳福音的果效特別好，很快就有大約400人接受了神的新工作，我走到哪兒大家對我都比較高看、熱情，我心裏非常高興，傳福音的勁頭更大了。

2000年8月份，我和劉弟兄一起到外省傳福音，劉弟兄信全能神的時間比我長，交通真理也比我透亮，我心裏很高興，也願意吸取弟兄的長處和諧配搭盡本分。有一次我和劉弟兄去給幾個宗派人傳福音，他們提出一些宗教觀念，我很想交通，可我明白真理太少，不知道怎麼交通，心裏乾着急。這時，劉弟兄不慌不忙地結合聖經與神的話交通反駁，說得有根有據。福音對象從開始的拒不接受到認真地聽着，有時還點頭贊同。看到這樣的場面，我心裏既羨慕又嫉妒：「劉弟兄交通得確實透亮，可是這樣下去，我不就成陪襯的了？弟兄姊妹肯定會說我不如劉弟兄。不行，回去我得好好裝備真理，爭取超過劉弟兄。」我就早起晚睡，讀神話裝備傳福音的真理，甚至吃飯的時候都想着劉弟兄是怎麼交通的，好下次給福音對象交通，這樣才不顯着我比劉弟兄差。

可再傳福音的時候，福音對象提出新的問題，我又交通不透亮了，福音對象聽了不是很明白，我有些尷尬，劉弟兄趕緊補充。看到福音對象都認真地聽着，還不時點點頭，最後都明白透亮了。劉弟兄很高興，我只是在一旁勉強地笑笑，就感覺很丟人，真想找個地縫鑽進去，心想：「我是跟劉弟兄一起來的，自己交通不透，起不了啥作用，還得人家劉弟兄交通才能解決問題，真是丟人。」為了不顯得自己太差勁，在劉弟兄停下不交通時，我也附和地交通幾句。通過一天的交通，福音對象都接受了，我雖然也高興，可心裏却有種失落的感覺，覺着不是自己的功勞，根本顯不着我。晚飯後，大家讓我們談談自己的經歷，我想平時都是劉弟兄出頭，正好趁這個機會，我談談自己的經歷，讓大家看看我不是什麼也沒有。我說：「我信主的時候也是撇家捨業地傳福音，還經歷了共產黨的追捕迫害，建立了很多教會，成了幾萬人的帶領，走哪兒人都高看、崇拜。後來弟兄姊妹給我傳福音，我持守聖經，還放不下高的地位，通過弟兄姊妹一次次的交通，我定真了全能神就是主耶穌的再來，就放下地位接受了全能神。接受後，我把手下的一萬多人都傳過來了。後來我又去其他幾個省傳福音，不管嚴寒酷暑還是遭受宗教人的挖苦諷刺，我都忍受了……」弟兄姊妹聽着我交通都有些驚訝，有的開始高看我，有的就往前挪挪認真地聽。看大家的眼神、表情都不一樣了，我心裏很高興，腰板也挺直了，說話也有底氣了。

回到家，我心想，我在傳福音的真理上有些還不太明白，交通不透，要不我跟劉弟兄尋求尋求？可又一想，如果詢問了弟兄，不就顯得我比他低了？不行，我寧願自己偷着裝備。之後，我和劉弟兄一起傳福音，看着弟兄姊妹對劉弟兄比較熱情，圍着他問這問那的，我心裏更難受，低着頭坐在一邊，心想：劉弟兄交通得這麼好，我這算什麼，在弟兄姊妹眼裏我不是一個多餘的嗎？每次出頭露臉的都是他，這樣下去沒有人會看得起我的，真不想跟他一起盡本分了。有一次，劉弟兄叫我去傳福音，我就找藉口說身體不舒服，沒跟他一起去。即便跟劉弟兄一起去了我也不想交通，有人問到了，我才勉強交通點應付場合，根本起不到配搭的作用。和劉弟兄配搭兩個多月，我一直爭名奪利，情形越來越糟糕，還不思悔改，就在這時候，神的責打管教臨到了我。

一天，我接到通知讓我去東北傳福音，我心裏非常高興，心想：終於不用和劉弟兄一起配搭了，該是我大顯身手的時候了，如果把人傳進來，那就是我自己的功勞了，大家肯定會高看我的。萬萬沒想到，半路倒車的時候，警察看我沒帶身份證，就把我當在逃的殺人犯給抓了起來，不管我怎麼解釋都不聽。警察酷刑折磨我三天三夜，不讓吃，不讓睡，連一口水都不讓我喝，還把我打得口鼻流血，眼睛也睜不開了，渾身血肉模糊，昏死過去好幾次，真是生不如死。當時我很痛苦，就恨撒但魔王太邪惡，不調查也沒有證據就對我嚴刑逼供。我不停地禱告，求神保守帶領我，想到凡事臨到都有神的許可，得尋求真理學功課，我開始反省揣摩為什麼會臨到這樣的事，我想到神的話：「你越這樣追求越沒有收穫，地位心越強的人越得經受更大的對付，越得經過大的熬煉，這樣的人太不值錢！得經受許多對付、審判才能徹底放下，就你們現在這樣的追求到最終只能是一無所獲。」（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你為什麼不願意作襯托物呢？》）揣摩着神的話，我感到蒙羞，我的地位心的確是太重了。這段時間和劉弟兄一起傳福音，看到劉弟兄交通得好，弟兄姊妹都高看他，我就嫉妒，開始跟他爭，跟他比試高低，還在新人面前藉着談經歷的方式高舉顯露自己，來獲取弟兄姊妹的高看、崇拜；得不到弟兄姊妹的高看，我就消極對抗，不願和劉弟兄一起傳福音，盡本分應付糊弄走過程。看到我傳福音盡本分，不是為了見證神，而是利用盡本分換取自己的名利地位，真是太卑鄙了！我整天爭名奪利不務正業，情形糟糕到一個地步也不知道悔改，臨到這樣的環境，才被迫反省認識自己。我越想越恨自己，也看到了神的愛，就向神禱告，願意悔改。當我順服下來學到一些功課的時候，神的憐憫臨到了我，後來警察從戶籍上查出我的身份，看我真的不是殺人犯就把我放了。

回到家去醫院檢查，我的右腿被打成骨折，肋骨被打斷一根，之後的幾個月，我一邊養傷，一邊看神的話反省自己，看到神說：「在你們的追求中，個人的觀念、盼望、前途太多，現在這樣作工就是為了對付你們的地位之心，對付你們那些奢侈的欲望，就這些盼望、地位、觀念都是撒但性情的典型代表。人心裏存在這些東西，都是因為撒但的毒素一直在腐蝕着人的思想，人始終未能擺脫撒但的這一誘惑，活在罪中却不以為罪，而且人還認為『我們信神，神務必得給我們福氣，務必得將我們的一切都安排妥當，我們信神就得高人一等，就得比任何一個人有地位、有前途，既信神，神就得給我們無窮的祝福，否則就不是信神』。多少年來，人賴以生存的思想腐蝕着人的心靈，以至于人變得奸詐、懦弱而又卑鄙，人不僅沒有毅力、沒有心志，而且變得貪婪、驕縱，根本沒有一點超脫自我的心志，更沒有一點擺脫這黑暗權勢轄制的勇氣。人的思想腐化、生活腐化，以至于人信神的觀點仍是醜陋不堪，甚至人信神的觀點一

說出來簡直是不堪入耳，人都是懦弱、無能、卑鄙而又脆弱，對黑暗勢力不感覺厭憎，對光明、真理不感覺喜愛，而是盡力驅逐。就你們現在的思想、現在的觀點不也都是如此嗎？既信神就得得福，還得保障地位不下滑，保證地位比不信的人高，這樣的觀點在你們裏面不是存了一年兩年的事，而是早已存了多少年了，你們的交易腦袋太發達。雖然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對地位你們仍是不放鬆，一直苦苦地『追問』着，而且天天在觀察着，深怕有一天身敗名裂，人貪享安逸的心始終沒有放下。……你們太難放下前途命運了，別看你們現在跟隨着，對這步工作有點認識，但就你們的那個地位心仍沒放下，今天地位高了就好好追求，地位低了就不追求了，就這個地位之福總掛心頭。為什麼多數人總消極起不來呢？還不都是因為前途『暗淡無光』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你為什麼不願意作襯托物呢？》）

我又聽到神話語詩歌：「人活在肉體之中就是活在人間地獄裏，沒有審判、沒有刑罰人都與撒但同污穢。神的刑罰、神的審判是人最好的保守、最大的恩典，只有神刑罰人、審判人，人才能覺醒，才能恨惡肉體、恨惡撒但。神嚴厲的管教使人擺脫了撒但權勢，脫離了自己的小天地，能夠活在神的面光之中。刑罰、審判實在是最好的拯救！」（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神的刑罰審判就是拯救人的光》）聽完詩歌我泪流滿面，看到神的審判刑罰不是恨人，而是為了拯救人，為了阻止我走錯誤的道路，扭轉我追求名利地位的錯誤觀點。回想我從小就憑「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些撒但毒素活着，追求出人頭地、當官掌權，做夢都想往高處飛。信主以後，為主花費傳福音也是為了能有高的地位，被人高看、崇拜，甚至想和基督一同作王掌權。我的野心太大了！當全能神的末世福音臨到我，我明知道是主的再來，可我擔心失去帶領的地位，遲遲不肯接受，差點成了攔阻信徒進天國的惡僕。接受全能神的作工這兩年，外表上我好像放下了帶領的地位，但心裏還是被名利地位控制着。弟兄姊妹對我高看、崇拜，我盡本分就高興有勁，如果對我冷淡，我就失落、痛苦，不想盡本分。看到我信神不是為了追求真理達到性情變化，得到神的稱許，而是為了出人頭地讓人崇拜，滿足自己的野心欲望，我這不是明目張膽地利用神、欺騙神嗎？這是在抵擋神啊！我憑這些撒但的毒素活着，變得越來越狂妄，沒有一點人性理智，如果沒有神話語的審判揭示、責打管教，我根本認識不到自己被撒但敗壞得這麼深，地位心這麼重，只會越來越貪享地位之福，越來越墮落，最後只能遭神咒詛、懲罰。這時我真實感受到了，神所作的不管是刑罰審判，還是責打管教，對人都是拯救，都是愛。

我又看到神說：「神的觀點是要求人恢復人原有的本分，恢復人原有的地位，人本身就是受造之物，所以，人就不應越格對神有任何要求，只能盡受造之物的本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成功與否在於人所走的路》）「作為一個受造的人也得盡到人的本分，不管人是萬物當中的主人也好，或是萬物的管理者也好，人在萬物中的地位再高也是在神權下的小小的人，僅僅是一個小小的人，一個受造之物，人永遠不能高於神。作為一個受造之物所該追求的就是盡到受造之物的本分，就是沒有一點選擇地來追求愛神，因為神就是值得人愛的。追求愛神的人，不應追求個人的利益，不應追求個人的盼望，這是最正確的追求法。你所追求的是真理，實行的是真理，得到的是性情的變化，那你所走的路就是正確的路。你所追求的是肉體的福氣，實行的是自己的觀念中的真理，性情沒有一點變化，對肉身中的神沒有絲毫的順服，而且仍是活在渺茫中，那你所追求的定規將你帶入地獄，因為你走的路是失敗的路。你是被成全還是被淘汰

都在乎你個人的追求，也就是：成功與否在於人所走的路。」（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成功與否在於人所走的路》）看到神的話我明白了，我是一個受造之物，應該站好自己的本位，追求愛神、順服神，脫去敗壞性情，盡好受造之物的本分，這才是正確的追求目標。我也認識到人能否蒙拯救被成全，不是看人有無地位。不管盡什麼本分，神看的是人對神有沒有真心與順服，看人是否追求真理，生命性情有沒有變化。認識到這些，我向神禱告，以後不管盡什麼本分，有地位還是沒地位，我都要好好追求真理，盡好一個受造之物的本分。兩個多月後，我的傷情好轉，我又去傳福音了，這時我也不感覺苦了，也不感覺沒有地位了，和別人配搭也不再與人爭高低，就覺着我能活着盡本分這已是神的高抬。

轉眼幾年過去了。2012年的冬天，警察瘋狂抓捕基督徒，形勢特別惡劣，教會帶領執事在我們村聚會，帶領看我有時間，就問我願不願意去村頭路口站崗放哨。我一聽，心裏有些不願意，但想到應該保證弟兄姊妹的安全，我就答應了。姊妹走後，我心想：「我以前也是當過幾年帶領的人，還一直在外傳福音，站崗放哨這些不起眼的小活兒，找兩個普通的弟兄姊妹去就行了，為什麼讓我去？你們帶領在家聚會，讓我在外面受凍擔風險，還不是因為我沒地位嗎？如果我是帶領的話，就不用看門放哨了。」這時候，我意識到又是地位心作怪了，馬上向神禱告：「神哪，今天臨到這個本分，一點不起眼，我的地位心又出來了。神哪，我不想被地位捆綁着，可一臨到環境還是身不由己地往外冒，願你帶領我擺脫地位的捆綁。」禱告後，我看到神的話說：「有些人特別崇拜保羅，就喜歡在外面演講、作工，喜歡聚會，喜歡講，喜歡讓人聽他的，喜歡讓人崇拜他，喜歡讓人圍着他，喜歡在人心裏有地位，喜歡讓人都注重他的形象。我們從他這些表現來解剖一下他的本性，他的本性是什麼？如果他真是這樣的表現，就足以說明這個人狂妄自大，絲毫不敬拜神，並且他追求的是站高位，他想轄管人，他想占有人，他想在人心裏有地位，這是典型的撒但形象。他的本性特別突出的就是狂妄自大，不敬拜神，讓人敬拜他，從他的這些表現完全可以看透他的本性。」（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認識人的本性》）看了神的話我恐懼戰兢，看到自己總追求高的地位，想讓人高看、崇拜，在人心中有地位，這實質就是想占有人心，是在跟神爭奪人啊！我的本性太狂妄了！想到保羅就是一個勁兒地高舉、顯露自己讓人高看、仰望，最後說出「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1:21），結果多數人都高看保羅、崇拜保羅，甚至保羅在人心裏的地位超過了主耶穌。今天我心裏想的、追求的跟保羅不是一樣的嗎？我走的正是抵擋神的敵基督道路，真是讓神厭憎、讓人噁心，該受懲罰！神末世作工藉着發表真理潔淨、拯救、成全人，可我信神這麼多年，沒有在追求真理、追求生命上下過功夫，也沒想着追求變化自己，成為順服神、敬拜神的人，而是把心思、精力都用在了追求地位上了，到最後除了咒詛、懲罰還能得着什麼？我真是太愚蠢了！

後來我又看到神的話說：「人都是受造之物，沒什麼可誇的，既然是受造之物就得盡上受造之物的本分，對你們沒有別的要求。你們應該這樣禱告說：『神哪！無論我是有地位或沒地位，我現在認識自己了，我地位高也是你的高抬，我地位低也是你的命定，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我沒有什麼選擇，沒有什麼怨言，你命定我生在這個國家，命定我生在這個邦族，我只有完全順服在你的權下，因一切都是你的命定。我不注重什麼地位，我無非就是一個受造之物，你把我放在無底深坑、硫磺火湖裏面，我無非也就是一個受造之物。你用我，我是一個受造之

物；你成全我，我也是受造之物；你不成全我，但我仍要愛你，因我只是一個受造之物。我只是造物主所造的一個小小的受造之物，是所造人類當中的一個，是你造了我，今天又把我放在你的手裏任你擺布，我願意做你的工具，願意作你的襯托物，因這一切都是你命定好的，是誰也改變不了的，萬事萬物都在你的手中。』到那時候你就不注重什麼地位了，這時人就解脫出來了，這樣你才能放心大膽地追求，你的心才能不受任何事的轄制。」（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你為什麼不願意作襯托物呢？》）看完這段神話我很受激勵，認識到人的地位高是神的高抬，地位低是神的命定，神無論怎麼對待人，把人放在哪裏，我們都應該順服下來，把自己的本分盡好，不該有怨言，這才有理智，才是真正的受造之物。我下決心不再追求名利地位，願意順服下來實行真理，在站崗放哨這事上盡上我的忠心，保證看好門讓帶領執事安心聚會。後來聚會帶領又安排我站了幾次崗，我不再為地位高低患得患失了，心裏感覺特別踏實、釋放。

這些年經歷神的審判刑罰、試煉熬煉，我看到自己被撒但敗壞太深，地位心太重了，也清楚地認識到地位就是撒但捆綁人的枷鎖，越追求地位，就越被撒但愚弄、苦害，越悖逆抵擋神。神一次次擺設環境顯明我，用他的話語審判刑罰我，讓我明白了信神到底該追求什麼才能蒙拯救，神在我身上付出的心血代價太多了。我一個地位心這麼強、野心這麼大的人能有現在的變化，能順服神的主宰安排，老老實實地盡自己的本分，這都是神的刑罰審判達到的果效。感謝全能神對我的拯救！

## 31 守住本分

韓國 仰慕

以往看到弟兄姊妹在舞台上歡歌跳舞贊美神，我就特別羨慕，夢想有一天我也能站在舞台上唱歌贊美神，那真是太榮耀的事了！真沒想到，這一天很快就來到了。

2018年5月，我加入了《國度禮歌》合唱節目的訓練。以前我沒學過唱歌、跳舞，剛開始的訓練對我來說都挺難，唱歌時我特別緊張，表情也很僵硬，跳舞時肢體動作更是不協調。但是我没有氣餒，一想到《國度禮歌》合唱專輯是向全人類見證神的到來，我就特別激動，心裏一個勁兒地跟神禱告，一定要盡上我的全力把歌唱好。在神的帶領下，幾個月後，我對訓練項目相對熟練了一些，還經常帶弟兄姊妹練習表情，我感覺美滋滋的，心想：我的表情、動作各方面都比較突出，正式拍攝時一定會把我安排到前排，到時家鄉的弟兄姊妹在視頻裏看到我不知會激動、高興成什麼樣，也一定會羨慕、高看！每次想到這些我心裏可美了，盡本分總有使不完的勁，即使訓練累得汗流浹背、腰酸腿痛我也不鬆懈，就怕表情、動作練不好到時站不了前排，那我露臉的機會不就少了嗎？所以再苦再累我也得好好訓練。臨近拍攝時，導演給我們每個人安排好了站的位置。我打開人員名單找我的名字，看到我被排在了第七排，我頓時傻眼了，怎麼給我排這麼靠後啊？導演是不是搞錯了？論表情、動作我都不錯，我還帶弟兄姊妹練習過表情，怎麼說我也得在前幾排，為什麼給我安排到後面呢？要是拍不到我，視頻裏沒有我的鏡頭，那弟兄姊妹不都看不到我了嗎？那多遺憾啊！想到這些，我心裏真不是滋味。之後的訓練，我唱歌也高興不起來，跳舞也是有氣無力，每天都覺得很憋屈。尤其看到有的姊妹表情、動作練得一般，竟然站在前三排，我就特別想不通，我哪一項不如她們了？憑什麼她們能

站前排，偏偏給我放後面？我心裏滿了嫉妒，不服不忿。看到有的弟兄姊妹平時訓練比我還出色，可他們排得比我還靠後，但他們練歌時表情依然很釋放，好像一點不受站位的影響，我就有點納悶：他們站後排還能順服下來積極盡本分，我怎麼就這麼痛苦，就不能順服呢？我是不是太沒理智了？想到這兒，我心裏有點受責備，但也沒有尋求真理反省自己，對這樣的位置安排心裏還是通不過。

幾天後，導演要重新調整一些人的站位，我心裏一陣竊喜，這次會不會給我往前調幾排呢？看完結果，我想哭的心都有了，我被分在了最後一排，而且還是最邊上，是鏡頭都很難拍到的位置，更讓我難以置信的是，有的姊妹剛訓練不久就排在了我前面。我心裏翻江倒海，特別不平衡：為了參加節目拍攝我沒少吃苦下功夫練表情、練動作，為什麼給我排到犄角旮旯的位置，連一個露臉的機會都沒有？只是給大家當個陪襯的，那我參加節目還有啥意義呢？早知道這樣，當初我就不下那麼大功夫訓練了。當時我特別難受，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結果就在那幾天訓練時，我的腳突然扭傷了，我心想：既然腳傷了，那正好能休息，也不用每天練得那麼累了，反正站後排表現好賴都看不清楚，何必那麼下功夫呢。接下來的幾天我總是遲到早退，訓練時有時還在一旁歇着。幾個姊妹看我這種狀態，就提醒我：「馬上就要拍攝了，你要是幾天不訓練，到時跟大家動作不一致怎麼辦，咱可不能拖後腿啊。」姊妹的話讓我感到有些扎心、受責備。是啊，再過二十天就要拍攝了，我再不好好訓練，肯定會影響整體進度，這可是打岔攪擾啊。我心裏有點害怕，我怎麼墮落到這種地步了？反省中我才認識到，自從站位排在後面，我一看露不了臉，就天天講理對抗，盡本分也提不起勁兒，每天應付糊弄、走過程，我這是在跟神對抗較勁啊。現在我腳傷越來越嚴重，這也許是神對我的管教，我要是再這樣對抗下去，別說露不露臉了，可能最後都上不了舞台，連本分都失去了。那天晚上我痛苦、自責，跪在地上向神禱告：「神啊！這段時間我看到自己站的位置被排在後面，心裏真的很痛苦，一直順服不下來，滿了怨言，盡本分還應付糊弄、偷奸耍滑，我看到自己太悖逆，太讓你失望了。神啊，求你帶領我擺脫這種情形。」

之後，我看到神的話說：「一涉及到地位、臉面、名譽，每一個人的心都蠢蠢欲動，總想出頭，總想出名，總想露臉，不想讓，總想爭，爭還不好意思，在神家不與爭，不爭還不甘心。看誰出頭就嫉妒，就恨，就覺得不公平，『為什麼我出不了頭？為什麼總讓他出面，為什麼總也輪不到我？』就有點怨氣，自己想克制還克制不了，跟神禱告禱告能好一段時間，過後一臨到這類事還勝不過去，這是不是身量幼小的表現？人陷在這些情形裏這是不是網羅？這是撒但敗壞本性對人的捆綁。人如果脫去這些敗壞性情是不是就自由釋放了？你們琢磨琢磨，要想不陷在這些情形裏，能擺脫這些情形，擺脫這些東西的困擾、捆綁，人得作怎樣的改變？人得着什麼才能够真正地自由釋放呢？一方面得看透事，名利、地位這些就是撒但敗壞人、網羅人、殘害人、讓人墮落的工具和方式，在理論上先得看透這一點。另外，人得學會捨棄、放下這些東西。……否則，你越爭越黑暗，越爭嫉妒的心越大，恨的心越大，你就越想得，越想得越得不着，越得不着你越恨，越恨你裏面越黑暗，越黑暗你越盡不好本分，越盡不好本分就不能用你，這就是連帶的惡性循環。你總盡不好本分，慢慢就被淘汰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讀完神的話，我有些醒悟了，神的話揭示的正是我的情形。回想參加合唱節目後，我看到自己對訓練項目逐漸熟悉，還經常帶弟兄姊妹練習表情，我就覺

得自己比其他人表現突出，拍攝時會站在前排，為了能上視頻、能露臉，我盡本分勁頭十足，不怕苦不怕累，認真練習表情、動作。可當站的位置一次比一次靠後，想出頭露臉的欲望破滅了，我心裏就抵觸導演的安排，還對站前排的弟兄姊妹嫉妒不服，甚至誤解埋怨，覺得不公平，跟神講理、較勁，盡本分消極怠工，甚至後悔自己下那麼多苦功練習……反省自己的這些存心和表現，我才看到自己盡本分根本不是為了體貼神的心意，不是為了見證神，而是想藉着這個機會出頭露臉，讓人羨慕、高看，我這不是在為自己的名譽地位吃苦奮鬥嗎？我真是太自私卑鄙了！想想我能參加合唱節目是神的高抬，可我却沒有良心理智，不琢磨怎麼盡好本分滿足神，天天爭着露臉，爭不到心裏就痛苦、埋怨，情形越來越黑暗，結果本分沒盡好，還讓神厭憎、恨惡，我這不是陷入撒但的網羅了嗎！想到那些幕後的弟兄姊妹，他們不能上台露臉，但他們能任勞任怨、腳踏實地守住自己的本分，與這些弟兄姊妹相比，我真是自愧不如。我感到自己真是不知好歹，心裏挺虧欠神的，不想再這樣悖逆下去，願意向神悔改。

之後，我看到神的話說：「你得學會捨，學會放，學會推薦別人，讓別人出頭，別一臨到出頭露臉的事就總爭、總搶，你得學會往後退，但是本分還不耽誤，做一個默默無聞、不顯露自己還能忠心盡本分的人。你越捨棄臉面地位，越能放棄自己的利益，心裏就越平安，心裏空間就越來越大，你的情形就會越來越好；你越爭、越搶，你的情形就越來越黑暗，不信你試試！你要想扭轉這樣的情形，要想不被這些東西控制，你必須得先放，先捨。」（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神的話給了我實行路途，當再想出頭露臉時，我得主動跟神禱告背叛自己，放下自己的欲望，心裏多想着怎麼按着神的要求盡好本分，把動作做到位，把歌唱好，這才是我該實行的。想想今天我有機會參加《國度禮歌》的合唱，不管把我放在哪個位置，都是在盡受造之物的本分，神不是根據人站前站後衡量人盡本分有無忠心，神看的是人的真心，看人是不是實行真理順服神。明白神的心意後，我輕鬆釋放了許多，就跟神禱告：「神啊，我不願再悖逆你，不管我站在哪兒，哪怕是站在最後排，沒有人看得見，我也要把自己的本分盡好，讓神滿意！」

後來在練習中，我都站在最後兩排，有時想到這麼練下去最後也沒我的鏡頭，也不能得到別人的高看，心裏會有一些失落，我就趕緊禱告神，求神安靜我的心，多琢磨怎麼唱歌能把神要求的每一段歌詞的情緒表達出來，怎麼跳每個動作能標準、有力度。當我往這方面用心的時候，就感覺心離神很近，也不再受站位影響了。奇妙的是，在快要拍攝的時候，我的站位又不斷地被排到了前面，還增加了一些小景別鏡頭的拍攝，感謝神給我這樣的操練機會。那幾天拍攝小景別時，我一直懷着感激的心，每唱一遍都揣摩怎麼投入情緒，爭取每一鏡都能達到見證神的果效，在本分上不留下遺憾。在拍攝最後一個鏡頭時，我被調到了第一排，離鏡頭很近，我簡直不敢相信，就覺得自己真是太榮幸了，心裏不住地感謝神，心想我一定要把這個鏡頭拍好。當我高興地走到第一排時，那麼多聚光燈照在我身上，鏡頭對着我，有姊妹趕緊過來給我整理衣服、補妝、整頭髮，這時我突然有一種衆星捧月、萬衆矚目的感覺，心裏抑制不住地興奮和激動，我做夢都沒想到自己還能站第一排，這個鏡頭要是拍好了，那得有多少人能看到我，我可就出大名露大臉了……我越想越美，那種感覺簡直無法形容。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情形不對了，我怎麼又想出頭露臉了，我趕緊禱告神背叛自己。可是禱告後我還是壓制不住自己，心也安靜不下來，拍了兩三遍都投入不了。這時，導演提醒我們要進入狀態。我開始擔心

起來，導演要是看我表情不好再給我調到後排，那露臉的機會不就又沒了嗎？可轉念一想，我不能總考慮自己的利益，得琢磨怎麼調整自己的情緒把本分盡好。就這樣，我心裏來回激烈地爭戰，一會兒想得把本分盡好，一會兒又擔心失去露臉的機會，結果我越想心裏越緊張，連拍了五遍我都難以進入狀態，表情特別僵硬。拍完後，看到其他姊妹激動地互相交流各自的收穫，有的都感動得哭了，可我怎麼也高興不起來，心裏特別失落，我快速地逃離了拍攝現場。

走在路上，想到最後那個鏡頭我没有拍好，心裏就特別愧疚、自責。別的弟兄姊妹獻給神的都是一顆誠實的心、單純的微笑，可我滿腦子想的都是自己怎麼能出頭露臉，我的表情、動作根本没有達到見證神的果效，我盡的本分神不稱許。想到這些，我很想痛哭一場，就跟神說：「神哪，這個鏡頭我留下遺憾了，我真的不想再露臉了，真希望給我放在最後面，放在一個人都不見、鏡頭也拍不着的角落裏，只要那一刻我的心是單純誠實的，是用心唱給你聽的，那我的心就是平安、踏實的，不會這麼受控告。可是現在一切都晚了，留下的虧欠彌補不了了。」我越想越痛苦，覺得自己盡本分留下了一個極大的遺憾。

靜下心來我開始反思，為什麼我顯露自己、出頭露臉的心這麼強烈，想背叛肉體、實行點真理都這麼難呢？我看到神的話說：「你喜歡什麼，你注重什麼，你崇拜什麼，你羨慕什麼，你心裏每天想的是什麼，這代表你這個人的本性，足以證明你的本性裏有喜歡不義的成分，嚴重的就是本性很邪惡，不可救藥。就這樣解剖自己的本性，就是從你的生活當中看你所喜好的、你所棄絕的都是什麼。你一時對哪個人好，這不證明你喜歡他，你真正喜歡的才是你本性裏的東西，就是打斷你的骨頭你也喜歡，絕不能放棄，這是不容易改變的。」（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對性情變化該有的認識》）「挖掘人本性裏的喜好，還要挖掘屬於本性裏的其他各方面，比如，人的看事觀點、人生存的方式目標、人生存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是什麼，以及對所有涉及真理之事的觀點、看法，這些東西都是人靈魂深處的東西，與性情變化有直接關係。」（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對性情變化該有的認識》）從神的話中我明白了，人的所思所想、所喜好、所追求的都是從人的本性產生的，也是受人的本性支配的。細細反省，我盡本分這段時間在注重什麼、追求什麼呢？當我在舞台上的位置不斷被調到前面，而且鏡頭越來越多時，我思想最多的就是，我終於能站在前面了，終於能出頭露臉被人高看、羨慕了，尤其最後一個鏡頭被調到第一排的時候，我就感覺自己成了明星一樣，特別有成就感，控制不住地想要表現自己、顯露自己，想把最好的表情留在鏡頭裏，給認識我的弟兄姊妹一個驚喜，也成為我永遠的「美好回憶」。看到我太寶愛名譽地位了，它在我心裏扎根太深了。

接下來，我又看到神的話說：「撒但敗壞性情在人裏面根深蒂固，作人的生命，人所追求的、想得到的都是什麼？在撒但敗壞性情的驅使之下，人的理想、盼望、志向、人生目標方向都是什麼？是不是與正面事物相違背的？首先，人總想做名人、明星，想出大名、露大臉，光宗耀祖，這些是不是正面事物？這些與正面事物一點也不相符，另外，與神主宰人類的命運這個規律是背道而馳的。為什麼這麼說呢？神要的是什麼樣的人？是不是偉人、名人、高大的人、驚天動地的人？（不是。）那神要的是什麼樣的人？腳踏實地，做一個合格的受造之物，能盡到受造之物的本分，守住人的本位。」（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尋求真理依靠神才能解決敗壞性情》）「你總追求偉大，總追求高尚，總追求有尊嚴，總追求高高在上，神看了是什麼感覺？神厭憎，不想看。你越追求偉大，越追求高尚，越追求高人一等、出人頭地、出眾、出彩，神

越噁心你。別做神噁心的人！那怎麼能達到呢？就是踏踏實實地站在人的地位上做事，別做美夢，別追求出名、出人頭地，更不要追求做偉人、超人，在人中間高人一等，讓人崇拜，這是撒但走的道路，神不要這樣的受造物。如果最終神的工作作完了，有些人還追求這些，那就只有一個結局——被淘汰。」（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盡好本分必須有和諧配搭》）神話語的揭示讓我醒悟了過來，反省我為什麼這麼喜愛出頭露臉，虛榮心這麼重，這都是撒但教育、敗壞的結果，撒但把「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些毒素灌輸給我，讓我樹立了一個錯誤的人生觀，把追求名譽地位、做人上人當成了正面事物，當成了人生的追求目標，所以做什麼都想極力地表現自己，想出頭露臉，得到人的羨慕、高看，覺得這麼活着高人一等、光彩體面，所以特別喜愛名譽地位。想到以往不管上學讀書還是與人相處，我總想在人群中成為佼佼者，什麼事都想做在人前，頭上頂着光環，人要是都對我刮目相看，我心裏就美得不得了，要是我在人群中被埋沒，做個無名小輩，心裏就特別不甘心，總想在人群中爭個地位，爭不過就痛苦難過。這次參加合唱節目我一直憑這些撒但毒素活着，總想上鏡被人高看，這些東西就像無形的枷鎖一樣捆綁着我，支配着我的所思所想，讓我把拍視頻見證神當成了展現自己魅力的平台，把盡本分當成了滿足自己野心欲望的跳板，心裏想的都是怎麼能出頭露臉，根本就不琢磨怎麼盡好本分滿足神，我心裏對神哪有一點敬畏與體貼？這些撒但毒素、撒但性情不解決，就是有機會我也不能把神見證好，不但不能盡好本分滿足神，最終還會因着悖逆抵擋神被神厭棄淘汰。

之後，我看到神的話說：「神要求人的不是人能做多少事，搞多大事業，也不需要人有什麼偉大的創舉，神要的是人能踏踏實實地盡上自己的所能，按神的話活着。神不需要你多麼偉大，不需要你多麼尊貴，也不需要你創造什麼奇迹，神也不想在你身上看到任何的驚喜，不需要這些，神就需要你聽神的話，聽見了就記在心裏，踏踏實實地按照神的話去實行，讓神的話成為你的活出，成為你的生命，這樣神就滿意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盡好本分必須有和諧配搭》）看到神的心意是讓我們好好追求真理，老老實實地做人，順服神的主宰安排，盡心盡意地盡好自己的本分，朝着這個目標追求神就滿意了。我之前不明白神的心意，一個勁兒地追求名譽地位，真的太讓神失望了。我這麼敗壞，神還沒有放棄我，還一次次藉着站位的調整顯明我錯誤的追求觀點，讓我認識自己的撒但敗壞性情，能回轉、變化，神的愛讓我很受感動。我跟神禱告：「神哪，我不想再追求出人頭地被人高看了，追求這些給我帶來的都是痛苦，不能盡好本分滿足你，留下了很多虧欠，接下來我只想按你的話實行，不管給我安排在什麼位置上，能不能露臉，我只想用誠實的心、順服你的心來唱歌讚美你，盡好本分滿足你。」後來在參加補拍的過程中，有時調整位置前一點後一點，或者訓練時有我拍攝時又不需要我上台了，當時我心裏會有一點波動，但是通過跟神禱告和讀神的話調整心態，我就能放下自己裏面的私欲。有時看到身邊的姊妹們受站位調整的影響盡本分狀態不好時，我也能及時找一些相關的神話語，交通自己的經歷來幫助大家，感覺這樣盡本分特別有意義。後來，當導演安排我站前排時，我也不再想着怎麼風光露臉，就覺得每一個鏡頭都是一份責任，都是一份見證，我都用心唱歌把本分盡好。記得有一鏡我站在最後一排，唱到「舉起你那得勝的旗幟來為神慶賀！唱起你那得勝的凱歌來傳揚神的聖名！」這句神的話時，想到我被撒但敗壞得這麼深，總追求名譽地位，不能盡好本分滿足神，太讓神傷心了，今天我一定要用真誠的心來讚美神，把最美的歌

兒獻給神，讓撒但蒙羞失敗！當我抱着這樣的心態在台上唱歌讚美神時，那一刻我感覺從未有過的踏實與享受，也感到特別仗義和自豪！

不久，《國度禮歌》大型合唱專輯上網了，我和弟兄姊妹一起懷着激動的心情觀看視頻，當看到很多神選民站在橄欖山前堅定自豪地唱「衆民在向神歡呼，衆民在向神讚美」時，我心裏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也情不自禁地流下感激的淚。回想這一步步經歷過來，我由起初總受站位的影響，心不能投入到本分中，到最後不管安排我站前排還是在後排，我都能不受名譽地位的轄制，站在一個受造之物的地位上自由釋放地唱歌見證神，這都是神作工在我身上達到的果效。感謝神！

## 32 心靈解脫

西班牙 彌補

「……人的一生意想得要潔淨，性情達到變化，活出一個有意義的人生，盡到受造之物的本分，得接受神的刑罰審判，讓神的管教、擊打不離開，使你脫離撒但的擺布，脫離撒但的權勢，活在神的光中。你得知道神的刑罰、審判就是光，就是拯救人的光，就是人最好的祝福，是最大的恩典、最好的保守。」（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神的刑罰審判就是拯救人的光》）唱着這首神話語詩歌，我想起了幾年前的經歷。

那是2016年10月，我參與編排的一首歌舞MV上傳網站後得到了弟兄姊妹的好評，弟兄姊妹就推薦我負責教會的舞蹈工作。當時我心裏特別激動，默默地向神禱告，一定要把本分盡好，拍出更多的作品來見證神。一段時間後，組裏的工作有了起色，弟兄姊妹挺高看我，在舞蹈上遇到難處也來問我，我的虛榮心得到很大的滿足，覺得自己是教會裏不可多得的人才。沒過多久，教會帶領安排葉姊妹來跟我配搭盡本分，我心裏挺高興，心想：葉姊妹也是專業學舞蹈的，而且擅長的舞種和我不同，我們互相取長補短肯定能把本分盡好。一段時間後，我們準備拍攝一個詩歌MV，編排舞蹈動作時，葉姊妹的思路比我的成熟、有見地，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我心裏很不是滋味，心想：「弟兄姊妹會怎麼看我啊，會不會覺得我不如葉姊妹呢？這樣下去，那我在組裏還能占主導嗎？」尤其看到弟兄姊妹有什麼問題都去找葉姊妹，我心裏就更不是滋味：「我是負責人，大家有什麼問題都去找她，那不顯得我不如她嗎？我不能輸給她，下一個節目我得好好表現，讓大家看看我并不比她差。」

後來，因為工作需要，我和葉姊妹分了工，我負責詩歌MV，葉姊妹負責舞台歌舞。我心裏暗暗高興，「之前和她一起配搭顯不出我來，這次我得抓住機會，讓大家看看我還是比葉姊妹強。」為了把MV做好，我加班加點地查資料、編排舞蹈動作。眼看着葉姊妹負責的舞蹈節目基本成形了，我負責的MV還沒有編排好舞蹈，我這心裏急得像貓抓一樣。為了加快進度、提高質量，排練時我對弟兄姊妹嚴格要求，看到一個弟兄的動作練習了幾次還是不到位，我就帶着嫌棄的口氣教訓他，生怕他跳不好影響節目果效，到時我就比不過葉姊妹了。開拍前，一個弟兄提出節目開頭缺點舞蹈動作，當時我覺得弟兄提得合適，但一時也想不出加什麼動作，弟兄建議我找葉姊妹商量。聽到這話，我心裏很不樂意，「在這關鍵時候找她，那不顯得我不如她嗎？要是葉姊妹參與進來，那最後的成果算誰的呀？我花了那麼多時間和精力，馬上就出成品

了，這時候絕不能找她！」我就說先不糾結這些細節問題，拍出來看節目的整體果效吧。之後，帶領看了我們拍的MV，說達不到見證神的果效，得重新設計。聽到這樣的結果，我的心就像針扎一樣難受，心想：「這下臉丟大了，大家都知道我半斤八兩了，肯定覺得我不如葉姊妹，工作能力也不行，以後我在組裏還怎麼立足啊？」那些天，我心裏想的全是自己的臉面、地位，甚至晚上都睡不好覺，聚會打瞌睡，盡本分也不用心了。

一天，帶領找我交通，看我對自己沒什麼認識，就揭露、對付我，說我為了維護名譽地位嫉賢妒能，絲毫不考慮教會工作，太自私卑鄙了，讓我好好反省，還給我讀了一段神的話：「一涉及到地位、臉面、名譽，每一個人的心都蠢蠢欲動，總想出頭，總想出名，總想露臉，不想讓，總想爭，爭還不好意思，在神家不興爭，不爭還不甘心。看誰出頭就嫉妒，就恨，就覺得不公平，『為什麼我出不了頭？為什麼總讓他出面，為什麼總也輪不到我？』就有點怨氣，自己想克制還克制不了，跟神禱告禱告能好一段時間，過後一臨到這類事還勝不過去，這是不是身量幼小的表現？人陷在這些情形裏這是不是網羅？這是撒但敗壞本性對人的捆綁。……你越爭越黑暗，越爭嫉妒的心越大，恨的心越大，你就越想得，越想得越得不到，越得不到你越恨，越恨你裏面越黑暗，越黑暗你越盡不好本分，越盡不好本分就越不能用你，這就是連帶的惡性循環。你總盡不好本分，慢慢就被淘汰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看了神的話，我感到特別扎心，神揭示的就是我的情形，這段時間我就是活在嫉賢妒能、爭名奪利的情形中，太讓神厭憎了。回想自從葉姊妹到組裏盡本分，看她業務方面比我強，我心裏就嫉妒，擔心弟兄姊妹高看她小瞧我，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就暗地裏跟她較勁，想辦法來證明我的實力；編排舞蹈的時候，看到葉姊妹負責的節目進度比我快，為了不落後于她，我就對組裏的弟兄姊妹苛刻要求；有些工作明明需要和葉姊妹一起商量，我却故意找藉口不讓她參與，就怕她搶了我的功勞，結果有些問題沒能及時解決，導致弟兄姊妹花費了那麼多時間、精力拍出的節目達不到見證神的果效。想想教會帶領安排葉姊妹和我配搭盡本分，是為了讓我們互相取長補短把節目編排好來見證神，而我却絲毫不體貼神的心意，一個勁兒爭名奪利，打岔攪擾了教會工作，我的所作所為不都是在抵擋神嗎？想到這兒，我心裏有些害怕，也特別懊悔，就向神禱告，不願再嫉賢妒能、爭名奪利，願意向神悔改，和姊妹好好配搭，同心合意把本分盡好。

接下來，我和葉姊妹共同配搭編排新節目，我的心態就好一些了。雖然有時我還會嫉妒姊妹，但我知道應該維護教會工作，不能維護個人利益，就有意識地背叛肉體，放下自己，想着怎麼和葉姊妹配搭去完善這個節目。我們臨到問題、難處常一起交通，有什麼敗壞流露也及時敞開，共同尋求真理解決。之後，我看到了神的帶領、祝福，這個舞蹈編排得特別快，我心裏也感受到實行真理的輕鬆、釋放。

幾個月後，我和葉姊妹共同配搭籌備一個舞台節目。剛開始，舞蹈編排的進度很快，編出的舞蹈動作也得到了弟兄姊妹的好評，我心裏美滋滋的。一天，帶領問我們舞蹈編排的進度，我高興地說：「進展很順利。」這時，一個姊妹說：「葉姊妹提供的思路挺好的，舞蹈框架也可以。」聽到這話，我心裏很不是滋味，心想：「你怎麼這麼說？現在大家都知道這個舞蹈思路是葉姊妹提供的，肯定覺得我不如葉姊妹，不行，我得想辦法作出點成果來，不然帶領和弟兄姊妹會怎麼看我啊？」一次編舞時，我想到一個新穎的技巧動作，我特別激動，心想：「技

巧動作是我的強項，只要把這組動作做好，不但能給舞蹈增加亮點，還能讓大家看到我的實力，到時候弟兄姊妹不就都高看我了嗎？」沒想到第二天我把動作教給弟兄姊妹時，大家都覺得這組動作節奏太快、太難做了。晚上有姊妹提醒我，這個動作容易傷害弟兄姊妹的身體，建議不要練習了，我特別擔心大家換動作，到時我還拿什麼跟葉姊妹比呢？就鼓勵弟兄姊妹多練幾遍，直到有幾個姊妹因練習這個動作磕傷了，我才不得不放棄。我心裏有些難受、自責，過後也向弟兄姊妹道歉並修改了舞蹈動作，但在這事上我並沒有更多地反省自己。很快我們編排的舞蹈節目開始拍攝了，我和葉姊妹都參加了演出。拍攝時，我總覺得鏡頭裏自己的舞蹈跳得不好，就要求導演重拍了幾次。當看到葉姊妹的鏡頭基本都是正臉，而我唯一的近景鏡頭只拍到了側臉，我心裏特別難受。在接下來的拍攝中，我怎麼也笑不出來了，跳舞也沒勁了，滿腦子都在琢磨怎麼跳能超過葉姊妹，需要我把關的每一場舞蹈動作我也沒心思去看了，也不管能不能達到見證神的果效。結果視頻拍攝出來，弟兄姊妹都說跳的舞蹈太死板、僵硬，死氣沉沉的。帶領見我一直活在爭名奪利的情形裏，盡本分也沒果效，就撤換了我的本分。我心裏特別痛苦，想到自己當初也想盡好本分滿足神，但因着爭名奪利，做出來的節目不但不能見證神，還羞辱神，留下了過犯，現在盡舞蹈本分的機會都沒有了，我大哭了一場。

之後，我就不斷地反思：為什麼我明知道追求名利地位不合神心意，還一次次身不由己地追求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原因呢？一次靈修時，我看到神的話說：「撒但用名和利來控制人的思想，讓人的思想只想着名和利，為名利奮鬥，為名利吃苦，為名利忍辱負重，為名利犧牲自己的一切，為名利作出任何的判斷或者決定。這樣，撒但就給人戴了一個無形的枷鎖，這個枷鎖戴在人身上，人沒有能力去掙脫，也沒有勇氣去掙脫，不知不覺地，人在戴着枷鎖的情況下一步一步艱難地往前走。為着這個『名』和『利』，人類就遠離神、背叛神，就變得越來越邪惡，就這樣，一代又一代的人被毀在了撒但的名和利當中。那現在看，撒但這樣做它的險惡用心可不可恨？也可能你們今天還看不透撒但的險惡用心，因為你們覺得如果人離開了名和利，就沒有人生了，如果人離開了名和利，就看不到前面的方向了，看不到目標了，前途就黑暗了，暗淡無光了。但是慢慢地，有一天你們都會認識到名和利是撒但戴在人身上的多麼大的一個枷鎖，等到那一天你認識到的時候，你就會徹底反抗撒但的控制，徹底地反抗撒但帶給你的枷鎖；當你想掙脫撒但所灌輸給你的這些東西的時候，你就會與撒但作一個徹底的決裂，也會真實地恨惡撒但帶給你的這一切，那個時候人對神才有真正的愛與渴慕。」（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六》）從神話語的揭示中，我看到了撒但敗壞人的手段與險惡用心，撒但就是用名和利來敗壞人、控制人，使人越來越墮落、敗壞，甚至作惡抵擋神。想想我從小接受撒但魔王的教育、薰陶，「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人過留名，雁過留聲」等等這些撒但毒素扎根在我心裏，無論在哪個人群中我都想成為佼佼者，被人高捧、贊賞，看到誰比我出色就嫉妒，想盡辦法要超過別人，常常活在爭名奪利中，被撒但捉弄得苦不堪言，性情也變得越來越狂妄、惡毒。回想編舞時，我利用自己擅長的舞蹈技巧與配搭的姊妹比，却不顧弟兄姊妹的身體能否承受得了，導致有的弟兄姊妹因練習技巧受傷；在拍攝的過程中，當看到自己跳的舞蹈動作不够完美，不能高過配搭姊妹，就要求導演反覆重拍，耽誤了工作進度；最後看到鏡頭裏只是拍到我的側臉，而葉姊妹的多數都是正臉，我心裏就充滿怨氣，活在消極對抗的情形裏，再也沒心思跳好舞了，結果跳的舞蹈變成了羞辱神。我編排舞蹈不是為了

見證神，而是為了顯露自己，我爭名奪利給教會工作帶來嚴重的打岔、攪擾，也給弟兄姊妹帶來了傷害，我所做的實在太讓神厭憎、恨惡了！這時，我想到一句神的話說：「『惡道』不是指一兩件惡事，而是人行事的源頭是邪惡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二》）神的話使我認識到，我被撤換本分不是因為我做了幾件惡事，而是我做事的源頭、出發點、走的道路是邪惡的。自從我和葉姊妹配搭後，就一直嫉賢妒能、爭名奪利，搞自己的經營，純粹是在作惡抵擋神。我心裏感到恐懼戰兢，看到追求名譽地位走的就是抵擋神的道路，最終只能被淘汰，受懲罰。這時，我特別懊悔，痛哭流涕地跟神禱告：「神啊！我的本分被撤換，這是你的公義性情向我顯明，也是你對我的保守，感謝你擺設環境及時制止了我作惡的脚步，我願意向你悔改。」

接下來的日子，我在教會邊傳福音邊靈修反省。每當想起自己以往盡本分爭名奪利的種種醜態，我就特別懊悔，恨自己没有珍惜盡編舞本分的機會，看着以前拍攝的MV視頻，多想回到過去，一切從頭開始，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了，我只有在傳福音的本分上盡上自己的全力，彌補自己的過犯。沒想到一個月後，帶領讓我重新盡舞蹈本分。聽到這個消息，我感動的泪水止不住地流，立下心志一定要好好珍惜這次機會，別再爭名奪利，得與弟兄姊妹好好配搭，盡好本分還報神的愛。

回去後，在一次練習中，葉姊妹指出我教弟兄姊妹的一個舞蹈動作不標準，當時我的臉上就挂不住了，心想：「你當着弟兄姊妹的面這樣說我，弟兄姊妹肯定覺得我的業務水平不如你，我不能讓弟兄姊妹小瞧，畢竟我也是專業的……我看你編的那個動作也不太順。」我就想推翻葉姊妹編的動作，這時我意識到自己又想爭名奪利了，就在心裏向神禱告。禱告後，我想到神的話說：「越到關鍵的時候人越能順服，越能放下自己的利益、虛榮臉面，盡好自己的本分，這才蒙神紀念，這都是善行啊！人無論做什麼，人的虛榮臉面與神的榮耀相比哪個是最重要的？（神的榮耀。）自己的責任與自己的利益相比哪個最重要？盡到自己的責任最重要，這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你以自己的本分、以神的心意、以見證神、以自己的責任為第一位，這是多好的見證，這是羞辱撒但的事啊！」（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得着神、得着真理是最幸福的事》）這時我心裏一亮，這個環境臨到不就是神對我的檢驗嗎？當自己的名譽地位與神家利益發生衝突時，我應當以滿足神為重，實行真理羞辱撒但。靜下心來想想我教的舞蹈動作確實不標準，姊妹雖然說話直了點，讓我有些沒面子，但姊妹提的建議是對的，我應該聽取姊妹的建議。當我放下自己擺對心態時，我與葉姊妹共同配搭很快把動作編排好了，我感到這樣盡本分心裏踏實、平安。

經歷過來，我真實地體會到神的審判刑罰是神對我的愛與拯救。是神的審判刑罰喚醒了我，使我看到了追求名利地位的實質與危險後果，扭轉了錯誤的追求觀點，開始腳踏實地地追求真理、盡本分，活出了點人樣。感謝神！

### 33 名利的枷鎖

西班牙 竭力

2015年，一年一度的教會選舉中我被選為教會帶領。我心裏很激動，心想：教會幾十個弟兄姊妹，我能被選為帶領，是不是說明我比弟兄姊妹都強啊？後來盡本分時，弟兄姊妹在生命進入上有難處就來找我交通，組長在教會工作中遇到問題也來找我商量，我不由得有種優越感，平時走路都是昂首挺胸、趾高氣揚的，和弟兄姊妹聚會交通也是底氣十足。一段時間後，我看到同工劉姊妹素質好，交通真理思路清晰，對有些問題也能抓住根源交通解決，還能指出一些實行的路途，弟兄姊妹都願意聽她交通。我既羨慕又嫉妒，也不甘示弱，每次聚會前，我都精心準備，絞盡腦汁地琢磨怎麼能比劉姊妹交通得全面，有亮光，能顯得我比她出色。當我交通完，看到弟兄姊妹都點頭贊成，我心裏就美滋滋的，很有成就感。後來，我發現同工鄭弟兄對電影的業務知識比較熟悉，電腦技術也好，盡拍攝本分的弟兄姊妹經常找他討論一些業務上的問題，我這個教會帶領却在一邊插不上話，我感覺自己就像個多餘的人，心裏很不是滋味，「弟兄姊妹遇到問題都找鄭弟兄，是不是覺得我不如他呀？要是我也懂這些業務知識該多好呀，弟兄姊妹有什麼問題不就找我商量了嗎？」於是，我就起早貪黑地查找相關資料，學習電影知識，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對教會中存在的問題和弟兄姊妹的情形却不管不顧。一段時間後，幾個組的工作都出現了問題，我怎麼聚會交通也解決不了，由於弟兄姊妹的情形沒有得到解決，影視製作的進度也受到了攔阻，工作不斷出現問題，我被壓得喘不過氣，心裏很受煎熬，「弟兄姊妹會怎麼看我呢？會不會覺得我這個帶領沒什麼工作能力，勝任不了這個本分？看來我這個帶領的地位是保不住了。」我越想越消極，整個人就像泄了氣的皮球，再也沒有以往的勁頭了。最後，因我一直活在消極怠工的情形中失去聖靈作工，盡本分沒有一點果效，被撤換了。那一刻，我感到顏面掃地，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同時還在心裏猜測：弟兄姊妹會不會說我是不作實際工作的假帶領呢？我越這樣想，心裏越痛苦。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一次次地向神禱告呼求，求神帶領我認識自己的情形。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在你們的追求中，個人的觀念、盼望、前途太多，現在這樣作工就是為了對付你們的地位之心，對付你們那些奢侈的欲望，就這些盼望、地位、觀念都是撒但性情的典型代表。人心裏存在這些東西，都是因為撒但的毒素一直在腐蝕着人的思想，人始終未能擺脫撒但的這一誘惑，活在罪中却不以為罪，而且人還認為『我們信神，神務必得給我們福氣，務必得將我們的一切都安排妥當，我們信神就得高人一等，就得比任何一個人有地位、有前途，既信神，神就得給我們無窮的祝福，否則就不是信神』。……你越這樣追求越沒有收穫，地位心越強的人越得經受更大的對付，越得經過大的熬煉，這樣的人太不值錢！得經受許多對付、審判才能徹底放下，就你們現在這樣的追求到最終只能是一無所獲。不追求生命的人不能有變化，不渴慕真理的人得不着真理，你不注重追求個人的變化與進入，總是注重那些奢侈的欲望，轄制你愛神、親近神的東西，這些東西能將你變化了嗎？能將你帶入國度之中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你為什麼不願意作襯托物呢？》）讀了神的話，反省自己的情形，我自從盡帶領本分以後，就一直追求名利地位，總想高居人上。看到劉姊妹交通真理比我好，我就擔心姊妹高過我，想着怎麼交通能把姊妹比下去，讓弟兄姊妹佩服、贊成我；看配搭鄭弟

兄懂業務，好多弟兄姊妹都找他交流本分上的問題，我心裏就嫉妒排斥他；為了超過鄭弟兄，我努力裝備業務知識，甚至對組內存在的問題也不管不顧；弟兄姊妹的問題解決不了，我不依靠神，不和弟兄姊妹一起尋求真理解決，整天為地位患得患失，生怕本分盡不好我這個帶領的位置就保不住了。這時，我才發現自己盡本分不是為了體貼神的心意，而是為了滿足自己出人頭地、高居人上的野心欲望。弟兄姊妹信任我，選我做教會帶領，可我絲毫不考慮教會工作和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對本分沒有負擔，不負責任，導致教會工作受到虧損，我真是太自私卑鄙了。我這哪是在盡本分，就是在作惡抵擋神啊！我懊悔自己信神不走正道，整天爭名奪利讓神厭憎，現在我被撤換是神的公義，但神並沒有淘汰我，而是藉着撤換本分使我反省自己的所做所行，能有真實的悔改，這是對我的保守，是神對我的拯救啊！通過一段時間的靈修反省，我的情形逐漸好了起來，教會帶領安排我盡事務本分，我特別感謝神給我盡本分的機會，就暗立志：一定要珍惜這個本分，不能再追求名利地位走抵擋神的道路了！

可是我被撤但敗壞太深，敗壞性情不是經歷一次審判刑罰就能解決的，後來神又一次擺設環境來顯明我、拯救我。

幾個月後的一天，教會帶領告訴我們組裏要選一名組長，我一聽就在心裏衡量開了，我有沒有當選這個組長的機會呢？我在業務方面不是太強，當選的可能性不大。再衡量一下組裏其他幾個弟兄姊妹，張弟兄業務比較出色，交通真理也比較實際，而且有正義感，能維護教會工作，綜合衡量他當選組長的可能性最大。唉，以前做教會帶領時都是我安排張弟兄的工作，這次他要是當選組長，以後我就得聽他安排了，這不就顯得我比他低了嗎？想到這兒，我心裏很不是滋味。到了選舉那天，我不由得緊張起來，內心也開始爭戰：我要投誰的票呢？真要投張弟兄嗎？想到平時弟兄姊妹盡本分有難處都找他商量，其他組的弟兄姊妹也常找他交流相關業務，多風光啊，他要當了組長，那不更比我高了嗎？想到這兒，我就不想選他了。可我在業務方面不懂也沒有資本當選組長啊，我心裏特別失落、憋屈，恨自己怎麼就不懂業務呢。突然，我冒出一個不好的念頭：我做不了組長，也不能讓你當上。于是，我把票投給了工作能力稍差的吳弟兄，沒想到，最後還是張弟兄被選為組長了。看到這個結果，我心裏有些不痛快，但又有種不安的感覺，覺得自己做了見不得人的事。回到家，我看到神的話說：「如果看見有的人比自己好，還能打壓人家，給人家造謠，或者是施用一點手段不讓別人高看他，這樣大家就誰也不顯高低了，這就是狂妄自是的敗壞性情，另外還有彎曲詭詐、陰險，做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這樣活着還覺得不錯，以為自己是好人，這是不是有敬畏神之心的人哪？首先從性質上來說，這麼做事是不是為所欲為啊？他考慮神家的利益了嗎？他只想自己心裏的感受，只想達到自己的目的，不管神家工作受多大虧損。這種人不光是狂妄自是，還有自私卑鄙，絲毫不體貼神的心意，這樣的人百分之百沒有敬畏神的心，所以他才能自己怎麼想就怎麼做，為所欲為，沒有任何責備，沒有任何懼怕，没有任何的顧慮、擔心，不考慮後果。他常常這樣做，一貫這樣表現，後果是什麼？是不是要麻煩？往小了說，這樣的人嫉妒心太強，名譽地位心太重，太詭詐、太陰險；往大了說，這個實質性的問題就是這樣的人絲毫沒有敬畏神的心，他不懼怕神，唯我獨大，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看得高于神，高于真理，神在他心裏是最不值得一提的，是最渺小的，他心裏沒有絲毫神的地位。心裏沒有神的地位、沒有敬畏神之心的人有真理進入嗎？（沒有。）那他平時忙得挺歡，出挺多力，那是做什麼呢？這類人還說自己是撇棄一

切為神花費，受了很多苦，其實他做所有事的出發點、原則、目標都是為了自己，都是為了維護自己的一切利益。你們說這樣的人可不可怕？沒有敬畏神之心的人是什麼人？是不是狂徒？是不是撒但？哪類東西沒有敬畏神之心？除了畜生以外，魔鬼，撒但，天使長，與神較量的，都沒有敬畏神之心。」（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進入信神正軌具備的五方面情形》）看了神的話，我感到很扎心。回想選舉時自己的所思所想與所作所為，我感到無地自容。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臉面，我帶着自己的存心投票，不接受神的鑒察，一點敬畏神的心都沒有。我明知張弟兄業務能力强，交通真理也比較實際，他做組長對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對教會工作都有利，可我嫉賢妒能，生怕他當組長高過我，就故意不把票投給他。我奉行的就是大紅龍的法則「獨裁不成，民主也休想成功」，大紅龍的作法就是它要是掌不了權，別人也別想掌權，大不了魚死網破，同歸于盡，我不也是這樣嗎？我當不上這個組長，張弟兄也別想當，寧可這個本分沒有合適的人擔當，教會工作受虧損，也要維護我自己的臉面、地位。我真是太自私卑鄙、詭詐惡毒，一點敬畏神的心都沒有。我享受了神發表的那麼多真理，又蒙神恩待有機會盡本分，我不思還報神愛，却嫉賢妒能、爭名奪利，充當了撒但的差役攪擾神家工作，我這不是吃裏爬外的敗類嗎？想想一年前，我因着爭名奪利、不務正業，作不了實際工作被撤換了本分，今天同樣的環境又臨到我，我還是追求名譽地位，不追求真理，再這樣下去，我就是被神厭棄、淘汰的對象啊。

我又看到神的話說：「你們并不知自己的地位，竟然在這糞土中還互相侵略，能爭出什麼東西來？你們若真有敬畏我的心，怎能背着我的面却互相你爭我奪呢？你的地位再高，不也是一個小小的糞土中的臭蟲嗎？還能長上翅膀化作天空中的白鴿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落葉歸根之時，你會後悔你所行的一切惡行的》）「神為什麼說人是『蛆蟲』？就是這個敗壞的人類在神眼中明明是受造之物，但是他盡到受造之物該盡的責任與本分了嗎？雖然很多人也在盡着本分，但是盡本分的表現怎麼樣？盡本分沒有主動性，很少有積極的成分，不修理對付、不管教着就不走，還總得聚會、交通、供應，人才能有那麼一丁點兒信心，有那麼一丁點兒積極的成分，這是不是人的敗壞？……終日所思所想的都與真理無關，與遵行神的道無關，整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即使有一點想法，也是不合真理原則的東西，與神對人的要求沒有絲毫關係，作出來的還是打岔攪擾的工作，絲毫不是見證神，心裏所充滿的都是怎麼為肉體謀取福利，怎麼爭得地位、名譽，怎麼能在人中間站立住，有地位，有名望，吃着神賜給的飯食，享受着神所供應的一切却不做人。這樣的人神能不能喜歡？……屬蛆蟲的人，首先這個人不值錢，沒有廉恥，在神眼中看一文錢不值！為什麼說這樣的人一文錢不值呢？神造了你，給了你這個生命，你連最起碼的本分都盡不上，還混飯吃，在神那兒看你就是個廢物，你活着都多餘！這樣的人是不是蛆蟲？那人不願做蛆蟲該怎麼辦？首先，找好自己的位置，想方設法盡上自己的本分，與造物主之間能有關係，能有一個交代；然後，再琢磨怎麼盡本分能達到有忠心，不應付糊弄，把自己全部的心都用上，別糊弄造物的主，神讓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聽話、順服。」（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生命有長進的六個指標》）

揣摩着這些神話，我感到特別扎心，認識到自己總爭名奪利在神那兒看是多麼的污穢、醜陋。我今天能在神家盡本分，這是神的破例高抬，但我却不履行自己的職責，整天想的盡都是自己的名利地位，甚至為了名利地位做出打岔攪擾神家工作的事，充當撒但的角色，真是太讓

神噁心、厭憎了！神說：「你的地位再高，不也是一個小小的糞土中的臭蟲嗎？」是啊，我本是一個受造之物，是一個污穢敗壞的人，毫無一點身價與尊貴可言，即使得到地位也不能改變我的身份。我連自己的本分都盡不好，還天天爭名奪利，想讓人高看，哪有一點良心理智？活着有什麼價值？不就是個一文錢不值的蛆蟲嗎？藉着神話語的揭示，我對自己的敗壞實質有了一些認識，心裏就恨自己，願意背叛肉體，實行真理。

後來，我主動找張弟兄敞開自己的敗壞，揭露選舉時自己卑鄙的存心和做法，弟兄聽後不但沒有看不起我，還給我交通他的經歷認識幫助我。交通過後，我與弟兄的隔閡消除了，心裏感到釋放、踏實。之後在盡本分中，我有難處或者有不明白的問題，就主動向張弟兄尋求，弟兄都耐心地給我交通解答。一段時間後，我的業務水平也有了些提高。當我放下名譽地位實行真理時，我體會到這樣盡本分心裏踏實、平安，與神的關係更近了。在這個環境中，我又一次從名譽地位的捆綁中掙脫了出來，體嘗到神對我實際的拯救。

2017年10月，教會一年一度的選舉開始了，我被弟兄姊妹推選為候選人。當時我心裏又有些波動，心想：自從我被撤換帶領本分以後，有兩年多的時間沒做帶領了，聽說這段時間有些弟兄姊妹對我評價還不錯，說我交通真理實際一些了，也有些變化，不知道這次我能不能被選上做帶領。我意識到自己又在追求名利地位了，想想以往我一直受名利地位的捆綁、轄制，太痛苦了，我不能再這樣追求了，我應該背叛肉體實行真理。這時，我想到神的話：「你放弃了屬撒但的名譽地位，就不受撒但思想觀點的轄制與迷惑，你就得着釋放了，越來越輕鬆，你這個人就是自由釋放的人。到有一天你變得自由釋放的時候，你就會覺得你丟掉的那些東西是纏累，而你真正得着的東西是至寶，是最有價值的東西，是最值得你寶愛的東西。你覺得你喜歡的物質享受、名利、地位、錢財、人的高看或者臉面那些東西不值錢了，那些東西把你害苦了，你再也不要了，再給你更高的名譽地位你也不要了，你會從心裏厭棄它！」（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我心裏更透亮了，追求名利地位沒有什麼價值，能明白真理，實行真理，盡上受造之物的本分，這才是最寶貴的。其實，參加選舉不是為了爭帶領這個地位，而是在參選的過程中盡上我的責任，我得放下自己的名利地位和野心欲望，按照真理原則選出合適的帶領，這對神家工作有益處。如果我被選上帶領，我就好好盡這個本分；如果我落選了，我也不埋怨神，也要盡我所能地盡自己的本分。當我擺對存心去選舉時，沒想到我被選為教會帶領。面對這樣的結果，我不再像以往那樣沾沾自喜，覺得自己比別人強，而是覺得這是一份托付與責任，在盡本分中我得注重追求真理，把本分盡好，不辜負神對我的愛與拯救。

在這近三年的時間裏，是神的審判刑罰使我看清了名利地位對我的苦害，有了追求真理的心志。現在雖然有時我還會流露爭名奪利的想法，但我能有意識地禱告神，注重實行真理，盡好本分，不再受撒但敗壞性情的轄制。當我放下名利地位的時候，我感覺放下的不只是地位，而是撒但套在我身上的沉重的枷鎖，心裏特別輕鬆、釋放。

## 34 脫去偽裝真輕鬆

中國山東 陳遠

2018年9月，我被選為教會帶領，當時我心裏很高興，覺得我能被選為帶領，看來我還是比多數弟兄姊妹強，我得好好追求真理，盡好本分，可不能讓人說我這個帶領有名無實。接下來我到一個小組聚會，商量工作時，聽弟兄姊妹交通的內容涉及到一些專業知識，我心裏有些着慌了，「我對這項專業幾乎一無所知，萬一弟兄姊妹提問題我回答不上來，他們會不會小瞧我啊，說我什麼也不懂還盡帶領本分呢？可坐在這兒什麼也不說，我這個帶領不成擺設了嗎？這可怎麼辦呢？」我坐在那兒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心裏焦躁不安，弟兄姊妹說什麼我也聽不進去，一看他們說得差不多了，我趕緊接話說，如果沒有別的問題，今天聚會就到這兒吧。從聚會點出來後，我才鬆了一口氣，心想：這個小組的工作涉及很多業務知識，可我是一竅不通，以後還是少來的好，弟兄姊妹要是知道我不懂業務肯定瞧不上我，以後誰還把我放在眼裏啊。

一晃半個多月過去了，我每天都去各組聚會，也解決了弟兄姊妹的一些問題和難處，教會生活的果效比原來好一些了，大家都贊成我，我就特別願意去這些小組聚會，可一想到涉及專業知識的那個小組我就頭疼，怕去了不懂業務露醜，就經常找理由推托，很少去。一天晚上，配搭的姊妹說那個小組有些問題需要解決，讓我過去，我嘴上勉強答應了，心裏却很不平靜：要是去了解決不了問題，弟兄姊妹會不會說我這個帶領不稱職啊？想到這兒，我心煩意亂的。第二天聚會，交通完神的話，我生怕弟兄姊妹提業務上的問題，到時答不上來丟人現眼，我就硬着頭皮繼續交通，想多占用一些時間，但心裏還不踏實，就問他們：「你們盡本分還有哪些問題沒有解決？」組長談了談組裏存在的問題和解決方案，我一聽那一連串的專業名詞就有點矇，心想也不知問題是不是解決徹底了，他們要是沒解決還卡在這裏會影響工作進度的，可我要細問，他們肯定會問我是怎麼看的，我又不懂，答不上來多難堪啊，思前想後我就沒敢再多說什麼。這時一個姊妹提出本分中的一些難處，也是涉及業務方面，我聽着更發矇了，還不敢問她是什麼意思，怕她覺得我解決不了問題還做帶領呢，也太差勁了吧！我就應付着交通了幾句，搪塞着說：「這個問題我回去後再尋求尋求。」一場聚會下來我身心疲憊，心裏很不踏實，今天聚會也沒解決實際問題，這樣盡本分不是應付糊弄走過程嗎？想到這段時間這個小組的弟兄姊妹盡本分的果效不好，工作沒什麼進展，心裏就受責備：我總怕弟兄姊妹說我不懂業務，小瞧我，每次都是應付着聚完會就完事了，從不認真了解工作情況、解決實際問題，我這也沒作實際工作啊，這不是欺騙神、糊弄弟兄姊妹嗎？我越想越難受、自責，就向神禱告尋求，反省認識自己。

一天靈修時，我看到一段神的話：「敗壞人類都犯這個毛病，做普通弟兄姊妹沒地位的時候，跟誰接觸、說話也沒有什麼架子，沒有什麼方式，也不帶什麼語氣，就是普通、正常，不用包裝，沒有任何心理壓力，也能跟人敞開交通、談心，平易近人，人容易接觸，覺得這人挺好。可一旦有了地位，就高高在上誰也够不着他了，他就覺得自己尊貴了，與普通人不一樣了，瞧不起一般人，也不跟人敞開交通了。為什麼不跟人敞開交通了呢？他覺得自己有地位，是帶領，帶領就得有形象，就得比一般人高點，比一般人有身量、有承擔能力，比一般人能忍耐、能受苦、能花費、能經得住任何的試探，甚至死了多少親人都不能哭，要哭也是鑽到被窩

裏哭，不能讓任何人看到自己的短處、缺陷與任何的軟弱，甚至消極了都不能讓任何人知道，都得掩蓋着，他覺得這是有地位以後該做到的。」（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解決敗壞性情得有具體的實行路途》）神的話揭示的就是我的真實情形，想想之前沒做帶領時，遇到不懂的問題我還能主動問問別人，有什麼情形、難處也能向弟兄姊妹敞開交通，但自從盡了帶領的本分，我就把自己端起來了，覺得弟兄姊妹既然能選我做帶領，那我就得有「帶領」的樣，就得比弟兄姊妹強，什麼問題都能看透，都能解決。所以去組裏聚會我就端着，因不懂業務怕弟兄姊妹小瞧，就開始偽裝、包裹自己，盡本分藏奸耍滑，哪個組的工作輕省容易還能顯露自己，我就去哪裏，哪裏的工作自己不擅長、難處大，做不好會讓自己丟臉，就乾脆躲着不去，即使去了也是空講字句道理，應付糊弄走過程，不敢面對組裏的實際問題。看到我的虛榮心太强了，太注重「帶領」這個地位了。神家要求帶領工人得深入到每項工作中，交通真理解決弟兄姊妹盡本分中的實際難處，使弟兄姊妹能根據真理原則盡好本分，這才是作實際工作、體貼神心意的人。我明知這個組裏的弟兄姊妹盡本分有難處，却不針對實際問題尋求真理解決，而是顧惜自己的虛榮臉面，盡本分應付糊弄，做面子活，絲毫不考慮神家工作，導致這個組的問題遲遲沒有得到解決，耽誤了工作進度，我這不就是貪享地位之福、不作實際工作的假帶領嗎？追求臉面地位不光自己活得很累，心裏不平安，還給神家工作帶來了打岔攪擾，真是坑人又害己，如果我再不悔改，只能作惡抵擋神被神厭棄、淘汰。認識到這些，我趕緊向神禱告，尋求實行的路途。

接着，我看到神的話說：「你没有地位的時候能常常解剖自己、認識自己，別人能得着益處，你有地位的時候還能常常解剖自己、認識自己，讓人從你的經歷中明白真理實際，明白神的心意，別人是不是也能得着益處？不管有沒有地位，你這樣實行讓人得到的益處是一樣的，那這個地位對你來說是什麼？其實就是個額外的、附加的東西，像一件衣服或者一頂帽子一樣，你只要不把它當回事，它就轄制不了你。除非你喜愛地位，特別注重地位，總把它當回事，它就把你控制住了，然後你也不願意認識自己了，也不願意敞開亮相了，也不願意放下帶領的身份說話、與人相處、盡本分了。這是什麼問題？這不是你把自己抬上地位了嗎？然後還站着地位下不來，為了維護地位還跟人爭奪，這不是自己折騰自己嗎？最後把自己折騰死了你怨誰啊？你有地位還能不站地位，而是注重怎麼盡好自己的本分，把自己該做的、該盡的本分都盡到，把自己當作一個普通的弟兄姊妹，你不就不受地位轄制了嗎？」（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解決敗壞性情得有具體的實行路途》）讀了神的話我明白了，神高抬我盡帶領本分，給的不是地位，而是托付、是一份責任，不管工作中的問題難處有多大，都得實際付代價解決，不站在帶領的位上，能和弟兄姊妹平等相處，自己有什麼敗壞性情流露，有什麼難處、缺欠，都敞開交通、解剖亮相，讓弟兄姊妹知道我的敗壞與缺少，知道我的半斤八兩，不偽裝，不假冒，自己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明白多少就交通多少，不明白的與弟兄姊妹共同尋求真理解決，同心合意把本分盡好。隨後，我再去這個小組，遇到有關業務方面的問題就有意識地放下自己，主動向弟兄姊妹敞開，我不懂這方面業務就讓他們多交通，弟兄姊妹並沒有小瞧我，反而很耐心地給我講解他們業務上存在的難處，他們交通時我也認真地聽、用心揣摩，對他們的問題、難處就能看透一些，也能結合真理原則給他們交通。平時我也實際地付代價學習相關的業務，遇到難處和弟兄姊妹共同尋求交通，藉着大家同心合意地配搭，互相取長補短，工作中的問題得到了解決，盡本分的果效也好了一些。這樣實行，我感到輕鬆釋放了許多。

幾個月後，教會安排我負責更大範圍的工作，我知道自己缺少很多，就常常把工作上的難處向神禱告，臨到事有意識尋求真理、實行神的話，解決了一些實際問題，弟兄姊妹對我也比較贊成、高看，不知不覺我又開始注重自己在人心中的地位了。一次，聚同工會時，帶領說有一處教會的聚會果效不太好，配搭的弟兄姊妹都推薦我去那處教會解決問題。我心想：「看來我還是有些真理實際，能解決一些問題，在幾個同工裏還是比較出色的，我可得好好盡本分，讓他們看看我的實力。」因着我盡本分的存心不對，神也擺設環境對付我。一次，組長李姊妹盡本分遇到難處有些消極，我趕緊找了兩段神的話，又結合自己的經歷給她交通，可交通了半個多小時，看姊妹好像沒什麼反應，我也覺得交通得乾乾巴巴，沒解決問題。這時，澆灌執事安姊妹交通了一段神的話，李姊妹聽後連連點頭，臉上也有了笑容。我臉上就有些挂不住了：「安姊妹找的神話語更針對姊妹的情形，這下李姊妹咋看我？會不會說我還是帶領呢，找的神話都不打點，解決不了實際問題，還不如安姊妹呢？」想到這些，我心裏很亂，也沒心思再交通了。過了幾天，張弟兄情形不好，我提前找了一些相關神話，心想這次交通一定得達到果效，好在安姊妹面前挽回面子，不然以後還怎麼負責工作啊？見到張弟兄後，我像上足了弦的發條，格外積極，恨不得把自己明白的一股腦兒地都交通出來，結果張弟兄聽後有些不耐煩地說：「姊妹，你說的這些我都知道，可情形就是轉不過來，我自己再想想吧。」聽了這話，我如當頭一棒，愣在那裏，臉上直發燙，真想找個地縫鑽進去，我心裏不停地翻騰：「我這是怎麼了？之前和弟兄姊妹聚會交通也不是這樣啊，這怎麼接二連三地出醜？這讓弟兄姊妹怎麼看我，會不會覺得我只會講字句道理，解決不了實際問題？以後我這本分還怎麼盡啊？……」那場聚會我都不知道是怎麼結束的。

從那以後，再和安姊妹相處時，我很在意她對我的態度，有時她的一個眼神或者說話語氣稍微重點，我都會猜想許多：安姊妹是不是對我有看法，是不是不贊成我啊？以後還是保持些距離好，免得她看到我更多的缺少。在其他弟兄姊妹面前，我也是小心翼翼地維護自己的形象，有意疏遠他們，很少和他們交心、了解他們的難處，對工作也沒有負擔了。漸漸地，我感到心裏越來越黑暗，弟兄姊妹的一些問題難處我也看不透，解決不了，甚至我都害怕去聚會，整天渾渾噩噩的，就感覺自己好像被神離棄了。這時，我才來到神面前禱告：「神啊，這段時間我總考慮自己的名譽地位，總偽裝自己，對本分也沒有負擔了，現在你向我掩面，這是你的公義，我願意向你回轉，反省自己。」過後，我看到神的話說：「人本身就是個受造之物，受造之物能不能達到無所不能？能不能達到完美，沒有瑕疵？能不能達到凡事都精通、凡事都明白、凡事都能做到呢？不能。但是人裏面有個弱處，一旦學一門技術或者一項業務，人就覺得自己有能耐了，是有身份、有身價的人，是專業人士。不管有多大點兒能耐，都想把自己包裝起來，偽裝成高大的人物，變得完美無瑕，沒有任何缺陷，在別人眼中成為一個高大、強悍的人，什麼都能做，沒有做不到的事。他覺得如果有事求於別人，那就顯得自己無能、弱勢，不如別人，會讓別人看不起，所以就總想裝。……這是什麼性情啊？狂得失去理智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進入信神正軌具備的五方面情形》）「有些人特別崇拜保羅，就喜歡在外面演講、作工，喜歡聚會，喜歡講，喜歡讓人聽他的，喜歡讓人崇拜他，喜歡讓人圍着他，喜歡在人心裏有地位，喜歡讓人都注重他的形象。我們從他這些表現來解剖一下他的本性，他的本性是什麼？如果他真是這樣的表現，就足以說明這個人狂妄自大，絲毫不敬拜神，並且他追求的

是站高位，他想轄管人，他想占有人，他想在人心裏有地位，這是典型的撒但形象。他的本性特別突出的就是狂妄自大，不敬拜神，讓人敬拜他，從他的這些表現完全可以看透他的本性。」（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認識人的本性》）看了神的話我明白了，我們人只是小小的受造之物，不可能什麼事都明白、都精通。想想不管是在真理方面還是在業務知識上，我明白掌握的都很有限，盡本分有缺少、出現偏差，這是很正常的事，可我不認識自己半斤八兩，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缺少，總追求做高大的人、完美的人，處處偽裝、包裹自己，特別注重自己的臉面地位。這次同工一致推薦我到這處教會解決問題，我就覺得自己有真理實際，比同工都強，就想大展身手來證實自己，和安姊妹配搭時，我認為我是帶領，是專門來這裏解決問題的，就應該各方面都比她強，看到安姊妹解決了弟兄姊妹的問題，自己却接二連三丟醜，覺得自己的臉面受損，就逃避這樣的環境，疏遠弟兄姊妹，對本分掉以輕心，教會生活沒果效的問題遲遲解決不了，攔阻了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反省我總想偽裝、包裹自己的根源，是受「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人活臉，樹活皮」「人過留名，雁過留聲」等等這些撒但哲學的敗壞、薰陶，以至于不管在哪個人群中，我都極力地偽裝自己，把自己的缺點包起來，讓人看到的都是我好的一面，在別人心中有個好形象，覺得這樣活着才有尊嚴、有價值，一旦失去這些就痛苦、失落，對別人猜測、防備，活得特別累。神高抬我盡帶領本分是讓我高舉神、見證神，交通真理解決實際問題，把弟兄姊妹帶到神面前，可我不考慮怎麼盡好本分，維護神家工作，而是藉着盡本分的機會顯露自己、讓人高看，野心欲望破滅時就消極怠工。我整天為了自己的臉面地位患得患失，不追求真理，盡本分不務正業，讓神厭憎、恨惡，導致我靈裏黑暗，不但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就連自己原有的、以往能做的都做不了了，看到神真是太公義、太聖潔了。想想保羅本性狂妄自大、爭強好勝，總追求名譽地位，讓人崇拜、仰望，把人都帶到了自己面前，走上了抵擋神的道路。我不追求真理，一味地追求名譽地位，注重在人心中的形象，想牢籠人、迷惑人，這跟保羅一樣，走的就是抵擋神的路啊！想到這兒，我趕緊向神禱告悔改，不願再追求臉面地位偽裝自己了，願意實行真理做誠實人。

再次和弟兄姊妹聚會時，我想把自己這段時間的情形跟他們敞開交通，揭露自己的敗壞，可話到嘴邊却說不出口，覺得我是教會帶領，是負責他們工作的，如果我把自己的醜態敞開交通，他們會不會說我是不追求真理的人，不適合做帶領啊？我心裏來回爭戰，這時我意識到自己又想偽裝，維護自己的名譽地位了，想到之前我一次次為了維護自己的臉面地位給神家工作帶來的虧損，自己也走上了錯誤的道路，心裏就有些害怕。我又想到神的話說：「你不需要為自己的名譽、臉面、地位或者為自己做錯的事作任何的掩蓋、修飾，或者使什麼手段，不需要做這些無用功，那你活得就很輕鬆，絲毫不累，完全是活在光明中，這樣的人才能蒙神稱許。」（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實行真理的人才會有敬畏神的心》）神的話使我心裏亮堂，也有動力了，就覺得現在臨到這個環境是一個實行真理的機會，我不能再偽裝自己，維護自己的臉面地位了。我就把自己這段時間流露的敗壞和學到的功課都和弟兄姊妹敞開交通，藉着互相交通，我們都有了一些收穫，彼此之間心也更近了。我們還針對工作中的問題發表各自的觀點，大家互相取長補短，本分中的偏差也得到了扭轉。一段時間後，這處教會的問題逐漸得到了解決，弟兄姊妹的情形也好轉了，都開始積極盡本分。之後再盡本分時，雖然我有時還會受臉面地位的轄制，但能有意識地禱告神，實行真理做誠實人，及時把自己的敗壞敞開亮

相，慢慢地，我不那麼注重臉面地位了。經歷到現在，我與弟兄姊妹配搭相處能單純敞開，不端帶領的架子，不偽裝、包裹自己，能腳踏實地地追求真理盡本分，這都是神話語的審判刑罰達到的果效。感謝神！

## 35 追逐名利的日子

西班牙 李敏

「人的一生要想得着潔淨，性情達到變化，活出一個有意義的人生，盡到受造之物的本分，得接受神的刑罰審判，讓神的管教、擊打不離開，使你脫離撒但的擺布，脫離撒但的權勢，活在神的光中。你得知神的刑罰、審判就是光，就是拯救人的光，就是人最好的祝福，是最大的恩典、最好的保守。」（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神的刑罰審判就是拯救人的光》）唱着這首神話語詩歌，我深有感觸。以前我憑着「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些撒但毒素活着，常常追求名利地位，被撒但愚弄苦害，為名利患得患失，活得很痛苦。直到經歷了神話語的審判刑罰、責打管教，我才對自己的敗壞本性有了點認識，對追求名利地位的實質、後果也看清楚了一些，這才開始醒悟、懊悔自己，不願再追求名利地位，只願追求真理，盡好本分滿足神。

2016年9月份，我開始盡製作詩歌的本分，不久，帶領找我們商量選組長的事。一聽這事，我心裏挺高興的，就開始衡量誰可以當選這個組長。想到盡這項本分的弟兄姊妹不是年齡小就是業務方面還不够精通，只有李弟兄交通真理還挺實際的，也懂些業務，為人也比較穩重，他被選上的機率會大一些，但是我交通真理也不差，尤其我學習能力强，接受新鮮事物也比較快，還善于思考總結，那我被選上的機率應該是比他大。可是弟兄姊妹都是剛剛盡這個本分，接觸時間也不長，互相不够了解，我能不能被選上還是未知數。于是我就跟帶領提議，讓他綜合我們之前盡本分的情況來暫定一個人盡組長本分，大家也一致同意了。我心裏就有點竊喜，覺得我之前盡本分還不錯，我當選組長應該是十拿九穩。第二天，我滿有信心地去了聚會點，但萬萬沒想到最後還是李弟兄來盡這個組長本分。我心裏很失落，但礙于面子，我假裝鎮定地說：「感謝神！以後咱們共同配搭把本分盡好。」其實，我心裏一點都接受不了。回家的路上，我走路都沒有力氣了，怎麼也想不明白，「我哪裏不如李弟兄呢？我這塊好鋼也沒用在刀刃上，這不是埋沒人才嗎？」我越想越不服氣，就琢磨着：非得爭口氣，讓弟兄姊妹都看見我的實力。接下來的日子裏，我表面上看着挺平靜，暗地裏却跟李弟兄較勁。為了比過李弟兄，我就努力地鑽研、學習，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看到李弟兄學得慢時，我就暗暗地高興，「這下露餡了吧！你也不怎麼樣啊！這時間一長弟兄姊妹就能看出誰更强了。」看到李弟兄工作中出現點偏差，我就幸災樂禍，「你也没有工作能力啊，這下顯明了吧！」有時看到李弟兄解決了弟兄姊妹的難處，我就嫉妒，覺得這些實際經歷我也有，要是我做組長我也會交通。尤其商量工作時，不管李弟兄發表什麼觀點，我都想說得比他更全面，更有見地。

有一次，我們討論一首詩歌的創作思路，李弟兄提出一個建議，我感覺也挺好，但我要是接受他的，那不顯得我不如他嗎，我的臉往哪兒放呢！于是我隨口就否了他的觀點，并提出新的建議，可是大家還是採納了李弟兄的觀點，我就像被扇了一耳光一樣。看着他們討論得熱火

朝天的，我心裏對李弟兄更加抵觸，也沒心思聽了，想到我之前盡本分好歹還是個組長，弟兄姊妹也都高看我，可是現在呢，組長沒有當上也就算了，還顯得我處處都不如人，早知道這樣我就不來這兒盡本分了。聚會結束之後，我感覺頭昏昏沉沉的，裏面也特別黑暗，我意識到自己情形不對了，就向神禱告，當時想到一段神的話：「我深知每個受造之物的內心的雜質，我未曾造你們以先，就已知道人內心深處所存留的不義，就知道人心中所有的彎曲詭詐。所以，儘管人的不義行出之時毫無蛛絲馬迹，但我還是知道你們心中存留的不義勝過我創造萬物的豐富。你們各人都在眾人中升為至高，升為眾人的祖宗；你們又甚是蠻橫，在所有的蛆蟲中橫衝直撞，尋找安樂的地方，妄想吞吃那比自身小的蛆蟲；你們的心地陰險毒辣，勝過那滄海中沉沒水底的幽魂，居住在糞土中的最底層，將那從上到下的蛆蟲攪擾得不得安寧，互相廝殺一陣，便安靜下來了。你們并不知自己的地位，竟然在這糞土中還互相侵略，能爭出什麼東西來？你們若真有敬畏我的心，怎能背着我的面却互相你爭我奪呢？你的地位再高，不也是一個小小的糞土中的臭蟲嗎？還能長上翅膀化作天空中的白鴿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落葉歸根之時，你會後悔你所行的一切惡行的》）神的話把我爭名奪利的種種醜相都揭露了出來。從開始盡這個本分以來，我就野心勃勃，就想做出點成果讓弟兄姊妹高看，讓帶領器重，好在組內站穩腳；推選組長時我為了能被選上就要心眼、玩詭詐，故意讓帶領根據我們之前盡本分的情況來臨時選一個；李弟兄被選上後，我就心生嫉妒，處處跟他比試高低，看到他工作出現點偏差，我不維護教會的利益，也沒有幫助他，反而幸災樂禍，巴不得他盡不好本分被撤換，我就有機會當組長了。我活在了爭名奪利、勾心鬥角的情形裏，所做所行沒有一點良心理智，實在是太卑鄙、惡毒了。當認識到這些的時候，我感到難受、自責，就禱告神願神能帶領我實行真理，不再被撒但敗壞性情捆綁轄制。

一天，我看到一段神的話：「凡是盡本分的人，不管你明白真理深淺，要進入真理實際最簡單的實行法就是處處為神家利益着想，放下自己的私欲，放下個人的存心、動機與臉面、地位，把神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最起碼應該做到的。如果一個盡本分的人連這點都做不到，那還談什麼盡本分？這就不是盡本分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神的話給我指明了盡本分的實行原則和方向，就是能夠放下自己的名利地位心，不管什麼情況，先考慮維護教會工作，把自己該做的都盡心盡力地做好，這才是盡到了一個受造之物的本分，才有點人樣。如果追求名利地位，不務正業，這就不是在盡本分了，這是在抵擋神，是作惡。隨後，我在聚會中把我這一段時間的流露和弟兄姊妹敞開，也揭露自己的敗壞，弟兄姊妹沒有小瞧我，我和李弟兄之間的隔閡也沒有了。後來，李弟兄主持聚會，我也配搭着積極交通，看到他工作當中出現點偏差，我不是看笑話，而是提出自己的建議，互相補足，再看到他去幫助弟兄姊妹解決問題、難處，我也不像之前那麼嫉妒了，就覺得在神家只有功用的不同，沒有地位的高低，就想着能夠同心合意把本分盡好。當我這樣實行的時候感覺踏實多了，也看到了神的祝福，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就作出了一首西語詩歌。

大概半年後，我對業務越來越熟悉了，平常商量工作的時候弟兄姊妹多數都採納我的觀點，每個月的工作交流會也多數是我來主持，我感覺名利地位心得到很大的滿足。那一段時間帶領也讓我多帶動工作，得到帶領的器重，我就更加覺得自己是個難得的人才。一次，有項工作需要人兼職，雖然我比較擅長那項工作，可我在心裏盤算着：「這項工作不露臉，還

占用我的時間，我要是去作很可能會失去現在擁有的光環，要是李弟兄去，我在這裏就能獨樹一幟了……」我就找各種理由委婉地拒絕，並推薦李弟兄去了。其實當時我心裏受責備，也感到不安，可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我還是硬着頸項這樣做了。李弟兄接手了不熟悉的業務，遇到許多難處解決不了活在消極中，工作也受到了影響。我得知後也沒有反省自己。因着李弟兄不能經常參與組裏的工作，組裏的大事小情多數都是我說了算，我追求名利地位的心就越來越膨脹了。看到弟兄姊妹工作中出現些偏差、漏洞，耽誤了進度，我心裏就急躁，我是這個工作的主力，這總是出差錯，帶領會怎麼看我，會不會覺得我工作能力不行啊？我就忍不住發火教訓弟兄姊妹：「你們是怎麼盡的本分？能不能用點心！」「能不能不掉鏈子！」導致弟兄姊妹都挺受我轄制。還有一次，我去外地盡了幾天本分，回來之後，看到一個姊妹沒有跟我商量就定了工作計劃，我就很生氣，心想：「這還了得，你這是沒把我放在眼裏呀。」我就劈頭蓋臉地教訓姊妹。那一段時間組裏的工作不斷出現問題，我更煩躁了。一天，我發表的觀點弟兄姊妹沒有採納，還給我提了一些建議，我臉面挂不住，火氣一下子就冒上來了，「既然你們都不贊同我這個觀點，那你們想怎麼辦就怎麼辦吧！到時候要出現什麼差錯你們自己承擔責任。」發完火，我心裏有一種莫名的恐慌，也受責備，「這段時間，我活在狂妄性情裏，經常對弟兄姊妹發火，神能稱許嗎？」但轉念一想，「我這不也是為了把本分盡好嗎？誰還沒有點敗壞流露？」就這樣，我也沒有去認真反省自己。第二天，我在打籃球時一隻腳突然扭了，一下子腫起一個大包，鑽心地疼，我不能走路了，本分也盡不了了。我心裏清楚地意識到這是神的管教，才開始反省自己，之前爭名奪利、狂妄自大教訓弟兄姊妹的一幕一幕就像放電影一樣在我腦海裏浮現，我就恨自己，為什麼總是有沒有變化，總是身不由己地追求名譽地位呢？

幾天後，弟兄姊妹來看望我，和我交通了神的心意，也針對我的情形讀了一段神的話：「如果看見有的人比自己好，還能打壓人家，給人家造謠，或者是施用一點手段不讓別人高看他，這樣大家就誰也不顯高低了，這就是狂妄自是的敗壞性情，另外還有彎曲詭詐、陰險，做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這樣活着還覺得不錯，以為自己是好人，這是不是有敬畏神之心的人哪？首先從性質上來說，這麼做事是不是為所欲為啊？他考慮神家的利益了嗎？他只想自己心裏的感受，只想達到自己的目的，不管神家工作受多大虧損。這種人不光是狂妄自是，還有自私卑鄙，絲毫不體貼神的心意，這樣的人百分之百沒有敬畏神的心，所以他才能自己怎麼想就怎麼做，為所欲為，沒有任何責備，沒有任何懼怕，沒有任何的顧慮、擔心，不考慮後果。他常常這樣做，一貫這樣表現，後果是什麼？是不是要麻煩？往小了說，這樣的人嫉妒心太強，名譽地位心太重，太詭詐、太陰險；往大了說，這個實質性的問題就是這樣的人絲毫沒有敬畏神的心，他不懼怕神，唯我獨大，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看得高于神，高于真理，神在他心裏是最不值得一提的，是最渺小的，他心裏沒有絲毫神的地位。心裏沒有神的地位、沒有敬畏神之心的人有真理進入嗎？（沒有。）那他平時忙得挺歡，出挺多力，那是做什麼呢？這類人還說自己是撇棄一切為神花費，受了很多苦，其實他做所有事的出發點、原則、目標都是為了自己，都是為了維護自己的一切利益。你們說這樣的人可不可怕？沒有敬畏神之心的人是什麼人？是不是狂徒？是不是撒但？哪類東西沒有敬畏神之心？除了畜生以外，魔鬼，撒但，天使長，與神較量的，都沒有敬畏神之心。」（摘自《基督的座談

紀要·進入信神正軌具備的五方面情形》)神嚴厲的話語讓我感到扎心難受，我看到自己特別的狂妄、自私、詭詐，沒有一點敬畏神的心。教會工作需要人去作時，我明知自己熟悉業務比較合適，但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地位，我不惜耍手段坑害了神家工作；看到弟兄姊妹工作上出現了偏差漏洞，耽誤了進度，我不是和弟兄姊妹共同配搭去解決問題，而是認為他們拖了我的後腿，影響我出人頭地的機會，我就站地位教訓弟兄姊妹，導致弟兄姊妹都受轄制，活在痛苦中；弟兄姊妹提一些建議，我也不接受，還賭氣發火，拿本分出氣，絲毫不考慮教會的工作是否會受虧損。想想我也沒有多少真才實學，就有那麼點對音樂的愛好和外表的熱心，神就恩待我給我操練的機會，讓我在業務上、追求真理上都能够有長進，可是我不知道珍惜，一味地追求名譽地位，打着盡本分的旗號搞着自己的經營，把弟兄姊妹當作我出人頭地的工具，我真是沒有一點人性。我的所做所行全是在作惡，是在觸犯神的性情，太讓神厭憎、恨惡了！想到這兒，我感到害怕，也很自責，我流着泪向神禱告：「神啊，我錯了！我不願再悖逆剛硬與你較量，我也不願再爭名奪利了，我願意悔改……」

後來，我又看到神的話說：「撒但是用什麼把人牢牢地控制住的呢？（名和利。）撒但用名和利來控制人的思想，讓人的思想只想着名和利，為名利奮鬥，為名利吃苦，為名利忍辱負重，為名利犧牲自己的一切，為名利作出任何的判斷或者決定。這樣，撒但就給人戴了一個無形的枷鎖，這個枷鎖戴在人身上，人沒有能力去掙脫，也沒有勇氣去掙脫，不知不覺地，人在戴着枷鎖的情況下一步一步艱難地往前走。為着這個『名』和『利』，人類就遠離神、背叛神，就變得越來越邪惡，就這樣，一代又一代的人被毀在了撒但的名和利當中。」（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六》）在神話語的揭示下，我對撒但用名利地位敗壞人的卑鄙手段和邪惡存心有了一些認識。撒但就是用名利來捆綁人苦害人，讓人都遠離神、背叛神，名利地位就是撒但苦害人、殘害人的工具。想想從小我就接受撒但的教育和薰陶，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些撒但哲學當成自己的座右銘，性情變得越來越狂妄，不管在哪個人群裏我都追求地位，就想讓人高看。信神以後，因着我不追求真理，還是常常追求名利地位，為了得到名利地位，我盡本分受苦付代價，努力地提高業務水平，跟人爭、跟人比，作工有點果效我就把自己看為人才，高高在上，教訓弟兄姊妹，真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活得沒有一點人樣，做了許多讓神厭憎恨惡的事，不僅傷害了弟兄姊妹，給教會工作也帶來了虧損，有了過犯和惡行，名利地位對我的坑害太大了。這時我才看到出人頭地、做人上人這些撒但哲學都是謬論，憑這些鬼話活着只能越來越敗壞邪惡，悖逆神、抵擋神，最後遭神懲罰。當認識到這些的時候，我就感覺以往我把名利地位當成命根子，死死地拽着不鬆手，真的是太瞎眼、太無知了，也看到追求名利地位走的就是一條抵擋神的路，我就向神禱告悔改。後來，在盡本分中我再想爭名奪利的時候，我就主動禱告神，背叛肉體，也主動和弟兄姊妹敞開亮相，揭露自己的敗壞。一段時間後，我感覺追求名利地位的心淡薄了許多，心裏也感到平安、踏實。

後來教會選舉帶領，投票的時候，我的名利地位心又出來了，心裏就開始爭戰：我是投李弟兄呢，還是投我自己？如果投我自己，我交通真理解決問題確實不如李弟兄，如果投李弟兄，他要是被選上了，那我這個臉往哪兒放？……這個時候，我意識到我又在追求名利地位了，感覺這個心思意念太醜陋，我就禱告神背叛、咒詛這個意念。後來我想到一段神的話：

「如果你心裏充滿的都是如何做能得到高位，如何能做在人前被人高看，這路就錯了，你是在為撒但做，你是在效力。如果你心裏充滿的都是如何把自己變得越來越有人樣，合乎神的心意，能夠順服神，能夠有敬畏神的心，做每件事的時候都有約束，都能接受神的鑒察，這樣你的光景就會越來越好，這是活在神前的人。這就是兩條路：一條是光注重行為，滿足自己的野心、欲望、存心、打算，這是活在撒但面前，活在撒但的權下；一條是注重怎麼能夠滿足神的心意，進入真理實際，順服神，對神沒有誤解、沒有悖逆，達到有敬畏神的心，把自己的本分盡好，這是活在神面前。」（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實行真理才有正常人性》）揣摩着神的話，我明白了，神看的是人做事的存心觀點，這個很重要，如果出發點是為了臉面地位，追求讓人高看，這走的還是抵擋神的道路，永遠也得不着真理，沒法被神成全。我願意擺正自己的存心，不管我能不能被選上教會帶領，我都願意順服神的擺布，盡好自己的本分。後來在投票的時候，我根據原則衡量，投了李弟兄一票，最後李弟兄被選為教會帶領。我心裏也很平靜，雖然我落選了，但是我沒有一點遺憾，因為我終於實行了一次真理，擺脫了名利地位對我的捆綁，我從心裏感受到實行真理滿足神的踏實和平安，也體會到神的審判刑罰對我都是拯救！

## 36 放下名利好輕鬆

中國山東 肖敏

以往我沒信神的時候就一直追求名利地位，要是看到誰比我強，我就嫉妒、不服，身不由己地跟人爭、跟人比，感覺這樣活着很苦很累，但又覺得人活着不就得追求名利嗎？直到接受了神的末世作工，藉着經歷神話語的審判刑罰，我才擺脫了名利的捆綁，活出了一點人樣。

一年前，我被選為教會帶領，臨到這個托付，我知道這是神的恩待和高抬，就暗立心志：一定要好好追求真理，盡好本分。接下來我就忙于教會工作，臨到難處我就依靠神、仰望神，也和同工們一塊兒商量，尋求真理解決。一段時間後，教會各項工作都有了些起色，我從心裏感謝神的帶領。不久，教會又補選一名帶領，沒想到竟然是幾年前和我一起配搭盡本分的夏姊妹。夏姊妹信神時間比我短，生命進入也淺一些，之前和她一起盡本分時，她遇到難處、問題多數都是我幫她解決，這回我倆又在一起盡本分了，我就覺得我肯定還會比她強。

有一次剛回到家，我就看到夏姊妹給我的留言，她說城西教會有個組長作不了實際工作，需要撤換，還有一些實際問題急需解決，讓我盡快去協助工作，我心想：「看來在姊妹心裏我的工作能力還是比她強，既然姊妹這麼高看我，那我可得好好做，可不能丟醜！」我是越想越美。聚會時，我發現夏姊妹了解工作有細節，交通真理有層次，還很實際，我心裏一驚：「幾年不見，她長進不小呀！本以為我比她強，工作上我得多指導她呢，沒想到她一點兒也不遜色呀！」我心裏很不是滋味，眼看着姊妹要占主導了，我也得讓弟兄姊妹看看我的實力。於是，我半點也不敢鬆懈，挖空心思地琢磨怎麼能交通得比姊妹好，結果却交通得乾乾巴巴，自己都覺得沒享受，面子丟了，心裏很失落。

接下來盡本分時，我總是身不由己地和夏姊妹比。有一次聚會，夏姊妹了解完弟兄姊妹的情形，就找了相關神的話，結合自己的實際經歷交通，弟兄姊妹邊聽邊連連點頭，有的還往本子上記，有的說「這下我們可有路了」。看到這些，我既羨慕又嫉妒，就想着我也得趕緊交

通，怎麼也不能顯得自己太差吧，可越想交通越不知道交通什麼，還對姊妹產生了成見：「你少說點不行嗎？該交通的都讓你給說了，我這不成聾子的耳朵——擺設了嗎？不行，我怎麼也得交通交通，好挽回我的顏面！」趁着姊妹喝水的工夫，我就趕緊往前挪挪板凳開始交通。本想交通得好點，可我這張嘴不當家，交通的是前言不搭後語，看到弟兄姊妹異樣的眼光，我才意識到原來我交通跑題了。當時，我只感到渾身都不自在，真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太丟人現眼了。本想着露露臉，沒想到這麼難堪，真是露多大臉現多大眼啊！同時，我心裏也埋怨神怎麼光開啓夏姊妹不開啓我呢？這樣下去弟兄姊妹怎麼看我啊？會不會覺得我不如姊妹而小瞧我呢？我越想越難受，就想逃避這個環境，也不想跟姊妹配搭了。還有一次聚會，有兩個姊妹情形不好，夏姊妹交通後也沒見好轉，我不但沒配搭着交通，反而還有些幸災樂禍，心想：這下弟兄姊妹看你解決不了問題，就不會高看你小看我了。那段時間，我完全活在和夏姊妹的攀比中，靈裏越來越黑暗，聚會交通神的話也沒有亮光，弟兄姊妹的難處我也解決不了，盡本分也是硬撐着，心裏越來越痛苦。我只有向神禱告，求神拯救我。

靈修時，我看到一段神的話：「一涉及到地位、臉面、名譽，每一個人的心都蠢蠢欲動，總想出頭，總想出名，總想露臉，不想讓，總想爭，爭還不好意思，在神家不與爭，不爭還不甘心。看誰出頭就嫉妒，就恨，就覺得不公平，『為什麼我出不了頭？為什麼總讓他出面，為什麼總也輪不到我？』就有點怨氣，自己想克制還克制不了，跟神禱告禱告能好一段時間，過後一臨到這類事還勝不過去，這是不是身量幼小的表現？人陷在這些情形裏這是不是網羅？這是撒但敗壞本性對人的捆綁。」（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神的話點透了我的情形，一下子說到我心裏去了，我反省自己為什麼活得這麼苦、這麼累，根源就是我的名利地位心太重，性情太狂妄了。回想我剛開始盡這個本分，當工作有點果效、得到弟兄姊妹高看時，我就活在自我欣賞裏，還把自己當成了人才。這次跟夏姊妹配搭，看到她比我強，我就嫉妒、不服，處處跟姊妹攀比，比不過就消極、埋怨，甚至拿本分出氣。看到夏姊妹沒有解決弟兄姊妹的問題，我不但不配搭着交通，反而袖手旁觀，幸災樂禍，還巴不得姊妹丟醜，我這哪是在盡本分啊！我作為教會帶領一點責任心都沒有，絲毫不考慮教會的工作，也不考慮弟兄姊妹的難處有沒有解決，總想着怎麼能高居人上，我真是太自私卑鄙、太詭詐了，哪有一點正常人性的良心理智啊！我被名利地位沖昏了頭腦，寧可弟兄姊妹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教會的工作受虧損，也要維護自己的臉面地位，這不就是吃裏爬外的敗類嗎？哪配盡這麼重要的本分，真是讓神噁心、厭憎！想到這兒，我就趕緊來到神面前禱告悔改，求神帶領我擺脫名利地位的捆綁。

後來，我又看到了一段神的話：「做事別總為自己，別總考慮自己的利益，別考慮自己的地位、臉面、名譽，別考慮人的利益，先考慮神家的利益，把神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應體貼神的心意，先考慮自己盡本分有沒有摻雜，盡沒盡上忠心，盡沒盡上責任，盡沒盡上全力，是不是全身心地為你的本分、為神家的工作着想，你得考慮這些。常考慮這些，你就容易盡好本分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讀了神的話我心裏一下子亮堂了，也有路了，要想擺脫名譽地位的捆綁，首先自己的心得擺對，多把心思用在神的托付上，心能體貼神的心意，想着怎麼做才能把本分盡好，心裏正面的東西多了，像名利地位、虛榮臉面這些反面的東西就好放下了。人看我好不代表神稱許我，人看我不好也不代表神不拯救我，關鍵是看我對神的態度，看我能不能實行真理盡好本分。感謝神的開啓，扭轉了我錯謬的追求觀

點，我不願意再跟姊妹攀比了，我只願盡好一個受造之物的本分來滿足神。接下來我就有意識地禱告神，把心用在盡本分上，聚會的時候我就帶着負擔認真聽大家交通，發現問題就用心揣摩尋求，然後結合神的話和自己的經歷交通，同時我也從夏姊妹的經歷中吸取她的長處，補足自己的缺少，這樣實行我就感到很輕鬆、釋放，情形也好多了，我心裏特別感謝神。一段時間後，我覺得自己在名利地位上也能放下一些了，嫉妒心也不那麼強了，可因着名利地位在我裏面扎根太深，一遇到合適的環境，我的撒但本性就又被顯明了。

有一次，我要到一個小組處理問題，我剛要走，夏姊妹就說那個小組裏面的問題有些複雜，她要和我一起去。聽她這麼一說，我那個高興勁兒一下子就沒了，心想：「就你能解決問題？非得你出頭啊？你當着帶領的面這麼說，啥意思啊？這不是有意在打我的臉嗎？」我心裏特別難受。雖然最後還是我去了，可我心裏堵得慌，一路上都在埋怨夏姊妹，結果我居然連聚會家都找不到了，只好原路返回。我心裏特別消沉：「我就這麼不中用？連個聚會家都找不到，這讓帶領怎麼看我呀？這回我這臉可丟大了！」回來後，看到姊妹們我也不想跟她們說話。

第二天，我和夏姊妹分頭到教會裏處理幾項工作，我的心又有些波動，心想：「是英雄是好漢，咱們果效上比比看！」隨後我就緊鑼密鼓地下到教會安排工作，又是交通又是囑咐，心想這次我可是下大功夫了，肯定會有果效，準能超過夏姊妹。誰知月底彙報工作的時候，我一下子傻眼了，我的工作果效是最差的，我做夢也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當時我徹底失望了，覺得我怎麼努力也超不過夏姊妹了。當姊妹回來晚了，帶領關心她，我就覺得我被冷落了，心裏就嫉妒姊妹，看到姊妹哪兒都比我強，又得到帶領的重視，我就覺得自己再也沒有出頭之日了。就想着我做教會帶領還不如回小組聚會呢，在那兒還有弟兄姊妹高看我、擁護我，我是寧願在那兒當鷄頭也不願在這兒當鳳尾……我心裏的怨氣一個勁兒地往外冒，特別抵觸這樣的環境，巴不得能早點離開這兒。我的情形越來越不好，對配搭姊妹更是滿了嫉妒、怨恨，總覺得是因為有了她才顯不出來我，要是姊妹盡本分能出個什麼差錯，被調換本分就好了。

因我一直活在爭名奪利的情形中，絲毫不反省自己，不久，神的管教、責打就臨到了我。一天，我約教會帶領聚會沒見到人不說，回來的路上車胎還被扎了，緊接着我的腰也痛得直不起來，又酸又脹、疼痛難忍，最後連本分也盡不了了。這時，我想到神的話說：「今天要求你們能和諧地配搭就像耶和華要求以色列民事奉他一樣，否則就停止你們的事奉。」（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應效法以色列人的事奉》）我害怕了，難道神要取締我盡本分的機會？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話：「你越爭越黑暗，越爭嫉妒的心越大，恨的心越大，你就越想得，越想得越得不到，越得不到你越恨，越恨你裏面越黑暗，越黑暗你越盡不好本分，越盡不好本分就越不能用你，這就是連帶的惡性循環。你總盡不好本分，慢慢就被淘汰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神嚴厲的話語讓我恐懼戰兢，感受到神的公義性情不容人觸犯。特別是看到神的話說「你總盡不好本分，慢慢就被淘汰了」，我就感覺自己已經危在旦夕。緊接着，配搭姊妹說：「現在教會各方面的工作果效都在往下滑……」她愁得直掉眼淚。這時，我又想到帶領解剖我們沒有和諧配搭的實質就是在打岔、拆毀、攪擾神家工作，我不敢再往下想了，就趕緊來到神面前禱告尋求，為什麼我明明知道追求名利地位、嫉妒人不合神的心意，可還是身不由己地去追求這些邪惡的東西呢？

後來，我看到了一段神的話：「撒但用名和利來控制人的思想，讓人的思想只想着名和利，為名利奮鬥，為名利吃苦，為名利忍辱負重，為名利犧牲自己的一切，為名利作出任何的判斷或者決定。這樣，撒但就給人戴了一個無形的枷鎖，這個枷鎖戴在人身上，人沒有能力去掙脫，也沒有勇氣去掙脫，不知不覺地，人在戴着枷鎖的情況下一步一步艱難地往前走。為着這個『名』和『利』，人類就遠離神、背叛神，就變得越來越邪惡，就這樣，一代又一代的人被毀在了撒但的名和利當中。那現在看，撒但這樣做它的險惡用心可不可恨？也可能你們今天還看不透撒但的險惡用心，因為你們覺得如果人離開了名和利，就沒有人生了，如果人離開了名和利，就看不到前面的方向了，看不到目標了，前途就黑暗了，暗淡無光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六》）在神話語的揭示下，我找到了問題的根源，我總是身不由己地追求名利地位，就是因為我從小接受學校的教育與社會的薰陶，撒但的哲學謬論早已深深地種在我心裏了，就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一山不容二虎」「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人過留名，雁過留聲」，等等。我把這些東西當成了至理名言，當作人生追求的目標，不管在社會還是在神家，我都追求讓人高看、仰望，不管在哪個人群中都想為首，都想讓人圍着轉，覺着這樣活得才有意義。本來我的素質也不怎麼樣，也沒什麼過人之處，但就是不願甘居人下，要是看到哪個人比我強心裏就不是滋味，就身不由己地跟人比、跟人爭，想着法兒地要超過別人，爭不過就嫉妒、就恨，就怨天尤人，活得真是苦不堪言。我這才看到追求名利地位不是正道，越追求名利地位性情就越狂妄，心胸就越狹窄，還越來越自私、惡毒，活出的真是沒有一點人樣。想想夏姊妹盡本分用心、求真，交通真理有亮光，還能解決弟兄姊妹的實際難處，這對人、對教會工作都有益處，這是好事，也是讓神心得安慰的事。而我却小肚雞腸、嫉賢妒能，認為是夏姊妹搶了我的風頭，就對她有成見，甚至巴不得她盡不好本分被撤換，看到我的心地太惡毒了！神希望看到有更多的人能追求真理，體貼神的負擔，盡好本分來滿足神，而我為了維護自己的名利地位，却容不下這樣的弟兄姊妹，還嫉妒、排斥，這不是在與神唱反調，與神對着幹嗎？不是在打岔攪擾神家的工作嗎？這跟魔鬼撒但又有什麼區別？共產黨的那些官員為了名利地位搞派系鬥爭，不擇手段地打壓異己，鏟除政敵、鎮壓人民，不知作了多少惡，害死多少人，最後身敗名裂，死了還得下地獄遭懲罰。他們之所以落得這樣下場，不就是因為把名利地位看得高於一切嗎？再看看我的表現雖然沒他們嚴重，但跟他們一樣都是憑撒但的邏輯法則活着，流露的性情都是狂妄、詭詐、凶惡，活出來的都是鬼性，沒有一點人樣，怎能不讓神厭憎恨惡呢？今天我臨到這樣的責打、管教，正是神的公義性情臨到，更是神對我的拯救。認識到這些，我來到神面前禱告：「神啊，以往我不追求真理，總是追求名利地位，被撒但敗壞愚弄，活得人不是人鬼不鬼的，當失去名利地位時，我都不想盡本分了，差點背叛你。神啊，我願意向你悔改，願意追求真理，與姊妹和諧配搭，腳踏實地盡好本分滿足你。」

之後，我跟夏姊妹敞開亮相，解剖了我這段時間是怎麼追求名利地位與她攀比的，並讓她監督幫助我，後來我倆再配搭盡本分就好多了。雖然有時候我還會流露想跟人爭跟人比，但我很快就能意識到這是撒但性情出來了，又想到這樣下去的性質、後果，我就趕緊跟神禱告，有意識地背叛自己，把心安靜下來，認真聽姊妹交通，取長補短，姊妹有哪方面沒交通到的，我趕緊補充，就想着怎麼能把真理交通明白，讓弟兄姊妹更得造就、益處，這樣聚會弟兄姊妹都

感覺果效挺好的，我自己也覺得有些收穫，靈裏得釋放、平安踏實。就像神說的：「你能盡上自己的責任，盡上自己的義務與本分，放下私欲，放下自己的存心、動機，體貼神的心意，把神的利益、神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樣經歷一段時間，你就覺得這樣做人好，活得光明磊落，不是卑鄙小人，活得不是窩囊、齷齪、卑鄙，而是光明正大，這是人該活出的形象，是人該做的。慢慢地，你心裏滿足個人利益的欲望就越來越小了。……覺得這樣活着有意義，這樣活着心裏滋潤，心靈裏踏實、平安、有享受，變成這樣一種情形，這就是你能够放下自己的存心、利益、私欲得來的結果，這就是成果。」（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我深深地體會到憑神的話活着真好。感謝神！

### 37 神的話使我心靈苏醒

美國 楠楠

全能神說：「到現在末世這一步工作，神對人作的就不再是當初的僅僅是恩典、祝福了，不是哄着人走了，在這步作工中，從人所經歷的神作工的方方面面，人看到了什麼？看到了神的愛，也看到了神的審判刑罰，而且神在此期間也用供應、扶持、開啓、引導的方式來讓人逐步地明白他的心意，逐步地明白他所說的話，他賜給人的真理。……神的審判刑罰讓人逐步地認識人類的敗壞，認識人類撒但的實質；神對人類的供應、開啓與引導讓人越來越明白真理的實質，也讓人越來越明白人需要的是什麼，人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人活着是為了什麼，人生存的價值是什麼，生存的意義是什麼，人前方的道路應該怎麼走。……當人的心苏醒的時候，人不再想活在墮落的敗壞性情裏，而是想追求真理來滿足神；當人的心被喚醒的時候，人能與撒但作一個徹底的決裂，不再被撒但殘害，不再被撒但控制，不再被撒但愚弄，而是能積極配合神的作工、神的說話來滿足神的心，達到敬畏神遠離惡。這是神所要作的工作的一個初衷。」（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六》）對這段神的話我有點體會。

那是2016年6月，我盡上了英文朗誦的本分，當時我心裏很高興，覺得以前學的英語終於能派上用場了，我要在這裏大顯身手了！我恨不得馬上告訴家鄉的弟兄姊妹，讓他們都知道這個消息，我甚至在腦海裏勾勒出了弟兄姊妹知道我盡這本分後羨慕的神情……

來到組裏後，我看到身邊的弟兄姊妹英語讀得很流利，發音也很標準，平時經常用英語對話，甚至聚會、盡本分都直接用英語溝通、交流，相比之下，我差得太遠了。我既羨慕又着急，同時也暗暗給自己鼓勁兒：只要我努力學習，總有一天我會趕上你們，甚至超過你們的！接下來，我開始起早貪黑地背單詞、讀英語，沒事就琢磨怎麼能提高業務水平，聽到有人說些業務上的經驗，我就趕緊記在本上……一轉眼好幾個月過去了，可我在組裏仍然是長進最慢、果效最差的那一個。看到自己沒盡好本分，還得讓身邊年齡小的弟兄姊妹幫助、指點，再加上那段時間組長經常找我作一些事務性工作，我就覺得自己在組裏成了可有可無的，心裏有種說不出的低落和痛苦。後來，組裏新來了一個姊妹，她對本分不熟悉，負責人讓我多幫助她，我暗自慶幸：總算可以摘掉最差的帽子了。可沒想到姊妹善于學習，也有悟性，英語水平提高很快，兩三個月後盡本分的果效就比我好了。這下我慌神了：再這樣下去，我恐怕又要成組裏最差的了！唉，以往和盡這項本分時間長的人比我不行還說得過去，這回來了個新手，還說讓我

幫助她，結果没多久新手也比我強，我這臉往哪兒擱呀？就這樣，我活在爭名奪利的情形裏，心裏整天像揣了隻兔子惴惴不安，每天都過得痛苦、難熬。我不禁留戀起以往在家鄉盡本分時的情景，每次都是我組織大家商量思路、定計劃，弟兄姊妹贊同我的觀點，教會帶領也器重我，那時的日子多風光啊，可如今却淪落到這個地步……我越想越感到酸楚、委屈，忍不住躲進衛生間痛哭了一場。晚上，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怎麼也睡不着覺，心裏不住地想：「在這兒盡本分我一直是最差的一個，不知弟兄姊妹怎麼看我呢，我不想再呆下去了。」可又想起自己曾經在神面前信誓旦旦地許諾，要終生為神花費還報神愛，如果我真的放棄本分，起初的誓言不就都成謊言了嗎？這不就是欺騙神、背叛神嗎？我心裏很痛苦，就向神禱告：「神啊！我不知道在這樣的環境中該怎麼經歷，學哪些功課，求你開啓帶領我……」

之後，我打開手機看到一段神的話：「在你們的追求中，個人的觀念、盼望、前途太多，現在這樣作工就是為了對付你們的地位之心，對付你們那些奢侈的欲望，就這些盼望、地位、觀念都是撒但性情的典型代表。人心裏存在這些東西，都是因為撒但的毒素一直在腐蝕着人的思想，人始終未能擺脫撒但的這一誘惑，活在罪中却不以為罪，而且人還認為『我們信神，神務必得給我們福氣，務必得將我們的一切都安排妥當，我們信神就得高人一等，就得比任何一個人有地位、有前途，既信神，神就得給我們無窮的祝福，否則就不是信神』。多少年來，人賴以生存的思想腐蝕着人的心靈，以至于人變得奸詐、懦弱而又卑鄙，人不僅沒有毅力、沒有心志，而且變得貪婪、驕縱，根本沒有一點超脫自我的心志，更沒有一點擺脫這黑暗權勢轄制的勇氣。人的思想腐化、生活腐化，以至于人信神的觀點仍是醜陋不堪，甚至人信神的觀點一說出來簡直是不堪入耳，人都是懦弱、無能、卑鄙而又脆弱，對黑暗勢力不感覺厭憎，對光明、真理不感覺喜愛，而是盡力驅逐。」（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你為什麼不願意作襯托物呢？》）神的話揭示的不正是我的情形嗎？我現在為什麼這麼痛苦，甚至抵觸盡本分的環境，想要放棄本分背叛神？不就是因為我的地位之心沒得到滿足嗎？回想我自從進組就起早貪黑學習英語，努力提高業務水平，一心想證明自己行，想在組裏嶄露頭角，看到新來的姊妹長進快，就擔心姊妹超過我，怕自己在組裏是最差的，整天為地位患得患失，活在痛苦煎熬中。神的話說「人賴以生存的思想腐蝕着人的心靈」，我就想：我為什麼要追求地位，究竟是什麼思想把我折磨得這麼痛苦呢？揣摩着神的話，我才認識到我是在憑着「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天上地下，唯我獨尊」這些撒但的生存法則活着。從小老師就教育我們做人得有出息，得做人上人，我心裏就特別羨慕、崇拜那些有高大形象的人物，自己也追求做這樣的人。不管到哪個人群，我都想讓人把我當一回事，最好所有的人都高看、擁護、贊成，那樣活着才有價值、有享受。如果得不到別人的高看、重視，我就覺得活着太痛苦，這樣的人生太憋屈了。來到神家盡本分我仍是這麼追求着，可當看到自己沒有多大長進，沒得到別人重視、高看時，我就悲觀痛苦、心灰意冷，甚至想放棄本分背叛神。追逐名利的思想牢牢地支配、控制着我，讓我為它吃苦、為它奮鬥，以至于我的喜怒哀樂都受它影響、被它左右。這時，我才意識到自己的追求方向錯了，我盡本分不是為了追求真理還報神的愛，而是想滿足自己的名利地位心。

神話語的揭示使我對自己錯誤的追求有了些認識，後來我又看到神的話說：「凡是盡本分的人，不管你明白真理深淺，要進入真理實際最簡單的實行法就是處處為神家利益着想，放下

自己的私欲，放下個人的存心、動機與臉面、地位，把神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最起碼應該做到的。……另外，你能盡上自己的責任，盡上自己的義務與本分，放下私欲，放下自己的存心、動機，體貼神的心意，把神的利益、神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樣經歷一段時間，你就覺得這樣做人好，活得光明磊落，不是卑鄙小人，活得不是窩囊、齷齪、卑鄙，而是光明正大，這是人該活出的形象，是人該做的。慢慢地，你心裏滿足個人利益的欲望就越來越小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讀了神的話我明白了，別人是否高看我這不重要，能順服神的主宰安排，能維護神家工作、實行真理盡好本分，這才是最要的，這樣活得才光明磊落。明白了神的心意，我心裏釋懷了許多，雖然我還是組裏最後一名，但我不像之前那麼痛苦了，再臨到觸及臉面、地位的事時，我也不那麼脆弱了，能有意識地禱告神，背叛自己不對的存心，能安下心來盡本分了。但撒但的毒素在我裏面根深蒂固，成了我的生命了，不是光有點認識就能徹底解決，還需要經歷更多的審判熬煉才能得着潔淨、變化。

因組裏劉姊妹、張姊妹專業技術比較好，組長就安排她倆指導幫助其他人的工作，我心裏既羨慕又嫉妒：人家都能指導弟兄姊妹了，聽着都氣派，我怎麼就沒那本事，只能幹一些沒什麼技術含量的小活兒呢？後來，我被弟兄姊妹推選盡澆灌本分，幫助弟兄姊妹解決情形和難處，但我一點也高興不起來，甚至瞧不上這個本分，總感覺澆灌的本分那都是技術不行的人幹的，到時候組裏弟兄姊妹盡本分果效好，大家都會說這是她倆的功勞，誰又能看到我在背後給人交通真理解決問題呢？因着我心態不對，不能獲得聖靈作工，我盡本分的勁兒總也起不來，有時還尋思：我的素質為什麼不如別人呢？我的特長到底是什麼？我什麼時候能在自己擅長的本分上大顯身手呢？……漸漸地，我抵觸的情緒越來越大，心情也越來越煩躁，以至于張姊妹讓我順手關個門、開個窗我都想發火，心想：「你信神幾年啊？你不就是業務比我好些嗎？業務好你就有資格支使我了？」之後張姊妹和我說什麼我都愛搭不理，有時她問我話我就裝作沒聽見，不吱聲，即使說話也沒有好腔調，看到姊妹有些受轄制，我心裏也難受，可一遇到涉及名譽地位的事，我還是忍不住鬧情緒。

一天上午，我看見劉姊妹和張姊妹出門辦事，穿得很體面，很有氣質，我心裏特別不平衡，就對她們產生了嫉妒，心想：你們盡本分風風光光，我却只能在背後默默無聞，做再多也沒人看得見……晚上，兩個姊妹回來了，組裏其他姊妹都迎上去問寒問暖，還有的給她倆張羅飯菜，我本來也想上前問問今天工作進展得怎麼樣，但是一看到這個場景，我的嫉妒心又出來了，「這下你倆可有功了，風光了，顯得我多掉價啊。」想到這些，我扭頭就回房間了，我心裏怎麼也安靜不下來，就向神禱告：「神啊，我的地位心又在作祟了。我也想放下臉面、地位，可我就是做不到，求你引導帶領我，使我能擺脫地位名譽的捆綁轄制。」

第二天，一個姊妹得知我情形不好，給我讀了一段神的話：「一涉及到地位、臉面、名譽，每一個人的心都蠢蠢欲動，總想出頭，總想出名，總想露臉，不想讓，總想爭，爭還不好意思，在神家不興爭，不爭還不甘心。看誰出頭就嫉妒，就恨，就覺得不公平，『為什麼我出不了頭？為什麼總讓他出面，為什麼總也輪不到我？』就有點怨氣，自己想克制還克制不了，跟神禱告禱告能好一段時間，過後一臨到這類事還勝不過去，這是不是身量幼小的表現？人陷在這些情形裏這是不是網羅？這是撒但敗壞本性對人的捆綁。」（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對照神的話，我看到自己一直以來的追求觀點並沒有改變，還是在追求

名譽、地位，追求出人頭地，在這個思想的支配下我總是想出頭露臉，想盡一些重要的、有技術含量的本分，覺得只有這樣才能被人高看、重視，也能被神認可，最後得着神的祝福，那些我眼中的小活兒我就不屑做，甚至澆灌的本分我也沒看在眼裏。看到姊妹盡重要本分，而自己只是做一些小活兒，露不了臉，我心裏就嫉妒、怨恨，甚至心裏還發怨言，埋怨神沒給我好的素質、特長，真是太沒理智了！因為地位心沒得到滿足，我就不用心盡本分，還對姊妹使性子，發泄不滿，給姊妹們帶來轄制、傷害，我越想越自責，感覺自己太自私、太没人性了。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人總想做名人、明星，想出大名、露大臉，光宗耀祖，這些不是正面事物？這些與正面事物一點也不相符，另外，與神主宰人類的命運這個規律是背道而馳的。為什麼這麼說呢？神要的是什麼樣的人？是不是偉人、名人、高大的人、驚天動地的人？（不是。）那神要的是什麼樣的人？腳踏實地，做一個合格的受造之物，能盡到受造之物的本分，守住人的本位。」（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尋求真理依靠神才能解決敗壞性情》）揣摩着神的話，我明白了神要的不是高大的人、驚天動地的人，而是能腳踏實地盡到受造之物本分的人。神沒有要求我具備多好的素質，達到多高的業務能力，神只要求我能守住自己的本位，力所能及地盡上自己的本分，這個是我能達到的啊。神給每個人的素質、特長不一樣，只要把自己的特長、功用都發揮出來，互相補足、配搭在一起，就能盡好本分滿足神。

我又看到神的話說：「我定規一個人的歸宿不是根據其年歲的大小，不是根據其資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據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據其可憐的程度，而是根據其有無真理，除此以外別無選擇。你們都應明白，不遵行神旨意的人同樣都要受懲罰的，這是任何一個人都不能改變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當為你的歸宿預備足夠的善行》）神是公義的神，神稱許哪個人，定規哪個人的歸宿結局，不是根據人有無地位名望，有多少人擁護、贊成，有多大資本，而是看人是不是實行真理、順服神，能不能盡好受造之物的本分。想到當初的祭司長、文士、法利賽人，他們有地位、有權勢，有很多人都崇拜、跟隨他們，但當主耶穌來作工時他們絲毫不尋求真理，不接受神的作工，甚至為了保住地位、飯碗瘋狂地定罪、抵擋主耶穌，最後把主耶穌釘在十字架上，遭到了神的咒詛、懲罰。我又想到挪亞，他按照神的吩咐造方舟，當時人都說他是瘋子，但他却因聽神的話、順服神而蒙了神的稱許剩存了下來；還有聖經記載的窮寡婦，她奉獻的兩個銅板在人看不值得一提，但神却稱許她，因為她把自己所有的都獻給神了。這樣對比着揣摩，我看到神太公義了，神看重的是人的真心，人能聽神的話、順服神，能實行神的話、盡到受造之物的本分，這樣活得才有意義，追求讓人高看、贊成，到最終只能作惡抵擋神遭神懲罰。此時我明白了，神安排我在現在的環境裏盡本分，並不是有意讓我丟醜、受苦，而是有神的良苦用心。我的地位心太重，必須經歷這些顯明、熬煉才能認識自己，擺脫名利地位的捆绑轄制，自由釋放地活在神面前，這是神潔淨、變化我的最好方式，是神對我的愛與拯救。想到這兒，我就向神禱告：「神哪，感謝你精心安排這些環境來潔淨拯救我，我不想再為名利地位活着了，不管盡什麼本分，哪怕在人看不起眼，我也願意順服下來，與弟兄姊妹同心合意把本分盡好！」

後來有一次，我們組需要有人外出盡本分。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裏的欲望又出來了，也許這回我能有機會露把臉了。弟兄姊妹商量工作時，我就盼着能和大家一起去，但是組長說劉姊妹和張姊妹去就可以了。我心裏感到有些失落，覺得自己就是做幕後工作的，不會有出頭之日

了……我意識到自己又在爭名奪利了，就在心裏禱告神，背叛自己不對的存心。想到這麼長一段時間我不務正業，把那麼多寶貴的時光和精力都浪費在爭名奪利上，根本沒有盡上自己的本分，我一味地追求名譽地位，每天爭啊，奪啊，那種滋味真是苦不堪言，總有一種被撒但玩弄的感覺，地位臉面這個東西太苦害人了。現在想想，組裏的弟兄姊妹素質、特長不一樣，神把我們安排在一起盡本分，就是希望我們能發揮各自的功用，互相取長補短，和諧配搭把這項本分盡好。我的素質、身量都是神早已命定好的，我在組裏扮演什麼角色、發揮什麼作用也是神命定好的，那我就安分守己、力所能及地把我能盡的本分盡好，做一個有理智、能順服神的人。想到這兒，我心裏輕鬆釋放了許多。之後，兩個姊妹出去盡本分，我就為她們禱告；我在家也盡所能地多作些事務性工作，讓其他姊妹省下時間和精力專心把本分盡好；我還督促弟兄姊妹注重靈修，讓大家在盡本分的同時注重生命進入……當我用心去做每件事的時候，心裏感到踏實、平安，覺得跟神的關係近了，跟弟兄姊妹的關係也正常了，不像以往那麼注重名譽地位，心胸也變得開闊了。看到自己這點變化，我心裏對神充滿了感恩。是神話語的審判刑罰喚醒了我的心，使我看到了追求名譽地位的虛空、痛苦，明白了信神追求真理、盡好受造之物本分活着才有意義！

### 38 放下地位真輕鬆

法國 董恩

2019年，我在教會盡帶領本分。因着我做事憑己意，對本分不負責任，該調整的人員也沒調整好，導致教會生活受到影響，我心裏很懊悔，就下決心一定要好好把教會工作抓起來。當時有兩個組長需要調整，但卻找不出合適的人選，我心裏火急火燎的，心想：要是人員再調整不好，帶領會不會說我作不了實際工作，萬一把我撤換了咋辦啊？思前想後，我想到了張姊妹，她素質比較好，盡本分也有負擔，她做組長挺合適。想到這兒，我心裏鬆了口氣，總算找着人選了，這次把人員調整好，工作就好作了。

就在這時，另一處教會的帶領李姊妹打電話說，她負責的教會初信的人多，缺少澆灌人員，聽說張姊妹盡澆灌本分挺好，想商量商量，看能不能把張姊妹調過去負責澆灌工作。我一聽，心裏就一百二十個不願意，「如果把她調走了，我們教會咋辦啊？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做組長，工作抓不起來，我會不會被撤換哪？」李姊妹看我不吱聲，又說：「你們教會的弟兄姊妹多數信神時間長，有根基，張姊妹調走了可以再培養其他人，工作不會太受影響吧。」我當時根本聽不進去，心裏特別抵觸，「你說得輕巧，培養人哪那麼容易？」其實，我也知道他們的確有難處，但敗壞性情控制着我，不管姊妹怎麼說我都堅持不給，還埋怨姊妹自私，光考慮她負責的教會。李姊妹見我態度很抵觸，就沒再堅持。挂綫後，我一點都平靜不下來，在心裏下定決心，這個事絕對不能妥協，誰來要我都不給。第二天，帶領也找我溝通這事，我就一個勁兒說我們教會怎麼缺人，有什麼難處，想方設法把難處搬出來堵帶領的嘴，最後帶領很無奈，也沒再堅持。我心裏有些高興，覺得可算把張姊妹留住了。晚上，我就趕緊和幾個執事商量提拔張姊妹，李姊妹那邊的難處和帶領來要人的事我提都沒提。大家不了解背景，都同意張姊妹負責澆灌工作。我正得意的時候，帶領來找我和配搭姊妹一起商量，最後根據工作的需要，決

定還是把張姊妹調走。看大家都達成共識了，我也不好說什麼，但心裏很不是滋味，好像要走了自己的心頭肉似的。接下來兩天，我一想到這事心裏就很難受，盡本分也沒心思，晚上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一直琢磨這個事，我跟神禱告：「神啊，我為維護名利地位不願讓張姊妹調走，心裏怎麼也放不下，神啊，願你帶領引導我經歷這個環境，能放下自己，對自己有些認識。」

禱告後，我看到神的話說：「人常常不實行真理，常常背叛真理，常常活在自私卑鄙的撒但敗壞性情裏，維護自己的臉面，維護自己的名譽，維護自己的地位，維護自己的利益，沒得着真理，所以你的苦惱太多，你的煩惱太多，你的捆綁太多。」（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生命進入得從盡本分開始經歷》）「殘酷的人類啊！勾心鬥角、你爭我奪、爭名奪利、互相廝殺何時到頭？儘管神的話語說了千千萬，但人無有醒悟的，為家庭，為兒女、工作、前途、地位、虛榮、錢財，為吃為穿為肉體，有誰真正為了神？即使是為了神的人也幾乎很少有幾個是認識神的，有幾個不為自己個人的利益？有幾個不為維護自己的地位而壓制別人、排斥別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惡人必被懲罰》）神的話讓我感到特別扎心，神揭示出人類被撒但敗壞的醜相，都是為名利地位互相廝殺，這就是我的情形。想想我在這事上的流露，為了保住自己帶領的位子，我不顧神家整體工作，就怕把張姊妹調走，我們教會的工作受影響，我這個帶領的地位不保。所以帶領想調走張姊妹的時候，我就找各種理由拒絕，甚至先下手為強，搶在前面安排張姊妹的本分，跟李姊妹和帶領鬥心眼，還耍詭詐蒙蔽配搭的姊妹，我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費盡心思，真是太自私卑鄙，太詭詐了。想到動物世界中的野獸為了爭奪領地、食物互相爭鬥、廝殺，誰的勢力大誰就能稱霸，而我為了爭名奪利維護自己的地位，變得跟野獸一樣沒有人性，覺得自己的行為挺可怕的。外表看我好像很有負擔，是為教會的工作着想，其實我心靈深處最真實的一面是為自己的地位考慮，就像神的話揭示的「有幾個不為自己個人的利益？有幾個不為維護自己的地位而壓制別人、排斥別人？」整個過程中，我一直把着不肯放人，覺得張姊妹是我們教會的人，怎麼安排也由我們說了算，得通過我，誰也別想干涉，我真是太狂妄了！簡直失去了人性理智。想起給宗派人傳福音的時候，那些宗教牧師看到許多信徒接受了神的末世作工，他們的地位不保，就竭力攔阻信徒考察，還攻擊傳福音的人，恬不知恥地說：「這是我的羊，想偷我的羊，沒門兒……」我才發現原來我跟宗教牧師做事的性質是一樣的，為了保住地位、飯碗，把弟兄姊妹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許神家調動，我這不是在霸占神的羊，跟神爭奪人嗎？想到這兒，我心裏有些害怕，恐懼戰兢來到神面前禱告：「神啊！我為了自己的地位跟人爭鬥，想把弟兄姊妹控制在自己的權下。神啊，我錯了，我抵擋你了，願你的責打管教臨到我，保守我不走錯路，我願向你悔改。」

沒過兩天，神又擺布環境檢驗我，另一個教會帶領給我發信息，說急需一個負責文字工作的人，聽說我們教會陳姊妹文筆挺好，對本分也有負擔，想問問她能不能去負責。其實，我心裏清楚陳姊妹適合盡那個本分，但陳姊妹是我們教會的傳福音人員，盡本分還挺有果效，如果把陳姊妹調走了，我們教會工作受影響怎麼辦？萬一到時候帶領再對付我不作實際工作，說不定地位都不保了，還是讓他們找別人吧。我就故意不回信息。這時，我突然想到上次調走張姊妹，我為了自己的地位不願意提供，這次我不能再像之前那樣攔阻了。但心裏還是特別難受、掙扎，就想：怎麼一涉及到調人我心裏就抵觸，總擔心影響果效自己地位不保？我怎麼才能掙

脫地位心的捆绑轄制啊？我默默跟神禱告，求神帶領我能看透追求地位的實質，能背叛肉體實行真理。

靈修時，我看到一段神的話：「敵基督這一類人做事的實質就是在不斷地用各種手段、各種方式來達到他們占有地位的目的，來達到他們籠絡人讓人跟隨、讓人崇拜的目的。也可能他們內心深處并不是有意與神爭奪人類，但是有一樣是肯定的，就是他們即便不與神爭奪人類，他們也想在人中間擁有地位、擁有權勢。即便有一天他們意識到自己是與神爭奪地位而有所收斂，但是他們會用另外的方式在人中間獲得地位，達到名正言順。總之，敵基督所做的一切，即便外表看是在忠心地盡本分，是在真實地做神的跟隨者，但是他們想控制人，想在人中間獲取地位、獲取權力的野心是不會改變的。神無論說了什麼話、作了什麼事，無論對人有怎樣的要求，他們都不會按神的話、按神的要求來做他們該做的，來盡他們的本分，他們也不會因為明白了神的話、明白了真理之後而放棄對權力、地位的追求，他們的野心始終占有着他們的全人，控制、主導着他們的行為、思想，也主導着他們所走的道路，這就是敵基督。這裏突出什麼了？有些人說：『敵基督是不是就是跟神爭奪人，不承認神？』他們也可能承認神，而且真真切切地承認、相信神的存在，也願意做神的跟隨者，也願意追求真理，但是有一樣是永遠都不會變的，那就是對權力與地位的野心他們不會放棄，他們不會因着環境或者因着神對他們的態度而放棄自己對地位與權力的追求，這就是敵基督的特徵。一個人無論受了多少苦，或者明白了多少真理，進入了多少真理實際，對神有多少認識，但在這些外表的現象、表現之外，他對地位、權力的野心與追求從來都不會收斂、不會放棄，這一點就決定了他的本性實質到底是什麼。神把這類人定為敵基督是極為準確的，這是根據他們的本性實質決定的。」（摘自《揭示敵基督·迷惑、拉攏、威脅、控制人》）神揭露敵基督本性的特徵就是寶愛權力、地位，把權力、地位當成命根子，他們做事的源頭、出發點都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名利，甚至把神的羊據為己有與神對抗，死不悔改，最後被顯明淘汰。揣摩着神的話，我感到有些害怕，我就特別寶愛地位，第一次我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不讓調走張姊妹，這一次還是為了地位不肯放人，我心裏想的只有地位，根本就不體貼神的心意，更不關心神家的工作，寧可神家工作受虧損也要保住我的地位，為了地位還能與神爭奪人，我這哪有敬畏神的心啊？我不是在信神，而是在信地位、權力啊！我這不就是敵基督的本性嗎？我明知道陳姊妹有文字特長，也喜歡文字工作，但我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並沒有去徵求姊妹的意見，根據姊妹的特長安排合適的本分，就直接給姊妹做主了，不讓她去其他教會盡本分，我把教會當成了我的地盤，誰也別想從我這兒調走人才，我這不和敵基督一樣想牢籠、控制人嗎？為了能使自己的地位坐穩，我把這些有素質、特長的弟兄姊妹都留在我負責的教會，當成我的私有財產，控制在我的權下，讓更多的人為我的地位效勞，我這樣的野心真是讓神恨惡，該遭咒詛啊！看到我信神多年追求觀點沒有絲毫轉變，被名利地位捆绑得結結實實，走的就是敵基督的道路。我以往認識的一個敵基督，就是一貫追求地位，盡上帶領本分後，她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把人都控制在她負責的範圍，搞自己的獨立王國，並且絲毫不接受真理，做事獨斷專行，給神家工作帶來嚴重打岔攪擾，最後被顯明淘汰了。看到追求地位走的就是敵基督道路，是下地獄的路啊！神一次次擺設環境顯明我，就是為了讓我認識自己的撒但本性和所走的錯誤道路，讓我能及時回頭，這樣的環境是神對我的審判，更是對我極大的愛和拯救啊。揣摩到神的良苦用心，我的心不那麼剛硬了，也

不再抵觸這個環境，覺得神擺設的都是我的需要，我願意真實悔改，存着順服的心去經歷這個環境。

我又看到神的話說：「什麼是本分？本分不是你自己的經營，不是你自己的事業，不是你自己的工作，那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需要你來配合而產生了你的本分。在神的作工當中，需要人配合的那部分就是人的本分，這個本分是神工作的一部分，不是你的事業，不是你自己的事，不是你個人生活的事。你的本分，不管是外務、內務，這是神家的工作，是神經營計劃當中的一部分，是神給你的托付，不屬於你個人的私事。」（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尋求真理原則才能盡好本分》）「就是無論你盡什麼本分，都應按照神的要求去做。比如，你當選為教會帶領了，那這個教會帶領就是你的本分，如果你把它當成本分你應該怎麼做？（按照神的要求做。）按照神的要求做這是籠統的說法，具體有幾條細節？你首先得知道這是本分，這不是一個官，你如果認為自己當官了，這就麻煩了。但你如果說『我當選為教會帶領了，我得比人矮一分，你們都比我高、比我大』，這心態也不對，不明白真理再偽裝也沒有用，必須得有正確領受才行。首先，你得知道這個本分很重要，一個教會幾十人，你得想着怎樣把這些人帶到神面前，讓多數人都能明白真理、進入真理實際；另外，軟弱消極的人爭取讓他不軟弱、不消極，能積極盡本分；還有，凡是能盡本分的人都讓他盡上本分，都讓他發揮到極致，讓他明白盡本分方面的真理，達到不應付糊弄，把本分盡好，讓他跟神的關係能夠正常；還有一些打岔攪擾的，或者信神多年人性惡的，這些人該對付的對付，該清除的清除，各種人各從其類，都安排妥當；還有一條重要的，就是教會當中有些人性比較好、有點素質的，能擔當一方面工作的，都得培養起來。……對每一個人得物盡其用、各盡其能，根據他能做什麼、他的素質好壞、年齡大小還有信神時間長短安排合適的本分，對各類人都得會量體裁衣、因人而异，都讓他在神家盡上本分，發揮最大功用。」（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什麼是合格的盡本分》）盡本分不是搞個人的經營，本分是從神來的，應該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培養人才是神對做帶領之人的要求，神為着他的工作預備了各種人才，我作為教會帶領應該按着神的要求、原則盡本分，發現人才趕緊培養、舉薦，讓每個人都能在合適的位置上發揮自己的特長盡上受造之物的本分，達到各盡功用，更好地擴展福音工作，這才合神心意，也是弟兄姊妹所願意的。明白了神的心意，我就跟姊妹發信息答應調走陳姊妹，這樣實行後我心裏就感覺踏實一些，也讓我看到了神的祝福。令我意想不到的，到11月份，我們教會的福音工作果效竟然比上個月翻了三倍，這是神作工達到的果效，我心裏一個勁兒地感謝神。

以往我覺得敗壞人類都爭名奪利、追求地位，這也不算太嚴重的問題，所以也不注重尋求真理解決，藉着經歷神話語的審判刑罰、試煉顯明，我才對自己追求地位的實質有些分辨，看到追求名利地位就是在抵擋神，從心裏恨惡自己，願意追求真理，悔改變化。現在我能背叛肉體實行點真理，這都是神作工達到的果效。感謝全能神！

## 39 終於活出點人樣

中國河南 周紅

2018年，我盡教會帶領本分，我發現楊姊妹素質比較好，還注重追求真理，我心想：要是我把她培養起來，我不僅省心省力，工作果效也會提升，還能得到帶領對我的贊成。之後，我就特別注重培養她，她有什麼情形和難處，我都及時地交通幫助，並且安排她做了組長。楊姊妹長進很快，盡本分也很用心，小組的工作果效就有了起色，我心想：要是能多幾個像楊姊妹這樣的人才，那教會的各項工作就好作多了，我不但能省心，工作果效也會提升，大家還會誇我有工作能力。後來，教會急需整理清除、開除敵基督、惡人資料的人員，我和配搭就商量把楊姊妹給調過去，沒想到一段時間內她就掌握了原則，整理的資料也比較客觀準確。期間，帶領也經常來信詢問有沒有比較好的文字人員，我明知道楊姊妹符合條件，但一想到她要是調走了，我們教會的工作果效肯定會受影響，我就不願意讓她走，也就沒給帶領提供楊姊妹。

一天，帶領聚會時說急需整理清除、開除敵基督、惡人資料的人員，問我們教會能不能提供。我心想：「楊姊妹是比較合適，但是要把她調走了，還得找人重新培養，我就得多費不少心，如果工作果效下滑了，帶領會怎麼看我呢？另一個文字人員唐姊妹也能整理資料，就是盡本分比較被動，得多費心交通幫助她。要不，我還是推薦唐姊妹吧，這樣既提供了人員，楊姊妹也沒調走，工作果效也不受影響。」想到這兒，我就推薦了唐姊妹，把她的長處放大了說，把楊姊妹的表現故意說得差些。沒幾天，帶領就把唐姊妹調走了。後來，我得知唐姊妹一個人擔不起那項工作，心想要是楊姊妹去了，肯定能看見果效，那我也不想讓楊姊妹去，這麼好的幫手走了，那我們教會的工作怎麼辦？就這樣，我還是沒有提供楊姊妹。沒過幾天，帶領直接來信說要把楊姊妹調走，讓我們趕緊找人接替她的工作。當時，我心裏就特別抵觸，心想：楊姊妹要是調走，那我們教會的資料誰來整理呢？就算找到合適的人，也是生手，對原則也不掌握，還得現培養，見不了果效不說，還得我勞心傷神，多操不少心。我知道這種想法不對，可我心裏就不停地講理：楊姊妹可是我提拔培養的，她要是走了，我們組裏還沒有人能擔起這個工作，這工作還怎麼作啊？不行，我得找配搭商量商量，給帶領寫信，讓楊姊妹多呆幾個月，把人培養出來了再走。兩個配搭得知我的想法後就對付我說：「我們培養人不就是為了神家工作嗎？楊姊妹走了以後，還可以再培養其他弟兄姊妹，你總是這樣攔着不提供楊姊妹，是不是太自私了？」我當時也沒反省認識自己，還心想：你們的心可真大，培養人哪有那麼容易？越想這些，我心裏就越難受、抵觸，還埋怨兩個配搭不站在我的立場上考慮。沒大一會兒，我感到渾身發熱，像被火烤了一樣難受，渾身無力。我心想：這天氣不熱也不冷，我也沒感冒，這熱得也太不正常了。我意識到這是神的責打管教臨到了，這時我想到神的話說：「如今我在你們中間作工你們尚且如此，若到有一天你們無人關問的時候，那你們不都成了占山為王的響馬了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背叛一》）我猛地一驚，我不就是神話揭示的這種情形嗎？我把楊姊妹當成自己的私有財產，認為她是我提拔培養的，就得歸我所有，就應該留在我負責的教會裏，為我爭光添彩，任何人都不能調動。其實，弟兄姊妹都是在神家盡本分，接受的都是從神來的托付，什麼時候、在哪裏盡本分都是神家工作需要，也是神的主宰安排。可我却為了自己的臉面地位耍詭詐、搞欺

騙，想方設法地霸占着楊姊妹不讓她走，這不就是神話中揭示的占山為王的響馬嗎？我把楊姊妹控制在自己手中，這是與神爭奪人，是敵基督的性情，走的是一條死路啊。認識到這些，我心裏很懊悔自責，覺得自己太狂妄、太自私了。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衡量人的所做所行是善是惡的標準是什麼？就是看你心思所想的、所流露出來的、所行出來的有沒有實行真理的見證，有沒有活出真理實際的見證。你沒有這樣的實際，沒有這樣的活出，那無疑你就是作惡的人。」（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如果人信神却不聽從神的話，不接受真理，也不順服神的擺布安排，只是有一些好的行為，却不能背叛肉體，自己的利益、臉面一點兒也不放棄，雖然外表上盡着本分，但依然憑撒但性情活着，對撒但哲學、生存方式一丁點兒都沒有放棄，沒有改變，這哪裏是信神？這是信教。這種人外表上也撇棄花費，但看他所走的道路，他做每一件事的源頭、出發點不是根據神的話，不是根據真理，還是憑自己的想象、主觀臆斷、欲望行事，撒但的哲學、撒但的性情還依然是他生存、行事的根據。在不明白真理的事上他不尋求真理，在明白真理的事上他也不實行真理，不尊神為大，不實愛真理，雖然名義上跟隨神了，但僅僅是口頭，做事的實質全是敗壞性情的流露，看不到他實行真理、按着神話做事這樣的出發點、存心。做事首先考慮自己的利益，首先滿足自己的欲望、存心，這是不是跟隨神的人？（不是。）不是跟隨神的人能不能達到性情變化？（不能。）不能達到性情變化，這樣的人可不可憐？」（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信教永遠不能蒙拯救》）揣摩着神的話，我反省自己的種種表現，外表看我也撇棄花費了，但盡本分的存心目的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當帶領讓我提供好的文字人員時，我明知道楊姊妹是不二人選，可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耍心眼，撒謊欺騙，推薦了唐姊妹，甚至我看到唐姊妹擔不起那攤工作，會耽誤神家工作，我也不推薦楊姊妹。我絲毫不考慮神家工作，不體貼神的心意，把弟兄姊妹當成維護自己名譽地位的工具，我真是太邪惡、太自私卑鄙了！我信神多年，所思所想、看事觀點還都是憑着撒但性情，憑着撒但的生存之道，不根據神話，也不實行真理，就是神話中說的不信派啊。我不能再自私了，我得把好的人才提供出去，給教會培養更多的人才。於是，我們就趕緊安排人員接替了楊姊妹的工作，就把楊姊妹調走了。沒多久，我得知楊姊妹很快就把清除、開除人的資料整理出來了，當我知道這樣的結果，心裏挺受責備，我要是能早點放下自己的利益，提供楊姊妹，這項工作也不至于耽誤這麼久，這都是我自私卑鄙造成的後果，是我的過犯、惡行，以後可得以此為警戒，不能再為了自己的利益攔阻神家工作了。

原以為我經歷了這些事情之後有些變化了，沒想到遇到合適的環境又老病重犯了。沒多久，帶領問我劉姊妹的情況，說附近一處新人教會缺少澆灌人員，想讓劉姊妹過去。我心裏就有些不願意，但想到自己也不能太自私，得維護教會工作，劉姊妹調走了，還可以再培養其他弟兄姊妹。我就答應把劉姊妹調走。沒想到，帶領又說要提拔負責文字工作的李姊妹，讓我寫寫她的評價，我心裏就接受不了了，要是把李姊妹調走，那我們教會的文稿工作誰負責呀？想到這兒，我就不想讓李姊妹走。於是，我就遲遲不寫她的評價，心想能拖幾天算幾天，興許這期間帶領找到合適的人，就不把李姊妹調走了呢！過了幾天，配搭看我没寫評價就一直催我，可過後我還是沒寫。大概過了十天，配搭告訴我說帶領了解情況後已經把李姊妹調走了。我聽了，好一會兒才緩過神兒來：這也太快了吧！這素質比較好的人都調走了，以後我們教會肯定

不會再有好的果效了。唉！一想到這些，我心裏就像壓塊大石頭一樣。那幾天，我吃飯也沒什麼胃口，想着還得找人，這以後工作還都得我操心，這得付多少代價，越想這些我就特別地發愁，心裏也感覺特別的累。

一天，我下樓梯時一下子踩空了，就聽到腳「咔嚓」一聲，就像骨頭斷了一樣，我心想：這下完了，骨頭斷了，本分也盡不成了。我意識到這是神的管教臨到了，想到自己這段時間看到人一個個被調走，我心裏就一直跟神講理，消極對抗，肯定是我盡本分的態度讓神厭憎了。想到這些，我心裏就感到很害怕，腳也鑽心地疼，我不住地跟神禱告，願意向神真實悔改。沒想到吃過中午飯，我的腳竟然不疼了，就像沒受過傷一樣。我心裏知道這一次的管教臨到是神對我的警示，是讓我反省認識自己，我就揣摩，為什麼臨到事我總是維護自己的利益呢？

後來，我就看到一段神話語朗誦視頻：「人沒有經歷神作工得着真理以前，是撒但的本性在人裏面當家做主支配人。這個本性裏具體是什麼東西呢？比如說，你為什麼要自私，你為什麼要維護自己的地位，你為什麼情感那麼重，你為什麼喜歡那些不義的東西，喜歡那些惡，你喜歡這些東西的根據是什麼，這些東西是從哪裏來的，你為什麼能喜歡接受這些東西。現在你們已經明白了，主要就是撒但的毒素在裏面。撒但的毒素是什麼，完全可以用話表達出來。比如，你問一些作惡的人為什麼作惡，他會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一句話就把問題的根源說出來了。撒但的邏輯已成為人的生命了，人為這個為那個都是為自己，人都覺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所以人活着就得為己，千里來做官，為的吃和穿。『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就是人的生命、人的哲學，也代表人的本性。這句撒但的話正是撒但的毒素，作到人裏面成為人的本性了，撒但的本性就用這句話顯明出來了，完全代表了。這種毒素成了人的生命，成了人生存的根基，幾千年來敗壞人類都是受這個毒素支配活到現在。」（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走彼得的路》）

從神的話中看到，人被撒但敗壞以後，各種撒但毒素深種在人的心裏，成了人的本性，就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都憑着這個撒但毒素活着，做什麼事都是為了自己得利，還認為理所應當，就變得越來越自私、詭詐。反省我自己，當帶領從我負責的教會裏調人時，我一次次地抵觸、攔阻，甚至耍詭詐、搞欺騙，把弟兄姊妹霸為己有不讓神家提拔使用，我這也太自私卑鄙，沒理智了，這是攪擾、攔阻神家工作啊！回想主耶穌來作工時，法利賽人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飯碗，不讓信徒跟隨主耶穌，還把信徒霸為己有，與主耶穌爭奪人，最後觸犯了神的性情，遭到了神的懲罰。想想自己的所作所為與法利賽人有什麼區別？弟兄姊妹是神的羊，神家怎麼安排、調動是根據工作的需要，我沒有資格干涉。我作為教會帶領，就應該按照神家的要求、原則盡本分，交通真理解決弟兄姊妹的問題，培養人才，這是我的本分、責任，可我不體貼神的心意，不根據原則安排人，也不願意受苦付代價多培養人，發現人才不但不主動舉薦，還把人控制在自己的範圍裏，讓人為我的名譽地位效勞、服務，這不是搞自己的經營，與神家唱反調嗎？這可是在抵擋神，走的是敵基督道路啊。認識到這些，我心裏很害怕，同時也感謝神及時的管教制止了我作惡的脚步。

後來，我又看到一段神話語朗誦視頻：「人類的喜怒哀樂是自私的，是在黑暗的世界中所有的，不是為了神的旨意，更不是為了神的計劃，所以人與神永遠也不能劃為一談。神永遠是至高無上的，永遠是尊貴的，人永遠是低賤的，永遠是一文錢不值的。因為神永遠都在為人類

奉獻與付出，而人永遠都在為自己索取與努力；神永遠都在為人類的生存而操勞，而人永遠都不為正義與光明而獻出什麼，即使人有暫時的努力也是不堪一擊的，因為人的努力永遠都是為自己，不是為別人；人永遠都是自私的，神永遠都是無私的；神是一切正義與美善的起源，人是一切醜陋與邪惡的接替者與發表者；神永遠都不會改變他正義與美麗的實質，而人隨時隨地都可能背叛正義，遠離神。」（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從神的話中我看到神是無私的，神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拯救人，對人都有益處，神家提拔、培養人是為了讓那些素質好、追求真理的弟兄姊妹能得到更多的操練，最後能擔當神給的托付，這對弟兄姊妹、對神家工作都有益處。我白白地得到了神話語的澆灌供應，還有神家的培養，可我不想着怎麼能把本分盡好還報神的愛，却處處想着怎麼能把人控制在自己手中，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地位，我不惜攔阻神家提拔培養人，耽誤神家工作，我真是太自私、太惡毒了，不配活在神面前。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得把好的人才提供出去，讓更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在合適的位置上盡上自己該盡的本分。當我扭轉了心態之後，很快就找到了接替李姊妹工作的人員，我心裏真的很感謝神。雖然找的新人對原則不太掌握，我得多加操點心，但是我心裏感到平安踏實，願意實際受苦付代價把自己能做的都做好，與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禱告神作好教會的工作。

半個月後，帶領說想調整理文稿的趙姊妹去其他教會盡本分。聽到這個消息，我心想：這次我得考慮神家的整體工作，不能再自私了。但想到另一個姊妹剛操練這個本分不久，對很多原則都不掌握，趙姊妹一走，工作果效就會受影響。唉，要是不讓趙姊妹走就好了。我意識到我這又在考慮自己的利益了，想到之前自己走敵基督道路，一次次攪擾、攔阻神家工作，觸犯了神的性情，我心裏就感到害怕。這時我想到神的話說：「做事別總為自己，別總考慮自己的利益，別考慮自己的地位、臉面、名譽，別考慮人的利益，先考慮神家的利益，把神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應體貼神的心意，先考慮自己盡本分有沒有摻雜，盡沒盡上忠心，盡沒盡上責任，盡沒盡上全力，是不是全身心地為你的本分、為神家的工作着想，你得考慮這些。常考慮這些，你就容易盡好本分了。除非你素質差，經歷淺，或業務不夠精通，使工作有些失誤、欠缺，沒達到好的果效，但你已經盡力了。你所做的不是考慮自己的私欲，不考慮自己的利益，而是處處考慮神家的工作，為神家利益着想，而且盡好本分了，你在神面前就積攢下善行了。有這樣善行的人就是有真理實際的人，這就有見證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神的話給我指出了實行的路途，我得體貼神的心意，考慮教會工作，不能再自私卑鄙、壓制人才了。我就向神禱告說：「神哪，以往我太自私卑鄙，總是攔阻神家提拔人才，影響了教會工作，我不願意再抵擋你了，願你帶領我能背叛肉體實行真理……」禱告後，我就給趙姊妹交通調換本分的事。雖然趙姊妹調走了，但是這次我心裏沒有之前那樣難受了，反而覺得能為神家提供人才，這是神的恩待、祝福，我也盡上了自己的一點本分，我心裏感到踏實、喜樂。感謝神！

## 40 嫉妒得醫

中國湖北 尋求

全能神說：「人的肉體屬於撒但，滿了悖逆性情，污穢不堪，是不潔淨的東西，人貪戀肉體享受太多，表現肉體太多，所以神對人的肉體恨惡到一個地步。人脫離了撒但污穢、敗壞的東西就得着了神的拯救，但是人若仍然沒脫去污穢、敗壞，那就還屬於活在撒但的權下。人的勾心鬥角、詭詐、彎曲這些都屬於撒但的東西，神拯救你就是讓你脫離這些撒但的東西，神的作工不會錯，都是為了拯救人脫離黑暗。你信到一個地步能脫離肉體這些敗壞，不受肉體敗壞轄制，這不是得救了嗎？你活在撒但的權下你就不能彰顯神，你屬於污穢的東西，不能承受神的產業。你被潔淨之後、被成全以後是聖潔的人了，是一個正常的人了，你就蒙神祝福、蒙神喜悅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實行 二》）神的話使我明白了，我們人與人之間搞嫉妒紛爭、互相爭鬥，就是因為我們被撒但敗壞了，都是憑詭詐邪惡的撒但性情活着，特別自私自利。我有段時間活在嫉妒別人的情形裏，整天跟人勾心鬥角、爭名奪利，活得特別痛苦，但又擺脫不了，多虧神的審判刑罰，我才有了點變化，從痛苦中走了出來。

那是2017年6月，我在教會盡上了組長的本分，負責幾個聚會點的教會生活。我心裏很高興，感到這是神的高抬，我可得把本分盡好還報神的愛。之後每次聚會時，我都積極交通，看到弟兄姊妹臨到難處或情形不好，我就找神的話給他們交通、解決。一段時間下來，弟兄姊妹對我的評價還不錯，說我聚會交通能解決一些實際問題，盡本分有負擔，對弟兄姊妹也有愛心。聽了這話，我心裏美滋滋的。

不久，教會要選舉一名帶領。聽到這個消息，我就琢磨，大家對我評價不錯，看來我也有機會被選上，要是能選上帶領，弟兄姊妹肯定會更高看我。後來經過投票，我和楊姊妹都被推選為帶領候選人，楊姊妹的票數比我的多，我一下就有了危機感，心想：「我對本分有負擔，還能作些實際工作，怎麼我的票數還不如楊姊妹多呢？」轉念又想，「現在只是推選候選人，不是正式選舉，我還有機會，我得趕緊裝備真理，多幫助弟兄姊妹解決生命進入上的難處，讓大家看看我不比楊姊妹差，到時就會選我做帶領了。」想到上次聚會王姊妹提的問題還沒解決，我得趕緊找這方面的神話語給她交通。到了聚會的日子，我趕到聚會點，一進屋就看到楊姊妹在給王姊妹交通，我心裏很不是滋味，「我今天就是來跟王姊妹交通神話解決問題的，咋就讓楊姊妹給搶先了！唉，她要是交通好了還能顯出我嗎？」果然，王姊妹聽了楊姊妹的交通，臉上露出了笑容，弟兄姊妹也點頭表示贊同。看到這一幕，我很不高興，心裏就嫉妒楊姊妹，「你沒來這個組聚會的時候，弟兄姊妹都喜歡聽我交通，你一來把我的風頭都搶了，這下可好，弟兄姊妹都高看你，沒人在乎我了！」當時，大家都高興地交通着，我根本没心思聽，巴不得趕緊離開。

回到家，我沮喪地坐在床上，越想心裏越不平衡，「照這樣下去，我選上帶領的機會不就很渺茫嗎？不行，絕不能讓楊姊妹把我比下去！」一次，我得知向姊妹因着共產黨的逼迫有些膽怯，盡本分受轄制，就找了神話語準備下次聚會前跟她交通。第二天，我早早地來到聚會點，沒想到楊姊妹比我還早，她正在跟向姊妹交通神的話。我心裏一沉，「你怎麼又跑到我前面去了？我倒要看看你能交通出什麼亮光來，不信你的交通就沒有漏洞！」我不服地坐在一邊

聽楊姊妹交通。聽着聽着，我就發現楊姊妹雖然結合神的話交通了一點實行路途，但沒有點出向姊妹軟弱的根源，心想我得抓住機會，把我的認識談出來，挫挫楊姊妹的銳氣。想到這兒，我趕緊跟向姊妹交通說：「姊妹呀，解決消極情形，光有實行的路還不夠，還得明白神藉着大紅龍作襯托物來成全神選民這方面的真理，對神的作工、神的全能智慧有認識了，才能從消極情形中走出來。咱們一起讀段神的話吧。」向姊妹聽了點點頭，我用餘光瞟了楊姊妹一眼，看到她尷尬地坐在一邊，我像打了勝仗一樣，心想：「這樣一對比，大家就知道誰會交通真理解決問題了，我終於挽回了面子，證明我還是可以的。」之後，我盡本分更下功夫了，只要聽說哪個弟兄姊妹情形不好或有什麼難處，我就找神話、做筆記，好跟弟兄姊妹交通。看到弟兄姊妹點頭，我就高興，要是沒反應，我心裏就火急火燎的，越着急越看不透弟兄姊妹的情形，解決不了問題，自己也感覺特別累，覺得這樣下去，弟兄姊妹肯定會說我沒有真理實際，不會選我做帶領了。尤其看到楊姊妹交通真理比較實際，大家都很贊成，我心裏就更煩躁，不服、嫉妒都涌上心頭，對楊姊妹也產生了怨恨，甚至不想和楊姊妹說話了。那段時間，我活在爭名奪利的情形裏，心裏特別痛苦，看神的話沒有開啓，禱告走過程，心離神越來越遠。

後來我就跟神禱告，求神開啓帶領我認識自己的敗壞性情，從不對的情形中走出來。藉着讀神的話，我對自己的情形有了些認識。神的話說：「有些人總怕別人出頭露面高過他，總怕別人得到賞識自己被埋沒，就因此打擊、排斥別人，這是不是嫉賢妒能？是不是自私卑鄙？這是什麼性情？這就是惡毒！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只滿足自己的私欲，不考慮別人的本分，不考慮神家利益，這種人性不好，神不喜歡。如果真能體貼神的心意，就能公平對待人，你把別人舉薦出來，別人被培養成才了，神家多一個人才，你的工作不就作好了嗎？你在這個本分上不就盡上忠心了嗎？這在神面前是善行，這是人該具備的良心理智。」（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讀完神的話，我很蒙羞，一下就想到我嫉妒楊姊妹、跟她爭名奪利的種種表現。從聽說教會選帶領開始，我心裏就蠢蠢欲動，被選為候選人以後，看到楊姊妹票數比我多，我就把楊姊妹當成了競爭對手，暗地裏跟她比、爭；看到楊姊妹能交通真理解決弟兄姊妹的問題，我心生嫉妒，認為楊姊妹搶了我的風頭，對我當選帶領構成威脅，我就暗暗跟她較勁，在她的交通裏挑毛病、抓把柄，變相地貶低她，抬高自己，打擊姊妹盡本分的積極性；後來看到自己爭不過，我就怨恨楊姊妹，不想搭理她。我盡本分爭名奪利，嫉賢妒能、排斥人、打擊人，流露的全是撒但性情，太自私卑鄙、太惡毒了！我憑着撒但性情活着，給別人帶來了傷害，自己也活在怨恨、痛苦中。想到《三國演義》裏的周瑜心胸狹隘，總是嫉恨諸葛亮，「既生瑜，何生亮」，最後把自己氣死了；再看看我為了爭得臉面嫉賢妒能，不僅耽誤自己的生命進入，還傷害姊妹，真是沒有一點人性，讓神厭憎恨惡。嫉妒人真是傷人又害己。其實，神在我身邊安排素質比我好的人，是希望我學習別人的長處，補足自己的缺少，可我就知道跟人比、跟人爭，最後什麼也沒得着，把自己也折磨得苦不堪言，真是太愚蠢了。再想想，神家是真理掌權，神家選舉帶領是有原則的，起碼得是人性好，能接受真理、實行真理的人，而我呢，整天爭名奪利、嫉賢妒能，活得沒有一點人性，就這一點我也不配做帶領啊。我不能再爭了，得注重實行真理，憑神的話做人，這才是正路。認識到這些，我心裏釋放了許多。

到了正式選舉那天，我跟神禱告，今天我要投出公正的一票，無論選舉結果怎麼樣，我都願順服。可真到投票的時候，我心裏又有些波動，「如果把票投給楊姊妹，楊姊妹當選了帶

領，大家會怎麼看我呢？肯定會說我不如楊姊妹了！」這時，我想到神的話說：「你得學會捨，學會放，學會推薦別人，讓別人出頭，別一臨到出頭露臉的事就總爭、總搶，你得學會往後退，但是本分還不耽誤，做一個默默無聞、不顯露自己還能忠心盡本分的人。你越捨棄臉面地位，越能放棄自己的利益，心裏就越平安，心裏空間就越來越大，你的情形就會越來越好；……」（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我就想，我得按神的話實行，不能再為自己的臉面地位活着了。楊姊妹素質好，交通真理比較實際，她盡帶領本分，對教會工作有利，對弟兄姊妹生命進入有幫助，我應該實行真理維護神家利益。於是，我投了楊姊妹一票。最後，楊姊妹被選為教會帶領。我心裏很坦然、釋放，覺得自己終於實行了一回真理。感謝神！

轉眼到了2018年4月，我在教會盡上了帶領本分，和幾個弟兄姊妹共同配搭負責教會工作。一開始我們在本分上有商有量的，配搭還挺和諧。一段時間後，我看到負責文字工作的李姊妹素質好，長進很快，交通對神話的認識有亮光，讓人得造就，我心裏很羨慕，又有些嫉妒，就找機會參與李姊妹負責的工作，好多了解相關的業務知識和原則，免得被落下。一天，帶領來信說外地教會有項工作需要找人負責，想看看同工李姊妹是否合適，讓弟兄姊妹寫寫對她的評價。看完後，我的嫉妒心一下就出來了，心想：「這是要培養李姊妹啊，她雖然素質好、長進快，但畢竟信神時間短，生命進入還是淺，我哪方面比李姊妹差啊，為什麼不讓我去？要是李姊妹去外地負責工作了，弟兄姊妹怎麼看我？不得說我不如李姊妹啊？」想到這些，我心裏就不舒服，之後對李姊妹也是愛搭不理的。李姊妹見我這樣，就有些受轄制，也不像以往那樣有什麼事都跟我交通了。沒多久，我收到了弟兄姊妹對李姊妹的評價，看到評價都很好，我心裏酸溜溜的，「大家對李姊妹的評價比對我的評價好，我這個帶領還不如一個同工，我這臉往哪兒擱呀！」我越想心裏越不是滋味，就故意對一個姊妹說：「你是怎麼寫的評價呀，一點分辨都沒有。李姊妹雖然有些長進，但生命進入還是比較淺，你把她寫得這麼好，如果她去外地盡本分，作不了實際工作，耽誤了教會工作，這可是在作惡啊！」姊妹聽我這麼說，有點害怕，說她也是按實際情況寫的評價，可能沒考慮那麼周全，再重新檢查一下。雖然我的目的達到了，但心裏却高興不起來。見到李姊妹時，我心裏就發虛，受責備，總覺得自己做了見不得人的事，不敢正視她。李姊妹看我有些不對勁，就關心地問我是不是遇到什麼難處了。聽姊妹這樣問，我心裏更受責備了，支支吾吾地「嗯」了一聲，就趕緊到另一個房間跪下向神禱告。我說：「神啊！我太沒有理智了，看到大家對李姊妹評價好，我就嫉妒，背後還拆姊妹的台。我知道這樣做讓你厭憎，但我受敗壞性情捆綁，身不由己。神啊，願你開啓我，使我能真實認識自己，不再憑敗壞性情活着。」禱告後，我心裏平靜了一些，就打開電腦看了一段神的話。

神的話說：「如果看見有的人比自己好，還能打壓人家，給人家造謠，或者是施用一點手段不讓別人高看他，這樣大家就誰也不顯高低了，這就是狂妄自是的敗壞性情，另外還有彎曲詭詐、陰險，做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這樣活着還覺得不錯，以為自己是好人，這是不是有敬畏神之心的人哪？首先從性質上來說，這麼做事是不是為所欲為啊？他考慮神家的利益了嗎？他只想自己心裏的感受，只想達到自己的目的，不管神家工作受多大虧損。這種人不光是狂妄自是，還有自私卑鄙，絲毫不體貼神的心意，這樣的人百分之百沒有敬畏神的心，所以他

才能自己怎麼想就怎麼做，為所欲為，沒有任何責備，沒有任何懼怕，沒有任何的顧慮、擔心，不考慮後果。他常常這樣做，一貫這樣表現，後果是什麼？是不是要麻煩？往小了說，這樣的人嫉妒心太強，名譽地位心太重，太詭詐、太陰險；往大了說，這個實質性的問題就是這樣的人絲毫沒有敬畏神的心，他不懼怕神，唯我獨大，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看得高于神，高于真理，神在他心裏是最不值得一提的，是最渺小的，他心裏沒有絲毫神的地位。心裏沒有神的地位、沒有敬畏神之心的人有真理進入嗎？（沒有。）那他平時忙得挺歡，出挺多力，那是做什麼呢？這類人還說自己是撇棄一切為神花費，受了很多苦，其實他做所有事的出發點、原則、目標都是為了自己，都是為了維護自己的一切利益。你們說這樣的人可不可怕？沒有敬畏神之心的人是什麼人？是不是狂徒？是不是撒但？哪類東西沒有敬畏神之心？除了畜生以外，魔鬼，撒但，天使長，與神較量的，都沒有敬畏神之心。」（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進入信神正軌具備的五方面情形》）「人的敗壞性情的根源是因着人已經撒但的毒害，已經撒但的踐踏，人的思想、人的道德、人的見識、人的理智都嚴重遭到撒但的破壞，人之所以抵擋神不明白真理就是因為人根源的東西都已經撒但的敗壞，根本不是神原來造的那樣。」（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性情不變化就是與神為敵》）

看了神的話，我感到特別扎心難受，我不就是神揭示的這種情形嗎？看見帶領要培養李姊妹，我就嫉妒、排斥她，甚至用卑鄙的手段在背後拆台、論斷，想方設法攔阻她被提拔，根本不考慮神家工作，我為達到自己的目的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狂妄自大、任意妄為，沒有一點敬畏神的心。神希望更多的人能體貼神的心意，盡上自己的本分，而我明知道李姊妹素質好，注重追求真理，如果能得到更多操練，在生命進入和業務上都會有長進，對教會工作也有利，可我却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地位壓制她，甚至耍手段想攔阻李姊妹到外地負責工作，不知不覺充當了撒但的差役，打岔、攪擾了教會工作。我心裏特別自責，以往我知道嫉妒人不合神心意，但我萬萬沒想到我會因為嫉妒做出這麼没人性的事，攪擾教會工作，作惡抵擋神。神的話說「人的敗壞性情的根源是因着人已經撒但的毒害」，想想我為什麼總是愛嫉妒人，見不得別人好，就是因為自己的思想觀點被撒但毒素扭曲了，我憑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一山不容二虎」這些撒但毒素活着，在哪個人群裏都想居首位，認為我就應該比別人高，看到誰比我強，就不能公平對待，就當成眼中釘一樣嫉妒、排斥，甚至對身邊追求真理的好人也能嫉恨、排斥、打擊，還能背後拆台，我哪有一點人性啊？我總要壓過別人、高過別人，總要爭、總要奪，誰也不服，就想自己出頭，這不是活撒但嗎？這時我才看清，這些撒但毒素、生存法則早已成了我的本性，我憑這些東西活着越來越自私、狂妄、惡毒，如果不悔改，肯定被神厭棄、淘汰。認識到這兒，我感到害怕，趕緊跟神禱告，不願再憑撒但毒素活着，願意實行真理，向神悔改。

幾天後帶領來信說，綜合衡量李姊妹比較適合去外地教會負責工作，當時我心裏有些波動，我意識到嫉妒心又在左右我，就向神禱告願意背叛自己。禱告後，我看到神的話說：「當你流露自私卑鄙的時候，你意識到了，你得尋求真理，怎麼做合神心意？怎麼做對大家有利？那就得先放下自己的利益，根據身量逐步放棄，一次放一點，經歷幾次就徹底放下了，越放心裏越覺得踏實，越放越覺得做人就應該有良心、有理智，沒有私心，腰板就挺得直，完全為滿足神做事，就够『人』這一撇一捺，這樣活在天地間光明磊落，是一個真正的人，對得起自己

的良心，對得起神賜給的這一切，你越這樣活着心裏越踏實、越光明，這樣不就走上正軌了嗎？」（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如果真能體貼神的心意，就能公平對待人，你把別人舉薦出來，別人被培養成才了，神家多一個人才，你的工作不就作好了嗎？你在這個本分上不就盡上忠心了嗎？這在神面前是善行，這是人該具備的良心理智。」

（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神的話把實行的路途說得很清楚，應該放下自己的利益，考慮神家的利益。看到弟兄姊妹有長處或者比自己強，能舉薦，讓各種人才都能在神家發揮特長，為傳揚國度福音添磚加瓦，這樣的人才有人性，是體貼神心意、維護神家工作的人，這是大的善行，最蒙神稱許。當天晚上，我就找到李姊妹問她是否願意去其他教會負責工作，李姊妹說她願意操練，只是擔心自己信神時間短，生命進入淺，怕作不好教會工作。見姊妹有些顧慮，我就跟她交通神的心意，鼓勵她多依靠神，在盡本分中注重尋求真理原則。幾天後，李姊妹去外地盡本分了，我心裏也很高興。我感到能實行真理，不為自己利益活着，這樣才有人格、尊嚴，心裏也踏實、平安。

回想以往，我憑撒但性情活着，整天嫉賢妒能、勾心鬥角，被撒但敗壞、愚弄，活得太痛苦了。神為了拯救我，擺設了許多人事物來顯明我，又用話語審判揭示、澆灌供應我，使我對自己的撒但性情有了一些認識，也看到了爭名奪利、嫉賢妒能的性質、後果，能實行點真理，有了一點良心、理智。感謝全能神對我的拯救！

## 41 消除嫉妒 坦蕩做人

中國湖北 付丹

幾年前，小潔姊妹調到我們教會和我配搭盡教會帶領的本分。通過一段時間的接觸，我發現姊妹雖然年輕，但素質好，有工作能力，臨到事注重實行真理，盡本分也注重尋求真理原則。相比之下，我的素質、工作能力就比姊妹差些，我心裏不由得羨慕她，覺得她是一個人才。一次，我去參加同工會，帶領問我教會裏有沒有追求真理、素質好的弟兄姊妹。我不加思索地把小潔姊妹的長處給說了出來。沒過多久，帶領就來信讓小潔去聚同工會，並且後來連續幾次都指名讓她去。漸漸地，我心裏就有些不是滋味了，心想：以往都是我去聚同工會，教會的工作帶領也是和我商量，現在帶領却點名讓小潔去參加，看來帶領是要重點培養她，早知道我就不說姊妹的長處了。我覺得都是因為她我才被遺忘、冷落的，我越想越難受，隱約有個意念在心底一閃：要是帶領把她調走就好了，只要不跟她在一起，那就不會顯得我比她差，說不定以後帶領有什麼事也會找我商量。可是我心裏清楚，姊妹剛來不可能馬上就調走。想到這些，我心裏就像壓了一塊沉重的石頭不得釋放。難受之餘，我還不願甘拜下風，就暗自在神話語上下功夫，多看、多記、多揣摩，想在交通真理上超過姊妹，來證實自己。因着我存心不對，一心與姊妹爭名奪利，盡本分獲得不了聖靈的作工，什麼問題也看不透，解決不了。

記得有一次，有兩個姊妹被選為教會執事，她們擔心自己明白真理淺，解決不了弟兄姊妹生命進入的實際問題，就不願擔這個托付。聽她們說的同時，我不停地琢磨該結合哪些神話，怎麼交通能解決她們的情形，讓大家看看我並不比小潔姊妹差。兩個姊妹剛說完，我趕緊讀了幾段神的話，給她們交通了起來。但因着我一心想證明自己，讓人高看，根本沒有注重把心安

靜在神面前尋求真理，抓住問題的根源，結果越交通越乾巴。看兩個姊妹坐在那裏沒有反應，我感覺挺尷尬的，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這時，小潔姊妹接着補充交通了盡本分的意義，還談了她自己的經歷認識和神的心意，姊妹們聽後感動得都流下了眼淚，也有心志擔當托付了。看到姊妹們對小潔投去羨慕、贊成的眼光，我心裏感到酸溜溜的：「小潔沒來之前，弟兄姊妹都挺贊成我，現在倒好，她剛來作工作就處處占上風，帶領賞識她，弟兄姊妹也都高看、佩服她，而我做帶領時間比她長還不如她，弟兄姊妹會怎麼看我？會不會說我沒有多少真理實際，只能做她的陪襯呢？」那段時間，我的心思常常被這些事占有，總覺得是姊妹搶了我的風頭，我心裏對她滿了嫉妒，還不時地想，要是有個兩全其美的辦法能讓姊妹離開這兒就好了。可思來想去，我也沒想出能讓姊妹離開的「好辦法」，反而覺得自己離神越來越遠，靈裏黑暗，聚會交通神的話沒有亮光，弟兄姊妹的難處也解決不了，每天雖然盡着本分，但心裏很受煎熬、痛苦。我就把自己的情形帶到神面前向神禱告，求神帶領我明白神的心意，認識自己的敗壞。

之後，我看到神的話說：「做教會帶領的應學會發現人才、培養人才，別嫉妒人才，這樣你們盡本分就合格了，就盡到自己的責任了，也盡上忠心了。有些人總怕別人出頭露面高過他，總怕別人得到賞識自己被埋沒，就因此打擊、排斥別人，這是不是嫉賢妒能？是不是自私卑鄙？這是什麼性情？這就是惡毒！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只滿足自己的私欲，不考慮別人的本分，不考慮神家利益，這種人性情不好，神不喜歡。」（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看了神的話，我感到扎心、難受，神話揭示的就是我的實際情形。我看到姊妹素質好，交通真理實際，帶領器重，弟兄姊妹也都贊成、高看，我就嫉妒、排斥姊妹，巴不得姊妹離開教會，絲毫不考慮會不會影響教會工作和神家利益，我所流露的都是惡毒的撒但性情，特別自私卑鄙，這哪有一點正常人性？我這樣盡本分怎能不讓神噁心、厭憎！我盡本分感受不到聖靈的帶領，落在黑暗中，這是神的公義性情向我顯明了。認識到這些，我就禱告神，求神帶領我放下名譽地位，活出正常人性，與姊妹和諧配搭。

我又看到神的話說：「如果真能體貼神的心意，就能公平對待人，你把別人舉薦出來，別人被培養成才了，神家多一個人才，你的工作不就作好了嗎？你在這個本分上不就盡上忠心了嗎？這在神面前是善行，這是人該具備的良心理智。」（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看了神的話，我更感到懊悔、自責，神希望更多追求真理的人能起來盡本分，我作為教會帶領，不能以神的心為心，看到追求真理的人起來作教會工作，我不但不高興，反而為自己名譽地位考慮，嫉賢妒能，連做人起碼該具備的良心理智都沒有，我根本不配做教會帶領，我恨自己太自私卑鄙了。想想姊妹素質好，能交通真理解決實際問題，這對教會工作和弟兄姊妹生命都有益處，我應該與姊妹好好配搭，共同盡好本分，更應該學習姊妹身上的長處，這才是體貼神的心意。當我明白神的心意後，再看到小潔得到弟兄姊妹的贊成時，我心裏雖然還有些嫉妒，但能有意識地禱告神背叛自己，注重活在神前盡好自己的本分，心裏就不那麼注重弟兄姊妹高看誰了，嫉妒的心也小多了。臨到看不透的事我也能跟姊妹尋求、商量，取姊妹的長處補足我的短處，共同尋求進入真理原則，心裏也輕鬆、釋放多了。有了這點變化、進入後，我就以為自己的嫉妒心沒那麼重了，可沒想到，再次臨到事實的顯明，我才看到自己的撒但本性根深蒂固，還需經歷神更多的審判刑罰才能得着潔淨。

一次，我和小潔去聚同工會，見面後，帶領跟我打了聲招呼，就和小潔商量起教會的工作

來。我坐在旁邊感到自己就像個多餘的人，心情一下子就低落了下來，我不滿地瞟了小潔一眼，心裏不由得猜疑、抱怨：「看來帶領還是重視你，不重視我，你在教會裏風光，在帶領面前也是你風光，我跟你在一起就只能作陪襯。」隨後，我又聽到帶領安排小潔去外地聽道，還說要培養她。聽到這話，我心裏一陣酸楚：為什麼只讓她去不讓我去？難道我就那麼差呀？我就一點培養價值都沒有？我心裏就像被涼水澆了一樣，臉面也挂不住了，心裏還一個勁兒地講理不服：平時盡本分受苦少不了我的份兒，去外地聽講道却没有我的份兒，看來你們眼裏根本就没有我，我是怎麼追求都不如姊妹了……越這麼對比，我心裏越痛苦，又開始活在嫉妒、怨恨姊妹的情形裏了，真巴不得帶領趕快把我們分開，我好能重新嶄露頭角。

不久，小潔的丈夫得了重病，她很受熬煉，我雖然也安慰、鼓勵她在試煉中得多禱告尋求神的心意，可是我心裏不由得想：「她在教會裏出盡了風頭，現在她受熬煉情形不好，那正好是我展示自己的機會，要是她情形好轉了，那我豈不是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了？真希望她陷在熬煉裏時間長點，這樣弟兄姊妹就能看到她平時談得好，却没有活出神話語的實際，就不會再高看、佩服她了，說不定帶領看她沒有真理實際，也不會再培養她了，到時候大家自然還會重視、高看我的。」當時我並沒有注重自己的心思意念，只是這麼想想就過去了。一天，有兩個姊妹關心地問我小潔的情形，我就說：「小潔的情形很糟糕，別看她平時交通得挺好，臨到點試煉就消極了，一點實際身量沒有。」說完這些話的時候，我就感到有些不安，我這不是故意誇大事實論斷、貶低姊妹嗎？但是看到兩個姊妹信以為真，我心裏又有一絲竊喜，心想，這樣她們就不會再高看、佩服小潔了。可過後，當我再看到小潔時，她雖然受熬煉痛苦難受，禱告時痛哭流涕，但盡本分一點也沒耽誤，我不禁感到有點愧疚。想想姊妹臨到試煉熬煉，難免會痛苦軟弱，我要真有人性應該為她禱告，應該盡所能地幫助、扶持她，可我做的都是什麼？我越想越感到對不住姊妹，就來到神面前向神禱告：「神哪！我的嫉妒心太强了，為了超過姊妹，我背後論斷、貶低姊妹，甚至在一旁看笑話，巴不得姊妹消極趴下，我太没人性了。神哪！求你開啓我認識自己的敗壞，能擺脫撒但性情的捆綁。」

禱告後，我看到神的話說：「如果看見有的人比自己好，還能打壓人家，給人家造謠，或者是施用一點手段不讓別人高看他，這樣大家就誰也不顯高低了，這就是狂妄自是的敗壞性情，另外還有彎曲詭詐、陰險，做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這樣活着還覺得不錯，以為自己是好人，這是不是有敬畏神之心的人哪？首先從性質上來說，這麼做事是不是為所欲為啊？他考慮神家的利益了嗎？他只想自己心裏的感受，只想達到自己的目的，不管神家工作受多大虧損。這種人不光是狂妄自是，還有自私卑鄙，絲毫不體貼神的心意，這樣的人百分之百沒有敬畏神的心，所以他才能自己怎麼想就怎麼做，為所欲為，沒有任何責備，沒有任何懼怕，沒有任何的顧慮、擔心，不考慮後果。他常常這樣做，一貫這樣表現，後果是什麼？是不是要麻煩？往小了說，這樣的人嫉妒心太强，名譽地位心太重，太詭詐、太陰險；往大了說，這個實質性的問題就是這樣的人絲毫沒有敬畏神的心，他不懼怕神，唯我獨大，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看得高于神，高于真理，神在他心裏是最不值得一提的，是最渺小的，他心裏沒有絲毫神的地位。……你們說這樣的人可不可怕？沒有敬畏神之心的人是什麼人？是不是狂徒？是不是撒但？哪類東西沒有敬畏神之心？除了畜生以外，魔鬼，撒但，天使長，與神較量的，都沒有敬畏神之心。」（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進入信神正軌具備的五方面情形》）看完神的話，我感到特別扎心、痛苦，我就是這樣的人哪。我明

知小潔姊妹素質好、追求真理，有培養價值，可當看到帶領器重她，讓她去外地聚會時，我心裏就極不平衡，為自己鳴冤叫屈，講理不服，又開始嫉恨、排斥姊妹，巴不得帶領快點把她調走；當姊妹臨到試煉熬煉軟弱痛苦時，我外表也幫助她，心裏却幸災樂禍，巴不得她就此消極下去，我能有出頭之日；甚至我還在弟兄姊妹中間論斷、貶低姊妹，變相抬高自己，以達到自己出人頭地的野心欲望。看到我信神多年沒有絲毫敬畏神的心，還能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嫉妒、排斥姊妹，做出這些喪良心的事，我太卑鄙、惡毒了，就是個心胸狹窄、貪圖地位虛榮、陰險惡毒的卑鄙小人！我這跟撒但有什麼區別？只有撒但才見不得人好，撒但巴不得人都消極墮落，都遠離神、背叛神，我所做的分明就是充當撒但的差役，打岔攪擾教會工作，是在拆台、作惡，這是站在撒但一邊與神為敵呀！就我這樣的人性，還總把自己看得很高，明明沒有真理實際，素質也不如姊妹好，還總是爭名奪利，想超過姊妹，真是狂妄得沒有一點自知之明！這時，我才從心裏恨惡、噁心自己，想急切地擺脫撒但性情。

接下來，我看到神的話說：「人抵擋神、悖逆神的根源都是因着人被撒但敗壞了，因着撒但的敗壞，人的良心麻木，道德敗壞，思想腐朽，精神面貌落後。未經撒但敗壞的人本是順服神的，本是聽見神話就順服的，本是理智、良心健全的，本是人性的正常的。當人經撒但敗壞之後，人原有的理智、原有的良心、原有的人性都麻木了，都被撒但破壞了，這樣人對神的順服、對神的愛也都失去了。人的理智失常，人的性情都變成了畜生一樣的性情，對神的悖逆越來越多、越來越重，但人還不知道也不認識，只是在一味地抵擋、一味地悖逆。人性情的流露就是人的理智、見識、良心的發表，因着人的理智、見識都不健全，良心已麻木到了極處，因此人的性情也都是悖逆神的性情。不能改變人的理智、見識就談不上性情變化，也談不上合神心意。人的理智不健全就不能事奉神，理智不健全就不能合神使用。」（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性情不變化就是與神為敵》）從神的話中我明白了，我總活在敗壞性情裏悖逆神、抵擋神的根源是因我被撒但敗壞了，撒但把各種撒但法則、撒但邏輯灌輸到我的心裏，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一山不容二虎」，「人過留名，雁過留聲」等，我接受撒但的這些言論後，思想觀點、生存法則、良心理智都被扭曲了，變得越來越狂妄、邪惡，沒有人性。受這些撒但毒素的支配，我總是追求名譽地位，追求讓人高看，不管在哪個人群裏，只許自己出頭露臉，不許別人超過我，別人要是超過我，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跟人爭、跟人比，比不過就嫉妒、怨恨，甚至採取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所流露的全是狂妄、詭詐、凶惡的撒但性情，名義上是在盡本分，實際上是在搞個人的經營，這是在作惡抵擋神哪！想想被教會開除的敵基督，他們看見誰追求真理，誰體貼神的心意就嫉妒、仇恨，誰要是危及他的名利地位，就把誰當成眼中釘肉中刺，不僅排斥打壓人、整人治人，還恨不得把人開除出教會以達到他自己作王掌權的卑鄙目的，最後他們作惡多端，都被教會開除淘汰了。我雖不像敵基督那樣作出整人治人這種大惡，但我受狂妄、凶惡的本性支配總是嫉妒人，甚至為了維護自己的名利地位還能排斥、論斷人，這走的正是抵擋神的敵基督道路。神的公義性情不容人觸犯，我要是再不悔改，肯定也被神厭棄、淘汰。這時，我感到膽戰心驚，感到神嚴厲的審判對我是個保守，不然我還不反省自己，等到作出大惡來，那後悔就晚了。揣摩着神的心意，我心裏很受感動，向神禱告願意悔改變化。

一天靈修時，我看到神的話說：「凡是盡本分的人，不管你明白真理深淺，要進入真理實

際最簡單的實行法就是處處為神家利益着想，放下自己的私欲，放下個人的存心、動機與臉面、地位，把神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最起碼應該做到的。如果一個盡本分的人連這點都做不到，那還談什麼盡本分？這就不是盡本分了。你應該先考慮神家的利益，考慮神的利益，考慮神的工作，把這些都放在第一位，其次再想自己的地位站沒站穩，別人怎麼看自己。……另外，你能盡上自己的責任，盡上自己的義務與本分，放下私欲，放下自己的存心、動機，體貼神的心意，把神的利益、神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樣經歷一段時間，你就覺得這樣做人好，活得光明磊落，不是卑鄙小人，活得不是窩囊、齷齪、卑鄙，而是光明正大，這是人該活出的形象，是人該做的。慢慢地，你心裏滿足個人利益的欲望就越來越小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功用不一樣，身體只有一個，各盡其職，坐在自己位置上盡上全力，有一份熱發一份光，追求生命成熟，我就滿足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二十一篇》）從神的話中我明白了，每個人能有什麼樣的素質，能盡什麼功用，這都是神命定好的，不是憑自己去爭、去奪就能爭奪來的。我素質不如別人，神命定我不是大樹是小草，那我就踏踏實實地做小草，把我小草的功用發揮出來，不再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與人爭、與人比，不憑撒但性情活着，而是放下私欲，把神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注重腳踏實地盡好自己的本分，這樣活得才光明磊落。於是，我就向姊妹們敞開了我的敗壞，并向小潔姊妹道歉。小潔姊妹知道了我這些惡毒的存心、作法並沒有責怪我，還交通真理幫助我，我聽後很受感動，也恨自己沒有人性做了傷害姊妹的事。之後，我就向神禱告，不再為自己的地位圖謀，只想盡好自己的本分。

一個多月後，小潔姊妹從外地聽道回來，跟我們聚會時談了她這段時間的收穫，聽姊妹的交通確實能給人帶來造就、益處。可是，看到弟兄姊妹聽得都很認真，我心裏又有點不是滋味了。我意識到自己又開始爭名奪利、嫉賢妒能了，就趕緊跟神禱告願意放下自己，這時，我想到講道交通中談到過，一個有理智的事奉神的人他不會嫉妒別人，相反他希望別人比他強，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起來體貼神的負擔，他能為神得着人而歡喜快樂。我就想，姊妹從外地聽道回來有了長進和收穫，并能澆灌、扶持弟兄姊妹，這對弟兄姊妹明白真理來說是好事，更是讓神心得安慰的事。我得吸取姊妹的長處，和姊妹取長補短把本分盡好，這才是最重要的。當我這樣禱告實行背叛自己的時候，心裏輕鬆釋放多了。弟兄姊妹怎麼看，我在教會中的地位高低，這些也覺得不重要了，我就安靜下來認真聽姊妹交通，記下其中的亮光，並和姊妹共同尋求真理原則處理教會工作。之後，我再和姊妹配搭，看到帶領有什麼事找姊妹商量時，我也能坦然地面對，不再嫉妒了，心裏也一點點釋懷了。我真切地體會到，我越放下嫉妒之心，活得越踏實、坦蕩，也漸漸地活出了點人樣，今天我能有這點變化，這都是神話語的審判刑罰達到的果效。感謝神對我的拯救！

## 42 放下嫉妒真輕鬆

中國廣東 安靜

2017年1月，我在教會盡上了澆灌本分，我很感謝神給我操練的機會，想着一定要用心把本分盡好。一段時間後，不管是聚會交通還是解決弟兄姊妹的情形，都能達到一些果效，看到教會帶領、弟兄姊妹都挺看好我，我就覺得自己還算不錯，心裏美滋滋的。

到了6月份，帶領安排文靜姊妹跟我一起配搭盡本分，並讓我多幫助姊妹，我很爽快答應了。通過接觸，我發現姊妹追求真理，素質和語言組織能力都比較好，我心裏就有了一種危機感：如果姊妹操練一段時間，那她很快就會超過我，到時弟兄姊妹肯定都會看好她，帶領也會重點培養她，那我以後就再也不會被人高看了。可偏偏怕什麼來什麼，一天，聚會結束後，我把我和文靜姊妹寫的經歷見證文章交給帶領，她看後笑着對我說：「文靜姊妹寫的見證文章還不錯，有些實際經歷，文筆也挺好。」聽到帶領對姊妹的誇獎，我心裏很不是滋味，「文靜姊妹素質好，這我不否認，但我解決工作中的問題比她多，在這方面還是比她有優勢的，我得更加努力了，可不能讓她這方面超過我，否則就沒有我的立足之地了。」

幾天後，文靜姊妹又寫了一篇經歷見證文章，帶領邊看邊說姊妹素質好，寫文章也積極，還讓我也多抽時間寫。我聽後，心裏特別不是滋味，也抱怨帶領：你總說文靜素質好，難道我就沒有一樣比她強嗎？現在她帶的聚會點少，才有更多時間寫文章，要是我不忙着教會工作，不也一樣有多餘的時間能寫出文章嘛。我真的不想再聽到那些表揚她的話了。我口氣生硬地對帶領說「我會寫的」。一周後，另一個帶領也說文靜寫的經歷見證文章挺實際，並鼓勵她多寫，還讓我也積極寫，我心裏像打翻五味瓶一樣難受：她剛來不久，就寫了兩篇經歷見證文章，還得到帶領的贊同，想想自己盡這本分也有一段時間了，但寫的文章比文靜少，帶領會怎麼看我啊？會不會說我不會合理安排時間，不願意受苦付代價去寫？文靜素質比我好，這就已經讓我在她面前矮了一截，現在她又能寫出經歷見證文章，帶領肯定認為我不如她。這以後要是文靜再繼續寫文章，不顯得我更差了？不行，我得想辦法讓她也忙起來，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寫文章，這樣我倆在帶領面前就不會差距那麼大了。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我開始給她施加壓力，多分給她幾個聚會小組。看姊妹每天很忙，我本想跟她說我可以多負責一些，但又想：「如果不這樣的話，你不就又有時間寫自己的文章了？還是讓你忙一些吧。」到了晚上，我看姊妹又在寫文章，我就帶着生硬的口氣摳問她幾個小組的工作，發現有些新人的問題沒解決，我就指責她盡本分不用心，姊妹經我這麼一訓斥，低下頭不說話了。

一個月後，帶領看到文靜負責的幾個小組工作果效不太好，一些問題沒解決，就問怎麼回事，我心想，你不是很看好文靜嘛，現在你知道她盡本分果效不好，應該不會高看她了吧。沒想到帶領又特意讓我多幫助她。我聽了心裏很抵觸：你心裏就只有文靜，文靜本來素質就比我強，我要是再幫她，她不就直接把我取代了嘛。想到這兒，我就講了一些理由，帶領看出我的情形，就揭露我自私卑鄙，不維護神家工作，還說姊妹素質好，有培養價值，得多交通幫助，不能只顧自己的名譽地位……之後，我只是勉強問問姊妹盡本分有沒有什麼難處，看到姊妹受我轄制，不願意和我敞開心，我也不反省認識自己，心裏還嫌弃她，還覺得不是我不幫她，是她不願意說。漸漸地，我靈裏越來越黑暗，一起商量教會工作時，我一頭霧水，有些明顯的問

題都看不出來，看姊妹也越來越不順眼，看到她做事出差錯，我心裏就來氣，嚴厲訓斥她：「這個問題我們都一起說過了，你還是沒有解決。你寫自己文章很用心，本分上你根本沒用過心。」姊妹被我這麼一說，很受轄制，也不敢再寫文章了。我知道這樣會給姊妹帶來傷害，可就是控制不了，總是不由自主地衝姊妹發火，我心裏也很痛苦，就禱告神幫助我從這種情形裏走出來。

第二天聚會時，姊妹敞開說覺得自己缺少太多，盡這個本分有點够不上，想回去盡原來的本分。聽到這話，我心想：是不是我最近總發火給她帶來傷害了？要真是這樣，我就作惡了。我有些恐慌、害怕，趕緊詢問姊妹原因，並交通神的心意幫助她。經過交通，姊妹的情形好多了，願意繼續在這兒盡本分，我心裏的大石頭才著地。就在這時，帶領也來了，得知文靜受我轄制，不想跟我配搭盡本分，就嚴厲地對付我：「你看到她哪裏做得不合適，為什麼不能心平氣和地交通幫助，總憑血氣對待她？這段時間你盡本分果效不好，你好好反省反省……」帶領的話句句扎在我的心上，我難受得眼淚都快掉下來了，還委屈抱怨：工作沒果效，又不光我一個人的事，怎麼就只對付我一個人呢？可轉念想到神的話說：「你如果相信神的主宰，你得相信每天發生的事，不管是好事還是壞事，都不是偶然發生的，不是誰有意跟你過不去，也不是誰有意針對你，而是神安排的。神擺布這一切是為了什麼？不是亮你的相，不是為顯明你，顯明你不是最終目的，要成全你、要拯救你這是目的。」（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要得著真理得從身邊的人事物上學功課》）是啊，今天臨到的一切人事物都有神的許可，不是哪個人跟我過不去，是我身上有敗壞性情需要反省解決，我不能再講理抱怨了，應存着順服的心先接受過來。想到這兒，我心裏就不那麼委屈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白天發生的一幕幕像放電影一樣在我腦海裏浮現，我不停地問自己：神興起帶領對付修理我，我到底該學哪些功課呢？我一直以來是怎麼對待文靜姊妹的？我明知她有素質，不向她學習，還跟她攀比，姊妹願意寫文章見證神，可我却打擊她寫見證文章的積極性，我為什麼能做出這樣的惡事呢？到底是什麼思想支配的，根源到底在哪兒？

第二天靈修時，我看到神的話說：「有些人總怕別人出頭露面高過他，總怕別人得到賞識自己被埋沒，就因此打擊、排斥別人，這是不是嫉賢妒能？是不是自私卑鄙？這是什麼性情？這就是惡毒！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只滿足自己的私欲，不考慮別人的本分，不考慮神家利益，這種人性情不好，神不喜歡。如果真能體貼神的心意，就能公平對待人，你把別人舉薦出來，別人被培養成才了，神家多一個人才，你的工作不就作好了嗎？你在這個本分上不就盡上忠心了嗎？這在神面前是善行，這是人該具備的良心理智。」（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著真理》）「殘酷的人類啊！勾心鬥角、你爭我奪、爭名奪利、互相廝殺何時到頭？儘管神的話語說了千千萬萬，但人無有醒悟的，為家庭，為兒女、工作、前途、地位、虛榮、錢財，為吃為穿為肉體，有誰真正為了神？即使是為了神的人也幾乎很少有幾個是認識神的，有幾個不為自己個人的利益？有幾個不為維護自己的地位而壓制別人、排斥別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惡人必被懲罰》）神的話揭示的正是我的情形，原來我這麼長時間都在與姊妹爭名奪利，活在名利地位的漩渦中不能自拔。自從和姊妹一起配搭盡本分，當看到她素質好又積極寫經歷見證文章，得到帶領的贊成，我就嫉妒、不服，還在心裏暗自跟她比試高低，藉着讓她多帶聚

會小組，不讓她有時間寫自己的文章；當姊妹盡本分有難處時，我不但不幫助，還嚴厲地教訓她，導致姊妹消極、受轄制……我明知姊妹素質好，是可培養的對象，應該多幫助她，可我嫉賢妒能，看不得別人比自己強，看到比自己好的就嫉妒、恨，為維護自己的名譽地位，不但不幫助姊妹，還壓制姊妹，打擊姊妹寫文章的積極性，我真是太惡毒、太卑鄙了！神恩待我，讓我操練盡澆灌本分，我不好好盡本分還報神的愛，還嫉賢妒能，爭名奪利，我真是太沒良心理智了。我感到特別懊悔、自責，就向神禱告，願神帶領我找到問題的根源。

過後，我看到神的話說：「撒但用名和利來控制人的思想，讓人的思想只想着名和利，為名利奮鬥，為名利吃苦，為名利忍辱負重，為名利犧牲自己的一切，為名利作出任何的判斷或者決定。這樣，撒但就給人戴了一個無形的枷鎖，這個枷鎖戴在人身上，人沒有能力去掙脫，也沒有勇氣去掙脫，不知不覺地，人在戴着枷鎖的情況下一步一步艱難地往前走。為着這個『名』和『利』，人類就遠離神、背叛神，就變得越來越邪惡，就這樣，一代又一代的人被毀在了撒但的名和利當中。」（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六》）揣摩着神的話，我明白了名利是撒但戴在我們身上的枷鎖，是撒但敗壞我們的工具。我總也掙脫不了名利地位的捆綁、束縛，是因我的人生追求目標、思想觀點都是錯誤的，我不是根據神的話，按着神的要求做人做事，而是憑着撒但灌輸的「出人頭地，高居人上」「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等生存法則活着。不管是在學校還是步入社會工作，每天都在點燈熬夜地為名利奮鬥，努力爭當第一，來達到滿足自己出人頭地的欲望野心。信神後，我仍為名譽地位活着，在盡本分中，得到弟兄姊妹的高看贊成，名利地位心得到滿足，我就沉浸在出人頭地的喜悅中心裏美得不得了，當看到文靜姊妹比我強，我嫉賢妒能，怕她超過我，給我的地位構成威脅，就想方設法打壓、壓制姊妹，絲毫不考慮神家利益，也不顧及姊妹的感受。這時，我才看清自己早已成了名利的忠實奴僕，追求名利地位讓我失去良心理智，變得陰險惡毒，越來越自私卑鄙，活出的完全是一副魔鬼撒但相。這名利地位真是撒但敗壞我，引誘我抵擋神、背叛神的工具啊。我想到那些被神家開除的敵基督，他們視地位如命，為了地位打壓、排斥弟兄姊妹，隨意整治人、開除人，最後作惡多端都被淘汰了。我對待文靜的做法、表現也都是敵基督性情的流露，如果不接受神的審判潔淨，沒有真實的悔改，早晚和敵基督一樣被淘汰。我這才看見自己的情形太危險了，也認識到了我這段時間靈裏黑暗，盡本分沒有果效，正是神對我嚴厲的審判、管教，神的心意是希望我能及時反省回頭，不再沿着錯誤的道路走下去。

我就向神禱告，願神帶領我找到實行的路途。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你們琢磨琢磨，要想不陷在這些情形裏，能擺脫這些情形，擺脫這些東西的困擾、捆綁，人得作怎樣的改變？人得着什麼才能够真正地自由釋放呢？一方面得看透事，名利、地位這些就是撒但敗壞人、網羅人、殘害人、讓人墮落的工具和方式，在理論上先得看透這一點。另外，人得學會捨棄、放下這些東西。……你得學會捨，學會放，學會推薦別人，讓別人出頭，別一臨到出頭露臉的事就總爭、總搶，你得學會往後退，但是本分還不耽誤，做一個默默無聞、不顯露自己還能忠心盡本分的人。你越捨棄臉面地位，越能放棄自己的利益，心裏就越平安，心裏空間就越來越大，你的情形就會越來越好；你越爭、越搶，你的情形就越來越黑暗，不信你試試！你要想扭轉這樣的情形，要想不被這些東西控制，你必須得先放，先捨。」（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功用不一樣，身體只有一個，各盡其職，坐在自己位上盡上全力，有

一份熱發一份光，追求生命成熟，我就滿足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二十一篇》）神的話給我指出了實行路途，有嫉妒人的意念時，及時禱告神背叛自己不對的存心，放下個人的利益，以神家工作為主，體貼神的心意。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與缺點，神的心意是讓我們能够互相取長補短，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各自的功用。想想文靜姊妹素質好，比較追求真理，神家安排姊妹與我配搭盡本分，並不是讓我嫉賢妒能，去爭露臉，而是要我學習姊妹的長處來補足自己的缺少，這是神對我的恩待。我要端正自己的態度，別人比我強，有長處，我得面對事實，承認自己的缺少、不足，向姊妹學習，我盡這個本分時間長，明白的原則多一點，也應該盡所能地幫助姊妹，與姊妹和諧配搭盡好本分。

過後，我找文靜姊妹敞開了自己這段時間流露的敗壞，并向姊妹道歉，姊妹也和我敞開心交通她在這個環境中學到的功課，並安慰、鼓勵我，我感到特別蒙羞慚愧。後來，我看到姊妹在本分上有難處，有時心裏還會想：要是幫她把問題解決了，帶領看到的是姊妹盡本分果效好，而我這個背後付出的就沒有人知道，這出頭露面的機會都被她給占了，就有些不想幫助她，但馬上能意識到自己又想與姊妹爭名奪利，就禱告神擺對存心，主動幫助她。漸漸地，我的情形也好了起來，心靈深處沒有了往日的痛苦壓抑，與姊妹配搭也和諧了許多，姊妹有什麼情形或收穫都會跟我敞開交通，我心裏充滿了喜樂甘甜。

經歷這件事，我看清了自己嫉賢妒能、人性惡毒的敗壞真相，心裏特別恨惡自己，同時對神的公義性情也有了一點實際的認識，體嘗到了掙脫嫉妒心的捆綁束縛，憑神話真理做人的那份踏實平安，有心志追求真理脫去敗壞性情盡好本分。感謝神的拯救！

### 43 放下自私 心得釋放

中國浙江 小魏

全能神說：「正常人的性情沒有彎曲詭詐，人與人有正常的關係，不搞獨立，生活不平庸、不腐朽，而且在所有的人中間高舉神，在人中間貫穿神的話，人與人和睦同居，都活在神的看顧、保守之下，地上充滿和諧之氣，沒有撒但的攪擾，在人中間都能以神的榮耀為根本。這樣的人都是猶如天使一樣，單純、活潑，不曾向神發怨言，只為神在地的榮耀而獻上自己的所能。」（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向全宇說話的奧秘揭示·第十六篇》）從神的話中看到，正常人的性情沒有自私卑鄙、彎曲詭詐，能以真誠的心來對待神的托付，與弟兄姊妹也能和諧配搭，力所能及盡自己的本分，這是做人起碼該具備的。以往我憑「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撒但哲學活着，特別自私卑鄙、彎曲詭詐，活得沒有人樣，經歷了神話語的審判刑罰，我在這方面有了一些變化。

2018年6月，張姊妹來我們組一起配搭盡本分，當時我心想：「我盡這個本分有一段時間了，在原則上掌握了一些，盡本分也有些果效，說不定哪天就要離開這裏去負責更大範圍的工作，我得幫助張姊妹盡快熟悉業務，好讓她把組裏的工作擔起來。」我就把本分上該掌握的基本內容都教給了姊妹。三個月後，張姊妹對工作熟悉了，在業務上長進也很快，我不由得產生了危機感：「張姊妹現在盡本分的果效明顯提升了，這樣下去不是很快就超過我了嗎？帶領看她長進這麼快，會不會器重她啊？不行，我得留一手，不能把我明白的都教給她。」接下來，

看到姊妹業務上有缺少，我也只是外表上教一點，并不把自己會的都教給她。當時我也意識到這樣做不合適，可轉念一想，「俗話說『教會徒弟，餓死師傅』，要是她露臉了，那還能顯出我嗎？不行，我可不能被她比下去。」就這樣，在接下來的盡本分中，不管張姊妹問我什麼問題，我總是有所保留。

沒過多久，帶領找張姊妹商量一項工作。得知這事，我心裏翻騰開了，「張姊妹來組裏的時間沒我長，為什麼帶領找她不找我呢？難道我比她差嗎？她可是我一手帶出來的，現在倒好，她成紅花我成綠葉了，盡顯她不顯我。我要是再教她，她長進不就更快速了嗎？到時候她被重用，那誰還高看我呀？」接下來，看到張姊妹在業務上遇到難處，我也不想去幫她。因為姊妹的難處沒有及時解決，拖慢了進度，耽誤了教會工作。過後我心裏有些自責、難受，但並沒有反省自己。一天，我的胳膊窩突然癢了起來，怎麼抓都不止癢，抹藥也不行，到第二天那隻胳膊已經疼得不能動了。我意識到臨到這個病不是偶然的，就趕緊來到神面前向神禱告尋求：「神哪！這個病來得太突然了，我知道這有你的美意，可我太麻木，不知道你的心意是什麼。神哪，願你開啓帶領我。」

一天，我在靈修時突然想到一句神的話：「你有的你不願意獻出來，你藏着掖着，你要滑頭，……」（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做誠實人才有真快樂》）神的話點醒了我，我這段時間活在爭名奪利的情形中，怕姊妹超過我，在業務上總藏着掖着，不願意把自己知道的全部告訴姊妹，神是藉着病痛在提醒我反省自己啊。我看到神的話說：「外邦人有一種敗壞性情，他在教別人一項業務知識或者技術時，他認為教會徒弟，餓死師父，要是把他會的都教給別人，就沒有人高看他了，他的地位就沒了，所以得保留，他會十樣就教給別人八樣，得留兩招，這樣才能顯出他這個老師的級別。總保留，總留一手，這是什麼性情？這就是詭詐。……你別覺得把最粗淺或者最基本的東西告訴大家就不錯了，就算沒有保留了，這不行。有時候你只是教了一些理論或者是人在字面上能看明白的東西，但裏面的精髓、要點初學的人根本沒法悟到，你只說個大概，也不多說、細說，心裏還想：『反正我告訴你了，我沒有存心要保留，你没悟到是你自己素質差，那不怨我，那就看神怎麼帶領你了。』這個存心裏是不是有詭詐？是不是自私卑鄙？為什麼不能把心裏所有的、所明白的都教給別人，反而還有保留？這就是存心的問題、性情的問題。」（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凡事尋求真理才能進入真理實際》）神的話揭示的正是我的情形，我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不把自己掌握的技術、業務告訴別人，就怕別人學到手了超過自己，認為教會徒弟，餓死師傅，我這種留一手的做法真是太自私卑鄙、彎曲詭詐了。回想張姊妹剛進組時，我願意教她，是想讓她盡快把組裏的工作擔起來，我的本分有人接替，我就有希望去負責更大範圍的工作。可看到張姊妹長進這麼快，還被帶領器重，我就有了危機感，擔心這樣下去她就會超過我，取代我的地位，我就不想把自己知道的告訴她，甚至明知道姊妹盡本分有難處，我也不去幫助她，結果耽誤了神家工作。神希望有更多的人能體貼神的心意盡好本分，而我總考慮自己的利益，絲毫不考慮神家工作，實在是太自私卑鄙了。如果不是神及時管教我，讓我臨到病痛，我還不知反省自己。接着，我又看到神的話說：「你信神以後吃喝了神的話，接受神的審判刑罰、接受神的拯救，但是你做事的原則、行事的方針、做人的方向都沒有變，跟外邦人一樣，在神那兒承不承認你是信神的？神不承認，神說你走的還是外邦人的道路。所以說，不管是盡本分還是學專業知識，處處得有原則，都得按真理對待，按真理實

行，用真理來解決問題，解決自己流露出來的敗壞性情，解決自己不對的作法與心思意念，得不斷地突破這些。一方面得省察，省察到了之後，發現是敗壞性情就得解決，就得攻克，就得背叛。你解決了這些問題，不憑敗壞性情做事了，能放下自己的存心、利益，按真理原則實行，這才是真實跟隨神的人該做的。」（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凡事尋求真理才能進入真理實際》）

「你得把那項業務的精髓、要點，別人沒看透、沒悟出來的東西告訴大家，讓大家能夠發揮長處，從這裏面再悟出更多、更深、更成熟的東西。你把這些都貢獻出來，這對所有盡這項本分的人、對神家工作都有利。……一般人剛接觸哪方面業務知識，只能理解到字面意思，要點、精髓這一部分得需要一段時間的實踐才能摸索到，你已經掌握了就直接告訴他，別讓他走那麼多彎路、花那麼多時間，這就是你的責任，是你該做到的。你把你認為的重點、精髓都告訴他，這才是沒有保留，這才是沒有私心。」（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凡事尋求真理才能進入真理實際》）讀了神的話，我明白了神的心意，也有了實行路途。在盡本分的同時我得注重反省自己，尋求真理解決自己的撒但性情，背叛自己不對的心思意念，與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盡好本分。想想我們每個人無論在真理上還是在業務上都缺少很多，弟兄姊妹在一起盡本分，就得互相幫助扶持，把自己掌握的業務知識都交通出來，大家互相取長補短，就能少走彎路。我在業務上能比別人多掌握一些，這是神的恩待，我應該體貼神的心意，放下自己的私心，把自己知道的毫不保留地交通出來，讓弟兄姊妹都能更快地掌握業務知識，把本分盡好，這才合神心意。認識到這兒，我向神禱告、悔改，不願再憑撒但性情活着。過後，我和張姊妹敞開心交通了這段時間的情形，解剖了我的卑鄙存心，也把我總結的業務要點給她細細講了一遍，姊妹也把她明白的分享了出來，我們都有了一些收穫，我心裏也輕鬆、釋放多了，病也不知不覺好了。

我原以為自己有了些變化，可撒但本性在我裏面扎根太深，一臨到合適的環境，我又身不由己地憑着這些東西活着了。

2019年3月，我和張姊妹同時被選為教會帶領。剛開始，我們配搭還挺和諧的，盡本分遇到問題一起商量，聚完會也能一起總結偏差，共同尋求真理解決。後來，我聽到大家對張姊妹評價比較好，說她交通真理能解決一些實際問題，盡本分也有負擔。聽到這話，我心裏很不是滋味：要是被張姊妹比下去了，那我的臉往哪兒擱啊。之後商量工作時，我也會指出工作中的偏差漏洞，但對於尋求解決的路途，我却不主動告訴姊妹，就像擠牙膏似的，一點點往外露，就擔心張姊妹明白多了能解決問題，就顯不出我了。記得有一次，張姊妹要去扶持幾個軟弱的弟兄姊妹，她跟我商量交通哪些真理合適。我一聽，心裏爭戰開了，「我明白的要是全告訴她，她把問題解決了，弟兄姊妹肯定會高看她，我下次去交通啥呀，那不顯得我不如她嗎？」我就只給姊妹說了個籠統大概，一些關鍵的內容我是一點沒露，我就想留着自己去的時候再交通，那樣弟兄姊妹就會看到我比張姊妹會解決問題。因我有私心，不想把自己明白的全告訴張姊妹，我就有意遠離她，在一起商量工作的時候也少了。有時我心裏也受責備：我這是在跟姊妹和諧配搭嗎？這樣盡本分神能喜悅嗎？可一想到姊妹要是超過我了，大家就不再高看我了，我就不想實行真理了。因我心裏剛硬不知回頭，又一次落在黑暗中。那段時間，我整天昏昏沉沉的，晚上早早地就打瞌睡，有時坐着都能睡着了，早晨醒來腦袋空空的，聚會交通沒亮光，盡本分也沒什麼果效。我心裏越來越不安，原以為我心裏的鬼道道人看不出來，但神鑒察得一

清二楚啊，我總是考慮自己在人心中的地位，總憑撒但哲學耍詭詐，肯定是神厭憎的。想到這些，我的良心很受譴責，就向神禱告：「神哪，我太自私卑鄙，總耍心眼為自己留一手，我知道這讓你厭憎，可是我身不由己，神哪，我不願意再悖逆你，願你開啓我，使我能對自己的本性有真實的認識。」

一天靈修時，我看到神的話說：「人沒有經歷神作工得着真理以前，是撒但的本性在人裏面當家做主支配人。這個本性裏具體是什麼東西呢？比如說，你為什麼要自私，你為什麼要維護自己的地位，你為什麼情感那麼重，你為什麼喜歡那些不義的東西，喜歡那些惡，你喜歡這些東西的根據是什麼，這些東西是從哪裏來的，你為什麼能喜歡接受這些東西。現在你們已經明白了，主要就是撒但的毒素在裏面。撒但的毒素是什麼，完全可以用話表達出來。比如，你問一些作惡的人為什麼作惡，他會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一句話就把問題的根源說出來了。撒但的邏輯已成為人的生命了，人為這個為那個都是為自己，人都覺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所以人活着就得為己，千里來做官，為的吃和穿。『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就是人的生命、人的哲學，也代表人的本性。這句撒但的話正是撒但的毒素，作到人裏面成為人的本性了，撒但的本性就用這句話顯明出來了，完全代表了。這種毒素成了人的生命，成了人生存的根基，幾千年來敗壞人類都是受這個毒素支配活到現在。」（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走彼得的路》）讀了神的話我明白了，我總是身不由己地做自私卑鄙的事，就是因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撒但毒素、撒但哲學法則已經成為我的本性了，我把它當成了正面事物，當成了行事為人的準則，覺得做人就該這樣活着，這樣才能保護自己，就越來越自私卑鄙，唯利是圖。和張姊妹一起配搭盡本分時，為了突顯自己，交流工作時我只是交通點皮毛，點到為止，自己掌握、明白的不願意全部說出來，心裏受責備還不知醒悟。姊妹在工作上求真，能放下自己謙卑尋求，可我却擔心教會了姊妹我就不能一花獨放了，對姊妹就有所保留。看到我盡本分不是體貼神的心意，為神家工作着想，使弟兄姊妹得着造就，而是追求個人的名利、地位，個人的利益，我實在是太自私、太詭詐了。我憑着撒但毒素盡本分，又怎能獲得神的帶領與祝福呢？原以為我懂的業務知識不教給別人，在這個人群中我就永遠是最強的，就能獲得人的高看，可結果我越保留靈裏越黑暗，盡本分越得不到神的帶領，最後連自己原來明白的也發揮不出來了，盡本分的果效也越來越差，想到主耶穌說「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太 13:12），我真實體會到了神的公義性情。想想我有點恩賜、特長，這都是神賜給的，是神的恩待，神若不開啓帶領，我就像個睁眼瞎，什麼事也看不透，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可我沒有一點自知之明，把神賜給我的一點特長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不願意貢獻出來，甚至當作顯露自己的資本。神察看人心肺腑，我的鬼道道怎麼能逃脫神的鑒察呢？我若再這樣自私卑鄙，就會徹底被神厭棄。想到這兒，我有些害怕，就向神禱告：「神哪，我願意向你悔改，再也不藏着掖着了，願意與弟兄姊妹好好配搭盡好本分。」

我看到神的話：「做事別總為自己，別總考慮自己的利益，別考慮自己的地位、臉面、名譽，別考慮人的利益，先考慮神家的利益，把神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應體貼神的心意，先考慮自己盡本分有沒有摻雜，盡沒盡上忠心，盡沒盡上責任，盡沒盡上全力，是不是全身心地為你的本分、為神家的工作着想，你得考慮這些。常考慮這些，你就容易盡好本分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當你流露自私卑鄙的時候，你意識到了，你得尋求

真理，怎麼做合神心意？怎麼做對大家有利？那就得先放下自己的利益，根據身量逐步放棄，一次放一點，經歷幾次就徹底放下了，越放心裏越覺得踏實，越放越覺得做人就應該有良心、有理智，沒有私心，腰板就挺得直，完全為滿足神做事，就够『人』這一撇一捺，這樣活在天地間光明磊落，是一個真正的人，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神賜給的這一切，你越這樣活着心裏越踏實、越光明，這樣不就走上正軌了嗎？」（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神的話使我明白了，要盡好本分應該先考慮怎麼維護神家工作，怎麼在本分上盡上全力、盡上責任，不能自私卑鄙總考慮個人的利益。神看的是我對待本分、對待真理的態度，神希望我以一顆誠實的心面向神，盡心盡力盡好本分，做一個有良心、有人性的人。想想我現在還沒有進入多少真理實際，明白真理很膚淺，還有很多的敗壞、缺少，讓我獨立盡本分我也盡不好，得和弟兄姊妹配搭事奉，各盡其職，相互取長補短，這樣盡本分才能達到見證神的果效。明白神的心意後，我願意放下自己的私心，接受神的鑒察，按着神的要求做一個誠實人。我就在心裏禱告神，求神加給我力量，能背叛肉體實行真理。之後，我鼓起勇氣揭露了自己自私詭詐的卑鄙存心，並主動問姊妹盡本分還有什麼問題、難處，與姊妹敞開心交通，自己明白多少交通多少，不去刻意保留。當我願意放下個人利益實行點真理時，就看到了神的帶領祝福，在交通的過程中，我們互相取長補短，本分上的一些難處很快得到了解決。雖然有時我還流露自私卑鄙的想法，但一想到這是讓神厭憎的我就趕緊禱告神，依靠神一點一點地放棄自己的利益，按神的話實行。

經歷中我體會到，人憑撒但毒素、撒但性情活着，只能變得自私卑鄙、齷齪，沒有人樣，不但自己心裏痛苦，還不能與弟兄姊妹和諧配搭，給神家工作帶來的也是虧損；按着神的話實行真理做誠實人，不存個人私心，不為自己利益圖謀，盡本分就有聖靈的開啓帶領，自己心裏也踏實平安。感謝神！是神話語的審判刑罰使我對自己的撒但本性有了點認識，終於能實行點真理，活出點人樣了。

## 44 我才看見真實的自己

意大利 沈心畏

2018年，我在教會盡翻譯文稿的本分，和張姊妹、劉姊妹一起配搭，我們相處得挺融洽的。一段時間後，一次聚會交通分辨假帶領，聽到劉姊妹對假帶領的評價中說：「帶領調整人不按原則，把張姊妹給調整了，反而留下組裏的另外一個姊妹，這個姊妹盡本分還不如張姊妹細心、肯吃苦付代價。」當時，另外一個帶領當着弟兄姊妹的面念這些話的時候，我的臉「唰」的一下就紅了，感覺劉姊妹說的這番話異常的刺耳，表面上我強裝鎮定，但心裏早就翻江倒海了：這組裏總共就三個人，這一聽肯定就是我了。這下全教會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盡本分不用心、不能受苦了，以後我在弟兄姊妹面前還能抬得起頭嗎？從那時起，我就對劉姊妹產生了成見，和她之間的關係也有點疏遠了。

沒過多久，劉姊妹被選上了組長。她對工作很認真負責，檢查我翻譯的文稿時也非常仔細，剛開始的時候我還能從正面去領受，但時間長了，我心裏就很抵觸，覺得我盡這個本分都這麼長時間了，姊妹對我還這麼不放心，好像我的業務能力多差一樣。平時姊妹還總是時不時地給我提建議，我就覺得姊妹看不起我，處處跟我過不去。尤其讓我難以忍受的是，商量工作時，劉姊妹當着負責人的面總結我盡本分當中的一些偏差與缺少，我心想：你這不是有意讓我難堪，讓我在負責人面前顏面掃地嗎？我對姊妹的怨氣越積越深，成見也越來越大。之後，我在配搭的過程當中就總看她不順眼，心裏對她不服，她跟進我的工作我就抵觸，給我的本分提建議我就給她甩臉色看。有時我還會琢磨怎麼能夠讓她難堪，挫挫她的銳氣，看到劉姊妹在本分當中的一些缺少，我也不願意幫助她，反而在心裏瞧不起她，還盼着她在本分上多碰碰壁，多長長教訓。一次聚會的時候，劉姊妹敞開心交通說，和我配搭挺受我轄制的，還說我血氣比較大，不知道該怎麼和我配搭。我一聽她說的話，血氣「蹭」的一下就冒了出來，心想：你這不是明擺着藉着敞開的名義在弟兄姊妹面前揭露我嗎？大家都知道我血氣大到讓你受轄制了，該怎麼看我啊？我越想就越生氣，覺得劉姊妹是有意讓我難堪，我對姊妹的成見更深了，一整場聚會下來我都拉着臉不說話。聚會結束後，劉姊妹看我臉色不太對，就走過來低聲地跟我說：「看你臉色不太好，聚會也不怎麼說話，你要有啥想法，可以敞開心跟我聊一聊，我有什麼缺少，你也可以給我點一點。」可我連看都不想看她，心裏滿了抵觸：你這不是明知故問嗎？誰臨到你這麼「敞開」心裏能好受啊？緊接着，姊妹就坐到了我旁邊，我抬頭瞥了她一眼，心裏滿了嫌棄，一想到她剛才當眾這樣說我，讓我臉面受損，我就壓抑不住心中的火氣，把我看到的她所有的缺少與敗壞流露都給她解剖了一遍，說她沒智慧，故意給人難堪，站地位轄制人，還特別狂妄自大，等等。說完看着姊妹低着头一臉沮喪的樣子，我心裏就很解氣，可算把這段時間憋在心裏的悶氣都發泄出來了。接着姊妹就對我說：「沒想到我對你造成這麼大的傷害，我向你道歉。」看着姊妹背過身偷偷地抹淚，我心裏閃過一絲內疚，我是不是話說得太過分了？姊妹會不會因此而消極呢？但轉念又想，我說的這也是實話呀，我這麼說是為了讓她認識自己。就這樣，我那點內疚也烟消雲散了。過後姊妹就更受我轄制了，也不敢再細跟進我的工作，更別說給我提建議了。

幾天後，帶領讓弟兄姊妹給組長寫評價，要根據原則衡量各組組長能不能勝任本分。我聽

到這個消息之後，心裏一陣竊喜：我得把劉姊妹這段時間的敗壞流露都揭露出來，好讓大家對她都有分辨，降低降低她的威信。這時我心裏就隱隱掠過一絲不安，意識到這個意念不對，評價人要客觀公正，得接受神的鑒察。寫評價的時候，我本想寫得客觀公正，但一想起平日裏劉姊妹總讓我下不來台，我心裏的怨恨就止不住地往外冒，最後我還是把對她所有的偏見一股腦兒都寫了出來，希望帶領能好好對付對付她，最好能把她調走，只要別和我一個組就行。沒過多久，劉姊妹就被撤換了。我聽後心裏有些不安：難道她被撤換跟我寫的評價有關係？我只是寫了她的一些敗壞流露，應該不至于因為這些事被撤換吧？看着姊妹因被撤換本分情形有些消極，我心裏就有些莫名的愧疚、自責，盡本分也提不起勁來了。

過了兩天，我跟帶領說了自己的情形，帶領說撤換劉姊妹主要是因着姊妹素質有限，勝任不了組長的本分，跟我寫的評價沒有關係，但帶領解剖我這樣做事的性質屬於整人治人，流露的是凶惡的性情。我聽後心裏咯噔一下：「整人治人」「凶惡的性情」，這不是指惡人說的嗎？那幾天一想到帶領說的話，我就感覺一陣陣鑽心的難受，難道我真是心地惡毒的人嗎？痛苦中，我就來到神面前向神禱告：「神啊，姊妹點出我流露的是凶惡的性情，現在我還認識不到，求你開啓光照我，使我能對自己有一些真實的認識。」

禱告後，我就看到一段神的話說：「你們看誰不順眼、跟你合不來，能不能想方設法地治他？你們做沒做過這類事？做過多少啊？是不是總旁敲側擊地貶低、挖苦、諷刺啊？（是。）那你們做這事的時候心裏是什麼情形？當時覺得解氣了，痛快了，占上風了，過後琢磨琢磨，『做這事卑鄙，沒有敬畏神的心，這樣對待人不公平』，心裏有沒有責備？（有。）你們雖然沒有敬畏神的心，但你們還有點良心知覺。那以後還能不能做這類事了？能不能因為恨惡誰，跟誰合不來，或者誰不聽你的、不順着你，你就琢磨打擊、報復他，給他小鞋穿，或者給他點顏色瞧瞧，說『你要是不聽我的，我找機會神不知鬼不覺地就把你治了，別人誰都發現不了，還得讓你服我，讓你看見我的厲害，以後看誰敢惹我！』你們說做這類事的人是什麼人性？人性上是惡毒，用真理衡量就是沒有敬畏神的心。」（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進入信神正軌具備的五方面情形》）看了神審判揭示的話，我感到特別的扎心難受，神話揭露的不正是我的真實情形嗎？回想剛開始和劉姊妹在一起時還能正常相處，就因姊妹對別人的評價中涉及到我，當眾傷及了我的臉面，我就對姊妹產生了成見。她做組長後，常提點我在本分當中的一些缺少，讓我感到臉面無光，甚至下不來台，我就對她反感、抵觸，總想看她笑話，讓她出醜；姊妹敞開自己的情形想尋求解決，我却認為她是當眾揭我的短，羞辱我，有損我在弟兄姊妹心中的形象，對姊妹的成見就更深了，藉着給姊妹提缺欠上綱上綫地揭露她，泄私憤打擊她，讓她消極；給姊妹寫評價的時候，我又趁機報復，把我看到的她所有的缺少與敗壞流露都寫了出來，優點、長處一句也沒提，目的就是為了讓帶領分辨她、揭露她，最好把她調走……回想自己流露出來的這些表現，我心裏像被針扎一樣痛苦難受，只是因着劉姊妹說話做事觸及到了我的臉面地位，我就懷恨在心，把姊妹當成異己來排斥打擊，自己心裏怎麼痛快就怎麼做，看到我絲毫沒有一點敬畏神的心，我的本性實在太凶惡了！以前我以為自己和弟兄姊妹能和睦相處，看誰有難處我也盡量幫助，有點外表的好行為就覺得自己是好人了，但現在來看，那是因為別人沒有觸及到我的利益，真涉及到我切身利益的時候，我的撒但性情就會暴露出來，就會身不由己地打擊人、報復人。看到我這種性情不解決隨時隨地就能作惡，實在太危險了！

過後，我就反省自己，我能作出這種惡來，到底是受什麼思想支配的呢？我就看到神的話說：「人抵擋神、悖逆神的根源都是因着人被撒但敗壞了，因着撒但的敗壞，人的良心麻木，道德敗壞，思想腐朽，精神面貌落後。未經撒但敗壞的人本是順服神的，本是聽見神話就順服的，本是理智、良心健全的，本是人性正常的。當人經撒但敗壞之後，人原有的理智、原有的良心、原有的人性都麻木了，都被撒但破壞了，這樣人對神的順服、對神的愛也都失去了。人的理智失常，人的性情都變成了畜生一樣的性情，對神的悖逆越來越多、越來越重，但人還不知道也不認識，只是在一味地抵擋、一味地悖逆。人性情的流露就是人的理智、見識、良心的發表，因着人的理智、見識都不健全，良心已麻木到了極處，因此人的性情也都是悖逆神的性情。」（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性情不變化就是與神為敵》）「人裏面有一種思想：『你不仁，我不義，你對我都不客氣，我跟你客氣什麼？你不給我留面子，我為什麼要給你留面子？』這是什麼思想？是不是報復的思想？這種思想觀點在常人來看是不是成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在外邦人中間都是站得住的理，完全合人的觀念。但是作為一個信神的人，作為一個追求明白真理、追求性情變化的人來看，這些話對不對？該怎樣分辨？這些東西來自哪兒？來自撒但的惡毒本性，這裏面帶着毒，帶着撒但的惡毒、醜陋的本相，帶着這個本性實質。帶着這種本性實質的觀點、思想、流露、說法甚至表現出來的作法，這些東西的性質是什麼？是不是屬撒但的？屬撒但的這些東西合不合乎人性？合不合乎真理？合不合乎真理實際？是不是跟隨神的人該有的作法、該有的思想觀點？（不是。）」（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解決敗壞性情才能擺脫負面情形》）看了神的話我明白了，人類這麼敗壞、邪惡完全是因着撒但的敗壞。撒但魔王藉着學校的教育、社會的薰陶，把各種撒但毒素灌輸到人的心裏，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還有「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等等，不知不覺人把這些東西就當成了生存法則，變得越來越狂妄、詭詐、自私、惡毒，人與人之間沒有真正的關心、照顧、體諒，沒有真正的愛，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就能對人產生成見、隔閡，甚至還能反目成仇，打擊報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生疏、冷漠，完全喪失了正常人性。我從小接受這些思想的灌輸，憑着這些東西活着，當別人說話做事觸及到我的利益時，我就能身不由己地記恨人、報復人。和劉姊妹在一起時，姊妹說話做事讓我的顏面受損，我就懷恨在心，找機會整治、報復她，想讓她見識到我的厲害，以後不敢再得罪我，甚至還想把她整走。我的所做所行與教會那些被開除的敵基督、惡人有什麼區別呢？敵基督、惡人只許人說好聽的話，奉承他、吹捧他，不許人說真話，指點、揭露他的敗壞，誰要是說話做事得罪他們，他們就打擊排斥，整人治人，最後因作惡太多觸犯了神的性情，激起民憤，被開除出教會，永遠失去了蒙神拯救的機會。而我就因劉姊妹說話做事傷及我的臉面，就打擊排斥姊妹，給姊妹帶來的全是傷害、痛苦，我這是在作惡啊！看到我的人性太壞了，本性實質和敵基督、惡人一樣的邪惡，太讓神厭憎、痛恨了，不趕緊悔改只能作惡越來越多，最終和敵基督、惡人一樣遭到神公義的懲罰啊！我越想越害怕，就來到神面前向神禱告：「神啊，我太沒有人性了，活在敗壞性情中打擊、報復姊妹，活得沒有一點人樣，若不是你興起環境對付我，我不會反省自己，還能繼續作惡傷害姊妹。神啊，我願意悔改，不想憑着撒但毒素活着了，求你帶領我做一個有良心理智、有人性的人。」

過後，我看到神的話說：「有愛有恨，這是正常人性裏該有的東西，但必須得愛憎分明，心裏能愛神、愛真理、愛正面事物、愛弟兄姊妹，該恨的是撒但魔鬼，是反面事物，是敵基督，是惡人。如果對弟兄姊妹有恨就容易打壓人、報復人，這就挺可怕。有的人光有恨的思想、惡念，過一段時間跟人合不來就遠離，但是不影響自己盡本分，不影響正常的人際關係，因為他心裏有神，有敬畏神的心，不願意得罪神，害怕得罪神，雖然心裏有點看法，但是從來不做事，連一句過格的話都不說，不在這事上得罪神。這是什麼表現？為人處事有原則，公事公辦。你雖然跟他性格合不來，不喜歡這個人，但是在一起做事能公事公辦，不拿本分出氣，不犧牲本分，不拿神家的利益出氣，能按原則辦事，這就有基本的敬畏神之心了。再好一點的人，看他有什麼毛病、弱點，雖然他得罪過你或者傷害過你的利益，但是你還能幫助他，這就更好了，這就是有人性、有真理實際的人，有敬畏神之心。」（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進入信神正軌具備的五方面情形》）看了神的話我明白了，有敬畏神之心的人能夠按照真理原則對待人，即使有時候對弟兄姊妹有點想法或者成見，但也不憑己意對待人，不做得罪神、傷害人的事；沒有敬畏神之心的人就能隨從惡念做事，那就是在作惡，會被神定罪的。想想劉姊妹說話做事比較直，說我的那些話也只是實話實說，並不是有意要針對我，而且姊妹盡本分有負擔、有責任心，提的建議多數都是對工作有益處的，我不應該再鑽人鑽事跟姊妹過不去。過後，我跟姊妹敞開了自己的敗壞，並跟姊妹道了歉，姊妹並沒有跟我計較，還交通真理來幫助我。我感到很蒙羞，更恨惡自己，不願再憑着敗壞性情活着了。從那以後，姊妹再給我提建議或者說話做事傷到了我的臉面，我也能正確對待了，能注重尋求真理反省自己，跟姊妹也能和諧配搭了，我心裏感到特別的釋放。感謝神的審判刑罰，使我有了一點變化！

## 45 活在神面前

韓國 永隨

全能神說：「要進入實際就得一切面向現實生活，人信神不能進入現實生活而認識自己，不能在現實生活中活出正常人性，那將會成為失敗者。悖逆神的人都是不能進入現實生活之中的人，都是嘴上講人性而活出是鬼性的人，都是嘴上講真理活出是道理的人。不能在現實生活之中活出真理的人都是信神却被神厭棄的人。你能在現實生活之中操練自己的進入，認識自己的缺少，認識自己的悖逆、愚昧，認識自己不正常的人性，認識自己的軟弱之處，這樣的認識都結合你的實際情形，結合你的實際難處，只有這樣的認識才是實際的，才能使你真正地達到掌握自己的情形，達到性情變化。」（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談談教會生活與現實生活》）「追求生命進入，得在日常生活當中的每一件事上省察自己的言行舉止、心思意念，掌握自己的情形，然後對號入座，尋求真理，在自己明白的真理上進入真理實際。在進入真理實際的過程當中得掌握自己的情形，常常來到神面前向神禱告、祈求，也應該經常與弟兄姊妹敞開心交通，尋求進入真理實際的路途，尋求真理原則，最後達到認識自己每天生活當中流露了什麼性情，是不是神所喜悅的，自己實行的路是否準確，自己省察出來的情形是不是對號入座了，對得準確不準確，合不合乎神話，合乎神話的這些情形自己是不是真做到、真進入了。你常常活在這樣的情形、這樣的光景當中，逐步地，你對有些真理、對自己

的實際情形就有基本的了解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認識性情是性情變化的基礎》）神的話把生命進入的路途給我們指出來了，就是在現實生活中的每件事上省察自己的心思意念、所做所行，然後對照神話語的揭示，反省認識自己的敗壞性情，尋求真理解決，這樣才能真實認識自己，進入神話語的實際。當我按照神的話去實行的時候，對自己的敗壞性情有了點認識，也嘗到了實行真理的甜頭。

半年前一次聚會時，陳弟兄談了他的一個經歷，我聽後覺得陳弟兄盡本分憑己意違背原則，臨到了修理對付，他只是克制自己不去講理，外表上順服下來了，但對自己為什麼能憑己意作工，受什麼敗壞性情支配，根源在哪兒，並沒有真正地反省認識，沒有尋求真理解決。他的順服是在守規條，稱不上真實的順服。當時我想，是不是給他提提這方面的缺少呢？可轉念又想，陳弟兄信神年頭比我長，明白、經歷的比我多，我要是給他提建議，會不會是小孩兒說大話，顯得我太狂妄了？還是別說了。陳弟兄交通完經歷，就說如果大家看出他的經歷中有哪些缺少就給他提一提。我本想提他的問題，可怎麼也說不出口，就尋思：「陳弟兄年齡比我大那麼多，我如果說他沒有真實的順服，只是在守規條，那他得多沒面子，肯定下不來台呀。萬一他不接受，再說我太狂妄，沒啥經歷還給別人指點，那可太丟人了，還沒接觸兩次就給陳弟兄留下個壞印象，這多犯不上呀。」猶豫了好一會兒，最後我說：「你經歷的事挺豐富的，也有一些實際認識……」

過後，我心裏有些不安，我明明看出陳弟兄的問題却隻字不提，還說了一堆好聽的話、違心的話，一句真心話、實在話都沒有。這時我想到，這段時間聚會弟兄姊妹在一起經常交通，每天都要反省自己：一天當中說過多少謊話或者摻水分的話，有多少是帶着個人存心目的的話，說過哪些違背真理的話，做了哪些違背真理的事。我意識到我對陳弟兄說的都是謊話，我明知道神一再要求我們做誠實人，說話一是一，二是二，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但我却連這一條最基本的要求都實行不出來。想到這些我心裏很難受，就趕緊來到神面前禱告，求神帶領我能認識自己。我看到神的話說：「你們都有文化，都講究說話文雅、低調，而且講究方式，語氣委婉，不傷害任何人的臉面、尊嚴，說話做事給人留餘地，盡量讓人心裏舒坦，不揭人的傷疤、短處，不讓人難過，不讓人難堪，這是一般人的處事原則。這個處事原則怎麼樣？彎曲，圓滑，奸詐，陰險，在人那張笑臉背後藏着很多惡毒、陰險、見不得人的東西。好比說有的人跟人接觸打交道，一看對方有點地位，說的就全是委婉的、好聽的、阿諛奉承的話，讓對方聽了心裏舒坦的話。其實他心裏是這樣想的嗎？他心裏肯定是有存心、動機的，這種人心裏黑暗，也太卑鄙，這種為人處世的方式讓人噁心、厭憎。」（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生命有長進的六個指標》）神的話揭示的就是我的情形，我說話一點都不實在，而是特別彎曲，怎麼說委婉、不傷人就怎麼說，盡挑好聽的話說，外表看我好像是為別人着想，可背後的存心目的都是想讓人說個好，維護自己的臉面地位。我明明聽出陳弟兄在經歷中存在守規條的問題，也知道這樣經歷對他生命進入不利，但想到說出來會讓他難堪，怕給他留下不好的印象，就閉口不說，甚至當陳弟兄主動讓我給他提點時，我也不說實話。陳弟兄讓別人給他提點問題，就是想補足自己的缺少、不足，可我不但沒有盡上責任去幫助他，反而說了一堆恭維的話來欺騙、糊弄他。這時才看到，我外表說話好聽、委婉，誰都不得罪，但臨到事從來不實行真理，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好人，而是圓滑詭詐的人。以前我還

覺得自己年齡小，涉世不深，沒有太深的處世之道，藉着事實的顯明，我才看到自己鬼道道一點兒不少，心裏才有點兒厭憎自己，也不想再這樣耍詭詐欺騙人了。我就向神禱告願意悔改，按着神的要求說真話，做誠實人。

之後，我打算把發現的問題寫出來發給弟兄，但寫的時候又猶豫了，總擔心萬一用詞不恰當，弟兄看了會不會不好接受，會不會說我這是挑毛揀刺？更何況當時都沒提，過後再給人家專門寫下來，這是不是小題大做了？要不這一次就算了，等下次再實行吧。當這樣想的時候，我心裏又感覺難受，覺得神擺上這些環境不是讓我認識認識就完事了，而是希望我能把神的話接受過來去實行，要是這麼遷就自己蒙混過關，這不是欺騙神嗎？我又向神禱告，不願再顧慮弟兄的虛榮臉面，也不考慮別人怎麼看我，願神帶領我實行真理。之後我就揣摩陳弟兄的經歷，結合相關神的話，把自己看到的問題和一點認識都寫出來，轉給了陳弟兄，這樣實行心裏踏實多了。第二天我收到了陳弟兄的回信，他說看到那封信很感動，能給他指出這些問題都是出于神的愛，現在他也能認識到自己沒注重尋求真理，臨到修理對付稀裏糊塗就過來了，願意去扭轉經歷中的偏差。看到這些，我心裏特別感動，感到和弟兄姊妹相處原來不用顧慮那麼多，發現問題只要擺對存心提建議，對方是願意接受的。之前我的顧慮都是我的想象，都是受敗壞性情的轄制。我也明白了弟兄姊妹之間的關係不是靠處世哲學、靠耍詭詐維護的，而是建立在實行神話的基礎上，以誠相待。

但我被撒但敗壞太深了，撒但性情在裏面根深蒂固，當涉及自己的臉面、利益時，還是不容易實行出真理。

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一個小姊妹經常看網絡小說，我心裏咯噔一下，心想：網絡小說多數都是人編造出來的虛幻故事，要是被這些東西占有，根本不會有心思讀神的話、盡本分，這樣下去會失去聖靈作工，生命就受大虧損了，我得給姊妹提提。可當我想開口時又猶豫了，「姊妹會不會不高興，說我管得太寬啊？萬一姊妹不接受，天天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那太尷尬了。要不我就跟教會帶領反映一下情況，讓帶領去給姊妹交通吧。」這麼想的時候我又覺得不對，發現這些問題我也有責任給姊妹交通啊，怎麼推給別人呢？之後好幾次我都想給姊妹提提這事，但每次話到嘴邊就張不開口，不知道從哪兒說起，就這樣一天天拖着。直到有一天，教會帶領問我這個姊妹的情形怎麼樣，我才把這事說了出來，沒想到帶領還有事要忙，讓我先找姊妹交通。我意識到這是神給我擺設的環境，看我能不能背叛肉體實行真理。想想這段時間我心裏一直不怎麼踏實，尤其一見到姊妹就覺得這事一直没提是一塊心病。我在姊妹身上沒有盡到愛心、責任，這是虧良心的事啊。我明知道沉迷于網絡小說的危害，魔鬼撒但就是藉着這些邪惡潮流來迷惑敗壞人，控制人的思想，讓人遠離神，變得越來越墮落、頹廢，最終被它吞吃。可我絲毫不顧姊妹的生命會受到多大虧損，也沒想過姊妹這樣三心二意地盡本分會給教會工作帶來多少虧損，總怕提出來會得罪姊妹，小心翼翼地維護着和姊妹之間的關係，我實在是太自私卑鄙了！

之後，我看到神的話說：「有不少人認為做好人其實也容易，就是少說話多辦事，有熱心腸，別有壞心眼，這保證到哪兒都亨通，到哪兒都能討人喜歡，做這樣的人就行了，甚至不想追求真理，只滿足做個好人。他就認為追求真理、事奉神太複雜，得需要明白很多真理，誰能達到呢？乾脆選個簡單的路，做個好人，盡上本分就可以了。這說法成立嗎？做好人真是那麼

簡單嗎？你們看世上有許多好人說出話來挺高尚，雖然外表好像沒作什麼大惡，其實他心裏特別地詭詐、圓滑，特別會看風使舵，說出話來八面見光，我看這就是個假好人、偽君子，正是假冒為善的人。那些走中庸之道的人都是最陰險的，誰都不得罪，八面見光，八面玲瓏，逢場作戲，誰都看不漏，那就是個活撒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實行真理才能擺脫敗壞性情的捆綁》）讀了神的話，我感到很扎心，看到我就是神揭示的這種走中庸之道的老好人，跟大家相處從來不得罪人，不提點別人的問題。即使偶爾說說也要看對象、看場合，不能破壞和對方的友好關係，不能讓別人說自己的不是。這次看到姊妹的問題我也想給姊妹提出來，但一想到可能會得罪姊妹，就一次次迴避不說，還把這事推給教會帶領。看到我做事盡為自己考慮，得罪人的事都讓別人做，自己的利益不想受一點損失。想到以前我跟弟兄姊妹相處也是這樣，有時候發現別人情形不好或流露敗壞，我都是睜隻眼閉隻眼，不給別人交通指點。外表上看我跟誰都相處得挺好，好像很善解人意，其實都是偽裝、假冒，真正的心裏話、實情話都藏在心裏，給人的都是假象，這不就是假冒為善的人嗎？我明明欺騙了弟兄姊妹，還讓人家對自己有個好評價，真是不知羞耻，看到我的的確確就是一個陰險詭詐的老好人、假好人。

我又看到神的話說：「人沒有經歷神作工得着真理以前，是撒但的本性在人裏面當家做主支配人。這個本性裏具體是什麼東西呢？比如說，你為什麼要自私，你為什麼要維護自己的地位，你為什麼情感那麼重，你為什麼喜歡那些不義的東西，喜歡那些惡，你喜歡這些東西的根據是什麼，這些東西是從哪裏來的，你為什麼能喜歡接受這些東西。現在你們已經明白了，主要就是撒但的毒素在裏面。撒但的毒素是什麼，完全可以用話表達出來。比如，你問一些作惡的人為什麼作惡，他會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一句話就把問題的根源說出來了。撒但的邏輯已成為人的生命了，人為這個為那個都是為自己，人都覺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所以人活着就得為己，千里來做官，為的吃和穿。『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就是人的生命、人的哲學，也代表人的本性。這句撒但的話正是撒但的毒素，作到人裏面成為人的本性了，撒但的本性就用這句話顯明出來了，完全代表了。這種毒素成了人的生命，成了人生存的根基，幾千年來敗壞人類都是受這個毒素支配活到現在。」（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走彼得的路》）看完神的話，我對自己做老好人的根源有了些認識，主要就是因着撒但的哲學、毒素在我裏面扎根太深了，什麼「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看透不說透，還是好朋友」，「順情說好話，耿直討人嫌」，等等，受這些東西的毒害，我處處考慮自己的臉面地位，做什麼事總想讓人說個好，變得特別自私、圓滑、詭詐。從小父母就告訴我出門在外要少說多聽，言多必失，跟人相處別太直來直去，這樣會得罪人。我憑這些撒但的處世哲學活着，與人相處很少交心，就是對待最要好的朋友也很少敞開心去提點對方的缺少，就怕得罪人，破壞自己在人心中的形象，就喜歡順情說好聽的話、恭維的話，這都是虛假、欺騙啊！這時候我才看到，憑這些撒但哲學活着只能讓我變得特別虛偽詭詐、自私卑鄙，只考慮自己的利益，根本不去為別人着想，對人沒有真誠，沒有真實的愛心，就我這樣的人不管跟誰相處都不會給人帶來什麼幫助益處，根本不值得人深交。看到這些處世哲學太荒謬了，根本就不是做人該有的原則，憑這些東西活着只能讓人越來越敗壞，越來越沒有人樣。想想我每次看出問題不說，過後心裏都受責備，總感覺有個坎兒過不去，覺得自己明知真理却實行不出來，活得很窩囊，沒一點人格尊嚴。我感到自己長這麼大根本就不會做人，不知道與人相處的原則是什

麼，反而是奉行着撒但教育薰陶的處世之道。這時候我就特別厭憎自己，不願再憑這些撒但哲學活着了，想按着神的話去行事、做人。

過後，我看到神的話說：「做誠實人最重要的實行是什麼？心得向神敞開。什麼叫敞開？就是你的心裏是怎麼想的，有什麼存心，受什麼支配，神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說出來的話就是你心裏面的東西，一點不差，沒有隱藏，沒有陰暗面，別人不用猜，也不用摳問，你不用繞彎，你怎麼想的就怎麼說，沒有什麼存心，這就是敞開。如果有時候你說實話傷到了別人，得罪了別人，有沒有人會說『你說話太誠實了，太傷我了，我接受不了你這樣的誠實』？沒有。就算偶爾傷到別人了，你能跟對方敞開道歉，承認自己說話沒智慧，沒有體諒對方的軟弱，別人一看你這人沒什麼壞心眼，是個誠實人，只是說話不講究方式，直來直去，沒有人跟你計較。……做誠實人最重要的是心得先向神敞開，然後學着向人敞開，說誠實話，說實在話、心裏話，做有尊嚴、有人格、有人品的人，別說官話、假話，別說偽裝、騙人的話。」（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做誠實人才能活出真正人的樣式》）揣摩着神的話我心裏挺受感動，感到神在手把手地教我們怎麼做人。做一個誠實的人，說誠實話，做誠實事，完全敞開在神面前，也向弟兄姊妹敞開，不用講究什麼方式，也不去耍心眼，這樣活着就不累。之後，我就把看到的問題給姊妹提了出來，也交通了沉迷小說的危害、後果。剛開始姊妹臉色不太好看，氣氛有些尷尬，但藉着敞開心交通，姊妹也認識到自己的情形很危險，表態說以後不再看小說了，把心思用在盡本分上。聽着姊妹的話，我心裏終於踏實了，同時也有些自責，如果盡早提出來，可能姊妹的情形早就得到扭轉了，就因為自己做老好人，一次次遷就自己不實行真理，問題才拖到現在，做老好人真是太坑人了。之後，我和弟兄姊妹配搭盡本分中發現一些問題時，有時候心裏還有顧慮，怕得罪人，但藉着跟神禱告，有意識地實行做誠實人，也能把自己看到的問題如實指出來了。是神話語的帶領，我才學會了怎麼做人，怎麼與弟兄姊妹相處。我感到神的話太寶貴了，就是我們做人、做事的原則。不管是盡本分，還是為人處事，都需要神話語的引導，臨到事尋求真理就有路可行。

回想以前我在道理上也承認自己是個詭詐人，但沒有認真去對照神的話省察、解剖自己這方面的敗壞性情，也很少從神的話裏找實行的路途和原則，所以詭詐的撒但性情也沒有什麼變化。這段時間，雖然經歷的都是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事，但當我注重在神的話裏省察自己、尋求真理時，就有了些認識和收穫，心裏也感覺挺踏實的，生命進入也有了一些路途。我能有這一點點的認識和收穫都是神話語的帶領達到的果效，感謝神！

## 46 老好人能蒙神稱許嗎

中國黑龍江 劉藝

沒信神的時候，我跟別人接觸從來不得罪人，跟什麼人相處都能合得來，看見別人有什麼難處我也能幫助，就覺得自己人性好，是個好人。經歷了神話語的刑罰審判，我才發現自己處處維護與人的關係，沒有正義感，關鍵的時候不能堅持真理原則，維護神家利益，看到自己就是一個自私、詭詐，讓神厭憎的老好人，懊悔恨惡自己，開始注重實行真理，有了些變化。

我在教會盡澆灌組長本分時跟李姊妹一起配搭。一段時間以後，我發現她盡本分沒什麼負擔，辦什麼事都不用心，弟兄姊妹有什麼問題她很少幫助解決，有時候還把聚會時間記錯。我本想給她提提，可又想姊妹盡這個本分時間短，我要是說了，姊妹以為我要求太高，對她太苛刻怎麼辦？本來姊妹對我印象挺好的，我一說姊妹不得對我有想法啊？我還是晚上再單獨和姊妹交通，這樣也不傷她的臉面。跟姊妹交通時，我不是給她交通真理解決存在的問題，而是委婉地勸說：「你這段時間盡本分果效不太好，反省沒有啊？咱們要是有情形不解決，不但盡不好本分，也耽誤咱生命進入啊。」其實我心裏知道，她這是盡本分應付糊弄不用心，應該交通真理解剖這個問題的性質，實行對付揭露，讓她認識自己存在的問題，可是一想，萬一我說重了姊妹接受不了，我倆的關係不就被破壞了嗎？姊妹不得記恨我呀？我還是耐心交通吧。

後來，我發現姊妹盡本分總爭名奪利，與人攀比，得不到別人高看就消極，我也單獨給她交通過好幾次，可她每次都是表面承認得挺好，過後還是沒什麼轉變。我本想向帶領反映，但轉念一想，我要是向帶領反映她的情況，那不是背後給人家捅刀子嗎？要是得罪了姊妹，那以後還怎麼相處啊？彼此相處這麼久都熟悉了，人熟為寶，我還是再幫助幫助她，她要是還這樣，我再反映也不遲。

後來，李姊妹盡本分果效越來越不好，弟兄姊妹的問題她也解決不了。一次，她給新人聚會解決問題時交通偏了，我們在一起交通扭轉之後，她臨到同樣的問題還是那樣交通，不但沒解決新人的問題，反而還誤導人了。我得知情況後心裏很自責，想揭露姊妹這樣盡本分屬於打岔攪擾，可我一見到她就說不出口了，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她給弟兄姊妹聚會交通偏了，而且我說的話含糊其辭，說一半留一半，就怕話說重了她難受，再對我看法不好，結果姊妹對自己並沒有什麼認識。我看到姊妹領受偏謬，不適合盡澆灌本分，按原則得調整撤換，得趕緊給帶領反映，可我又尋思，這要是說了就得罪她了，配搭一場沒有成為朋友反而成為仇人了，最後我還是沒有堅持真理原則，遲遲沒有向帶領反映。因為我總不實行真理，後來我的情形也不好，工作中的問題也發現不了，對李姊妹的表現也習以為常，每天只滿足于外表的和睦相處，也沒有意識要維護神家工作，更沒有向帶領反映這根弦了。

直到一天，李姊妹發現她被共產黨的眼綫盯梢，要是繼續盡本分會給其他弟兄姊妹帶來牽連。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裏咯噔一下，意識到問題嚴重了，這才把李姊妹的情況反映給帶領。帶領寫信嚴厲對付我：「李姊妹盡本分應付糊弄，領受偏謬，早已形成打岔攪擾，你這麼長時間都不反映，這是走中庸之道，奉行老好人的處事原則，耽誤、坑害神家工作，你該好好反省認識自己。」信件中還摘了一段上面的講道交通：「老好人不講分辨，他心裏明知道真理原則也不能堅持，在涉及個人利益的事上甚至能放棄真理原則，只維護自己的利益。尤其對惡人所

做的惡事，老好人明明知道那是攪擾神家工作、攪擾教會生活的，但因着怕得罪人，他什麼話也不說，也不揭露、檢舉，絲毫沒有正義感，絲毫不負責任。這樣的人在教會中什麼本分也盡不上，就屬於廢物！老好人外表看着老實，人就以為他人性好，是好人，有的帶領工人還培養這樣的人，這是最愚蠢的作法。千萬別培養老好人，老好人什麼事也做不成，最主要老好不喜愛真理、不接受真理，更談不上實行真理，所以，神最恨惡這樣的人，這樣的人如果沒有真實悔改，就屬於被淘汰的對象。」（摘自《工作安排》）面對帶領嚴厲的修理對付，我感到很扎心，特別是當我看到「老好人」這三個字的時候，我的眼淚不自覺地流了下來，我怎麼能是老好人呢？神厭憎老好人，老好人是廢物，是神淘汰的對象。我特別難受，心裏不願意承認自己是老好人這個事實，可我的確是做了老好人做的事。我哭着跟神禱告：「神啊，因我不實行真理，給神家工作帶來了打岔攪擾，作了惡，帶領對付我是應該的，可我對自己還沒有太深的認識，求你開啓帶領我認識自己。」

禱告後，我看到神的話說：「有的人總標榜自己人性好，從來不做壞事，也不偷別人的東西，也不貪圖別人的東西，甚至在臨到利益糾紛時能讓別人占便宜，寧可自己吃虧，從來不說別人壞話，人都感覺他是好人，但是在神家盡本分他却藏奸耍滑，總為自己圖謀，沒有一件事能考慮到神家的利益，沒有一件事是急神所急、想神所想，沒有一件事是為了自己的本分能夠放下自己的利益，他從來不捨棄自己的利益，甚至看見惡人作惡也不揭露，一點原則沒有，這就不是好的人性。不在乎他怎麼說，得看他的活出，看他的流露，看他盡本分的時候他的態度是什麼，他裏面的情形是什麼，他喜愛什麼。如果他喜愛自己的名利超過自己對神的忠心，喜愛自己的名利超過神的利益，喜愛自己的名利超過對神的體貼，這就不是有人性的人。」（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有不少人認為做好人其實也容易，就是少說話多辦事，有熱心腸，別有壞心眼，這保證到哪兒都亨通，到哪兒都能討人喜歡，做這樣的人就行了，甚至不想追求真理，只滿足做個好人。他就認為追求真理、事奉神太複雜，得需要明白很多真理，誰能達到呢？乾脆選個簡單的路，做個好人，盡上本分就可以了。這說法成立嗎？做好人真是那麼簡單嗎？你們看世上有許多好人說出話來挺高尚，雖然外表好像沒作什麼大惡，其實他心裏特別地詭詐、圓滑，特別會看風使舵，說出話來八面見光，我看這就是個假好人、偽君子，正是假冒為善的人。那些走中庸之道的人都是最陰險的，誰都不得罪，八面見光，八面玲瓏，逢場作戲，誰都看不漏，那就是個活撒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實行真理才能擺脫敗壞性情的捆綁》）神的話句句打中我的要害，讓我心服口服，看到自己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老好人、假好人。和李姊妹配搭期間，我一直小心翼翼維護跟她的關係，看到姊妹盡本分沒負擔，總出錯，還活在爭名奪利的情形中，使神家工作受到影響，我應該及時給姊妹交通指點，可我怕得罪她，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說，我這樣做對姊妹不是愛，不是幫助，而是坑害。我明知姊妹領受偏，不適合盡澆灌本分，就因怕得罪她，對我看法不好，遲遲不向帶領反映，任由一個應付糊弄、領受偏謬的人盡澆灌本分耽誤神家工作，我充當了撒但的差役，嚴重打岔了神家工作。想想自己信神外表也能撇家捨業、起早貪黑吃苦付代價，但臨到事盡為自己利益圖謀，絲毫不維護神家利益，信神却跟神不是一條心，這哪是信神的人啊，真是不配活在神面前！想到這些，我揪心般地難受，後悔自己怎麼就不能堅持真理原則、不能維護神家利益呢？

接着，我又看到神的話說：「撒但敗壞人是藉着國家政府以及那些名人、偉人的教育薰陶

達到的，他們的那些鬼話成了人的生命本性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是撒但的名言，已滲透到所有人的裏面，成為人的生命了，還有一些處世哲學的話也是這樣。撒但是藉着各國什麼美好的傳統文化來教育人，使人類陷入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最後因人事奉撒但而抵擋神被神毀滅。人在社會上奔走了幾十年，若問他：『你在世界上活這麼大歲數，獲得這麼大的成就，主要是靠什麼名言？』『最關鍵一條，當官不打送禮的，不溜鬚拍馬一事無成。』這話是不是代表他的本性？為了當官不擇手段成了他的本性，當官是他的生命。人的生活、行事為人還有許多撒但毒素在裏面，幾乎沒有絲毫真理，比如人的處世哲學、行事手段，人的座右銘，都充滿了大紅龍的毒素，都是從撒但來的，所以，人的骨子裏、血液裏流的全是撒但的東西。那些當官的、掌權的、有成就的人都有他的成功之道和秘訣，那個秘訣不正代表他的本性嗎？他們能在世界上做大事，背後的陰謀詭計誰也看不漏，證明他們的本性太陰險惡毒。人類被撒但敗壞太深了，每個人的血液裏都流着撒但的毒液，可以看見人的本性都是敗壞的、邪惡的、反動的，都被撒但的哲學充滿了，浸透了，完全是背叛神的本性，所以就能抵擋神，與神為敵。」（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認識人的本性》）神話語的揭示讓我明白了，我做老好人，就是受這些撒但哲學的迷惑、控制，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多個朋友多條路」，「人熟為寶」，「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這些撒但哲學在我心裏深深扎根，我憑這些東西活着，變得越來越自私、詭詐。沒信神時，我與人交往就從來不得罪人，做生意話怎麼好聽怎麼說，覺得越是憑這些撒但哲學活着越是高明，有處世之道是能耐，甚至還向人炫耀。信神後，我不實行真理，還憑這些撒但毒素活着，看到李姊妹盡本分流露什麼敗壞，我不交通指點，更不敢揭露解剖，只是委婉地提提，生怕說出了實情破壞了彼此的關係；看到姊妹打岔攪擾神家工作，我不向上反映，還認為向帶領反映實際問題，是背後告狀，捅刀子，我真是太謬妄了！反映問題是維護神家工作，是正當的，也是正義的，同時也能讓教會根據姊妹的素質、身量安排合適的本分，這對姊妹、對教會來說都是好事，可我却認為這是反面事物，看到這些撒但毒素真是害人不淺，把我迷惑、敗壞得看事觀點都扭曲了，變得是非不辨、黑白不分，自私卑鄙、唯利是圖，做人做事沒有一點原則、立場，沒有正義感，活出的沒有一點真正人的樣式。認識到這兒，我對這些撒但哲學，對自己老好人的思想更覺得厭憎、噁心，真恨自己以前的所作所為，從心裏不想再做這樣的人，也不想再被撒但愚弄苦害，也感受到實行真理的寶貴，就趕緊尋求真理解決自己老好人的問題。

尋求中，我看到神的話說：「人性好得有一個標準，不是走中庸之道，不堅持原則，誰也不得罪，四面討好，八面見光，讓各種人都感覺好，不是這個標準。那是什麼標準？對神、對人、對事，他都有一顆真心，能負責任，大家有目共睹，心裏都清楚，另外，神鑒察人心，神知道每一個人。」（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一個天然的老好人真是好人嗎？什麼樣的人在神眼中看是真正的好人、有真理的人？首先，得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真理。其次，人在明白真理的基礎上能實行。……就是他隨時發現自己的毛病，隨時能來到神面前解決，保持與神的正常關係。雖然有軟弱，有敗壞，同時也有悖逆，也流露各種敗壞性情，像狂妄啊，自是啊，彎曲詭詐啊，但是他省察發現之後能及時解決，及時扭轉。這就是喜愛真理、實行真理的人，這樣的人就是神眼中的好人。」（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盡心、盡意、盡性盡好本分才有人樣》）當時，我還想到一段全能神的話：「在教會中站住我的見

證，堅持真理，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不要黑白混淆。對撒但就是要爭戰，就是要徹底打敗它，使它不得翻身。對我的見證要豁出一切來維護，這是你們做事的宗旨，不要忘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四十一篇》）讀了神的話我明白了，真正的好人不是與人一團和氣，說話不得罪人，而是誠實正直，愛憎分明，在涉及個人利益和神家利益時，能捨棄自己的利益，堅持真理原則，不怕得罪人，維護神家利益，這樣的人才是有正義感的人，是蒙神稱許的人。明白了神的要求後，我就跟神禱告立心志，以後要實行真理維護神家利益，告別老好人，重新做人。

之後，帶領經過核實確定李姊妹需要撤換，讓我去和李姊妹交通，我心想：怎麼讓我去呢？這要是讓姊妹知道是我向帶領反映了她的情况她才被撤換的，姊妹不得記恨我呀，我倆的關係不就破裂了嗎？想到這兒，我想起之前自己不實行真理給神家工作帶來的損失，我不能再做老好人了。今天讓我去和姊妹交通，是神對我的檢驗，看我能不能實行真理按原則辦事。去的路上我不斷地跟神禱告，願神帶領，同時我也意識到，我如果不把姊妹存在的問題交通清楚，她自己認識不到，這樣不是幫她，是害她。想到這兒，我下定決心不能再當老好人了。於是，我針對姊妹的問題交通解剖了盡本分應付糊弄的性質、後果，並揭露她攪擾神家工作的種種表現，姊妹聽後也願意順服下來好好反省。我感到實行真理心裏踏實，也有了點安慰。

後來，神又擺設了新的環境檢驗我。我與一個小姊妹接觸了一段時間，看到她性情狂妄，不容易接受其他姊妹的建議，導致有些姊妹受她轄制。我和配搭的劉姊妹去給那個小姊妹交通，揭露了她的一些表現，當時小姊妹不服氣，還為自己辯解，撻臉子，我心裏就有點受轄制，覺得小姊妹肯定對我有想法了，以後還怎麼面對小姊妹啊？當時正好有別的事，我們就先走了。路上我就想，小姊妹有點任性，不容易接受真理，交通不好這關係就更僵了，下次還是讓配搭的姊妹來跟她交通吧。隔天，我又見到了小姊妹，她對我態度很好，我突然想起上次給姊妹交通沒解決問題，應該再和她交通交通，如果姊妹不接受真理就得再揭露對付。可是看到姊妹又給我搬凳子，又關心我身體，我這嘴就像被貼了封條一樣，想要張口交通，說什麼也張不開，就覺得我一開口交通就破壞了我倆之間的關係，打破了這個氣氛，姊妹要是再像上回似的態度突變，不接受真理，那我得多下不來台啊。要不我少說點，點到為止，用點智慧……這時，我發現自己又想做老好人維護與人的關係了，就趕緊跟神禱告，願神加給我力量。禱告後，我想到一段全能神的話：「撒但敗壞性情控制着你，你的嘴都不由你自己，你想說實話就是說不出來，不敢說，你應該做的事、應該說的話、應該盡的責任都盡不到萬分之一，你的手脚都被撒但敗壞性情捆綁着，你自己都不當家，撒但敗壞性情指使你怎麼說你就怎麼說，指使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你就是不尋求真理，更不實行真理，心裏還一個勁兒禱告，下決心，立心志，發誓，結果怎麼樣？還是個老好人，『誰也不招，誰也不惹，事不關己，高高挂起，不關我的事我一律不說，損害我自己利益、虛榮臉面的事我一概不管，一概要慎之又慎地對待，不能冒進，槍打出頭鳥，我才不那麼傻呢！』你徹底被邪惡、詭詐、剛硬、厭煩真理這些敗壞性情控制着，控制得死死的，比戴個緊箍咒還難受，受敗壞性情控制人活着多累，多痛苦啊！你們說，如果不追求真理，脫去敗壞容不容易？這個問題能不能解決？我跟你們說，你們如果不追求真理，稀裏糊塗地信，聽多少年的道也沒有用，如果堅持到最終，頂多還是個宗教騙子、法利賽人，以此告終畫上句號。要是再差一點，說不定在什麼事上就陷入試探了，就

失去本分背叛神了，你就掉隊了，這是朝夕不保的事啊！現在，什麼也沒有追求真理這事重要，追求什麼也沒用。」（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實行真理的人才會有敬畏神的心》）神的話把我老好人的真相揭穿了，我看到小姊妹有點任性不容易接受真理，就不想招惹，免得給自己弄得一鼻子灰，就想繞道而行，甚至讓別人去交通以保住和姊妹的關係，我這不還是老好人嗎？想到之前自己不實行真理給神家工作帶來了虧損，錯過了實行真理的機會，這次不能再留下遺憾了。不知不覺，我心裏有股勁兒，實行真理至關重要，我不能再留下虧欠了。這時，我鼓足了勇氣給姊妹交通，揭露了她做事的表現和性質，姊妹聽後也能接受，願意悔改。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樂，感覺自己終於能實行點真理，靈裏踏實有享受，感到這樣活着仗義，有人樣。

回想神在我身上作工的點點滴滴，我感受到神的審判刑罰真是變化我敗壞性情的良藥，若不是神擺設環境一次次地顯明，沒有神話語的審判揭示，我根本認識不到自己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憑着撒但毒素活着的可憐相。我體會到神拯救人、變化人太實際，太不易了！我今天能實行點真理，活出點人樣，都是神的審判刑罰達到的果效。感謝神對我的拯救！

## 47 老好人能蒙神拯救嗎

中國山東 郝正

我出生在一個貧窮落後的小山村，家鄉封建陋俗嚴重，人際關係特別複雜。從小受社會環境的薰陶和父母的說教，我把「逢人只說三分話，話到嘴邊留三分」「沉默是金，說話是銀，言多必失」「看透不說透，還是好朋友」「順情說好話，耿直討人嫌」等等這些哲學法則當作為人處世的至理名言。即使和哥哥姐姐們相處，我也總是察言觀色，盡量多說一些好聽的、恭維的話讓他們高興。他們做錯了事，父母問我是誰幹的，我都會說不知道，因此哥哥姐姐都比較喜歡我，母親也經常誇我是個好孩子。踏入社會後，不管與親戚朋友相處，還是與外面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交往，我總是小心翼翼地維護與人之間的關係，得罪人的事我是從來不幹，也從不與人爭執，即使別人得罪我，我也能包容，與他們和睦相處。雖然常常吃虧，心裏憋屈、生氣，但是我却持守着「沉默是金，言多必失」將事態壓下去。因此，我也就成了親戚朋友眼中出了名的好人。我憑着這種為人處世之道贏得了眾人的誇獎、贊賞，但我這心裏却總有種說不出的壓抑、痛苦。為了不得罪人，我對任何人都得防備着，從來不敢與人敞開心說心裏話，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總得委曲求全，戴着一副假面具，活得很苦、很累，心裏很惆悵，就常常想：這苦何時到頭啊？我該怎樣才能輕鬆地活着呢？就在我迷茫、痛苦的時候，全能神向我伸出了拯救之手。

那是1998年，我有幸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作工。通過讀全能神的話語我明白了，神末世道成肉身來作工拯救人，主要是為了解決人的敗壞性情，使人活出真正人的樣式。全能神說：「你們都應當知道神喜歡的是誠實的人。神有信實的實質，所以他說話向來都是可信賴的，他做事更是讓人無可挑剔、無可疑義的，所以他喜歡對他絕對誠實的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告誡三則》）「我的國度都是要那些誠實、不虛偽、不詭詐的，世上不都是那些老實忠厚的吃不開嗎？我正和他們相反，誠實人到我這裏來就行，我就喜悅這樣的人，我也需要這樣的

人，這正是我的公義。」（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三十三篇》）神要求人單純敞開做誠實人，只有做誠實人才能蒙拯救進天國。看到神的要求，我從心底裏感到這樣活着才輕鬆、快樂，我也很嚮往做神要求的誠實人。後來，通過與弟兄姊妹聚會、相處，看到他們都能以誠相待，暢所欲言，很誠懇、很實在，對人有成見或者看見別人流露敗壞，能互相指點幫助，也能敞開心談認識自己，我當時就很驚訝，因在我認為對人有成見、看法那是絕對不能說出來的，說真話會得罪別人、害了自己，但是在這裏却不用顧慮這些，弟兄姊妹之間沒有世上的那麼多虛假、客套，傷害到別人能主動賠禮道歉，做事能為別人考慮。我清楚他們能有這些實行、活出，完全是全能神的話語、作工達到的果效。這就使我更加定真了全能神的話語就是真理，能潔淨人、變化人，我從心裏很想做個誠實人。然而，撒但的處世哲學早已在我裏面根深蒂固，成了我的生存法則。在與弟兄姊妹相處的時候，不知不覺，我還是憑着這些撒但的處世哲學活着，不敢與人敞開心說心裏話，怕得罪人、傷着人，有失自己的聲譽，就依舊小心謹慎地維護與他們之間的關係，感覺做誠實人的難度很大。神為了潔淨變化我，精心擺上合適的環境來顯明我的敗壞、缺少，帶領我進入做誠實人的實際。

後來，我跟李弟兄配搭盡組長本分。我們兩個相處得倒挺好的，李弟兄在生活上經常幫助我。但是在盡本分的時候，我發現他比較狂妄自是，總憑己意，不按原則辦事，有幾次我都想給他提出來，但是每次話到嘴邊我又咽了回去，心想：「我要是說他，他肯定會說我没良心，對我這麼好，我還總給人家提意見，萬一弟兄對我產生成見，以後没法在一塊兒配搭盡本分了咋辦？」就這樣，為了維護與弟兄之間的關係，我就始終沒有給人家提。後來，李弟兄因狂妄自是，玩忽職守，給教會工作帶來嚴重的虧損，被撤換了。即便這樣，我也沒有反省自己。直到有一次我有事去李弟兄家，他家姊妹揭露我：「我家弟兄能到今天這個地步與你有關，你如果當時能夠多提醒幫助他，他或許就不至于在盡本分的時候胡作非為，給教會工作帶來打岔攪擾。你為啥不能維護教會工作？你就是不實行真理的老好人！」聽着姊妹的指責，我的心像針扎一樣地痛苦、難受，更感到羞愧。離開後，我的眼淚就止不住地流了下來。痛苦中，我就向神禱告：「神哪，今天臨到姊妹這樣的對付、指責有你的許可，但我對自己沒有真實的認識，求你開啓引導我能認識自己。」禱告後，我的心漸漸安靜下來，開始回顧與弟兄配搭時的一幕幕，才看到我盡憑撒但處世哲學活着，明明看到弟兄盡本分違背原則，我也不制止，不提醒幫助他，生怕得罪他，傷了和氣以後不好配搭。李弟兄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我的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越想心裏越自責、懊悔。

後來，我看到一段神的話：「人性好得有一個標準，不是走中庸之道，不堅持原則，誰也不得罪，四面討好，八面見光，讓各種人都感覺好，不是這個標準。那是什麼標準？對神、對人、對事，他都有一顆真心，能負責任，大家有目共睹，心裏都清楚，另外，神鑒察人心，神知道每一個人。有的人總標榜自己人性好，從來不做壞事，也不偷別人的東西，也不貪圖別人的東西，甚至在臨到利益糾紛時能讓別人占便宜，寧可自己吃虧，從來不說別人壞話，人都感覺他是好人，但是在神家盡本分他却藏奸耍滑，總為自己圖謀，沒有一件事能考慮到神家的利益，沒有一件事是急神所急、想神所想，沒有一件事是為了自己的本分能夠放下自己的利益，他從來不捨棄自己的利益，甚至看見惡人作惡也不揭露，一點原則沒有，這就不是好的人性。不在乎他怎麼說，得看他的活出，看他的流露，看他盡本分的時候他的態度是什麼，他裏面的

情形是什麼，他喜愛什麼。如果他喜愛自己的名利超過自己對神的忠心，喜愛自己的名利超過神的利益，喜愛自己的名利超過對神的體貼，這就不是有人性的人。他的表現人能看得見，神也能看得見，所以說這樣的人很難得着真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讀完神的話我明白了，真正的好人不是外表有多少好行為，與人相處得有多好，贏得多少人的贊成，而是心向着神，對神有忠心，能實行真理維護神家工作，與人相處能堅持真理原則，對人有生命靈裏的幫助、扶持。而我呢，多次看見弟兄憑己意作工、違背真理原則，而且還特別狂妄自是，不接受弟兄姊妹的建議，我知道他這樣盡本分對他自己和神家工作有害無益，可我却憑着「看透不說透，還是好朋友」的撒但哲學對待，睜一眼閉一眼，不指點幫助，也不向帶領反映，就眼看着教會工作受虧損也不願意放下自己的臉面實行真理，盡到自己的責任，我真是太自私卑鄙，太詭詐了！我這不是縱容人犯罪嗎？不是站在撒但一邊嗎？就我這樣，總怕得罪人而維護個人利益的卑鄙小人，哪有一點正義感？哪是什麼好人啊？我一直追求的好人不正是神所厭憎的老好人、詭詐人嗎？要是在世界上我這樣做能亨通，但是在神的家却是讓神極度厭憎的。這時我才認識到，人不實行真理，憑情感、憑人為的好來維護與人的關係，實質上就是在坑害人、斷送人。此時，我做好人的觀點生平第一次受到衝擊，看到我憑撒但哲學與人相處完全是錯誤的，而且這一次的對付修理使我刻骨銘心，終生難忘，感覺弟兄犯下的是過犯，而我留下的是永遠的虧欠。藉着神的審判刑罰，我對自己多年來錯謬的追求觀點有了認識，不願再憑着撒但哲學活着，願意按照神的要求做個誠實正直的人。雖然我有追求做誠實人的願望，但我被撒但敗壞太深，撒但性情根深蒂固，加上我對自己老好人的本性實質還沒有真實的看透、恨惡，也沒有真實變化，不久，我又老病重犯了。

我們鄰村張姊妹的丈夫是個無惡不作的地痞，一直攔阻、逼迫姊妹信神，只要他看見姊妹出去聚會，他就找周圍弟兄姊妹的麻煩，致使許多弟兄姊妹都不得安寧。我記得有一次，姊妹出去聚會，她丈夫就把一個弟兄準備蓋房子的那些木料全部給點火燒了。教會帶領當時就給她交通說：「你不要出來聚會了，你在家維護環境，自己靈修，讀神的話。」可一段時間後，姊妹很想聚會，就忍不住跑到我們村王姊妹家，想和她一起聚會，王姊妹不知如何是好，就來找我商量。臨到這事，我心裏很清楚，該以維護教會利益為重，先讓姊妹回家維護環境。但是轉念一想：我又不是教會帶領，萬一安排得不妥當，弟兄姊妹會咋看我呢？再說了，要是讓張姊妹知道是我不讓她聚會的，那張姊妹還不得對我有看法呀？想到這兒，我就委婉地推辭道：「這事你應該找教會帶領商量，你去找他們吧。」後來，因着王姊妹没有找到教會帶領，就把張姊妹留下一塊兒聚會了。

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家裏靈修聽神話語詩歌，忽然聽到一陣「哐哐哐」猛烈的砸門聲，兒子上前剛一開門，就闖進來三四個手持木棍的彪形大漢，緊接着又從我家房頂上跳下了四五個，他們不由分說將我摠倒在床一頓暴打。當時我很害怕，就在心裏一個勁兒地禱告神、呼求神。正在我被打得疼痛難忍的時候，突然那個床板「咔嚓」斷了，我掉坐在床底下，歹徒們見狀以為我被打成了重傷，就慌忙逃走了。經過這一頓暴打，我想肯定得斷胳膊斷腿，但是沒想到只是受了點皮肉傷，並未傷到筋骨。我知道這都是神的看顧、保守。過了一天我才得知，原來是張姊妹的丈夫知道她出來聚會，以為是我安排的，就找地痞來打我。這時，我才意識到是我做事沒原則造成的，如果我當時能夠堅持原則，不讓姊妹參加聚會，就不至于發生這樣的事

了。今天突然臨到地痞上門來毆打我，都是因為我自私卑鄙，光維護自己的臉面、個人利益，不實行真理做老好人造成的，是我咎由自取。

後來，我就來到神面前尋求、反省：為什麼我總是身不由己地維護自己的利益做老好人，明知真理却實行不出來呢？一次，我看到神的話說：「撒但敗壞人是藉着國家政府以及那些名人、偉人的教育薰陶達到的，他們的那些鬼話成了人的生命本性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是撒但的名言，已滲透到所有人的裏面，成為人的生命了，還有一些處世哲學的話也是這樣。撒但是藉着各國什麼美好的傳統文化來教育人，使人類陷入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最後因人事奉撒但而抵擋神被神毀滅。……人的生活、行事為人還有許多撒但毒素在裏面，幾乎沒有絲毫真理，比如人的處世哲學、行事手段，人的座右銘，都充滿了大紅龍的毒素，都是從撒但來的，所以，人的骨子裏、血液裏流的全是撒但的東西。那些當官的、掌權的、有成就的人都有他的成功之道和秘訣，那個秘訣不正代表他的本性嗎？他們能在世界上做大事，背後的陰謀詭計誰也看不漏，證明他們的本性太陰險惡毒。人類被撒但敗壞太深了，每個人的血液裏都流着撒但的毒液，可以看見人的本性都是敗壞的、邪惡的、反動的，都被撒但的哲學充滿了，浸透了，完全是背叛神的本性，所以就能抵擋神，與神為敵。」（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認識人的本性》）揣摩着神的話，我找到了問題的根源，我總是做老好人，實行不出真理，就是因我心裏被撒但的哲學、毒素充滿了。像「沉默是金，說話是銀，言多必失」，「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逢人只說三分話，話到嘴邊留三分」，「看透不說透，還是好朋友」，等等，我把這些東西當成了至理名言，當作為人處世的法則，憑着這些東西竭力追求做一個人所認為的老好人。一直以來，跟任何人相處，我考慮的都是如何不得罪人，如何使人誇獎、高看，撒但圓滑詭詐的處世哲學已被我運用得爐火純青，成了我本性的自然流露。雖然我在世上具備了好人的標準，成為被人稱贊的老好人，但却與真正的好人格格不入。我憑着這些撒但的毒素活着到底得到了什麼呢？從小失去了小孩子該有的天真爛漫，不管與誰相處總是戴着假面具，說話、做事處處小心謹慎、察言觀色，對任何人都得防備着，從來不敢與人敞開心說心裏話，就連跟自己的家人都說謊耍詭詐；許多時候因怕得罪人而違背自己的良心，出賣自己的人格、尊嚴，就是說話、做事從來都不敢堅持正義，甚至為了維護自己的形象委曲求全，心裏生氣還得強裝笑臉……這些撒但哲學沒有讓我活出正常人的樣式，而是讓我變成了一個善惡不分、自私卑鄙、圓滑詭詐的人。憑着這些撒但的哲學活着，雖然我得到了人一時的好評，但却如同戴上了無形的枷鎖，被牢牢地捆綁着，不能隨便說話，不能隨便做事，一點自由都沒有，心靈裏特別地痛苦、壓抑。如今我才看清，我以往所追求的好人並不是真實的好人，而是不追求真理的詭詐人，是黑心人，是抵擋神、背叛神的人，不經歷神的審判潔淨絕對不能蒙神拯救。這時我才明白，我被惡人打有神的許可，是神對我的提醒、警示，是讓我回到神面前反省自己，認識做老好人的實質與後果，向神悔改。

通過讀神的話，我看清了老好人的本性實質以及做老好人的危害、後果，就向神禱告，願意好好追求真理，脫離撒但哲學的捆綁轄制，按照神的話做誠實人。有一次，我得知我們教會林姊妹調到其他教會盡本分，并被選為教會執事。我知道她挺詭詐的，以往在教會的時候盡本分一貫藏奸耍滑，說一套做一套。我想這樣的詭詐人不適合做教會執事，我得維護教會工作，寫信給那處教會帶領反映一下林姊妹的情況。可當我提起筆的時候又猶豫了，心想：這是那處

教會的事，那處教會帶領會不會說我手伸得太長，多管閑事呢？這時，我想到一段神的話：「都說貼着神的負擔，維護教會的見證，誰貼上了？問一問自己，你是貼着神的負擔的人嗎？為神你能實行公義嗎？你能站起來為我說話嗎？你能堅信不移地實行真理嗎？你敢于向一切撒但的作為爭戰嗎？為我的真理你能不憑情感揭露撒但嗎？你能讓我的心意在你身上得到滿足嗎？關鍵時刻你心擺上了嗎？你是遵行我旨意的人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三篇》）神的話句句敲打着我的心，我感受到神急切的心意，神希望人能實行真理，有正氣，為維護神的作工，敢于向撒但勢力說不，敢于承擔責任，不為自己的得失考慮打算，能以教會利益為重。明白神的心意後，我實行真理有底氣了。于是，我就寫信給那處教會的帶領，反映了林姊妹的情況。幾天後，那處教會的帶領告訴我，說他們通過了解，發現林姊妹確實屬於詭詐人，已經調整了她的本分。看到這樣的結果，我心裏特別地踏實、得安慰，體會到做誠實人真好，總算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後來，有弟兄姊妹對我說：「你發現問題為維護教會的工作寫信告訴我們，在這方面看見你確實有一些變化了，不像以往一點正義感都沒有……」聽到這些話，我心裏挺受感動的，我深知我能實行一點真理，能有這點變化，都是神的審判刑罰達到的果效。感謝全能神對我的拯救！

## 48 實行真理才能活出人樣

中國 苗曉

以往我認為，我能在教會盡本分，與弟兄姊妹能和睦相處，明顯的罪不犯，這就是活出點人樣了。經歷了神話語的審判揭示和一次次的顯明後我才明白，有人樣不是光看人外表有點好行為，關鍵看我們能不能實行神的話，在臨到的事上能不能放下自己的利益堅持真理原則，維護神的作工，體貼神心意。

2018年，共產黨又展開了新一輪的抓捕行動。7月份，我們教會一個傳福音的姊妹被警察抓了，這個姊妹去過我家，要是之前她就被警察跟踪了，警察肯定會找到我家，我們趕緊搬到了另一個地方。剛安定下來沒多久，負責人到我家說：「有三個弟兄姊妹被警察跟踪抓捕了，他們去過的幾個聚會點已經通知轉移了，你們也注意安全。」我聽後心想：「警察既然跟踪、抓捕了好幾個弟兄姊妹，說明他們跟踪、監控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共產黨仇恨真理、仇恨神，它為了取締神的教會，抓捕信神的人，一貫是順藤摸瓜，放長綫釣大魚，說不定我們這裏所有的聚會點都已經被監控了，這些家的弟兄姊妹都得趕緊轉移才對。可負責人只是通知了被抓的弟兄姊妹去過的聚會點，其他人還有危險，我到底給她提不提呢？不提吧，萬一真出事，不知又會有多少弟兄姊妹被抓受酷刑，教會工作也受虧損；可我提了萬一負責人不聽，還說我膽怯懼怕，那我以往在她心中的好形象不就沒了嗎？」就在我糾結時，我想到神的話說：「當行一切對神的工作有益的事，不該做毀壞神工作利益的事，當維護神的名、神的見證、神的工作。」（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國度時代神選民必須遵守的十條行政》）神的話提醒了我，作為一個信神的人，就當維護神的工作，維護教會利益。于是，我就把自己的看法、觀點對負責人說了。可我話音剛落，負責人就沉着臉對付我說：「搬家！搬家！一臨到點環境就逃避，還相不相信神主宰一切？以往還覺得你有身量，在組裏能起到帶頭作用，沒想到一

臨到事就膽怯了……」我聽後心裏很難受，負責人這樣對付我，組裏的弟兄姊妹會怎麼看我？以後我又如何面對負責人？雖然想到要維護教會工作，保護弟兄姊妹的安全，還想再給負責人提提，可看着她堅定的態度，我又有了顧慮：「剛挨了對付，要是我再堅持，再提建議，負責人肯定說我不但沒真理實際，還狂妄自是、持守自己，那我在她心中不就是一個不追求真理的人？以往負責人很器重我，一些重要的工作都讓我參與，有些問題還會詢問我，如果我堅持自己的看法，說不定她以後就不培養我了，組裏的弟兄姊妹們也會瞧不起我。唉！還是算了吧！」想到這些，我就低頭不吭聲了。

負責人走後，我心裏有些惴惴不安，就默默地禱告神。我想到神的話說：「一個人的人性裏最基本也是最重要該具備的就是良心與理智，如果一個人不具備良心，也不具備正常人性的理智，那這個人是什麼人？籠統地說是一個沒有人性的人，是人性壞的人。細分析，這個人都有哪些敗壞人性的表現讓人說他沒有人性呢？這類人都有什麼特點，都有哪些具體的流露？他做事應付糊弄，事不關己，高高挂起，不考慮神家利益，也不體貼神的心意，對見證神、對盡本分沒有任何負擔，也沒有任何責任心。……還有些人盡本分看見問題也不說，看見有人打岔攪擾也不攔阻，絲毫不考慮神家的利益，也絲毫不考慮自己的本分、職責所在，就只為自己的虛榮、臉面、地位、利益與自己的榮譽說話，做事，出頭，下功夫，賣力氣。」（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我就是神揭示的這種情形，明明知道其他聚會點也有隱患，弟兄姊妹不轉移，很可能會遭到共產黨的抓捕，但我怕負責人說我没信心，膽怯懼怕，失去在她心中的好形象，我就不敢再堅持原則維護教會工作，這不就是明知真理不實行嗎？我在心裏默默地禱告：「神啊！在事實的顯明中才看到我信神不實行真理，不維護神的作工，處處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地位、名譽，自己的利益，我真是太自私卑鄙了！神啊！願你帶領引導我，我願意真實悔改。」過後，我又想到《工作安排》裏早就規定，盡本分必須保證安全、注意安全，有了安全的環境，弟兄姊妹才能靜下心來正常盡本分，神家工作也不容易受到攪擾。想到這些，我就和組內幾個弟兄姊妹交通了我對這件事的看法，他們聽後也覺得其他聚會點有隱患，應該轉移。商量後，我決定見到負責人再給她提，心裏也禱告神，求神加給我實行真理的勇氣。

沒過幾天，另一個負責人張姊妹來到我們這裏，問我們聽到三個弟兄姊妹被抓的事有什麼想法。我連忙說：「我覺得其他幾個聚會家可能也不安全了，應該通知他們趕緊轉移，以免……」我話還沒說完，張姊妹就嚴厲地對付我說：「安全？在中國信神有安全的地方嗎？哪個地方沒隱患？現在是傳福音盡本分的關鍵時期，見危險環境就躲就藏，還怎麼盡本分？你是不是想躲藏到神的工作結束，躲到共產黨垮台了再盡本分呀？……」我一聽，心想：「我不是這個意思啊，神在恩典時代就教導我們：『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太10:16）『有人在這城裏逼迫你們，就逃到那城裏去。』（太10:23）在中國信神盡本分得講智慧。但從張姊妹的說話中我明顯感覺到，她就是專門針對我的問題來的，如果我還堅持自己的意見，她會不會說我不接受真理，不是一個對的人？」這時負責人又說：「膽怯的人可不能盡本分，一旦被抓就是猶大。」我一聽這話，心裏更糾結了：我要是繼續建議搬家，那我在負責人眼中就是膽怯懼怕的人，弄不好還會把我撤換了，那弟兄姊妹會怎麼看我？以往弟兄姊妹看我盡本分熱心，對我印象不錯，有問題也喜歡來找我交通，如果知道我不接受真理，膽怯懼怕，那我在弟兄姊妹心中的好形象不就歸于烏有了嗎？我也沒臉面對弟

兄姊妹了。瞻前顧後一番考慮，我心中的那點正氣已經蕩然無存了，覺得還是別跟負責人拗着來，該說的我也說了，負責人不接受是她們的問題，真出事也是她們的責任。想到這兒，我說：「我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至于怎麼做，你們自己衡量吧！」

幾天後的一個早上，一個姊妹急匆匆地來告訴我們：「上次那三個弟兄姊妹被抓後，有幾個聚會點沒及時轉移，警察順藤摸瓜跟踪、監視，我們組的三個負責人和幾個聚會點的弟兄姊妹都被抓走了……」我聽後心裏非常難受自責：當初我要是堅持原則，和負責人說清楚事情的嚴重性，或者直接向帶領反映，可能就不是今天這樣的局面了。現在這麼多弟兄姊妹被抓，教會工作受到嚴重虧損，這和我沒堅持原則不負責任有直接關係。可現在說什麼都晚了，最好的補救就是趕緊想辦法通知其他有隱患的弟兄姊妹，不能再讓更多的弟兄姊妹落入共產黨的魔爪了。於是，我趕緊和幾個弟兄姊妹安排這事。

事後我就反省，自己理論上也知道信神要維護神家利益，維護教會工作，可為什麼臨到事就實行不出來呢？我為什麼總是自私卑鄙，身不由己地維護自己的利益呢？一次，我看到神的話說：「人沒有經歷神作工得着真理以前，是撒但的本性在人裏面當家做主支配人。這個本性裏具體是什麼東西呢？比如說，你為什麼要自私，你為什麼要維護自己的地位，你為什麼情感那麼重，你為什麼喜歡那些不義的東西，喜歡那些惡，你喜歡這些東西的根據是什麼，這些東西是從哪裏來的，你為什麼能喜歡接受這些東西。現在你們已經明白了，主要就是撒但的毒素在裏面。撒但的毒素是什麼，完全可以用話表達出來。比如，你問一些作惡的人為什麼作惡，他會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一句話就把問題的根源說出來了。撒但的邏輯已成為人的生命了，人為這個為那個都是為自己，人都覺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所以人活着就得為己，千里來做官，為的吃和穿。『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就是人的生命、人的哲學，也代表人的本性。這句撒但的話正是撒但的毒素，作到人裏面成為人的本性了，撒但的本性就用這句話顯明出來了，完全代表了。這種毒素成了人的生命，成了人生存的根基，幾千年來敗壞人類都是受這個毒素支配活到現在。」（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走彼得的路》）神的話把人自私卑鄙的根源點出來了，主要就是憑「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明哲保身，但求無過」的撒但毒素活着，這些東西已經成了人的本性，人人都為自己爭取利益，都為自己活着，甚至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犧牲別人的利益，敗壞人類都憑着這些撒但毒素活着，越來越自私、詭詐，世界也越來越黑暗、邪惡。雖然我信神了，但神的話語還沒成為我的生命，我的思想觀點還是被這些撒但毒素侵蝕着，才導致自己明知真理也實行不出來，就怕得罪了負責人，自己的名譽地位、前途不保，我信神不實行真理，不維護教會工作，而是把自己的名譽地位看得高于一切，我真是太自私卑鄙了！其實，我什麼時候盡什麼本分，都是神命定好的，我却謬妄地認為自己的前途命運在負責人手中，得罪了負責人就意味着會失去本分，我這不是否認神家真理掌權、公義掌權嗎？我和外邦人的觀點一樣，分明就是個不信派啊。我又想到神的話說：「無論神家利益、神的工作受多大虧損，你的良心都沒有責備，這就是憑撒但性情活着的人，撒但控制你了，讓你這個人活得不像人，鬼不像鬼。你吃着神的，喝着神的，享受着從神來的一切，但是神家工作受任何的虧損你都覺得與你無關，甚至在看到的時候你能胳膊肘往外拐，你不向着神，不維護神的工作，不維護神家利益，這是不是撒但在你身上掌權呢？這樣的人活得像不像人？這分明就是鬼，這哪是人哪！」（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實行真理的人才會有敬畏神的心》）全

能神的話像利劍一樣刺痛了我的心。我吃着神造的食物，呼吸着神造的氧氣，還享受着神生命真理的供應，可我却不思還報神的愛，眼看神家工作要受到極大的虧損，弟兄姊妹都處在危險境地時，我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名譽，不敢堅持原則，導致二十多個弟兄姊妹被抓入獄，遭受警察的折磨，福音工作受到極大的攔阻。我憑敗壞性情活着，自私卑鄙、保全自己，帶來的後果不堪設想，純屬就是在作惡。以往我不理解神為什麼厭憎、恨惡自私卑鄙的人，還說自私卑鄙的人没人性，都是屬撒但的人。現在我才明白，自私卑鄙的人不考慮別人，只為自己，甚至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損害教會工作的基礎上，這哪有人性啊，連畜生都不如，狗還知道為主人看家護院，對主人忠心，可我享受着神豐豐富富的供應却吃裏爬外，對神沒有一點忠心，我真不配稱為人。這時我才體會到，神說自私卑鄙的人就是撒但活鬼一點也不為過。我再不悔改變化，不實行真理，只能作惡抵擋神而遭到神的懲罰。通過這次的失敗，我才看到信神不追求真理，不解決撒但性情，就不會實行真理順服神，這樣不管信神多少年，撒棄花費有多少，受了多少苦，都不能達到生命性情變化蒙神拯救。這時，我向神禱告：「全能神啊！在這次的事上我沒實行真理、沒堅持原則，導致給教會工作和弟兄姊妹帶來這麼大的虧損。神啊！我作惡了，我願意悔改，願你鑒察我的心，若我以後不變化，還是自私卑鄙，不維護神家工作，願你的審判刑罰臨到我。」

禱告後，我看到神的話說：「當你流露自私卑鄙的時候，你意識到了，你得尋求真理，怎麼做合神心意？怎麼做對大家有利？那就得先放下自己的利益，根據身量逐步放棄，一次放一點，經歷幾次就徹底放下了，越放心裏越覺得踏實，越放越覺得做人就應該有良心、有理智，沒有私心，腰板就挺得直，完全為滿足神做事，就够『人』這一撇一捺，這樣活在天地間光明磊落，是一個真正的人，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神賜給的這一切，你越這樣活着心裏越踏實、越光明，這樣不就走走上正軌了嗎？」（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

「做事別總為自己，別總考慮自己的利益，別考慮自己的地位、臉面、名譽，別考慮人的利益，先考慮神家的利益，把神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應體貼神的心意，先考慮自己盡本分有沒有摻雜，盡沒盡上忠心，盡沒盡上責任，盡沒盡上全力，是不是全身心地為你的本分、為神家的工作着想，你得考慮這些。常考慮這些，你就容易盡好本分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看了神的話我明白了，作為一個基督徒，憑神話真理活着，體貼神的心意，臨到事能放下自己的利益，維護神的工作，這樣的人才活得光明磊落，活得有骨氣、有人樣，心裏踏實、平安。我以後要按着神的話實行，追求做一個光明磊落的人。

11月的一天晚上10點多，新選的負責人李姊妹來到我們組，說她的配搭劉姊妹兩天前去接一個外地來的姊妹，到現在都沒回來，她擔心姊妹是不是被警察抓了，要是被抓了，得趕緊通知弟兄姊妹轉移，但又想姊妹是不是有事回家了，如果轉移弟兄姊妹，也會影響他們正常盡本分，她不知道怎麼實行合適。我聽後心想，劉姊妹信神多年，盡本分比較踏實，她接不到人應該會打招呼，不會隨便回家的，很有可能是被警察抓捕了，應該趕緊跟帶領反映，及時處理這事。但我轉念又想，李姊妹是負責人，她都看不透這事，怕做錯了給教會工作帶來打岔攪擾，我就能看透嗎？如果我們勞師動衆地轉移弟兄姊妹，結果劉姊妹沒有被抓，到時帶領會不會對付修理我，說我打岔攪擾神家工作啊？我到底說還是不說呢？……

爭戰中，我想到神的話說：「當行一切對神的工作有益的事，不該做毀壞神工作利益的

事，當維護神的名、神的見證、神的工作。」（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國度時代神選民必須遵守的十條行政》）「越到關鍵的時候人越能順服，越能放下自己的利益、虛榮臉面，盡好自己的本分，這才蒙神紀念，這都是善行啊！人無論做什麼，人的虛榮臉面與神的榮耀相比哪個是最重要的？（神的榮耀。）自己的責任與自己的利益相比哪個最重要？盡到自己的責任最重要，這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得着神、得着真理是最幸福的事》）神明確要求我們要維護神的工作，盡好自己的本分，現在教會的利益與我自己的利益發生衝突了，神在看我的選擇。如果我還像上次那樣自私卑鄙，那就太没人性了。上次就是血的教訓，是慘痛的代價，我絕不能再重蹈覆轍。我就對李姊妹說：「你說劉姊妹回家也有可能，但我們現在也無法確定，所以我們還是作最壞的打算，趕緊通知弟兄姊妹轉移，即使做的有些偏差，但我們存心是為了維護教會工作，保護弟兄姊妹的安全，是為了大局着想。若我們知道有危險不及時處理，導致弟兄姊妹被抓，那我們就相當于猶大，到時候後悔也晚了。這件事多耽誤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險，趕緊處理吧，這事刻不容緩。」我還交通了上次弟兄姊妹被抓的事來提醒姊妹。通過交通，姊妹也贊同我的看法，第二天天不亮就去處理這件事，第三天晚上我們也搬離了那個地方。

在轉移的過程中，負責人說劉姊妹與她接的姊妹都被警察抓捕了，警察還抓了一個聚會點的四個弟兄姊妹，我們轉移得太及時了，要是再晚一步，不知又會有多少弟兄姊妹被抓。我聽後心裏非常痛恨共產黨太邪惡，在偌大一個中國，却無基督徒的容身之處。同時，我也感受到維護教會利益太重要了，這次我實行了真理，盡上了自己的責任，良心有了一份安慰，覺得憑神的話活着才光明磊落，有點人的樣式。我也切身體會到了，如果没有神話語的審判揭示，我還被撒但哲學、撒但性情捆綁，作惡抵擋神，根本不會放棄個人利益堅持真理原則，永遠活不出人樣。正如全能神的話說：「你能盡上自己的責任，盡上自己的義務與本分，放下私欲，放下自己的存心、動機，體貼神的心意，把神的利益、神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樣經歷一段時間，你就覺得這樣做人好，活得光明磊落，不是卑鄙小人，活得不是窩囊、齷齪、卑鄙，而是光明正大，這是人該活出的形象，是人該做的。」（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

## 49 這樣做人真好

日本 尋求

小時候父母就教育我，跟人相處說話不要太直，凡事要以和為貴，這是做人的處世之道，所以我不管是跟同學、朋友還是跟鄰居相處，都是憑着「看透不說透，還是好朋友」「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的撒但處世哲學活着，看到別人做的事情不合適，我總是顧及對方的面子，盡量不揭別人的短處，所以周圍的人都誇我善解人意，會體貼照顧人，當時我也覺得這樣做人好，覺得這是與人相處的最根本原則。直到信神後，我經歷了神話語的審判刑罰，才分辨出這樣做人並不是真正的好人，而是在憑撒但處世哲學對待人，對人對己沒有絲毫益處，而且還容易坑害人，這時我的看事觀點才有了一些變化，也從神的話中找到了做人的原則。

2019年8月份，我被選為教會帶領，我心裏很感激神能給我操練的機會，並暗立心志一定要把這個本分擔起來。一段時間後，我發現了弟兄姊妹在盡本分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有的弟兄姊妹盡本分應付糊弄，導致製作的視頻存在明顯的問題；有的弟兄姊妹不能跟人和諧配搭，導致大家盡本分步調不一致，降低了工作效率；等等。看到這些問題，我心想：弟兄姊妹帶着敗壞性情盡本分，要是不給他們點出來，肯定會給神家工作帶來更大的影響，這樣盡本分也不合格呀，我得把問題點出來交通解剖，讓他們能認識扭轉。可又想，我剛盡這個本分就揭露大家身上的問題，弟兄姊妹會怎麼看我呀？會不會說我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對人要求挺苛刻不好相處呀？如果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大家會不會因此疏遠我啊？哎，算了，還是先不要直接提了，搞好跟大家的關係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對待有些弟兄姊妹的問題，我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說就過去了，總怕傷了他們的面子，讓他們下不來台，也影響了我們之間的和氣。

一次，一個姊妹跟我反映王弟兄盡本分特別持守自己，不接受別人的建議，影響了工作進度。我又向其他弟兄姊妹了解了王弟兄的表現，大家也都反映王弟兄性情比較狂妄，說話愛站高位、教訓人，與他配搭的弟兄姊妹多數都受他轄制。聽到這些，我意識到王弟兄身上的問題有些嚴重，如果不及時解決的話，對他的生命進入和神家工作沒有絲毫益處，我得找王弟兄交通解剖，讓他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可當我和王弟兄溝通時，我心裏却有些打退堂鼓了，心想：弟兄姊妹反映的這些問題都是弟兄身上最缺少的，要是把所有的問題都一一解剖的話，他會不會覺得我把他貶低得一無是處啊？會不會讓他很沒面子？要是再讓弟兄覺得我是有意針對他，他會不會因此記恨我啊？平時我們都在一起聚會、盡本分，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這把關係鬧僵了以後還怎麼相處呀？這時，我想到他平時聚會時也說自己性情狂妄，我再稍微給他點點，只要不深挖解剖，不觸及到他的痛處，應該不會讓弟兄太尷尬，這樣也不至于跟他的關係鬧得太僵。就這樣，我跟弟兄交通時，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說他性情狂妄，與人配搭站高位等，弟兄聽完後只是口頭上承認自己確實有這方面問題，並說他已經意識到了。我知道弟兄並沒有看清問題的嚴重性，但我也沒再多說什麼。不久，因王弟兄對自己的敗壞性情沒有真實認識，盡本分還和以往一樣持守自己，跟人無法和諧配搭，耽誤了工作進度，最後被調整了本分。之後，他去盡別的本分還是憑着敗壞性情做事，盡本分沒有明顯的果效。一天，負責他工作的姊妹生氣地對我說：「王弟兄身上的問題，你知不知道呀？你知道為什麼沒有跟他交通呢？他現在盡本分已經嚴重影響到工作的進展了。」聽到姊妹嚴厲的口氣，我感覺好像神在藉

着姊妹責備我為什麼沒有實行真理，心裏也挺難受、自責的，想想要是我及時指出他身上的問題，他再有真實的反省認識，或許就能正常盡本分了。可現在弟兄對自己的撒但本性沒有認識，不但盡不了以前的本分，而且調整後也沒有變化，還一直拖延工作進度，我這不是坑害人、耽誤神家工作嗎？以前我還覺得自己人性好，可現在看看，我是維護住了和人的關係，沒有傷害別人的面子，給人留下一個好印象，但對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和神家工作沒帶來絲毫益處，這算得上人性好嗎？

之後，我看到一段神的話說：「人性好得有一個標準，不是走中庸之道，不堅持原則，誰也不得罪，四面討好，八面見光，讓各種人都感覺好，不是這個標準。那是什麼標準？對神、對人、對事，他都有一顆真心，能負責任，大家有目共睹，心裏都清楚，另外，神鑒察人心，神知道每一個人。有的人總標榜自己人性好，從來不做壞事，也不偷別人的東西，也不貪圖別人的東西，甚至在臨到利益糾紛時能讓別人占便宜，寧可自己吃虧，從來不說別人壞話，人都感覺他是好人，但是在神家盡本分他却藏奸耍滑，總為自己圖謀，沒有一件事能考慮到神家的利益，沒有一件事是急神所急、想神所想，沒有一件事是為了自己的本分能夠放下自己的利益，他從來不捨棄自己的利益，甚至看見惡人作惡也不揭露，一點原則沒有，這就不是好的人性。」（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神的話指出了做人的原則，真正的好人並不是走中庸之道，看出別人的問題不點也不提，也不是能和人打成一片，維護人與人之間的和氣，真正的好人的標準是對人對事有原則，有正義感，當看到神家利益受虧損時，能不怕得罪人，堅持原則維護神家利益。想想我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相處時，就只注重不傷害對方的面子，誰也不得罪，認為只要維護好跟人的關係就是大家公認的好人，但我這樣對待人却沒有一點真理原則，看到弟兄姊妹憑敗壞性情做事，打岔攪擾了神家工作，我為了保住在大家心中的好形象，不但不維護神家利益，反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看到問題得過且過。尤其在對待王弟兄的事上，我明明知道他的問題已經嚴重影響了神家工作，但為了不讓弟兄誤認為我是有意針對他，也擔心弟兄不接受我說的還對我產生成見，在跟弟兄交通時，我就輕描淡寫地說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導致王弟兄對自己存在的問題沒有真正重視起來。外表上，我給人留下一副誰也不傷害的「好形象」，但實質上給神家工作和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帶來的都是坑害與斷送。看到自己就是一個假好人、濫好人，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詭詐人。

接下來靈修時，我又看到神的話說：「有的教會帶領看到弟兄姊妹盡本分應付糊弄，該責備他也不責備，明明看見神家利益受損失，他也不管不問，絲毫不得罪人，其實他的存心目的不是體貼人的軟弱，他心裏清楚，『我只有這樣做，誰也不得罪，人就會認為我是好帶領，就會對我有好的、高的評價，就會贊成我、喜歡我。』他不管神家利益受多少損害，也不管神選民的生命進入受多大虧損，教會生活受多大攪擾，他就堅持撒但哲學不得罪人，心裏從來沒有責備，頂多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一說就完事了，也不交通真理，也不給人點出問題的實質，更不解剖人的情形，不帶領人進入真理實際，從來不交通神的心意是什麼，人常做哪些錯事，流露什麼樣的敗壞性情。他不解決這些實際問題，而是一味地縱容人的軟弱、消極甚至人的應付糊弄，一貫地讓這些人的所作所為得不到任何的定性，反倒經由他這麼一做，多數人都認為：『我們的帶領就像我們的母親，我們的帶領比神還體諒我們的軟弱，我們身量小够不上神的要求，但是我們能够得上我們帶領的要求就足够了，他是我們的好帶領。如果有一天上面撤換我

們的帶領，那我們應該發出我們的心聲，提出我們不同的意見、願望，與上面交涉。」人心裏有了這樣的想法，與帶領有了一種這樣的關係，對帶領有了這樣的印象，內心產生了這樣的依賴、羨慕、尊敬、崇拜，那這個帶領心裏的感覺應該是怎樣的？在這件事上，他如果心裏有責備，不平安，覺得虧欠神，他不應該注重在人心裏的地位與形象，他應該見證神、高舉神，讓神在人心裏有地位，讓人尊神為大，這樣心裏才會有真實的平安，這是追求真理的人。但是他做事的目的不是為達到這個，而是用這些方式、手段引誘人偏離真道、背叛真理，甚至一味地縱容人在本分當中應付糊弄、不負責任，達到他在人心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讓人對他有好感的目的，這是不是籠絡人心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邪不邪惡，可不可惡？太噁心了！」（摘自《揭示敵基督·籠絡人心》）神的話把我這樣做事的存心和實質揭示出來了。自從我盡了帶領的本分後，總是小心翼翼地維護着與人的關係，看到弟兄姊妹的問題不直接揭露，照顧大家的面子，甚至看到王弟兄盡本分打岔攪擾影響工作進度了，我心裏一點兒也不着急，反而考慮、研究在弟兄姊妹中間說話的方式，考慮自己在這個人群中能不能站穩腳跟。外表上我說話溫柔，不傷害人，其實是給人一個假象，迷惑了弟兄姊妹，我是借用一些人看為好的行為方式、說話語氣來籠絡人心，達到讓別人都稱贊我、崇拜我的目的，以此鞏固自己在人中間的地位。為了讓自己在人群中能亨通，我拿着神家的利益來換取自己的利益，違背真理原則、坑害神家工作，我這走的就是敵基督的道路啊。我又想到神的話說：「你對你的親朋好友、對你的妻子（丈夫）兒女與你的父母都特別友好特別忠心，而且從來不占任何人的便宜，但你不能與基督相合，不能與基督和睦相處，那你就是將你的所有都救濟給你的鄉鄰，或你將你的父母、家室照顧得無微不至，我說你仍是一個惡人，而且是一個詭計多端的惡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與基督不合的人定規是抵擋神的人》）神家讓我操練盡帶領的本分，是讓我帶領弟兄姊妹實行真理，盡好本分，維護好神家的工作，看到弟兄姊妹身上的問題，能交通真理解決，讓他們對自己的敗壞性情有認識，知道如何按原則盡本分，這才是我的職責。但我却不按着神的要求盡本分，我總注重與人搞好關係，維護在人中間的名望，結果給神家工作帶來了虧損，攔阻了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我這是站在撒但一邊做事啊。看到自己確實跟神話揭示的一樣，不但不是一個好人，而且是一個圓滑詭詐、自私卑鄙的惡人，再不悔改變化，就會成為弟兄姊妹生命進入過程中的攔路虎、絆腳石。這時，我對自己與人相處的生存法則看透了一些，也從心裏印證，「看透不說透，還是好朋友」「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等撒但毒素並不是真正做人的原則，我就來到神面前跟神禱告，願意向神悔改，扭轉自己以往錯誤的追求。

之後，我又看到神的話說：「要想和神建立正常的關係，必須達到心歸向神，在此基礎上，你與人也有正常關係了。若你與神沒有正常關係，不管你怎麼維護與人的關係，你再努力，再用勁，也是屬於人的處世哲學，你是以人的觀點、人的哲學來維護你在人中間的地位，讓人都誇你，而不是根據神話來建立與人的正常關係。若你不注重與人的關係，而是維護與神的正常關係，願意把心交給神，學會順服神，自然而然地你與所有人的關係也會正常的。這樣，你與人的關係不是建立在肉體之上，而是建立在神愛的基礎上，幾乎沒有肉體來往，但是在靈裏有交通，彼此地相愛，彼此地安慰，彼此地供應，所做的這一切都是心滿足神的基礎上做的，不是靠着人的處世哲學來維護，而是靠着對神的負擔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不需要你人為的努力，而依神話原則實行。」（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建立與神的正常關係很重要》）從神的話

中我明白了，要想建立正常的人際關係，不是靠處世哲學來維護，而是能按神話的要求對弟兄姊妹靈裏有供應，這樣對人對己才有益處。當弟兄姊妹憑敗壞性情盡本分給本分帶來影響時，我不應該考慮自己的地位與形象，而是應該結合神話把看到的問題點出來，幫助他們認識自己的敗壞性情，交通神的心意，讓人明白真理盡好本分，這才是神稱許的。想想王弟兄平時聚會時也能結合神話認識自己，說明弟兄是想解決自己問題的，只是因為沒有認識到問題的根源，對自己沒有真實的恨惡，所以臨到事還是會活在敗壞性情中，我要是結合神話幫助弟兄解剖問題的實質，讓他從神話中找到實行原則，才是對他最真實的幫助。認識到這兒，我願意改變以往錯誤的追求法，按照神的要求去做。隨後，我總結了王弟兄盡本分中存在的問題，并一條一條地記下來，找他交通解剖他的表現，分析了問題的根源。談完後，王弟兄沒有像我想象的那樣記恨我，或不搭理我，對我交通的也都能接受，過後還給我發消息說：「這樣提點提點挺好，要不然我也意識不到問題的嚴重性。」當時我心裏挺感動的，看到當我擺對存心，不再注重別人對自己的看法，按神話實行，堅持原則時，就能給身邊的人帶來實際的幫助，自己心裏也踏實、平安。

後來，我又發現一個姊妹盡本分比較拖沓，還有些任性，導致本分中出現了很多問題，姊妹看到自己出了這些問題也挺消極的。我意識到出現這些問題跟姊妹平時對待本分的態度有很大關係，就想給她提提，但又想：姊妹現在已經很難受了，這個時候我再揭露她身上的問題，這不是在人傷口上撒鹽嗎？萬一姊妹聽後更消極了，大家會不會說我人性不好，不知道體諒人，因此疏遠我呢？我就想，只要把本分中出現的漏洞想辦法解決了就行，至于姊妹身上的問題就不跟她說了。這時，我意識到自己又憑撒但處世哲學對待人了，要是不給姊妹點出來，她對自己的敗壞性情沒有認識，這樣對姊妹沒有益處。我就跟神禱告尋求，在這樣的環境中自己該進入哪些真理。之後，我看到神的話說：「神作事從來都不優柔寡斷，他作事的原則與目的都清澈透明，都純淨無瑕，絕對不摻有任何詭計、陰謀，就是說，神的實質沒有陰暗、沒有邪惡。」（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二》）「在神那兒沒有人的中庸之道，沒有人意摻雜，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沒有模稜兩可的東西。」（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具備真實的順服才是真正的信》）從神的話中看到，神說話作事特別有原則，愛憎分明。當人做了正面的事，神的態度就是認可，當人做了違背真理原則或損害神家利益的事情，神的態度就是厭憎，看到神作事旗幟鮮明，沒有模稜兩可的意思。這時，我想到當初主耶穌要釘十字架時，彼得說：「主啊，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太16:22）可主却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太16:23）彼得說這話的性質是在攔阻打岔神的作工，所以神對彼得這個作法的定性是撒但，當時主耶穌沒有因為怕傷到彼得的臉面或擔心彼得消極就不說這句話了，而是根據人所做事情性質給人一個準確的定性，讓人看到神明確的態度，也知道自己所作所為的性質。從神對待人的態度上，我找到了實行的原則，對於弟兄姊妹身上的問題，有些事情應該包容忍耐，有些事情影響到本分，耽誤了神家工作，就得交通解剖，堅持真理原則，不能做老好人走中庸之道。雖然姊妹現在有些消極，但我不能為了維護自己的臉面地位怕得罪人就不說她身上的問題了，只要我存心對，不是帶着嫌棄姊妹的心，不站在地位上去指責她，而是憑愛心交通真理幫她解剖問題的性質，讓姊妹能意識到自己身上的敗壞性情，和她一起尋求實行路途，這樣盡本分就合神心意。後來，我找姊妹幫她解剖了她身上存在的問題，點出了

她的一些錯謬的思想觀點，並結合自己的經歷去引導姊妹，剛開始我還擔心這樣交通會不會太嚴厲了，會不會讓姊妹面子上過不去啊？可沒想到我交通完後，姊妹並沒有像我想象的更加消極或者是對我有什麼成見，而是很誠懇地說這些問題都是她以往沒有認識到的，也願意接受這樣的修理對付。後來，姊妹盡本分的態度就好些了，遇事開始有意識地往真理原則上尋求了。看到這些，我心裏挺高興的，覺得實行真理，按神的要求盡本分挺踏實的。

以前，我跟人相處時經常擔心說話重了會傷到別人的面子，讓人對我產生成見，所以我總是用處世哲學來維護與人的關係，活得也挺累的。藉着這幾次的經歷和神話語的帶領，我才明白了什麼是真正的好人，同時也感受到了人跟人相處，能堅持真理原則、實行神話才是最重要的，這才是真正做人的原則。感謝神！

## 50 「好形象」的背後

韓國 魏塵

2019年12月，我在教會做福音執事。一段時間後，我發現帶領看到弟兄姊妹盡本分中的問題，就會直接指出來，有時說話口氣還很嚴肅，我就想：你們指點的問題都對，但這樣太傷弟兄姊妹的面子，容易得罪人，我可不能像你們那樣，說話得委婉點，給大家留個好印象，得到大家的擁護支持，這樣工作才好作呀，下次再選舉說不定還有機會被選為教會帶領呢。抱着這樣的心態，再和弟兄姊妹相處，我特別講究方式，就注重怎麼說話委婉、不傷人，能讓人好接受。

一次，我發現成姊妹盡本分拈輕怕重，見難就退，傳福音的時候遇到福音對象觀念多、態度不太好，她就往後退縮，過後也不針對福音對象的觀念裝備相應的真理解決。看到姊妹盡本分態度不對，這樣下去本分肯定盡不好，我打算給她提出來交通交通，可我準備給姊妹發消息時，突然想：姊妹只是臨到難處有些退縮，平時盡本分也有些果效，如果我給她指點問題，萬一她說我要求高，對我產生成見，以後我安排工作她不聽了怎麼辦？到時候盡本分沒果效，帶領不得說我没有工作能力嗎？為了不得罪姊妹，我就一點沒提姊妹身上的問題，只是發消息哄着她說：「有些福音對象觀念多，但他們真心信神，咱們就得有愛心、有耐心，多禱告依靠神，越有難處越能成全我們的信心，千萬不能往後退啊！」姊妹當時也答應了，但因着她對自己身上的問題沒有認識，之後盡本分還是見難就退，沒什麼變化。可我並沒有意識到有什麼問題，還覺得自己挺會作工作。再遇到類似的事，我都是這樣處理，從來不對付人，不揭露人的敗壞、缺少，所以弟兄姊妹也都願意跟我接觸，有情形也會找我嘮嘮，這更讓我感覺這麼實行挺好，覺得自己在弟兄姊妹心中有個好形象，大家還挺擁護支持我的。

後來，我發現夏姊妹比較狂妄自是，持守自己，跟人沒有和諧配搭，影響了傳福音的果效，我心想：夏姊妹這麼狂妄，不接受別人的建議，這都影響本分了，我得給她提提了，要不然什麼時候能有變化呢。可轉念一想：如果我給她指出問題，她一時接受不了，鬧情緒怎麼辦？有一次聚會，我聽到姊妹對我的評價還不錯，萬一我這次得罪了她，我在她心中的好形象不就破壞了嗎？對我印象不好可影響我以後選帶領啊？我思前想後，始終沒給姊妹提她的敗壞和缺少，只是說：「盡本分果效不好，有難處我能理解，不過你也得反省反省自己，找一下原

因，咱們得跟弟兄姊妹和諧配搭啊。……」我就這麼避重就輕地勸勉了幾句。幾天後，帶領問我工作情況，我反映了夏姊妹狂妄自是、沒有和諧配搭的問題。後來，夏姊妹見到我，就跟我說：「前幾天帶領找你了解工作，我路過門口無意聽到你說我狂妄自是，跟人不能和諧配搭，你明知道我身上的問題嚴重，當我的面却不說不提，還安慰遷就我。以前我看你說話不發火也不對付人，還經常安慰人，我就覺得你這人特好，現在我才看到你這個人很會『作工』，很會耍手段，說白了就是假冒為善……」面對姊妹這麼直接的揭露，我瞬間感覺臉上火辣辣的，「假冒為善」「耍手段」這些字眼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我心裏很難受，趕緊來到神面前禱告，求神帶領引導我對自己的敗壞性情有認識。

第二天靈修的時候，我看到一段神的話說：「詭詐通常從外表就能看出來，說這個人說話太圓滑、太狡猾，這就是詭詐，而邪惡主要的特徵是什麼？就是說的話特別好聽，外表看都對，挑不出毛病來，各方面看都挺好，但做事特別邪惡，很隱秘，人不容易分辨。他往往用一些對的話、好聽的說辭，用合乎人情的一些道理、說法或者作法來掩人耳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就是用這些外表看似好的、對的、合乎人情的、合乎原則的作法去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這就是邪惡。一般人都認為這可能是詭詐，對邪惡人認識得比較少，解剖得也比較少，其實邪惡比詭詐更難分辨，因為它更有隱秘性，而且手段、作法也比較『高明』。人裏面有詭詐的性情，一般接觸兩三天就能看出來這個人詭詐，或者看出他做這個事、說這類話是詭詐的性情，但是一說這個人邪惡，那就不是一兩天能分辨出來的了。因為在短時間之內如果不發生什麼大事或者具體的事，你光聽他說話，就覺得這人挺好，能撇棄、花費，還通靈，說的都是對的話，你很不容易分辨。說對的話、做對的事，道理說得一套一套的，這樣的人不少，兩三天接觸下來，你覺得這人通靈，有愛神的心，做事有良心、有理智，然後你托付他辦事，幾件事辦下來就發現這人不是誠實人，他比詭詐人更陰險，這是個邪惡的東西。常常用對的話，用合乎真理、合乎人情、合乎人性、好聽的話，用能够迷惑別人的話來與人交往，一方面樹立自己，另一方面迷惑別人，達到在人中間有威望、有地位，這對那些愚昧的、明白真理淺的、不通靈的還有信神沒有根基的人極具迷惑性，這就是性情邪惡的人做的事。」（摘自《揭示敵基督·迷惑、拉攏、威脅、控制人》）看完神的話，再對照自己的種種表現，我才認識到自己是憑着邪惡性情做事。看到有些弟兄姊妹盡本分存在問題，已經影響到工作果效，可我為了讓弟兄姊妹說我善解人意，對我有個好看法，我從不揭露、指出他們的問題。就像我明明看到成姊妹盡本分態度不對，總是拈輕怕重，見難就退，還有夏姊妹狂妄自是，已經影響了教會的福音工作，我本來應該給她們指出問題，交通幫助，可我却擔心她們對我產生成見，不擁護我，不支持我的工作，到時候工作果效不好還影響帶領對我的看法，我就違心地說好聽的話勸勉她們，既維護了和姊妹們的關係保全了自己的形象，還能讓她們繼續迎合我的工作，達到了一舉兩得的目的。我太會耍手段玩伎倆，把人都給欺騙了，導致她們被我迷惑，還誤以為我很關心、體諒她們，對我高看崇拜。現在我才看到，我的性情這麼詭詐、邪惡，不藉着姊妹直接的揭露，還有神話語的揭示，我對自己這種邪惡性情真是沒有一點分辨，也意識不到自己的邪惡性情這麼嚴重，我的所作所為太可惡、太卑鄙了，讓神厭憎，也讓人噁心啊！

接着，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話說：「有的教會帶領看到弟兄姊妹盡本分應付糊弄，該責備他也不責備，明明看見神家利益受損失，他也不管不問，絲毫不得罪人，其實他的存心目的不是

體貼人的軟弱，他心裏清楚，『我只有這樣做，誰也不得罪，人就會認為我是好帶領，就會對我有好的、高的評價，就會贊成我、喜歡我。』他不管神家利益受多少損害，也不管神選民的生命進入受多大虧損，教會生活受多大攪擾，他就堅持撒但哲學不得罪人，心裏從來沒有責備，頂多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一說就完事了，也不交通真理，也不給人點出問題的實質，更不解剖人的情形，不帶領人進入真理實際，從來不交通神的心意是什麼，人常做哪些錯事，流露什麼樣的敗壞性情。他不解決這些實際問題，而是一味地縱容人的軟弱、消極甚至人的應付糊弄，一貫地讓這些人的所作所為得不到任何的定性，反倒經由他這麼一做，多數人都認為：『我們的帶領就像我們的母親，我們的帶領比神還體諒我們的軟弱，我們身量小够不上神的要求，但是我們能够得上我們帶領的要求就足够了，他是我們的好帶領。……』人心裏有了這樣的想法，與帶領有了一種這樣的關係，對帶領有了這樣的印象，內心產生了這樣的依賴、羨慕、尊敬、崇拜，那這個帶領心裏的感覺應該是怎樣的？在這件事上，他如果心裏有責備，不平安，覺得虧欠神，他不應該注重在人心裏的地位與形象，他應該見證神、高舉神，讓神在人心裏有地位，讓人尊神為大，這樣心裏才會有真實的平安，這是追求真理的人。但是他做事的目的不是為達到這個，而是用這些方式、手段引誘人偏離真道、背叛真理，甚至一味地縱容人在本分當中應付糊弄、不負責任，達到他在人心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讓人對他有好感的目的，這是不是籠絡人心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邪不邪惡，可不可惡？太噁心了！」（摘自《揭示敵基督·籠絡人心》）看了神話語的揭示，我認識到憑邪惡性情做事的性質就是要迷惑人，籠絡人心，達到占有人、控制人的目的，這是與神唱反調，正是敵基督所為啊！想到這兒，我不禁有些後怕，我為了維護自己在人中的地位，以後能被選為帶領，看到弟兄姊妹盡本分存在問題，從來不提點揭露，不交通真理解決問題，淨說一些好聽的話讓別人對我有好感，覺得我體貼人，對人有愛心，不知不覺把人都帶到了我面前，受我迷惑的弟兄姊妹不能認識自己的問題及時扭轉，生命進入受虧損，還對我高看崇拜，我太邪惡卑鄙了。我對弟兄姊妹的生命這樣不管不顧，縱容弟兄姊妹憑敗壞性情盡本分，影響了盡本分的果效，我這是充當撒但的差役打岔攪擾神家工作啊。認識到這些，我恨自己太敗壞，就來到神面前向神禱告悔改：神啊，藉着你話語的揭示，我才認識到自己的邪惡性情這麼嚴重，走的是敵基督道路，我願向你悔改，背叛自己的存心，以後不再憑着邪惡性情做事了。

這時，我想到一段神話：「『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神的這一段簡短的話當中，你看沒看到神的什麼性情？神的這段話是不是真實的？有沒有欺騙？有沒有虛假？有沒有恐嚇呢？（沒有。）神是誠實地、真實地、懇切地告訴人什麼可以吃，什麼不可以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話裏有沒有隱含的意思啊？這話是不是很直接？用不用你揣測呀？（不用。）不用猜，一目了然，一看就明白，讓人感覺很明瞭。就是神要說的、要表達的是從他的心裏發出來的，他表達出來的東西很乾淨，很直接，很明顯，不是夾槍帶棒，也沒有任何隱含的意思，神是直接地說，直接地告訴人什麼可以吃，什麼不可以吃。」（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四》）看完神的話，我感受到神對人類的真情實意，在神對亞當的囑咐中，神明確地說了哪些東西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讓人明確地知道怎麼去實行。神的話沒有任何含混不清、虛假欺騙，也沒有任何的陰謀詭計、迷惑利用，神就是盼着人好，真心實意

為人着想，跟人說話一是一，二是二，看到神的實質聖潔美善，真實可愛，特別值得人信賴仰慕。而我對待弟兄姊妹沒有一點真心，說話做事處處帶有自己的存心目的，滿了謊言欺騙，都是在迷惑利用人，坑害了弟兄姊妹，我真是太卑鄙了！想到這兒，我真的感到很愧疚，也很懊悔。過後，我找到夏姊妹和成姊妹敞開解剖自己的敗壞性情，也指出她們盡本分存在的問題，她們沒對我有什麼想法，還說這樣明確地指點出來更能往心裏去，不然意識不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還說之後我看出她們的問題可以繼續提。之後看到她們都有些變化，盡本分果效也提高了，我心裏也很高興。

接下來靈修時，我就針對自己的敗壞性情從神的話裏找解決的路途，看到神的話說：「現在不管是盡本分也好，還是初步的追求性情變化也好，總之，不管流露什麼敗壞性情都得尋求真理來解決。……好比說，你總想說好聽的話來偽裝自己，你總想在人心裏有地位，讓別人高看，你有這個存心，這就是性情在支配。那你這好聽的話能不能說？（不能說。）不說難道就憋着嗎？如果你換一種更技巧的、讓別人根本聽不出來的方式說，這還是性情的問題。這是什麼性情？這是邪惡。敗壞性情好不好解決？這就涉及到本性實質的問題了，人有這個實質，有這個根，那就得一點一點地挖，從各種情形裏挖，從說每句話的存心裏挖，從說出的話來解剖、認識，這些意識越來越清晰，靈裏越來越敏銳，你才能有變化。」（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認識自己才能追求真理》）「你的所作所為、一舉一動、一個存心、一個反應都能拿到神的面前，就是你平時的靈生活，禱告、親近神、吃喝神話、與弟兄姊妹交通、過教會生活，以至于你的配搭事奉，都能拿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鑒察，這樣實行才利于自己的生命長大。接受神的鑒察的過程也是人被潔淨的過程，你越能接受神的鑒察，你越得着潔淨，越能符合神的心意，你就不至于放蕩，你的心能活在神面前；越接受神的鑒察，撒但越蒙羞，越能背叛肉體。所以說，接受神的鑒察，這是人該實行的一條路。無論做什麼事，就是你與弟兄姊妹交通時也能拿到神的面前尋求神的鑒察，你能存心順服神自己，這樣做你的實行就準確多了。你的所作所為能拿到神面前，接受神的鑒察，你才是活在神面前的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成全他心意的人》）揣摩着神的話我明白了，在臨到的事上要注重省察自己的心思意念，反省自己說話做事的存心目的，一言一行都拿到神面前接受神的鑒察，說話做事時心裏就受約束，意識到流露邪惡性情時能解剖、認識自己，及時禱告背叛，這方面的敗壞也能逐步得着潔淨。

後來，我看到有個姊妹比較脆弱，不願吃苦，在傳福音中遇到難處就想往後退。我心想：這是對待本分不負責任呀，得盡快交通扭轉。可我又流露：如果我提出來的話，她會不會覺得我管得太嚴，對我抵觸反感啊？我要怎麼說她能接受，還不對我產生成見、看法？這麼想時，我意識到自己又在維護地位了，就在心裏跟神禱告：「神啊，我願接受你的鑒察，能夠交通真理幫助姊妹，盡上自己的本分。」接下來，我就針對姊妹的問題給她交通解剖，這樣實行感覺心裏踏實平安多了。現在我對自己的邪惡性情有了一些分辨，臨到事能有意識尋求真理，背叛自己不對的存心，按神的話實行，這都是神話語的審判達到的果效。感謝神的拯救！

## 51 我看透老好人的真相了

中國湖北 努力

以往我和親戚朋友還有鄰居相處，很注重維護人際關係，為了讓別人說個好，我什麼事都能忍、都能讓，從不跟別人爭吵，即使看到別人的問題我也不說，時間長了，我就成了大夥眼中的好人。信神後，我還是用這種處世哲學待人待事。記得我剛信神沒多久，田弟兄負責我們小組的聚會，看到他說話溫和，交通神的話有亮光，我有什麼情形、難處都喜歡找他解決，他也總是很耐心地跟我交通，我們相處得很好。幾年後，我和田弟兄都被選為教會帶領，我很高興能和他一起配搭盡本分。可一段時間後，我發現田弟兄盡本分沒什麼負擔，看到弟兄姊妹消極軟弱了，他只是走個過程簡單交通一下，也不管有沒有達到果效。我心想：這不是應付糊弄嗎？這樣盡本分肯定會耽誤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我得跟他交通交通。但再一想，他盡本分時間比我長，有些工作經驗，我才剛盡帶領本分，就當面說他對工作沒負擔，他會怎麼看我啊？俗話說「看透不說透，還是好朋友」，為了維護和他的關係，我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下。

一次聚會的時候，有幾個弟兄姊妹說傳福音遇到了一些難處，想讓我們幫助解決，我就跟田弟兄商量一起去，可他却找藉口說不擅長傳福音，不願意去。我就給他交通，弟兄姊妹盡本分遇到難處了，我們應該竭力幫助，不能憑喜好盡本分。看田弟兄沒吱聲，我就認為他答應了。沒想到，第二天他却壓根兒沒來，我對他就有些不滿：弟兄姊妹有難處，你作為教會帶領却不幫助解決，這不是沒盡到責任嗎？我得給他提提。

散會後，我就直接去找田弟兄了，一路上也想好了怎麼跟他交通提點。可到他家後，看到他對我很熱情，我就有些退縮，心想：「田弟兄這樣笑臉相迎，又端茶倒水的，這讓我咋說得出口呢？我要是說他盡本分不負責任，情形很危險，那也太傷面子了吧？俗話說『伸手不打笑臉人』，我倆的關係一直都很好，我要是把這個關係破壞了，以後還怎麼跟他配搭盡本分呢？這抬頭不見低頭見，多尷尬呀！」於是，我就放緩口氣跟他交通說：「咱們對待本分要產生負擔，不能由着自己的喜好來……」看他低著頭不說話，我就不好意思繼續說下去了，心想，我現在剛盡教會帶領的本分，對教會各項工作還不熟悉，還有很多地方需要請教他，老話說「人前留一綫，日後好相見」，我可別說太重了。想到這兒，我就沒再說下去了。

後來，帶領來信說要通知聚會，我和田弟兄商量分頭通知弟兄姊妹，可第二天見面時，我問他有沒有都通知到，他却不緊不慢地說忙其他的事給忘了。看到他滿不在乎的樣子，我忍不住責備他幾句，說：「這樣盡本分是不負責任，會耽誤教會工作的。」沒想到田弟兄聽後，臉一沉，拿起鑰匙就走了。見他抵觸的樣子，我怕徹底把關係搞僵，就沒再多說了。

看到田弟兄盡本分一直沒負擔，應付糊弄，還經常耽誤事，臨到事也不認識自己，別人交通、指點他也不接受，這不就屬於絲毫不接受真理，不作實際工作的假帶領嗎？如果繼續盡帶領本分，就會耽誤教會工作，我應該向帶領反映他的問題。但想到帶領要是知道了真實情況，肯定會修理對付他，可能還會撤換他的本分。如果田弟兄知道是我反映的，肯定會說我不念舊情，沒有人情味，到時我怎麼面對他呢？想到這兒，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思來想去最後打定主意：還是先不反映了，我今天揭露了他，說不定他能反省認識到自己的問題，能悔改呢？他畢

竟信神這麼多年了，以往盡本分還是比較負責任的，我還是再觀察幾天吧，如果他一直不扭轉，我再反映也不遲。

後來，有個福音對象人性挺好，願意考察神的末世作工，但他還有幾天就要到外地上班去了，需要盡快去給他傳福音，當時我們商量後讓田弟兄去，沒想到他把時間搞錯了，約定的那天他没去。得知這個情況，我很生氣，我都提醒這麼多次了，田弟兄還不扭轉，今天竟然耽誤這麼重要的事情。又想到，這段時間我明知道田弟兄盡本分應付糊弄，一點責任心都沒有，可我一直顧及和他的關係，怕得罪他，就不向帶領反映他的問題，導致一次次耽誤教會工作，我這不是作惡嗎？想到這兒，我心裏就感到難受自責。

到了晚上，我向神禱告，願神帶領我認識自己的問題。我看到神的話說：「多數人都願意追求真理，都想實行真理，但很多時候人只是有那個心志，有那個願望，裏面却没有真理的生命，所以臨到邪惡勢力，臨到惡人、壞人作惡或者假帶領、敵基督辦事違背原則，使神家工作受虧損，神選民受到傷害時，就沒有勇氣站出來說話。沒勇氣是怎麼回事？是膽小、嘴笨還是看不透不敢說？都不是，這裏面是受幾種敗壞性情的控制。一種是詭詐性情，先考慮自己，『我要是說了有什麼好處，要是說了得罪了人，以後我們怎麼相處』，這是不是詭詐的心理？這是不是詭詐性情導致的？另一種是自私卑鄙的性情，覺得『損失神家利益關我什麼事啊？我為什麼要管？不關我的事，我看到了、聽到了也不用管，那不是我的責任，我也不是帶領』。這些東西在你裏面，似乎是你一時無意識想出來的，又似乎是在你心裏永久占有地位的東西，它就是人的撒但敗壞性情。這些敗壞性情左右着你的思想，束縛着你的手脚，也控制着你的嘴，你心裏想說的時候話到嘴邊就說不出來了，即便說出來也是拐彎抹角，還留有餘地，怎麼也說不透，人聽完不痛不癢的，也解決不了問題，你心裏還想：『反正我說了，我的良心平安，我的責任盡到了。』其實你自己心裏也知道，該說的沒有完全說出來，也沒達到果效，神家工作還是受虧損了。你没盡到自己的責任，還堂而皇之地說自己盡到責任了，或者說自己當時也没看那麼透，這是不是完全被撒但敗壞性情控制着？」（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實行真理的人才敬畏神的心》）神的話句句扎在我的心上，彷彿在面對面地揭露審判我，我心裏很受責備。我明明看到田弟兄盡本分沒有負擔，耽誤教會工作，可我為了維護和他之間的關係，就充當老好人，睁一眼閉一眼。即使鼓起勇氣點他的問題，也是說一半留一半，不敢把他做事的性質、危害後果點出來，還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已經實行真理了。我為了保全自己，看見假帶領坑害神家工作也不揭發檢舉，寧可得罪神，也不得罪人，我這樣做事的性質就是充當了撒但的差役，站在假帶領一邊同流合污，耽誤教會工作，實在是讓神厭憎、恨惡。想到神高抬我盡教會帶領的本分，是希望我能交通真理，解決弟兄姊妹的問題，維護教會的工作，可我却為了維護和人之間的關係縱容假帶領打岔教會工作。看到我對本分根本就沒有一點忠心，不僅自己沒有實行真理，在神那裏也是過犯，我真是辜負了神的良苦用心。我才看到老好人并不是真正的好人，而是自私、詭詐的人。認識到這些，我心裏特別難受、自責，我不能再做老好人了，得實行真理揭露田弟兄不作實際工作的表現，向帶領如實反映他的問題，不能再包庇維護他了。

于是，我連夜寫信向帶領反映田弟兄的表現。寫完後，我心裏感覺很踏實、坦然，覺得自己終於有點正義感了，不像以往那樣活得卑鄙齷齪。就像神話語說的：「你能盡上自己的責任，盡上自己的義務與本分，放下私欲，放下自己的存心、動機，體貼神的心意，把神的利

益、神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樣經歷一段時間，你就覺得這樣做人好，活得光明磊落，不是卑鄙小人，活得不是窩囊、齷齪、卑鄙，而是光明正大，這是人該活出的形象，是人該做的。慢慢地，你心裏滿足個人利益的欲望就越來越小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第二天，我見到田弟兄就跟他交通解剖他盡本分的問題，也交通了應付糊弄的性質、後果，田弟兄聽後也承認自己確實存在問題。後來，帶領根據田弟兄盡本分的一貫表現，確定他不作實際工作，屬於假帶領，把他撤換了。雖然田弟兄被撤換了，但他給教會工作帶來的虧損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就在心裏警戒自己，以後不能再做老好人耽誤教會工作了。

不久，我又和李弟兄配搭盡教會帶領本分，工作上有什麼難處，我們都是互相交通商量，平時我情形不好，弟兄也會交通幫助我，我們相處得很融洽。後來，我發現李弟兄盡本分不作實際工作，聚會只是走個過程，却不解決弟兄姊妹的實際難處，我心想：李弟兄這也太不負責任了，我得給他交通交通。過後，我就當面指出他的問題，並揭露了他這樣盡本分的性質和後果。

一段時間後，我發現李弟兄盡本分的態度還是沒扭轉，而且一味追求名利地位，工作沒有果效，得不到別人的高看就消極，對教會工作也不管不顧，我就又去找李弟兄交通，讓他反省認識自己盡本分的存心。李弟兄當時聽完也承認自己追求的觀點不對，可過後情形並沒有扭轉。看到這些，我意識到李弟兄如果繼續盡這個本分會給教會工作帶來虧損，于是我決定向帶領反映。可當我拿起筆準備寫信的時候，我又想：「帶領要是知道李弟兄的表現，肯定會根據原則撤換他的本分。李弟兄本來臉面就重，到時候被撤換了，會不會記恨我啊？當初我剛盡本分時他經常交通幫助我，現在我反映他的問題，他會不會說我不講情面？這以後可怎麼面對他呀？」想到這兒，我意識到自己又想做老好人，不維護神家工作了，心裏有些受責備，就趕緊向神禱告：「神啊！我看到李弟兄的問題想反映，但又怕得罪他，我明知真理却實行不出來，這也不是維護神家工作啊，神啊，願你帶領我認識自己，能悔改變化。」

禱告後，我看到神的話說：「撒但敗壞人是藉着國家政府以及那些名人、偉人的教育薰陶達到的，他們的那些鬼話成了人的生命本性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是撒但的名言，已滲透到所有人的裏面，成為人的生命了，還有一些處世哲學的話也是這樣。撒但是藉着各國什麼美好的傳統文化來教育人，使人類陷入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最後因人事奉撒但而抵擋神被神毀滅。……人的生活、行事為人還有許多撒但毒素在裏面，幾乎沒有絲毫真理，比如人的處世哲學、行事手段，人的座右銘，都充滿了大紅龍的毒素，都是從撒但來的，所以，人的骨子裏、血液裏流的全是撒但的東西。……人類被撒但敗壞太深了，每個人的血液裏都流着撒但的毒液，可以看見人的本性都是敗壞的、邪惡的、反動的，都被撒但的哲學充滿了，浸透了，完全是背叛神的本性，所以就能抵擋神，與神為敵。」（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認識人的本性》）

神的話使我明白了自己做老好人的根源，就是因為我太自私卑鄙、彎曲詭詐了，不管做什麼事都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憑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看透不說透，還是好朋友」「逢人只說三分話，話到嘴邊留三分」「打人不打臉，揭人不揭短」等各種撒但的生存法則、思想觀點做人，不管跟誰相處，看到別人的問題也不說，認為這樣做人才能在人群中吃得開，別人也喜歡。我處處維護與人之間的關係，維護自己在別人心目中好的形象，所做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存心、摻雜，都帶着撒但的詭計。就像我明知田弟兄對本分沒有責任心，再三打岔

耽誤教會的工作，可我為了不得罪他，維護在他心中的形象，看透他的問題却不點透，也不向上反映，導致教會工作受虧損。這一次，我明知李弟兄盡本分只顧追求名利地位，對教會工作絲毫不負責任，而且對自己也沒有認識，已經不適合繼續盡這個本分，我應該維護神家工作，及時向帶領反映，可我既擔心他記恨我，又怕自己的利益、臉面受損，就又想做老好人。看到我處處憑撒但的處世哲學活着，把自己的利益、臉面地位看得比什麼都高，絲毫不考慮教會工作，實在是太自私卑鄙。現在我才看到，這一切的源頭都是因為我憑撒但處世哲學做老好人導致的。

以往我還覺得，跟人相處一團和氣，誰也不傷害誰，就是個好人。通過事實的顯明我才認識到，老好人外表不做什麼傷害人的事，但當看到別人活在敗壞性情中被撒但苦害，教會利益受損失的時候，老好人只顧維護自己的利益，維護與人之間的關係，却不站在真理一邊幫助扶持弟兄姊妹、維護教會工作。老好人外表看是好人，讓別人以為通情達理，能理解別人，其實都是假象，他內心深處只想着自己的利益，甚至眼睜睜地看着教會工作受虧損，弟兄姊妹的生命被耽誤也不管不顧，真是太損人利己，哪有一點人性？分明就是個圓滑詭詐、陰險卑鄙的偽君子。認識到這些，我感到很蒙羞慚愧，我享受着從神來的一切，臨到事却站在撒但一邊當老好人，我這哪是在盡本分啊？我這是胳膊肘朝外拐，吃裏爬外，充當撒但的差役來打岔攪擾教會工作，是在作惡抵擋神啊！

認識到這兒，我感到很害怕，就趕緊向神禱告：「神啊！我作了這麼多的惡，早該遭到你的懲罰，但你還給我盡本分的機會，我感謝你的憐憫。神啊！我願悔改，求你帶領引導我找到實行的路途。」

接着，我又看到神的話說：「當真理在你心裏掌權成為你生命的時候，你看到任何消極、反面、邪惡的事情出現，你心裏的反應是完全不一樣的。首先你心裏有責備，不平安，然後馬上就感覺『我不能坐視不理，我得起來說話，我得起來負責任』，你就能站出來制止、揭露這樣的惡行，爭取讓神家利益受到保護，讓神的工作不受到攪擾。你不但有這個勇氣，有這個決心，你也能看透這個事，而且能為神的工作、為神家的利益盡上你該盡的那一份責任，這樣你的本分就盡到了。這個本分是怎麼盡到的？就是藉着真理在你身上起到作用成為你的生命達到的。」（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實行真理的人才會有敬畏神的心》）「在教會中站住我的見證，堅持真理，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不要黑白混淆。對撒但就是要爭戰，就是要徹底打敗它，使它不得翻身。對我的見證要豁出一切來維護，這是你們做事的宗旨，不要忘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四十一篇》）看完神的話我明白了，盡本分應當體貼神的心意，凡事以教會利益為重，當發現違背真理原則的事，不能憑情感維護與人之間的關係，保全自己的利益，要敢于揭露反面事物，按原則辦事，維護神的作工，這才是盡上了自己的本分與責任。李弟兄是教會帶領，我如果看到他的問題不點不說，不但坑害神家工作，也坑害了李弟兄，不管他以後怎麼看我、對待我，我都得堅持真理，反映李弟兄的問題。正當我準備寫信時，帶領約我們聚會，我就把李弟兄盡本分的一貫表現都說了出來。第二天，帶領核實了解後，確認李弟兄作不了實際工作，撤換了他的本分。這樣實行，我心裏感到踏實、坦然。

以往我不認識自己，處處憑撒但哲學活着做老好人，維護個人的利益，生怕一不小心就破壞了與人之間的關係，明知不對也不說，不能堅持真理原則，不維護神家利益，活得沒有一點

人格尊嚴。現在我感受到，放下自己的私欲，存着敬畏神的心盡本分，堅持原則維護神家工作，心裏踏實平安，感覺這樣活着才有人樣。感謝神的拯救！

## 52 告別老好人

西班牙 李菲

提到老好人，沒信神時，我覺得老好人性情溫和，跟誰也不急眼，大家都喜歡，我也追求做這樣的人。因着接受學校的教育和社會的薰陶，我就把「和為貴，忍為高」「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看透不說透，還是好朋友」這些話當作座右銘。不管跟親戚朋友還是跟外人相處，我是誰也不得罪，有什麼事都順着別人，大家都說我人緣好，隨和、好相處。我自己也覺着在這個黑暗邪惡的社會中生存，就得和周圍人搞好關係，這樣才能有立足之地。直到接受全能神的末世作工後，經歷了神話語的審判刑罰，我明白了些真理，才認識到這些哲學、法則都是屬撒但的，是迷惑人、敗壞人的，憑這些東西活着只能越來越狂妄、詭詐、自私卑鄙，沒有一點人樣，這才恨惡這些撒但哲學，注重追求真理，憑神的話做人。

2018年，我被選為帶領，剛開始我對教會的工作還不太了解，和我一起配搭的劉姊妹盡這個本分一年多了，對各方面工作都比較熟悉，有什麼難處我就問她，她也經常幫助我。後來，我聽劉姊妹幾次提到，她負責範圍的一個教會帶領張姊妹盡本分一貫應付糊弄不作實際工作，聚會總講字句道理，還比較狂妄，當時我就覺得張姊妹很可能屬於不作實際工作的假帶領，既然劉姊妹知道這些情況，怎麼也沒撤換張姊妹的本分啊？我本想跟劉姊妹說說，可一想我剛來，對張姊妹的情況也不了解，要是直接提出來，劉姊妹會不會說我做事太魯莽、對人沒愛心？想到這兒，我就委婉地和劉姊妹說了自己的看法，可她聽了也沒當回事，還讓我憑愛心再幫幫張姊妹。當時我就想，劉姊妹應該知道調整帶領的原則，我要是再說，她會不會認為我在說她不作實際工作啊，肯定會覺得我這個人事多。唉！要是為這事發生了衝突，那以後我倆還怎麼配搭盡本分啊？還是算了吧。

後來，我找張姊妹交通了幾次，揭露解剖了她的問題，她不接受還講理，緊接着弟兄姊妹也反映張姊妹不作實際工作，我意識到張姊妹的問題嚴重了，如果不及時處理就會耽誤教會工作，耽誤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於是，我又跟劉姊妹商量撤換張姊妹的事，可劉姊妹說：「檢舉信已經發給帶領了，等他們核實完再撤換吧。」我心想：「通過檢舉信和了解的實際情況來看，張姊妹長期不作實際工作，一貫應付糊弄，盡講字句道理，已經確定是假帶領，根據原則得趕緊撤換，看見有假帶領不及時處理還推給帶領，這不是拖延時間讓假帶領繼續坑害神選民嗎？這可是站在撒但一邊跟神唱對台戲啊！」我打算跟劉姊妹再說說，可又想到，上次跟她說張姊妹的事，她不願意調整，還讓憑愛心幫助，況且她倆關係還挺好的，我要是再提出撤換張姊妹，她會不會說我太狂妄，新官上任三把火，在這裏瞎顯露啊？我還是別說了，反正帶領也在核實這事，也不差這幾天。就這樣，話到嘴邊我又咽回去了。過了幾天，帶領了解了情況，嚴厲對付我們不及時處理假帶領，給神家工作帶來打岔攪擾，也耽誤了神選民的生命進入，這是在充當撒但的幫凶、保護傘。聽到這話，我心裏特別難受，意識到自己明知真理不實行，也

不堅持原則，是在包庇假帶領，做了假帶領的保護傘，這才趕緊去撤換張姊妹。可這事過後，我只是有那麼一點自責難受，也沒在這事上好好反省自己。後來，我發現劉姊妹聚會交通總講字句道理，解決不了弟兄姊妹的問題難處，給她提一些建議、缺少，她不接受還講理辯解，她負責的工作也沒有果效，帶領修理對付她，她不接受還消極怠工，活在埋怨誤解中。我當時就想揭露她的情形，可想到我倆是配搭，這工作沒做好我也有責任，如果我去解剖劉姊妹，她肯定會說我不體諒她，我就沒敢給她交通解剖，只是安慰了她幾句，勸她別消極。之後，我發現劉姊妹沒有絲毫變化，對自己也沒有什麼認識，要是繼續這樣下去只能耽誤神家工作、坑害弟兄姊妹，我就想得盡快跟帶領反映劉姊妹的情況。正好教會民意測調，帶領讓我寫對劉姊妹的評價，我正準備寫，可一想到多數弟兄姊妹對她沒有分辨，還挺擁護她的，我要是出頭反映她的問題，帶領和弟兄姊妹會不會說我背後拆台，想把劉姊妹整下去，自己一個人說了算啊，再說了，我和劉姊妹一起配搭盡本分，有什麼難處她還幫助過我，如果她真被撤換了，她會不會記恨我啊？想來想去，對於劉姊妹不作實際工作、不接受真理的表現，我只是避重就輕地寫了點兒。評價上交後，我心裏挺不安的，知道自己隱瞞事實欺騙神了。之後，我靈裏越來越黑暗，讀神的話打瞌睡，聚會交通也沒有開啓亮光，弟兄姊妹有什麼問題我也發現不了了，每天渾渾噩噩，一點力氣也沒有，就感覺自己被神離棄了。

後來帶領經調查核實，確定劉姊妹屬於不作實際工作的假帶領，撤換了她的本分。我感到特別的蒙羞、自責，尤其想到神的話說：「你們看世上有許多好人說出話來挺高尚，雖然外表好像沒作什麼大惡，其實他心裏特別地詭詐、圓滑，特別會看風使舵，說出話來八面見光，我看這就是個假好人、偽君子，正是假冒為善的人。那些走中庸之道的人都是最陰險的，誰都不得罪，八面見光，八面玲瓏，逢場作戲，誰都看不漏，那就是個活撒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實行真理才能擺脫敗壞性情的捆綁》）神揭示老好人最陰險詭詐，是個活撒但，我看到自己就是這樣的人，我早就發現劉姊妹屬於假帶領，可為了維護與她的關係，為了保全自己，寧可得罪神也不實行真理，再次包庇假帶領，觸犯了神的性情，留下了過犯。想到這些，我就覺得自己完了，神不會拯救我這樣的人了。那幾天，我一直活在痛苦消極中，幹什麼都沒有心思。一天，我想到神的話說：「無論你做過什麼錯事，無論你走過什麼歧途，或者有過什麼過犯，都不要成為你追求認識神的包袱、累贅，繼續往前走。無論什麼時候神拯救人的心是不變的，這是神的實質最可貴的一個地方。」（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六》）我反覆揣摩神的話，就感到字字句句都流露着神的憐憫和期望，雖然我作惡觸犯了神的性情，但是神還用他的話語來安慰我，鼓勵我繼續往前走，不管什麼時候都要追求真理，我心裏特別受激勵，就告訴自己不能再這樣消極下去，在哪裏失敗應該從哪裏爬起來，應該反省、總結自己的問題，尋求真理解決。

後來，我看到一段神的話：「都說貼着神的負擔，維護教會的見證，誰貼上了？問一問自己，你是貼着神的負擔的人嗎？為神你能實行公義嗎？你能站起來為我說話嗎？你能堅信不移地實行真理嗎？你敢于向一切撒但的作為爭戰嗎？為我的真理你能不憑情感揭露撒但嗎？你能讓我的心意在你身上得到滿足嗎？關鍵時刻你心擺上了嗎？你是遵行我旨意的人嗎？多多問問自己，多多揣摩。」（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三篇》）看了神的話，我心裏特別地扎心難受，看到自己就是個圓滑詭詐的老好人，臨到事處處保全自己，絲毫不為神家利益

着想，對待本分沒有一點負擔、責任心。教會裏出現假帶領需要我及時處理的時候，我為了保全自己，怕得罪劉姊妹，不敢實行真理揭露檢舉，還故意隱瞞事實真相包庇、袒護她，結果教會各項工作都受影響，弟兄姊妹也沒有正常的教會生活。想想神家托付我這麼重要的本分，而我在教會出現假帶領的事上却違背真理原則來維護自己的利益，一次次站在撒但一邊，充當假帶領的保護傘，明知教會工作受虧損也不實行真理堅持正義，一涉及到得罪人的事就放棄真理原則，胳膊肘往外拐，我這樣做不是在打岔攪擾神家的工作，充當撒但的幫凶嗎？我不敢實行真理，不敢堅持原則，沒有一點正氣，哪配做教會帶領啊，就是個自私卑鄙、圓滑詭詐的小人！尤其想到神話說過神厭憎、恨惡老好人，不拯救老好人，講道交通也一再說神家絕不培養老好人做帶領，這樣的人屬於黑心人，只能坑害神家、坑害弟兄姊妹。我知道我兩次袒護、包庇假帶領已經得罪神，觸犯了神的性情，我來到神面前向神禱告：「神啊，我一次次違背你的心意，明知真理却不實行，給神家工作帶來了虧損，我願接受你的咒詛、懲罰，不管接下來你怎麼對待我，我都願順服，向你悔改。」

我就琢磨：為什麼臨到事我總是做老好人，不能實行真理呢？到底是受什麼東西支配呢？我看到神的話說：「撒但敗壞人是藉着國家政府以及那些名人、偉人的教育薰陶達到的，他們的那些鬼話成了人的生命本性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是撒但的名言，已滲透到所有人的裏面，成為人的生命了，還有一些處世哲學的話也是這樣。撒但是藉着各國什麼美好的傳統文化來教育人，使人類陷入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最後因人事奉撒但而抵擋神被神毀滅。……人的生活、行事為人還有許多撒但毒素在裏面，幾乎沒有絲毫真理，比如人的處世哲學、行事手段，人的座右銘，都充滿了大紅龍的毒素，都是從撒但來的，所以，人的骨子裏、血液裏流的全是撒但的東西。那些當官的、掌權的、有成就的人都有他的成功之道和秘訣，那個秘訣不正代表他的本性嗎？他們能在世界上做大事，背後的陰謀詭計誰也看不漏，證明他們的本性太陰險惡毒。人類被撒但敗壞太深了，每個人的血液裏都流着撒但的毒液，可以看見人的本性都是敗壞的、邪惡的、反動的，都被撒但的哲學充滿了，浸透了，完全是背叛神的本性，所以就能抵擋神，與神為敵。」（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認識人的本性》）讀了神的話我找到了做老好人的根源，就是因為我從小到大接受共產黨的教育、社會的薰陶，被各種撒但的邏輯法則、處世哲學充滿了，就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明哲保身，但求無過」，「明知不對，少說為佳」，「看透不說透，還是好朋友」，等等，我把這些撒但毒素當成至理名言。臨到事我先考慮自己，保住自己的名譽地位要緊，到關鍵的時候我不維護教會工作，很怕出錯危及到自己的利益，就憑撒但哲學「明哲保身，但求無過」活着，一點也不實行真理；跟人相處我處處察言觀色，明知對方身上有問題也不明說明點，而是看透不說透，小心翼翼地維護與人之間的關係，當老好人、中間派，走中庸之道，誰也不得罪，也不敢說真話，堅持正義，活得沒有一點尊嚴。教會出現假帶領，我不堅持真理原則撤換假帶領，而是怕得罪劉姊妹，就當縮頭烏龜，任由假帶領在教會裏坑害弟兄姊妹，攔阻神家工作，我這哪是什麼好人？就是個黑心人、濫好人，是撒但的狗奴才，一點骨氣、一點正義感都沒有！如果我早點把發現的問題提出來，給劉姊妹解剖幫助，也不至于坑害神家的工作，攔阻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觸犯神的性情，留下過犯。這時，我才真實地看到憑撒但哲學活着當老好人，只能坑害人、斷送人，真是坑人害己。藉着事實的顯明，我也看清了這些撒但

的處世哲學、邏輯法則都是迷惑人、敗壞人的，是與神的話、與真理敵對的，我憑着這些撒但哲學活着，外表再和善、人緣再好也是一個圓滑詭詐的卑鄙小人，如果不實行真理，不悔改、變化，肯定被神厭棄、淘汰。

接下來，我又看到神的話說：「神有信實的實質，所以他說話向來都是可信賴的，他作事更是讓人無可挑剔、無可疑義的，所以他喜歡對他絕對誠實的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告誡三則》）「神要求人做誠實人，就證明神很厭憎詭詐人，神不喜歡詭詐人。神不喜歡詭詐人就是不喜歡詭詐人的作法、他的性情以至于他的存心，就是他辦事的那個方式神不喜歡，所以，我們要想讓神喜悅，首先就得改變我們的作法、生存方式。」（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做誠實人最基本的實行》）「你信神後來在神面前，你要是還按照原來那個方式活着，你信神還有意義嗎？還有價值嗎？你活着的目標沒變，原則、方式沒變，只是比外邦人多了個承認有神，外表也跟隨神了，但是生命性情一點沒有變化，最終還不能蒙拯救，這不是空信一場，空歡喜一場嗎？」（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實行真理才能擺脫敗壞性情的捆綁》）讀了神的話我明白了，神有信實的實質，神喜歡誠實人，恨惡詭詐人，我憑撒但哲學活着，看事觀點、處世的方式沒有一點變化，跟外邦人一樣，這樣信神多少年也得不着真理，不能蒙拯救。只有實行真理做誠實人，心裏沒有詭詐，敢于堅持真理原則，有正義感，凡事站在神的一邊體貼神的心意，這才是神喜愛的人，是蒙神拯救的人。明白了神的要求，我就禱告神立下心志，願意悔改實行真理做誠實人。

幾個月後，我發現配搭李弟兄聚會好講字句道理，顯露自己讓人高看，也給他交通過幾次不見好轉，就反映給了帶領。沒想到反映後，帶領讓我去揭露解剖李弟兄的表現，我就有些膽怯，總覺得這話說不出口，李弟兄在這裏盡本分的時間最長，都算是「元老級別」了，在業務上也幫助過我，我要是解剖他的情形，他會怎麼看我啊？會不會得罪他啊？這時，我想到神的話說：「你有老好人的存心、觀點，你在這類事上就總跌倒，總失敗。那你應該怎麼辦？臨到這類事的時候，你得禱告讓神加給你力量，讓你堅持原則，做你該做的，按原則辦事，站住自己該站的立場，別讓神家工作受虧損。如果你能達到背叛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臉面，背叛老好人的觀點，用誠實、單一的心做你該做的，這就勝過撒但了，就得着這方面真理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認識自己才能追求真理》）看完這段神的話，我心裏很清楚這是神對我的檢驗，也是一個悔改的機會，神也要看我對待這事的態度。我不能再像以往那樣維護與人的關係，我得背叛自己的撒但性情，得以教會工作為重，得實行真理有點正氣。李弟兄如果是追求真理的人，藉着交通揭露，他就會反省認識自己，這對他的生命進入有益處，他也能避免留下更多的過犯。之後，我找李弟兄把他的情形表現一條一條根據神的話揭露解剖，他不但沒有記恨我，還懊悔地說：「如果不這樣解剖揭露，我根本認識不到自己身上的問題，我的確需要反省進入啊。」聽了李弟兄的話，我挺受感動的，當初還擔心揭露他，他會記恨我，原來這些都是自己的想象。這個時候我真實地體會到實行真理、做誠實人帶來的踏實、平安，跟神的關係也特別近，也真實體會到只有實行真理按原則辦事，才是維護神家工作，才能給弟兄姊妹帶來真實的幫助。藉着經歷神的審判刑罰，我錯謬的觀點有了一些扭轉，圓滑詭詐的撒但性情也有了一些變化。當我再看到弟兄姊妹流露敗壞或做事違背真理原則時，不再袒護、包庇，維護與人的關係，能有意識地實行真理，交通幫助、指點揭露，雖然有時還會有顧慮，怕得罪人，但能及時

禱告神，背叛自己，按真理原則實行，不憑撒但哲學活着，這樣實行心裏感覺平安、踏實，釋放了很多。我能有這些變化、收穫都是神話語的審判刑罰達到的果效。感謝全能神！

## 53 打開「情結」

意大利 翠柏

神的話說：「為了你們的命運你們當做到被神認可。就是說，你們既然承認自己是神家中的一員，那你們就應當做到處處讓神放心，事事讓神滿意，也就是辦事有原則而且合乎真理。若你達不到這些，那你就是被神厭棄、被所有的人唾棄的對象，一旦你落入這樣的境界，那你就不能說成是神家中的一員，這就是所謂的不被神認可。」（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告誡三則》）從神的話中看到神對人的要求，是凡事都要做到被神認可，讓神滿意，必須得達到辦事有原則而且合乎真理。以往我没達到實行真理有原則，主要就是受情感轄制，總活在情感裏憑情感做事，雖然外表上也没有作惡，但所做的事却違背了真理原則，給神家工作帶來一些攔阻。直到後來經歷神話語的審判刑罰，我對憑情感做事的性質和後果有了一些認識，再遇到事就能有意識地擺對存心、不憑情感，實行點神的話了。

去年11月，我盡教會帶領的本分，那段時間教會正在民意測調各聚會點的組長是否合用。從弟兄姊妹的評價中看到，組長李姊妹盡本分一貫應付糊弄，當指出她的敗壞、缺少時，她不但不接受，還講理反駁，弟兄姊妹有什麼難處，她不交通真理幫助解決，還站地位教訓人、轄制人……看完評價我很清楚，根據神家選用人的原則衡量，李姊妹應該被撤換，但想到她是我老鄉，之前我們還一起配搭盡過本分，我倆的關係一直都很好，在生活上她也挺照顧我的，我要是撤換她，她會不會說我這個人無情無義啊？兩年前她做教會帶領被撤換時消極得差點爬不起來，現在組長本分要是也被撤了，對她的打擊會不會更大？她能不能承受得住啊？不行，我得給她交通交通，讓她認識自己的情形很危險，如果她能扭轉，那不就不用撤了嗎？隨後，我給李姊妹交通，指點了她身上存在的問題。看到她對自己沒什麼真實認識，我又苦口婆心地給她交通了一番，最後她說願意反省、扭轉，我才鬆了一口氣，想着到時候我在同工面前再為她說幾句好話，也許她就能繼續盡組長的本分了。

接下來商量工作時，幾個同工都說李姊妹一貫不接受真理，同意撤換她的本分。我聽了心裏直翻騰：「李姊妹是有些問題，但是她現在願意悔改了，你們就不能給她一次機會啊？」這個時候，周姊妹說：「李姊妹這種情形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她每次說的好聽，就是過後不實行，沒有一點變化，不適合再繼續留用。」聽到這話，我趕緊說：「李姊妹接受真理是差點，但她盡本分積極、有負擔，有段時間弟兄姊妹盡本分有些被動，後來她把大家也給帶動起來了。」我剛說完，白姊妹就說：「李姊妹盡本分外表東奔西跑看着挺積極，其實就做些面子活，根本不解決實際問題。」看到大家說的都是事實，我也無話可說。這時，教會帶領張姊妹說：「李姊妹確實不適合盡組長本分，但目前還沒有合適的人選，要不就先用着，等有人選了再調換。」我一聽，正合我意，就趕緊附和：「我也是這麼想的，等有人選了再撤換吧。」誰知沒過幾天，我們商量完教會工作，周姊妹又提起組長人選，說陳弟兄相對合適一些，幾個同工也都贊同了。我一聽這話心又提了起來，如果陳弟兄選上組長，那李姊妹就要被撤換了。我

就有意說了一些陳弟兄的敗壞、缺少，說他暫時還勝任不了組長的本分。大家聽後都開始猶豫了，當時我心裏有點不平安，我這樣說對陳弟兄也不公平呀，但也没在這事上尋求真理。

幾天後，帶領找我了解幾個組長的情況，當說到李姊妹時，我没有把弟兄姊妹對她的評價如實反映。帶領走後，我心裏有些不踏實，心想：為什麼這段時間我總是替李姊妹說話，為她擔心呢？我是不是有意偏袒她啊？我這裏面到底是受什麼存心支配的呢？這時，我看到兩段神的話：「情感主要是什麼？情感是敗壞性情，情感的實際那一面用幾個詞形容，那就是偏袒、袒護，維護肉體關係，沒有公正，這就是情感。所以說，脫去情感不是說不想哪個人就行了，平時你可能絲毫不想，但是誰一說你的家人、誰一說你的家鄉、誰一說跟你有關的人存在什麼問題，你就火了，非得為他辯解，非得把那個說法扭轉過來，不能讓他蒙受『不白之冤』，得維護他的名聲，極力地維護，把錯的也得說成對的，不讓人說真話，不讓人揭露，這就是不公正，這就叫情感。」（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什麼是真理實際》）「人沒有敬畏神的心，心裏沒有神的地位，無論盡什麼本分、處理什麼問題都不會按原則辦事，人活在存心、私欲裏就無法進入真理實際。所以，人臨到事不省察自己的存心，不能認識自己存心的錯誤，而是用各種理由為自己編織謊言、編織藉口，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臉面和人際關係維護得挺好，但與神却没有建立任何的關係。」（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人對神該有的態度》）

神的話揭示人臨到事不能根據真理原則公平公正地處理，而是不分黑白、不分對錯，偏袒、袒護與自己有關、對自己有利的人，這就是憑情感做事。人活在情感裏，無論是盡本分還是處理問題，考慮的都是肉體情感、都是個人利益，根本不可能實行真理盡好本分。想想自己就是這種情形，我不願意撤換李姊妹就是在憑情感做事，是在維護與她的關係，也怕她對我有不好的看法，所以當同工根據原則要撤換李姊妹時，我就極力地袒護她，想保住她組長的位子；當給帶領反映李姊妹的情況時，我又是避重就輕、偏袒包庇，想用障眼法來蒙混過關……回想這一連串的事情背後，我的存心、目的都是受情感支配，我活在敗壞性情裏耍詭詐搞欺騙，不惜損害教會的利益也要維護與人的關係，寧可得罪神也不願得罪人，一點敬畏神的心都沒有，太自私卑鄙了，哪有一點人性啊！想到這兒，我心裏很受責備。隨後我就趕緊向帶領如實反映了李姊妹的情況。當我這樣做時，心裏才踏實一些。過後我也跟神禱告尋求，為什麼我總是憑情感做事實行不出真理，根源到底在哪兒呢？

一天靈修時，我看到一段神的話：「生在如此污穢之地的人嚴重地受到社會的傳染，受到封建禮教的薰陶，受到『高等學府』的教育，落後的思想，敗壞的道德，低劣的人生觀，卑鄙的處世哲學，毫無價值的生存，低賤的風俗與生活，這些東西都嚴重地侵擾着人的心，嚴重地破壞着人的良心，打擊着人的良心，因而人離神越來越遠，人越來越抵擋神。人的性情變得一天比一天毒辣，根本沒有一個人能為神甘心捨棄，沒有一個人能甘心順服神，更沒有一個人能甘心尋求神的顯現，而是在撒但的權下盡情地尋歡作樂，在污泥之地盡情地敗壞着自己的肉體。活在黑暗之中的人即使聽到真理也無心思去實行，看見神已顯現也無心思去尋求，這樣一個墮落的人類哪有一點拯救的餘地呢？這樣一個腐朽的人類怎能活在光中呢？」（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性情不變化就是與神為敵》）讀了神的話，我明白了憑情感做事的根源，主要就是因着撒但的迷惑敗壞。撒但魔王藉着學校的教育、社會的薰陶給人灌輸了許多處世哲學、生存法則，就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是親三分向」，「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等等，我憑這些

撒但哲學活着，把對親人、熟人的袒護看作是正面事物，把對人的同情可憐當作是有愛心。所以在撤換李姊妹的事上，我總認為她是我老鄉，平時還挺照顧我的，現在她面臨被撤換，我就應該幫助她，替她說話，這才是有情有義。我明知道李姊妹盡組長的本分沒有負擔，還常常轄制、教訓弟兄姊妹，如果不撤換她，給弟兄姊妹帶來的都是打擊、傷害，給教會的工作也會帶來虧損，可我却違背真理原則，不顧教會的利益，極力袒護她，維護她的地位。我利用盡本分的機會維護與她的關係，拿着教會的工作來還人情，我這是以權謀私，在盡本分中搞自己的經營。我盡帶領的本分，本應該為教會工作和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着想，在盡本分中能按真理原則辦事，可我却把人情看得高于一切，明知真理也不實行，這不是出賣真理原則，拿教會的工作當兒戲嗎？我這是吃裏爬外，胳膊肘往外拐啊！這時候我才看清這些處世哲學就是撒但迷惑人、敗壞人的謬論，人憑着這些處世哲學說話做事，根本沒有公平、公正，更沒有真理原則。就像共產黨的官員，他們就是憑着這些撒但哲學活着，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家裏有一個人當官，那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沾光，就是殺人放火也可以逍遙法外，共產黨掌權的社會就是這麼黑暗邪惡，根本沒有公平公義。我作為教會帶領，不注重實行真理，不根據真理原則辦事，而是憑着這些撒但哲學活着，這跟共產黨的官員有什麼區別？我不願撤換李姊妹，並不是真正對她有愛心、有幫助，而是怕她說我薄情寡義、不講情面，失去在她心中的形象，我這麼做根本不是為她的生命着想。想想神家撤換人是為了促使人去反省自己，能及時悔改變化，這是神拯救人的一種方式，也是神對人的保守。在本分上我也經歷過撤換，當我在失敗中吸取教訓學到功課時，教會又給我安排了合適的本分，正是那次的失敗跌倒促使我去反省自己，我才對自己有了一點真實的認識，對神拯救人的心意也明白了一些，看到神的愛裏有憐憫，也有公義，神的愛是有原則的，不是縱容，也不是溺愛。而我對人的「愛心」滿了撒但的處世哲學，都是出于個人的利益，是狹隘的、自私的，讓神恨惡厭憎。這時我才看到，憑情感對待人真是坑人害己，情感是我實行真理、盡好本分的最大攔阻，如果不接受神話語的審判刑罰，沒有真實的悔改，那就做出打岔攪擾教會工作的事，觸犯神的性情，被神厭棄淘汰。

後來，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話：「要想和神建立正常的關係，必須達到心歸向神，在此基礎上，你與人也有正常關係了。若你與神沒有正常關係，不管你怎麼維護與人的關係，你再努力，再用勁，也是屬於人的處世哲學，你是以人的觀點、人的哲學來維護你在人中間的地位，讓人都誇你，而不是根據神話來建立與人的正常關係。若你不注重與人的關係，而是維護與神的正常關係，願意把心交給神，學會順服神，自然而然地你與所有人的關係也會正常的。這樣，你與人的關係不是建立在肉體之上，而是建立在神愛的基礎上，幾乎沒有肉體來往，但是在靈裏有交通，彼此地相愛，彼此地安慰，彼此地供應，所做的這一切都是心滿足神的基礎上做的，不是靠着人的處世哲學來維護，而是靠着對神的負擔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不需要你人為的努力，而依神話原則實行。」（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建立與神的正常關係很重要》）

讀了神的話我明白了，與弟兄姊妹之間的正常關係是建立在神愛的基礎上，而不是靠着撒但的處世哲學來維護，必須得實行真理，這才最關鍵。特別是在涉及到教會工作的事上，看到弟兄姊妹盡本分違背真理原則，就得交通真理幫助扶持，如果多次交通幫助仍不悔改，必要的時候還得修理對付，就是我們的親人、朋友也不能憑情感搞處世哲學，得根據神的話按原則辦事，該交通就交通，該對付就對付，該撤換就得撤換，凡事得考慮教會工作，維護教會利益，

這樣做才合神心意。之後，我跟幾個同工商量，根據真理原則撤換了李姊妹組長的本分，也根據神的話去交通解剖了她的一貫表現，並安排陳弟兄做了組長。當我這麼實行的時候，心裏才感覺到踏實、平安。後來，我給李姊妹讀了一些神的話，也問了問她的情形，姊妹說：「感謝神，神作的都是好的，剛開始有些消極痛苦，但藉着禱告、讀神的話，明白了神這樣的作工是為了變化我，如果不經歷這次的撤換，不指出我身上存在的這些問題，我根本不會認識自己，也不會有悔改變化。」聽了姊妹的話，我體嘗到背叛肉體實行真理的甘甜，也體會到實行真理按原則辦事才合神心意，才有人格尊嚴。我能有這點轉變，是神的審判刑罰達到的果效。

## 54 心靈的爭戰

美國 楊志

全能神說：「從信神到現在人存有許多不對的存心，你不實行真理的時候，覺得自己的存心都對，當遇到事時就看見自己裏面有許多不對的存心，所以說，神成全人的時候就使人發現自己裏面有許多觀念攔阻人認識神。當你認識到自己的存心不對時，你能不按着自己的觀念去實行，不按自己的存心去實行，每一件事都能為神作見證，站住立場，這就證明你背叛肉體了。當你背叛肉體時裏面不免有一番爭戰，撒但讓人隨從它，讓人隨從肉體的觀念，維護肉體的利益，但神的話還在人裏面開啓光照，在這個時候，看你是隨從神還是隨從撒但。神讓人實行真理的時候，主要是對付人裏面的東西，對付人不合神心意的想法與觀念，聖靈在人心裏感動人，開啓光照人。所以說，每件事背後都是一場爭戰，每一次實行真理，每一次實行愛神，都是一場大的爭戰，似乎人的肉體平安無事，其實人的內心深處有一場生死戰，經過一場激烈的爭戰，思前想後最後才分勝負，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因為人裏面有許多存心不對，或神作許多工與你的觀念不相合，所以說，在人實行真理的時候背後都有一場大的爭戰，當人實行這一真理之後，背後不知流了多少傷心的淚，最後橫下一條心來滿足神。因為有爭戰人才受了苦，才受了熬煉，這是真實的受苦。當有爭戰臨到的時候，你能真實地站在神一邊，就能達到滿足神。」（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愛神才是真實的信神》）讀了神的話我深有感觸，實行真理真不是簡單事，的確需要一番爭戰啊。想到幾年前我小姨妹被顯明出來是惡人，教會要開除她時，我受情感轄制實行不出真理，心裏來回爭戰，特別地痛苦，最後在神話語的審判揭示中，我看透了憑情感行事的性質、危害，才背叛肉體放下情感，揭露、棄絕了惡人，享受到了實行真理帶來的平安踏實。

那是2017年，我回到當地盡教會帶領的本分。一次聚會時，弟兄姊妹反映我小姨妹韓冰在做教會帶領期間，聚會交通盡講字句道理顯露自己，走到哪兒都說她都盡過哪些本分、受過多少苦，讓人崇拜她、聽她的；弟兄姊妹給她反映盡本分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她不交通真理解決，還站高位教訓人，有些弟兄姊妹被她教訓消極得沒心思盡本分；韓冰被撤換後不反省認識自己，還在弟兄姊妹中間挑撥離間，帶領多次給她交通，對付指責，她絲毫不接受，還不服不滿、散布消極，嚴重攪擾教會生活……聽着韓冰的這些表現，我很氣憤，想到神的話說：「那些在教會中釋放毒言惡語的人，那些在弟兄姊妹中間散布謠言、挑撥離間、拉幫結夥的人，本應都開除出教會，但因着作工時代的不同將這些人限制起來，因為這些人定規就是被淘汰的對

象。被撒但敗壞的人都有敗壞性情，但有一部分人只限于有敗壞性情，另一部分人則不是這樣，他們不僅有撒但敗壞性情，而且其本性已惡毒到極處，這類人所做的、所說的不僅限于流露撒但的敗壞性情，他們是正宗的魔鬼撒但。他們所做的都是打岔攪擾神的工作，他們做的都是攪擾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破壞正常的教會生活，這些披着羊皮的狼早晚都得被清理出去，對這些撒但的差役應採取毫不客氣的態度，採取棄絕的態度，這才是站在神的一邊，若不能做到這一點的都是與撒但同流合污。」（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對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我很清楚，根據神話衡量，韓冰的表現不是一時的敗壞性情流露，她的本性實質就是惡人。帶領、執事也都結合神的話解剖了韓冰的表現，說她雖然能撇棄花費，盡本分能受苦付代價，但她狂妄自大，絲毫不接受真理，還任意妄為，攪擾教會工作，而且屢教不改，屬於惡人。根據神家規定，這樣的人必須開除。多數弟兄姊妹都提議將她開除出教會，我心裏特別糾結：「從韓冰的這些表現看，她確實屬於惡人應該開除，可她畢竟是我妻子的親妹妹，岳父岳母平日裏對我也不錯，也很關心照顧我們家，他們要是知道我表決開除韓冰，還不得說我無情無義、六親不認呀？……唉！那我以後怎麼面對岳父母一家呀？可我作為教會帶領，要是不按原則辦事，明知教會有惡人却不開除，任由惡人攪擾教會生活、坑害神選民，那不就是包庇惡人跟神對抗抵擋神嗎？……」我不敢再往下想了，當時我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是好。周姊妹看我一臉糾結就對我說：「楊弟兄，韓冰一貫作惡攪擾教會生活，沒有一點悔改的意思，根據原則應該把她開除出教會，這可是維護教會工作的大事呀！咱得體貼神的心意，不能憑情感、徇私情啊！」聽了這話，我心裏更糾結了。

就在這時，有弟兄姊妹提議：「韓冰信神幾年，一直撇家捨業盡本分，也受了不少苦，應該再給她一次悔改的機會。」聽到這話，我明知這些弟兄姊妹是被韓冰外表的好行為迷惑才為她說話，我應該交通真理解剖韓冰的表現，讓弟兄姊妹對她的本性實質有分辨。但我轉念又想：「韓冰是岳父母最寶貝的女兒，岳母糊塗信沒分辨，妻子情感也重，要是我表決開除她，還給弟兄姊妹揭露解剖她的表現，那不就明擺着要得罪岳父母一家嗎！我要是在弟兄姊妹面前替她說一些好話，再跟她交通讓她好好悔改，以後不再攪擾了，那她或許就不會被教會開除了，這樣我也就不會得罪岳父母一家了。」想到這兒，我心裏不那麼愁苦了，便和大家說：「韓冰確實作惡了，留下了過犯，但神的心意是最大限度地拯救人，應該再給韓冰一次悔改的機會，如果她再作惡，那時再開除也不晚，也讓她心服口服。」周姊妹聽了我這番似是而非的話，欲言又止，其他人也沒再說什麼了。我心裏鬆了一口氣，終於不用再擔心得罪岳父母了。可兩天後，我突然得了口腔潰瘍，並且是三處潰瘍，嘴裏火燒火燎地疼痛，有時疼得不能說話、不能吃飯，甚至晚上睡覺都疼醒了。痛苦中，我就向神禱告：「神啊！我突然口舌生瘡，疼痛難忍，我知道這事不是偶然發生的，這是你的責罰、管教臨到了，我願向你悔改。」

靈修時，我看到神的話：「真正信神的人心裏總有神，總存着敬畏神的心，存着愛神的心。信神的人辦事應存着小心謹慎的心，所作所為都應按神的要求，都應能滿足神的心，不應任着自己的性子，想怎麼做就怎麼做，這樣不合乎聖徒的體統。人不能打着神的旗號到處橫行，到處招搖撞騙，這是最悖逆的行徑。家有家規，國有國法，更何況神的家呢？不更有嚴格的標準嗎？不更有行政嗎？人可以自由隨便，但神的行政却不讓人隨意『改動』，神是不容人觸犯的神，神是擊殺人的神，這些難道人不知道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對不行真理之人的警

告》) 神的話語使我恐懼戰兢，看到神的性情聖潔、公義不容人觸犯。神家是基督掌權、真理掌權，惡人打岔攪擾教會工作，神的態度是恨惡、厭憎，對那些有分辨還能站在惡人一邊說話的人，神的態度也是極度的厭憎、忿怒。韓冰不實行真理，還挑撥離間，打岔攪擾教會工作，正是神作工顯明出來的惡人，是應該開除的對象。這我心知肚明，可我為了維護親情關係，竟昧着良心出賣真理原則，袒護、包庇惡人，站在惡人一邊充當惡人的保護傘，我這不就是惡人的幫凶、同夥嗎？神高抬我盡帶領本分，可我没有敬畏神的心，明知真理也不實行，明目張膽地搞欺騙，將惡人留在教會裏攪擾教會工作，坑害弟兄姊妹，我這是明知故犯觸犯神性情啊！我的所做所行能蒙蔽人但却矇騙不了神，神鑒察人心肺腑，豈能容讓我這樣任意妄為。我已經留下了過犯，若再不悔改就該被神淘汰了。于是，我趕緊向神禱告悔改，并跟幾個執事商量，盡快整理韓冰作惡事實的材料，申請將她開除出教會。當我向神回轉時，我的口腔潰瘍不知不覺好了。

兩天後，我有事去岳母家，韓冰也在那兒，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扭頭就走了。岳母看到我生氣地說：「你小妹信神多年，為傳福音也受了不少苦，哪個人沒有敗壞性情？要是教會把她開除了，她不就沒有機會蒙神拯救了嗎？你不能這麼無情無義啊！」妻子也附和着替韓冰說話。看到她們情感重，對韓冰沒多少分辨，我趕緊和她們交通韓冰作惡的表現，可岳母一點也聽不進去，流着泪直衝我發火，妻子見岳母生氣，也在一旁責怪我，看到這些我心裏很軟弱、痛苦，飯也吃不下去。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一邊是開除惡人維護教會工作，一邊是岳母和妻子的責怪，我該怎麼辦？如果開除小姨妹，不僅得罪了岳父母一家，與妻子的感情可能也會因此受影響，甚至家庭破裂；如果把惡人繼續留在教會，那就會給教會生活帶來危害，弟兄姊妹的生命也受虧損。我心裏痛苦糾結，只好切切地向神禱告：「神啊！我心裏很軟弱，在開除韓冰的事上，我不願得罪你，但又受情感的轄制，求你加給我力量，帶領我衝破撒但的黑暗權勢，為你站住見證。」

禱告後，我看到神的話說：「神在人身上所作的每一步工作，在外表看到的好像是人在與人接觸，好像是出于人的安排，或出于人的攪擾，但是背後每一步工作、每一件事都是撒但在神面前打的賭，都需要人為神站住見證。就像約伯受試煉的時候，背後是撒但與神在打賭，而臨到約伯的是人的作為，是人的攪擾。」（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愛神才是真實的信神》）「都說貼着神的負擔，維護教會的見證，誰貼上了？問一問自己，你是貼着神的負擔的人嗎？為神你能實行公義嗎？你能站起來為我說話嗎？你能堅信不移地實行真理嗎？你敢于向一切撒但的作為爭戰嗎？為我的真理你能不憑情感揭露撒但嗎？你能讓我的心意在你身上得到滿足嗎？關鍵時刻你心擺上了嗎？你是遵行我旨意的人嗎？多多問問自己，多多揣摩。」（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三篇》）神一句句責問的話語使我感到扎心難受，我明白了神的急切心意和要求，神希望我在開除惡人的事上能不憑情感、徇私情，堅定不移地站在神一邊，實行真理滿足神。想到約伯臨到試煉時，在外表看是財產被搶奪、兒女遭災、僕人被殺，還有妻子和三個朋友的攻擊，但背後却是撒但在神面前打的賭，是撒但的試探臨到了約伯。最終，約伯憑着對神的信心和敬畏站在神一邊，讓撒但徹底蒙羞失敗，為神作出了剛強響亮的見證。今天從表面上看是岳母對我施加壓力，實際上是一場靈界的爭戰，撒但施行詭計想藉着情感攔阻我實行真理，讓惡人繼續在教會中攪擾打岔，拆毀教會工作。神也藉着這件事來檢驗我，看我是受

岳母與妻子轄制向撒但屈服，還是堅持正義實行真理為神站住見證。我如果選擇滿足肉體而站在撒但一邊，那不正中了撒但的詭計嗎？在神面前也就失去了見證。

想到這些，我也開始反省自己：這段時間我在面臨選擇時為什麼總是左右為難、受煎熬？我明知道得維護教會工作，可為什麼總是憑情感不能實行真理按原則辦事？之後，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話：「生在如此污穢之地的人嚴重地受到社會的傳染，受到封建禮教的薰陶，受到『高等學府』的教育，落後的思想，敗壞的道德，低劣的人生觀，卑鄙的處世哲學，毫無價值的生存，低賤的風俗與生活，這些東西都嚴重地侵擾着人的心，嚴重地破壞着人的良心，打擊着人的良心，因而人離神越來越遠，人越來越抵擋神。人的性情變得一天比一天毒辣，根本沒有一個人能為神甘心捨棄，沒有一個人能甘心順服神，更沒有一個人能甘心尋求神的顯現，而是在撒但的權下盡情地尋歡作樂，在污泥之地盡情地敗壞着自己的肉體。」（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性情不變化就是與神為敵》）從神的話中我明白了，我活在情感中實行不出真理，悖逆抵擋神，這都是因着撒但的敗壞。撒但魔王利用社會的薰陶、學校的教育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是親三分向」「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等等這些撒但哲學灌輸到我裏面，使我把人情看得很重，認為為人處世就得重情感、講情面，這是人之常情，不講情面就是無情無義，是會被人指責的。我把這些撒但哲學當成正面事物，當作行事為人的準則，我憑着這些撒但哲學法則活着，變得是非不分，沒有原則，特別自私卑鄙、圓滑詭詐。在開除韓冰的事上，我怕親人說我忘恩負義，怕家庭破裂，就能不顧教會工作和弟兄姊妹的生命，我真是太自私卑鄙了，我這樣做才是真正的忘恩負義啊！想想這個社會為什麼這麼黑暗邪惡，沒有公平公義，就是因為人都憑這些撒但法則活着，無論是在哪個人群裏，都只講肉體情感關係，誰和自己關係親近就幫誰說話，甚至那個人做了違法犯罪的事也要想方設法包庇、袒護，顛倒黑白地為他說話。我才看清，這些撒但哲學法則外表看合乎倫理道德、合人的觀念，實際上都是撒但迷惑人、敗壞人的謬論，是與真理、與神為敵的，憑它活着只能悖逆抵擋神、坑害人，活出的都是鬼性。我之前憑這些撒但哲學活着，維護惡人，已經在惡人的罪上有份，但神沒有記念我的過犯，還給我悔改的機會，我很感謝神，于是在心裏默默向神禱告立心志：我不願再隨從情感行事了，我只願根據神的話，能愛神所愛、恨神所恨，堅持真理、原則，及時將惡人開除出教會。

第二天，聚執事會時，聽同工反映韓冰現在還不認識自己，沒有絲毫的悔改，還在挑撥離間、拉幫結夥。聽到這些，我心裏更加自責，恨自己憑情感行事沒有及時開除惡人，給教會工作帶來攪擾。接下來去聚會時，我就結合神的話解剖、分辨韓冰的各種作惡表現。通過交通，那幾個受她迷惑的弟兄姊妹都有了分辨，開始棄絕她。妻子也因着明白真理對她妹妹惡人的實質有了分辨，不再為她鳴不平。韓冰被教會開除後，沒有了惡人的攪擾，弟兄姊妹也都能正常地過教會生活、盡本分了。我們都贊美神的公義，看到神家是神話掌權，真理掌權，一切都根據真理原則辦事，那些不信派、惡人、敵基督在神家是站不住腳的。我也體會到，憑撒但哲學活着帶來的都是痛苦，對人對己都沒有益處，憑神的話活着心裏才有真正的平安、踏實。今天我能不憑撒但哲學活着，衝破情感的轄制實行點真理，做人有了點正氣，這是神的拯救，是神話語的審判刑罰達到的果效。感謝全能神！

## 55 擺脫束縛 得着釋放

中國遼寧 周圓

神的話說：「現在是我擬定每個人結局的時候，不是我開始作人工作的階段，我將每個人的言語、行為以及每一個人的跟隨歷程與原有屬性或其最終的表現都一一列記在我的記事冊上，這樣，無論怎樣的人都難逃我的手，都會按着我的分布而各從其類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當為你的歸宿預備足夠的善行》）「每個人的結局都是按其所行出來的實質而定的，而且定得都合適。任何一個人都不能擔當別人的罪，更代替不了別人去遭懲罰，這是絕對的。父母疼愛兒女并不能代表兒女行義，兒女孝順父母并不能代表父母行義，這就是『兩個人在田裏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的真意。沒有一個人能因其太愛兒女而將作惡的兒女帶入安息之中，也沒有一個人因行義能將其妻子（或丈夫）帶入安息之中，這是行政中的規定，任何一個人都不能例外。行義的總歸是行義的，作惡的總歸是作惡的；行義的總歸是能存活下來的，作惡的總歸是滅亡的對象；聖潔的就是聖潔的，並不是污穢的，污穢的就是污穢的，並沒有一點聖潔的成分；毀滅的是所有的惡人，存活的是所有的義人，哪怕作惡的人的兒女是行義的，哪怕義人的父母是作惡的。信的丈夫與不信的妻子本無關係，信的兒女與不信的父母並無關係，是不相合的兩類，在未進入安息之中有肉體的親情，但進入安息之中便再也沒有肉體親情之說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與人將一同進入安息之中》）從神的話看到，神末世作的是各從其類的工作，神是根據每個人的所做所行與本性實質來定規人的結局歸宿，任何人都改變不了，這是神的公義性情決定的。神要求我們根據神的話、根據真理原則對待人，不能憑情感維護人、偏袒人，就是自己的親人也不能例外，不然就是違背真理，會觸犯神的性情。

那是三年前，有一次聚完會時帶領告訴我說：「你爸在弟兄姊妹中間一貫挑撥離間，攪擾教會生活，我們多次交通解剖、提出警告，他也沒有絲毫悔改，弟兄姊妹還反映他以往在外地盡本分也有這些表現，我們準備收集他作惡的事實……」聽帶領這樣說，我心裏「咯噔」了一下，心想有這麼嚴重嗎？但又想到，跟我爸聚會時也確實發現他攪擾教會生活，不接受真理，聚會時他不交通神的話，總說些跟真理無關的話題，攪得別人靜不下心來揣摩神的話，我給他提出來，他根本聽不進去，還講了一堆理由反駁我。事後我把情況反映給了教會帶領，帶領也給我爸交通真理，幫助扶持了好幾次，並指出他這樣做的性質和後果，可我爸不接受還一個勁兒講理、反駁，沒有一點悔改。現在弟兄姊妹都這樣反映，那他的性質可就嚴重了。想到以前教會有兩個人因不實行真理，一貫打岔攪擾教會工作，始終不悔改，被定性為惡人開除了。我爸如果真是這樣，不也會被開除嗎？要是真被教會開除了，那他信神的路就到頭了，還有機會蒙拯救嗎？我越想越慌亂，心就像被揪起來一樣難受。

晚上，我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想到弟兄姊妹反映我爸的情況是為了維護教會生活不受攪擾，是為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着想，這是合神心意的事，我也知道我爸的一些表現，要不要反映給帶領呢？這時，我回想起小時候我爸疼愛我的一幕幕：我跟我哥爭吵，不管我做錯做對，我爸每次都護着我；天冷了學校裏沒有被子，我爸騎車跑兩百多里路給我送棉被；我媽經常外出，多數時候都是我爸做飯照顧我……想着想着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淚，心想：「我爸把我養這麼大，我要是揭露他，他知道了會不會說我没良心，對他無情無義啊？以後和他一起生

活，我該怎麼面對他呢？」我勉強寫了幾條我爸的表現，就再也寫不下去了，心想，「若把知道的都寫出來，萬一他真被開除了怎麼辦？算了，還是不寫了。」我想蒙頭大睡逃避現實，可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心裏感到有些不安，受責備，「我爸最近表現確實不好，以前的表現我也知道一些，要是不說，這不是有意隱瞞事實嗎？」我心裏很矛盾，只好來到神面前禱告：「神啊！我知道我爸作惡的一些表現，也知道得維護教會工作，把他的情況如實反映出來，可我擔心我爸會被開除，就不想反映。神啊！願你帶領我能實行真理做誠實人，維護教會工作。」禱告完我心裏平靜了一些，之後我看到神的話：「都說貼着神的負擔，維護教會的見證，誰貼上了？問一問自己，你是貼着神的負擔的人嗎？為神你能實行公義嗎？你能站起來為我說話嗎？你能堅信不移地實行真理嗎？你敢于向一切撒但的作為爭戰嗎？為我的真理你能不憑情感揭露撒但嗎？你能讓我的心意在你身上得到滿足嗎？關鍵時刻你心擺上了嗎？你是遵行我旨意的人嗎？多多問問自己，多多揣摩。」（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三篇》）「人都是活在『情』之中的，所以神並不避開任何一個人而將全人類中所有的人心中隱藏的秘密給人揭穿，為什麼難以脫去情感呢？難道是高過良心標準了嗎？良心能成就神的旨意嗎？情感能幫助人渡過難關嗎？在神的眼中，情感是神的仇敵，難道神的話沒明說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向全字說話的奧秘揭示·第二十八篇》）面對神的句句問話，我啞口無言，我明知我爸不追求真理，攪擾弟兄姊妹聚會吃喝神的話，誰給交通也不聽，還對人有成見，背後論斷、挑撥離間，可我受情感轄制，不顧弟兄姊妹生命進入是否受攪擾，就不想把真實情況反映給帶領，包庇、袒護他，我這也不是實行真理體貼神心意啊。想到之前教會開除的兩個惡人，看到他們不實行真理，打岔攪擾教會生活，我滿了氣憤，還義正詞嚴地揭露他們，可怎麼寫到我爸的表現時，我就不能如實反映呢？這才看到我不是誠實人，沒有正義感，關鍵時刻不實行真理，不維護教會工作，而是憑情感袒護我爸，包庇他的惡行，明目張膽地違背真理原則，這不是站在撒但一邊與神為敵嗎？想到這兒，我就向神禱告悔改，不願再憑情感做事，願如實反映我爸的情況。

禱告後，我重新回想我爸作惡的表現，並一條條列了出來：我爸在做福音執事期間，對配搭的張弟兄有成見，就在弟兄姊妹面前論斷、排斥張弟兄，張弟兄受打壓，情形特別消極，帶領修理對付我爸，他還講理不服；弟兄姊妹指出他的問題，他絲毫不接受，總看別人的不是，抓別人的把柄，還常說「我信神多年，啥我不明白？」；看到我積極盡本分，他就教唆我追求世界、錢財，經常說些消極話打擊我盡本分的積極性；我爸出了車禍，林弟兄來看望他，給他交通得反省自己學功課，他不接受，還歪曲事實，在弟兄姊妹中間散布說林弟兄是來看他笑話的，導致一些弟兄姊妹對林弟兄產生成見……想到我爸的這些表現，我有點吃驚，也很氣憤，心想這還是我爸嗎？這不就是惡人嗎？以前還總認為他信神後一直傳福音盡本分，能受苦付代價，就被他的外表蒙蔽，認為他是真心信神的人，對他的行為從來就不去分辨，我真是太愚昧瞎眼了！這時，我才對自己一直活在情感中袒護、包庇他感到自責。之後，我看到神的話說：「那些在教會中釋放毒言惡語的人，那些在弟兄姊妹中間散布謠言、挑撥離間、拉幫結夥的人，本應都開除出教會，但因着作工時代的不同將這些人限制起來，因為這些人定規就是被淘汰的對象。被撒但敗壞的人都有敗壞性情，但有一部分人只限于有敗壞性情，另一部分人則不是這樣，他們不僅有撒但敗壞性情，而且其本性已惡毒到極處，這類人所做的、所說的不僅限于流露

撒但的敗壞性情，他們是正宗的魔鬼撒但。他們所做的都是打岔攪擾神的工作，他們做的都是攪擾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破壞正常的教會生活，這些披着羊皮的狼早晚都得被清理出去，對這些撒但的差役應採取毫不客氣的態度，採取棄絕的態度，這才是站在神的一邊，若不能做到這一點的都是與撒但同流合污。」（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對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讀了神的話，再對照我爸的表現，他這不是一般的敗壞性情流露，而是本性惡毒。雖然他外表有點熱心，盡本分也能受苦付代價，遭受共產黨的迫害仍然傳福音，但他不接受真理，還仇恨真理，從他的所做所行看到他本性詭詐、凶惡，實質就是惡人，是屬撒但的，應該開除出教會。我雖然是他的女兒，但我信神就應該實行神的話，站在神一邊揭露、棄絕撒但。想到我所負責的小組有些弟兄姊妹對我爸還沒有分辨，我得給他們交通，揭露我爸的惡行，不讓他們再受迷惑。可我又有了顧慮：有的弟兄姊妹是我爸傳進來的，和我爸關係比較好，我如果揭露我爸，他們會不會說我没良心、無情無義？要是我爸被開除失去蒙神拯救的機會了，他心裏該有多痛苦啊……想到這些，我心裏難受起來，就不想去交通了。晚上，我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着，又想到如果我不去揭露我爸的惡行，弟兄姊妹要是受迷惑站在我爸一邊，這就是在他的惡上有份了，眼看着弟兄姊妹受迷惑却不交通，這不是坑人嗎？想到這兒，我心裏有些受責備，我就向神禱告：「神啊，我現在有很多顧慮，願你加給我信心力量，帶領引導我能夠實行真理，揭露惡人。」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神話裏要求人對待人是什麼原則？愛神所愛，恨神所恨，就是神所喜愛的真追求真理的人、能遵行神旨意的人是你所要愛的，不能遵行神旨意的、恨神的、悖逆神的、神所厭憎的我們就應該厭憎，就應該棄絕，這是神話的要求。如果你的父母不信神，那他就是恨神的，他是恨神的，神當然也厭憎他，那如果讓你厭憎他，你能不能厭憎呢？他能抵擋神，他能罵神，那他肯定是神所恨惡的，是神所咒詛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的父母不攔阻你信神，或者攔阻你信神，你會怎麼對待他？恩典時代主耶穌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親了。』在恩典時代就有這話，現在神說的話就更貼切了，『愛神所愛，恨神所恨』，直截了當，但是人往往領會不到神這句話的真實含義。如果一個人是神所咒詛的，人看他外表也挺好，或者他是你的父母，是你的親人，你對他就恨不起來，甚至與他來往還挺密切，關係也挺近，當聽到神這話你就難受，你就下不了這狠心，而且也不能離棄他，因為這裏面有個傳統觀念在束縛着你，你認為如果你這樣做的話就會遭天譴，天打五雷轟，甚至遭到社會的唾棄、輿論的譴責，而且更現實的就是自己的良心都過不去。你這個良心的作用就是從小父母教育或者社會文化薰陶、傳染給你種下這麼一個根，種下一種思想，讓你沒法去實行神的話，沒法愛神所愛、恨神所恨。但是你心裏還知道你應該恨他們，應該棄絕他們，因為你的生命是從神來的，不是父母給的，人應當敬拜的是神，人應當歸給神，你嘴上這麼說的，也有這個思想，但就是轉不過這個彎，就是實行不出來，這是怎麼回事你們知不知道？就是這些東西已經把你深深地、緊緊地捆綁住了，撒但用這些東西捆綁着你的思想、你的心思、你的心靈，讓你沒法去接受神的話，你已經被這些東西占滿了，神的話裝不進來，而且你如果去實行神的話，那些東西在你裏面就要生效，就使你抵觸神的話、神的要求，使你掙脫不開這個繩索，掙脫不開這些捆綁，沒辦法，自己無力掙扎之後一段時間就妥協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認識自己的錯誤觀點才能認識自己》）從神的話中我明白了，神要求我們對待人的原則是愛神所愛、恨神所恨，喜愛真理的、能遵行神旨

意的人是我們該憑愛心對待的，仇恨真理、抵擋神的惡人是我們該恨惡的，這樣實行才合神心意。可在我爸的事上我總受情感轄制，一直包庇、袒護他，不能愛神所愛，恨神所恨，根源就是因為撒但的傳統觀念「是親三分向」「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在束縛着我，使我善惡不分，認為揭露我爸的惡行是大逆不道，是沒良心，害怕受到輿論的譴責。為了維護肉體親情，我不能堅持真理，揭露惡人，置神家工作和弟兄姊妹的生命于不顧，我這才是真正的不講良心，沒有人性啊。看到就是這些傳統觀念在攔阻我實行真理，讓我身不由己地站在撒但一邊抵擋神。其實，神從來就沒有說過讓我們對魔鬼、對惡人講良心，也沒有說過棄絕屬撒但的親人是大逆不道。想到律法時代的約伯，他不信神的兒女死在了災禍中，約伯並沒有憑情感為兒女說話、埋怨神，反而稱頌神的名。還有恩典時代的彼得，他的父母逼迫、攔阻他信神，他就背叛父母脫離了家庭，撇下一切跟隨神，得到神的稱許。揣摩着約伯、彼得的經歷，我對神要求的「愛神所愛，恨神所恨」這話明白點了。

接着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話說：「撒但是誰，魔鬼是誰，神的仇敵又是誰，還不是那些不相信神的抵擋派嗎？還不是那些悖逆神的人嗎？還不是那些口頭信却無真理的人嗎？還不是那些只追求得福却不能為神作見證的人嗎？今天你還能與這些魔鬼拉拉扯扯，對這些魔鬼講良心、講愛心，你這不屬於對撒但施好心嗎？不屬於跟魔鬼同流合污嗎？人走到今天若還是善惡不分，還是一味地講愛、講憐憫，絲毫沒有一點尋求神心的意思，絲毫不能以神的心為心，那這類人的結局將更慘。……我恨惡的反對的而你却與其相合，仍然對其講愛，或講私人情感，那你不是悖逆嗎？你不是故意抵擋嗎？這樣的人到底有無真理呢？對仇敵講良心，跟魔鬼還講愛心，跟撒但還講憐憫，這不都是故意打岔神工作的人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與人將一同進入安息之中》）看了神的話，我感到很扎心，很受責備。我明知道我爸仇恨真理，一貫打岔攪擾教會生活，本性實質就是惡人，是屬魔鬼撒但的，我還對他一個勁兒講良心、講愛心，甚至袒護、包庇他，我這不就是神所揭示的「對撒但施好心」「跟魔鬼同流合污」嗎？不是公然與神為敵，打岔攪擾教會工作嗎？神家是真理掌權，公義掌權，屬撒但的邪惡勢力，包括所有的惡人、敵基督在神家都站不住腳，都得被神顯明淘汰，清理出教會，這是神的公義性情決定的。可我總想包庇、袒護惡人，企圖把惡人留在教會裏，這不是縱容惡人打岔攪擾教會生活，不是助紂為虐與神作對嗎？這樣下去只能跟惡人一樣遭到神的懲罰。認識到這些，我心裏有些害怕，看到神的公義性情不容觸犯，憑情感袒護惡人太危險了！我不能再隨從情感說話做事了，他雖然是我爸，但我得實行真理，愛神所愛、恨神所恨，維護神家利益。我就向神禱告：「神啊，願你加給我信心力量，帶領引導我能够實行真理，揭露惡人。」

隨後我去小組聚會，把我爸的表現和作惡事實都揭露了出來，之前受他迷惑的弟兄姊妹也對他惡人的實質有了分辨。後來，教會下發了開除我爸的通告，我回家給他讀通告，揭露他的惡行，他不屑一顧地說：「我早就知道會被開除，信神這些年我就是為了得福，不然我早就不信了。」看他到最後都沒有一點悔改的意思，我心裏很清楚，這就是惡人的實質完全顯明了。我爸被開除後，教會沒有了惡人攪擾，弟兄姊妹聚會都能正常讀神的話、交通真理，能正常盡本分，教會工作開始有了果效。我看到神家是真理掌權、公義掌權，按神話真理實行就有神的帶領、祝福。在我爸的事上，我能逐漸擺脫情感的轄制，最終能實行出點真理維護神家工作，這都是神話語的審判刑罰達到的果效。

## 56 自私卑鄙是怎麼解決的

捷克 張靜

全能神說：「衡量人的所做所行是善是惡的標準是什麼？就是看你心思所想的、所流露出來的、所行出來的有沒有實行真理的見證，有沒有活出真理實際的見證。你沒有這樣的實際，沒有這樣的活出，那無疑你就是作惡的人。作惡的人在神那兒怎麼看？就是你心思所想的、你外表做出來的不是在為神作見證，不是在羞辱撒但、打敗撒但，而是在羞辱神，處處都是羞辱神的記號；你不是在見證神，不是在為神花費，不是在為神盡上你的責任與義務，而是為你自己。『為自己』言外之意是什麼？為撒但。所以，到最終神會說：『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你所做的在神那兒不是善行，成惡行了，賞賜沒有了，神不紀念了，這不是一場空嗎？」（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從神的話中我看到，我們盡本分雖然有一些撇棄花費，也能受苦付代價，但是如果在這個過程中，存心不是為了滿足神，也沒有實行真理的見證，而是處處為了滿足自己，那這樣的盡本分在神那兒看就是惡行，是讓神厭憎的。想起兩年前我看到教會裏有一個姊妹打岔攪擾教會工作，我因為害怕得罪她，就不敢實行真理、堅持原則，沒有及時地揭發檢舉她的所做所行，結果給福音工作帶來了虧損，我自己也留下了過犯。之後，我每次想起這件事，心裏都特別懊悔和自責。

我記得那是2018年的3月底，陳姊妹剛到我們組做負責人。通過一段時間的接觸，我發現姊妹盡本分沒有負擔，有時候福音對象要考察神的末世作工，她也沒及時安排人給交通見證，結果耽誤了福音工作。我就找姊妹交通，怕姊妹不好接受，我就只是簡單地點了點她身上的問題。姊妹就解釋說她還盡着別的本分，有些忙不過來，以後會合理安排的。我一聽，這認識得也太輕描淡寫了，這也沒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啊，不行，還得再說說，以免以後再出現類似問題，耽誤神家的工作。可我剛想開口跟她說，轉念一想：姊妹是負責人，我是組員，我要是提點她的問題，她會不會覺得我越權，多管閑事，再說我狂妄沒有理智？算了吧，還是別說了，姊妹是負責人，她應該知道這個本分的重要性，以後會合理安排的。雖然當時我心裏也有些不踏實，但是我也沒再跟姊妹提這個問題。

沒多久，有一個因信稱義派的講道人要考察神的末世作工，當時時間特別緊，可在這節骨眼兒上我又聯繫不上陳姊妹，就趕緊找其他組的負責人給找人交通見證。沒想到陳姊妹知道後，她口氣生硬地指責我說：「你為什麼要找其他組的負責人安排這個事？我沒有及時安排是我的問題，出了啥問題我來承擔，但是你找別人處理這個事就不合原則。」當時我就想把她的問題點出來交通交通，可我轉念一想：她剛對付、指責完我，我馬上就提點她，她會咋看我呀？這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把關係鬧僵了也不好，這以後再給我小鞋穿……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還是先把自己的本分盡好。就這樣，我把心裏想說的話又給壓回去了。

大概又過了一個多月，有一個宗派的同工要考察神的末世作工，我幾次提醒陳姊妹，我說：「你一定要及時安排人給交通見證。」當時她也答應了，可讓我沒想到的是，她拖了兩天也沒安排。我知道後就氣不打一處來，心想：「我都囑咐你幾次了，還告訴你這事特別急，你說你咋就一點不上心呢？不行，我不能再這麼眼睁睁地看着福音工作受攔阻而無動于衷了，我得趕緊找組裏的弟兄姊妹商量，看看陳姊妹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可我剛想去聯繫大家，心裏

又爭戰開了：這陳姊妹要是知道我去找大家商量這個事，她會不會覺得我是有意針對她呀？這要是把她得罪了，她再給我小鞋穿，再找個理由把我的本分給撤換了……算了，這槍打出頭鳥，還是等組裏其他人提了我再說吧。

那天晚上，想到現在組裏還有這麼多的事陳姊妹都沒有及時安排處理，我心裏就特別着急，可我又不敢說，一想到那段時間我也確實是沒盡到責任，心裏有些不安，就來到神面前跟神禱告。禱告後，我看到神的話說：「一個人的人性裏最基本也是最重要該具備的就是良心與理智，如果一個人不具備良心，也不具備正常人性的理智，那這個人是什麼人？籠統地說是一個沒有人性的人，是人性壞的人。細分析，這個人都有哪些敗壞人性的表現讓人說他沒有人性呢？這類人都有什麼特點，都有哪些具體的流露？他做事應付糊弄，事不關己，高高挂起，不考慮神家利益，也不體貼神的心意，對見證神、對盡本分沒有任何負擔，也沒有任何責任心。……還有些人盡本分看見問題也不說，看見有人打岔攪擾也不攔阻，絲毫不考慮神家的利益，也絲毫不考慮自己的本分、職責所在，就只為自己的虛榮、臉面、地位、利益與自己的榮譽說話，做事，出頭，下功夫，賣力氣。……這樣的人有沒有良心理智？沒有良心理智的人他這樣做事有沒有自責？這樣的人他的良心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他從來沒有自責，那聖靈責備、管教他，他能感覺得到嗎？」（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看了神的話，我感到很扎心，我不就是神揭示的這種人嗎？沒有良心，沒有人性，盡本分不負責任，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就採取事不關己高高挂起的態度，絲毫不體貼神的心意，也不維護教會的工作。我明明知道陳姊妹盡本分沒有負擔、應付糊弄，已經給福音工作帶來了虧損，我應該把她的問題點出來交通交通，可我害怕她對付我，說我多管閑事，就只是蜻蜓點水地說了一下。過後我看到姊妹沒有絲毫的轉變，我就想再次提點她，解剖解剖她這樣盡本分的性質和後果，可我又害怕得罪她給我小鞋穿，再把我的本分給撤換了，我就睜一眼閉一眼，把這事給放過去了。為了維護自己的臉面地位，個人的利益，眼睁睁地看着負責人盡本分應付糊弄，我却不敢站起來維護神家的利益，這哪有一點良心哪？現在災難越來越大，考察真道的人也越來越多，能夠讓人早日來到神面前接受神的末世救恩，這是當務之急。可我對這事沒有一點負擔和責任心，總是保全自己，絲毫不維護神家的利益，這哪是體貼神心意的人哪？實在是太自私卑鄙了！一想到這些，我就感覺特別的虧欠神，心想不能再這麼下去了，我得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隨後，我就找組裏的幾個弟兄姊妹在一起商量，看看陳姊妹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後來，大家一致提議讓陳姊妹再找一個配搭和她一起負責工作，這樣在本分上能夠互相幫助，也能夠互相監督。

當天下午，我就給陳姊妹打電話把我們商量的方案告訴她，也解剖了她這段時間盡本分的表現和她給福音工作帶來的後果。可讓我沒想到的是，陳姊妹不但對自己的所做所行沒有絲毫的懊悔和自責，還一口否決了我們的方案，態度強硬地說她不需要再找人和她配搭。我一看姊妹對自己沒有絲毫的認識，我就繼續和她交通，可還沒等我把話說完，她就說她還有事，把電話給掛了。當時我就琢磨：陳姊妹占着地位不作實際工作，還不讓人跟她一起配搭，這不是要獨攬大權嗎？再這麼下去那只能一再地耽誤神家工作呀。不行，我得把她這個問題給她點出來。後來，一連幾天我都給她發信息，可她就是不回，眼睁睁地看着神家的工作就這麼耽誤着，我心想：不行，我得趕緊跟帶領反映她的問題。可我剛去找帶領，心裏又打起了退堂鼓，心想：「這陳姊妹要是知道是我去找帶領反映她的問題，這以後可咋處啊？這要是把她給

得罪了，她再找個理由把我的本分給撤換了，那咋辦呀？再說，弟兄姊妹會不會說我總是抓着陳姊妹的問題不放，不能公平公正地對待她啊？」我心裏特別矛盾，不說吧，眼睁睁地看着組裏的工作就這麼耽誤着，可是要說呢，我又害怕得罪她。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姊妹來找我，問我願不願意去其他組盡本分，我一想換個本分也好，這樣我離開這個組，就不用天天這麼受責備、受煎熬了。事後，我把我的想法和組裏的一個姊妹說了，姊妹聽了之後就問我：「你在咱們組時間最長，各項業務你也最熟悉，現在陳姊妹對組裏的問題是不管不問，你這個時候離開，你覺得合適嗎？」當時我聽了這話裏面特別受責備，是啊，組裏的各項工作我最清楚，現在我眼睁睁地看着有人打岔攪擾神家的工作，我不但不管不問，還想一走了之，這哪是維護神家利益的人啊？我來到神面前跟神禱告，願神帶領引導我。

後來在靈修的時候，我看到兩段神的話，神說：「要從積極方面進入，主動不能被動，不被任何人、事、物搖動，不能被任何人的話左右，要有一個穩定的性情，無論誰說什麼，你知道是真理就該立即實行。不看任何人，總有我話在裏面運行，能站住我的見證，貼着我的負擔去行。隨幫唱柳沒主意糊塗不行，不出于我的敢站起來拒絕才行。你明明知道不對，也不作聲，你還不是實行真理的人，你知道不對，把話題扭轉過來，又被撒但把路攔住，有其言無其效，不能堅持始終，你心裏還有『怕』字，還不是撒但意念在其中？」（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二篇》）「都說貼着神的負擔，維護教會的見證，誰貼上了？問一問自己，你是貼着神的負擔的人嗎？為神你能實行公義嗎？你能站起來為我說話嗎？你能堅信不移地實行真理嗎？你敢于向一切撒但的作為爭戰嗎？為我的真理你能不憑情感揭露撒但嗎？你能讓我的心意在你身上得到滿足嗎？關鍵時刻你心擺上了嗎？你是遵行我旨意的人嗎？多多問問自己，多多揣摩。」（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三篇》）看着這一句句的問話，我就感覺好像是神在面對面地責問我，句句話都扎在我心上。我也在問我自己，我貼着神的負擔了嗎？我為神實行公義了嗎？我堅定不移地實行真理了嗎？這些我都沒有。想想神恩待高抬我盡這麼重要的本分，我就應該擔起這個責任，和弟兄姊妹一起配搭着把這個本分盡好，看着負責人盡本分應付糊弄，一再地耽誤神家的福音工作，是屬於不作實際工作的假帶領，我應該站起來揭發檢舉。可我害怕得罪她，她再把我的本分給撤掉了，我就做了縮頭烏龜，眼睁睁地看着有人打岔攪擾神家的工作却不敢站起來維護，我實在是太自私卑鄙了，哪有一點正義感！哪是貼着神負擔的人啊！我處處都維護自己的臉面地位，雖然在這個過程中，我没有像陳姊妹那樣直接打岔攪擾神家的福音工作，可我看見問題不說，明知真理還不實行，我這不是站在撒但一邊任由撒但打岔攪擾神家的工作嗎？我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吃裏爬外做了撒但的幫凶嗎？一想到這些，我心裏就特別地恨自己，我怎麼這麼自私，這麼沒有人性呢？我不能再這麼下去了，我不能再這麼瞻前顧後地保全自己，我得實行真理做一個有正義感的人，站在神一邊，維護神家的利益。那一刻，我決定揭發檢舉陳姊妹。就在這個時候，我從一個姊妹那兒得知，有幾個初信的弟兄姊妹受謠言迷惑，消極軟弱，就因為陳姊妹沒有及時安排人給他們交通解決，他們差點退去不信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裏更恨惡自己，這不都是我不實行真理帶來的惡果嗎？後來，我和組裏的弟兄姊妹一起向帶領反映了陳姊妹的問題。沒想到帶領當天就調查核實，撤換了陳姊妹。過後，帶領責問我：「她耽誤工作這麼長時間，你怎麼才反映呢？」聽到帶領的責問，我心裏更加地懊悔自責。

之後我也反省，我明知道姊妹盡本分沒有負擔，一再地耽誤神家工作，可我為什麼不敢站起來揭發檢舉？我不實行真理的根源到底是什麼？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人沒有經歷神工作得着真理以前，是撒但的本性在人裏面當家做主支配人。這個本性裏具體是什麼東西呢？比如說，你為什麼要自私，你為什麼要維護自己的地位，你為什麼情感那麼重，你為什麼喜歡那些不義的東西，喜歡那些惡，你喜歡這些東西的根據是什麼，這些東西是從哪裏來的，你為什麼能喜歡接受這些東西。現在你們已經明白了，主要就是撒但的毒素在裏面。撒但的毒素是什麼，完全可以用話表達出來。比如，你問一些作惡的人為什麼作惡，他會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一句話就把問題的根源說出來了。撒但的邏輯已成為人的生命了，人為這個為那個都是為自己，人都覺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所以人活着就得為己，千里來做官，為的吃和穿。『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就是人的生命、人的哲學，也代表人的本性。這句撒但的話正是撒但的毒素，作到人裏面成為人的本性了，撒但的本性就用這句話顯明出來了，完全代表了。這種毒素成了人的生命，成了人生存的根基，幾千年來敗壞人類都是受這個毒素支配活到現在。」（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走彼得的路》）從神的話裏我明白了，我之所以實行不出真理，就是因為我裏面充滿了撒但的處世哲學，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明哲保身，但求無過」，「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還有「槍打出頭鳥」，等等這些撒但哲學早就作在我裏面，成了我的本性了。我就是因為憑着這些東西活着，所以才變得這麼自私、詭詐、唯利是圖，只要一臨到事，我就會身不由己地維護自己的利益。以往沒信神的時候，我不管是在工作上還是在生活上，只要一涉及到得罪人的事，哪怕看着別人做的再不對，我也躲開不說。信神以後，我還是處處憑着這些撒但哲學活着，在盡本分中只要一涉及到我的切身利益，我就會身不由己地維護個人的利益，實行不出真理。就拿陳姊妹這個事說，我看到她不作實際工作，而且還不接受建議，是屬於不作實際工作的假帶領，我應該站起來揭發檢舉。可是我害怕萬一檢舉不成，再把我的本分給撤換了，我就憑着「槍打出頭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些哲學活着，當起了縮頭烏龜，任由不負責任的人在那兒打岔攪擾，我却絲毫不敢站起來維護，實在是太自私卑鄙、太圓滑詭詐了！在神家盡本分維護神家利益這是正面事物，是合神心意的，尤其是當有人打岔攪擾神家的工作，更應該站在神一邊，維護神家的利益，這是神對神選民的要求，也是我應該盡的本分和責任。可我害怕當出頭鳥，損害自己的利益，我就不敢站起來維護神家的工作，沒有盡到自己的本分和責任，我這哪配稱為一個信神的人啊？雖然我没有當出頭鳥，可我向撒但妥協了，這哪有一點骨氣？活得哪有一點人格和尊嚴？我眼睁睁地看着有人打岔攪擾神家的工作，我不但不管不問，還想一走了之，這不是站在撒但的一邊抵擋神嗎？這在神那兒可是嚴重的過犯。仔細想一想，我實行不出真理，害怕檢舉陳姊妹就會失去自己的本分，但是事實呢，我和弟兄姊妹揭發檢舉了陳姊妹之後，陳姊妹很快就被撤換了。事實讓我感到很蒙羞，也讓我體會到神家是基督掌權、真理掌權，任何不實行真理的人，打岔攪擾神家工作的人，在神家都站立不住，如果不悔改遲早被神淘汰。可是，我不根據真理原則看事，總是受權勢、地位的轄制，把負責人當成我的頂頭上司，覺得我要是把她得罪了，那我在神家就站不住腳了。我把神家看得跟社會一樣黑暗，沒有公平公義，這不是對神的褻瀆嗎？如果不是神擺設這樣的環境顯明我，不是神話語的審判刑罰，我還意識不到原來憑着撒但哲學活着會帶來這麼多嚴重的後果，也讓我真實地體會到，作為一個信神的人，憑神

的話活着，實行真理，堅持原則，這樣實行心裏踏實、平安，也是一個信神之人該有的正義之舉。過後，我也和組裏的弟兄姊妹一起交通我們這次經歷的收穫和認識，大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學到了功課，尤其是對神的公義性情有了一些認識。在那之後，組裏的各項工作也開始慢慢好轉了。

在後來的盡本分中，由于教會工作需要，我和另外一個組的負責人劉姊妹配搭。通過一個多月的接觸，我發現姊妹狂妄自大、獨斷專行，絲毫不接受弟兄姊妹的建議，已經打岔攪擾了神家的工作，這個時候我該向帶領反映她的問題。可轉念一想：我和姊妹接觸的時間也不長，對她也並非特別了解，這看問題會不會有偏差呀？萬一經過調查了解之後姊妹沒啥大問題，那帶領和弟兄姊妹會咋看我呀？會不會覺得我這人吹毛求疵？這萬一要是讓劉姊妹知道，她又會怎麼看我？算了，還是別說了……就在我想把這個事壓下去的時候，我心裏特別受控告，想起以前就是因為我沒有及時揭發檢舉負責人陳姊妹，給福音工作帶來那麼大的虧損，現在想起來都還懊悔不已。我心想我不能再自私卑鄙地活着了，在這個事上不能再留下遺憾了。當時，我又想起一段神的話：「凡是盡本分的人，不管你明白真理深淺，要進入真理實際最簡單的實行法就是處處為神家利益着想，放下自己的私欲，放下個人的存心、動機與臉面、地位，把神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最起碼應該做到的。如果一個盡本分的人連這點都做不到，那還談什麼盡本分？這就不是盡本分了。你應該先考慮神家的利益，考慮神的利益，考慮神的工作，把這些都放在第一位，其次再想自己的地位站沒站穩，別人怎麼看自己。」（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把真心交給神就能得着真理》）神的話給了我實行的路途，就是把神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考慮個人的利益，先不管別人怎麼看我，怎麼做對神家工作有利就怎麼做。雖然我和姊妹接觸時間是不長，我對她也並非特別的了解，但是我確實看到她的所做所行已經給神家工作帶來打岔和攪擾了，那我就看見多少說多少，擺對自己的存心，先把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盡上。後來，我就跟帶領反映了她的問題，帶領經過調查了解，根據原則衡量，撤換了姊妹的本分。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我心裏也挺踏實得安慰的，覺着自己做了一件維護神家利益的事。這也讓我真實地感受到，憑神的話做人，這樣活着才有意義。

## 57 檢舉的顧慮

中國山西 楊依

全能神說：「為了你們的命運你們當做到被神認可。就是說，你們既然承認自己是神家的一員，那你們就應當做到處處讓神放心，事事讓神滿意，也就是辦事有原則而且合乎真理。若你達不到這些，那你就是被神厭棄、被所有的人唾棄的對象，一旦你落入這樣的境界，那你就不能說成是神家中的一員，這就是所謂的不被神認可。」（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告誡三則》）神要求我們辦事要有原則，而且合乎真理，這也是我們信神的人該做到的，達到這樣的標準，才能被神認可。想到以往我總是受敗壞性情的捆綁、轄制，說話、做事沒有原則，發現教會裏有假帶領也不敢揭露、檢舉，結果耽誤了神家的工作。經歷過後我才體會到，達到辦事有原則真是太重要了。

去年夏天，教會帶領安排我盡文字本分，讓我協助負責人把組裏的工作作好。想到從上次撤換本分到現在已經三個月了，能再次盡上本分，我從心裏感謝神給我這次機會，我也很珍惜這個本分，願意依靠神把這個本分給擔起來。到了組裏以後，我就向負責人了解組內的工作，發現組裏缺少整理文稿的人員，並且已經影響了工作進度，我就提供了幾個弟兄姊妹，想和負責人一起衡量一下看誰適合來組裏盡本分。可負責人聽後却說：「這事不着急，慢慢來，你先整理幾篇文稿再說。」看到負責人不緊不慢，我這心裏直打鼓，現在組裏就缺少明白真理、素質好的文字人員，已經影響了本分，這怎麼能慢慢來呢？這不是不負責任嗎？不行，我得給他點點。可轉念又想，人家可是負責人，盡這個本分的時間比我長，掌握的原則也多，怎麼安排工作心裏應該有數，我剛到組裏沒多久，什麼也不了解，我要是說多了，他會不會說我冒進、越格？還是算了，過一段時間再說吧。

一段時間以後，我發現負責人在培養人上還是不上心，調整人員也沒有原則。有些弟兄姊妹正盡着一項本分，負責人不考慮整體工作的情况，也不根據這個人的特長、看他適合盡什麼本分，就隨意把這個人安排到其他組，結果影響神家工作，耽誤了進度。我就給他指出來這樣安排沒有原則，不合適，可他過後還是老樣子。看到這樣的情况，我就想給他交通交通，解剖、揭露他這樣盡本分的性質，可我又想，我剛來沒多久，我要是總給他提建議，他會不會說我管得太多了，沒理智啊？想到這些，我就沒敢再說了。

不久，帶領就來信問我整理文稿的人員有沒有找到，跟負責人是怎麼配搭盡本分的，我心裏就有些犯愁，不知道該怎麼回信。我要是如實說負責人盡本分不作實際工作，這一旦被負責人知道了，以後我倆怎麼配搭盡本分哪？另外，這組裏其他弟兄姊妹對負責人什麼看法我也不了解，萬一我看得不準，帶領會不會說我抓負責人的小辮子對他有成見啊？可要是不反映，我又感覺自己在搞欺騙，不維護神家利益。思來想去，我決定先看看其他弟兄姊妹對負責人什麼看法，過後再反映也不遲。

一天聚會，我見到了楊弟兄，他說他來組裏有好幾個月了，發現負責人盡本分一直沒有負擔，對組裏的工作也不能及時地跟進、了解，在業務上也不指導、幫助弟兄姊妹進入原則，一些急需整理的文稿也沒有安排人及時地整理，別人給他提醒他還不當一回事。還說在聚會交通中很少聽到負責人交通在臨到的事上是怎麼反省認識自己、怎麼實行神話的，光是談一些字句

道理，嘴上說得挺好聽，可一點實際工作不作。我心想：看來負責人一向應付糊弄，不作實際工作，還不接受真理，不接受弟兄姊妹的提點幫助，這不就是假帶領嗎？如果他繼續盡着這方面本分，擔當神家重要的工作，這就會給神家工作帶來大的虧損。想到這兒，我意識到負責人的問題有些嚴重，得趕緊向帶領反映，不能再拖延了。可我又想到我反映的可是負責人的問題，萬一我反映後他的本分沒被撤換，他會不會給我穿小鞋，甚至撤換我的本分？我靈修反省三個月，這剛盡上本分沒多久，要是再被撤換了，我還能有盡本分的機會嗎？俗話說「槍打出頭鳥」，我還是別反映了，等其他弟兄姊妹反映負責人的問題時我再跟着反映，這樣也不至于擔風險。

當時我就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糊弄過去得了，但神鑒察人的心。回家的路上，我心裏有一種不安的感覺，良心受控告，受責備。我感覺這是出于聖靈的責備，就禱告神，求神開啓我能認識自己。禱告後，我想到神的話說：「都說貼着神的負擔，維護教會的見證，誰貼上了？問一問自己，你是貼着神的負擔的人嗎？為神你能實行公義嗎？你能站起來為我說話嗎？你能堅信不移地實行真理嗎？你敢于向一切撒但的作為爭戰嗎？為我的真理你能不憑情感揭露撒但嗎？你能讓我的心意在你身上得到滿足嗎？關鍵時刻你心擺上了嗎？你是遵行我旨意的人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三篇》）面對神的句句問話，我無言以對，感覺扎心難受。想到我平時總喊着體貼神的心意，維護教會的工作，可真臨到違背真理、損害神家利益的事，我却維護自己的利益。我明知負責人盡本分應付糊弄，不作實際工作，已經影響了教會工作，我應該向帶領反映，可我却維護自己，怕負責人給我穿小鞋，甚至失去本分，關鍵時候我就縮頭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裝聾作啞搞欺騙，絲毫不維護神家利益。我真是太自私卑鄙了，哪有一點人性理智！

回到家以後，我就向神禱告尋求，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我不實行真理、不維護教會工作呢？後來，我看到一段神的話說：「多數人都願意追求真理，都想實行真理，但很多時候人只是有那個心志，有那個願望，裏面却没有真理的生命，所以臨到邪惡勢力，臨到惡人、壞人作惡或者假帶領、敵基督辦事違背原則，使神家工作受虧損，神選民受到傷害時，就沒有勇氣站出來說話。沒勇氣是怎麼回事？是膽小、嘴笨還是看不透不敢說？都不是，這裏面是受幾種敗壞性情的控制。一種是詭詐性情，先考慮自己，『我要是說了有什麼好處，要是說了得罪了人，以後我們怎麼相處』，這是不是詭詐的心理？這是不是詭詐性情導致的？……撒但敗壞性情控制着你，你的嘴都不由你自己，你想說實話就是說不出來，不敢說，你應該做的事、應該說的話、應該盡的責任都盡不到萬分之一，你的手脚都被撒但敗壞性情捆綁着，你自己都不當家，撒但敗壞性情指使你怎麼說你就怎麼說，指使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你就是不尋求真理，更不實行真理，心裏還一個勁兒禱告，下決心，立心志，發誓，結果怎麼樣？還是個老好人，『誰也不招，誰也不惹，事不關己，高高挂起，不關我的事我一律不說，損害我自己利益、虛榮臉面的事我一概不管，一概要慎之又慎地對待，不能冒進，槍打出頭鳥，我才不那麼傻呢！』你徹底被邪惡、詭詐、剛硬、厭煩真理這些敗壞性情控制着，控制得死死的，比戴個緊箍咒還難受，受敗壞性情控制人活着多累，多痛苦啊！」（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實行真理的人才敬畏神的心》）神的話把我裏面詭詐、邪惡的撒但性情揭示得淋漓盡致。想到一開始我跟負責人提出組裏缺少人員，看到他一點也不着急，不負責任，我明知這樣會影響教會工作，可

我怕他說我越格，對我看法不好，我就沒敢再提。後來，我看到他在調整人員上沒有原則，拆東牆補西牆，影響了教會工作，我也只是走形式蜻蜓點水地提了提，明知沒達到果效也不敢對付、揭露他。當楊弟兄把負責人的情況反映給我時，我心裏很清楚負責人不作實際工作，還不接受真理，屬於假帶領，我應該及時向帶領反映、檢舉，可我怕得罪負責人被撤掉本分，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前途，我又一次做了縮頭烏龜。我真是太自私、太詭詐了！每次看到負責人的問題，我都不敢揭露他，也不敢向帶領反映，結果給神家工作帶來了打岔攪擾。我憑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槍打出頭鳥」「官大一級壓死人」「縣官不如現管」這些撒但毒素活着，看事觀點特別謬妄，也越來越自私、詭詐，不管臨到什麼事都是瞻前顧後、小心翼翼，處處維護自己的利益得失，總怕惹上麻煩擔責任，樹葉掉下來都怕砸着腦袋，想說句真話、反映點真實情況都那麼難，要檢舉揭露假帶領就更沒膽量了，我的心思、嘴巴、手脚都被這些撒但性情、撒但毒素牢牢地捆綁、控制，一句真話不敢說，一點正氣都沒有，活得真是太窩囊了。我真實體會到這些撒但毒素都是荒唐謬妄的，憑這些撒但毒素活着所做所行都是違背真理、是抵擋神的，根本活不出一點人樣。

就在這時，教會裏下發了工作安排，再次提到若發現教會裏有作惡多端的惡人、敵基督或者是不作實際工作的假帶領、假工人要揭露、檢舉，維護神家的利益，這也是每個神選民的責任。面對神家的要求，我心裏很受責備，我明知道我們教會有假帶領，可我却不敢檢舉，我這哪配稱為神選民哪？我就針對自己的情形找了一些相關神話，看到神的話說：「怎麼對待帶領工人是人該有的態度？他做得對你可以順服，做得不對你可以揭露，甚至可以反對，提出不同意見。如果他作不了實際工作，被顯明是假帶領、假工人或者敵基督，你可以不接受他的帶領，還要檢舉他、揭露他。但有些神選民因不明白真理，特別地懦弱，不敢這麼做，他說：『帶領要是開除我我就完了，他要是讓大家都起來揭露我或者棄絕我，我就信不了神了，我要是離開教會神也不要我、不拯救我了，教會就代表神哪！』這些想法是不是影響到他對待這些事的態度了？難道帶領把你開除你就不能得救了嗎？你能不能得救是取決於帶領對你的態度嗎？為什麼很多人就怕到這個程度？假帶領、敵基督一威脅就不敢向上反映了，還保證以後跟帶領一條心，這是不是完了？這是追求真理的人嗎？撒但敵基督這麼嚴重的惡行你不但不敢起來揭露，反之還順從，還拿他的話當真理來順服，這是不是愚昧到家了？」（摘自《揭示敵基督·排斥打擊追求真理的人》）讀完神的話，我心裏透亮了。我不敢檢舉揭露負責人，主要是因為我害怕得罪他，怕他以後給我穿小鞋，甚至讓我失去本分，就好像負責人能決定我的本分、決定我的前途命運一樣，我的觀點真是太謬妄了。我的本分能不能被撤換、我的前途命運都在神的手中，不是哪一個人能決定的，假帶領、敵基督更掌管不了。神家不同于世界，神家是真理掌權、公義掌權，假帶領、敵基督在神家根本站不住腳，即使一時在教會裏掌權，最後都得被顯明淘汰。想到以往教會撤換、淘汰了不少假帶領、敵基督，我都看得很清楚，但當我身邊出現假帶領需要我檢舉揭露維護神家利益時，我却妥協了，甘願做撒但的狗奴才，我真是太懦弱、太窩囊了！我不認識神的公義性情，更看不到神主宰、鑒察一切，我怕得罪人却不怕得罪神，我心裏哪有神的地位？

後來，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話說：「若在一處教會中沒有一個肯行真理的人，沒有一個能站住神見證的人，這個教會就徹底隔離，必須斷絕與其他教會的來往，這叫埋葬死亡，這叫棄絕

撒但。在一處教會中若有幾個地頭蛇，還有一些沒有一點分辨的『小蒼蠅』隨着，教會中人如果看完真理之後還不能棄絕這些地頭蛇的捆綁、擺布，那到最終將這些糊塗蟲都淘汰，雖然這些小蒼蠅不作什麼大凶，但他們是更詭詐的人，是更圓滑的人，類似這樣的人都淘汰，一個不留！屬撒但的就歸給撒但，屬神的必尋求真理，這是人的本性決定的。讓那些隨從撒但的都滅亡吧！對這樣的人一點不可惜。讓那些尋求真理的人都得着供應，讓其盡情地享受神話。神是公義的，是不會偏待人的。你是魔鬼你就行不出真理，你是尋求真理的人也絕不會被撒但擄去，這是確定無疑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對不行真理之人的警告》）讀完神的話，我感受到神的性情聖潔公義不容人觸犯。神不允許假帶領、敵基督攪擾打岔神家工作，坑害神的選民，神也恨惡那些在假帶領、敵基督出現時不實行真理、不維護神家利益的人，這樣的人若不悔改，最後都得被淘汰，遭懲罰。在對待負責人的事上，我明知他是假帶領，可我却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實行真理，不敢揭露檢舉他，一次次向撒但妥協，站在撒但一邊縱容、包庇假帶領打岔攪擾神家工作，我這是在假帶領的惡上有份。我享受着神賜給的真理，吃着神的、喝着神的，可在撒但攪擾神家工作的關鍵時刻，却不能維護神家的利益，吃裏爬外，胳膊肘往外拐，這是背叛神，嚴重觸犯神的性情。我想到神的話說「讓那些隨從撒但的都滅亡吧！」我心裏感到害怕，要再不悔改，肯定和假帶領一樣被神淘汰。我看到不檢舉、揭露假帶領的性質和嚴重的後果，恨自己太自私卑鄙，絲毫不維護神家利益，沒有一點人性。這時，我就來到神面前向神禱告：「神哪，我太自私、太詭詐了，教會出現假帶領，我一直都沒有檢舉揭露，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包庇、縱容假帶領，做了撒但的幫凶，該受懲罰。神哪，我再也不要這樣了，我願意悔改，求神加給我力量，能實行真理，檢舉揭露假帶領，維護教會的工作。」

第二天在靈修的時候，我看到神的話說：「你對自己所思所想的得學會解剖，哪些事是不對的，哪些事是神不喜悅的，你得能及時扭轉、糾正。糾正的目的是為了什麼？為了把真理接受進來，把你裏面屬撒但的東西清除出去，用真理來代替。你以前盡憑着詭詐、欺騙這些敗壞性情做事，現在你不那麼做了，而是憑着誠實、單純、敞開這樣的態度、這樣的情形、這樣的性情做事。……真理在你身上成為生命的時候，如果誰褻瀆神，誰對神沒有敬畏，誰盡本分應付糊弄，誰打岔攪擾神家工作，這些事讓你看見，你就能按照真理原則對待，該分辨就分辨，該揭露就揭露。」（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實行真理的人才敬畏神的心》）讀完神的話我明白了，信神最基本得具備一顆誠實的心，能實行真理、維護神家利益，按原則辦事，這才是神喜悅的人。我得實行真理，按照原則檢舉揭露負責人。于是，我就把負責人的種種表現如實地寫了出來，轉給了教會帶領。教會帶領通過核實了解，確定負責人盡本分一貫應付糊弄，不作實際工作，胡作非為，就是假帶領，撤換了他的本分。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我心裏感到踏實、平安。

通過這次經歷，我真看到神太公義了，神家就是基督掌權、真理掌權，人不管有多高的地位、多高的資歷，都得順服真理、順服神的話，不實行真理在神家都站立不住，最終都得被淘汰。只有做誠實人實行神的話、按原則辦事才能合神心意，被神認可。

## 58 檢舉中的爭戰

韓國 鄭義

記得那是一年前，我在外地教會盡本分，因作不了實際工作就被撤換回家。後來，我發現我們教會帶領李姊妹在聚會交通神話的時候沒有亮光，盡講字句道理，從來不談認識自己，也不交通自己的實際經歷，給人解決問題的時候總是高高在上，好像是師傅在教導徒弟一樣，也解決不了弟兄姊妹的實際問題，還總談她在盡本分中是如何作工、受苦來顯露自己，讓別人高看、崇拜。而且她做事獨斷專行，有的姊妹信神時間短，看到共產黨到處抓捕基督徒就有點膽怯，李姊妹不交通真理原則扶持幫助，就把姊妹的本分給撤換了。當時，我和幾個執事多次給她提建議，她不接受還講理、狡辯。根據原則衡量，一個帶領如果不能根據真理原則做事，還不接受弟兄姊妹的監督、修理對付，那她肯定不是接受真理、順服真理的人，而且她還不認識自己，也沒有生命進入，也解決不了弟兄姊妹的實際問題，那這樣的人做教會帶領，只能給教會工作和弟兄姊妹的生命帶來虧損。我確定李姊妹屬於假帶領，不適合再作教會工作了，我就想檢舉她，可當我寫檢舉信的時候，我就猶豫了：我剛被撤換，本分還沒盡上，這時我要是寫李姊妹的檢舉信，萬一弟兄姊妹對她沒有分辨，反過來說我，「你看鄭義，剛被撤換還不低調做人，不好好反省自己還檢舉別人，看來她對自己也沒有真實的認識和悔改」，那我在弟兄姊妹面前就更抬不起頭來了。我覺得自己是被撤換的假帶領，在教會中最沒資格說話。尤其想到自己一旦寫檢舉信，很有可能就會得罪李姊妹，大家是一個教會的，低頭不見抬頭見，這以後還怎麼相處啊？萬一她還繼續做帶領，給我小鞋穿咋辦呀？思前想後，我心裏更受轄制了，「寫檢舉信可是得罪人的事，我可不能當這出頭鳥，按我現在這個處境，實在是折騰不起，反正教會出現假帶領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大家誰願意檢舉檢舉吧，我還是老老實實聚個會，這樣來得穩當。」

當時，我就決定不再管這個事了，可是我心裏還總是感覺不踏實。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我腦海裏總是想到李姊妹在聚會時誇誇其談，盡講字句道理的場面，我覺得這樣下去會坑害弟兄姊妹，心裏特別受控告。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比方說一隊人馬有一個人領頭，領頭的那個人如果稱為帶領或工人的話，這個人在整個隊伍當中起什麼作用？（帶頭的作用。）他帶這個頭對他所帶領的人、對整個隊伍的影響是什麼？影響到方向，也影響到路途。言外之意就是如果這個帶頭的人走錯路了，對下面的人、對整個隊伍的影響最起碼是帶偏路了，其次是會攪擾、破壞整個隊伍向前行進的方向還有速度、節奏。所以說，這一部分人他們所走的道路與所選擇的道路的方向，還有他們對真理的明白程度與對神的信，不但影響他自己，也會影響到他所帶領範圍之內的弟兄姊妹。如果一個帶領是對的人，走的路途對，是追求真理、實行真理的人，那一方面他所帶領的人會有正常的吃喝、正常的追求，另一方面，他自己的長進也能夠不斷地讓人看到。那做帶領該走的正確的路途指什麼？就是能帶領人明白真理、進入真理，把人帶到神面前。不對的路途是什麼呢？就是常常高舉、見證自己，追求地位、名利，從來不見證神。這給下面的人帶來的影響是什麼？（把人帶到他面前。）人會遠離神受他控制，把人帶到他面前人不就受他控制了嘛，肯定就遠離神了。你把人帶到你面前，那是帶到敗壞人類面前、帶到撒但面前了，不是帶到神面前，你把人帶到真理面前才是帶到神面前了。這是走正確

路途與走錯誤路途的兩種人對被帶領之人的影響。」（摘自《揭示敵基督·籠絡人心》）從神的話中看到，一個帶領走什麼樣的道路不但影響他自己，而且直接影響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影響整個教會的工作。李姊妹聚會總是空講字句道理，也解決不了弟兄姊妹的實際難處和問題，還總想顯露自己迷惑人，弟兄姊妹對她都高看、崇拜，加上她狂妄自是，獨斷專行，在教會的工作上常常是一個人說了算，也不尋求真理原則，也不接受弟兄姊妹提的建議，盡憑着自己的觀念想象處理問題，那別說維護教會工作了，都已經成攔阻、打岔了。教會中有這樣的假帶領，那弟兄姊妹都得跟着遭殃受害。神看到這麼多弟兄姊妹受到假帶領的蒙蔽，生命受虧損，神的心是哀傷的。我已經分辨出李姊妹是假帶領，也看到了假帶領掌權給弟兄姊妹和教會生活帶來的危害了，可就是因為我害怕得罪人，眼睁睁地看着教會工作受到了攔阻、攪擾，看到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受到虧損，我也不站起來揭露、檢舉假帶領，我真是沒有一點正氣，一點都不體貼神的心意，良心麻木到了一個地步！想想我以往盡本分作不了實際工作，已經給教會工作帶來了虧損，現在面臨假帶領迷惑神選民，我要再不站起來檢舉、揭發，維護教會利益，那我真是太沒良心了！我越想越覺得虧欠神，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受造之物就應該站起來體貼神的心意，維護教會工作，這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當盡的責任與義務。想到這兒，我感覺有了一些力量，我就告訴自己：為了維護教會利益，讓神選民能過上真正的教會生活，我一定要實行真理，反映李姊妹的問題，不能讓假帶領在教會中再迷惑弟兄姊妹了。就在我打算要寫檢舉信的時候，我聽說有個老姊妹前段時間指出了李姊妹的一些問題，李姊妹聽後就再也不給老姊妹去聚會了。我聽到這事心裏挺氣憤的，我就想，「李姊妹呀，你太不接受真理了！」可是同時，我這擔心、顧慮也出來了：老姊妹給她提點意見，她就這樣排斥，要是知道我寫檢舉信，她會不會記恨、打壓我呀？如果她背後論斷我，給我扣個攻擊帶領工人的罪名，那弟兄姊妹咋看我呀？如果她打壓我，那我就更盡不上本分了，以後這日子可就更難過了。可是不檢舉吧，我心裏還特別受控告。這個事就像拉鋸一樣，攪得我心裏亂亂的。

接下來，我就把這個事帶到神面前禱告尋求。之後，我看到神的話說：「都說貼着神的負擔，維護教會的見證，誰貼上了？問一問自己，你是貼着神的負擔的人嗎？為神你能實行公義嗎？你能站起來為我說話嗎？你能堅信不移地實行真理嗎？你敢于向一切撒但的作為爭戰嗎？為我的真理你能不憑情感揭露撒但嗎？你能讓我的心意在你身上得到滿足嗎？關鍵時刻你心擺上了嗎？你是遵行我旨意的人嗎？多多問問自己，多多揣摩。」（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三篇》）神的每一句話敲打着我的良心，尤其是那句「都說貼着神的負擔，維護教會的見證，誰貼上了？」更彷彿神在我的耳邊親自地發問。當分辨出李姊妹是假帶領的時候，我明知道這個事不及時解決會給神選民的生命帶來虧損，可我總是害怕得罪假帶領被記恨、打壓，或者隔離反省、開除出教會。因着我處處維護自己的利益得失，不敢堅持原則揭發檢舉，在這場屬靈的爭戰中需要我站住見證的關鍵時刻，我維護自己的利益做了老好人，讓神厭憎，我就特別恨惡自己，不想再做老好人了。後來，我就靜下心來反省自己。我明明已經分辨出李姊妹是假帶領，也很願意堅持原則檢舉她，可當聽到有人給李姊妹提意見被排斥時，我為什麼還是選擇自保，不敢站起來維護教會工作呢？我為什麼臨到事總是維護自己的利益呢？我就有意識地針對這方面問題來禱告尋求。

一次靈修時，我看到神的話說：「多數人都願意追求真理，都想實行真理，但很多時候人

只是有那個心志，有那個願望，裏面却没有真理的生命，所以臨到邪惡勢力，臨到惡人、壞人作惡或者假帶領、敵基督辦事違背原則，使神家工作受虧損，神選民受到傷害時，就沒有勇氣站出來說話。沒勇氣是怎麼回事？是膽小、嘴笨還是看不透不敢說？都不是，這裏面是受幾種敗壞性情的控制。一種是詭詐性情，先考慮自己，『我要是說了有什麼好處，要是說了得罪了人，以後我們怎麼相處』，這是不是詭詐的心理？這是不是詭詐性情導致的？另一種是自私卑鄙的性情，覺得『損失神家利益關我什麼事啊？我為什麼要管？不關我的事，我看到了、聽到了也不用管，那不是我的責任，我也不是帶領』。這些東西在你裏面，似乎是你一時無意識想出來的，又似乎是在你心裏永久占有地位的東西，它就是人的撒但敗壞性情。這些敗壞性情左右着你的思想，束縛着你的手脚，也控制着你的嘴，你心裏想說的時候話到嘴邊就說不出來了，即便說出來也是拐彎抹角，還留有餘地，怎麼也說不透，人聽完不痛不癢的，也解決不了問題，你心裏還想：『反正我說了，我的良心平安，我的責任盡到了。』其實你自己心裏也知道，該說的沒有完全說出來，也沒達到果效，神家工作還是受虧損了。你没盡到自己的責任，還堂而皇之地說自己盡到責任了，或者說自己當時也沒看那麼透，這是不是完全被撒但敗壞性情控制着？」（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實行真理的人才有敬畏神的心》）對照神話我認識到，臨到事我總是考慮自己的利益，特別自私、詭詐，奉行的就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明哲保身，但求無過」「明知不對，少說為佳」「無利不起早」等撒但哲學，這些東西扎根在我的本性裏，把我的手脚捆綁得結結實實，實行真理特別費勁。道理上我知道要按照真理原則檢舉揭發，維護教會利益，可真要檢舉的時候，我就怕得罪假帶領，被她論斷、打壓，想到這些，自己肩上的擔子，自己的責任、義務全都沒了，覺得教會出現假帶領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我還是不當出頭鳥了，這樣既不得罪李姊妹，還能保全我自己。我一次次地違背聖靈的開啓，最後連良心責備都沒有了，完全活在了撒但敗壞性情的捆綁中。想想我之前盡本分在這方面就有過犯，也是憑着撒但處世哲學活着，發現一個負責人性情狂妄，而且領受偏謬，應該調整撤換，可我看到她具備一些素質，又善于講解字句道理迷惑人，組裏許多弟兄姊妹對她還沒有分辨，我就擔心要是撤換她，弟兄姊妹會不會論斷我，說我没有愛心？結果推遲了兩個多月才將其撤換，給教會工作帶來了嚴重的打岔、攪擾。現在，教會出現假帶領，我又老病重犯，想要袖手旁觀。從我盡本分的一貫表現來看，我特別自私詭詐，在涉及自身的利益上，很難實行出真理，一次次地背叛真理失去見證，成了羞辱的記號。認識到這兒，我仆倒在神面前向神禱告：神啊！我現在才看到自己被撒但敗壞太深了，自私卑鄙充當老好人，我活得太卑鄙、齷齪了。神啊！願你拯救我脫離敗壞性情的捆綁……

後來，我看到講道交通中說，世界是撒但掌權，教會是神掌權，是真理掌權，那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在神家，即使一些惡人、人性不好的人被選為帶領了，他要是沒有真理實際他呆不長，這些事實就證明神家就是真理掌權。世界是撒但掌權，是黑暗掌權，人類必須憑着撒但哲學說話、做事，溜鬚拍馬才能亨通，一旦說真話得罪別人就會遭到排斥、打壓，無論是普通百姓，還是達官顯赫，因為說真話遭到欺壓、排斥，甚至是喪命的人太多了。但神家是真理掌權，是公義掌權，神所祝福的、神所喜歡的都是追求真理的人，是有正義感的誠實人，凡維護教會利益、為保護神選民敢于揭露假帶領、敵基督的人，正是蒙神悅納，是神拯救、成全的對象，弟兄姊妹都擁護贊成。而那些不順服真理，違背真理的人，不管他的名望、地位有多高，

最終都會被聖靈離棄淘汰。想到去年我們教會開除的敵基督楊某在做帶領期間打壓、排斥異己，提拔重用的都是她的家屬、親信，企圖搞獨立王國與神對立，還偷吃祭物，她認為她身邊的人都是她的家屬、親信，她的這些惡行就不會敗露。可是神是鑒察一切的，神的智慧是建立在撒但的詭計之上的，神擺布環境興起有正義感的弟兄姊妹檢舉、揭發了她的惡行，教會通過調查、核實後，不僅讓她償還所有的祭物，甚至把她永遠開除出教會。從中看到，不管人盡什麼本分、地位有多高，凡是不追求真理、作惡多端的人，都逃不過神公義的審判！神家不同世界，在神家不允許任何違背真理的事在教會中亨通，任何人發現違背真理的事都能站起來揭發、限制，這就體現了神家是真理掌權。在檢舉李姊妹這個事上，我不認識神的公義性情，更看不到神鑒察一切、主宰一切。假帶領、敵基督在神家是站立不住的，我能不能盡上本分，我的命運結局怎麼樣都在神的手中掌握，不是哪個帶領說了算，我不能再受她轄制了。後來，我就據實反映了李姊妹的問題。緊接着，帶領到教會調查、核實後，根據原則衡量確定李姊妹是假帶領，撤換了她的本分。李姊妹被撤換後，藉着靈修反省對自己也有些認識，願意悔改變化。後來，教會選出一個追求真理的姊妹做帶領，教會的各項工作漸漸有了起色。我真實地看到了神的公義，看到了神家就是真理掌權。神藉着檢舉假帶領這件事，顯明了我的自私、詭詐，潔淨我的敗壞，這真是神對我的拯救。感謝神！

## 59 寫檢舉信的收穫

中國湖北 趙明

那是2011年4月，因工作需要我到外地一處教會接替教會帶領姚蘭的工作。交接工作時，姚蘭把教會情況給我介紹了一遍，並說她女兒小敏是澆灌執事，會協助我熟悉教會的工作。我當時聽她說得井井有條，不禁有些佩服，覺得姚蘭把教會的工作作得這麼好，真有工作能力，怪不得能負責大範圍的工作呢。我在心裏暗自立下心志，一定得體貼神的心意，努力作好教會工作。

第二天，小敏帶我去聚組長會。讀完神話，我就結合神話談了自己的一點經歷認識，這時夏姊妹不高興地說：「我們原來的帶領姚蘭姊妹可不是像你這樣交通神話的，她會一字一句給我們解釋，神的這句話是勸勉，那句話是提醒……」其他弟兄姊妹也附和着，還說姚蘭交通真理透亮。我聽了感到特別的詫異，心想：交通神話不都是根據神話談個人的經歷認識嗎？姚蘭怎麼不談自己怎麼實行神話、經歷神話的？怎麼會給弟兄姊妹一句一句的解釋神話呢？這樣交通能讓人明白真理認識自己嗎？當時，我想談談聚會交通神話的原則，可轉念又想：我才剛來這個教會，姚蘭現在還負責我的工作，她女兒小敏也在旁邊，我要是說她那樣交通神話是在解釋字面意思，傳到她那兒去了，她會不會說我一來就揭她的短，對我有看法啊？這要是得罪了她，以後見面多尷尬呀！就這樣，我也沒再多說，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有一天，肖姊妹背着小敏偷偷轉給我一封信，信中說她給姚蘭提了一些建議，姚蘭不接受，就打壓她不讓她盡接待本分了。我看了信，有些不可思議，心想：肖姊妹肯定搞錯了吧，姚蘭怎麼會打壓人呢？我就向小敏去了解情況。小敏說肖姊妹熱心大，但領受偏謬，而且信神很出名，家庭有安全隱患，還缺少智慧不會維護環境等，說了一些肖姊妹的不是。我心想：照

這麼說，肖姊妹的確不適合盡接待的本分，可她怎麼說姚蘭打壓她呢？可能是她對姚蘭有成見才這樣寫的吧。可我心裏還是有些不踏實，我就去了肖姊妹家。經了解，我發現肖姊妹的家庭環境盡接待本分比較合適，看姊妹也不是沒智慧的人，我就有些納悶：怎麼跟小敏說的情況相差這麼大呢？難道真是姚蘭打壓肖姊妹？我就向肖姊妹詢問具體情況，這才知道，姚蘭以維護環境為由，不讓教會幾個執事盡本分了，導致弟兄姊妹沒人澆灌，沒有正常的教會生活，肖姊妹提出姚蘭這樣安排不合適，姚蘭不僅不接受，還停止肖姊妹的本分，甚至將肖姊妹反映她問題的信也都給扣壓了。我聽了很驚訝，怎麼會這樣？明明姚蘭安排得不合適，還不接受姊妹的提點，還打壓姊妹、扣壓信件，她也並非接受真理的人呀！這時，我又想到她與弟兄姊妹交通神話不談自己的經歷認識，而是斷章取義地解釋神話，誤導弟兄姊妹，完全違背了交通神話的原則，說不定真是有問題，這事得向上反映，免得耽誤神家工作。可我轉念又想：根據弟兄姊妹反映的情況看，姚蘭人性不好，現在她又負責我的工作，萬一被她知道了是我反映她的問題，她會不會打壓我，撤換我的本分？唉！還是不說了吧，我先安排肖姊妹盡接待本分吧。

誰知幾天後，陳姊妹也給我反映了姚蘭的一些作惡表現。姊妹說，王弟兄夫妻倆初信，因着共產黨的抓捕迫害有些膽怯，不敢盡接待本分，姚蘭不但不交通真理幫助，還教訓王弟兄夫婦，還不准弟兄姊妹去幫助扶持，導致他倆消極不願意聚會。陳姊妹就給姚蘭提出這樣對待弟兄姊妹不合適，可姚蘭絲毫不反省自己，還謊稱陳姊妹有安全隱患，將陳姊妹隔離了幾個月，不讓參加教會生活。還有一個姊妹盡澆灌本分，她聚會時結合神的話敞開交通自己流露了哪些敗壞性情，姚蘭就藉機抓姊妹的把柄把姊妹撤換了，提拔她女兒小敏盡澆灌本分，還對弟兄姊妹說要好好培養她女兒，以後在神家被大用。姚蘭還提拔她丈夫盡組長本分，其實她丈夫根本不是真心信神的人，給弟兄姊妹聚會什麼也交通不出來。可姚蘭竟憑情感硬把她丈夫拉進教會，還安排他做了組長，這嚴重觸犯了行政。姚蘭的惡行還不止這些，姚蘭與小敏在教會稱王稱霸，隨意打壓、使喚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看見姚蘭都害怕，也不敢給她提意見。我聽着陳姊妹的一番話，感到既震驚又氣憤。剛開始交接工作時，聽到姚蘭說各項工作都做得很好我還羨慕，原來這都是騙人的，姚蘭不僅交通神的話斷章取義，講字句道理迷惑了一部分弟兄姊妹，還貪享地位之福，欺壓弟兄姊妹，甚至在教會稱王稱霸，隨意打壓人，撤換人的本分，憑情感提拔培植親信，搞家天下，姚蘭胡作非為，作惡多端，這是地道的敵基督啊！現在姚蘭盡本分涉及的範圍更大了，肯定會有更多的弟兄姊妹遭殃受害，我得盡快向上反映姚蘭的問題，維護教會工作。可當我想檢舉姚蘭時，心裏又有顧慮：姚蘭現在還負責我的工作，要是她知道我檢舉她，根據她一貫的表現，很可能會將我的帶領本分撤換，把我打發回家，也許還會找理由打壓整治我，那我還有好日子過嗎？萬一再把我清除出教會，那我信神的生涯不就完了嗎？還是現實點，先把教會工作抓好再說吧……就這樣，我為了保全自己，就不想檢舉揭發了。可一到聚會點，看到被打壓的弟兄姊妹期待的目光，我心裏就特別難受，良心也很受責備，並且聽弟兄姊妹反映小敏還在教會中高舉姚蘭會交通真理，還站地位轄制、教訓弟兄姊妹，我更是氣憤，心想：我得把姚蘭與小敏作惡的事向上反映，不能讓她們在教會任意作惡打壓弟兄姊妹了。我就把弟兄姊妹說的一條條地記了下來。可散會後，我心裏又糾結起來：要是被姚蘭發現，她不知會怎麼整治我；可我要是為了保全自己，不敢揭露她們，這不是在作惡嗎？我左右為難，感覺好像有無數的繩索將我捆着，使我喘不過氣來，我痛哭流涕地跪下來地向神禱告：

「神啊！我想向上反映姚蘭她們的惡行，可我又怕她們報復。神啊！求你帶領我，衝破黑暗勢力的壓制，實行真理維護教會工作。」

禱告後，我看到神的話說：「都說貼着神的負擔，維護教會的見證，誰貼上了？問一問自己，你是貼着神的負擔的人嗎？為神你能實行公義嗎？你能站起來為我說話嗎？你能堅信不移地實行真理嗎？你敢于向一切撒但的作為爭戰嗎？為我的真理你能不憑情感揭露撒但嗎？你能讓我的心意在你身上得到滿足嗎？關鍵時刻你心擺上了嗎？你是遵行我旨意的人嗎？多多問問自己，多多揣摩。」（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三篇》）看到神話語的揭示，我特別慚愧蒙羞。我信着神心裏却没有神的地位，沒有把神的托付當一回事，臨到事考慮的全是自己的利益，絲毫不維護神家工作，我明明發現姚蘭斷章取義解釋神話，在教會中作威作福，整治、打壓弟兄姊妹，還為提拔親信、鞏固勢力隨意撤換人，給教會生活帶來嚴重打岔攪擾，也給弟兄姊妹帶來轄制、傷害。尤其現在，她負責大範圍的工作，會坑害更多的弟兄姊妹，我却因着懼怕姚蘭的地位、權勢，怕被她打壓、撤換，自己的地位、前途不保，怕她們報復、傷害我，就不敢堅持原則揭露檢舉她們，就這麼眼睁睁地看着敵基督、惡人在教會橫行，弟兄姊妹被打壓，生命受虧損，也不敢站出來揭露撒但。我就是個自私卑鄙的小人啊。我又看到神的話說：「人類被撒但敗壞太深了，每個人的血液裏都流着撒但的毒液，可以看見人的本性都是敗壞的、邪惡的、反動的，都被撒但的哲學充滿了，浸透了，完全是背叛神的本性，所以就能抵擋神，與神為敵。」（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認識人的本性》）「撒但的毒素是什麼，完全可以用話表達出來。比如，你問一些作惡的人為什麼作惡，他會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一句話就把問題的根源說出來了。撒但的邏輯已成為人的生命了，人為這個為那個都是為自己，人都覺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所以人活着就得為己，千里來做官，為的吃和穿。『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就是人的生命、人的哲學，也代表人的本性。這句撒但的話正是撒但的毒素，作到人裏面成為人的本性了，撒但的本性就用這句話顯明出來了，完全代表了。這種毒素成了人的生命，成了人生存的根基，幾千年來敗壞人類都是受這個毒素支配活到現在。」（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走彼得的路》）從神的話中看到，我經受撒但的敗壞、踐踏，骨子裏、血液裏都被撒但毒素、撒但的哲學法則腐蝕、浸透，變得越來越邪惡、自私卑鄙。我憑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這些撒但毒素活着，思想都被扭曲了，人生觀、價值觀特別的低劣，把自己的利益和前途命運看得高于一切。看到姚蘭一夥敵基督邪惡勢力在教會坑害弟兄姊妹，我明知道該揭發檢舉，就因怕被打壓，怕失去地位、前途，思來想去怎麼也不敢站出來檢舉揭發，就任由敵基督攪擾教會，唯唯諾諾連句公道話都不敢說。看到我被撒但的毒素捆綁、束縛得結結實實，已經成了撒但的幫凶、走狗，讓神厭憎恨惡，不配活在神面前。我享受神多年的作工帶領，神還高抬我讓我盡帶領本分，可我不知珍惜，不想着怎麼保護好弟兄姊妹、維護神家工作，完全活在自己的私欲中，沒有一點人格尊嚴，我對不起弟兄姊妹對我的信任，更辜負了神給我的托付。想到這兒，我痛恨自己太自私卑鄙了，我就向神禱告，願意悔改，求神加給我力量，帶領我衝破黑暗權勢，能夠實行出真理。

接下來，我看到神的話說：「神的性情是萬物生靈的主宰所具備的，是造物的主所具備的，他的性情代表尊貴，代表權勢，代表高尚，代表偉大，更代表至高無上。他的性情是權柄

的象徵，是一切正義的象徵，是一切美與善的象徵，更是一切敵勢力與黑暗所不能壓倒與侵害的象徵，也是任何一個受造之物所不能觸犯（也是不容觸犯）的象徵。他的性情是最高權力的象徵，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些人都不能也不可能攪擾他的工作與他的性情。」（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從神話中我明白，神主宰萬有，神的性情是最高權柄的象徵，是任何敵勢力與黑暗勢力不容觸犯的。神要將一切攪擾教會的撒但邪惡勢力都清除出教會徹底淘汰，這是神作工的趨勢，也是神必然成就的事實。姚蘭在教會稱王稱霸，控制、打壓弟兄姊妹，培植親信，搞獨立王國，攪擾打岔神的作工，作惡累累，嚴重觸犯神的性情，實屬敵基督惡魔，早晚都會被開除出教會。想到神家以往開除了那麼多惡人、敵基督，他們再猖狂，只能得逞一時，最終都無法逃脫神的懲罰，這不都是神的公義嗎？可我却認識神的公義，不相信神家是真理、公義掌權，是神掌權，把神家看得和世界一樣，好像誰有地位、有勢力誰就能掌握我的命運，一旦得罪她們，我就沒有了前途歸宿，甚至還怕她們報復我，就不相信神在主宰一切，我這樣信神簡直是在羞辱神！我又看到神話說：「人脫離黑暗的權勢的根據是我的話，若不能按着我的話去實行的人都不能脫離黑暗權勢的捆綁。活在對的情形之中就是活在神話的帶領之中，活在對神忠心的情形之中，活在尋求真理的情形之中，活在為神真心花費的實際之中，活在真心愛神的情形之中，活在這些情形與實際之中的人慢慢就會隨着真理的進深而變化，隨着工作的進深而變化，最終必能成為被神得着的人，成為真心愛神的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脫離黑暗權勢就能被神得着》）神的話給我指出了路途，要衝破撒但黑暗權勢的捆綁就得按神的話去實行，我得放下個人利益和前途得失，實行真理，揭露檢舉敵基督，維護神家工作，哪怕被撤換沒了地位、前途，也要堅持真理原則。明白了這些，我心裏有了力量，我就寫信給帶領檢舉了姚蘭、小敏。

兩天後，帶領召集弟兄姊妹了解了姚蘭、小敏作惡的事實，根據原則撤換了姚蘭、小敏與姚蘭丈夫的本分。姚蘭、小敏不反省認識自己，假意到弟兄姊妹家道歉，實際却是去喊冤叫屈，迷惑弟兄姊妹，死不悔改，最終教會根據她們作惡的事實，確定她倆實屬作惡多端的敵基督、惡人，把她們開除出教會。之後，教會生活恢復正常，弟兄姊妹個個拍手叫好，都贊美神的公義聖潔。這更讓我看到神家就是公義、真理掌權，基督掌權，無論敵基督邪惡勢力多麼邪惡、猖獗，勢力多強大，它都不能超越神的權柄，攪擾不了神的作工，更掌管不了人的命運，它只是神手中的一個棋子，是為成全神選民長分辦效力的工具，藉着他們的表演讓人對敵基督、惡人有了分辨，不受他們迷惑。經歷這次檢舉敵基督，是神話語的開啓、引導帶領，使我衝破黑暗權勢實行了真理，心裏感到平安、踏實，覺得這樣做人才有人格尊嚴，活得也釋放自由。這就是我這次寫檢舉信的收穫。

榮耀歸于全能神！阿們！

## 60 神真公義

日本 張霖

2012年9月份，我在教會負責工作，認識了帶領嚴卓。隨後，我發現嚴卓讓弟兄姊妹挨家挨戶給人傳福音，這嚴重違背了神家傳福音的原則，于是我和配搭就跟她說：「傳福音必須得按照神家規定的『五傳』『五不傳』的原則，你這樣做不合乎原則，如果傳進來一些惡人、不信派，還會打岔攪擾教會生活。另外，這樣傳福音太危險了，萬一有人打電話報警，這不等于是把弟兄姊妹送進虎口嗎？」可嚴卓非但不聽，還指責我們太守規條。之後，嚴卓常在聚會中指責我和配搭打岔、攔阻福音工作，使我和配搭心裏都很受壓。到了12月，我所在地區的弟兄姊妹按嚴卓說的方式傳福音，結果被警察抓走上百人，給神家工作帶來這麼嚴重的打岔攪擾，嚴卓却沒有一點懊悔，從沒聽到她對自己狂妄自大的撒但性情有過深刻的反省、解剖。2013年11月底，我在負責教會的視頻工作時，發現嚴卓依然憑着狂妄性情我行我素，隨意指責、打壓、定罪跟她意見不合的弟兄姊妹，還屢次扣壓弟兄姊妹上交給神家審核的視頻，導致弟兄姊妹不能及時得着神家的指點幫助。期間，我多次跟嚴卓提建議，并指出她工作中不合適的地方，她不但沒有接納，反而常指責我狂妄自是。2014年5月，她就把我撤換打發回家了。後來，我看了一些分辨假帶領、敵基督的原則，對照嚴卓的一貫表現，我看到嚴卓本性特別狂妄自大、心地惡毒，盡本分一貫任意妄為、獨斷專行，絲毫不接受真理，還隨意打壓定罪人，她就是厭煩真理、仇恨真理的敵基督。想到這兒，我感到觸目驚心。這兩年來，看到她的一些作法表現，我只當作是她的敗壞流露，沒有根據神話語分辨她的本性實質，走的是什麼道路，所以對她只是一個勁兒地忍耐、遷就，結果坑害、耽誤了神家工作。如果嚴卓再繼續做帶領，恐怕會給教會工作帶來更大的攪擾打岔，我就想，我得把嚴卓的事情反映給神家。我來到神面前禱告後，就寫了一封檢舉嚴卓的信件，信的最後附帶說了另一件事：我了解到一個視頻有些問題，請求神家安排人核查。

當我把檢舉信寫完準備發走時，我心裏開始糾結起來了，心想：「以往我指出嚴卓盡本分中存在的問題，也提些建議，可不但沒落個好，還被打發回家，現在連本分都盡不上了，我要是再寫信反映嚴卓，萬一這信讓她看到了，再給我扣個攻擊帶領工人的帽子，那我還有好嗎？還是算了吧，我已經落到這個地步了，就別再惹這個麻煩了。」可轉念想想，今天是神的帶領讓我看到了嚴卓所走的就是敵基督道路，如果我不反映，耽誤影響的是神家工作，坑害的是神選民，那我不就成了撒但的幫凶，成了作惡的人了嗎？那幾天，我內心很爭戰，一邊是神家利益、弟兄姊妹的利益，一邊是我的前途命運、利益得失，真不知道該如何選擇。在這個過程中我多次向神禱告，祈求神指引我當行的路。我看到神的話說：「你得有心志、有勇氣被成全，不要總是認為自己不行，真理還能偏待人嗎？真理還能有意與人作對嗎？你追求真理，真理還能把你壓倒嗎？你為正義而站立，正義還會把你打倒嗎？你真有心志追求生命，生命還能迴避你嗎？你没有真理，并不是真理不搭理你，而是你遠離真理；你不能為正義而站立，并不是正義出了差，而是你認為正義歪曲了事實；你追求多年沒得着生命，并不是生命對你不講良心，而是你對生命不講良心，是你驅逐生命；你活在光中沒能得着光，并不是光沒能將你照亮，而是你根本没留意光的存在，光便悄悄地離開了。你不追求只能說你是個不值錢的賤貨，是你沒

有生活的勇氣，你没有反抗黑暗勢力的精神，你太懦弱！不能擺脫撒但勢力的圍攻，就願意這樣平平安安地過一生，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去。你追求被征服這是你該做到的，是你應盡的義務，你若滿足于被征服，那你就是驅逐光的存在了。你得為真理而受苦，為真理而獻身，為真理而忍受屈辱，為得着更多更多的真理而忍受更多更多的苦難，這是你該做到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彼得的經歷——對刑罰、審判的認識》）神的這段話給了我信心、力量，我不能被黑暗勢力壓倒。以往我對嚴卓没有分辨，如今神擺設環境使我對她的本性實質與所走的道路有了分辨，我就應該站起來檢舉揭發才對，可我却為了自己的前途考慮、打算，采取撒但哲學「事不關己，高高挂起」的態度對待，看到自己太自私卑鄙，没有一點良心理智。回想我信神這麼多年，享受神那麼多的話語澆灌供應，在今天這個關鍵時刻，我却昧着良心維護個人利益，置神家利益于不顧，我不就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卑鄙小人嗎？我得做一個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依靠神實行真理。我又多次向神禱告，最終立定心志：不管我寫的這封檢舉信會給自己帶來什麼後果，我也不能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做撒但的幫凶，既然我看到了嚴卓的一些問題，就得站起來揭露其惡行，維護神家工作。隨後，我就把檢舉信發給了神家。信發走後，我如釋重負，心裏格外的踏實平安。後來，我就盼着帶領安排人來找我了解具體情況，也盼望敵基督能夠早點被弟兄姊妹分辨、棄絕。然而，就因着這封檢舉信，我的處境更糟糕了。

2014年8月，在我的要求下，我重新盡上了本分。没想到10月中旬的一天，帶領李某來到我住的家，她表情嚴肅地問我是不是寫了一封檢舉信，我說是，她板着臉說：「嚴卓負責教會工作，我經常跟她接觸都没看到也没聽說她有假帶領敵基督的表現，你寫檢舉信是隨意指責帶領工人。」我聽她這樣說，挺出乎意料的，没想到我等了四個月，居然等來這麼個結果。但不管她怎麼說，我心裏很坦然，因為我是根據事實、根據原則去分辨、揭發檢舉嚴卓的，并不是隨意定性、栽贓陷害。接下來李某又說，就因着我寫的檢舉信的最後涉及到核查視頻的事，導致教會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調查、核實，這個性質就是嚴重打岔攪擾神家工作，觸犯了神的性情，還說這是上面帶領說的。這些話如同一記重錘砸在我的心上，我感到很震驚，萬萬没想到一封信竟嚴重打岔了神家工作，如果事情真是李某說的這樣，那我的惡行可太大了。當時，我整個人都癱軟了下來，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李某沉着臉說：「現在你收拾東西回家反省，什麼時候反省好了再出來盡本分。」坐在回家的班車上，我的頭昏昏沉沉的，心裏像壓着一塊大石頭。想到自己信神這些年，竟成了一個打岔神家工作的、作惡的人，我完全活在懊悔自責中，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要面臨的將是什麼。我趕緊呼求神，求神保守我的心，不管神怎麼對待我，我也要順服神，決不以口犯罪埋怨神。禱告後，我的心慢慢平靜下來。回到家三天後，我回想着李某說的話，就產生了一些疑問：神家是公義掌權，真理掌權，神家作任何事包括處理人都是有原則的，絕不會根據一時一事來對待人，那她們這樣對待我又是根據什麼原則呢？李某所說的到底是不是事實呢？當時我想不明白，但不管這個事的真相是什麼，我相信這一切都由神的許可，我得順服神的擺布。一個月後，教會帶領讓我和母親在家聚會，不讓我們盡本分，我知道這是把我們隔離了。想想自己信神到現在，不僅本分不讓盡了，還被隔離了，我心裏感到特別的淒涼、難受。那個時候，我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夢到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盡本分的畫面，醒來之後就再也睡不着，就感覺每天晚上都是那麼的漫長，那麼的難熬。在這樣的環境中，母親也跟着受煎熬，半夜裏我經常聽到她哭泣的禱告聲，早上看到她的眼睛都是紅腫的，

我心裏更是自責、難受。一次，我問一名教會帶領：「我能不能盡本分？」帶領對我說：「你還不老實反省，再這樣下去就要被開除。」聽到這話，我知道外出盡本分對我來說已經是幻想了。教會帶領每周來我家聚會，其實就是從各方面來打聽我的情況，看我有没有散布消極、拉幫結夥，每次面對她們的詢問、打聽，我倍感壓抑、苦悶。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就很想問他們：你們為什麼這樣對待我？我是根據原則分辨後才寫信反映嚴卓的問題，可你們不去調查、核實，却把我隔離在家，難道我實行真理有錯嗎？我感到很痛苦，我也常常想，為什麼我實行真理却是這樣一個結果呢？我相信神是公義的，但在實際環境中我又看不到神的公義，我感到很困惑。那時我只是守住底綫不以口犯罪埋怨神，也常常來到神面前禱告，求神開啓我能明白神的心意，不誤解神。

就在我最痛苦熬煉的時候，我看到神的話說：「人到底怎麼認識、怎麼領會神的公義性情？義人蒙神祝福，惡人遭神咒詛，這就是神的公義，這對不對？有這麼一句話，神賞賜善懲罰惡，按各人所行的報應各人，這話對吧？但是現在有這樣的事：敬拜神的人反而遭擊殺，或者被神咒詛，或者神就從來不祝福他、不搭理他，再敬拜神也不搭理他；惡人，神也沒有祝福他，也沒有懲罰他，但是他却家產萬貫，兒女衆多，而且一切都亨通，一切都順利。這是不是神的公義？有人就說：『神也不公義啊，我們敬拜他却沒有從他得着祝福，不敬拜他還抵擋他的惡人反而一切都比我們好、比我們高，神不公義！』在這事上你們看見什麼了？剛才我舉了兩個例子，哪個說明神公義？有人說：『都是神的公義！』為什麼這樣說？人對神性情的認識都有誤差，人的認識都是在人的思維觀點裏，在買賣交易觀點裏，或者在善惡觀點、對錯觀點、邏輯觀點裏，帶着這些觀點認識神，沒法跟神相合，對神還得抵擋，還得發怨言。」（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認識神的公義性情》）

「神該作什麼就作什麼，神的性情是公義的。公義並不是公平合理，一分為二，按勞分配，你幹多少活給你多少錢，按你所付出的得着該得的，這不是公義。假如約伯為神作完見證，神把他滅了，神也是公義的。為什麼說這是公義的？在人看合人觀念人說神公義這很容易，如果在人看不合人觀念、人理解不了的事，人能說出神公義那就費很大勁兒了。……神的實質就是公義，神作事人不容易認識，但神所作的都是公義，只不過人不認識。神把彼得交給撒但，彼得怎麼說的？『你作的事人測不透，但都有你的美意，都有公義在其中，我怎能不為你的智慧作為而發出贊美呢？』現在應該看見神就是不滅撒但，讓人類看看撒但是怎樣敗壞人的，神怎樣拯救人，到了最終，因着人被撒但所敗壞的程度，人看見了撒但敗壞人的罪惡滔天，神把它滅了，讓人看見神公義，有神的性情在裏面。神作的每一件事都公義，雖然人發現不了，但你不該隨言論斷，你看為不合理或有觀念的事就說神不公義，這是最沒理智的作法。你看彼得對有些事測不透，但他肯定這裏有神的智慧在其中，都有神的美意，人不能都測透，人能測透的事太少了。所以說，認識神的性情不是容易的事。」（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認識神的公義性情》）當時我看到這兩段神話，就如同黑夜中的一盞明燈，使我看到光亮。我之所以看不到神的公義，就是因為我是憑着自己的觀念想象來認識神的公義性情。我認為看到假帶領、敵基督作惡打岔攪擾神家工作，我客觀如實地反映帶領的問題這是正面事物，是善行義舉，就應該得着神的眷顧、恩待，這些有問題的帶領工人也能馬上被處理，這才是神的公義。而現在我看到的却是，我反映帶領的問題後，那些有問題的帶領仍占據高位、任意妄為，反而

自己一再遭到打壓，還被隔離，我就對神的公義產生懷疑，活在痛苦熬煉中。讀了這兩段神的話，我才明白了神的實質就是公義，神所作的事不管合不合人的觀念，都是神公義性情的發表。就像約伯受試煉一樣，約伯在神眼中是完全人，神把他交在撒但手中，剝奪了他的所有財產與兒女，這是神的公義；約伯敬畏神遠離惡，憑着信心為神作了響亮的見證，神又祝福他加倍的壽數與財產，以及更好的兒女，這也是神的公義；假如約伯為神作完見證，神沒有祝福他，反而把他滅了，這還是神的公義，因神的實質與性情原本就是公義，神怎麼作都公義。再想想彼得追求真理、追求愛神，在臨到數百次的試煉熬煉中，仍然稱頌贊美神的公義，即使有些事測不透，他也相信這裏有神的智慧、神的公義在其中。而我呢，我不認識神的公義的實質，而是從事情的外表與結果是否合乎我的觀念想象來衡量神的公義。當神作的合我觀念、對我的肉體有利時，我相信神是公義，當神擺設的環境不合我意時，我心裏就對神的公義性情產生懷疑，認為神擺設的環境對我不公平，即便我嘴沒有說出埋怨神的話，但我心裏却在跟神講理，要求神按我的意思作事，我這不是太沒理智了嗎？其實不是神不公義，而是我自己不認識神，本性太詭詐，不在所處的環境中尋求真理學功課，只為自己的利益得失計較、考慮，這怎能不落在黑暗痛苦中呢？這時，我明白了神的心意，神是要藉着這樣的環境改變我的錯謬觀點，使我不再憑觀念想象去認識神的公義，這是神在潔淨拯救我。想到這兒，我心裏亮堂了，就向神禱告立志，願意順服神的擺布安排，在這個環境中去認識神。

之後，我又看到神的話說：「多數人對神的作工不認識，要認識這方面并不容易，首先必須知道神的作工都是有計劃的，都有神的時候。神在什麼時候作什麼，人永遠也測不透，神在什麼時候作什麼工作，一點也不耽誤，而且是誰也破壞不了的。他作工作的原則是按着他的計劃去作，也是按着他的意思去作，這是任何人都不可更改的，從中你當看見神的性情。」（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要認識神的全能才有真實的信》）「神作的每一件事都很有必要，也都有着非凡的意義，因為他在人身上所作的都涉及他的經營，涉及人類的蒙拯救，當然，神作在約伯身上的工作也不例外，儘管約伯是神眼中的完全正直的人。就是說，神無論怎麼作，以什麼方式作，以什麼為代價，以什麼為目標，他所作之事的宗旨是不變的。這個宗旨就是將神的話、神的要求、神對人的心意作到人裏面，也就是將所有神所認為的正面事物都按着神的步驟作到人裏面，使人能明白神的心、明白了解神的實質，也使人能順服神的主宰、安排，達到敬畏神、遠離惡，這是神所作之事的一方面宗旨；另一方面，因着撒但是神作工中的襯托物、效力品，所以人常常被交與撒但，神以這種方式讓人在撒但的試探與攻擊中看見撒但的邪惡、醜陋、卑鄙，從而恨惡撒但，對反面事物有所認識，有所分辨，在這個過程中，讓人逐步擺脫撒但的控制，擺脫撒但的控告、攪擾與攻擊，直到人憑着神的話，憑着對神的認識、順服，對神的信心與敬畏完全勝過了撒但的攻擊，勝過了撒但的控告，人就徹底從撒但的權下得以被解救出來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的作工、神的性情與神自己 二》）讀完神的話我明白了，神作事有神的原則，凡事都有神的時候，這裏面都有神的公義、智慧。可我却憑着觀念想象，認為神的公義就是現時現報，惡人做壞事就應該立即遭到報應。如果事情按我想象的這樣，那還怎麼能徹底顯明各類人，又怎麼能成全神選民長分辨呢？神允許教會出現假帶領敵基督，就是利用這些反面人物給神選民的生命長大效力，促使神選民尋求真理長分辨。當神選民根據真理原則把假帶領敵基督分辨出來時，正是神選民明白真理、進入真理的時候，那時假帶領敵基督就效完

力了，神這樣作太智慧，太有意義了。現在即使假帶領敵基督在神家占據地位一時，外表上迷惑控制一些人，但神家仍是基督掌權、真理掌權，假帶領敵基督被顯明淘汰是遲早的事。

另外我也看到，敵基督做帶領只注重自己的名利地位，絲毫不管神選民的死活，一旦誰觸及到他的利益，誰就被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就成為被鏟除的對象。敵基督就是這樣的陰險惡毒，沒有絲毫人性，不把人置于死地不罷休，他們的所做所行與撒但惡魔同出一轍，所以說，敵基督一日不除，神選民就沒有一天安寧，就不能正常地過教會生活、盡本分。神允許這樣的環境臨到我，讓我從假帶領敵基督身上實際地看清撒但是怎麼迷惑人、殘害人的，看清她們的本性實質，對她們的邪說謬論有了分辨，不再受她們迷惑、轄制，也能吸取她們失敗的教訓，避免自己走錯路，這都是神的拯救、成全，神作工太實際、太智慧了！正如神的話說：「神就藉着許多反面的事、許多消極的事來效力，還藉着許多撒但的作為、撒但的控告、撒但的攪擾迷惑等各種表現來讓你看清撒但的醜惡嘴臉，以此來成全你對撒但有分辨，達到恨惡撒但、背叛撒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被成全的人都得經受熬煉》）感謝神的開啓使我明白了神的良苦用心，從黑暗困苦中走了出來。

2015年1月份，我再次寫信反映嚴卓的問題。接下來，我又天天盼着神家派人來調查。可兩個月過去了，我沒有等到有人來調查了解情況，反而是當地教會帶領來到我家從多方面詢問我是不是對神、對神家有哪些觀念。聽到這樣的詢問，我感到事情不妙，我又開始為自己擔憂起來，不知這封信又會給我帶來什麼後果，我現在已是被隔離狀態了，如果再有點事，那接下來就是被開除了。這時，我意識到自己又活在想象中懷疑神的公義了，我心裏就很難受，趕緊來到神面前禱告：「神啊！我嘴上承認你是公義，神家是基督掌權、真理掌權，但在時間和事實的檢驗下，看到我的信心實在太小，我對你的公義並沒有真實的認識，現在我願意放下自己的利益，順服你的擺布安排，求你開啓我，使我明白你的心意。」之後，我看到一段神的話：「對每個有心志的愛神的人來說，沒有得不着的真理，沒有站立不住的正義。你的一生該怎樣度過？你該怎樣愛神，以此來滿足神的心意？這些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最主要你得有這種心志，還要有這毅力，別做那沒骨頭的弱者，你得學會經歷有意義的人生，經歷有意義的真理，別這樣應付自己。不知不覺一生消逝，你還會有這樣的機會來愛神嗎？人死了以後再來愛神，這可能嗎？你得有彼得一樣的心志，有彼得一樣的良心，得活着有意義，別玩弄自己。」（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彼得的經歷——對刑罰、審判的認識》）揣摩着神的話我看到，神成全的就是人嚮往真理、嚮往正義和愛神的心志，不管遭遇任何苦難、挫折、打擊，都不退縮，都能為真理、為滿足神而活着，不向撒但勢力低頭，這樣才能得着真理，得着神的成全。可在我身上並不具備這樣的心志與毅力，我雖然在神面前立志要實行真理，維護教會工作，但一看到邪惡勢力出現時，我害怕被打壓，就成了縮頭烏龜，看到自己對神的公義仍是沒有真實認識，臨到事考慮的還是自己的利益。神說過「惡人必被懲罰」，神的話「既說必算，既算必成，既成必到永遠」（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一》），任何一個作惡的人都會受到神公義的懲罰，不管是怎樣的過程、歷時多長，事情的結果必然會照着神所說的話一點不差地應驗，這是神的公義。我得放下自己的觀念想象，背叛自己詭詐的撒但性情，相信神的話，相信神是公義，不向任何撒但勢力妥協、低頭。認識到這些，我的心漸漸安靜下來，不再為自己憂慮了。

到了4月份，我陸續收到了李某和幾個帶領的來信，她們都談到自己一直受嚴卓的蒙蔽，

給我造成了傷害，向我道歉。其中一名帶領也澄清事實說，定性我嚴重打岔攪擾神家工作不是上面帶領說的，而是嚴卓說的。這時我才知道，原來我兩次寫的檢舉信都被嚴卓看到了，嚴卓為了保全地位就整理材料準備將我開除，此舉反而被一些帶領工人看出問題，開始聯名向神家檢舉嚴卓，隨即神家專門安排人員來調查嚴卓的問題。看着信件，我長舒一口氣，仆倒在神面前，痛哭起來，就感覺心裏特別虧欠神，想想一直以來我都是憑着自己的觀念想象來看待神的公義，臨到事就用自己的觀念想象去套，套不上了就誤解神、懷疑神，但神却没有記念我的軟弱與敗壞，還帶領我渡過那段最難熬的日子。我才明白，神是藉着這場分辨、檢舉假帶領敵基督的屬靈爭戰來顯明、扭轉我錯誤的觀點，是在幫助我從觀念想象中走出來，讓我對神的公義實質有真實的認識，這是神對我的拯救啊！我還認識到，我用自己的觀念想象和經驗來看待神所作的每一件事，其實就是在定規神、褻瀆神，是在觸犯神的性情。藉着這次經歷，我才看到神的實質就是公義，神所發表的每一句話，神所作的每一件事，不管合不合人的觀念想象，都是神公義實質的發表與流露，正如神的話說：「神的公義性情是神自己真實的實質，他不是人塑造出來的，不是人編寫出來的，他的公義性情就是他的公義性情，與受造之物沒有任何關係，也沒有任何瓜葛；神自己就是神自己，他永遠不會變成受造之物，即使他成為受造之物中的一員，他原有的性情、他的實質也不會改變。所以，認識神不是認識一個事物，不是解剖一樣東西，也不是了解一個人。人如果以認識一個事物或了解一個人的觀點或方式去認識神，那你永遠都不可能達到認識神。認識神不能靠經驗，也不能靠想象，所以，你千萬不要把自己的經驗與想象加添在神的身上。你的經驗與想象再豐富也都是有限的，更何況你的想象不符合事實，更不符合真理，與神真實的性情與實質是格格不入的。憑你的想象你永遠達不到認識神的實質，唯一的途徑就是接受從神來的一切，然後去慢慢地體驗，慢慢地認識。總有一天，因着你的配合，因着你對真理的飢渴慕義，神會開啓讓你真正地了解神、認識神。」（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二》）

2015年5月，李某被撤換，敵基督嚴卓因作惡多端被教會開除，她的同夥、幫凶也得到了處理。當我看到開除通告的那一刻，我從心底裏感受到：神真公義！神家確實是基督掌權、真理掌權！感謝神！

## 61 真理使我有路可行

日本 實在

全能神說：「事奉神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敗壞性情沒有變化的不可事奉神，若你的性情沒有經過神話的審判刑罰，那麼你的性情仍代表撒但，從而足以證明你的事奉是在獻好心，是藉着撒但的本性來事奉的。你用天然個性來事奉神，按照個人的喜好來事奉神，還總認為自己願意的就是神所喜悅的，自己不願意的就是神所厭憎的，完全憑着自己的喜好來作工作，這是事奉神嗎？到頭來你的生命性情一點沒有變化，反而因着事奉神更加頑固，使你的敗壞性情根深蒂固，這樣，在你的裏面就會形成一種以你的個性為主的事奉神的條條道道，按着個人的性情事奉而總結的經驗，這是人的經驗教訓，是人的處世哲學。這樣的人都屬於法利賽人、宗教官員，這樣的人若再不醒悟、不悔改，必然會成為末世的迷惑人的假基督、敵基督，所說的假基督、敵基督就從這一類人中間產生。」（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當取締宗教的事奉》）讀了這段神的話，我深有感觸，想起了自己五年前的經歷。那時，我剛被選為教會帶領，熱心挺大，盡本分有些負擔，就想着一定要把教會工作作好。隨後，我就開始了解各組的工作，發現有的盡本分人員安排得不合適，組長沒有調整，有的人員盡本分不掌握原則，組長也沒有及時交通幫助，導致教會工作受影響……看到這些，我特別着急，心想：這麼明顯的問題都沒解決，一看就是沒負擔，聚會的時候我可得好好說說，非得讓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問題才行。聚會時，我就一個勁兒地摳問幾個組長的工作情況，指出他們的問題、偏差，即使他們已經認識到自己沒作實際工作，願意扭轉，但我覺得還是不行，如果我不嚴厲點，不好好解剖、對付他們，肯定達不到果效。我就帶着教訓的口氣解剖他們盡本分應付糊弄，不解決實際問題，就是打岔攪擾教會工作，等等。交通完我也沒問他們的感受，還自我欣賞，認為自己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誰知過了兩天，一個同工對我說：「有個組長說怕見你，怕你了解工作發現問題對付他。」聽後我心裏有些難受，但馬上又想，我了解工作也是正當的，是為了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對付也是為了讓他們長記性呀，就沒當回事。再和組長聚會時，我還是嚴厲地摳問工作，發現問題就對付、解剖，還理直氣壯地說：「有的弟兄姊妹怕別人摳問工作，如果作實際工作了還怕什麼呢？藉着了解工作才能發現盡本分中的偏差，及時扭轉。」聚完會，有個組長說：「我剛操練盡組長的本分，有好多難處，本想聚會交通解決，沒想到問題沒解決，壓力更大了。」我聽了有些難受，覺得聚會沒達到果效肯定有我的原因，但也只認為可能是我身量小交通真理不透亮，而且那個組長剛盡這個本分，感覺壓力大也正常，于是我就回了一句「有壓力才有動力，沒有壓力還不對勁了呢」。過後，同工得知組長怕見我，怕被我對付，就提醒我這樣對付人是憑血氣，對弟兄姊妹沒什麼造就，得多交通真理解決弟兄姊妹的問題和難處，但我沒當回事，認為自己存心對，即使嚴厲一些也是對工作負責任。就這樣，面對弟兄姊妹一次次的提醒，我始終沒有來到神面前反省自己，漸漸地，我靈裏越來越黑暗，感受不到聖靈的作工，心裏也特別痛苦，我這才開始反省：為什麼這段時間盡本分沒有果效，總是碰壁？為什麼弟兄姊妹都說受我轄制？難道真像同工說的，我這樣作工是在憑血氣對付人？可我嚴厲點也是為了作好教會工作啊，要是說話不嚴厲，弟兄姊妹能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嗎？……就這樣，我既受煎熬又想為自己開脫，心裏感到特別痛苦。

禱告後，我看到神的話說：「做教會帶領工人，要帶領神選民進入真理實際，為神作好見證，最主要的就是要更深地認識神拯救人的目的、神作工的宗旨，明白神的心意及神對人的各方面要求，要實實在在的，明白多少就實行多少，有多少認識就交通多少，別誇口，別信口雌黃，別說誇大的話。你說誇大的話就讓人厭憎，過後自己也受責備，這太不合適。你供應人真理不一定非得對付人、教訓人，人才能得着真理，你没有真理光對付人、教訓人，人都懼怕你三分，不等于人都明白真理了。有些行政工作有點對付修理、有點管制這可以，但要是不能供應真理光會教訓人，光會耍態度，那就顯出人的敗壞醜相了，時間長了人家從你這裏得不着生命供應，得不着實際的東西，反而會厭憎你、噁心你。還有些人因為沒有分辨，從你身上學了一些反面的東西，也學會了對付修理人，學會了發火、發脾氣，這不都把人帶到保羅的路上，帶到沉淪的路上了嗎？這不是作惡嗎？作工應以交通真理、供應生命為主，你瞎對付、瞎教訓能讓人明白真理嗎？這樣作工時間長了，人家認識你的本相了都該棄絕你了，這能把人帶到神面前嗎？你這是作工作嗎？你這樣作來作去都把人作沒了，你還作什麼工作呀？有些帶領不會交通真理解決問題，總是瞎對付人顯威風，讓人都怕他達到順服他，這都是假帶領、敵基督一類的人。性情沒有變化的人就作不了教會工作，就不能事奉神。」（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有真理實際才能帶領人》）神的話揭示的就是我的情形，這段時間，發現弟兄姊妹盡本分有什麼難處、偏差，我很少尋求真理，找出相應的神話語，針對性地交通解決，更沒給弟兄姊妹指出實行的路途，就是憑着狂妄性情教訓、指責、對付弟兄姊妹；看到弟兄姊妹受我轄制，我也不反省，還覺得自己盡本分有負擔，是在體貼神心意，解決實際問題；神藉着同工提醒我不能憑血氣隨意對付人，我還是不放在心上。結果有些弟兄姊妹被我對付消極了，都怕我、遠離我，教會工作果效也不好。我自己也因為活在敗壞性情裏讓神厭憎，失去聖靈作工，落在黑暗中。神要求做帶領的本職工作是交通真理解決弟兄姊妹的問題，能與弟兄姊妹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根據弟兄姊妹的實際問題、難處交通神的話，交通自己的經歷認識來引導幫助人，就算是實行對付、揭露也是建立在交通真理的基礎上，點出問題的實質、要害，讓人能明白神的要求，看清自己存在的問題是什麼性質，有什麼危害和後果，知道怎麼做合乎真理原則，能按着神的要求盡本分。可我不按着神的要求盡本分，認為作工作就得嚴厲，發現弟兄姊妹的問題就得狠勁教訓、指責，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認識到自己的問題，才能扭轉偏差，這樣作工作才會有果效。現在看來，我的觀點實在太謬妄了！我這樣作工完全是站在地位上，憑着狂妄性情教訓人、轄制人，根本不是在交通真理解決問題。我盡本分不走正道，不但沒給弟兄姊妹帶來什麼益處，反倒讓他們受轄制，感到痛苦壓抑，我這不是坑害弟兄姊妹嗎？這是在作惡啊！沒想到我憑撒但性情盡本分竟然造成這麼嚴重的後果，真後悔自己不該這樣對付、教訓弟兄姊妹，我就趕緊向神禱告、尋求，是什麼原因導致我不知不覺作了惡。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你裏面真有真理了，走的路自然也正確了，沒有真理就容易作惡，並且身不由己。好比你裏面有狂妄自大，不讓你抵擋神也不行，非得抵擋，你不是故意的，是由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的。狂妄自大就使你藐視神，狂妄自大就使你不把神放在眼裏，狂妄自大就使你好高舉自己，狂妄自大就使你處處顯露自己，狂妄自大最後使你坐在神的位上見證自己，最後把出于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觀念都當作真理來供奉。你看這個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人做了多少惡事！」（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追求真理才能達到性情變化》）神

的話揭示了我作惡的根源就是受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的。因着本性狂妄自大，我總認為自己比別人有負擔，有責任心，就高高在上，弟兄姊妹盡本分有點偏差、漏洞，我就瞧不起、看不上，就站在地位上指責、對付、教訓他們，對人沒有同情與理解；受狂妄本性支配，我特別相信自己，就認為只有嚴厲的對付才能解決問題，把自己的觀念、想象當作真理來供奉，就是看到自己的作工方式給人帶來轄制，仍心裏剛硬，不傾聽弟兄姊妹的心聲，甚至同工提醒，我也不反省，覺得自己只是口氣重點，是弟兄姊妹接受不了對付。我憑着狂妄自大的撒但性情盡本分，傷害了弟兄姊妹，耽誤了教會工作，所做的都是抵擋神的惡事啊！

我看到神的話說：「你用天然個性來事奉神，按照個人的喜好來事奉神，還總認為自己願意的就是神所喜悅的，自己不願意的就是神所厭憎的，完全憑着自己的喜好來作工作，這是事奉神嗎？到頭來你的生命性情一點沒有變化，反而因着事奉神更加頑固，使你的敗壞性情根深蒂固，這樣，在你的裏面就會形成一種以你的個性為主的事奉神的條條道道，按着個人的性情事奉而總結的經驗，這是人的經驗教訓，是人的處世哲學。這樣的人都屬於法利賽人、宗教官員，這樣的人若再不醒悟、不悔改，必然會成為末世的迷惑人的假基督、敵基督，所說的假基督、敵基督就從這一類人中間產生。事奉神的人若是隨從個性，按着己意來，隨時都有被淘汰的危險。靠着人多年總結的經驗事奉神來籠絡人心，來教訓人、轄制人、站高位，從不悔改、不認罪、不放下地位之福，這樣的人在神面前必會倒下，這屬於保羅一類的人，是倚老賣老擺老資格，神不會成全這樣的人，這樣的事奉屬於打岔神的作工。」（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當取締宗教的事奉》）讀完神的話，我感到很扎心，也感受到神的性情不容觸犯。看到自己信神這幾年，盡本分不注重尋求真理原則，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盡本分，憑着狂妄性情任意妄為，站地位教訓人、轄制人，致使弟兄姊妹受我轄制，活在痛苦壓抑中，我真是太沒有人性了。我沒解決弟兄姊妹的實際難處，反而攪擾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打岔教會工作，這不是充當了撒但的差役嗎？這哪是在盡本分啊？以往我總以為自己存心對，對教會工作有負擔，現在看來，不是光有熱心、明白點道理就能盡好本分滿足神，如果不接受神話語的審判刑罰，撒但性情沒有變化，盡本分也不會合神心意，只能身不由己地作惡抵擋神啊。想想那些被淘汰的假帶領、敵基督，他們不接受神的審判刑罰，不實行真理，就憑着撒但性情盡本分，特別狂妄自大，高高在上，隨意對付人、教訓人，占居高位，作威作福，給人帶來的都是傷害、打擊，給教會工作帶來的都是拆毀、攪擾，他們的作工都是在作惡抵擋神！就像主耶穌說的：「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异能嗎？』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太 7:22-23）想到這兒，我感到有些害怕，如果我還繼續憑着撒但性情盡本分，只能打岔攪擾教會工作，和那些作惡抵擋神的人一樣被神定罪淘汰。這時我才意識到，那段時間教會生活沒享受，我盡本分也沒果效，這是神對我的顯明，我應該來到神面前反省自己，向神悔改。想想我的本性這麼狂妄，要是沒有神話語的審判揭示，再加上事實的顯明，我是不會服下來的，也看不到自己憑撒但性情盡本分的危險後果，這個環境臨到是神對我的拯救啊。此時，我心裏很受感動，就覺得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得尋求真理解決自己的敗壞。

之後，我看到神的話說：「臨到事需要你冷靜，需要你正確對待，還需要你選擇，你們應學會用真理來解決這個問題。你平時明白一些真理是做什麼用的？不是讓你充飽肚腹，也不是

讓你嘴上說說就完事了，不是讓你用這些來解決別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解決自己的問題、自己的難處，你自己的難處解決了才能解決別人的難處。」（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糊塗人不可挽救》）「交通要認識人，交通生命靈裏的事，才能供應生命，補足人的缺少，不能有教訓人的口氣，那樣本身地位就站錯了。交通要明白靈裏的事，要有智慧，摸着對方的心，服事人自己必須是對的人，交通的是自己所有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三篇》）從神的話中我明白了，要解決別人的問題，自己在神話語上得先有實行進入，能尋求真理解決自己的敗壞，這是最關鍵的。對自己的敗壞性情能分辨、看透，尋求真理解決了，當別人流露這方面敗壞的時候，就知道怎麼幫助人，怎麼交通自己的經歷認識，能給人指出實行的路。另外，我們也能正確對待人，看到別人流露的敗壞在自己身上也有，一點不差，就不會覺得自己比別人高，能站平等的地位給人交通，這樣盡本分才能給人帶來益處。可我呢，在盡本分中根本不注重自己的進入，不反省自己的問題，只是為了作工而作工，好像自己沒有敗壞一樣，滿腦子想的都是怎麼解決別人的問題，給人交通達不到果效，就站地位教訓人，活出的沒有一點人樣，都是鬼相啊，神厭憎恨惡，人也反感、遠離。其實弟兄姊妹也都想盡好本分，有的只是不掌握原則，不知道怎麼做，導致作工出現漏洞、偏差，那就應該理解、體諒，多從正面幫助、引導，與弟兄姊妹共同尋求真理解決，對於那些玩忽職守、明知故犯的，才應給予責備或警告，不是千篇一律對待。明白這些後，我心裏亮堂了，知道接下來該怎麼作工盡本分了。

不久，我聽弟兄姊妹反映，有個組長素質挺好，領受純正，交通真理也能解決些實際問題，但就是比較脆弱，不願吃苦，臨到問題、難處就往後退，我一聽心裏就着急了，心想這不是對本分不負責任嗎，就想嚴厲對付她，我意識到自己又要憑狂妄性情瞎做了，就趕緊在心裏禱告，這次一定要按神的話實行。接下來，我找到這個組長，先與她談心，了解她的真實情形、難處，之後找出相關神話語並結合自己的經歷與她交通，她聽後也認識到自己對待神的托付沒有忠心，願意扭轉。看到姊妹能認識自己，願意轉變，我很感動。我真實地體會到，盡本分注重交通真理才能真正給人帶來造就，能讓人的生命得益處。

## 62 跌倒中奮起

韓國 奮起

以前我没信神的時候，接受的全是共產黨的教育，總想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後來我考上研究生，又做了律師，就覺得自己是人群中的佼佼者，無論走到哪兒，都愛顯露自己讓人高看，無論做什麼事，總想讓人聽我的。那時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狂妄自是，還覺得自己不錯。信神以後，我讀了許多全能神的話，才對自己的狂妄本性有了點認識，看到自己不但有野心、欲望，還特別自高、自是，有時說話做事不願與人商量，總想自己說了算，雖然認識到了，也沒有覺得是大問題。有一次，我看到神的話說「性情不變化就是與神為敵」，我就琢磨：性情不變化就是與神為敵，那要是人性好的人，能順服神的人，還需要性情變化嗎？性情變化到底指什麼說的呢？我能撇棄婚姻、放棄工作，選擇為神花費，這不是順服神的表現嗎？所以那幾年盡本分我都是在憑熱心做，也不懂得生命進入是怎麼回事，更不知道什麼是性情變化，一點生命經歷都沒有。直到經歷一次嚴厲的修理對付之後，我才反省自己，看到自己的本性太狂妄，臨到事不尋求真理，不注重實行神的話，對神沒有一點順服，我這才對神說的「性情不變化就是與神為敵」這話有了一點真實的體會。

2014年，我因信神被中共追捕逃亡到海外。弟兄姊妹看我熱心大，素質好一些，就推薦我做了教會帶領，我還經常被教會推薦在一些活動上發言，接受記者採訪，這些就成了我的資本。我本來就挺狂的，有了這些資本就更狂得沒邊了，總覺得自己是教會裏不可多得的人才，是幹大事業的，弟兄姊妹提出要商量一些在我看比較小的事情，我就不想搭理，覺得他們小題大做。有時候弟兄姊妹多問幾句，我還挺不耐煩的，心想這麼簡單的事情還要問，所以回答的時候語氣就很生硬，要是再問多了我還會煩躁，就帶着不耐煩的口氣質問、指責、教訓弟兄姊妹。其實這樣做的時候，我心裏也感覺不合適，覺得會給弟兄姊妹帶來傷害，有些自責，但當我活在狂妄性情中的時候，這一點兒自責的感覺很快就沒了。在負責的工作上，我也總想自己說了算，和弟兄姊妹一起商量事，只要聽到跟我不一樣的觀點，就不加思索地給人駁倒，甚至把別人的建議貶低得一無是處，就想讓一切工作都順着我的意思來。工作中的問題我也很少拿出來跟同工們商量、尋求，我覺得自己盡本分這麼長時間也積累了很多經驗，遇到問題自己分析、判斷就能看個差不多，他們對業務也不懂、不熟悉，還能比我有高見嗎？能比我看得透嗎？這樣的商量不是走過程、浪費時間嘛！漸漸地，我就不願意跟同工們商量了。帶領了解我工作的時候，我也覺得挺麻煩，挺抵觸，就是不願意接受別人的監督、提醒。我能感覺到這樣的情形不對勁，同工也提點我，說「你太狂妄自是了，你就是不願意跟人配搭，不願意接受別人的監督，也不願意別人插手你的工作」。這樣的對付沒有引起我的重視，我覺得自己是有些狂，生命進入差一些，但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我本分又沒耽誤，況且一些重要的工作還得我去處理，就好像少了我這些工作没人能作一樣。我把自己看得挺高，所以對弟兄姊妹的提點就不以為然，還覺得我是因為有資本才狂的，這也不算什麼大問題，生命性情變化也有一個過程，不是一時半會兒就能變的，眼前我還是先把本分盡好再說吧。

其實，我活在狂妄性情中心裏也覺得不踏實，感到空落落的，有時作完一項工作我也在想：我得着哪方面真理了？我進入哪方面原則了？我的敗壞性情有沒有得着潔淨呢？其實我自

己也知道沒有，因為在盡本分的時候，特別是事情一多，我裏面就滿了火氣，好像點火就着，自己根本控制不住；平時跟神禱告也是走走過程，就覺得跟神沒有多少心裏話說，看神的話也沒有什麼開啓。我心裏挺焦躁的，感覺扭轉不了自己的情形，心離神越來越遠了，就害怕被神離棄。這時我才迫切地向神禱告，求神拯救我。沒多久，一場嚴厲的修理對付突然臨到了我。

有一次，帶領了解工作時，發現我在處理一筆教會錢財的花銷上有問題，而且作決定的時候也沒和同工、帶領商量，就問我：「涉及教會錢財花銷的事上，你為什麼不跟人商量啊？你自己就能決定嗎？」我一下子就矇了，心想為什麼呢？我當時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再去回想，其實那段時間我已經狂妄到沒有什麼理智了，我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所盡的本分是從神來的托付，得按着神的要求，根據真理原則來做，我應該有點理智，有什麼事得跟同工、帶領一起商量，尋求真理，但我從來沒想過，也沒這個意識，就感覺這也不是什麼看不透的事，有必要尋求、商量嗎？帶領還對付我狂妄沒有理智，說教會的錢財是神選民獻給神的祭物，必須根據真理原則正確使用，現在給祭物造成了損失，按照原則應該追究責任。當時我嘴上沒說什麼，其實心裏也不太服氣，覺得我也沒貪占祭物，這個錢也用在教會工作上了，為什麼還要追究我的責任呢？

之後，帶領來聚會，結合神的話針對我的問題交通、解剖，我表面上也結合神的話認識自己，其實是藉着交通神的話把我的埋怨、不理解都發泄出來了，講了一大堆的理，意思是我沒有功勞還有苦勞呢。帶領看我對自己沒什麼認識，還一個勁兒地辯解表白，在徵得弟兄姊妹同意後，當場就把我的本分撤了，那時我心裏也沒有懊悔。接下來，帶領又仔細問了這些花銷的細節，我才發現有些花銷的確不合適，尤其當看到查出來一筆一筆的損失，而且數額越來越大，是自己根本就承擔不了的，我心裏才感到害怕，開始回想自己在決策這些花銷的過程中那種揮手揚言、不可一世的神態，那時我真的是有些後悔了，沒想到自己憑狂妄自是的撒但性情活着，竟然給教會帶來了這麼大的損失。那時，我高昂的頭才不得不低下了，也有點兒噁心自己，恨不得抽自己幾個耳光，簡直不敢相信這是我做出來的事。

一次，我聽到講道交通中說：「現在有一些帶領工人都信神十年二十年了，為什麼一點兒真理都實行不出來，還能隨從己意行事呢？難道他們不知道觀念想象不是真理嗎？他們為什麼不能尋求真理呢？他們為神花費，盡本分起早貪黑，不怕苦、不怕累，為什麼信神多年辦事還沒有原則？盡本分都是隨從己意，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我看這些人做的事我都有點驚訝，這些人平時看着挺老實，也不是惡人，說話還挺文雅，沒想到他竟能幹出一些荒唐的事，這麼大的事他怎麼不尋求、不請示就敢一個人說了算，竟敢拍板定案，這是不是撒但性情啊？我碰到重要的事還得跟神說說，跟神尋求、請示。有時候神說的也不合我的想象，但是我得順服，得按神的來。重要的事我都不敢自己做主，萬一做錯了怎麼辦？還是讓神下斷案吧。這點兒起碼的敬畏神的心是帶領工人應該具備的。但我發現有些帶領工人膽子真挺大，什麼事都敢自己說了算，這是什麼問題呀？這性情沒有變化真是太危險了。當我跟神說這事時，神怎麼說？『人都不靠譜啊，別相信任何人，該培養的培養，但是不能給他權力，得多管教，多看着點，人不經幾年的修理對付，不可能實行出真理的，要不是被成全的，不能托付大事。』神的話說得多明白呀。神家為什麼要成立決策組？決策組就是幾個人在一起商量、研究、決斷一個事，這樣就能避免一些大的差錯、大的損失。可有的人就繞過決策組，自己說了算，你們說這是不是魔鬼

撒但？凡是做事不經過決策組，就他一個人說了算的，都是魔鬼撒但，不管哪一級帶領，他不經過決策組同意、不上報批准就私自做事，都是魔鬼撒但，必須淘汰清除。」（摘自《生命進入的交通講道》）這些話字字句句都扎在我的心上，揭露的就是我的情形，特別是聽到講道中說這樣狂妄自大、任意妄為的人都是魔鬼撒但，必須淘汰清除時，我的頭「嗡」的一下，就感覺自己被判死刑了，完了，不能蒙拯救了，看來我信神已經信到頭了，信神的生涯就要畫上句號了。想到這些，我特別害怕。其實一直以來，我都覺得神挺恩待我的，我的學歷、工作都不錯，信神後在教會也一直盡比較重要的本分，弟兄姊妹也比較高看，我就把自己當成了神手中的小寶寶，是神家重點培養的對象，覺得就算我有什麼過犯神也會憐憫寬容的，從來就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被神厭憎、淘汰。現在我才體嘗到神的性情不容觸犯，神家是真理掌權、公義掌權，絕不容許人胡作非為，在神家盡本分都得根據真理、根據原則，不是我想怎麼信就怎麼信，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的。現在大禍已經釀成了，亂花祭物是直接觸犯神的性情，我想沒有人能救我了，就只能等着被開除出教會了。

接下來的那幾天，我每天早晨一睜眼感覺到的就是一陣恐懼，連起床的力氣都沒有，不知道自己下一刻要去哪兒，那個時候真是害怕了，就感覺自己觸犯了神的性情，沒有人能救得了我。我只能禱告神，跟神說心裏話：「神啊，我錯了，我現在特別害怕，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有今天這樣的下場。以往我不認識你，沒有敬畏你的心，在你面前張牙舞爪，狂妄得一點理智也沒有，今天臨到這樣的修理對付，我看到了你的公義性情，我願意順服下來，在這個環境中學功課。神啊，求你別離開我，我不能沒有你。」連着幾天，我就一直這樣禱告。一天，我看到一首神話語詩歌：「……臨到什麼事，你都得有這樣的認識：『無論臨到什麼事，這都是我達到那個目標其中的一個片段，這是神作的。我有軟弱，但我不消極，我感謝神給我的愛，感謝神給我擺設這樣的環境，我不能放棄自己的這個願望、心志，我放棄就等于是對撒但妥協，放棄就等于是毀自己，放棄就等于是背叛神！』你得有這樣的心。無論別人說什麼，無論別人怎麼樣，無論神怎麼對待你，你的心志不能變。」（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追求真理該有的心志》）當時就感覺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樣，我反覆地唱這首歌，心裏就感覺有一點勁了。想想臨到修理對付、被撤換本分這是神的刑罰，是為了讓我反省自己，悔改變化，可我不明白神的心意，還誤解神，認為神不拯救我了，就灰心失望、自暴自棄，真是太不可理喻了。神知道我身量小，在這個過程中會消極、軟弱，還會失去追求真理的心志，就用話語安慰、鼓勵我，使我明白了，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要放棄追求真理，失敗跌倒這是達到蒙拯救必然經歷的過程，只要能反省自己、尋求真理，經歷過來生命就有長進了。從神的話中我感受到神的憐憫和良苦用心，心裏很得安慰，也願意振作起來勇敢地去面對。

後來，我就安靜下來禱告反省自己，為什麼我會失敗跌倒，根源到底在哪兒？我看到神的話說：「你裏面真有真理了，走的路自然也正確了，沒有真理就容易作惡，並且身不由己。好比你裏面有狂妄自大，不讓你抵擋神也不行，非得抵擋，你不是故意的，是由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的。狂妄自大就使你藐視神，狂妄自大就使你不把神放在眼裏，狂妄自大就使你好高舉自己，狂妄自大就使你處處顯露自己，狂妄自大最後使你坐在神的位上見證自己，最後把出于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觀念都當作真理來供奉。你看這個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人做了多少惡事！要解決人的作惡必須先解決人的本性問題，沒有性情的變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

題。」（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追求真理才能達到性情變化》）以前道理上我也承認自己狂妄，但對自己的本性並沒有真實的認識，還活在觀念想象裏欣賞自己，覺得自己是因着有資本才狂的，甚至弟兄姊妹揭露我狂妄自大我也不以為然。現在看了神的話，我才認識到狂妄自大是悖逆抵擋神的根源，是典型的撒但性情，活在狂妄自大的本性裏，作惡抵擋神那是身不由己。想想盡帶領本分以來，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很高，覺得自己什麼事都會做，比誰都強，狂妄自大，不可一世，根本沒有敬畏神、尋求真理的心。工作上的事我也不和同工商量，都是自己作決定，不但自己這麼做，還主導組裏的工作，要求別人也按着我的意思去做。我從來就沒有想過我的想法、我的決斷會不會錯，有沒有偏差，會不會給教會工作帶來虧損。直到聽到上面弟兄說，他遇到重要的事都要問問神，就怕萬一做錯了怎麼辦，得着神明確的答覆才敢做事。上面弟兄有敬畏神的心，辦事講究原則，他都不完全相信自己，臨到大事還尋求神，讓神下斷案。可我呢，沒有絲毫敬畏神、順服神的心，做事的時候也不尋求神的意思，就憑着自己的觀念想象這樣做那樣做，把我的意思當作真理，這不是狂妄得自尊為大、自尊為高了嗎？不是典型的撒但性情嗎？我像天使長一樣妄想與神平起平坐，這已經嚴重觸犯神的性情！認識到這些，我就感到這狂妄性情太可怕了，已經讓我失去了理智，做了許多傷害人、得罪神的事，活出的都是鬼性。神是公義的，神不會讓我這種充滿撒但性情的人胡作非為攪擾教會工作的，今天我被撤換帶領本分完全是咎由自取。想想我信神這幾年，就憑着恩賜、憑着觀念想象盡本分，很少尋求真理，到現在也沒有進入神話實際，我真是太貧窮、太可憐了。我盡本分不尋求真理，總覺得自己的想法、判斷是對的，看到我心裏根本就沒有神的地位，沒有敬畏神的心。今天我在本分上被顯明，這是神對我的提醒、警示，如果我再不向神回轉，最後臨到的就是被淘汰下地獄的結局。這時我才真實感受到神的刑罰審判、對付修理對人都是保守，都是愛，有神的良苦用心，神審判刑罰不是恨人，而是為了拯救人脫離撒但權勢、變化人的撒但性情。認識到這些，我心裏對神就少了一些防備、誤解，心想不管接下來臨到什麼樣的環境，神怎麼安排擺布，我都願意順服下來。

因着本分上還有一些善後的工作需要我去作，我知道這是一個悔改的機會，我得站好最後一班崗。在接下來的盡本分中，和大家一起商量工作時，我不敢再憑着狂妄性情自己說了算，也不那麼相信自己了，而是讓弟兄姊妹都發表觀點，都監督我的工作。當大家觀點不一致的時候，有時我還會狂妄自是持守自己，不願接受別人的建議，但想到之前的失敗跌倒和修理對付，心裏就有些害怕，我就禱告神，有意識地否認自己，存着敬畏神的心與弟兄姊妹一起尋求真理原則，感覺這麼盡本分心裏挺踏實的，決策的結果也能經得起推敲。與弟兄姊妹商量工作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看事挺片面的，藉着大家互相探討、交流，在真理上、原則上、見識上都得到一些補足。尤其看到弟兄姊妹在看不透的事上能禱告神，尋求交通，我就想人家就不相信自己，我為什麼不會尋求真理，總相信自己呢？我狂妄自大什麼事都敢做，我敗壞得這麼深，這也不比弟兄姊妹強啊。從那以後，我就感覺自己雖然比弟兄姊妹有點知識，但依靠神的心比他們差多了，他們比我有敬畏神的心，比我能尋求真理，這方面就比我好得多，所以我看弟兄姊妹就跟以前不一樣了。我感覺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一些長處，都比我強，我沒什麼可狂的，就變得低調一些了，再跟弟兄姊妹相處，就不那麼高高在上了，能融入到弟兄姊妹中間與他們和諧配搭了。善後工作處理完，我很平靜地等待教會的處理。讓我意想不到的，帶領看我臨到修理對付沒有撻挑子，對自己也有點認識，就讓我繼續盡本分，並指點了我盡本分中

的問題。聽到帶領說「可以繼續盡本分」，那時除了感謝神我真的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經歷這樣一次顯明，這樣一次刻骨銘心的修理對付，我才對自己的撒但本性有了點認識，能夠真實向神悔改，敗壞性情也有了一些變化。但是這個代價太大了，我憑着敗壞性情盡本分，給教會工作帶來損失，理應遭到懲罰，但是神沒有按照我的過犯對待我，還給我機會繼續盡本分，這是神的憐憫和寬容啊！

每次想起這段經歷，我都會因着自己曾給教會工作帶來虧損感到懊悔，深深地感受到了憑撒但性情活着給人帶來的痛苦，對神揭示的「性情不變化就是與神為敵」這話認識得更實際一些了，更重要的是，我真實體會到神的刑罰審判、修理對付的確是神對人最大的拯救，是最真實的愛。

### 63 誰說狂妄性情不能變

中國遼寧 趙凡

神的話說：「人的性情自己不能變化，必須得經過神話語的審判刑罰、苦難熬煉，或對付、管教、修理，之後才能達到順服神，對神有忠心，不應付糊弄神。人都是在神話語的熬煉之下性情有所變化，經過神話的揭示、審判、管教、對付的人才不敢亂做了，沉着穩重了，最主要的一點是能順服神現實的說話了，對神的作工能順服了，即使不合人的觀念，也能放下觀念存心順服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性情變化的人都是進入神話實際的人》）神的話說得太實際了，沒有神話語的審判刑罰、修理對付，我們的撒但性情的確不能變化。我以前特別狂妄，在單位上班時，我總覺得自己有才幹，比別人強，就想讓別人都聽我的，信神後我還是常常流露狂妄性情，總想自己說了算，站高位教訓人、轄制人，給弟兄姊妹帶來傷害。經歷了神的審判刑罰、修理對付，我才對自己的狂妄本性有了些認識，從心裏懊悔、恨惡自己，之後跟人相處、配搭盡本分低調了許多，能有意識地尋求真理、聽取別人的建議，活出了點人樣。

2015年，我被選為教會帶領，當時我很高興，心想：教會這麼多人能選上我，看來我應該是教會中最好的，我得好好做，把這個本分盡好，讓大家看看沒有選錯人。此後，我每天忙忙碌碌的，發現弟兄姊妹有什麼問題就趕緊找相關的神話去交通解決，一段時間下來，教會生活比之前好了許多。雖然教會工作量大，但我把各項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條，尤其看到教會生活比其他幾處教會好一些，我心裏就美滋滋的。後來，帶領看我們教會工作果效比較好，就讓其他教會借鑒我們的實行法，教會有些重要工作也讓我參與，我就想：連帶領都這麼器重我，贊成我的工作能力，看來我素質真不錯，確實比一般人強啊！不知不覺我活在了自我欣賞中，就覺得自己行，什麼都懂。商量工作時，同工提出什麼建議我也不太在意，總是高高在上，指揮他們這樣做那樣做，看到他們沒按我說的去，我就忍不住指責、教訓他們。一次，配搭的姊妹回覆一個問題時遇到了難處，要跟我商量，我心想：「還商量啥呀，這個問題不難才讓你操練回覆的，這點問題都解決不了，這工作能力也太差了，要是我早就解答完了。」我帶着傲慢的口氣說：「你別整了，我來回覆吧。」結果配搭的姊妹受我轄制，再遇到難處就不敢來找我了。還有一次，我推薦王姊妹盡一項本分，配搭的陳姊妹提議說：「這項本分很重要，咱們先了解清楚王姊妹盡本分的一貫表現再確定吧。」我心裏就抵觸：這類事我以前處理得多了，我

還看不透嗎？再說了，我經常接觸她，我還不了解嗎？再跟弟兄姊妹了解那不耽誤時間嗎？我特別強硬地說：「就先這樣吧。」陳姊妹見我態度強硬就不再吱聲了。看到姊妹有些受轄制，我也沒在意。之後，弟兄姊妹提什麼建議，我總覺得不夠好，不夠成熟，就找出各種理由否認他們的觀點，並發表一些自己所謂的高見，讓大家按我的意思來。久而久之，弟兄姊妹都受我轄制，商量工作時也不怎麼說話，後來我乾脆很少和他們商量的了，覺得商量也是走過程，浪費時間。就這樣，我憑着狂妄性情盡本分越來越任意妄為，獨斷專行。

一次，我發現有個組長盡本分果效不好，就認為這個組長肯定作不了實際工作，需要調整，按理說我應該和同工商量一下，可轉念一想，「還是算了吧，和他們商量完，還得按我的意思來」，我就直接把這個組長撤換了。回來後，我把處理的結果告訴了同工。陳姊妹詫異地說：「這個組長盡本分是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個追求真理的人，只是信神時間短，明白真理淺些，工作上有些偏差、漏洞這也很正常，我們應該多交通真理幫助，現在這樣撤換她，不合原則啊！」我聽了很不服氣，就不耐煩地辯解了一番，「我是看準了這個人作不了實際工作才撤換的，這類事我處理過，我還看不透嗎？」陳姊妹看我特別堅持就沒有再說什麼。後來，同工重新去了解、核實了這件事，確定我處理得不合原則，又恢復了那個組長的本分，因着來回調換本分，給組裏的工作帶來了攪擾。過後我有些蒙羞，看到自己性情狂妄，做事沒原則，但我並沒有尋求真理好好反省自己。

一個月後，教會有一項重要工作需要從我們幾個同工中選出一人去做，我心裏很高興，就覺得論素質、論工作經驗我都比他們幾個強，估計他們都會選我，沒想到我竟然落選了，而且一票都沒有。我心裏咯噔一下，怎麼會這樣呢？為什麼都沒有人選我呢？是不是他們不會分辨啊？我很想知道原因，就讓大家給我提提缺欠。看到周姊妹欲言又止，我就說：「大家看到什麼就說，咱們敞開心嘮嘮吧。」姊妹這才鼓足勇氣說：「我覺得你特別狂妄自是，不容易接受別人的建議，還總是高高在上，跟你接觸有些害怕，受轄制。」另一個姊妹低着頭說：「我也受你轄制，覺得你特別狂妄，誰也瞧不起，好像教會的工作就你有負擔，你啥都能做，其他人在你眼裏啥也不是……」陳姊妹也說：「就感覺你挺狂妄的，做事不尋求真理原則，也不接受別人的意見，什麼事都想你自己說了算，有些獨斷專行、任意妄為……」聽到配搭的姊妹一個個都說我特別狂妄，受我轄制，我心裏很不服氣，「說我狂妄轄制人，那你們怎麼不說自己沒有負擔呢？以後有什麼事我也不說了，你們願咋做咋做吧。」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本以為自己素質好、工作能力强，有點狂妄也正常，大家對我的看法應該還不錯，沒想到我在弟兄姊妹心中原來是這樣的人，狂妄得沒有一點理智，竟然給人帶來這麼大的轄制、痛苦。我越想越難受，弟兄姊妹都這麼反感、厭憎我，感覺自己就像過街老鼠一樣被人厭憎、唾棄，神肯定也不會拯救我這樣的人，就特別消極，痛苦中只能不斷禱告神：「神啊，我心裏很痛苦，不知道該怎麼經歷了，願你開啓我明白你的心意……」

第二天早上，我打開電腦聽了一段神話語朗誦：「你經歷多少次失敗跌倒不是壞事，被顯明也不是壞事，不管經歷對付修理還是被顯明，你得記住：人被顯明不是被定罪，這是好事，這是認識自己最好的機會，能給你帶來生命經歷的轉機，要不你沒有機會，也沒有條件、沒有背景能達到認識自己的敗壞真相。你把自己裏面的東西，隱藏在深處的方方面面很難認識到、很難挖掘出來的東西認識到了，這是好事。真實認識自己是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最好機會，

是你獲得新生的最好的機會，真實認識自己就能看見真理作生命太寶貴，就能渴慕真理進入實際，這是太好的事！你如果能抓住這個機會，在失敗跌倒時認真反省自己，達到真實認識自己，就能在消極軟弱中重新站起來。跨過這道坎兒，你就能長進一大步，就能進入真理實際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要得着真理得從身邊的人事物上學功課》）揣摩着神的話，我心裏特別受感動，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覺得神擺設這樣的環境，弟兄姊妹嚴厲地修理對付我，不是要淘汰我，不是故意讓我難堪，而是我太狂妄、太剛硬，神藉着這樣的責罰來喚醒我，迫使我懸崖勒馬反省自己，悔改變化，這是神在拯救我啊！認識到這兒，我心裏釋放了一些，對神不再誤解了，就向神禱告願意藉着這個機會好好反省認識自己。

之後，我找了一些神揭示人狂妄性情的話語看，神說：「你裏面真有真理了，走的路自然也正確了，沒有真理就容易作惡，並且身不由己。好比你裏面有狂妄自大，不讓你抵擋神也不行，非得抵擋，你不是故意的，是由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的。狂妄自大就使你藐視神，狂妄自大就使你不把神放在眼裏，狂妄自大就使你好高舉自己，狂妄自大就使你處處顯露自己，狂妄自大最後使你坐在神的位上見證自己，最後把出于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觀念都當作真理來供奉。你看這個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人做了多少惡事！」（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追求真理才能達到性情變化》）「狂妄是人敗壞性情的病根，人越狂妄就越容易抵擋神。這個問題嚴重到什麼程度呢？人有狂妄性情不但目中無人，最嚴重的就是目中無神。別看人外表信神跟隨神，人并不把神當神對待，總覺得自己有真理、自己偉大，這是狂妄性情的實質、根源，是從撒但來的。所以，狂妄的問題必須得解決。目中無人那是小事，關鍵是人的狂妄性情讓人不順服神，不順服神的主宰安排，總要與神爭權力控制人，這樣的人沒有絲毫敬畏神的心，更別提什麼愛神、順服神了。」（摘自神的交通）看了神的話，我感到扎心、難受，也有些害怕，看到憑狂妄性情活着不光轄制人、傷害人，沒法與人正常相處，更主要的是心中沒有神的地位，沒有敬畏神的心，隨時都能作惡抵擋神。想想我盡帶領本分以來，認為自己有點素質，能作點工作，就把自己看得很高，與人配搭盡本分我總是高高在上指揮別人，轄制別人；同工提出不同的建議，我也不尋求真理原則，就覺得自己有工作經驗，能看透事，強行讓別人按我說的去做，好像我的觀點就是真理，就是標準，別人都得聽從；更可怕的是，我把弟兄姊妹轄制得不敢發表自己的觀點，我還沒有任何知覺，還認為大家都贊成我的觀點，是我有高見，有工作能力，不知不覺把自己凌駕于弟兄姊妹之上，以至于到後來就連撤換組長我都不和同工商量，過後姊妹提醒，我還詭辯、反駁……看到自己真是太狂妄了，絲毫沒有敬畏神、順服神的心，也不考慮對神家工作是否有利，就憑着狂妄性情任意妄為、獨斷專行，結果給神家工作帶來了打岔攪擾，也給弟兄姊妹帶來很多傷害，我這哪是在盡本分？現在想想，我自認為的對本分有負擔，其實就是狂妄自大、專權，滿足自己的掌權欲，是在作惡抵擋神啊！我不禁反省自己，為什麼我能這麼狂妄、囂張，走上作惡抵擋神的道路？反省中，我認識到自己是受「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出人頭地」「高居人上」這些撒但毒素支配，從小到大就喜歡高居人上，做什麼事都讓人聽我的，圍着我轉，都得以我為中心，好像這樣才證明自己有本事，這樣活着才有價值、有意義。現在我才發現，就是因為我一直憑這些撒但毒素活着，狂妄本性變本加厲，活得沒有一點人性，不但給人帶來轄制傷害，給神家工作也帶來打岔攪擾。此時，我才體會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出人頭地」「高居人上」這些撒但毒素都是謬論，是荒唐邪惡的，只能

敗壞人、苦害人。以往我認為能高高在上讓人都圍着轉，這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現在我才看清憑撒但性情活出的都是鬼樣，沒有人願意接近自己，人反感，神更厭憎，這一切都是憑撒但毒素活着所帶來的苦果啊！想到起初天使長就是狂妄頂天，妄圖與神平起平坐，要掌權轄管一切，觸犯了神的性情，遭到神的咒詛，被神打到半空中，我這樣轄制弟兄姊妹，總想讓人都聽我的，這樣的性情不與天使長一模一樣嗎？這時我才感到憑狂妄性情活着是多麼可怕，若不是神擺設這樣的環境，我還會繼續憑着狂妄性情盡本分，說不定會作出多少惡，觸犯神的性情遭懲罰。想到這兒，我就向神禱告：「神哪，我不願再憑狂妄性情活着抵擋你，願意尋求真理解決狂妄性情，真實地向你悔改。」

後來，我就尋求怎麼才能解決自己的狂妄性情，不再作惡抵擋神。我看到神的話說：「狂妄本性使你任性，人有任性這個性情是不是就能任意妄為？那怎麼解決任意妄為呢？你有一個想法，你把它拿出來，說這個事你是怎麼想的，怎麼認為的，之後跟大家交通。首先，你能亮出自己的觀點，能尋求真理，這是克服任意妄為這個性情的第一步實行。第二步，當有人說出不同意見的時候，你怎麼實行能不任意妄為呢？你得先放低姿態，放下自己認為對的東西，讓大家交通。即使你認為對但你也不堅持，這首先就是一種進步，是一種尋求真理的態度，一種否認自己的態度，滿足神心意的態度。你有了這個態度，不堅持自己的同時你也禱告，你不知道對錯，你讓神顯明，讓神告訴你怎麼做是最好的、最合適的，大家在一起交通交通，這時候聖靈就會開啓。」（摘自神的交通）從神的話中我找到了實行的路，無論臨到什麼事，得存着一顆敬畏神、順服神的心，先禱告神尋求真理，把自己的觀點和建議拿出來與弟兄姊妹共同尋求交通，就是自己認為對的也有意識地先否認自己、放下自己，多聽聽大家的意見，看怎麼做合乎真理，對神家工作有益處。後來在聚會中，我就跟弟兄姊妹敞開揭露自己的敗壞，並為這段時間給他們帶來的轄制、傷害向他們道歉，弟兄姊妹也沒跟我計較，都敞開心交通，我們心裏都很釋放。接下來的日子裏，商量工作的時候，我就主動讓大家都發表觀點，有不同意見就尋求真理，交通達成共識。弟兄姊妹慢慢也不受我轄制了，我們配搭盡本分時氣氛也和諧多了。

一天，我和配搭的姊妹商量一項工作，姊妹說：「針對教會存在的問題我給帶領寫了一封信，和他們說說咱們盡本分的難處，還有咱們是怎麼經歷的。」聽姊妹這麼說，我心想：「過段時間聚會時說說就行了，還寫什麼信啊？」我剛想否認姊妹的觀點，但想到以往就是因為我本性太狂妄，什麼事都想讓別人按我的意思來，導致弟兄姊妹都受轄制，我活得也沒有一點人樣。我就默默禱告神，願意背叛自己，不再憑狂妄性情活着。想到姊妹能有負擔和帶領溝通工作是好事，我不應該轄制姊妹，應該和她配搭着把信寫好。這樣想時，我說話語氣也平和了，耐心地 and 姊妹溝通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注重多聽姊妹的意見，有些地方我覺得不合適也先不盲目下斷案，尋求之後再發表觀點，結果我發現姊妹提出的有些問題是我沒有發現的，我們就一起把信件修改完善後發走了。這時，我有些蒙羞，看到自己以前真是太狂妄了，讓弟兄姊妹受轄制，在本分上不能發揮他們自己的一份。想想每個人身上都有長處，如果没有弟兄姊妹的配搭，光靠我自己不能把本分盡好。在之後的盡本分中，當我再流露狂妄性情時，就有意識地禱告神放下自己，和弟兄姊妹多商量、交通，這樣配搭盡本分融洽多了，我心裏也感到特別踏實、得釋放，覺得這樣盡本分真好。像我這樣狂妄的人，能有今天這一點點的變化，這是經歷神話語的審判刑罰達到的果效。

## 64 狂心在跌倒之前

中國廣西 心潔

全能神說：「狂妄是人敗壞性情的病根，人越狂妄就越容易抵擋神。這個問題嚴重到什麼程度呢？人有狂妄性情不但目中無人，最嚴重的就是目中無神。別看人外表信神跟隨神，人并不把神當神對待，總覺得自己有真理、自己偉大，這是狂妄性情的實質、根源，是從撒但來的。所以，狂妄的問題必須得解決。目中無人那是小事，關鍵是人的狂妄性情讓人不順服神，不順服神的主宰安排，總要與神爭權力控制人，這樣的人沒有絲毫敬畏神的心，更別提什麼愛神、順服神了。」（摘自神的交通）看了神的話，我想到了之前的一段經歷，那時候我性情特別的狂妄、自是，就覺得自己這幾年一直做教會帶領，作了一些工作，也受了一些苦，盡本分能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我就把這些當成了資本，誰也不放在眼裏。後來經歷了一些對付管教，藉着神話語的審判揭示，我才對自己的狂妄本性有了點認識，從心裏懊悔恨惡自己，開始注重實行真理，有了點變化。

2015年，我到一處教會做帶領，和我配搭的李姊妹剛操練盡帶領本分，教會的執事、組長信神時間比較短，交通真理也有些淺，我心想：「我信神時間比你們都長，盡帶領本分也比較久，我在教會可得挑起大梁，也讓大家看看，有經驗就是不一樣。」所以，不管臨到什麼事我都衝在最前面，教會哪個弟兄姊妹軟弱了，誰盡本分有什麼難處了，教會工作果效不好在哪裏卡住了，等等，哪怕是最棘手的，或是配搭、同工解決不了的問題，我也主動去解決。一段時間後，教會工作有了一些起色，弟兄姊妹的情形也得到了扭轉，都能正常盡本分了。弟兄姊妹遇到什麼問題也都喜歡找我交通，徵求我的意見。我心裏美滋滋的，情不自禁地數算起自己的功勞：如果没有我掌舵，這處教會的工作肯定進展得沒這麼好，如果没有我的交通，弟兄姊妹的情形也沒那麼快扭轉……看來我還是有真理實際，能作些實際工作的。後來，李姊妹家裏有事需要回去處理，我得一個人擔起整個教會的工作。剛開始，我覺得有點壓力，心一刻也不敢離開神，每個小組聚完會我都了解果效怎麼樣，誰消極軟弱我就趕緊去扶持。一段時間後，看到弟兄姊妹都能正常地聚會盡本分，教會各項工作也都順利地進行着，我就鬆了口氣，不由得又自我欣賞起來，覺得自己不愧是盡過好幾年帶領本分，見過的事多，處理過的問題也多，工作經驗豐富，一個人就能獨當一面，看來，我的確是這個教會的頂梁柱。尤其想到這段時間我每天起早貪黑地作教會工作，不喊苦不叫累，就更覺得自己是有功之臣。不知不覺，我活在了自滿自足的情形中，讀神的話也不跟自己對號了，弟兄姊妹情形不好，我也不交通真理解決，還嫌棄他們，經常教訓他們：「都信神多長時間了，還不追求真理，怎麼一點變化都沒有？」有時交通過的問題弟兄姊妹還是說不知道怎麼做，我不問原因張口就責備：「我看你不是不知道，是根本不想實行！」弟兄姊妹都受我轄制，有什麼問題也不敢再跟我說了。

後來，劉姊妹被選為帶領和我配搭盡本分，我覺得劉姊妹信神時間短，很多事跟她商量她也不一定懂，所以教會裏的大小事基本上都是我一個人作決定，有時我作完決定直接安排劉姊妹去做。一次，帶領來信讓我們推選一個弟兄姊妹盡一項本分，我知道這件事關係到神家工作，得和配搭、同工商量，可又一想，我在教會盡本分這麼長時間了，對每一個弟兄姊妹的情況都了解，我自己決定就行了。于是，我沒和劉姊妹商量就直接作了決定，並且讓劉姊妹去安

排這事。就這樣，雖然我倆配搭盡帶領本分，但我把姊妹當成了一個指揮的對象，有時姊妹哪個問題沒解決好，我還給她臉色看，姊妹因此活在了消極中，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懂，盡不好本分。姊妹被我轄制成這樣，我也沒有反省自己，反而更覺得還是我有真理實際、有工作能力，教會工作就得我來安排。之後，我更加專橫、囂張，在聚同工會商量工作時，同工提出不同的建議，很多時候我連尋求都不尋求，就毫不猶豫地給否決了，心想：「你們知道什麼，我做了這麼多年的帶領，還不比你們懂嗎？」就這樣，整個教會的工作都是我一個人說了算。後來，神興起環境對付我，我盡本分常常碰壁，約人見面錯過時間，選用的人員也不合原則，帶領也指點我工作中的偏差，修理對付我……面對這些問題，我還不反省自己，心想下次注意就行了。同工提醒我：「你是不是該反省一下，為什麼出現這些問題？」我很不屑地說：「人無完人，誰做事不會出點岔，那也不是什麼事都得反省。」有的弟兄姊妹問我：「你情形還好吧？」我表面上說沒什麼，心裏却想：「我情形怎麼會不好？就算情形不好我自己也會解決，不用你們操心。我盡帶領本分這麼久，不比你們明白真理嗎？」無論弟兄姊妹怎麼提醒我都聽不進去，我完全活在敗壞性情中，靈裏越來越黑暗，看神的話打瞌睡，禱告也沒話了。後來，教會出現的問題越來越多，我兩眼墨黑，對很多問題都看不透了，不知該怎麼解決。沒多久，教會進行民意調查，弟兄姊妹都反映我特別狂妄自是，不接受真理，做事獨斷專行，還站地位教訓人、轄制人……最後，我被撤換了。撤換那天，帶領把弟兄姊妹對我的評價告訴了我，面對弟兄姊妹的揭露對付，我感到神的怒氣在向我發出，覺得自己就像過街老鼠一樣，讓人反感，神也厭棄。我想不通自己為什麼會落到這個地步，痛苦中我來到神面前尋求：「神啊，我一直覺得我對教會工作最有負擔，有些真理實際，沒想到現在暴露出這麼多問題，在弟兄姊妹眼裏我是一個這麼狂妄不接受真理的人。神啊，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成這樣，願你開啓帶領我認識自己，明白你的心意。」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你們最好還是在認識自己的真理上下點功夫，為什麼神並不賞識你們？為什麼你們的性情讓他厭憎？為什麼你們的言談讓他恨惡？你們有點忠心就自誇，有點貢獻就要報酬，有點順服就看不上別人，作點小工作就目中無神。……盡本分的、不盡本分的，帶領的、跟隨的，接待神的、不接待神的，捐獻的、不捐獻的，傳道的、得道的，等等所有的人都在自誇，你們不覺着可笑嗎？明明知道自己信神却不能與神相合，明明知道自己一無是處却仍然自己誇耀自己，你們不覺着你們的理智已達到了難以自制的地步了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與基督不合的人定規是抵擋神的人》）「你別以為你什麼都懂，我告訴你，就現在你看見的、你經歷的還沒達到能明白我經營計劃的千分之一，你還狂傲什麼？你僅有的一點才華、僅有的一點點認識還不够耶穌一秒鐘的作工來利用呢！你的經歷才有多少？你所看見的加上你畢生所聽說的、你個人所想象的還沒有我一時作的工作多呢！你最好別挑毛揀刺，你再狂也不過是一個螞蟻不如的受造之物！你肚子裏所有的東西還不如螞蟻肚裏裝的東西多呢！你別以為自己經歷多了、資格老了就可以揮手揚言了，你的經歷多了、資格老了不就是因為我說的話嗎？你還以為是你自己辛勤勞動換來的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兩次的道成肉身完全了道成肉身的意義》）神的話揭示的正是我的情形，我感到特別扎心，這才開始反省自己，自從我盡了幾年帶領本分後，我就認為自己做帶領時間久，比弟兄姊妹明白真理、有工作能力，在教會中能挑大梁，教會工作少了我不行。當我盡本分有點果效時，就更認為自己什麼都懂，有真理實際

了，誰也不如我。我把做帶領時間長、有點作工經驗當成了狂妄的資本，就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對弟兄姊妹提的建議根本就不放在眼裏，更談不上尋求、接受了，甚至弟兄姊妹關心我，詢問我的情形，我都覺得我的身量比他們大，我自己能解決，不需要他們的幫助。發現弟兄姊妹的缺少、難處，我不是交通真理幫助解決，而是滿了嫌弃，橫看豎看都不順眼，還站高位教訓人，導致弟兄姊妹受我轄制，活在消極中。我這哪是在盡本分，分明是在作惡，流露的都是狂妄自大的撒但性情。想到神末世道成肉身發表真理作工拯救人，神作了這麼大的工作，但神從來不顯露自己，更不以神的地位自居，而是卑微隱藏，默默作着拯救人的工作，看到神太卑微、太可愛了。而我呢，一個被撒但敗壞至深的人，滿了撒但性情，只是信神時間長點，比別人多明白一點字句道理，有點作工經驗，就把自己看得多尊貴、多有能耐，站在高位上下不來，我真是沒有自知之明，不知自己半斤八兩，狂妄得沒有一點理智，實在是太醜陋了。在神的顯明中，我才看清自己的真實身量，我盡本分能解決點問題，完全是聖靈作工達到的果效，沒有聖靈的作工與帶領，我就兩眼墨黑，什麼事都看不透，別說解決別人的問題，就連自己的難處都解決不了，就這樣，我居然還那麼不可一世，我實在是太狂妄了。這時，我對自己的所做所行感到羞愧。

我又看到神的話說：「你裏面真有真理了，走的路自然也正確了，沒有真理就容易作惡，並且身不由己。好比你裏面有狂妄自大，不讓你抵擋神也不行，非得抵擋，你不是故意的，是由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的。狂妄自大就使你藐視神，狂妄自大就使你不把神放在眼裏，狂妄自大就使你好高舉自己，狂妄自大就使你處處顯露自己，狂妄自大最後使你坐在神的位上見證自己，最後把出于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觀念都當作真理來供奉。你看這個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人做了多少惡事！要解決人的作惡必須先解決人的本性問題，沒有性情的變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追求真理才能達到性情變化》）看了神的話我才明白，狂妄本性就是我作惡抵擋神的根源。在狂妄本性的驅使下，當盡本分有點果效時，我就把聖靈作工的成果歸到自己頭上，標榜自己是教會的功臣，還恬不知耻地認為自己就是蒙神拯救的對象，沒有一點自知之明；在盡本分中我處處擺老資格，看自己比誰都好，比誰都高，總是高高在上，還拿神的話教訓弟兄姊妹，安排工作時也不和配搭的姊妹商量，而是獨斷專行，自己說了算，甚至在涉及神家工作的大事上，我也敢自己作決定，完全架空了配搭的姊妹，在教會裏搞起了獨裁。狂妄本性使我目中無人、心中無神，臨到事不尋求真理原則，甚至把自己的意思當成了真理，讓人聽從、順服。想到當初神給天使長權力，讓它在天上管理衆天使，它就狂妄得失去了理智，覺得自己與衆不同，就想與神平起平坐，結果觸犯神的性情，遭到神的咒詛，被神打到半空中。今天神高抬我盡帶領本分，是讓我凡事高舉神、見證神，交通真理解決實際問題，讓弟兄姊妹能明白真理、順服神，可我不在盡本分中尋求真理，按着神的要求把本分盡好，而是獨攬大權，以我為中心，讓人都聽我的、順服我，我這跟天使長有什麼區別？神興起環境讓我碰壁，又藉着弟兄姊妹提醒我，但我絲毫不接受、不反省自己，看到我太剛硬悖逆了。我憑着狂妄性情盡本分，轄制弟兄姊妹，導致弟兄姊妹活在消極中，難處得不到解決，教會工作也沒有進展，這都是狂妄本性支配我作的惡啊！我的本性這麼頑固、狂妄，若不是神藉着弟兄姊妹嚴厲地揭露對付，撤換我的本分，我根本不會反省自己，這樣下去，我會作出更多的惡，觸怒神的性情，和天使長一樣遭神咒詛、懲罰。此時，我明白了神的良苦

用心，神用這樣的方式攔阻了我作惡的脚步，給了我悔改的機會，這是神對我的保守與拯救，我從心裏感謝神。

我被撤換後，劉姊妹也能正常盡本分了，聽其他弟兄姊妹說，雖然幾個新選上的帶領執事信神時間都不長，但大家商量工作時誰也不持守自己，而是禱告依靠神，共同尋求真理原則，大家同心合意盡本分，教會工作逐漸有了起色。這讓我感到很蒙羞，我總覺得教會工作離了我不行，但在事實面前，我看到神家的工作都是聖靈作、聖靈維護，不是哪個人能做得了，人只是盡自己的本分。不管信神時間長短，在盡本分中只要人能依靠神尋求真理、實行真理，就有神的帶領、祝福。我盡本分不尋求真理，憑着狂妄性情任意妄為、獨斷專行，讓神反感厭憎，我失去聖靈作工，就像廢物一樣，什麼也做不了。想到自己以往瞎狂、窮狂，張牙舞爪，高高在上指揮、教訓人，轄制、傷害了弟兄姊妹，還打岔攪擾了教會工作，我就特別自責、愧疚。我向神禱告：「神啊，我以往太瞎眼，不認識自己，總認為自己做帶領時間長懂得多，比誰都好，憑狂妄自大的性情盡本分，打岔攪擾了神家工作。神啊，我不願再抵擋你，願意真實悔改……」

之後，我看到神的話說：「我要的是什麼樣的人你得知道，國度裏不容許有污穢的人進去，不容許污穢的人玷污聖地，你雖然作了許多工作，你雖作工多年，但到頭來仍是污穢不堪，你想進我的國度，那是天理難容的事！從創世到如今我未曾對任何一個獻私情的人開過這樣的方便之門，這是天規，誰也打不破！你得追求生命，今天要成全的是彼得一類的人，是追求個人性情變化的人，是願意作神的見證、願意盡到受造之物的本分的人，就這樣的人才是被成全的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成功與否在於人所走的路》）「我定規一個人的歸宿不是根據其年歲的大小，不是根據其資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據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據其可憐的程度，而是根據其有無真理，除此以外別無選擇。你們都應明白，不遵行神旨意的人同樣都要受懲罰的，這是任何一個人都不能改變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當為你的歸宿預備足夠的善行》）神的話說得太清楚了，神定規人的結局，不是根據人信神年頭多少，會講多少道，能作多少工，而是看人是否追求真理，敗壞性情有沒有變化，能否盡好受造之物的本分，這是最關鍵的。以往我不認識神的公義性情，就把自己信神時間長、做過幾年帶領、盡本分有些果效當作資本，以為這樣追求下去就能蒙神拯救，根本不注重經歷神的審判刑罰、修理對付，更不注重在盡本分的過程中尋求真理解決敗壞性情，導致信神幾年生命性情也沒有多少變化，還憑撒但的狂妄本性活着作惡抵擋神。我看到信神不追求真理，就不能認識自己、向神真實地悔改。不管作多少工，講多少道，生命性情沒有變化，照樣被神定罪、淘汰，這是神的公義性情與聖潔實質決定的。明白神的心意後，我不再以自己信神多年、作過多少工作為資本了，開始注重多在神的話上下功夫，反省認識自己，追求變化自己的撒但性情。

過後，我又在教會盡上了本分，再與弟兄姊妹配搭時低調了一些，弟兄姊妹提出不同觀點時，有時我覺得自己看的對，想讓別人聽我的，但很快意識到自己又在流露狂妄性情，就禱告神，放下自己，和弟兄姊妹一起尋求真理商量着解決，弟兄姊妹都說我没有以前那麼狂妄高傲了，成熟穩重多了。聽到這樣的評價，我心裏特別感動，我知道這是神話語的審判刑罰達到的果效。雖然我的狂妄性情還沒有完全脫去，離神的要求標準還差很遠，但我已看見了神的愛、神的拯救，看到神的說話作工的確能變化人、潔淨人。

## 65 解决狂妄才有人樣

美國 真心

2017年的3月份，我開始在教會盡美工設計的本分，主要是負責設計電影海報和縮略圖。剛開始我對這方面的業務技術不太懂，就常常學習一些相關的原則和業務技術，虛心向弟兄姊妹請教，在作圖的時候也注重多聽取別人的建議。一段時間之後，我對這方面的業務技術就掌握一些了，製作的縮略圖放到網上，點擊率也都還不錯，尤其我又參與了一部紀錄片的海報設計，得到了很多弟兄姊妹的好評，平常弟兄姊妹也經常向我詢問一些技術問題，我就覺得自己在美工設計這方面的確有些素質、特長，不知不覺就狂起來了。

一次，我負責設計一個縮略圖，我覺得按我現在的技術水平，這不小菜一碟嘛。我就沒有多琢磨琢磨，也沒有尋求原則，就直接憑着自己所掌握的業務技術去做了，作出來的圖我自己還感覺挺滿意。我正孤芳自賞時，李姊妹提建議說這張圖不管是光影還是色彩都不符合主題。聽到這些建議，我很抵觸，心想：你會不會欣賞啊？我這是大膽創新。這些問題我都考慮過了，都不算什麼問題，你也不懂還給我提建議。當時，我特別持守自己，甚至還對姊妹流露血氣，一點都不願意修改，其他弟兄姊妹也不敢繼續給我提建議了。最後，我作的這張圖還是因為畫面問題没能通過作廢了。過後還聽說李姊妹挺受我轄制的，不敢給我作的圖提建議了，我聽了之後心裏有點不是滋味，但是並沒有在這個事上好好反省認識自己。

沒多久，我又參與設計了一部福音電影的海報。這個電影講述的是，一個宗教信徒受牧師長老的迷惑控制和宗教觀念的束縛，不接受神的新工作，之後她通過尋求真理，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作工，活在了神的光中。當時我揣摩着這個主題，就覺得這個海報用從暗到亮的光影效果是最好不過的了，我花了半天的時間作了張海報，作完之後一看，這效果還挺不錯，真有種大片的感覺。我正在那兒欣賞着，有個姊妹過來跟我提建議，她說：「這裏太黑了，看着沒細節，而且太平淡了。」另一個姊妹也跟我提建議說：「整體太暗了，不通透，看着有種悶悶的感覺，這部電影是見證神的，畫面還是不要太黑比較好。」聽她們倆這麼說，我心裏十分抵觸，心想：我看這畫面效果就挺好，你們不會調光影，還說我調的有問題，這不是在雞蛋裏挑骨頭嗎？我就說：「光影不就是這樣調的嗎？畫面得有明有暗才有質感。再說了，我調的是電影的海報，講究的就是光影的效果，其他電影海報也是這麼調的，不會有錯吧。」說完之後，我就在網上找了張電影海報給她們看，誰知道她們倆看完之後，都說我調的光影暗部面積比較大，效果還沒有網上的電影海報來得好。當時聽完之後，我就一肚子氣，心想：「別忘了你們平時還來請教我怎麼作光影的，你們連光影的基本理論都不比我懂，還反過來跟我提這提那的，這不是外行指導內行嗎？」為了證明我的看法是對的，我就把我作的圖又發給了其他弟兄姊妹看，沒想到其他弟兄姊妹都說太黑了。迫於無奈，我只好硬着頭皮去修改，但我心裏還是認為自己的想法是對的，符合光影的理論，就只是簡單地改了改，結果改完了還是不合格。就這樣，本來一個星期就應該完成的圖，我修改了差不多一個月，最終還是因為畫面思路問題作廢了。看到這個結果，我感覺好像被扇了一記耳光，就像泄了氣的皮球一樣提不起精神，心裏特別地黑暗、痛苦。組長提醒我，說我這段時間作圖總是失敗，得趕緊來到神面前反省認識自己，我這才向神禱告反省自己，也找了一些相關的神話來看。

一天靈修的時候，我看到了神的話說：「臨到事不能自是，你覺着『我懂原則，我說了算，你們沒資格說，你們懂什麼啊，你們不懂，我懂！』這叫自是。自是，這是撒但敗壞性情，這不是正常人性裏的東西。」「你如果總自是，總堅持自己的，『誰說我也不聽，我即使聽也是表面聽，我就不改，我就這樣做，我覺得我沒錯，我覺得我滿有理』，會有什麼結果？也可能你是有理，你做的是沒什麼毛病，沒出錯，業務方面你是比別人懂，但是你這麼一表現、這麼一實行，別人看見了會說：『這人性情不好啊！他臨到事不管別人說的對錯一丁點兒都不接受，全是抵觸，這人不接受真理。』人都說你不接受真理了，神會怎麼看哪？神能不能看見你這些表現？神太能看見了，神不但鑒察人心肺腑，還隨時隨地地觀看你的一言一行。神看見了會怎麼作？神說：『你這個人剛硬啊，你在沒錯的情況下這樣，在有錯的情況下你還這樣，不管什麼情況下你所流露的、表現的全是頂撞、抵抗，絲毫不接受任何人的意見、建議，心裏完全就是抵觸、封閉、拒絕，你這人真難辦哪！』」（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不能常常活在神面前就是不信派》）神真是鑒察人心肺腑，揭示的都是我的實情，這段時間我流露的就是狂妄自是的撒但性情。想想前段時間，我作的海報得到了多數弟兄姊妹的肯定、好評，我就認為這是我自己的能耐、本事，覺得別人都不如我懂海報設計、業務知識，所以當弟兄姊妹給我提建議的時候，我就覺得他們不懂，就不想接受他們的建議。即使有其他弟兄姊妹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議，我心裏還是特別剛硬，表面上我是接受了，但其實我心裏還持守着自己的想法，只修改符合己意的建議，對於我通不過的我就一律不修改，還講很多的理由反駁，甚至流露血氣，導致姊妹受我轄制。看到自己真的狂妄得沒有一點理智，簡直太不可理喻了！因着我太狂妄自是，誰提建議我都不願意接受，結果我作的圖不但反覆修改，耽誤了工作進度，我的情形也越來越糟糕。如果不是臨到失敗挫折，我還不會來到神面前反省認識自己，再不扭轉，繼續憑狂妄性情活着，只能被弟兄姊妹棄絕，讓神厭憎、恨惡。揣摩到這兒，我心裏很後悔，也有些害怕，就趕緊來到神面前跟神禱告，願意悔改。

過後，我就和李姊妹敞開心交通自己的敗壞流露，也表示願意接受弟兄姊妹的提點幫助和修理對付。接下來在盡本分中，弟兄姊妹還會給我提不同的建議，剛開始我心裏還是會有點不太能接受，但是我一想到自己前段時間的失敗教訓，就有意識地跟神禱告放下自己，琢磨琢磨別人為什麼提這個建議，提這個建議要達到什麼果效，考慮到的是哪方面的問題，再根據原則去衡量。當我這麼想的時候，就容易理解和接受弟兄姊妹提的建議了，修改後確實是看到果效好了很多，我也體嘗到了一點實行真理的甘甜。但是狂妄性情就像頑疾一樣，不是經歷一次失敗就能够根除的。

一段時間之後，我又活在了狂妄性情中。記得有一次，我設計了一張教會詩歌的縮略圖，我認為教會詩歌是弟兄姊妹在經歷神作工之後表達對神的贊美之情，所以這個畫面應該有一種溫馨、浪漫、美好的感覺。我就聯想到以前學過的理論知識，說紫色有一種溫馨、浪漫還有端莊幽雅的含義，所以這個畫面用紫色作主色是最好不過的了。當我作完縮略圖，有的弟兄姊妹看了就說：「這一次的設計思路不錯，畫面顏色也好看。」我聽了之後心裏美滋滋的，就覺得：看來還是我比較有素質，有設計能力。沒想到，有個剛操練設計的姊妹就發消息給我提建議，她說：「教會詩歌是弟兄姊妹的實際經歷和認識，你用的這個紫色太夢幻了，跟詩歌的風格不搭，而且畫面看着也不舒服，建議修改一下。」當時看完這個建議，我心裏又抵觸起來，

心想：「我看過這麼多的學習資料，都說紫色有溫馨的感覺，網絡上也有很多這類紫色的設計作品，怎麼到你那兒你就說不舒服呢？再說了，你才剛操練設計，你設計出來的作品才有多少？還給我提建議修改，真是太不自量力了。」但是我也不好意思當面回絕姊妹，我就敷衍地跟她說我會再去徵求其他弟兄姊妹的建議，過後我也沒去找其他弟兄姊妹商量修改，就草草了之了。

沒過幾天，又有一個姊妹提出了跟她相同的建議，還說我用的這個顏色給人感覺太壓抑了，建議換一換。組長也過來提醒我，讓我別持守自己，趕緊抓緊時間修改出來看看。見他們都這麼說，我也不敢死犟，就先嘗試着去修改。但我心裏還是很不願意放棄這種紫色風格，我心想：難道我設計出來的這種顏色真的有那麼差嗎？再說了，也有弟兄姊妹喜歡哪，那為什麼非得要我去修改啊？我越這麼想，修改得就越吃力，改了幾次，效果還是不理想。後來有一次修改時，畫面中突然出現一道瑕疵，我花了幾個小時的時間都沒辦法修復，心裏特別地煩躁，也很無奈，甚至都不想繼續修改了。想到作這張圖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反覆來回修改了六次，弟兄姊妹也被我折騰得一次次地提建議，現在還是沒改好，已經耽誤工作進度了，我心裏就特別地痛苦。之前我因為狂妄自是不接受弟兄姊妹的建議，給工作帶來攔阻，現在我又活在狂妄性情中，不接受別人的建議，這不是又老病重犯了嗎？我趕緊來到神面前跟神禱告：「神哪，我的狂妄性情太嚴重了，不能順服這樣的環境，願你開啓帶領我，讓我能明白你的心意，能真實認識自己，能從這個情形裏走出來。」

之後，我看到了一段神的話：「狂妄是人敗壞性情的病根，人越狂妄就越容易抵擋神。這個問題嚴重到什麼程度呢？人有狂妄性情不但目中無人，最嚴重的就是目中無神。別看人外表信神跟隨神，人并不把神當神對待，總覺得自己有真理、自己偉大，這是狂妄性情的實質、根源，是從撒但來的。所以，狂妄的問題必須得解決。目中無人那是小事，關鍵是人的狂妄性情讓人不順服神，不順服神的主宰安排，總要與神爭權力控制人，這樣的人沒有絲毫敬畏神的心，更別提什麼愛神、順服神了。狂妄自大的人，尤其狂妄得失去理智的人，信神不能順服神，還高舉見證自己，這是最抵擋神的人。人要想達到有敬畏神的心，那就得先解決狂妄性情，你的狂妄性情解決得越徹底，你就越有敬畏神的心，有敬畏神的心才能順服神，才能得着真理達到認識神。」（摘自神的交通）看了神的話，我才認識到狂妄是人抵擋神的根源。受狂妄性情支配，我總認為自己說的對，好像自己的觀點、看法就是真理，就是權威，沒有絲毫尋求真理順服神的心，根本聽不進別人提的一點建議。尤其是當一些技術不如我，或者不太懂這方面專業技術的弟兄姊妹提建議的時候，我更是心生抵觸，表面上我是接受了，其實我心裏根本就不把別人的建議看在眼裏。神也多次藉着弟兄姊妹來提醒我要放下己意，以神家利益為重，多尋求，多嘗試，選出一個果效最好的版本，可我還是特別頑固地持守自己，把自己總結出來的理論、經驗當成真理，對別人的建議，只要我心裏通不過的我就死犟到底，結果打岔攪擾了神家工作。這時候，我才對神所揭示的「人有狂妄性情不但目中無人，最嚴重的就是目中無神」「人越狂妄就越容易抵擋神」這話心服口服，也能理解一些了，同時心裏也感到有些害怕。我想到教會裏那些敵基督，他們就是特別狂妄自是、獨斷專行，根本聽不進別人提的一點建議，甚至還要打擊、排斥提建議的人，結果打岔攪擾了神家工作，觸犯了神的性情，最終被神淘汰。我雖然沒有做出像敵基督那樣的惡行，但我流露

出來的性情跟他們有什麼區別？這時候我才意識到，狂妄性情不解決後果太嚴重了，我趕緊來到神面前跟神禱告，願意悔改。

過後，我看到了一段神的話說：「現在來看，盡本分達到合格算不算難？其實不難，就是人得能放低姿態，有點理智，站合適的位置，不管你認為自己的學歷有多高，曾經得過什麼獎，有過什麼成就，或者認為自己的素質、檔次有多高，這些都得先放下，這都不算什麼。在神家，這些東西再高、再好也高不過真理，它不是真理，也代替不了真理，所以說你得有這個理智。如果你說『我的恩賜高，我的頭腦好使，反應快，學東西也快，記憶力又超強』，你總以這些為資本，這就要麻煩。你把這些東西看成是真理，看得高于真理，你就不容易接受真理、實行真理。狂妄自大的人總站高位是最不容易接受真理的，也是最容易跌倒的，如果能解決狂妄問題，就容易實行出真理了。所以說，你得把那些外表看似不錯的、高大的、讓人羨慕的東西先放下，先否認它，那些東西不是真理，反而能攔阻你進入真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什麼是合格的盡本分》）從神的話中我明白了，要想解決狂妄性情就得先學會放下自己、否認自己，人的技術、才幹、經驗、恩賜這些東西再高再好它也不是真理，僅僅只是盡本分的輔助工具而已，不能以此為資本。盡本分最關鍵的得多尋求真理，按原則辦事，和弟兄姊妹和諧配搭，取長補短，這才能把本分盡好。想到這兒，我就去翻看了以前我作的比較好的海報，發現自己以前作的圖，不管是思路，還是光影、色彩、構圖等等，都有很明顯的缺陷和不足，但是根據弟兄姊妹提出來的建議反覆修改之後，畫面就大大地提升了，甚至有些圖還達到了脫胎換骨的果效。看到這些，我心裏挺蒙羞的，以往還以為自己能做出一些合格的作品，能得到多數弟兄姊妹的贊成，那都是我掌握的業務技術、理論經驗比別人高，就以此為資本高高在上，誰也不服，可事實上，我以往的作品能合格，那都是按着真理原則，接受了合乎真理的建議，在神的開啓帶領之下才作出來的，是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和諧配搭才達到的果效。當我只憑着掌握的業務技術去做，不尋求真理原則，也不接受弟兄姊妹提的建議時，我作出來的圖根本就不合格，還嚴重耽誤了工作進度。再回想自己這一段時間狂妄自是的種種表現，我感覺特別蒙羞，明明自己什麼也不是，只是學到了業務技術的冰山一角，離專業的美工還相差很大的距離，可我還那麼自是，狂妄得目中無人，真是太輕浮了。認識到這些，我就禱告神，放下自己的觀點，按照弟兄姊妹提的建議，琢磨怎麼修改能夠達到更好的果效，結果不但解決了難題，還無意中調出了一種新的顏色，很快地就把圖給修改出來了，弟兄姊妹看了之後都說修改後的圖更好看了。看到這個結果，我心裏更加蒙羞，這一段時間就是因為我太狂妄自是，導致一張圖反反覆覆地修改，浪費了很多寶貴的光陰，也給弟兄姊妹帶來了很多的麻煩，嚴重耽誤了工作進度，不但自己的技術不見長，連生命進入也受到了虧損，憑狂妄性情活着真的是百害無一利。認識到這些，我心裏很懊悔，也暗暗立下心志：以後不管再臨到什麼建議，我都要先學會放下自己，尋求真理，把神家利益擺在第一位，不能再憑狂妄性情活着了。

最近，我又設計了一個朗誦節目的縮略圖，當我把設計初稿發給朗誦的弟兄姊妹看的時候，他們說這個地球的元素太大了，堵在畫面中間，視野不開闊、不大氣，并發了一些參考圖給我，看看能不能改進一下。當時我心想：地球就是要放到這麼大才顯得大氣，而且你們也不是專業學美工的，又沒有實際操作過，沒有我了解這方面的業務，你們的建議不見得都可取吧。于是，我就漫不經心地看完這些建議，又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修改。這時，我意識到我又

流露狂妄性情了，我都還沒靜下心來揣摩別人的建議以及要達到什麼果效，就這麼盲目地定規，這也不合神的心意呀。于是我趕緊禱告神，求神安靜我的心，讓我能實行真理，能背叛自己的肉體。之後，我看到了一段神的話：「你得先放低姿態，放下自己認為對的東西，讓大家交通。即使你認為對但你也不堅持，這首先就是一種進步，是一種尋求真理的態度，一種否認自己的態度，滿足神心意的態度。你有了這個態度，不堅持自己的同時你也禱告，你不知道對錯，你讓神顯明，讓神告訴你怎麼做是最好的、最合適的，大家在一起交通交通，這時候聖靈就會開啓。神開啓人是有過程的，有時候就看你是什麼態度。你的態度是硬堅持自己，神就向你掩面、向你封閉了，神會顯明你讓你碰壁。但你要是有了正確的態度，不持守自己，不自是，不任意妄為，有尋求的態度，接受真理的態度，跟大家一起交通，聖靈在人中間一作工，說不定藉着誰說一句話就把你點明白了。」（摘自神的交通）看完神的話我明白了，在盡本分中弟兄姊妹提出不同建議，這都有神的許可，神在鑒察我的心思舉動、一言一行，在這個時候我更應該實行真理，接受神的鑒察，不能只在外面就事論事，去分析別人提的建議是外行還是內行。即使我比別人懂，我認為的想法再合理，也應該學會放下自己的身段和觀念想象，尋求真理原則，怎麼做果效好就怎麼實行，哪怕最後自己的想法是對的，但我在這個過程當中尋求真理、實行真理了，這才是最寶貴的。因為神厭憎、恨惡的是我身上與神為敵的撒但性情，流露狂妄性情比做錯事的性質還更嚴重。又想到自己之前因為狂妄自是給神家工作帶來那麼多打岔攪擾，我更加覺得不能再任性了，得安靜下來認真對待這些修改建議，爭取把圖修改得更好。之後，我認真地看了弟兄姊妹提的這些建議，發現其中有一張圖的構圖很大氣，值得借鑒，我跟組裏的弟兄姊妹們一起討論，大家都說按着建議去修改會更好。于是，我就重新調整了構圖還有一些元素，沒想到這張圖很快就修改出來了，我心裏感覺這都是神的開啓帶領達到的果效。雖然弟兄姊妹又提出了幾次建議，但是我心裏沒那麼抵觸了，也能正確對待了，只要能夠達到見證神的果效，也不在乎多修改幾次。經過幾次修改，弟兄姊妹都說修改得很不錯，沒有建議了，我感覺這麼盡本分心裏踏實多了。

經歷了幾次管教、顯明，通過讀神的話語，我才對自己狂妄自是的撒但性情有了一些認識與恨惡，也看到凡事尋求真理、接受真理太關鍵了。現在我不像以往那麼狂妄自是，能接受別人的一點建議了，我能有今天這點變化，這都是神的審判刑罰與責打管教達到的果效。

## 66 狂妄的我是怎麼改變的

美國 敬畏

全能神說：「神所作的每一步工作，不管是話語嚴厲、審判、刑罰對人都是成全，實在太合適了，神歷世歷代都沒有作過這樣的工作，今天作在你們身上，使你們領略到了神的智慧。雖然你們裏面受了一些痛苦，但總覺着心裏踏實得平安，你們能享受到神這步作工，這是你們的幸福。不管以後能得什麼，總之看見今天神在你們身上作的工作全都是愛。人不經歷神的審判、熬煉，總是在外面做、外面熱心，性情總也沒有變化，這能算是被神得着嗎？現在雖然人裏面還有許多狂傲的東西，但人的性情比以前穩定多了。神對付你也是為了拯救你，當時可能你受一些痛苦，但到有一天，你的性情得變化了，那時回頭一看，神所作的工作太智慧了，到那時你也就能真正明白神的心意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痛苦試煉才知神可愛》）以往我認為信神只要熱心花費，盡本分肯付代價，就蒙神稱許了，所以就不注重接受神話語的審判刑罰、追求性情變化。直到我憑着狂妄性情盡本分，獨斷專行，給弟兄姊妹帶來轄制、傷害，給教會工作帶來虧損，我才看到信神不經歷神的審判刑罰，敗壞性情沒有得着潔淨變化，就不可能盡好本分滿足神。我真實體會到神的審判刑罰對人就是拯救。

2016年，我在教會盡上了場景設計的本分，當時我心裏特別高興：我學過專業的室內設計，有四年多的工作經驗，我得把自己的專業知識都發揮出來，盡好本分滿足神。接下來，我就跟弟兄姊妹一起學習業務，交通原則。一段時間後，我盡本分有了些果效，當聽到有的弟兄姊妹說「你們這個場景布置得挺好，挺真實」，我嘴上說這都是神的帶領，心裏却想：「那當然了，你不看看這是誰設計的，我可是專業人士！」慢慢地，我走路腰板也直了，說話嗓門也大了，看到組裏弟兄姊妹盡本分有些偏差我就瞧不起，布景時也不再和他們商量，就覺得他們沒學過設計，商量也沒用，到時還得按着我的思路來，那不是浪費時間嗎？我就自己一個人琢磨好方案直接跟導演溝通了。

後來我做了組長，就更不把弟兄姊妹放在眼裏了。一次，我們布置一個餐廳的場景，組裏的張弟兄說：「這個餐廳的大門高度不夠，看着不美觀。」我聽了心裏很不服：「我設計過那麼多家餐廳，難道我還不知道餐廳大門的高度嗎？你才布置過幾個場景啊，沒學過設計，也沒實踐經驗，還在我面前班門弄斧。」我就不耐煩地否認了張弟兄的建議，讓他們按着我的意思繼續做。結果拍攝的弟兄看到後，也說這個餐廳的門太低了，會擋到鏡頭，沒法拍攝。沒辦法，我們只好重做了一個。後來，我們又要做一個櫃子，我把設計好的圖紙給了陳弟兄讓他製作，他提建議說：「這個櫃子的中間部分太寬了，不好看，能不能做得窄一點？」我心想：我在網上查了很多參考資料，這種櫃子的比例就是這樣的，按我說的不會錯。我就強硬地說：「怎麼不好看啊？你就按着我的圖紙做就行了！」結果櫃子做出來後，弟兄姊妹都說中間太寬了，不好看，陳弟兄只好又花時間去修改，耽誤了拍攝進度。可過後我並沒有反省認識自己，還不以為然，覺得誰還沒有出錯的時候啊？不就是返修時費點工、費點料嗎？這不是什麼大事。

一次聚會結束後，張弟兄給我提建議說：「這段時間配搭盡本分，看到你做事己意比較強，我們幾個提的建議你多數都不採納，有的方案明顯是可行的，但你就給否掉了。你說話還

站地位轄制人，總是強硬地讓我們按着你的意思來。你的這些表現都是狂妄性情的流露。」我聽後口頭接受，但心裏想：我是狂妄，但這不是什麼大問題吧。幾天後，劉弟兄也對付我狂妄，說我不聽取別人建議，容易轄制人。劉弟兄的話還沒說完，我心裏就抵觸上了，覺得你們明明都不如我，憑什麼都來對付我呀。我越想越不服，甚至跟神禱告的時候還在為自己講理，我越講理靈裏情形越黑暗、下沉，布景也沒什麼思路，但我還是不反省自己。直到有一天，我的小腿磕到椅子的鐵杠上，劃了一道長長的口子，到醫院縫了七針，我清楚地意識到，臨到這事不是偶然的，肯定有神的心意。這時，我才靜下心來好好反省自己。回想這一段時間弟兄姊妹給我提建議、指點幫助我，我都是不服、講理、對抗，沒有一點接受順服的意思，我真是太剛硬了。我就向神禱告，求神帶領我認識自己的敗壞性情。

早上靈修時，我看到神的話說：「看誰也不如你自己，你那是自是、狂傲，不造就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二十二篇》）「別以為你是天生的才子比天矮一分、比地高萬丈，你并不比別人聰明，甚至可以說，你比任何一個在地球上的有理智的人都傻得可愛，因為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從沒有自卑感，似乎你對我作的都明察秋毫。其實，你根本不是什麼有理智之人，因為你根本不知道我要作什麼，更不知道我正在作什麼，所以我說，你甚至比不上一個對人生毫不覺察但却仰賴上天的賜福而種地的老農。你對你的人生太不屑一顧，竟然不曉得有知名度，更沒有自知之明，你，太『高大』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不學無術的人不就是畜生嗎？》）讀了神的話，我感到特別扎心難受。想想自從我盡上場景設計的本分，我就以自己懂專業、有經驗為資本，覺得自己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跟弟兄姊妹配搭我總是高高在上，覺得自己是專業人士，就誰也不放在眼裏。盡本分總是自己說了算，不願意跟弟兄姊妹一起商量，覺得他們不懂設計，跟他們商量也是浪費時間，即使勉強商量，也覺得自己專業知識比他們高，想的比他們全面，對他們提的建議從來都不尋求，直接就給否掉了，連對人起碼的一點尊重都沒有。弟兄姊妹指出我狂妄，提醒我反省認識自己，我也不接受，還抵觸、不服。看到我流露的都是狂妄性情。憑狂妄性情活着，我對弟兄姊妹瞧不起、看不上，給弟兄姊妹帶來的都是轄制和傷害。在工作上，我狂妄自是、獨斷專行，強迫別人聽我的，造成一次次返工，打岔攪擾了教會工作。我這是在作惡呀！認識到這些，我心裏有些害怕，就向神禱告悔改，不願意再憑着狂妄性情做事了。

接下來盡本分我就有意識地放下自己，多聽取大家的建議，來補足自己的缺少。有時我設計一個方案，弟兄姊妹提出好幾條建議都跟我的想法不一樣，當我想否認他們時，我意識到我又流露狂妄自是了，就在心裏跟神禱告，求神帶領我背叛自己，不憑敗壞性情活着，誰提的建議對神家工作有利就按誰的來。採納了弟兄姊妹的建議後，我發現這樣做出來的道具功能性更完善，實用性也強了，製作進度也提高了，我嘗到了一點實行神話的甜頭。但因着我對自己的狂妄本性沒有什麼真實認識，也沒有自知之明，幾個月後，看到我布置的場景能得到大家的贊成，盡本分有了些果效，不知不覺，我的狂妄性情又開始膨脹起來。

一次，我們要布置一個場景，是一個有錢人的家，我就想有錢人的家那裝修一定要高檔，這樣才符合主人公的身份。緊接着，我就讓弟兄姊妹按照我的這個設計思路去布景。張弟兄提建議說：「這個場景設計得太現代了，不符合主人公的年代背景。」我一聽就不樂意了，心想：「你懂什麼？我這叫靈活變通，要根據主人公的身份去設計，不能光局限在年代裏。我看

是你根本就不了解這種家庭該有什麼樣的裝修風格吧，這思想太老土了。」我就跟張弟兄說：「年代感這個尺度我能把握住，你就按我說的做就行了。」不一會兒，陳弟兄也說窗戶設計得太現代了，我聽後更加反感：你們怎麼都這麼落後呢，太不會變通了。我強忍着火氣跟陳弟兄又強調了我的觀點，陳弟兄聽後也不說話了。沒想到場景完工後，導演說我們設計得不真實，太豪華，不符合主人公所處的年代背景，需要重新布置。就是這樣，我心裏還不服，覺得他們沒有欣賞能力，但是大家都說不合適，我也只好勉強同意重新布置。

一段時間後，布景時需要一個八十年代東北大炕，要按我的思路預算比較高，張弟兄提議要自己製作，說這樣可以節省成本，還說了具體的製作細節。我聽了心裏特別不屑，認為自己做成本是降低了，但是它不耐用，做完了不還是白搭工嗎？我還跟導演說張弟兄這個想法根本行不通。導演看按我的思路預算又太高，結果就取消了東北大炕這個場景。事後張弟兄再給我提建議時，我就覺得他不懂還挺堅持自己，我就教訓他。一姊妹看到張弟兄受我轄制，就說我狂妄、站地位，我根本不接受。跟導演商量布景思路時，我也是特別狂妄，持守自己，結果布置出來的場景不符合要求，有時還得返工，耽誤了拍攝進度。

不久，我被撤換了本分。帶領跟我說：「弟兄姊妹都反映你狂妄自大，做事獨斷專行，總是自己說了算，還站地位教訓人，好像你是老闆，他們都是給你打工的，大家都受你轄制。」我聽了帶領的話，腦袋一陣發暈，沒想到我在弟兄姊妹的心目中是個這麼狂妄沒理智的人，我心裏特別難受，帶領再說什麼我也聽不進去了。那幾天，我心裏特別痛苦，吃不下飯，睡不好覺，反思中我腦海裏出現一句神的話：「每個人都當重新審視自己信神的生涯，……」（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認識神是達到敬畏神遠離惡的途徑》）揣摩着這句話，我想到自己已經信神五年了，可是我從來都不注重反省認識自己，流露了那麼多狂妄性情竟然沒什麼意識，我真得好好反省自己了。我就向神禱告：「神哪！求你開啓帶領我，使我能認識自己的敗壞性情，能夠恨惡自己，背叛自己，我願意悔改。」一天，我有事去拍攝場地，看到了一個八十年代東北大炕，是按張弟兄的提議做的，效果挺好，整個成本比我當初預算費用的一半還少。張弟兄他們還用紙殼做出了好多種不同類型的道具，不但效果好，省時省力，還節省原材料。我特別地蒙羞，覺得自己以前真是太狂妄自大了，嚴重攔阻了拍攝工作的進展。我開始反省自己，我為什麼就這麼狂妄自是，總讓別人聽我的呢？這根源到底是什麼呢？

一次靈修時，我看到一段神的話：「你裏面真有真理了，走的路自然也正確了，沒有真理就容易作惡，並且身不由己。好比你裏面有狂妄自大，不讓你抵擋神也不行，非得抵擋，你不是故意的，是由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的。狂妄自大就使你藐視神，狂妄自大就使你不把神放在眼裏，狂妄自大就使你好高舉自己，狂妄自大就使你處處顯露自己，狂妄自大最後使你坐在神的位上見證自己，最後把出于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觀念都當作真理來供奉。你看這個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人做了多少惡事！」（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追求真理才能達到性情變化》）看到神的話，我感到特別扎心。以往我雖然知道自己性情狂妄，但對狂妄性情導致的後果沒多少認識。通過神話的揭示，反省自己的所做所行，我才看到狂妄自大的本性會讓人身不由己地作惡抵擋神。受狂妄本性的支配，我總是把自己看得很高，懂點業務就不把弟兄姊妹放在眼裏，就覺得自己的觀點、看法最正確，別人都不如我，就得聽我的按着我的來，我說東別人就不能往西，不允許別人提出任何異議，不聽我的，我就站地位教訓人，任意妄為、獨斷專

行，我這是在掌權控制人，走的是敵基督道路。尤其看到神話說，「狂妄自大就使你藐視神，狂妄自大就使你不把神放在眼裏」，想到我盡本分總是高舉自己、顯露自己，從不尋求神的心意，不尋求真理原則，弟兄姊妹提建議的時候，我根本就沒想過這是不是出于神的，是不是神的引導，只要不合我意，我就反感不聽。看到我沒有一點敬畏神的心，已經狂妄到了目中無人、心中無神的地步。信神應該順服真理，順服聖靈的作工，不管哪個弟兄姊妹提什麼建議，不管合不合自己的意，都有可能是出于聖靈的開啓引導，應該存着敬畏神、順服神的心先接受過來，尋求探討，只要合乎真理、對神家工作有益處就順服、實行。如果是出于聖靈的開啓引導，我否認、回絕了，這是在攔阻聖靈作工，是在抵擋神，這是觸犯神性情。我憑着狂妄性情盡本分，獨斷專行，導致弟兄姊妹受轄制，好的建議也被擱置、埋沒，打岔攪擾了教會工作，我的本分被撤換這是神的公義性情臨到。想到我給弟兄姊妹帶來的轄制、傷害和給教會工作帶來的虧損，我感到特別的懊悔自責，恨自己太敗壞，同時又對神充滿感激，因為我太狂妄、太剛硬了，不經歷嚴厲的審判刑罰，我根本不會認識自己，還會繼續抵擋神。

後來，我又看了一段神的話：「有特長、有恩賜的人，他的想法、作法還有他的思想很多時候是與真理相悖的，但他自己不知道，他還認為『看我多聰明，我的選擇多明智，我的決斷多英明呀！你們都够不上』，總是活在一種自戀、自我欣賞的情形裏，很難靜下心來琢磨什麼是神的要求、什麼是真理、真理原則是什麼，很難進入真理與神話，很難找到或者掌握真理的實行原則，也很難進入真理實際。」（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人到底憑什麼活着》）看完神的話我明白了，總憑恩賜、特長活着就會越來越狂妄自大、自我欣賞，還會把恩賜、特長當成真理，不去尋求真理原則了。想到我一直認為我懂專業，置景和道具的本分離開我不行，但是看到有些弟兄姊妹沒有專業經驗和特長，却把本分盡得很好，做出來的道具比我設計的好得多，而我自認為有見識、懂專業、思路好，却把本分盡得一塌糊塗，做出來的東西不合用，還常常返工，費時費力又浪費錢。看到只憑恩賜、特長，不尋求真理原則，獲得不了聖靈的作工，根本就盡不好本分，而就算沒有恩賜，只要人心對，神也會開啓帶領人，神加給人的智慧那是人想象不到的。這時我才認識到，原來我引以為傲的恩賜、技能根本不值錢，我還拿着當資本，狂妄得失去理智，現在想想真是蒙羞，無地自容。想到這兒，我就向神禱告，不願再憑着狂妄性情活着，願意腳踏實地追求真理，實行真理，盡好自己的本分。

後來，我盡上了澆灌的本分，再和弟兄姊妹配搭時，我低調一些了，臨到事能有意識地尋求神的心意，多聽聽大家的建議。一天，組裏的一個弟兄對我說：「你這種扶持澆灌弟兄姊妹的方式有點死板，果效不太好，如果能根據每個人的缺少重點澆灌，果效會好一些。」我聽了心裏有點不服，就覺得我這也是一步步總結出來的經驗，怎麼能說不行呢？我正要反駁他，意識到自己的狂妄性情又出來了，就在心裏向神禱告，想起了一段神的話：「當有人說出不同意見的時候，你怎麼實行能不任意妄為呢？你得先放低姿態，放下自己認為對的東西，讓大家交通。即使你認為對但你也不堅持，這首先就是一種進步，是一種尋求真理的態度，一種否認自己的態度，滿足神心意的態度。你有了這個態度，不堅持自己的同時你也禱告，你不知道對錯，你讓神顯明，讓神告訴你怎麼做是最好的、最合適的，大家在一起交通交通，這時候聖靈就會開啓。」（摘自神的交通）以往我就是太狂妄自是，總持守自己，使弟兄姊妹受轄制，也給神家工作帶來了打岔攪擾，現在我不能再憑狂妄性情轄制人、抵擋神了，我得聽取別人的建

議，先接受、順服，尋求神的心意，這樣才能獲得神的帶領。我就耐心地聽弟兄的建議，發現我的那個方式確實存在偏差，他說的方式就比較靈活、變通。我按照弟兄的建議實行後，發現果效挺好的。之後，弟兄姊妹又給我提了一些建議，我不再抵觸了，而是尋求、接受，還與弟兄姊妹一起商量找更好的實行路途。後來，大家都說這樣澆灌收穫挺多，挺得益處，我心裏也挺踏實的。我知道這都是神的帶領，心裏不由得向神獻上感謝和讚美，也感受到不憑着狂妄性情盡本分，按真理原則實行就有神的祝福。

## 67 活出點人樣 真好

加拿大 踏實

全能神說：「在六千年經營計劃未結束以先，也就是在未顯明各類人的結局以先，神來在地上作工都是為了拯救，都是為了將愛他的人徹底作成，歸服在他的權下。神無論怎麼拯救人，都是藉着讓人脫離撒但的舊性，即讓人追求生命來拯救人，人如果不追求生命就沒法接受神的拯救。……以往拯救的方式是施盡他的憐憫慈愛，以至于將自己的全部都交給撒但來換取全人類，今天并不比以往，今天拯救你們是末了各從其類的時候，拯救你們的方式不是憐憫慈愛，而是以刑罰、審判來更徹底地拯救人類。所以，你們接受的盡是刑罰、審判與無情的擊打，但你們該知道，在這無情的擊打裏并没有一絲的懲罰，無論話語怎麼嚴厲，臨到你們的只是幾句在你們來看没有一點人情味道的話語，無論我的怒氣有多大，臨到你們的仍是教訓之語，并無一點意思要傷害你們，也并無意思要將你們治于死地，這不都是事實嗎？你們知道，現在無論是公義的審判，還是無情的熬煉與刑罰，都是為了拯救，不管現在是要各從其類，還是要顯明各類人，所有的說話、作工都是為了拯救那些真心愛神的人。公義的審判是為了潔淨人，無情的熬煉是為了潔淨人，嚴厲之語或責打都是為了潔淨，都是為了拯救。」（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當放下地位之福，明白神拯救人的心意》）以往我就覺得神賜給人恩典、祝福這才是神的愛，不明白為什麼神說神的審判刑罰也是愛。直到經歷了神話語的審判揭示、對付熬煉，我對自己狂妄自大的撒但本性有了些認識，不像以往那麼張狂了，臨到事能夠有意識地去禱告神尋求真理，也能夠聽取點別人的意見，活出了點人樣，我這才體會到神的審判刑罰對人就是拯救，是最真實的愛。

去年，教會要拍攝一部電影，弟兄姊妹推薦我盡導演本分。剛開始盡這個本分時，心裏還有點緊張，但藉着不斷地跟神禱告，心慢慢能夠安靜下來，也能夠放開手脚去做了。同時，我也用心學習相關的業務知識，一段時間後摸着了一些門路。後來，我的一些思路、觀點不斷被弟兄姊妹採納，尤其是我導完的戲，弟兄姊妹看後也說拍得不錯，還說我真有做導演方面的素質。聽到這些話，我心裏很高興，心想再操練操練肯定能勝任這個本分。之後再跟弟兄姊妹配搭，我不像剛開始那麼縮手縮腳了，說話也有底氣了，腰板也挺起來了，而且什麼事我都想自己說了算，誰也不放在眼裏，一旦有弟兄姊妹質疑我的想法或提出不同的建議，我心裏就不服、小瞧，不耐煩，就覺得「論業務、看事能力我都比你們強，你們只管按我說的去做了就行了，哪來那麼多事！」甚至我覺得他們提的都是雞毛蒜皮的小問題，連探討的必要都没有。所以我每次就用一句「這涉及原則問題嗎？」來堵住他們的嘴。有一次，主演張姊妹選完服裝讓

我看，我心想：「你眼光怎麼那麼土！」就讓她重新挑選。姊妹挑選幾次我都一口否決了，就覺得我是導演，我的眼光是對的，你就得聽我的！後來大家都受我轄制，不敢提建議了。看到大家受我轄制，我心裏也有點難受，但又覺得我這也是為工作考慮，應該也沒什麼錯，所以就沒有當一回事。那段時間，帶領跟我交通，還揭露我，說我狂妄自大，愛轄制人，也提醒我不能總把眼光盯在別人身上，要注重反省自己，實行真理解決自己的敗壞性情，可那時我對自己沒什麼認識，還覺得我這是對工作有負擔。我一直活在悖逆剛硬的情形裏，跟弟兄姊妹不能和諧配搭，慢慢地，我們組的工作開始頻繁出現問題，拖慢了整體工作的進度。

一天，我聽說我認識的一個組長狂妄自大不接受真理，還轄制弟兄姊妹，給工作帶來攔阻被撤換了。聽到這個消息，我有點害怕，想想我的表現跟那個組長一樣，覺得這是神對我的一個警醒，我不敢再像之前那樣張牙舞爪了，盡量克制自己說話溫和一些，有時也跟人溝通商量工作。但我對自己的本性沒有什麼認識，也沒有尋求真理去解決。

過了一段時間，因着我們組的工作進展緩慢，帶領安排劉姊妹跟我配搭。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裏很抵觸，覺得帶領這麼安排是在質疑我的工作能力，但已經安排了，我只好勉強順服。接下來商量工作時，我發覺帶領總會徵求劉姊妹的建議，我心裏特別不平衡，覺得帶領沒有把我放在眼裏，心裏對帶領就有怨氣，但更多的是從心裏抵觸、不服劉姊妹，所以商量工作時我就常常黑着臉不發表意見。一次，劉姊妹發現工作中存在些問題，提出一些建議，弟兄姊妹都贊成，可我心裏特別抵觸、不服，對她的提議根本聽不進去，他們問我的想法，我就壓着火氣說：「沒啥想法。」帶領對付我，說我不維護神家工作，其實當時我心裏有責備，也覺得不能拿教會工作撒氣，可我心裏就是咽不下那口氣，覺得既然你們都聽她的還跟我商量什麼呢？因着我心裏已經定意自己的想法就是對的，所以接下來好幾次商量工作我還是持守己意不放，劉姊妹提出一些合理建議我也不接受，覺得她是在顯露自己。當時劉姊妹推薦一個演員，我就說這個演員身上存在這個問題那個問題，否掉她的建議，其實我就是不想聽她的，想自己在工作中占主導。後來，劉姊妹也受我轄制，不敢再給我提建議了。就這樣，我一直活在狂妄性情中不尋求真理解決，慢慢地，我靈裏越來越黑暗、下沉，每天都感到心裏特別壓抑、憋悶，好像神向我掩面了，跟神禱告也沒話說了，看神話也看不進去，盡本分也感到大腦放空、遲鈍，什麼問題都看不透了。那段時間我整天惶惶不可終日，總感覺有什麼事要發生。

一天，帶領來跟我們聚會，揭露了我的情形，說我太狂妄了，盡本分獨斷專行、任意妄為，已經給工作帶來打岔攪擾，讓我回家好好靈修反省。聽到這個消息，我有點吃驚，同時也在心裏跟神禱告，不管臨到什麼環境我相信都是神擺布的，我願意順服。那一晚我一夜沒睡，想想盡導演本分這麼久，明天就要離開這裏，心裏特別不捨，眼淚控制不住地往外淌。我本想藉着這次機會，對自己能有真實的反省，哪裏跌倒再從哪裏爬起來，但回到家後，我看神的話心怎麼也靜不下來。我來到神面前一遍遍地向神呼求：神哪，我心裏好痛苦，求你幫助我，保守我的心，在這樣的環境中能夠明白你的心意，能認識自己……藉着禱告，我的心漸漸安靜下來了。

第二天，幾個弟兄姊妹來看望我，並交通幫助我，提點我身上的問題。一個姊妹說：「你盡本分有點果效就狂妄自大，什麼都想自己一個人說了算，讓人很受轄制，沒法跟你配搭。」還有個弟兄說：「商量工作時，你不來我們都特別釋放，可是你一來我就緊張害怕，就怕我們

的思路、想法又被你否了……」弟兄姊妹的話就像一把把刀插在了我心上，我覺得沒有臉見弟兄姊妹了，心裏也感到特別難受。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自己做人這麼失敗，竟然到了弟兄姊妹不敢招不敢惹、誰見都怕的地步，這還是個正常人嗎？我之前怎麼那麼麻木沒知覺，根本沒有意識到我的狂妄性情給弟兄姊妹帶來這麼大的轄制和傷害。以往我雖然也知道自已狂妄，帶領也經常給我交通揭露，可我從來沒有把自己這個狂妄性情當一回事，反倒覺得我是有點素質才狂，那些有恩賜、素質的人沒有不狂的。這次藉着弟兄姊妹的提點、幫助，我才清醒了一些，開始靜下心來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

在反省中，我看到神的話說：「你裏面真有真理了，走的路自然也正確了，沒有真理就容易作惡，並且身不由己。好比你裏面有狂妄自大，不讓你抵擋神也不行，非得抵擋，你不是故意的，是由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的。狂妄自大就使你藐視神，狂妄自大就使你不把神放在眼裏，狂妄自大就使你好高舉自己，狂妄自大就使你處處顯露自己，狂妄自大最後使你坐在神的位上見證自己，最後把出于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觀念都當作真理來供奉。你看這個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人做了多少惡事！」（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追求真理才能達到性情變化》）「狂妄是人敗壞性情的病根，人越狂妄就越容易抵擋神。這個問題嚴重到什麼程度呢？人有狂妄性情不但目中無人，最嚴重的就是目中無神。別看人外表信神跟隨神，人并不把神當神對待，總覺得自己有真理、自己偉大，這是狂妄性情的實質、根源，是從撒但來的。所以，狂妄的問題必須得解決。目中無人那是小事，關鍵是人的狂妄性情讓人不順服神，不順服神的主宰安排，總要與神爭權力控制人，這樣的人沒有絲毫敬畏神的心，更別提什麼愛神、順服神了。」（摘自神的交通）看了神的話，我才認識到狂妄自大就是我悖逆、抵擋神的根源。回想我盡導演本分以來，盡本分有點果效就認為是自己的功勞，覺得自己比誰都強，開始目中無人，頑固地持守自己，什麼事都想自己說了算；本分達不到果效，我從來不省察自己有沒有問題，而是把眼光盯在別人身上，站高位對付人、教訓人；因着狂妄自大，我誰都瞧不上，看不到別人身上的長處，總認為自己比別人有高見，處處否認別人的建議轄制人；因着我狂妄自大、不認識自己，臨到一次次修理對付我都不接受，不反省自己，也沒有一點尋求的心；工作進度緩慢時，明明自己擔不起工作還不願跟人配搭，不肯讓別人插手，認為這是對我權力的一種分割，會威脅到我的名譽地位。我總想自己專權，自己說了算，這走的不是抵擋神的道路嗎？當劉姊妹盡本分有果效危及到我的地位時，我明知道她說的是對的，對教會工作有益處，也不接受，還挑毛揀刺，看到弟兄姊妹贊同她的觀點，我就不服不滿，拿工作撒氣，寧可神家工作受虧損也要維護自己的名譽地位，我這哪有一點敬畏神的心，哪有一點良心理智啊！我憑狂妄自大的撒但本性活着，把自己的意思、想法當成真理強加給弟兄姊妹，讓大家處處聽我的，這不就是想跟神平起平坐，想掌控人嗎？我早已觸犯了神的行政「人不得妄自稱大，不得自尊為高，當敬拜神，尊神為高」（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國度時代神選民必須遵守的十條行政》）。這時，我才感到自己太危險了，外表看我每天都在盡本分，熱心為神花費，可我所流露的都是撒但性情，所作所為都是違背真理，攪擾教會工作，是在作惡抵擋神，觸犯神的性情啊！我就琢磨，自己為什麼走到了今天這個地步，就是因為本性太狂妄、剛硬，一直不接受真理，遭到神的厭棄。想想我被撒但敗壞這麼深，沒有一點真理實際，能盡這麼重要的本分是神的高抬，盡本分有點果效完全是聖靈作工達到的，不是我有什麼能耐，當我憑狂妄性情盡本分，聖靈不作工

時，本分中的問題我都看不透，也解決不了，可我還覺得自己什麼都行，真是狂妄得沒有一點理智，沒有一點自知之明，這時我才對自己的狂妄本性感到噁心、恨惡。

後來，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話：「你們都活在罪惡淫亂之地，都屬於淫亂罪惡的人，今天你們不僅能看見神，更重要的是讓你們得着了刑罰審判，得着了這樣最深的拯救，就是得着了神最大的愛。他所作的對你們都是真實的愛，並沒有惡意，他是因着你們的罪惡而審判你們，以此讓你們反省，得到這極大的拯救。這一切的工作都是為了把人作成，從始到終神一直在竭力地拯救人，他根本不願把他親手造的人完全毀滅，現在又來到你們中間作工，這不更是拯救嗎？若對你們是恨，他還能作這麼大的工作來親自帶領你們嗎？何必受這苦呢？對你們並不是恨，也沒有一點惡意，你們該知道神的愛是最實在的，只不過因着人的悖逆，務必得用審判來拯救人，否則還是不能把人拯救出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征服工作的內幕 四》）我反覆讀這段神的話，心裏感到特別溫暖，也特別受感動，看到神這樣顯明我不是為了定罪淘汰我，也不是與我過不去，而是為了拯救我。我的本性太狂妄、太頑固了，神知道我的需要，藉着撤換本分和弟兄姊妹的修理對付，讓我認識自己的狂妄本性，能夠反省自己所走的道路，向神悔改，不再悖逆抵擋神。雖然我心裏痛苦、消極，但不藉着這樣的審判刑罰，我麻木的心根本不會被喚醒，不會靜下心來反省認識自己，也不會認識神的公義性情，更不會有真實的悔改，只會一直與神對抗、較量，最終觸犯神的性情遭懲罰。這時，我才真實地體會到，神話語的審判刑罰是對我極大的保守，是對我真實的愛，心裏特別地感謝神，就想好好追求真理，早日脫去敗壞性情，活出點人樣。

後來，我跟神禱告、尋求，到底怎麼才能解決自己的狂妄性情，不再悖逆抵擋神。尋求中，我看到一段神的話：「狂妄本性使你任性，人有任性這個性情是不是就能任意妄為？那怎麼解決任意妄為呢？你有一個想法，你把它拿出來，說這個事你是怎麼想的，怎麼認為的，之後跟大家交通。首先，你能亮出自己的觀點，能尋求真理，這是克服任意妄為這個性情的第一步實行。第二步，當有人說出不同意見的時候，你怎麼實行能不任意妄為呢？你得先放低姿態，放下自己認為對的東西，讓大家交通。即使你認為對但你也不堅持，這首先就是一種進步，是一種尋求真理的態度，一種否認自己的態度，滿足神心意的態度。你有了這個態度，不堅持自己的同時你也禱告，你不知道對錯，你讓神顯明，讓神告訴你怎麼做是最好的、最合適的，大家在一起交通交通，這時候聖靈就會開啓。」（摘自神的交通）從神的話中，我找到了實行的路途，看到要想不憑狂妄性情活着，盡本分不任意妄為，得有顆尋求真理、敬畏神的心，能與弟兄姊妹和諧配搭，當和別人觀點不一致時，先否認自己、放下自己，能夠禱告神尋求真理，有這樣一種心態才容易獲得聖靈的開啓，也不至于因着持守自己而悖逆抵擋神，使神家工作受虧損。認識到這些，我感到心裏很亮堂，我也跟神禱告，願意在今後的日子裏和弟兄姊妹和諧配搭，共同尋求真理按照原則盡本分。

沒過多久，因本分的需要，我要手寫幾行書法字，因以前學過書法，我很自信，覺得這對我來說不算什麼。當我寫完兩個版本，沒想到劉姊妹說：「嗯，寫得還行吧……」聽姊妹說得很勉強，我心裏有些抵觸，「我寫的有那麼差勁嗎？我是學書法的，這是我的特長，我還不比懂得多？我看你是沒有欣賞能力，故意挑毛病！」但是當我這麼想的時候，我意識到自己又流露狂妄自是了，我就趕緊在心裏跟神禱告，願意放下自己，存着尋求順服的態度，接受別人

的建議，盡全力把本分盡好。禱告後，我又寫了一個版本，劉姊妹又提出說能不能寫得再工整一些，當時我和幾個弟兄姊妹都認為這樣寫就可以了。按照以往，我覺得自己的觀點對，還有人認同我的觀點，我肯定更持守自己，但當時我心想：只要有一個人觀點不同那也可以再試試看，大家都是為了達到最好的果效考慮的，我的觀點不代表就完全正確，一切以果效為重。于是我主動說：「我再寫個版本吧，最後你們根據效果看哪個版本好就用哪個版本。」當我存着順服的心去寫的時候心裏很平安踏實，沒有任何抵觸、丟臉的感覺。寫完後，我又主動去問他們哪裏還有缺少，弟兄姊妹也提了一些建議，裏面確實有可取的地方。那一刻我真實地體會到了，其實我有很多缺少，弟兄姊妹身上的長處都是我不具備的，藉着大家互相提點、取長補短，盡本分的果效是更好了。這樣跟弟兄姊妹配搭一段時間，我心裏覺得平安踏實，我不再像以往那麼的張狂、那麼的高高在上，跟大家的關係也比以前親近了一些。不知不覺，我發現接受弟兄姊妹的意見沒那麼難了，也能正確對待弟兄姊妹給我提出的缺少和不足了。雖然有的時候臨到不合自己意的事，我還是會狂妄自是、持守自己，但藉着弟兄姊妹提醒，我能來到神面前禱告反省自己，也願意放下自己，和弟兄姊妹共同尋求真理按照原則去盡本分。這麼經歷下來，我心裏特別開心，覺得自己能實行點神的話，終於活出了一點人樣。每每想起這段經歷，我就特別感謝神，如果没有神擺設環境對付我，没有神話語的審判揭示，我真的不知道會狂妄、墮落到什麼地步，我今天能有這麼一點認識，能有這麼一點變化，這都是神話語的審判刑罰達到的果效。

## 68 經歷修理對付的收穫

韓國 有信

神的話說：「人的性情自己不能變化，必須得經過神話語的審判刑罰、苦難熬煉，或對付、管教、修理，之後才能達到順服神，對神有忠心，不應付糊弄神。人都是在神話語的熬煉之下性情有所變化，經過神話的揭示、審判、管教、對付的人才不敢亂做了，沉着穩重了，最主要的一點是能順服神現實的說話了，對神的作工能順服了，即使不合人的觀念，也能放下觀念存心順服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性情變化的人都是進入神話實際的人》）以前讀這段神的話，看到神說「人的性情自己不能變化，必須得經過神話語的審判刑罰、苦難熬煉，或對付、管教、修理，之後才能達到順服神，對神有忠心，不應付糊弄神」，我有點不明白，為什麼人的性情自己不能變化呢？我每天認真讀神的話，按時參加聚會，教會安排什麼本分我也能順服，我只要不犯罪，好好盡本分，信神年頭多了，看神的話多了，敗壞性情慢慢不就變化了嗎？為什麼非得經歷神的審判刑罰、修理對付呢？我對這段神的話一直沒有什麼認識，直到經歷了幾次嚴厲的修理對付，我才看見自己被撒但敗壞太深，狂妄自大的撒但本性根深蒂固，不經歷神的審判刑罰、修理對付，根本不會認識自己，更談不上得着潔淨、變化了。

2016年初，我盡教會帶領的本分，剛開始我覺得自己缺少挺多，盡本分常常禱告神、依靠神，遇到看不透的問題就跟同工尋求交通，他們提出一些建議我也能接受，那時我還算低調。經過半年多的操練，我掌握了一些原則，也能交通真理解決弟兄姊妹的一些難處，慢慢地，我得意了起來，心想：雖然我以前沒做過帶領，但我素質好，領受神話快，操練時間長了，肯定

能做得更好。後來，我又負責了一項重要工作，就更加沾沾自喜，覺得自己在同工中年紀最小，信神時間也短，能負責這麼重要的工作，看來我真是個人才啊！那時我走路都是仰着脖子，覺得誰的本分都不如我這個重要，好像誰都不如我似的。漸漸地，我越來越張狂，商量教會工作時，同工提出不同意見，我就持守自己，心想：是你們說的那回事嗎？我之前處理過這類事，掌握原則不比你們好啊，我知道這事怎麼處理最合適！有時配搭的姊妹在教會的工作上多求點真，我就很不耐煩，認為這麼簡單的事很容易就處理了，沒有必要一遍遍地交通、尋求。有時聚同工會，看到配搭的姊妹提的建議沒有被同工採納，我心裏就小瞧，覺得別看你做教會帶領時間比我長，你也不比我高啊。有一次，配搭的姊妹說我盡本分拖拉，工作進度慢，我就不服氣，和她爭執，「你這麼交通我接受不了，這工作你也參與了，難道你就沒有責任嗎？你怎麼不認識自己，把責任都推給我？」說完，我起身就走了。後來，帶領知道我的表現，對付我太狂妄了，我只是口頭認識認識，說自己狂妄，不接受真理，並沒有去反省認識自己的本性實質，盡本分仍然大搖大擺，憑着自己的意思做。當時身邊有同工因為素質差、作不了實際工作被撤換了，我從來不擔心自己會被撤換，心想：我可是教會的人才，負責好幾項重要工作，要是沒了我，短時間內能找到合適的人嗎？……就在我狂得失去理智的時候，臨到了嚴厲的修理對付。

一次，我看到弟兄姊妹寫的幾篇經歷見證文章，覺得有些淺，沒跟人商量就直接作廢了，帶領知道後非常生氣，就問我：「這麼好的文章，你為什麼作廢！你有没有跟同工交通商量？」我說：「沒有，當時覺得這幾篇文章有些淺……」我話音剛落，帶領就嚴厲地對付我，說：「這幾篇文章雖然淺了點，但經歷很真實，認識也挺實際，對人有造就，這就是好的經歷見證文章，你盡本分不尋求真理，任意妄為，不明白真理，還不跟別人商量，把好文章給作廢了，埋沒弟兄姊妹經歷神作工的見證，這不是渾人，不是撒但做的事嗎？你這樣做純屬打岔攪擾！」雖然以往也臨到過對付修理，但從來沒有這麼嚴厲，「渾人」「撒但」「打岔攪擾」「任意妄為」這些詞在我的腦海裏回響，我忍不住哭了，感覺連呼吸都很困難，心裏還有些委屈，覺得雖然我當時沒和同工商量，過後我不是也告訴他們了嗎？神鑒察人心肺腑，當我在心裏講理的時候，帶領又嚴厲地對付我：「你做事獨斷專行，哪怕看不透的地方問問別人，商量商量，這你都沒有，你太狂妄了，沒有一點敬畏神的心！」聽到這話，我才勉強順服下來，「唉，我要是真有點敬畏神的心，處理這事之前我就該尋求尋求，我連問都沒問就憑己意直接處理了，我真是太狂妄自是了。」

接下來，帶領調查後看我太狂妄自是又不明白真理，不適合盡這麼重要的本分，就把我撤換了。那時我特別消極，心想：帶領藉着這個事肯定把我看透了，認為我不是一個追求真理的人，還特別狂妄自是，沒啥培養價值。唉，完了，以後在神家也沒啥出息了……我越想越消極，心裏滿了誤解，覺得我都成撒但了，還能蒙拯救嗎？弟兄姊妹肯定也認為我不是個對的人，我再追求也沒用了。那段時間，我只是勉強盡點本分，也不想好好追求真理，弟兄姊妹多次給我交通神的心意，可我還是沒有扭轉。後來，弟兄姊妹就對付修理我，說我盡本分拿把，成天消極，這是在與神對抗，再這樣下去，早晚會被淘汰。我這才有點害怕，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就趕緊來到神面前禱告尋求，反省自己：半年多來，我為什麼不能正確對待對付修理呢？反省中，我看到神的話說：「有些人經歷修理對付之後就消極了，盡本分也沒勁了，忠心

也沒了，這是怎麼回事？一方面是因為人對自己作法的實質不認識，導致對修理對付不能服氣，這是人狂妄自大、不喜愛真理的本性決定的；另一方面是因為人都不明白對付修理的意義，認為修理對付就是定人結局的表示。所以，人都錯認為只要是對神有點忠心就不能有對付修理，若對付就不是神的愛、神的公義了，這樣的誤解就使得很多人不敢對神『忠心』。其實說到底都是因為人太詭詐，根本不想受苦，就想輕而易舉地得福。人對神的公義不認識，根本就不是神沒作公義的事，也不是神不作公義的事，而是人從來就不認為神作的是公義的。在人看來，神作的不合人的意思、神作的不近人意就是神不公義，而人從來就不知道自己做得不合適、不合真理，也從來不認識人做的都是在抵擋神。」（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神以人的表現定人結局的內涵之意》）看了神話語的揭示我才明白，我能這麼消極，根源就是因為我的本性太狂妄自是，不認識自己做事的性質是什麼，就覺得我只是犯了一個錯誤，這麼處理太過分了，所以就怎麼也接受不了修理對付，長期活在消極中誤解、埋怨神。看着神的話我就問自己，難道是因着一時的錯誤就讓我臨到這麼嚴厲的對付修理嗎？想想神家對付人是有原則的，都是根據人的本性實質與一貫表現，帶領對付我也不是無緣無故的，我臨到這麼嚴厲的修理對付，是我身上存在哪方面的問題呢？

後來，我想到神的話說：「你裏面真有真理了，走的路自然也正確了，沒有真理就容易作惡，並且身不由己。好比你裏面有狂妄自大，不讓你抵擋神也不行，非得抵擋，你不是故意的，是由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的。狂妄自大就使你藐視神，狂妄自大就使你不把神放在眼裏，狂妄自大就使你好高舉自己，狂妄自大就使你處處顯露自己，狂妄自大最後使你坐在神的位上見證自己，最後把出于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觀念都當作真理來供奉。你看這個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人做了多少惡事！要解決人的作惡必須先解決人的本性問題，沒有性情的變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追求真理才能達到性情變化》）還有講道交通中也提到過，有的人有點恩賜、素質就目中無人，誰說的話都不願意聽，覺得自己高于其他所有的人，這樣的人就是狂妄自大、自以為是的人。想到自己信神不注重追求真理，就憑着素質、憑着狂妄性情盡本分，覺得自己能說能講，盡本分有了一點小小的果效，得到了帶領的器重，就覺得自己行了，能作工作了，比其他同工都強，絲毫不把配搭的弟兄姊妹放在眼裏，還特別持守自己，狂妄性情越來越膨脹。到後來，我處理教會工作態度特別輕慢，不尋求真理原則，也絲毫不與別人尋求商量，就憑己意隨意處理，結果打岔了教會的工作。原來我一直認為自己素質好，明白一些真理，現在一顯明才看到我只是明白點道理，根本沒有真理實際，不會交通真理解決實際問題，就這樣還狂妄自是，什麼事都敢自己決斷，我已經狂妄到沒有絲毫理智、目中無神的地步了。藉着帶領檢查工作把我的問題給暴露出來了，想到我之前一直都是這樣盡本分的，根本沒有給弟兄姊妹帶來什麼幫助，反而流露了很多撒但性情讓弟兄姊妹受轄制，這哪是盡本分哪，這不是作惡嗎？我越想越膽戰心驚，深感憑着狂妄性情做事真的是想不作惡、不抵擋神都不可能。想想有些弟兄姊妹，外表看素質不如我，可人家盡本分謹慎小心，還知道尋求真理，採納別人的建議，而我已經狂妄到沒有一點自知之明了，壓根兒就沒有尋求真理的意識，我越反省越感覺自己走的不是一條追求真理的道路。就我這樣狂妄自是、目中無神，臨到修理對付、調換本分正是神對我的拯救與保守，不然的話，我還指不定要作多少惡，到無法挽回、面臨被開除的地步再後悔就真晚了。明白了神的良苦用心，我很懊悔，這半年多

我一直誤解神、防備神，消極怠工，實在是太不可理喻了！接下來，我只想好好盡本分彌補以前的過犯。

半年後，我被選為組長。那時，我很怕自己又因為狂妄自大跌倒失敗，盡本分時遇到問題我就比較謹慎，經常和配搭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商量，尋求真理解決教會裏的問題，我感到這樣盡本分比以往踏實了許多，和弟兄姊妹相處得也比較融洽。幾個月後，我看到盡本分有了點果效，心中有點竊喜，看來我確實是個人才啊，到哪兒盡本分很快就能把工作作好！慢慢地，我的狂妄本性又開始發作了。有時，弟兄姊妹有問題想尋求帶領，我一聽就很不耐煩，心想：這問題以前不是尋求過嗎，怎麼還要尋求？我知道原則，我給你們交通就好了。我就不加思索地把我的理解說給弟兄姊妹，讓他們接受，弟兄姊妹感覺不踏實還是尋求了帶領，帶領交通了實行原則，與我之前所認為的並不一樣，我心裏一驚，幸好尋求了才沒耽誤本分啊。可當時我並沒有反省自己，還是狂妄沒有理智，看着哪個弟兄姊妹盡本分出點差錯，我就站地位教訓人，覺得他們連這點工作都幹不好，還能幹什麼，我看他們就是不用心……漸漸地，弟兄姊妹都受我轄制，也有些疏遠我，有一個姊妹被我轄制得都不想盡本分了。我也知道這樣不對，可一臨到事我還是身不由己地流露狂妄性情，想起之前的失敗跌倒，我隱隱有點害怕，但當時我並沒有尋求真理解決。

後來，我憑己意用了一個姊妹盡重要本分，一個弟兄提醒我，說這個姊妹是個詭詐人，不適合盡這麼重要的本分。我心想：她是有點問題，但也不至於像你說的這麼嚴重吧，誰能沒有敗壞、缺欠呢？我根本没把弟兄的建議放在心上，只是找這個姊妹交通了一下，提點了她身上的問題。沒想到，那段時間這個姊妹盡本分說一套做一套，玩忽職守，給神家工作造成嚴重虧損。帶領知道這事以後，特別嚴厲地對付我：「你憑己意提拔、使用詭詐人，弟兄姊妹提醒你不聽，不了解調查，造成這麼嚴重的後果，你這是嚴重打岔攪擾，這與你盡本分不負責任有直接關係，不明白真理還狂妄自是，必須撤換！」聽到這樣嚴厲的修理對付，我如坐針氈，這次當着這麼多弟兄姊妹的面直接說要撤換我的本分，還反覆強調這是打岔攪擾，必須撤換，我就覺得這下完了，肯定被淘汰了，以後再追求也沒用了。被撤換後，我很消極，晚上睡覺的時候一想起這個事就流眼淚，好長一段時間都感覺沒臉見人。看着弟兄姊妹都高高興興地盡本分，我總感覺自己和他們不一樣，因為我不與人商量，不聽勸告，提拔使用詭詐人，嚴重打岔攪擾了教會工作，神還能拯救我嗎？沒想到我年紀輕輕信神的路就走到頭了，我甚至都開始懷疑，神說修理對付是拯救不是淘汰這話不是對我說的，我心裏滿了誤解。一天，帶領給我們交通工作，我躲在屋子最角落裏，沒想到帶領突然叫我的名字，問我現在有沒有長進，還問我經歷對付修理有沒有消極，又語重心長地給我交通，囑咐我說現在還年輕，要追求真理注重性情變化。帶領推心置腹的話給了我極大的鼓勵和安慰，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流，我這麼狂妄自大，盡本分不負責任、應付糊弄，給神家工作帶來嚴重虧損，帶領對付我、撤換我都是應該的，沒想到還鼓勵我，我從心裏感謝神對我的憐憫。那天晚上，我流着淚跟神禱告立心志，一定要好好反省自己，尋求真理解決自己的狂妄性情。

一天，我看到神的話說：「狂妄是人敗壞性情的病根，人越狂妄就越容易抵擋神。這個問題嚴重到什麼程度呢？人有狂妄性情不但目中無人，最嚴重的就是目中無神。別看人外表信神跟隨神，人并不把神當神對待，總覺得自己有真理、自己偉大，這是狂妄性情的實質、根源，

是從撒但來的。所以，狂妄的問題必須得解決。目中無人那是小事，關鍵是人的狂妄性情讓人不順服神，不順服神的主宰安排，總要與神爭權力控制人，這樣的人沒有絲毫敬畏神的心，更別提什麼愛神、順服神了。狂妄自大的人，尤其狂妄得失去理智的人，信神不能順服神，還高舉見證自己，這是最抵擋神的人。人要想達到有敬畏神的心，那就得先解決狂妄性情，你的狂妄性情解決得越徹底，你就越有敬畏神的心，有敬畏神的心才能順服神，才能得着真理達到認識神。」（摘自神的交通）在神話語的揭示下，我才看到憑着狂妄本性做事這不單是流露點敗壞的問題，最主要的是它使我目中無人、心中無神，導致我總是身不由己地悖逆神、抵擋神。回想盡本分期間，我總覺得自己有頭腦、素質好，我就常常憑着恩賜、素質盡本分，特別相信自己，很少禱告尋求神、尋求真理原則，心裏絲毫沒有神的地位，盡本分沒什麼成果的時候還能老實點，一旦明白點原則，盡本分有了點果效，就開始以此為資本，覺得自己什麼都行，什麼都能做，能看準人、看透事，就更加狂妄自大、自以為是，做事盡憑己意、獨斷專行，還攔阻弟兄姊妹向帶領尋求真理，甚至把自己的想法當真理強加給別人，讓大家接受順服……在事實的顯明中，我才看到自己憑着狂妄性情做事給弟兄姊妹帶來的都是轄制、傷害，給教會工作帶來的都是打岔、攪擾，甚至充當了撒但的差役。帶領說我打岔攪擾一點不錯，我被撤換也是神的公義。現在我才看到這個狂妄自大的本性太可怕，太致命了，不解決隨時就能作惡抵擋神，打岔攪擾神家工作，觸犯神的性情被淘汰、遭懲罰。撤換後，本分中存在的其他問題也陸續被顯明出來，面對弟兄姊妹的責問和善後工作，我很懊悔自責，心裏也挺恨自己的，我怎麼就這麼狂呢，總看自己是個人才，什麼都行，可我到底做過多少讓神滿意的事呢？盡的本分漏洞百出、一塌糊塗，盡是打岔攪擾，我哪怕有一點敬畏神的心，多禱告尋求尋求，或多找人交通交通，稍微謹慎一些，也不至于做出這麼多抵擋神的事啊。

後來，為了解決狂妄本性，我看了一些神的話，其中有段神的話說：「人的性情自己不能變化，必須得經過神話語的審判刑罰、苦難熬煉，或對付、管教、修理，之後才能達到順服神，對神有忠心，不應付糊弄神。人都是在神話語的熬煉之下性情有所變化，經過神話的揭示、審判、管教、對付的人才不敢亂做了，沉着穩重了，最主要的一點是能順服神現實的說話了，對神的作工能順服了，即使不合人的觀念，也能放下觀念存心順服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性情變化的人都是進入神話實際的人》）現在再讀這段神的話，我真體會到了解決狂妄本性唯一的路途就是接受神的審判刑罰、修理對付，我們被撒但敗壞太深了，如果光靠自己讀神的話，反省自己，對自己的認識很膚淺，敗壞性情不容易變化。沒有神一次次的顯明、修理對付，我還是自以為是，很相信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半斤八兩，更認識不到自己這麼狂妄自是，撒但本性這麼嚴重。現在一回想自己以往做的那些事，心裏就很難受、很蒙羞，甚至都不想去回憶、沒臉再提起。可也正是這些慘痛的教訓，讓我對自己的狂妄本性有了一點認識，知道我容易在什麼地方跌倒、失敗，稍稍有了一點敬畏神的心，也讓我看到自己根本沒有真理實際，盡本分沒有尋求真理的心，還能任意妄為、打岔攪擾，比那些素質一般但踏踏實實盡本分的弟兄姊妹差多了，實在沒什麼可狂的。認識到這些，我再盡本分時就低調一些了，就不那麼相信自己了，也操練有意識地放下自己、否認自己，多尋求真理原則，多聽聽弟兄姊妹的觀點，與弟兄姊妹共同商量解決問題，有時又流露敗壞性情或者做事違背原則了，我也能有意識地放下自己，接受弟兄姊妹的修理對付、指點幫助。慢慢地，我感到這樣實行很有益處，因為

我明白真理淺，許多事看不透，和弟兄姊妹一配搭，大家的觀點一綜合，對一件事就能看得透一些。這樣盡本分不知不覺就蒙神保守，就不會出現大的偏差、問題，並且因着有弟兄姊妹的監督，我的狂妄本性也得着了一些制約，我感到心裏平安踏實，憑狂妄性情做事的時候越來越少了。配搭的姊妹說：「認識你快兩年了，以前你太狂妄了，總讓人受轄制，現在看着比以前有了一些變化。」聽到這話，我的鼻子酸酸的，我這麼張狂的人，這麼一點點變化都太來之不易。回想這幾年的經歷，這兩次刻骨銘心的修理對付給我帶來的益處是最大的。如果沒有這兩次嚴厲的修理對付，我到現在還是一個沒有正常人性、目中無神的人，活在危險的邊緣，隨時隨地都能抵擋神，我真實地感受到修理對付是神對我的保守和拯救。

## 69 迷途知返

美國 陳光

全能神說：「事奉神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敗壞性情沒有變化的不可事奉神，若你的性情沒有經過神話的審判刑罰，那麼你的性情仍代表撒但，從而足以證明你的事奉是在獻好心，是藉着撒但的本性來事奉的。你用天然個性來事奉神，按照個人的喜好來事奉神，還總認為自己願意的就是神所喜悅的，自己不願意的就是神所厭憎的，完全憑着自己的喜好來作工作，這是事奉神嗎？到頭來你的生命性情一點沒有變化，反而因着事奉神更加頑固，使你的敗壞性情根深蒂固，這樣，在你的裏面就會形成一種以你的個性為主的事奉神的條條道道，按着個人的性情事奉而總結的經驗，這是人的經驗教訓，是人的處世哲學。這樣的人都屬於法利賽人、宗教官員，這樣的人若再不醒悟、不悔改，必然會成為末世的迷惑人的假基督、敵基督，……」（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當取締宗教的事奉》）看到神的話說「事奉神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敗壞性情沒有變化的不可事奉神，若你的性情沒有經過神話的審判刑罰，那麼你的性情仍代表撒但」，對這句神的話我深有感觸，我曾經有過一段失敗的經歷，憑着狂妄性情盡本分，誇誇其談，講字句道理顯露自己，讓人高看崇拜，不知不覺走上了抵擋神的道路。後來藉着神話語的審判揭示，我才對自己抵擋神的根源、撒但本性有了認識，開始向神悔改。

那是2013年，我被選為教會帶領，當時我比較熱心，看到弟兄姊妹有難處就趕緊交通神的話幫助解決，大家的難處也能得到一些解決。幾個月後，帶領對我說：「有處教會初信的弟兄姊妹比較多，同工都推薦你去那處教會做帶領。」我聽後滿有信心地答應了，就想着我得把弟兄姊妹澆灌好，讓他們盡快明白真理，在真道上扎下根基。來到教會後，我了解了教會的大概情況，把弟兄姊妹提的問題和難處都記下來，準備過後找出相關神話給他們交通解決，心想我剛來這處教會，弟兄姊妹對我都不熟悉，我得多付點代價，多給他們聚會交通，要是能在短時間內把教會工作作好，那弟兄姊妹肯定會覺得我有真理實際、有工作能力，到時帶領也會器重我的……就在這時，教會下發了現階段聚會必須進入的真理，讓我們找出相關的神話來交通，我心裏很高興，這正是證明我實力的好機會。于是，我針對每一方面真理都找出一些相關的神話，特別用心地整理，邊整理還邊想：明天正好聚同工會，其他同工要是看到我一晚上就把相關神話都找出來了，肯定會說我盡本分有負擔、有責任心。就這樣，我一直到快天亮了才整理完。果然，聚會時同工看到我找的神話，都向我投來佩服的目光，有的說：「看看人家陳弟

兄，真有負擔，一晚上就把這些神話都找出來了。」有的說：「是啊，看來陳弟兄平時沒少讀神的話啊。」一個弟兄還關心地說：「陳弟兄，你找這些神的話，晚上得熬到幾點啊？」我聽完心裏美滋滋的，「昨晚這夜真沒白熬，我的付出弟兄姊妹都看在眼裏了。」我掩飾着內心的激動說：「找完神話快天亮了，盡本分熬夜是常事，應該的，沒什麼可誇的，怎麼也不能耽誤弟兄姊妹聚會交通啊。」弟兄說我盡本分有負擔，能熬夜、能受苦。我心裏一陣高興，我還得繼續努力，讓弟兄姊妹都說我是稱職的帶領。

後來，隨着福音工作的擴展，我們又設立了幾處教會，我每天起早貪黑地到各處教會澆灌弟兄姊妹，誰有難處我就找神的話，耐心交通幫助，大家對我更加高看了。記得有一次，有幾個弟兄姊妹在傳福音時遇到難處解決不了，有些消極，就來找我交通，我就跟他們講我以前傳福音的經歷：福音對象有觀念不接受，有的還把我趕出家門，我當時也覺得挺難，就一個勁兒地禱告神，熬夜查找相關神話，一次次地去給他們交通解決，為了得着一個真心信神的人，讓他們聽見神的聲音，不管受多少羞辱，再苦再難也不放棄，最終才將他們傳了過來……有個弟兄羨慕地說：「你看人家陳弟兄，真能受苦，有負擔啊。」有的說：「咱們得像陳弟兄那樣傳福音啊。」看到弟兄姊妹這麼高看我，我美得簡直要飄起來了。後來，有的弟兄姊妹盡本分遇到難處也是專門找我解決，很少找配搭的弟兄，在本分上我讓弟兄姊妹幹什麼大家也都主動去做。面對弟兄姊妹的高看，我越來越欣賞自己，覺得自己就是教會的頂梁柱。

一次聚會時，我滔滔不絕地談着自己盡本分怎麼受苦付代價、怎麼有果效，一個姊妹突然對我說：「陳弟兄，聽你談的多數是盡本分怎麼受苦花費的，卻沒談臨到難處時你有哪些軟弱，流露了哪些敗壞性情，對自己有哪些認識，又是怎麼尋求真理解決的，給人感覺你沒有敗壞似的……」姊妹說完，其他人都往我這裏看，我一下子矇了，感覺有些下不來台，臉直發燙，場面很尷尬，我心想：你這麼說讓我在弟兄姊妹面前多丟面子，讓大家怎麼看我？為了挽回臉面，我趕緊說：「姊妹，你說的對，我能接受，可弟兄姊妹盡本分遇到難處、軟弱消極，咱們也不能光揭露自己的敗壞性情，得多交通正面的實行，這樣弟兄姊妹才有路途、有信心啊……」後來，又有弟兄姊妹給我提建議，說我談經歷認識時對自己的敗壞流露多數都是一帶而過，談怎麼受苦付代價、怎麼背叛肉體特別多，讓人感覺我很能實行真理。聽了弟兄姊妹的提點，我心裏有些不安，「難道我這樣交通真不合適？可有時我也認識自己狂妄、自私了，況且我盡本分的果效一直挺好，也沒有耽誤教會工作，我這樣交通應該沒什麼問題吧。」想到這兒，我就沒有好好反省自己。

後來因着本分需要，我被調到另一處教會盡本分。在一次同工會上，張弟兄嚴肅地對我說：「陳弟兄，你離開那處教會後，有些弟兄姊妹因着你調走都沒心思盡本分了，有什麼難處他們不讀神的話、不尋求真理，就要找你解決，有的還不想來聚會了，出現這些情況，說明你盡本分不是在高舉神、見證神，是在顯露自己，讓人高看、崇拜，這可是作惡啊，你得好好反省自己！」聽完這話，我一下子矇了，「怎麼會這樣啊？弟兄姊妹都崇拜我，這問題可嚴重了啊！」我心裏忐忑不安，接下來聚會交通的內容我一點都沒聽進去，腦子亂哄哄的，不知怎麼經歷這樣的環境。回到家，我一直琢磨張弟兄的話，本以為自己盡本分有些果效，能交通真理解決一些問題，萬萬沒想到會出現這樣的結果，我心裏特別痛苦。無助中我向神禱告，求神開啓我能找到問題的根源，對自己有真實的認識。

禱告後，我看到神的話說：「凡走下坡路的人都能高舉自己，見證自己，還能到處宣揚自己，顯露自己，根本没把神放在心上。我說這話你們有沒有體驗？有很多人一味地見證自己：我如何如何受苦，我怎麼作工，神怎麼對待我，神又讓我做什麼，特別器重我，我現在如何如何。他說話故意用一些口氣、擺一些架勢，最後有的人該認為他是神了。人到這種程度時聖靈早就離棄了，雖然暫時不搭理他，不開除他，但他的命運已經注定了，只有等待受懲罰了。」

（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人對神的要求太多》）「……有一些人利用地位之便不斷地見證自己、高舉自己，與神爭奪人，與神爭奪地位，以各種方式、用各種手段讓人崇拜，總想籠絡人心控制人，甚至還有些人有意讓人誤會他是神，從而把他當神待。他從來不向人說他是敗壞的人，他也有敗壞、有狂妄，別崇拜他，無論他做得多好都是神的高抬，都是他應該做的。為什麼他不這樣說呢？因為他深怕失去在人心中中的地位。所以這樣的人從來不高舉神，也不見證神。」

（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的作工、神的性情與神自己 一》）讀了神的話我感覺很扎心，反省自己才看到，這段時間我外表上受苦付代價，給弟兄姊妹交通神的話解決問題，其實都是為了顯露自己、炫耀自己，讓人高看、崇拜。回想當初同工推薦我到新人教會做帶領，我就想着怎麼能做出一番成績，好讓弟兄姊妹高看，讓帶領器重。為此，我加班加點，熬夜找相關神話，整理聚會交通內容；弟兄姊妹傳福音遇到難處時，我不是交通神的心意帶領人進入真理原則，而是誇誇其談，顯露自己是怎麼傳福音受苦付代價的；工作有點起色，弟兄姊妹都誇贊我，我更是以此為享受，把聖靈作工達到的果效當成自己的功勞，不知羞耻拿來炫耀；聚會交通時，我還常顯露自己，只談正面的實行，對自己流露的敗壞性情却避而不談，即使談點也是輕描淡寫，對自己盡本分的卑鄙存心更是不解剖、亮相；神一次次藉着弟兄姊妹指出我的問題，我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形象，嘴上說接受，實際上根本没有反省自己，交通時繼續高談闊論迷惑弟兄姊妹。就這樣，我還以為自己盡本分有負擔，能受苦付代價，不管教會有什麼問題難處，弟兄姊妹有什麼情形，我都不退縮，都幫助解決。在事實的顯明中才看到，我盡本分根本不是在實行真理、不是在體貼神的心意，而是在利用盡本分的機會顯露自己讓人高看，滿足自己的名譽地位心，我這樣做没把弟兄姊妹帶到神面前，却讓人都崇拜我，這不是在跟神爭奪人、爭奪地位嗎？我這才意識到，我已經走上了與神為敵的道路，留下了嚴重過犯，我心裏很害怕，也特別受責備，我就問自己，我怎麼就不知不覺走上了抵擋神的道路呢？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人類經過撒但敗壞以後，人的本性就開始轉變了，逐漸失去了正常人的理智，不再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做人，而是想超越人的地位，想做更高的、更大的。更高的指什麼？就是要超越神，超越天，超越一切。人能這樣，根源是什麼？歸根結底就是人的本性太狂妄。……人有了狂妄的本性、狂妄的實質，就能做出悖逆神、抵擋神的事來，能做出不聽神話的事來，就能做出對神有觀念或背叛神的事來，還能做出高舉自己、見證自己的事來。你說你不狂，那假如把一片教會交給你，讓你自己帶領，我也不對付你，神家也沒人修理你，你帶一段時間就把人帶到你的腳下了，就讓人都順服你了。為什麼你能這樣呢？這是本性決定的，這純屬自然流露，你不用特意學，也不用特意讓別人教你，你不用特意那麼去做，自然形成一種局勢，讓人都順服你，都崇拜你，都高舉你、見證你，一切都聽你的，出了你這個範圍就不行，自然就帶出這種局面。這種局面怎麼形成的？就是人的狂妄本性決定的。」（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狂妄本性是人抵擋神的根源》）揣摩着神的話我明白了，為什麼自己盡本分想

滿足神，却身不由己地走上抵擋神的道路，根源就是我有狂妄的撒但本性，受狂妄本性支配，我把自己看得很好、很高，說話做事就常常顯露自己，讓人高看、崇拜。弟兄姊妹盡本分有難處，我不是交通真理原則，讓人明白真理有實行的路，而是講字句道理顯露自己，還把自己受苦的經歷、作工的經驗當成資本炫耀，導致弟兄姊妹高看我，認為我明白真理能解決問題，遇到什麼難處都來找我，不知道依靠神尋求真理解決，心裏沒有了神的地位，而是崇拜人，甚至當我調走後，有的弟兄姊妹都不願聚會了，我這哪是在盡本分啊，就是在作惡抵擋神啊！我能作出這些惡，都是因為我狂妄自大，只想着高居人上，維護自己的地位、形象，讓弟兄姊妹都崇拜我，圍着我轉，好享受地位之福，看到我心中絲毫沒有神的地位，沒有敬畏神的心。我這才認識到憑狂妄本性活着，抵擋神是身不由己啊，真是太危險了。想到宗教界的牧師長老，他們不高舉神、見證神，不帶領信徒實行經歷主的話，而是一味地講解聖經知識、神學理論來迷惑信徒，還常顯露自己受了多少苦，傳福音結了多少果子，設立了多少處教會，導致信徒都崇拜、仰望他們，對他們言聽計從，就是讀了全能神的話，聽見神的聲音了，還得去問問他們，找他們把關，不經他們同意明知是真道也不敢接受。牧師長老把人牢牢控制在了自己手裏，他們走的是敵基督道路，是在搞獨立王國！我盡本分盡顯露自己，讓人高看仰望，這跟那些牧師長老有什麼區別呢？想想新人教會的弟兄姊妹剛接受神的末世作工，很多真理不明白，我蒙神高抬盡帶領的本分，本該多交通神的話，見證神的作工，讓他們能明白真理對神有認識，在真道上扎下根基，可我盡本分達到什麼果效呢？弟兄姊妹都仰望我，對神却沒有什麼認識，我這是在坑害弟兄姊妹，打岔攪擾教會工作啊，我走的就是抵擋神的敵基督道路！我越想心裏越惶恐不安，看到自己太狂妄了，沒有一點敬畏神的心，所作的已經觸犯了神的性情。如果不是神藉着弟兄姊妹修理對付我，我還不知道反省自己，再這樣下去還不知要作出多少惡，只能遭神咒詛、懲罰。我感到後怕，仆倒在神面前向神禱告：「神啊，我太狂妄了，盡本分盡講字句道理顯露自己，導致弟兄姊妹都崇拜我，心裏沒有你的地位，我作惡抵擋你了，該遭你的懲罰……神啊，我願向你悔改，好好追求真理，重新做人。」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作為受造人類中的一員，人一定要守住自己的本位，老老實實做人，本本分分守住造物主給你的托付，別做越格的事，別做自己『能力範圍』以外的事，別做讓神厭憎的事，不要追求做偉人、超人、高大的人，也不要追求成為神，這些都是人不應該有的『願望』。追求做偉人、超人是荒唐的事，追求成為神更是可耻的事，是令人作嘔、令人唾棄的事，而成為一個真正的受造之物，這才是難能可貴的，才是受造之物最當持守的，是所有的人都當追求的唯一目標。」（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一》）「人類無論追求的是什麼，願望是什麼，只有歸到造物主的面前本本分分地把自己該做的、把自己的托付盡好、完成，這樣活着就心安理得、名正言順了，就沒什麼痛苦了，這就是活着的意義、活着的價值。」（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盡好受造之物的本分活得才有價值》）看了神的話我明白了，神是造物主，人類順服神、敬拜神，這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而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受造之物，是一個敗壞的人，滿了撒但性情，狂妄、詭詐、邪惡，就這樣還總顯露自己，想在人心裏占有一席之地，真是不知羞耻，狂妄得失去了理智！我越想越蒙羞，恨自己瞎眼不認識神，不知道自己半斤八兩。今天我能有盡本分的機會，這是神的恩待、高抬，我應該站好受造之物的地位，老老實實做人，注重實行真理，高舉神、見證神，盡好自己的本分，這才是該有的良心、理智。

之後，我就在神的話裏尋求實行進入的路途。我看到神的話說：「見證神主要多談些神怎麼審判刑罰人，用哪些試煉來熬煉人，變化人的性情，你們在經歷中流露了多少敗壞，受了多少苦，最後怎麼達到被征服的，對神的作工有多少真實的認識，該怎樣為神作見證還報神的愛。你們把這方面的語言說得實實在在點，通俗點，別說空洞理論，說點實在話、心裏話，就這麼經歷就行了，別預備高深的、空洞的理論來炫耀自己，那顯得太狂妄沒有理智，要多講點實際的現實經歷中的實情話、心裏話對人最有益處，讓人看着也最合適。」（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追求真理才能達到性情變化》）讀了神的話，我對盡本分怎麼實行高舉神、見證神明白一些了，見證神主要多談自己是怎麼經歷神作工的，流露了哪些敗壞性情，對神有哪些悖逆、抵擋，是怎麼對照神的話反省認識自己，怎麼悔改變化的。藉着交通真理，讓人能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要求，對神拯救人的作工、對神的性情有認識，能敬畏神、順服神，這才是真實的高舉神、見證神。想想我跟弟兄姊妹交通時，多數時候都是談自己怎麼受苦付代價，怎麼看見神作為、得到神祝福的，對於自己流露了哪些敗壞，有哪些卑鄙存心，我都包裹、掩蓋，很少去談，就怕弟兄姊妹發現我的敗壞不高看我了，我的本性太詭詐了。認識到這些，我就找到張弟兄，敞開解剖了我顯露自己迷惑人的惡行，並讓他到我以前盡過本分的教會給弟兄姊妹解剖我的表現，讓大家長分辨。在聚會的時候，我也把自己的惡行跟弟兄姊妹亮相解剖，見證神的公義性情，讓大家引以為戒，別與我一樣走抵擋神的道路。

在之後的盡本分中，我有意識地高舉神見證神，交通神的心意、神的要求、神對人的愛，有意識地揭露自己的敗壞醜相、做事的存心，敞開交通神的話是怎麼帶領我認識自己、實行真理的，讓弟兄姊妹知道我也是一樣的敗壞；在解決弟兄姊妹的問題、難處時，有時我還想誇誇其談顯露自己以往如何如何，我就趕緊禱告神背叛自己，和弟兄姊妹一起尋求真理，交通實行原則，共同進入。這樣實行，我心裏感到踏實，覺得按照神的話實行真好，我能有這點認識和變化，能迷途知返，都是神的審判刑罰、修理對付達到的果效，感謝全能神！

## 70 我不再顯露自己了

西班牙 莫文

我在教會盡傳福音的本分，後來做了負責人。因我能發現弟兄姊妹盡本分中的一些問題、偏差，還常常幫助他們交通解決，大家都對我有些好感，我也特別有成就感。慢慢地，我便開始欣賞自己了，總認為自己比身邊的人都突出，我想：「以往給大家提建議、解決問題，大家對我印象不錯，以後要是我多幫他們解決問題，那不更顯得我比他們會作工作嗎？大家肯定會更高看我的。」一次聚會，配搭的李弟兄說他傳福音遇到一個宗派同工，作工傳道二十多年，真心信神，也能領受真理，就是宗教觀念比較重，當時該交通的都交通了，對方就是不接受，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我聽後心想：人家是真心信的，還願意考察，傳不過來主要還是你真理沒交通透，這類事我之前遇到過，剛好借這個機會給你們講講，讓你們見識見識。我就說：「我覺得這個問題也不難解決，關鍵得抓住重點，把真理交通透，只要對方願意聽，把問題解決了他還能不接受嗎？以前那個張同工觀念也是比較多，我就抓住他最關鍵的觀念交通反駁，駁倒之後再交通下一個，最後他還是接受了。見證神的作工，真理交通不透不行。」接着，我就把我以往遇到的福音對象問題怎麼多，我是怎麼交通的，對方是如何接受的，把整個過程詳細描述了一番，生怕遺漏了哪個重要環節大家看不出我有能耐。大家聽我說完還真挺贊同我的，一個姊妹當場就說：「確實是你說的這個問題，我怎麼就沒想到呢？」聽到這話，我外表也說是神的帶領，心裏別提有多樂呵了。有時我們在一起商量工作，我也會在心裏琢磨怎麼說才能讓人看到我考慮、分析問題全面，有素質、有頭腦，跟一般人不一樣，所以一輪到我發表觀點我就滔滔不絕，常常以「我」字開頭，「我對這事是這麼看的」，「我當時怎麼解決的」，我怎麼怎麼的，再把自己的理論根據一條條列舉出來，細緻分析。時間久了，配搭的弟兄姊妹就開始依賴我了，也不尋求真理原則，有時商量工作，甚至點名讓我先說，然後他們再補充。有時我心裏也會閃過一個意念：我總這樣會不會導致別人崇拜我呢？可又一想，我也沒強迫誰非聽我的不可，我只是說明我自己的觀點，再說，我主動發表觀點不也是有負擔的表現嗎？我沒再多想，就這麼過去了。

後來，我們傳福音遇到不少難處，弟兄姊妹有些灰心、消極，我那時其實也一樣，原本我也想敞開說說自己的情形，可一想到自己是負責人，我要是說自己消極了，那也顯得我太脆弱了吧？大家知道我身量這麼小，會怎麼看我啊？之前我在大家心目中的好形象不全毀了嗎？我要是多談些正面的進入，從積極方面去引導大家，這不也能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嗎？于是，我就注重談自己遇到問題是怎樣正面進入的，面對這麼大的難處是如何依靠神，頂着壓力迎難而上的。大家聽後都覺得我有身量、會經歷，都佩服我。有時我和弟兄姊妹聊工作，時不時會表露一些自己盡本分壓力大，經常忙得連吃飯、作息也不正常，生怕別人不知道我背後受了多少苦。聚會時，我不注重揣摩神的話反省認識自己，總是琢磨怎麼談能讓人覺得我交通的有深度、够分量，不知不覺就甩一些高深的字句道理，看到有的弟兄姊妹向我投來贊許的目光，我心裏挺享受的。漸漸地，有的弟兄姊妹盡本分臨到難處，總會先來問我，哪怕有些問題他自己琢磨琢磨能解決也要先聽取我的建議，他們有什麼情形、有什麼心裏話都願意跟我說，能被大家如此信任，我心裏挺高興。日子一天天過去，雖然我外表上忙忙碌碌，讀神話却明顯感受不

到聖靈的開啓，商量工作時，怎麼都提不出有價值的建議，甚至工作中明顯存在的問題也看不出來。這時，我才感覺自己的情形糟糕到一定地步，再也囂張不起來了，往日我總覺得自己了不起，可突然間怎麼覺得自己像個傻子，好像什麼資本也沒有了，靈裏也特別的黑暗、痛苦。

一天，我和兩個配搭的弟兄聊情形，陳弟兄對我說：「跟你配搭這段時間，我發現你高舉自己、顯露自己挺嚴重的，你聚會交通很少談自己的敗壞、缺少，談的多數都是自己好的那一面，讓我覺得你挺完美，挺高看你的；還有，我負責的工作出現問題，你不交通真理原則，總說自己以前是如何做、如何解決問題的，讓我覺得你很高明，比我們都會作工作……」聽了陳弟兄的話，我特別接受不了，尤其是「高舉自己、顯露自己挺嚴重」這幾個字一直在我腦海裏迴蕩。我嘴上雖然沒反駁，可心裏却特別抵觸：只有敵基督才高舉自己、顯露自己，你這麼說不就等於說我走敵基督道路嗎？我也沒讓你們崇拜我啊？我有你說的那麼嚴重嗎？我心裏不服，又問另一個配搭的弟兄對我的看法，沒想到他也說：「你老不談自己的敗壞、缺少，我也挺高看你的。」我一聽心裏更堵了，你們怎麼都這麼說，我很想替自己辯解幾句，可一想到兩個弟兄都這麼對付、揭露我，肯定不是無緣無故的，要真是他們說的那樣，那問題可就嚴重了！

我帶着疑惑急忙找到神揭示人高舉見證自己這方面的話，我看到神的話說：「高舉見證自己，炫耀自己，讓別人高看自己，敗壞人類都會這樣，這是人受撒但本性支配的本能的反應，也是敗壞人類的共性。通常人都怎麼高舉見證自己？怎麼達到這個目的？見證自己受了多少苦、作了多少工、有多少花費，這是其中一種。就是以講資本的方式來高舉自己，讓自己在人心中的地位更高、更牢固、更穩定，從而達到讓更多的人欣賞、高看、羨慕甚至崇拜、仰望、追隨，最終的結果就是這個。為了這個目的，人所做的高舉見證自己的這些事是不是有理智的事？不是，超出理性範圍了，沒有廉耻了，就是不知羞耻地見證自己為神做了什麼、受了多少苦，甚至炫耀自己有什麼樣的恩賜、才能、經驗、特殊技能，或者處世的高招與玩弄人的手段。高舉見證自己的手段就是炫耀自己貶低別人，還有偽裝、包裝自己，讓別人看不到自己的弱點、缺點與毛病，讓人看到的永遠是自己光鮮亮麗的那一面，甚至消極了也不敢告訴別人，不敢跟人敞開交通，做錯事了也是盡量地包裹、掩飾。自己在盡本分的過程當中給神家帶來的虧損從來不提，稍微作出一點貢獻、有一點成績就趕緊拿出來炫耀，恨不得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自己多麼有才幹，自己的素質有多高，自己多麼與眾不同、多麼高于常人。這是不是高舉見證自己的方式？高舉見證自己這種行為是不是在正常人性的理性範圍裏做的？不是。那人做這些的時候，通常流露的性情是什麼？狂妄這是最主要的一種表現，其次還有詭詐，就是想方設法地讓人高看自己，說話滴水不漏，明明帶着存心、詭計說話，還想法兒讓人看不出來是在炫耀自己，但是這樣說話的後果却讓人都感覺到 he 比別人高，誰也不如他，到他跟前就得矮三分。這個後果是不是通過手段達到的？這個手段裏面是什麼性情？這裏面有沒有邪惡的成分？這是一種邪惡的性情。他運用這些手段一看就是詭詐的性情支配的，那為什麼叫邪惡呢？這跟邪惡有什麼關係？你們說，他高舉見證自己的目的他能不能公開？（不能。）在他內心深處總有一種欲望，他說話、做事的時候就是衝着那個欲望去的，所以說他內心深處說話、做事的動機、目的是很隱秘的，比如說他會用聲東擊西或者一些見不得人的手段達到他的目的。這種隱秘帶不帶有詭異的性質？這種詭異能不能稱為邪惡？這就可以稱為邪惡了，比詭詐更深了。」

（摘自《揭示敵基督·高舉見證自己》）揣摩着神的話，我想起自己這段時間盡本分的種種表現：配搭的弟兄在工作中臨到難處時，我外表打着交通幫助他們的旗號，實際上却大談特談自己是如何解決問題的，以此來炫耀自己的工作能力强，讓大家覺得我比他們會作工作；商量工作時總是「我」字當頭，來高舉自己、顯露自己，讓人覺得我很會看事，好對我崇拜；我消極或流露敗壞也包着裹着，不談自己的真實難處，更不解剖自己的敗壞性情，故意談一些正面的進入來包裝自己，讓人以為我很有身量，都高看我；我還總說自己盡本分如何受苦、有多少難處，讓人看到我對本分如何忠心；聚會時，我明明對神的話、對自己都沒有真實認識，却高談闊論製造出我很會認識自己的假象，提升我在人心目中的地位。我為了享受那種被人高看、崇拜的感覺，竟能用各種看似對的說法、做法變相地炫耀自己、顯露自己，極力地鞏固自己的地位、形象，導致身邊的弟兄姊妹都崇拜我，這走的不正是敵基督道路嗎？我這才意識到自己真的很危險，就趕緊禱告神，願意悔改。

我想到神的話說：「要活出正常人性該怎麼敞開亮相？就是能敞開自己，讓人能看透心裏實情，能單純地實行真理，如果流露敗壞能認識問題的實質，從心底裏發出對自己的恨惡、厭憎，在亮相的時候不為自己辯解、表白什麼。……從實質上認識問題，解剖亮相自己，這是一方面。得有一顆誠實的心，有誠懇的態度，說出自己能認識到的性情上的問題。另一方面，如果覺得自己這個性情很嚴重，就告訴大家：『如果我又流露這種敗壞性情了，大家都起來對付我、提醒我，嚴厲點也行，要是我當時受不了你們也別搭理我，你們共同監督我。如果我這方面敗壞性情嚴重，你們都起來揭露我、對付我。我誠懇地希望大家監督我、幫助我，讓我別走錯路。』這是實行真理的態度。」（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談談和諧配搭》）神的話給了我路途，不管我現在對自己的問題認識到多少，我不能再繼續錯下去了，得做誠實人解剖亮相自己，讓大家知道我做這些事的存心、目的，對我走敵基督道路有分辨，這是最要緊的。

聚會時，我就當着弟兄姊妹的面解剖亮相自己，希望得到大家的指點幫助。敞開亮相以後，我心裏感覺踏實些了。那幾天，大家也陸續發消息指點我身上的問題，說：「你盡本分總顯露自己，不知不覺，我盡本分也不想尋求原則，而是依賴你，覺得你很會看事，問你更直接……」「感覺這段時間我對神沒多少認識，倒是對你更加崇拜了，覺得你不僅有工作能力，對本分還特別有負擔、有忠心，挺高看你的。」……看到大家的心裏話，我特別難受，真不敢相信，我盡這本分這幾個月竟給弟兄姊妹的生命進入和盡本分帶來這麼大的虧損，一想到這些，我心裏就扎心、難受，覺得神肯定很厭憎我。當時，我特別消極，後來藉着不斷地跟神禱告和弟兄姊妹的扶持幫助，我明白了神不是要顯明淘汰我，都是為了潔淨、變化我，如果不經歷這些我就没法看清自己所走的錯誤道路，這正是神對我極大的拯救啊！明白了神的心意後，我下定決心要反省自己，真實悔改。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有些人特別崇拜保羅，就喜歡在外面演講、作工，喜歡聚會，喜歡講，喜歡讓人聽他的，喜歡讓人崇拜他，喜歡讓人圍着他，喜歡在人心裏有地位，喜歡讓人都注重他的形象。我們從他這些表現來解剖一下他的本性，他的本性是什麼？如果他真是這樣的表現，就足以說明這個人狂妄自大，絲毫不敬拜神，並且他追求的是站高位，他想轄管人，他想占有人，他想要在人心裏有地位，這是典型的撒但形象。他的本性特別突出的就是狂妄自大，不敬拜神，讓人敬拜他，從他的這些表現完全可以看透他的本性。」（摘自《基督的座談

紀要·怎樣認識人的本性》)「好比你裏面有狂妄自大，不讓你抵擋神也不行，非得抵擋，你不是故意的，是由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的。狂妄自大就使你藐視神，狂妄自大就使你不把神放在眼裏，狂妄自大就使你好高舉自己，狂妄自大就使你處處顯露自己，狂妄自大最後使你坐在神的位上見證自己，最後把出于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觀念都當作真理來供奉。你看這個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人做了多少惡事！」(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追求真理才能達到性情變化》)通過神話的揭示，我才明白總追求在人心裏有高的地位，是受狂妄本性支配的，走的是抵擋神的道路。受狂妄本性支配，我盡本分有些果效就開始欣賞自己，用各種手段來高舉、顯露自己，說話做事都是為了突出自己，秀自己的恩賜、才能，甚至不知廉耻地炫耀自己盡本分如何受苦勞累，如何解決問題，好讓人看到我高于常人，有種不同于一般人的氣勢，巴不得讓人都高看、崇拜我才好，這不就是敵基督性情嗎？想到保羅就是這樣，常常利用講道作工來賣弄自己的恩賜、知識，顯露自己讓人高看，他還常常給各教會寫信來顯露自己為主作了多少工、受了多少苦，用這些來籠絡人，收買人心。保羅勞苦作工根本不是為了盡好自己的本分，見證道成肉身的基督，而是為了滿足他的野心欲望，即便他作工再多、受苦再大，被很多的人崇拜，因着他不追求真理，狂妄性情不斷膨脹，最終竟不知廉耻地見證自己活着就是基督，嚴重地觸犯神性情，遭到了神的懲罰。我的本性也跟保羅一樣特別狂妄自大，喜歡地位，常常高舉自己、顯露自己，以致弟兄姊妹高看、崇拜我，心裏沒有神的地位，臨到事不知道依靠神尋求真理原則，我這樣盡本分不是抵擋神、坑害弟兄姊妹嗎？沒想到我憑狂妄本性活着竟作出這些惡來抵擋神，再不悔改，早晚會激起神的怒氣，遭神懲罰。今天要不是神的管教臨到，沒有弟兄姊妹的對付、指責，我還不會反省自己，臨到這樣的顯明，這是神的公義性情臨到，也是神對我的拯救啊。

現在想想，以往我盡本分有點果效，能發現一些偏差漏洞，這是出于神的開啓，聖靈不作工我就像個傻子似的，什麼事都看不透，我什麼真理實際沒有還這麼狂妄、囂張、不知廉耻地與神爭奪地位，真是太沒理智了！我盡本分不注重交通真理見證神，而是顯露自己迷惑人，這就是在作惡。反省到這兒，我特別恨惡、噁心自己，不想再這樣繼續走下去，我就跟神禱告說：「神啊，我真的錯了，我看到自己太狂妄沒理智了，感謝神還給我悔改的機會，我接下來想好好地實行真理，不再走錯誤的道路，願你帶領我。」

我又看到神的話說：「怎樣做是不高舉見證自己呢？同樣一個事，你要是顯露自己就會達到高舉見證自己讓人崇拜的目的，要是敞開亮相自己那性質就不一樣。這是不是細節？比如，敞開亮相自己的存心、思想，該怎麼措辭、表達是認識自己？怎樣顯露自己達到讓人崇拜是高舉見證自己？講述自己在臨到試煉時怎樣禱告尋求真理、站住見證的，這就是高舉見證神了，這樣實行就不是高舉見證自己了。揭露自己這裏面還涉及到存心的問題，如果存心是為了讓大家看見自己的敗壞而不是高舉自己，他說出的話就誠懇、真實，與實情有關；如果存心是想讓大家崇拜，蒙蔽別人，不讓別人看到自己真實的那一面，不讓自己的存心、敗壞或者軟弱、消極暴露在別人面前，這樣說話就是在欺騙、迷惑人了。這是不是有具體的區別？」(摘自《揭示敵基督·高舉見證自己》)「見證神主要多談些神怎麼審判刑罰人，用哪些試煉來熬煉人，變化人的性情，你們在經歷中流露了多少敗壞，受了多少苦，最後怎麼達到被征服的，對神的作工有多少真實的認識，該怎樣為神作見證還報神的愛。你們把這方面的語言說得實實在在點，通俗

點，別說空洞理論，說點實在話、心裏話，就這麼經歷就行了，別預備高深的、空洞的理論來炫耀自己，那顯得太狂妄沒有理智，要多講點實際的現實經歷中的實情話、心裏話對人最有益處，讓人看着也最合適。」（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追求真理才能達到性情變化》）看完神的話，我明白了，要解決高舉自己、顯露自己的問題，最主要得在經歷中注重反省認識自己，平時交通也應該擺正自己的存心，多談自己平時流露了哪些敗壞性情，揭露解剖自己的存心摻雜，是怎麼經歷神話語審判刑罰的，對自己有哪些真實的認識，對神的性情、神的愛有了哪些認識，用自己的實際經歷來高舉神、見證神，這樣才是真實的盡本分。認識到這些，在接下來的聚會中，我就有意識地解剖自己是如何為了地位耍手段、見證自己的，神又是怎樣擺設環境來對付我，使我看清自己醜相的。一個弟兄聽了，當時就說：「你的經歷讓我看到，我們雖然有敗壞性情，但只要接受神的審判刑罰、修理對付，肯實行真理背叛肉體，就會有變化的，看到神怎麼作都是為了拯救人。」聽弟兄這麼說，我從心裏感到我能有這點認識、變化，這都是神話語達到的果效。

後來在盡本分時，我也有意識地往這方面進入。發現別人盡本分存在偏差漏洞時，我就跟神禱告擺對自己的存心，客觀地闡明自己的觀點，不再像之前一樣誇誇其談，同時我也盡力找相關的真理原則和弟兄姊妹交通，共同進入。聚會交通時，我也注重解剖自己做事的存心摻雜、流露的敗壞性情，讓大家了解我的實底。這麼實行，我心裏感到很平安，跟神的關係也正常一些了。一段時間後，我感到身邊的弟兄姊妹能正確對待我了，不再像以往那麼高看我了，當我說話做事不合真理原則時，他們能及時地給我提出來幫我糾正，這樣和大家相處心裏輕鬆釋放了許多。感謝神擺設這樣的環境潔淨變化我！

## 71 顯露自己的禍患

西班牙 若愚

幾年前，我和幾個年齡相仿的弟兄姊妹一起盡澆灌本分，看他們很熱心，盡本分也有負擔，身邊的弟兄姊妹經常誇贊他們，這讓我很羨慕，希望有一天也能像他們一樣得到弟兄姊妹的高看。後來，我調到一處教會盡本分，沒多久，這處教會的帶領因着不作實際工作，被定性為假帶領撤換了，我被選為教會帶領。當時，認識我的弟兄姊妹一見面就鼓勵我說：「這是神的高抬，你要好好珍惜。」我知道這個本分責任重大，同時也覺得這是我證明自己最好的機會，如果我做好了，以後我也能得到弟兄姊妹的高看了。我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盡最大努力把這個本分盡好。

後來，我在每個聚會小組解剖前任帶領不作實際工作、經常釋放消極的表現，弟兄姊妹都特別氣憤。看到這些，我時常提醒自己：現在弟兄姊妹對假帶領有了分辨，都在期待新任帶領能作實際工作，我一定要好好努力，讓大家贊成我這個帶領。作為教會帶領，我一定得是整個教會盡本分最積極的，比大家都能吃苦，比所有人都能撇能捨，臨到試煉還要比任何人都有信心，別人消極我不能消極，哪方面我都要高過教會的弟兄姊妹，讓大家一提起我就稱贊聲不斷。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我每天奔忙于各聚會小組，每天都睡得很晚，有時候和弟兄姊妹聊天，就有意無意地透露自己作教會工作怎麼忙，經常熬夜等等。弟兄姊妹一聽，都認為我盡本

分特別有負擔，能吃苦，總是勸我要保重身體，家裏有什麼好吃的也會想着給我送點。哪個弟兄姊妹情形不好了，不管颶風下雨我都去扶持幫助，到聚會時我就會說誰誰誰消極了好長時間，是我去交通扶持起來的，弟兄姊妹聽完，說我年紀不大，還挺有耐心、愛心。為了把教會福音工作抓起來，一有可傳的福音對象，我就趕緊找福音執事讓他去交通見證，有時候我自己也去談見證。看到福音工作有起色了，聚會時我也會說：「你看咱們教會以前福音果效不好，現在每個月都有考察接受的，咱們還是得多付代價……」我這樣說完之後，弟兄姊妹就覺得自從我來了福音工作也抓起來了，心裏更加高看、崇拜我。聚會交通個人的經歷時，我特別注重多談積極正面的進入，生怕自己的敗壞流露談多了，弟兄姊妹會認為我臨到事這麼脆弱，身量這麼小，就不會再高看我了。所以對於自己的消極軟弱、怎麼流露敗壞的，我經常一兩句話就帶過了，而自己怎麼尋求真理、實行神話，怎麼有信心盡本分看到神的帶領，我就大談特談，生怕錯過一個細節。因着我長期這樣交通，弟兄姊妹就認為我很追求真理，臨到什麼事都能尋求到實行的路途，他們遇到什麼難處也都喜歡找我交通。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教會各項工作有了起色，弟兄姊妹有了信心，願意盡本分的人也越來越多。有了這些「成績」之後，我更加覺得自己是這個教會的頂梁柱，腰板兒也直了，到哪兒說話也更有底氣了，覺得我這個帶領本分盡得還不錯，也算是實至名歸了。在和同工配搭時，我處處占主導，顯露自己比他們強，讓人高看聽我的。記得有一次，我們需要租一套房子，配搭的弟兄和事務執事就先去看好了房子，我心想：「這麼大的事也得通過我呀，我都還沒看呢，不能就這麼拍板。」其實，我心裏也知道弟兄年齡比我大，閱歷比我多，看房子這種事肯定比我有經驗，但為了顯示自己的高明，我就絞盡腦汁地想租房子還有哪些應該考慮到的細節問題，並提出質疑，要求再去打聽打聽，最後發現那房子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幾個同工得知後說：「真是蒙羞，我們年齡比你大，考慮問題還沒你全面、細心。」聽到大家這麼說，我心裏特別得意。從那以後，大家有什麼事都會徵求我的意見，時間久了，配搭、同工在很多事上都顯得有點被動，總要等我的意見，對我的依賴越來越大。

看到自己在同工中間的威望逐漸樹立起來，教會大小事務都離不開我，大家有什麼情形、難處都願意找我交通，我覺得自己在教會裏可真是舉足輕重了，心裏常常沾沾自喜。有時候想到「被仰望的人有禍了」，我心裏也不踏實，也會問自己：弟兄姊妹這麼高看我，我是不是走錯道路了？可又一想，「我是帶領，同工有啥事和我商量，這也是應該的，而且我確實能解決弟兄姊妹的一些問題，他們依賴我也很正常，誰不喜歡接觸對自己有幫助的人呢？」就這樣，我也沒有順着聖靈的責備和提醒去深入省察自己的情形和所走的道路，仍舊按着自己的方式走在錯誤的道路上，直到神的責打管教臨到了我，我麻木的心才稍微有了點知覺。

一天早上醒來，我突然感覺左眼很痛還一直流眼淚，一照鏡子才發現，我的左臉完全僵硬了，眼睛閉不上，嘴巴也動不了。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了。下午去聚會的時候，一個姊妹一見我大吃一驚，說我是面癱，得趕緊扎針治療再配合吃藥，一旦拖延，這口眼歪斜就沒法恢復正常了。姊妹的話就像當頭一棒，瞬間我大腦一片空白，「我年紀輕輕的怎麼會突然得這樣的病呢？要是真的面癱了，整張臉扭曲，以後怎麼去聚會？怎麼好意思出門見人？」我整個人矇矓的，心裏有些軟弱。聽弟兄姊妹討論着我的病，我腦子裏亂成一團漿糊，一點勁也提不起來。

那天，我渾渾噩噩地回到家，禱告的時候也不知道跟神說什麼了，只是一個勁兒求神帶領

我，能先安靜下來尋求神的心意。這時，我突然想到一首神話語詩歌：「疾病痛苦臨到該怎麼經歷？應該來到神面前禱告，尋求摸着神的心意，還要省察自己有何過犯，還有哪些敗壞沒有解決。肉體不受痛苦就是不行，非得藉着痛苦磨煉，人才沒有放蕩，時時活在神面前。人的心若難受就總禱告，省察自己做錯事沒有，在什麼事上觸犯神了，這對人有益處，人能臨到大的痛苦試煉，絕不是偶然的事。……」（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疾病臨到得尋求神心意》）神的話說「人能臨到大的痛苦試煉，絕不是偶然的事」，神話讓我清楚地意識到，我突然得這個病不是偶然的，這裏面肯定有神的心意，也是神的管教臨到了，我得好好尋求、反省自己在什麼地方觸犯神了。我就來到神面前禱告：「全能神啊！臨到這樣的疾病，我心裏印證這是你對我的管教，藉着這個病來提醒我，讓我反省認識自己，只是我現在太麻木，還意識不到自己的問題，願你開啓帶領我，能在這個病痛中學到功課。」禱告後，我左思右想，實在想不到自己哪裏觸犯神了，就再次懇切地禱告求神開啓我，就這樣禱告尋求了幾天，感謝神垂聽了我的禱告，不久，神就興起環境讓我認識到自己的問題。

那天，我去趙姊妹那裏針灸，姊妹一家人對我噓寒問暖。姊妹生怕我消極，在給我針灸的過程中還給我讀「對待疾病的原則」，安慰我別擔心，多禱告依靠神，對神有信心，再配合治療很快就好了。其實，從聽到姊妹說這個病不及時治療會一直口歪眼斜，我心裏就挺擔心害怕的，可聽到姊妹擔心我，我心想：「要是弟兄姊妹知道了我的真實情形，會不會覺得我身量小啊？平時大家臨到試煉或者病痛，我給他們交通了很多信心方面的真理，那時候我也覺得我挺有信心的，可是現在我自己臨到病痛了，我表現出來的是沒有信心，擔心害怕，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平時都是講字句道理？」我就笑着對姊妹說：「對這個病我雖然是有些擔心，但我相信一切都在神手中。肉體受點苦不算啥，最讓我痛苦的是尋求不到神的心意，也沒反省認識到自己的問題，看到自己這麼麻木心裏難受啊！」姊妹們一聽，立馬投來高看的目光，趕緊說：「疾病臨到是該反省自己，一方面省察認識，一方面也得實際配合治療。你能得這病啊，也可能是太操勞了，你天天早出晚歸地盡本分，我們都是看在眼裏的，你看你現在都這樣了，還天天出去盡本分，你就別這麼操心了。我前天還說跟你配搭的姊妹沒負擔呢，也提醒她對教會的工作多操點心。」聽到姊妹這麼說，我心裏感到很不安，趕緊糾正她，「教會工作又不是我一個人操心，你別把我看得太高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揣摩：姊妹咋能因為我這樣說配搭呢？是不是在他們看來，我比其他的同工、配搭都有負擔？這說明我平時說話一定沒少抬高自己貶低別人。想想我剛剛還在姊妹面前掩蓋自己的軟弱，偽裝自己多麼有信心，這不是在迷惑人嗎？我正揣摩着，迎面就看到了張姊妹，姊妹又是一陣噓寒問暖，還說：「你可要照顧好自己啊，你要是病倒了，我們可咋辦啊！」聽到她這麼直白地說出這樣的話，把我放在了很高的位置上，我心裏挺害怕的。一路上，我腦海裏迴蕩着剛剛姊妹說過的話，心裏有些發顫。我只是個小小的教會帶領，就算沒有我也不會對教會的工作帶來任何的影響，姊妹怎麼能說要是沒有我了他們該怎麼辦呢？她能這樣說，就證明我在她心裏有地位了。人的心是神的殿，我在人心裏有地位了，這不是抵擋神嗎？以前我一直希望得到大家的贊成、高看，可真聽到姊妹說出這樣的話時，我心裏感到慌亂不安，也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弟兄姊妹也受我迷惑了，如果還有人像她這樣看我，那我這是把人都帶到自己面前了，這走的可是敵基督道路啊。想到之前看過的敵基督被開除的案例，我感到心驚肉跳，甚至後背有些發涼，好像就要大禍臨頭一樣。

回到家，我趕緊找神的話來看，看到神的話說：「人有狂妄的本性就能悖逆神，就能抵擋神，就能做出論斷神、背叛神的事，就能做出高舉自己、搞獨立王國的事。假如說，現在有一個國家接受了兩萬人，安排你去那裏作工作，我一個月不管你，把權交給你讓你自己作，不到十天你就讓人都認識你了，不到一個月都給你俯伏下跪了，口口聲聲都是說你好，說你講得高，一個勁兒地說你所說的是他的需要，說你能供應他的所需，口裏都沒有『神』的字眼了。這工作你是怎麼作的？這些人能有這樣的反應，就證明你所作的工作根本沒有見證神，乃是見證你自己，顯露你自己。為什麼能達到這個果效呢？有些人說：『我交通的是真理呀，我可沒見證我自己呀！』你那個態度，你那個架勢，都是站在神的地位上給人交通，並不是站在敗壞人類的地位上，所說的話都是高談闊論，都是要求別人的，與自己沒有絲毫關係，所以說達到的果效是讓人崇拜你、羨慕你、誇你，到最終讓人對你有認識，都見證你，高舉你，把你捧到天上去，那你就完了，你就失敗了！你們走的是不是這條路？如果讓你帶領幾千人、幾萬人，你就感覺心裏美滋滋的，就狂起來了，就站在神的地位上了，說話指手畫腳，也不知穿什麼、吃什麼了，也不知怎麼走路了，一般下面的人都不見了，慢慢你就墮落了，跟天使長一樣被打下去了。你們是不是都能這樣？那你們該怎麼辦呢？如果有一天真安排你們出去作工，你們能做出這事，這工作怎麼擴展呢？這不就麻煩了嗎？那誰敢讓你們出去，你一出去就再也不回來了，神怎麼說你就不搭理，還一個勁兒地顯露自己、見證自己，好像是你在拯救人，你在作神的工作，給人的感覺好像是神顯現作工了，人家崇拜你你還滿有享受，甚至把你當神對待你也默許。一旦達到這個地步你就完了，你就報廢了，這種狂妄的本性不知不覺就把你斷送了。這就是走敵基督道路的人。人如果做到那個地步就沒有意識了，那個知覺已經失去功能了。」

（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狂妄本性是人抵擋神的根源》）「還有一些人利用地位之便不斷地見證自己、高舉自己，與神爭奪人，與神爭奪地位，以各種方式、用各種手段讓人崇拜，總想籠絡人心控制人，甚至還有些人有意讓人誤會他是神，從而把他當神待。他從來不向人說他是敗壞的人，他也有敗壞、有狂妄，別崇拜他，無論他做得多好都是神的高抬，都是他應該做的。為什麼他不這樣說呢？因為他深怕失去在人心中中的地位。所以這樣的人從來不高舉神，也不見證神。」（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的作工、神的性情與神自己 一》）「凡走下坡路的人都能高舉自己，見證自己，還能到處宣揚自己，顯露自己，根本没把神放在心上。我說這話你們有沒有體驗？有很多人一味地見證自己：我如何如何受苦，我怎麼作工，神怎麼對待我，神又讓我做什麼，特別器重我，我現在如何如何。他說話故意用一些口氣、擺一些架勢，最後有的人該認為他是神了。人到這種程度時聖靈早就離棄了，雖然暫時不搭理他，不開除他，但他的命運已經注定了，只有等待受懲罰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人對神的要求太多》）神的話就像利劍扎在我的心上，我確實是神話揭示的那樣，一直利用盡本分高舉顯露自己。盡上帶領本分後，我就認為我是帶領，得比弟兄姊妹高，比他們有身量，才能得到大夥的稱贊和高看。平時交通經歷的時候，我常常偽裝自己，很少談軟弱、敗壞的一面，就是怕弟兄姊妹看着我和他們一樣敗壞就不再高看我了。就像這次的病痛，我心裏產生了怨言、消極，也挺害怕的，但為了維護自己的形象，我就偽裝自己，光說正面的尋求進入，導致弟兄姊妹更加崇拜我，認為我臨到病痛都不消極，比一般人都有身量、有信心。我作為教會帶領，為本分多熬點夜、受點苦都是應該的，可是我常常在弟兄姊妹面前有意無意地說我為教會工作熬夜到幾點，顯露自己勞苦作工，

讓弟兄姊妹覺得我對教會工作最有負擔，很操勞；在盡本分中明明是聖靈作工達到的果效，我却不高舉見證神，反而顯露自己怎麼受苦付代價，導致弟兄姊妹都把我當成教會裏的頂梁柱，認為教會工作離了我不行。我長期這樣交通迷惑了弟兄姊妹，臨到這次病痛是神的管教，弟兄姊妹却還認為是我對教會工作太操勞才生病的，還因此對付我的配搭沒負擔，好像我是這個教會最有負擔的人。我高舉顯露自己已經達到了迷惑人、牢籠人，把人都帶到自己面前的後果，這是公開與神為敵啊！想想這後果，我心裏不禁有些害怕。我為了得到人的高看、稱贊，在盡本分中利用各種手段高舉、顯露自己，迷惑弟兄姊妹，導致弟兄姊妹都很高看、依賴我，心裏沒有了神的地位，什麼事都找我商量、尋求，等我拍板，我這不是在教會中作王掌權了嗎？教會本應是敬拜神的場所，我這樣高舉顯露自己，把人都帶到我的面前，這不是把神的地位取代了，把神架空了嗎？這跟敵基督一樣是在抵擋神、背叛神啊，我真是犯了抵擋神觸犯神性情的大罪。當時，我心裏一陣恐懼害怕，原來這麼大的病痛臨到就是神的怒氣，是神的公義性情向我發出，我恨自己怎麼這麼麻木、悖逆，也體嘗到神的性情真是不容人觸犯，我不禁仆倒在神面前，向神禱告悔改：「全能神啊！我這一年來的盡本分根本不是在事奉神，而是在作惡，我把人都帶到我面前，這是在跟神爭奪人，我和敵基督一樣卑鄙可耻。神啊，我錯了……」我泣不成聲，覺得自己沒臉再面對神了。

後來，我開始反思自己為什麼會走上這樣錯誤的道路，是什麼根源導致的。我看到神的話說：「有些人特別崇拜保羅，就喜歡在外面演講、作工，喜歡聚會，喜歡講，喜歡讓人聽他的，喜歡讓人崇拜他，喜歡讓人圍着他，喜歡在人心裏有地位，喜歡讓人都注重他的形象。我們從他這些表現來解剖一下他的本性，他的本性是什麼？如果他真是這樣的表現，就足以說明這個人狂妄自大，絲毫不敬拜神，並且他追求的是站高位，他想轄管人，他想占有人，他想在人心裏有地位，這是典型的撒但形象。他的本性特別突出的就是狂妄自大，不敬拜神，讓人敬拜他，從他的這些表現完全可以看透他的本性。」（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認識人的本性》）

「人類經過撒但敗壞以後，人的本性就開始轉變了，逐漸失去了正常人的理智，不再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做人，而是想超越人的地位，想做更高的、更大的。更高的是指什麼？就是要超越神，超越天，超越一切。人能這樣，根源是什麼？歸根結底就是人的本性太狂妄。……狂妄的表現就是悖逆神、抵擋神，人狂妄自大、自以為是，就能搞獨立王國，就能搞自己的一套，就能把人都拉到自己手裏，拉到自己懷裏。人能做出這樣的事來，人這個狂妄的實質就是天使長了，狂妄自大到一定地步就決定了人就是天使長，該把神放在一邊了，你有這個狂妄性情，心裏就沒有神的地位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狂妄本性是人抵擋神的根源》）神的話使我對問題的實質認識得更清楚了，明白了我在盡本分中常常高舉、顯露自己的根源就是因着我狂妄自大的本性導致的，從一開始我走的道路就是錯誤的，我盡本分處處高舉顯露自己，這不和保羅一樣嗎？保羅在作工的過程中就常常高舉自己、見證自己，在他的書信裏，從來不見證主耶穌是道成肉身的神，他只見證自己怎麼勞苦作工，甚至說自己「活着就是基督」，還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提後 4:7-8），讓弟兄姊妹認為像他這樣的人理應得冠冕、得賞賜……我的本性跟保羅一樣，喜歡得到人的高看、崇拜，喜歡人都圍着我轉，以我為中心，走到哪兒都想聽到別人的誇獎、贊揚，巴不得人人心裏都有我的地位。看到我的本性就是神話揭示的「狂妄自

大，不敬拜神，讓人敬拜他」，狂妄得沒有一點理智，不能站在一個受造之物的位置上敬拜神，不把神當神待，而是把自己尊為高，在盡本分中把自己樹立起來讓人高看、崇拜，弟兄姊妹受我迷惑，臨到事都依賴我，工作也都等着我作決定。我把人帶到我的面前，搞自己的獨立王國，我的所做所行怎能不激起神的怒氣，讓神厭憎、恨惡呢？我臨到這樣的病痛真是神的公義，是我作惡抵擋神罪有應得，也感謝神的管教責打臨到，制止我作惡的脚步。

認識到自己的問題後，我來到神面前禱告，說從明天起，我要有意識地實行真理背叛肉體，揭露自己的敗壞，讓弟兄姊妹看到我的醜態，對我有分辨，不再受我迷惑。第二天早上靈修的時候，我吃喝了做誠實人敞開、認識自己和如何高舉神見證神方面的神話。我看到神的話說：「見證神主要多談些神怎麼審判刑罰人，用哪些試煉來熬煉人，變化人的性情，你們在經歷中流露了多少敗壞，受了多少苦，最後怎麼達到被征服的，對神的作工有多少真實的認識，該怎樣為神作見證還報神的愛。你們把這方面的語言說得實實在在點，通俗點，別說空洞理論，說點實在話、心裏話，就這麼經歷就行了，別預備高深的、空洞的理論來炫耀自己，那顯得太狂妄沒有理智，要多講點實際的現實經歷中的實情話、心裏話對人最有益處，讓人看着也最合適。以往你們是抵擋神最嚴重的人，是最不容易順服神的人，今天被征服了，這一點永遠都不能忘記。這方面的事都要多揣摩、多思想，弄明白就知道怎麼作見證了，否則人容易做一些不知羞恥、沒有理智的事。」（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追求真理才能達到性情變化》）「所謂的分​​享經歷、交通經歷，就是把你個人心裏所思所想的、你的情形、你對神話的經歷與認識還有你自己裏面的敗壞性情都說出來，然後讓大家分辨，讓大家接受正面的，也認識那個反面的東西，這才是分享，這樣才是真正的交通。」（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做誠實人最基本的實行》）看完神的話我明白了，真正的高舉神見證神是談自己流露了哪些悖逆、敗壞，敞開自己的真實情形和所思所想，有哪些卑鄙的存心，做了哪些事，造成什麼後果，後來怎麼經歷神話語的審判刑罰對自己有認識的，再把自己敗壞的實質揭露、解剖出來，讓大家有分辨，還有在這個過程中神是怎麼責打管教、擺設環境帶領引導人的，讓大家也能看到神對人的愛，而且一定要說心裏話、實在話，不能再誇誇其談顯露自己。明白了實行路途之後，我就在聚會交通時揭露解剖自己這段時間走敵基督道路的種種表現，以及迷惑人的可怕後果，越交通我對自己走敵基督道路的表現認識得越清晰。我交通完，弟兄姊妹都說自己沒有分辨，被我能說會道和外表的好行為迷惑了。有個姊妹說：「以前，你給我的感覺就是特別能實行真理，好像不管多軟弱一看神話馬上就積極了，你這麼交通，我才看到你原來也有這麼多敗壞，也有這麼多消極軟弱。看來，敗壞人類都是一樣的，不要隨便崇拜誰，把誰看得太高啊！」還有個姊妹說：「是啊，以前你給我的感覺就是很剛強，我在你面前都不敢敞開自己，覺得自己跟你比咋這麼敗壞呢！今天你一敞開，才知道你和我們是一樣的！」我又蒙羞又悔恨，我說：「是的，以後別高看我了，那都是我走敵基督道路迷惑人誤導了你們……」有的同工還結合神話交通，幫助我認識自己，一下子我們的距離拉近了很多。聚完會回到家，我感覺心裏特別踏實。那一晚，我好像忘記了我的病，睡得很安穩。更讓我沒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我的臉恢復正常了，病一夜之間就好了。

一次聚會中，我看到一段神的話說：「平時存心目的不正的、愛出頭的、好做心強的人，愛打岔的人，宗教道理強的人，撒但的差役，等等，這樣的人站起來就是教會的難處，弟兄姊

妹的吃喝就要歸于烏有，發現這樣的人出來表演要立時取締他。如果屢教不改就要受虧損，嚴重持守者再為自己辯護，遮蓋罪孽，教會應立即剪除，不留任何餘地，不能因小失大，要顧全整體。」（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七篇》）神話揭示的就是我這一年來最突出的表現，從我盡了教會帶領的本分之後，走到哪兒做什麼事我都喜歡衝在前頭，顯示自己比別人好，和配搭一起商量工作，其實他們在很多事上也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見，但我總要起高調，發表一些自認為高過他們的意見，外表看着我是積極主動，實際上我內心深處就是為了讓他們高看我，處處都想顯露自己。想到這些，我突然覺得狂妄自大的本性真的讓我丟人丟到家了。配搭、同工什麼事都尊重我的意見與我商量，人家是活出真理實際，不獨裁，不狂妄，我却把這些當成是弟兄姊妹不如我，沒本事，總要處處站高位顯示我比他們強，現在想想都覺得很可笑，自己就像《皇帝的新裝》裏那個沒有自知之明的皇帝一樣，不知道自己多丟人，還大搖大擺到處顯露自己。回想自己的所做所行，我感到面紅耳赤、無地自容，一直以來的自我感覺良好，全部都是我不認識自己的表現。同時，我也為自己所走的道路感到害怕，特別看到神說發現這些存心目的不正、愛出頭的人出來表演，「要立時取締他」，要是不認識自己還為自己辯護的，「教會應立即剪除」，這樣的處理彰顯出神的公義和威嚴。想想也是，我這段時間處處出風頭顯露自己，帶來的後果就是讓弟兄姊妹受迷惑高看、崇拜我，心裏沒有神的地位，同工、配搭也無形中被我架空了，對本分的負擔也小了，我這樣的人在教會中橫行，其實給教會帶來的是禍，可我一點不認識自己，還把自己當成了「福星」，如果不是神這樣嚴厲的審判臨到我，我對自己的半斤八兩、自己走的錯誤道路一點不認識，最後走上不歸路都不知道啊。認識到這些，我的看事觀點也有了一些轉變。以前我總覺得，作為一個人，有能耐讓人高看，即使顯露一下自己也不是什麼問題，甚至還是一種榮耀；現在我却感覺，總顯露自己，用這種卑鄙無耻的手段換來人的高看是一種耻辱。人不認識自己，不追求性情變化，憑着狂妄性情處處顯露自己，這樣的人活着沒有人格。真正有人性的人，是脫去狂妄自是，有敬畏神之心，能本本分分做人，腳踏實地盡本分，說話做事常常高舉神、見證神，這樣的人活着才有理智，才有尊嚴。

之後，當我再身不由己地顯露自己的時候，我就感覺噁心、厭憎，也會有意識地提醒自己：不管在哪個人群中，說話一定要實在，不要浮誇，特別是交通真理更要實際，別顯露自己。每次交通自己的經歷前，我都有意識地禱告，求神鑒察我的心，擺正自己的存心，多高舉神見證神；交通完，我也要問問自己，剛剛說的話有沒有顯露自己的成分。有時候反省到我說的話有顯露自己的成分，下次去那個組聚會，我就先跟弟兄姊妹亮相、解剖我上次的表現，讓弟兄姊妹對我說的話有分辨，不盲目崇拜我。有時候雖然我是交通自己的真實經歷，反省自己當時確實也沒有顯露自己，說的都是心裏話，但是有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還是會向我投來高看的目光，我不再覺得這是一種享受，趕緊對弟兄姊妹說，其實一開始我很軟弱，當時是怎麼消極的，感覺快經歷不下去的時候，是神的話開啓帶領我，讓我明白了神的心意，也有了實行的路途……這樣交通，弟兄姊妹對我的真實身量有分辨，也看到是神的話帶領人走過來的，人沒有什麼可誇的，就不再高看我了。

回想自己這一路走來，神給我盡本分的機會，我却背着神搞自己的經營，走敵基督道路與神為敵，我實在太虧欠神了。要不是臨到病痛的管教和神話語的審判刑罰，我還不會反省認識

自己。以往總唱神話語詩歌《你當認識到刑罰審判就是愛》，我沒有什麼實際的體會和認識，今天我真的感受到了，神的審判刑罰、責打管教，都是對我們最大的愛和拯救啊！揣摩着神的愛，我心裏很受感動，也懊悔自己不追求真理，就在心裏告誡自己，一定要追求做誠實人。聚會交通的時候，我注重揣摩該怎麼交通神話能高舉神、見證神；在和同工配搭中，我也有意識地尊重、肯定他們符合真理原則的意見，不像之前那樣總是否定別人顯自己高明了，配搭盡本分的時候也沒有誰比誰高、誰占主導的現象了，臨到事大家一起尋求原則，按着真理原則實行。我很感謝神的審判刑罰，讓我認識了神的公義性情，對神有了一些敬畏的心，在事奉神的過程中追求站好一個受造之物的位置，盡好自己的本分。感謝全能神對我的拯救！

## 72 一個假冒為善之人的懺悔

韓國 心睿

全能神說：「事奉神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敗壞性情沒有變化的不可事奉神，若你的性情沒有經過神話的審判刑罰，那麼你的性情仍代表撒但，從而足以證明你的事奉是在獻好心，是藉着撒但的本性來事奉的。你用天然個性來事奉神，按照個人的喜好來事奉神，還總認為自己願意的就是神所喜悅的，自己不願意的就是神所厭憎的，完全憑着自己的喜好來作工作，這是事奉神嗎？到頭來你的生命性情一點沒有變化，反而因着事奉神更加頑固，使你的敗壞性情根深蒂固，這樣，在你的裏面就會形成一種以你的個性為主的事奉神的條條道道，按着個人的性情事奉而總結的經驗，這是人的經驗教訓，是人的處世哲學。這樣的人都屬於法利賽人、宗教官員，這樣的人若再不醒悟、不悔改，必然會成為末世的迷惑人的假基督、敵基督，所說的假基督、敵基督就從這一類人中間產生。」（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當取締宗教的事奉》）以往看到這段神的話，我就會想到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牧師長老，還有教會裏那些地位心特別重、人性惡毒的敵基督。雖然道理上也知道神的話揭示的是所有人的情形，我身上也有這種敗壞性情，但我對自己並沒有真實認識，有時候還覺得法利賽人、敵基督、迷惑人的，對我來說很遙遠，我不是那樣的人，不可能發展到那個程度。因為我信神多年，有些好行為，盡本分也能受苦付代價，教會安排盡什麼本分，我也能順服下來盡力去做，另外，我知道自己素質差，也不爭當帶領，有沒有地位都能盡本分，我怎麼能成為敵基督、迷惑人的呢？我一直活在自己的觀念想象中，直到後來在事實的顯明中，我的觀念被徹底顛覆了。

那時，我到外地教會負責福音工作，時間不長工作就有了起色，帶領也器重我，其他工作有時也會和我商量，詢問我的意見，再加上我信神時間長，盡本分能吃苦，弟兄姊妹對我就有些高看。我也把自己給端起來了，覺得我信神年頭多，又是負責工作的，不能跟其他弟兄姊妹一樣，在各方面都不能表現得比他們差，他們有敗壞流露我不能比他們嚴重，他們消極軟弱我不能消極軟弱，要不他們會怎麼看我？會不會說我信神這麼多年身量還這麼小，瞧不起我？尤其有時候盡本分違背原則臨到修理對付，帶領說我信神這麼多年還看不透事，真是沒有真理實際，我就覺得特別蒙羞、丟人，但我並沒有從中反省認識自己的敗壞、缺少，趕緊追求真理補足自己，而是講一堆空洞道理假裝認識自己，把自己偽裝成屬靈人，掩蓋自己沒有真理實際的真相。

一次，有個宗派同工說願意尋求考察真道，帶領得知後讓我趕緊給他見證神的末世作工，我當時答應了，可後來因着這個宗派同工觀念多不好解決，再加上忙別的事，我就把這事擱置了。半個月以後，帶領問我這個人的情況，我說還沒給他交通見證，帶領問：「多長時間了，還沒給人家見證？人家願意尋求考察，還帶了那麼多信徒，都在盼着主來，你為什麼不及時給人見證神的末世作工？」我有些心虛，就開始表白辯解，說事情多，還沒來得及去。帶領生氣地對付我盡本分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拖拖拉拉，嚴重耽誤了福音工作。當時，帶領的語氣很嚴厲，現場還有不少弟兄姊妹，我覺得臉火辣辣的，這下是丟人丟到家了，恨不得鑽到桌子底下去。同時，我心裏的怨言也往外冒：「能不能給我留點面子，別說得這麼嚴厲啊？我知道錯了，趕緊給他傳就行了，為什麼要這麼嚴厲地對付修理呢？再說了，我也沒闲着，整天忙着傳福音，起早貪黑的，這樣還說是應付糊弄、不負責任，那還讓我怎麼做啊？這個本分真是太難盡了！」聚完會後，我躲到屋裏哭了一場，心裏特別委屈、消極，對神滿了誤解，甚至背叛的心也出來了，覺得帶領這麼對付我，神肯定也厭憎我了，我也盡不了這個本分，乾脆引咎辭職，捲鋪蓋走人吧，省得耽誤神家工作，自己還出力不討好。哭着哭着，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情形不對，我信神這麼多年，臨到稍微嚴厲點的對付修理就受不了，跟神講理較勁甚至想撻挑子，這哪有一點身量啊？想到神說過，就是天塌下來也得守住本分，我心裏很受激勵，就想不管神對我什麼態度，帶領怎麼看我，我都不能倒下，再有難處我也得頂上去。有了這樣的心志我就不那麼痛苦了，擦了擦眼淚，趕緊去找弟兄姊妹商量，沒幾天就把這個宗派同工傳過來了。事後，我並沒有認真尋求真理反省認識自己，只是憑着良心、意志支撐着堅持盡本分，就以為自己有身量了，能接受修理對付有些真理實際了。

其實，帶領對付我盡本分不負責任、拈輕怕重，不作實際工作，這些都是很嚴重的問題。我負責福音工作，看到福音對象觀念多一些就不願意付代價給人交通見證，隨隨便便就撻下了，而且一拖就是半個月，這得耽誤多少人考察真道，迎接主的再來！我對待本分這樣掉以輕心，耽誤了國度福音的擴展，這是抵擋神、觸犯神性情的事。外表看我沒闲着，盡本分也能受苦付代價，但每當遇到難處，我不是想着怎麼尋求真理解決，把本分盡好，而是打退堂鼓，憑己意、憑喜好，把神的托付隨意就撻一邊了，我盡本分哪有一點忠心？帶領對付的是我這種對待本分特別輕慢、不負責任的態度，是我詭詐的撒但性情，而且我已經不是第一次犯這類錯誤了，帶領給我揭露出來，是讓我反省認識自己，能有悔改變化，但當時我根本沒有尋求真理，也沒認識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問題。外表上我也接受修理對付，但因着我對自己沒有真實認識，聚會時就冠冕堂皇地說一些空話、道理，說自己盡本分不負責任耽誤了神家工作，帶領對付我是應該的，帶領對付的是我本性裏的東西，是我的撒但性情，我不能分析這個事情的對錯。但對於自己到底錯在哪兒了，這麼做的性質後果是什麼，對待本分輕慢的態度流露的到底是哪方面敗壞性情，有什麼錯謬的思想觀點，這些細節的情形我只是蜻蜓點水一帶而過，怎麼依靠神、怎麼實行進入的正面認識却交通很多。說自己臨到修理對付，當時也消極，也有怨言，講自己的理，甚至想撻挑子，但想到神的話我就很受激勵，就覺得我不能倒下，神在我身上作了這麼多工作，花費了這麼多心血代價，我得有良心，不能辜負神，無論臨到什麼對付修理，盡本分有多大難處，我都得把本分盡好，何況帶領對付修理也是為了讓我認識自己，悔改變化……弟兄姊妹聽後對我的問題、敗壞沒什麼分辨、認識，也不覺得我給神家工作帶來多

大虧損，反倒覺得帶領對我要求太苛刻，盡本分出點問題就要遭受對付修理，都同情、理解我，還認為我臨到修理對付不消極，還照樣對本分有負擔，的確是明白真理有身量，就高看、崇拜我。記得當時有好幾個弟兄姊妹說，「看你臨到這麼嚴厲的對付修理沒有消極，還能繼續盡本分，挺佩服你的」；還有的說，「你盡這個本分真不容易啊，出力受累不說，出現什麼問題、漏洞還遭受修理對付，看你擦擦泪爬起來還能正常盡本分，要是我早就倒下了，根本没這個身量」。弟兄姊妹聽完我的交通，不但不明白接受對付修理的實行路途，也沒有從我的經歷中看到對付修理是神的愛、神的拯救，反而對神誤解、防備、疏遠了，與我的關係近了。後來，我又臨到幾次修理對付，也都是那樣經歷的。我常常交通字句道理假冒屬靈，假冒認識自己，假冒有身量、有實際，把弟兄姊妹都給迷惑了，而我却没有知覺，還很慶幸自己在對付修理中沒有倒下，活在自我欣賞的情形中，自以為有身量，有些真理實際了，性情越來越狂妄自是。

一次，有個弟兄指出我盡本分存在一些問題，我心裏不服、不接受，還埋怨這個弟兄事多，雞蛋裏挑骨頭，對他很反感。但又怕人家說我信神這麼多年還這麼狂妄自是，對我看法不好，也怕被帶領發現對付我不接受真理，我就假冒、偽裝，克制自己不發牢騷，外表心平氣和地對這個弟兄說：「你把這些問題一條條說出來，咱們一條條溝通，看怎麼解決，解決不了的再尋求帶領。」然後弟兄說一條，我就講自己的理，反駁一條，溝通到最後，弟兄提的多數在我這兒就都不是問題了。看到問題就這麼解決了，我還挺得意。沒想到過後這個弟兄心裏不踏實就尋求了帶領，結果他提出的有些確實是問題。帶領知道情況後，當着大家的面點着我的名嚴厲地對付、揭露我，說我太狂妄自是了，誰的建議都聽不進去，還對付我做事沒有原則，沒有一點真理實際，什麼實際問題也解決不了，還瞎狂窮狂，沒有一點理智。聽到這些話我特別扎心，但心裏還有些不服，覺得我是有狂妄性情，有時候也比較自是，但有些建議我還是能聽的，不至于狂到這個程度吧？

没多久，一次聚工作會，帶領發現我負責的工作進展緩慢，問我們盡本分效率為什麼這麼低，問題出在哪兒，還能不能提高效率。我說「不能了，已經盡力了」，還覺得帶領不了解我們的實際情況，要求太高。後來，帶領又讀神的話，交通了傳福音見證神的意義，還說現在時間緊迫，盡本分得提高效率，但當時我根本聽不進去，就憑着自己的經驗、想象定規不能提高，還小聲問其他弟兄姊妹，「你們說能提高嗎？」其實我的問話裏就帶着自己的存心，想讓大家都站在我一邊，跟我說一樣的話來對抗神家的要求，拖延工作進度。在這麼明顯的事上我當時沒一點知覺，弟兄姊妹對我也沒有分辨，可以說根本不加分辨，都站在我一邊隨從我。

後來，因為我特別狂妄自是，盡本分沒有果效，不但作不好組裏的工作，還形成了攔阻，我被撤掉了本分。沒想到再選負責人時，大家還投我的票，而且是全票通過，我甚至聽見有人說，要是把我撤掉了，這個組就散了，誰還能做得了負責人呢？這個時候，我才感覺自己的問題嚴重了，想想我都把工作搞癱瘓了，大家還都聽我的、維護我，神家把我給撤了，大家還選舉我，甚至為我打抱不平，我真是把弟兄姊妹都給迷惑了！

我想到了一段神的話：「你們所有的人都在內，交代給你們一片教會，半年没人管你們就走歪歪道了，再有一年没人管，你就把那些人帶跑了，帶偏了，再有兩年没人管，你就把那些人帶到自己跟前了。這是因為什麼？這個問題你們有沒有考慮過？你們會不會這樣？你們的認識只能供應人一段時間，時間長了，你總講那些東西，有的人就分辨出來了，說你太膚淺沒有

深的東西，你沒辦法只好講道理迷惑人了。總是這樣，下面的人都按着你的方式、按着你的步驟、按着你那個模式去信神，去經歷，實行那些字句道理，最後你講來講去人都以你為標杆，你帶領人講道理，下面的人也跟着學道理，走來走去，人的歪歪道就出來了。你走什麼道，下面的人也走什麼道，人都跟你學，跟你走，你心裏就覺得：這下可有權了，這麼多人都聽我的，能呼風喚雨了。人裏面這個背叛本性不知不覺就把神架空了，自己就形成一個某某宗派、某某派別，各宗各派是怎麼產生的？就這麼產生的。看各宗各派的首領，他們都是狂妄自是，解釋聖經都是斷章取義，憑自己的想象，都是靠恩賜與知識來作工的，如果他什麼也說不出來，那些人能跟他嗎？他畢竟是有些知識，會講點道理，或者會籠絡人，會用些手段，就把人帶到他跟前了，把人都欺騙了，人名義上是信神，其實是跟隨他的。如果遇見傳真道的人，有些人就說：『我們信神得問問帶領。』人信神還得通過人，這不就麻煩了嗎？那帶領的成什麼了？是不是成法利賽人，成假牧人，成敵基督，成了人接受真道的絆腳石了？這類人就屬於保羅一類的人。』（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追求真理才是真信神》）從神的話中，我看到自己就是神話揭示的法利賽人，而且我不僅僅有這種詭詐、邪惡的撒但性情，我做的事已經發展到了這個程度，把人都迷惑、控制了，把神給架空了。想到那些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牧師長老，他們常常講字句道理，用一些好行為來迷惑人，天天嘴上喊着虧欠神，好像多謙卑、多認識自己一樣，還常常高舉顯露自己怎麼為主撇棄花費，作了多少工，受了多少苦，結果信徒都崇拜他們，認為他們所說所做都是合主心意的，絲毫不加分辨，還認為順服他們就是順服主，人名義上信主，實際上却在跟隨他們。我的所作所為與所走的道路跟那些法利賽人、牧師長老有什麼區別？我也是注重講字句道理，注重外表的受苦花費，好讓弟兄姊妹說我盡本分有忠心。臨到對付修理我不尋求真理，也根本不認識自己，却講一大堆道理、官話來迷惑人，讓人覺得我有順服、有身量，最後把人都帶到了我面前，都崇拜我、聽我的，甚至跟我一起對抗神的要求，我真是在這裏掌權了，這跟敵基督有什麼區別？我還不是帶領，也沒有那麼高的地位，只是和兩個姊妹配搭着負責一項工作，而且還有帶領的監督，就發展到這個程度，如果我有高的地位，單獨負責一項工作，都不敢想自己能作出多大的惡。以往我一直認為自己信神多年，不管臨到什麼痛苦試煉都沒有停止盡本分，而且我人性也不算太壞，又不爭當帶領，肯定不會成為法利賽人、敵基督。這下在事實面前，我徹底傻眼了，捂口了，摔得這麼慘，徹底蒙羞了，才感覺到自己以往的觀點是多麼的荒唐謬妄、多麼的坑人，也感到自己的性情太邪惡、太可怕了！看到我信神不追求真理，不接受、順服神的刑罰審判、修理對付，不根據神的話來反省認識自己的撒但本性，只是滿足于外表的順服、道理的承認，這樣外表人性再好，規條守得再好，一旦有合適的機會，背叛神的撒但本性就徹底暴露出來了，不知不覺就作出令自己想不到的惡行，真的是神所揭示的「你們背叛我的可能仍是百分之百」。

神知道我敗壞太深，麻木、剛硬，不是對自己有一點認識就能達到變化的，後來又藉着弟兄姊妹對付、揭露我。一次，一個姊妹直言不諱地說，「現在我對你才有點分辨，你交通的時候很少說自己心裏的真實想法，也不揭露自己的敗壞，光是說一些正面的認識與進入，好像你的敗壞都已經解決了，現在沒有敗壞了。」還說以前她一直很崇拜我，認為我信神時間長，明白真理，臨到事會經歷，盡本分能受苦付代價，還能經受得住嚴厲的修理對付，所以就很高看我，好像我說什麼都是對的，說什麼她都聽，根本不加以分辨，在她心裏都要把我當神對待

了。聽到她說都要把我當成神了，我感覺好像五雷轟頂，特別害怕，也特別接受不了，心裏埋怨姊妹，「你這樣說我，我不成敵基督了嗎？你怎麼這麼糊塗沒有分辨，我也是敗壞的人，你怎麼能這麼看待我呢？……」姊妹說完，我又害怕又委屈，跑到屋裏大哭了一場。那幾天，我心裏一直像插了把刀一樣，一想到姊妹說的話就扎心地痛，就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覺要大禍臨頭似的。我知道這是神在向我發怒，是神的公義性情臨到我了，我作了這樣的惡，就要承擔後果。我感到神的性情不容觸犯，也覺得自己已經被神定罪了，眼淚止不住地往外流，覺得自己信神的路已經走到頭了。怎麼也想不到我這個平時不作大惡、不犯大錯的人，竟然走到這麼嚴重的地步，講道理迷惑人不說，竟讓人崇拜到了當神對待的地步，真是把神完全架空了，嚴重觸犯了神的性情。那段時間我特別消極，這些過犯、惡行就像烙在我心裏一樣，我覺得自己就是個法利賽人、敵基督，是屬撒但的，效完力就得被淘汰。我怎麼也想不通，我怎麼能走到這個地步呢？我懊悔地仆倒在神面前，向神認罪懺悔：「神啊，我作了大惡，觸犯你的性情了，我該受咒詛、懲罰！神啊，我不求能得到你的寬容，只求你開啓我，使我能認識自己的撒但本性，看清自己的敗壞真相。神啊，我願意向你悔改，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做人。」

後來，我開始反思自己到底因為什麼走到了這個地步，問題到底出在哪兒？一次，我看到神的話說：「那敵基督是怎麼假冒的？都假冒什麼？當然，他這個假冒也是為了他的地位與名望，是離不開這個的，否則的話他是不可能假冒的，不可能做這蠢事的。既然這個行為被人所痛斥、噁心、厭憎，那他怎麼還能做呢？肯定是有他的目的、動機的，是帶着動機、帶着存心的。敵基督在人心中要獲得地位就得讓人能高看他，那人怎麼能高看他呢？他除了裝出人觀念當中認為好的一些行為表現之外，還要冒充人認為高的、大的一些行為或者形象來讓人高看，這是另外一方面。」（摘自《揭示敵基督·盡本分只為出人頭地、滿足自己的利益與野心，從不考慮神家利益，甚至出賣神家利益，以神家利益為代價換取個人的榮譽（九）》）「敵基督無論在什麼場合下，在哪兒盡本分，都擺出一副沒有軟弱、愛神至極、對神充滿信心、從來不消極的架勢，讓人看不到他們內心深處對真理、對神的真實態度、真實觀點。其實，他們內心深處真的認為自己無所不能嗎？真的認為自己沒有軟弱嗎？不是。那他知道自己有軟弱、有悖逆、有敗壞性情，為什麼當着人的面還要這麼說、這麼表現呢？這個目的是很顯然的，無非就是為了維護在人中間、在人面前的地位。他認為如果在人面前公開消極，公開說軟弱的话，流露悖逆，談認識自己，這是對自己的地位、名譽造成傷害的事，是受虧損的事，所以他寧死也不會說自己有軟弱、有消極，自己不是完全人，就是一個普通人。他認為如果承認自己有敗壞性情，是一個普通的人，是一個渺小的人，那失去了在人心裏的地位，所以，無論如何他也不能把這個地位拱手讓出去，而是極力地爭取。每當臨到一個難事的時候，他就積極出頭，一看出頭能露餡，能讓人看漏自己，他就趕緊躲開。如果這事還有餘地，還有機會來表現自己，來冒充自己是內行，自己知道、明白，能解決這個問題，那你就趕緊上前抓住這個機會讓人了解他，讓人知道他有這方面特長。」（摘自《揭示敵基督·盡本分只為出人頭地、滿足自己的利益與野心，從不考慮神家利益，甚至出賣神家利益，以神家利益為代價換取個人的榮譽（九）》）「這些敵基督想充當屬靈人的角色，想充當弟兄姊妹中間的佼佼者，充當有真理，明白真理，而且能幫助那些軟弱的、幼小的人這樣的角色。充當這樣的角色的目的是什麼？首先他們認為自己已經超乎肉體，超乎世俗了，擺脫了正常人性的軟弱，超脫了正常人性的肉體需要了，覺得自己在神家中是能擔重任的

人，是能體貼神心意的人，是心裏被神話充滿的人，他們自封自己已經達到神的要求了，達到神滿意了，達到能夠體貼神心意了，能夠得着神口中所應許的好的歸宿了。所以他們常常飄飄然，覺得自己與其他人不同。他們利用自己能記得住的、頭腦能理解的這些字句來教訓別人，來定罪別人、定規別人，也常常用自己觀念中想象的一些作法、一些說法來定規別人，教導別人，讓別人去遵守，從而達到他們心目中所要的在弟兄姊妹中間的地位。他覺得只要自己能講一些對的字句、對的道理，能喊一些口號，在神家中能夠負點責任，能夠擔點重任，願意出頭，能維護在一個人群當中的正常秩序，這樣就屬靈了，自己的位置就穩定了。所以，在他們冒充自己是屬靈人、自詡是屬靈人的同時，他們也冒充自己是無所不能、無所不及的，是完全人，還覺得自己什麼都會，什麼都行。」（摘自《揭示敵基督·盡本分只為出人頭地、滿足自己的利益與野心，從不考慮神家利益，甚至出賣神家利益，以神家利益為代價換取個人的榮譽（九）》）

讀完神的話我明白了，我為什麼能一直假冒、偽裝，為什麼我交通光說自己好的一面，自己醜陋邪惡的一面就想方設法地掩蓋，不讓人看見，就是為了維護我在人心中的地位，維護我這個信神多年的「老人」的形象，讓人看到我信神多年的確不一般，我跟普通的弟兄姊妹不一樣，我已經明白真理有些身量了，讓人都高看我、崇拜我，我真是太狂妄，太詭詐、邪惡了。我以自己信神年頭多、明白點道理為資本，在心裏把自己高高地端起來了，就開始偽裝屬靈人。本來就沒有真理實際，臨到事還不注重尋求真理、實行真理，而是用講道理，用外表的好行為、受苦付代價來掩蓋自己沒有真理實際的醜態；臨到修理對付不反省認識自己，不解剖自己的問題和敗壞，還把裏面的卑鄙存心、敗壞性情都掩蓋起來，不讓人發現，好維護自己的地位形象。我這些假冒為善的表現與當初那些抵擋主耶穌的法利賽人有什麼區別呢？主耶穌斥責法利賽人：「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裏面却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你們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顯出公義來，裏面却裝滿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太 23:27-28）「你們這瞎眼領路的，蠅蟲你們就濾出來，駱駝你們倒吞下去。」（太 23:24）我不就是這樣嗎？外表是在交通自己的經歷，但只是談一些大家都看到的情形，講些空洞道理，把自己內心深處真實的想法、敗壞、邪惡都掩蓋起來，從來不說，讓人看到我雖然有問題、有敗壞，但比他們還是好很多。我把蠅蟲濾出來，駱駝吞下去，外表很虔誠，裏面却處處考慮自己的地位、名譽，維護着自己在弟兄姊妹心中的形象，我真是假冒為善、圓滑詭詐，把弟兄姊妹都給迷惑欺騙了。我的假象偽裝、受苦花費都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名譽，為了能在人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不站在受造之物的地位上規規矩矩做人，不是把自己擺在一個深經撒但敗壞之人的角度上來經歷神的作工，接受神的審判刑罰、修理對付，追求真理做誠實人，達到脫去敗壞性情，而是利用盡本分的機會來顯露自己、樹立自己迷惑人，與神爭奪神選民，我走的就是抵擋神的敵基督道路，是神定罪咒詛的。想想自己，除了信神時間長點，論素質、論追求真理都不如別人，信神這麼多年，到現在還沒有一點真理實際，生命性情沒有變化，還是一副狂妄自大的撒但相，盡本分沒有原則，不但不體貼神的心意，不能見證神，還能耽誤、攔阻福音工作，說起自己信神時間長都感覺蒙羞，自己還以此為資本，想樹立自己讓人高看崇拜，真是太沒理智、太不知羞耻了！

一次靈修時，我又看到神的話說：「人要是不追求真理，永遠也不會明白真理，字句道理說一萬遍也是字句道理。有些人只會說『基督是真理、道路、生命』，這話你說一萬遍也沒

用，你不明白這話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說基督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你能說出經歷的認識嗎？你進入真理、道路、生命的實際了嗎？神的話是讓你們經歷認識的，光會說字句沒有用。你在神的話上明白、進入了，你就能認識自己，你不明白神的話，那你也不會認識自己。有真理才會分辨，沒有真理不會分辨；有真理才能看透事，沒有真理看不透事；有真理才能認識自己，沒有真理認識不了自己；有真理才能有性情變化，沒有真理性情不能變化；有真理了才能事奉到神心意上，沒有真理事奉不到神心意上；有真理了能敬拜神，沒有真理敬拜神也是搞宗教儀式。這一切都得靠着從神話裏得着真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怎樣認識人的本性》）看完神的話，我心裏更清楚了，我之所以走上了法利賽人抵擋神的錯誤道路，就是因為我信神多年不追求真理、不實行真理，讀神話總是滿足于明白神話的字面意思，因着對神話沒有實行經歷，就不能真正明白真理進入實際，所以怎麼交通也是字句道理。我信神心裏不渴慕神話，不喜愛真理，很少安靜下來用心揣摩神話，神的每篇話語揭示的是哪方面真理，我有沒有明白，實行、進入了多少，神的心意是什麼，在我身上有沒有達到果效；臨到事也不注重結合神的話揣摩自己的情形，反省自己存在哪些問題，流露了哪些敗壞性情，有哪些錯謬的思想觀點……整天外表忙忙碌碌，像保羅一樣，就注重作工受苦，滿足自己的野心欲望。神末世道成肉身發表那麼多話語，現在又把真理的細節方方面面交通了這麼多，就是為了讓我們能明白真理，認識自己的敗壞真相，能悔改變化，可我對神的話却輕慢對待，不渴慕，不揣摩，更不注重實行、進入，這與神拯救人的心意不是背道而馳嗎？與法利賽人、宗教牧師走的道路不是一樣嗎？法利賽人就是光作工講道，受苦花費，維護自己的地位，從來不實行神的話，所以講道多少年都講不出對神話的經歷認識，不能帶領人進入真理實際，只能講聖經字句、知識道理來迷惑人，結果成了信神却抵擋神的人。我信神不注重實行真理，只是憑觀念想象守規條，不犯大錯、不作大惡，有些好的行為，聚會再能講一些對的道理，這樣就以為信神信得不錯了，我這不是假冒為善嗎？哪是真實信神的人啊？這樣信到最終，什麼真理實際也沒有，性情沒有絲毫變化，不還是被淘汰的對象嗎？我很後悔，就向神禱告，不願再假冒為善，讓神厭憎、恨惡，願意追求真理接受神的審判刑罰，變化自己。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比如，你認為人有了地位就應該有點當官的樣式，說話得有腔調，當你意識到這個想法不對的時候，那你就背叛，別走這條路。你一旦有這樣的想法，你就應該從這個情形裏走出來，別陷在裏面。一陷在裏面，這個思想、觀點在你裏面成形了，你就會偽裝、包裝自己了，把自己包得嚴嚴實實，讓誰也看不透你，摸不着你的心思，你跟人是隔着假面具說話，別人看不到你的心。你得學會讓別人看到你的心，學會跟人交心，跟人靠近，你就反其道而行。這是不是原則？是不是實行路？先從思想意識着手，自己想要包裝的時候就得禱告：『神哪！我又要偽裝了，又要玩陰謀詭計了，我真是魔鬼呀！真是讓你厭憎！我現在都噁心我自己，求你管教我，責備我，懲罰我。』你得禱告，把你的態度拿出來，這就涉及到實行了。這個實行是針對人哪方面呢？針對人對一個事流露的心思意念、存心，你所走的道路還有行路的方向。就是當你有這樣的意念了，想要這麼做了，你就把它限制起來，解剖它。一解剖，一限制，你行出來的、流露出來的是不是就少多了？你裏面的敗壞性情是不是就受挫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解決敗壞性情得有具體的實行路途》）神的話給我指出了實行的路，要解決假冒、偽裝，解決詭詐邪惡的撒但性情，最主要得實行真理做誠實人，學會跟神敞開，

跟人交心，說心裏話，臨到事把自己心裏的真實觀點、想法說出來。再想偽裝自己的時候，就禱告神背叛自己，反其道行，能敞開亮相、揭露、解剖自己的敗壞，不讓撒但性情得逞。想到神的話說：「若你有很多隱私難以啓齒，若你很不願意將自己的秘密也就是自己的難處與人敞開來尋求光明之道，那我說你是一個很難蒙拯救的人，而且你是一個在黑暗中難以露出頭脚的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告誡三則》）這時就覺得做誠實人太重要了，我信神多年連做誠實人這項最基本的真理都還沒有實行進入，真是太可憐了！我就向神禱告，願意悔改，實行做誠實人。

後來，我再聽到誰說我明白真理，有身量，就感覺渾身不自在，覺得蒙羞，再也沒有那種欣賞自己的感覺了。記得有一次，我遇到了一個姊妹，她聽說我信神時間長，又坐過監受過苦，就很羨慕我，當着我的面直接說，「你信神時間那麼長，聽道多明白真理多，真羨慕你。」當時，我聽了心裏特別害怕，渾身起雞皮疙瘩，就趕緊給姊妹說明真相：「我不是你說的那樣，你不要光看我的外表，我雖然信神時間長，但是我一方面素質差，另一方面不喜愛真理、不追求真理，只是外表的受苦，明白一些道理，到現在盡本分也沒有原則，性情沒有什麼變化，神家托付的哪項本分我都擔不起來，盡本分不能見證神，甚至還能羞辱神、抵擋神。」我又給姊妹交通，「你看事的觀點不對，不合真理，不要盲目地高看人、崇拜人，得根據神話真理看人看事。神是怎麼看待人的？神不看人信神多少年，受多大苦，跑多少路，會講多少道理，神是看人是否追求真理，性情有沒有變化，能不能盡好本分見證神。有些弟兄姊妹雖然信神時間短，但追求真理，明白了就注重實行進入，人家長進快，比我強多了，你應該羨慕他們在追求真理上怎麼求真下功夫，而不是羨慕我信神時間長受苦多。信神時間長，這是神的命定，沒什麼可羨慕的，如果信神時間長不追求真理，性情沒什麼變化，只注重外表的好行為，還是法利賽人能迷惑人，所以人能不能追求真理性情有變化，這是最關鍵的。」這樣交通完以後，我心裏踏實多了。另外，聚會時我也不敢講大道理誇誇其談了，只是結合神話談一點對自己的認識，再聲明我現在只是認識到這點，還沒有變化，也沒有實行進入。雖然我交通得很膚淺，但心裏感覺踏實一些。

經歷過來，我看清楚了一個事實，也深深地體會到，人信神不管多少年，外表人性多好，有多少好行為，能受多少苦，作多少工作，只要不追求真理，不接受、順服神話語的審判刑罰、修理對付，臨到事不注重認識自己、進入神話實際，撒但性情沒有一點變化，走的都是法利賽人、敵基督的道路，一旦有了合適的環境、背景，就能演變成敵基督、迷惑人的，這是肯定的，也是必然的結果。看到信神要達到性情變化蒙拯救，追求真理、接受神的審判刑罰、修理對付太重要了！感謝全能神！

## 73 神的拯救

中國山東 依晨

神的話說：「神所作的每一步工作，不管是話語嚴厲、審判、刑罰對人都是成全，實在太合適了，神歷世歷代都沒有作過這樣的工作，今天作在你們身上，使你們領略到了神的智慧。雖然你們裏面受了一些痛苦，但總覺着心裏踏實得平安，你們能享受到神這步作工，這是你們的幸福。不管以後能得什麼，總之看見今天神在你們身上作的工作全都是愛。人不經歷神的審判、熬煉，總是在外面做、外面熱心，性情總也沒有變化，這能算是被神得着嗎？現在雖然人裏面還有許多狂傲的東西，但人的性情比以前穩定多了。神對付你也是為了拯救你，當時可能你受一些痛苦，但到有一天，你的性情得變化了，那時回頭一看，神所作的工作太智慧了，到那時你也就能真正明白神的心意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痛苦試煉才知神可愛》）讀完神的話我深有感觸，就想起自己以前挺狂妄的，野心欲望特別大，總是追求名利地位，跟人爭、跟人比，活得沒有一點人樣，經歷神話語的審判刑罰、責打管教之後，我才對自己的撒但本性有了一些認識，開始懊悔、恨惡自己，做人也老實低調了一些，我真實地感受到神的審判刑罰的確能變化人、潔淨人。

2005年，我接受全能神一年多就被選上了教會帶領，面對神的高抬和弟兄姊妹的信任，我向神禱告立下心志一定好好盡本分，還報神愛。很快，我就投入到教會工作中，弟兄姊妹有些情形、難處，我就找相關神的話幫助解決，雖然交通得淺，還是有些果效，弟兄姊妹也說聽我交通能得到一些幫助。後來，因為我盡本分有些果效，帶領就讓我負責幾個教會的工作，我心裏很高興，尤其看到自己比配搭的姊妹領受神的話快，帶領也器重，就更是沾沾自喜，覺得自己是帶領眼中可培養的「苗子」，是教會裏不可多得的人才。漸漸地，我越來越狂妄，覺得自己有點真理實際了，不再注重讀神的話反省自己，臨到事也不尋求真理，總是自滿自足、高高在上，瞧不起弟兄姊妹，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受敗壞性情的轄制不能正常盡本分，我不再交通真理憑愛心幫助，而是不耐煩地教訓他們：「神作工都到什麼時候了，你還貪享肉體，就不怕落在災難中受懲罰嗎？」「你再不好好盡本分，等着被淘汰吧。」看到弟兄姊妹都受我轄制，不願意見我，我不但不反省自己，還埋怨是弟兄姊妹不追求真理。

沒過多久，帶領來跟我們聚會，我還以為要提拔我，可令我沒想到的是，帶領說我生命進入太淺，不會交通真理解決問題，不適合再負責幾個教會的工作了。聽到這個消息，我一下子就矇了，腦袋一片空白。散會後我都不知道是怎麼到家的，只記得一路上流着淚，心想：我這麼賣力地盡本分，不但沒有「升」反而還「降」了，這下弟兄姊妹會怎麼看我啊？既然不能負責大範圍的工作，就在這個小範圍裏盡本分還有什麼意思！那些日子，我是吃不下飯睡不着覺，痛苦煎熬中我向神禱告，求神開啓帶領我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禱告後，我心裏平靜了許多，看到神的話說：「在你們的追求中，個人的觀念、盼望、前途太多，現在這樣作工就是為了對付你們的地位之心，對付你們那些奢侈的欲望，就這些盼望、地位、觀念都是撒但性情的典型代表。……別看你們現在跟隨着，對這步工作有點認識，但就你們的那個地位心仍沒放下，今天地位高了就好好追求，地位低了就不追求了，就這個地位之福總掛心頭。為什麼多數人總消極起不來呢？還不都是因為前途『暗淡無光』嗎？……你越這樣追求越沒有收穫，地位

心越強的人越得經受更大的對付，越得經過大的熬煉，這樣的人太不值錢！得經受許多對付、審判才能徹底放下，就你們現在這樣的追求到最終只能是一無所獲。不追求生命的人不能有變化，不渴慕真理的人得不着真理，你不注重追求個人的變化與進入，總是注重那些奢侈的欲望，轄制你愛神、親近神的東西，這些東西能將你變化了嗎？能將你帶入國度之中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你為什麼不願意作襯托物呢？》）讀完神的話我明白了神的心意，原來神擺設這樣的環境就是為了對付我裏面的地位之心，使我能反省自己，走上追求真理的正路。想想我信神以來一直熱心追求，撇棄花費，真是為了追求真理、盡受造之物的本分嗎？其實我只是為了滿足自己出人頭地的野心欲望，根本不是為了追求真理，所以得到地位之後我就自滿自足、不思進取，被撤換後不但不反省自己，還消極軟弱，埋怨神，甚至想撻挑子背叛神，我真是沒有良心理智，太自私卑鄙了。今天臨到撤換是神對我的保守，我不應該消極、誤解，應該尋求真理來解決自己的敗壞。于是我就來到神面前跟神禱告：神啊，我不願再追求地位了，我願意順服你的主宰安排，好好追求真理，盡好本分來滿足你。接下來的日子，我就開始注重讀神的話、反省自己，再流露狂妄性情時就有意識地禱告神、背叛自己，這樣實行一段時間心裏踏實多了，和弟兄姊妹也能正常相處了。

就這樣過了幾年，我又被選上了教會帶領。沒過多久，我負責的教會要和另外一處教會合并，那就要重新選舉帶領了。臨到這個環境，我的地位心又開始作祟，很怕失去這個帶領的地位。當我與另一處教會的帶領一起聚會的時候，發現她們領受神話、交通真理一般，我就覺得這次選舉，帶領的位置非我莫屬了。為了穩坐這個帶領的位置，讓更多的人看到我的工作能力，我就主動提出去解決一處薄弱教會的問題，並保證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于是，我每天在教會中忙着聚會交通解決問題，交通當中我就有意談自己以前是怎麼作工作的，作工果效怎麼好，當時帶領又是怎麼器重我的，也有意談出另一處教會的帶領作工當中的失誤、偏差，變相地貶低姊妹抬高自己。神鑒察人心肺腑，因着我盡本分存心不對，神就向我掩面了。那段時間我不停地忙碌，可盡本分就是沒有什麼果效，而且我嘴裏還長滿了紅疙瘩，喝水都疼，我心裏特別難受，「我來這個地方也有一段時間了，也沒解決什麼問題，作工也沒有果效，這下帶領會怎麼看我呢，會不會覺得我這個人也沒有工作能力啊？別到時候還沒選舉就被提前撤換了，那可太丟臉了！」想到這裏，我恨不得一下子就解決所有問題，可是不管我怎麼交通，教會的問題就是遲遲得不到解決，我心裏煎熬到一個地步，就來到神面前向神呼求：「神啊！我落在了黑暗中什麼問題也看不透，神啊！肯定是我抵擋了你，求你開啓帶領我，我願意反省自己，向你悔改。」

後來，我看到了一段神的話：「你們的口中含着不義之人的舌頭與牙齒，你們的言行猶如那引誘夏娃犯罪的毒蛇一樣，互相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在我前爭奪自己的地位，爭奪自己的名利，却并不知我在暗中觀察着你們的言行，在你們未來到我眼前以先，我早已將你們的心底摸透。人總想逃出我的手心，又總想避開我的雙眼的鑒察，但我却從未躲開人的言行，而是有意叫人的言行都觸及我的雙目，以便我能刑罰人的不義，能審判人的悖逆。所以，人背後的言行却總在我的審判台前，而且我的審判從未離開人，因為人的悖逆太多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擴展福音的工作也是拯救人的工作》）神審判揭示的話語使我膽戰心驚，不由得回想自己這段時間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為了確保能夠坐上帶領的位置，讓更多的人高看、崇拜，我竟打

着交通真理解決問題的幌子來證實自己、牢籠人心，處處抬高自己貶低別人，把弟兄姊妹當作競爭對手，玩詭計、耍手段，我這哪有一點信神之人的樣式，哪有一點人性？這與那些為了一口食物而互相爭奪的動物有什麼區別呢？我真是太自私、太卑鄙了！我的所作所為就是在作惡抵擋神，早已觸犯了神的性情。今天臨到病痛、作工沒有果效，正是神對我的責打管教，神的心意是讓我能反省自己，能悔改變化。我就反思，為什麼我總是追求名利地位，把名利地位看得高於一切呢？這都是因為撒但的迷惑、敗壞，撒但藉着學校的教育、社會的薰陶把各種毒素、哲學灌輸到我心裏，就像「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等等這些撒但哲學已經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靈深處了，成了我的本性，我總是憑這些撒但毒素活着，性情越來越狂妄自大，特別崇尚名利地位，總想出人頭地做人上人。因着我不走正道，活在爭名奪利的撒但性情當中，兩眼墨黑什麼問題也看不透，也解決不了弟兄姊妹的問題，耽誤了教會的工作，我這哪是在盡本分，簡直是在作惡啊。我俯伏在神面前向神悔改：「神啊！我盡本分爭名奪利不務正業，糊弄你，欺騙你，我該遭咒詛，神啊，我不願意再這樣下去，我願意向你悔改。」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話：「既然是受造之物就得盡上受造之物的本分，對你們沒有別的要求。你們應該這樣禱告說：『神哪！無論我是有地位或沒地位，我現在認識自己了，我地位高也是你的高抬，我地位低也是你的命定，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我沒有什麼選擇，沒有什麼怨言，……我不注重什麼地位，我無非就是一個受造之物，你把我放在無底深坑、硫磺火湖裏面，我無非也就是一個受造之物。你用我，我是一個受造之物；你成全我，我也是受造之物；你不成全我，但我仍要愛你，因我只是一個受造之物。……』」（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你為什麼不願意作襯托物呢？》）讀完神的話，我有了實行的路途，不管撤不撤換我的本分，我有沒有地位，都應該追求真理來盡好自己的本分，在盡本分中注重實行真理，脫去撒但性情。接下來，我就擺對自己盡本分的存心，注重安靜在神面前讀神的話、禱告神，把教會存在的問題向神交托仰望，和弟兄姊妹一起尋求真理，很快教會的問題得到了解決，我心裏對神滿了感激，感到神太真實、太可愛了，神就在我的身邊，給我擺設各種環境來潔淨、變化我，也認識到信神走追求真理、追求性情變化的路太關鍵了。

半年後，我又多負責了幾處教會的工作。我知道自己名譽地位心太重，性情也太狂妄，就切切跟神禱告，使我能擺對自己的存心把本分盡好。當時，我和王姊妹一起配搭，看到姊妹看問題比較透徹，處理問題也成熟、老練，我就經常主動向她請教，學習她的長處。幾個月下來，我在交通真理解決問題、處理教會各項工作上都有不少長進，弟兄姊妹也高看我，我不由得又欣賞起自己來：雖然我信神年頭不長，但交通真理不比姊妹差，現在處理問題也比較老練了，看來我是有點身量了。我裏面的那種狂氣又不斷地往外冒，爭名奪利的心也越發膨脹，與姊妹在一起總想凡事讓她聽我的，看到弟兄姊妹都贊同她，工作中也是她占主導，我心裏就抵觸、不服，「我都操練了這麼長時間了，也積累了不少經驗，已經不是那個什麼都不懂的『新手』了，而且我的素質也不在你之下，同樣是帶領，憑什麼總是你占主導，什麼事都聽你的？這樣下去，我這個帶領豈不是形同虛設？」為了超過王姊妹，我就更加努力地裝備神的話，聚同工會商量工作，姊妹發表完意見我就有意挑毛揀刺，找漏洞、偏差，然後再發表我的「高見」，貶低姊妹抬高自己。一段時間後，商量工作時幾個同工都比較贊成我的觀點，臨到什麼事也開始主動向我尋求，聽取我的建議，看到弟兄姊妹都圍着我轉，我心裏特別享受。後來，

王姊妹因着受到共產黨眼線的跟踪監視不能出來盡本分了，教會工作就暫時由我一個人負責，我當時沒有感覺到工作壓力大，反而覺得很輕鬆：終於什麼事都可以由我一個人說了算了。當時我也意識到這樣的想法不對，但並沒有在意，也沒有反省自己。

直到有一天，帶領通知我去外地聚會，偌大一個範圍只選了十多個人，無意間我還聽說要我負責一項重要工作，我心裏美滋滋的，就覺得我是這個範圍中最優秀的。我高興地與四個弟兄姊妹一起坐上了火車，可就在中途，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我們幾個被警察跟踪抓捕了！審訊沒有結果，共產黨以「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的罪名判處我兩年勞教。判刑後，我陷入熬煉中，對神產生誤解、猜測：為什麼在我要被重用時却被抓捕入獄了呢？是不是神攔阻，藉此要把我顯明淘汰了？是不是我再也沒有盡本分蒙拯救的機會了？在極度的迷茫與痛苦中，我多次痛苦流淚地向神禱告：「神啊，我不明白你的心意，總感覺你厭棄我、不要我了，神啊，求你開啓帶領我明白你的心意，知道在這樣的環境中我該怎樣進入。」感謝神垂聽了我的禱告。一次，同監區的姊妹偷偷地把她抄寫的一段神的話給了我，神說：「熬煉對每一個人都是相當痛苦的，都是相當不容易接受的，但神就是在熬煉中向人顯明他的公義性情，在熬煉中向人公開他對人的要求，而且他在熬煉中對人作更多的開啓，作更多的實際的修理對付，藉着事實與真理的對照，讓人更認識自己，讓人更認識真理，讓人更明白神的心意，從而讓人對神有更真、更純的愛，這是神作熬煉工作的目的。神在人身上作的所有工作都是有其目的、有其意義的，他不作無意義的工作，不作對人不利的工作。熬煉并不是要將人從他的面前取締，也不是將人滅于地獄之中，而是在熬煉之中改變人的性情，改變人的存心、人的舊觀點，改變人對神的愛，改變人的所有生活。熬煉對人是個實際的考驗，對人是個實際的操練，只有在熬煉中人的愛才能發揮其原有的功能。」（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熬煉才有真實的愛》）當時我心裏一下子亮堂了，臨到這個環境是神對我的試煉，神的心意不是為了淘汰我，是讓我能更好地反省認識自己，進入真理，潔淨變化我的敗壞性情，我不應該消極、誤解神，更不該憑自己的觀念想象揣測神的意思，應該安靜在神面前尋求真理，好好反省認識自己。

一天晚上，我怎麼也睡不着，不由得又思想神為什麼允許這個環境臨到我，想到神的話說：「你們真恨惡大紅龍嗎？是真心實意地恨惡嗎？為什麼我多次這樣問你們呢？為什麼我一再重複這樣的問話呢？」（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向全宇的說話·第二十八篇》）當時我在心裏也不停地反問自己：「我恨惡大紅龍嗎？真的恨惡大紅龍嗎？……」又想到一段《生命進入的交通講道》裏說：「有人說：『我最恨大紅龍，大紅龍逼迫我、追捕我，我早就看清大紅龍的邪惡嘴臉了，我已經背叛它了。』你說你背叛大紅龍了，那你真實順服神了嗎？你的心真實愛神了嗎？背叛大紅龍得有實際表現，如果你裏面還有許多大紅龍毒素，你還能憑大紅龍的觀點看事，這就足以證明你並沒有背叛大紅龍。不管你心裏多恨大紅龍，你對大紅龍的思想觀點、邪說謬論都沒有分辨，你的看事觀點、你的所作所為還都滿了大紅龍毒素，這怎麼能說你背叛大紅龍了呢？你裏面的思想、人生觀、看事觀點都跟大紅龍一樣，都是屬於大紅龍的，所以你還是活在撒但權下。……要想真正脫離撒但的權勢，就必須得經歷神的審判刑罰，把我們裏面所有的撒但毒素徹底清除乾淨，能從心裏愛神、順服神，這才是真正背叛大紅龍了。當我們心裏有真理掌權、神話掌權，能尊神為大，永遠地順服神、敬拜神，再也不受大紅龍的迷惑與轄制，撒但再也敗壞不了我們了，這種情況下，才可以說是真正脫離撒

但的權勢了。」對照這段話，我認識到自己恨惡大紅龍只是因為它抓捕迫害弟兄姊妹、攪擾破壞了神的作工，這還不是真正的恨惡、背叛大紅龍。真正的恨惡、背叛大紅龍是因着看透了它的邪惡反動實質，能從心底真實地恨惡它，能背叛自己裏面的大紅龍毒素。藉着這次親身經歷大紅龍的抓捕迫害，酷刑折磨，還有强行洗腦，讓我看透了大紅龍就是仇恨真理、仇恨神的惡魔，看清了它迷惑人、敗壞人的醜惡嘴臉。大紅龍大肆鼓吹「無神論」「唯物論」，竭力地否認神的存在，却一個勁高舉自己，標榜自己「偉大、光榮、正確」，把自己吹捧成是人民的大救星，讓人都把它當神來敬拜、信奉，妄想取代神在人心中的地位。大紅龍真是太卑鄙、邪惡、無耻了！而我跟大紅龍的實質有什麼區別呢？神高抬我讓操練盡帶領的本分，學會交通真理解決問題，讓人能認識神、順服神，我却藉着盡本分的機會處處顯露自己，總想讓人高看我，都聽我的，這不是跟神唱反調嗎？我對配搭的姊妹嫉妒、排斥，總是故意抓她的毛病，貶低她，甚至巴不得她被撤換才好，好讓我一個人在教會說了算，這不是搞獨裁嗎？這不是受「一山不容二虎」「天上地下，唯我獨尊」這些大紅龍毒素支配嗎？想到神的行政裏說：**「人不得妄自稱大，不得自尊為高，當敬拜神，尊神為高。」**（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國度時代神選民必須遵守的十條行政》）反思自己的種種表現，我這哪裏是在盡本分，就是在作惡抵擋神啊！我的所作所為早已觸犯了神的行政，如果不是神的管教臨到，不是神藉着這個環境制止了我作惡的脚步，就按我的本性、野心欲望發展下去，肯定會為了得到名利地位不擇手段，到最終作出大惡遭神懲罰。認識到這些，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氣，自己已經到了這麼危險的邊緣却渾然不知。如果没有大紅龍這個惡魔作反面襯托，我根本認識不到自己裏面有這麼多大紅龍毒素，的確就是大紅龍的子孫，更不能真正恨惡背叛大紅龍，追求脫去大紅龍毒素。臨到這樣的患難、試煉，我才被迫反省自己、向神悔改。看到神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潔淨我，我從心裏感謝神對我的拯救。

在監獄的日子裏，我就常常反省自己，特別後悔自己没有珍惜以前盡本分的機會，一直追求名利地位，憑撒但毒素活着，作了許多違背真理、傷害弟兄姊妹的事，也使教會的工作受到了一些攔阻、攪擾，我傷神心太多了，留下了太多的虧欠和遺憾。那個時候我才從心裏渴慕追求真理，經歷神的刑罰審判，早日脫去大紅龍毒素，活出個人樣來。當我順服下來，在這個環境中學到一些功課時，令我想不到的是，我被提前一年釋放了，這更讓我看到了大紅龍就是神手中的一個棋子，是為成全神的選民效力的。出獄後，我又盡上了本分，當再一次被選上教會帶領的時候，我没有了以往得到地位時的那種得意和興奮，而是感到責任重大，這是神給我的一份托付，我一定好好珍惜，竭力追求真理把自己的本分盡好。經歷這一次一次的責打管教，我被撒但蒙蔽的心靈終於得到了苏醒，認識到只有追求真理、追求性情變化，盡好受造之物的本分才是正確的追求目標，我現在追求名譽地位的欲望不那麼強烈了，身上的狂氣也越來越少了，也能和弟兄姊妹和諧配搭正常盡本分了，終於活出了一點人的樣式。我深深感受到，我有這點變化來之不易，這都是神話語的審判刑罰達到的果效，感謝全能神對我的拯救！

## 74 從苦難中學會了順服

中國四川 李陽

2008年初，我兒子耳朵後面長了一個腫包，到醫院一檢查，醫生說是腫瘤，這種腫瘤專門吞噬骨頭，雖然暫時不至于要命，但沒有特效藥，治不好，得這病很痛苦，每次發病必須動手術把被感染的骨頭切掉，不然就會有生命危險。聽醫生這樣說，我心裏很難受。那時我剛信神不久，想到我信神了，神是我的依靠，我相信兒子的病會好的，就鼓勵自己一定要對神有信心，只要我依靠神，神會祝福我兒子的。後來，兒子的手術非常成功，而且恢復得特別快，手術後三天就滿樓層跑，一個禮拜就出院了。從那以後，我信神的勁更大了，不管教會安排我做什麼，我都高興地接受，不管天氣好壞，都堅持盡本分，雖然家人不理解，親戚朋友也在背後指點，我都不放在心上，覺得我這樣受苦花費肯定會蒙神祝福。

2010年春天，不滿9歲的兒子捂着腰跟我說他腰疼，看着兒子痛苦的樣子，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我掀開他的衣服，看到他指的位置鼓起了一個腫包，我輕輕摸了一下，他就喊疼，我意識到兒子的病復發了，當時感覺血液都在往我大腦上涌，就趕緊帶兒子直奔醫院。經過檢查確定是又發病了。想到兒子第一次從手術室出來時渾身插滿管子那個虛弱的樣子，我心都碎了，不敢想這次兒子還要遭多少罪。一想到兒子小小年齡就要受這麼多的苦，愁得我幾天吃不下飯，恨不得這病長在我身上，寧願我替他受這一切的痛苦。我心裏也在想：信神後我一直為神花費，為什麼神不看顧保守我的家人呢？那天，同村的姊妹來看我，藉着姊妹交通我明白了，兒子發病有神的許可，我得禱告神依靠神，憑着信心為神站住見證，堅持盡好自己的本分。之後，我依然堅持聚會，盡本分的勁也更大了。聚會時，我就把自己的這點經歷講給弟兄姊妹聽，弟兄姊妹也佩服我有信心。聽到弟兄姊妹這些誇贊的話，我更覺得自己為神站住了見證，神肯定會祝福我兒子的。

當時，我對自己裏面的摻雜一點都不認識，還以為自己站住了見證，直到兒子第五次發病時，醫生說：「他發病太頻繁了，幾乎半年一次，這樣下去會有生命危險，建議你們給他做化療、放療，看有沒有作用。」聽到這話，我心裏一下子崩潰了，痛苦到了一個地步，在心裏跟神算起了賬：神啊，我天天在教會奔跑，風裏來雨裏去，不管別人怎麼論斷、攻擊，我都不否認神，堅持盡本分，這些苦我都忍受了，神怎麼不看顧保守我兒子？我心裏滿了怨言，雖然外表還堅持聚會、盡本分，但是心已經離神很遠了，經常抱着神話書發呆，禱告也不知道跟神說什麼。心裏痛苦到一個地步，我就把自己心裏的話跟神說：「神啊，我現在很痛苦，我知道兒子臨到病痛不能埋怨你，但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你的心意是什麼，神啊，求你開啓引導我明白你的心意。」禱告後，我想到神的一句話：「假如約伯為神作完見證，神把他滅了，神也是公義的。」我就趕緊打開神話詩歌聽：「……2 公義并不是公平合理，一分為二，按勞分配，你幹多少活給你多少錢，按你所付出的得着該得的，這不是公義。假如約伯為神作完見證，神把他滅了，神也是公義的。為什麼說這是公義的？在人看合人觀念人說神公義這很容易，如果在人看不合人觀念、人理解不了的事，人能說出神公義那就費很大勁兒了。神的實質就是公義，神作事人不容易認識，但神所作的都是公義，只不過人不認識。3 神把彼得交給撒但，彼得怎麼說的？『你作的事人測不透，但都有你的美意，都有公義在其中，我怎能不為你

的智慧作為而發出讚美呢？」神作的每一件事都公義，雖然人發現不了，但你不該隨言論斷，你看為不合理或有觀念的事就說神不公義，這是最沒理智的作法。彼得對有些事測不透，但他肯定這裏有神的智慧在其中，都有神的美意，人不能都測透，人能測透的事太少了。認識神的性情真是不容易的事。」（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神所作的都是公義》）我反覆聽這首詩歌，心裏越來越亮堂，神的公義並不是我認為的公平合理、一分為二，也不是按勞分配，付出多少就給多少報酬。神作事人測不透，但神無論怎麼作、怎麼對待人，都是公義的，都有神的智慧在其中，因為神的實質就是公義。我對神的公義性情不認識，在觀念中認為，我信神，神就該看顧我，我為神花費，神就得處處滿足我，讓我一切平安，一人信神全家都能蒙福，我這是在跟神搞交易啊。

想到這兒，我趕緊翻開神話書，看到神的話說：「你就追求信神以後能得着平安，孩子沒有病，丈夫有個好工作，兒子找個好對象，姑娘嫁個好人家，你的牛馬能夠好好給你耕地，一年風調雨順，你就追求這些。你只追求生活安逸，別讓你家出事，颶風別颶在你身上，沙子別打在你臉上，洪水別淹着你家的莊稼，凡是災都別涉及你，活在『神的懷抱』裏，生活在安樂窩裏面。就你這樣的孬種，一味追求肉體，你說你還有沒有心、有沒有靈？你不屬於畜生嗎？將真道白白地賜給你，你不追求，你還是不是一個信神的？真正的人生賜給你，你不追求，那你不是豬狗之類嗎？豬不追求人生，不追求潔淨，不懂得什麼叫人生，天天吃飽喝足就睡大覺，真道賜給你你却沒得着，兩手空空，這種豬一樣的生活，你還願意繼續下去嗎？這樣的人活着有何意義？生活卑鄙、下賤，活在污穢、淫亂之中，沒有一點追求的目標，你的一生不是最下賤的一生嗎？還有何臉面去見神？這樣經歷下去，還不是一無所獲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彼得的經歷——對刑罰、審判的認識》）神的話把我信神的存心目的、奢侈的欲望都揭露了出來，神的句句問話讓我無地自容。回想我從一開始信神就是為了得福，認為信神只要能為神花費，神就會祝福我家裏平安，兒子也身體健康，因此不管家人、親戚朋友怎麼毀謗，我都堅持盡本分。當兒子的病復發時，我覺得神是藉着兒子的病檢驗我，看我信神的心是不是真實的，我認為只要忍受這一切的苦，站住見證，肯定能得到神的祝福，兒子的病也能治好。結果當兒子的病情反覆發作，危及生命的時候，我得福、得恩典的欲望破滅了，就發怨言，跟神講理，埋怨神不公義，盡本分也沒勁了。看了神的話，我才看到自己的花費、付出都是為了換取神的祝福，是在與神搞交易、欺騙神。在事實面前我心服口服，看到神確實是公義聖潔的，神鑒察人心肺腑。要不是一次次環境臨到，讓我看清自己信神的摻雜和追求得福的錯誤觀點，我還被自己外表的好行為迷惑，認為自己有忠心，是為神站住見證的人，我太沒有自知之明了。

我又看到神的話說：「針對人的情形，針對人對神的態度，神作了新的工作，使人能對他既有認識又有順服，既有愛又有見證，這樣人就得經歷神對人的熬煉，經歷神對人的審判與對人的對付修理，若不這樣作，人對神永遠不認識，永遠不能有真實的愛、真實的見證。神對人的熬煉并不僅僅是為了一方面的果效，而是為了諸多方面的果效，這樣神才在那些願意尋求真理的人身上作熬煉的工作，以便人的心志、人的愛心得到神的成全。這樣的熬煉對於那些願意尋求真理、渴慕神的人都成了最有意義的事，成了極大的幫助。神的性情不是那麼容易讓人認識的，也不是那麼容易讓人領受的，因為神畢竟是神，總歸不能與人有一樣的性情，所以人對他的性情不是容易認識的。真理都不是人天生具備的，不是被撒但敗壞的人能輕易領受的，人

不具備真理，也不具備實行真理的心志，人若不受苦，不受熬煉，不受審判，那人的心志永遠得不到成全。熬煉對每一個人都是相當痛苦的，都是相當不容易接受的，但神就是在熬煉中向人顯明他的公義性情，在熬煉中向人公開他對人的要求，而且他在熬煉中對人作更多的開啓，作更多的實際的修理對付，藉着事實與真理的對照，讓人更認識自己，讓人更認識真理，讓人更明白神的心意，從而讓人對神有更真、更純的愛，這是神作熬煉工作的目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熬煉才有真實的愛》）從神的話中我明白了，神試煉人、熬煉人，給人擺設一些苦難的環境讓人經歷，就是為了顯明人、潔淨人，使人看清自己被撒但敗壞的真相，對自己信神的摻雜、敗壞性情有認識，能尋求真理得着潔淨變化，達到對神有真正的信、真實的順服，最終蒙神拯救。今天兒子的病復發了，嚴重了，把我得福的存心和敗壞性情徹底顯明出來了。反省自己從信神開始就腦袋削個尖地想從神那裏得福，外表看我很熱心、很追求，其實背後有自己的卑鄙存心，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撒但毒素支配，我做什麼事都是先考慮自己的利益，一旦欲望破滅，就跟神對抗、算賬，露出種種醜態，我真是太自私、太卑鄙了，這哪裏是在信神，這就是在勒索神、抵擋神。這時，我仆倒在神面前痛哭流涕地禱告：「神啊，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帶着得福存心欺騙你，處處跟你搞交易，沒有一點真心，我太自私卑鄙，太没人性了，我願放下自己得福的存心，把兒子交在你的手中，順服你的擺布安排，決不發怨言。」禱告後，我心裏像一塊大石頭被挪走了似的，感到特別輕鬆。

沒過幾天，我正在外盡本分，丈夫打來電話跟我說兒子身上的腫瘤擴散了，頭上、腰上、頸椎上都長了腫瘤，已經沒辦法控制了。聽了丈夫的話，我半天沒有說出話來，我不敢想象兒子是什麼樣子，掛掉電話後我感覺脖子像被掐住似的喘不過氣來，我不敢面對這個結果，就來到神的面前一遍遍向神呼求：「神啊，我現在很軟弱，求你帶領我明白你的心意。」禱告後，我看到一段神的話說：「在人看，神作很多事讓人難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議。當神想擺布一個人的時候，這個『擺布』在人那兒很多時候是不合人觀念的，也是讓人難以理解的，但是就這個『不合人觀念』『難以理解』正是神對人的試煉也是對人的考驗。而在亞伯拉罕身上就能表現出對神的順服，這就是他能夠滿足神要求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雖然說神在不同的背景之下用不同的方式試驗每一個人，但是在亞伯拉罕身上神看到了他所要的，看到亞伯拉罕的心是真實的，他的順服是無條件的，這個『無條件』正是神所要的。很多時候有的人說：我已經獻上這個了，我已經捨棄那個了，為什麼神對我還不滿意呢？還在不斷地試煉我呢？還在不斷地考驗我呢？這就說明一個事實：神沒有看到你的心，沒有得到你的心，就是沒有看到你如同亞伯拉罕一樣能夠拿刀要親手殺他的兒子來獻給神這樣的真心，神沒有看到你對神無條件的順服，神在你身上得不着安慰，當然神對你的試煉就不斷。」（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的作工、神的性情與神自己 二》）我反覆揣摩神的話，亞伯拉罕把自己的獨生子獻給神的時候，他沒有自己的要求，不講自己的理，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孩子是神賜給的，現在按照神的要求把孩子歸還給神，這理所當然，也是受造之物該有的良心、理智，哪怕他痛苦到一個地步也能順服神的要求，最後能真正舉起刀來殺他的兒子，亞伯拉罕對神的信和順服是真實的，經得起事實的考驗。再看看自己，雖然口頭願意順服神的擺布，把兒子交托給神，但心裏還有自己的要求，一聽到兒子病情惡化無法治療，面臨要失去兒子的痛苦，我就有要求，嘴上不說，心裏還想求神醫治，看到我太沒有理智了，對神一點順服、一點信心也沒有。其實，兒子不是我的私有產

物，他的氣息是神給的，只是藉着我的身體把他生下來，帶到這個人世間，但他一生的命運神早就命定、安排好了，他一生該受多少苦、遭多少難，都是已經命定好的，如果兒子命裏就是活到這個年齡，我應該順服神的安排。認識到這些，我向神禱告：「神啊，兒子不是我的私有財產，無論你是賜給還是收回，都有你的美意，我願意順服，把兒子的生死都交在你的手中，無論你怎麼作，我決不發怨言。」禱告後，我心裏不那麼痛苦了。不知不覺一個多月過去了，那天我聚完會回到家，丈夫打來電話興奮地說兒子的腫瘤消失了，他們到醫院做了CT，已經確診了，兒子的病不治自愈了，醫生都很吃驚，說這種病根本就没有自愈的先例。當時我激動得哭了，在心裏一遍遍地說：「感謝神！」這次特殊的經歷，讓我看到神的大能，體會到神話說的：「任何一樣東西，或是有生命的，或是死的東西，都將隨着神的意念而轉動、變化、更新以至消失，這就是神主宰萬物的方式。」（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是人生命的源頭》）我看到了神的全能主宰，神能够使無變有、使有變無，一切都在神手的擺布之中，我從心裏感謝神！

一年後，丈夫突然發來信息說兒子的病又復發了，正在醫院做化療。聽到消息，我心裏還是感覺痛苦，但有了之前的經歷，我不再埋怨神，願意順服神的擺布安排。沒想到，半個月後兒子就出院了。從那時候到現在已經五年了，兒子的病再也沒有復發。在兒子得病的事上，雖然我曾埋怨神、誤解神，但神並沒有看我的無知愚昧，而是用話語開啓、帶領、引導我，使我對自己詭詐的敗壞性情有了認識，追求得福的錯誤觀點得到了一些扭轉，對神的全能主宰也有了些認識，這是神對我的恩待祝福。感謝全能神！

## 75 一次病痛的經歷

中國吉林 忠心

全能神說：「我的作為何其多，多過海灘上的沙粒，我的智慧何其高，勝過所有的『所羅門的子孫』，但人僅僅信我是一個小小的醫生，信我是一個無名的、教人的老師！多少人信我，只是為了讓我給其治病；多少人信我，只是為了讓我憑着我的能力將其身上的污鬼趕走；又有多少人信我僅僅是為了得着我的平安、喜樂；多少人信我僅僅是為了向我索取更多的物質財富；多少人信我僅是為了安然地度過此生，求得來世別來無恙；多少人信我是為了躲避地獄之苦，獲得天堂之福；多少人信我僅是為了暫時的安逸，并不求來世得着什麼。當我將忿怒賜給人的時候，將人原有的喜樂、平安奪走時，人就都疑惑了；當我將地獄之苦賜給人而將天堂之福奪回之時，人就惱羞成怒了；當人讓我治病時，我却并不搭理人，而且對人感覺厭憎，人就離我遠去，尋找污醫邪術之道；當我將人向我索取的都奪走之時，人都不見踪影了。所以，我說人信我是因我的恩典太多，人信我是因信我的好處太多。」（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論到「信」，你怎麼認識》）以往我讀這段神的話只是口頭承認神所說的都是事實，但我並沒有真實的認識，覺得我信神這些年撇家捨業、受苦花費，盡本分也受了不少苦，臨到患難痛苦，我是不會埋怨神，也不會背叛神的。直到我得了一場大病，我對神誤解、埋怨，信神的得福存心、交易摻雜被顯明得淋漓盡致，我對神揭示人的話語才心服口服，信神的追求觀點有了些轉變。

那是2018年7月的一天，我發現自己左側胸部長了一個小硬塊，當時我没有太在意，覺得簡單吃點消炎藥就好了。可兩個月之後，病情越來越嚴重，夜裏總是盜汗，渾身沒勁，而且長

硬塊的地方特別痛，我就覺得是不是自己有什麼病？但是我又安慰自己，不會有什麼大問題的，我信神了，而且每天在教會中忙碌着盡本分，神會保守我的。有一天晚上，我被一陣刺痛痛醒了，我發現胸部流黃水了，就覺得不對勁，趕緊跟丈夫一起去醫院做檢查。檢查結果出來，醫生說我得的是乳腺癌，當時我心裏咯噔一下，「乳腺癌？我才30多歲，怎麼能得這個病呢？」我不斷地安慰自己：「不會的，這些事不會臨到我的，我信神了，而且在教會中盡本分花費多年，神肯定會看顧保守我的，是不是醫生誤診啊？」當時我多希望這不是真的。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離開醫院的，丈夫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樣子，就安慰我說：「這個醫院小，醫生醫術不行，說不定是誤診呢，我們再去大醫院檢查一下。」聽到他這樣說，我心裏又燃起了一些希望，可沒想到經過大醫院醫生確診，的確是乳腺癌，還說已經到中晚期了，必須得住院做化療、做手術，不然就有生命危險。當時我聽了腦袋裏一片空白，心一下沉到底，我真得癌症了，那得花多少錢來治療啊？如果化療到一半我死了，這麼多的債留給丈夫、孩子，那他們以後怎麼生活啊？當時我感到特別絕望、無助。

第一次化療結束後，我渾身疼痛難忍，做什麼事都沒心思，整天昏昏沉沉的，幾天後藥勁過去了，我身體才稍稍恢復了一些。想到自己信神多年，撇棄花費，不管嚴寒酷暑我都堅持盡本分，聚會從不落下，看到弟兄姊妹有什麼難處我也趕緊去幫助解決，怎麼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吧，神為什麼不保守我呢？現在我什麼本分都盡不上，成了一個快要死的人，難道是神要淘汰我了嗎？之後還有五個周期的化療，還要做手術，這些苦我怎麼熬啊？身體受苦受罪不說，萬一我死了，那這些年信神不就白信了？一想到這些，我的眼淚就流了下來，那些天我特別地受煎熬，看神話也看不進去，也不願意禱告神，靈裏特別黑暗，心離神越來越遠。

一天，教會的李姊妹來看望我，她看到我特別痛苦、消沉，就跟我交通：「疾病臨到有神的許可，我們得多跟神禱告尋求，神肯定會帶領我們明白他的心意……」聽了姊妹的交通，我的心被觸動了，難道這個病痛臨到神不是要淘汰我，而是為了讓我學功課？姊妹走後，我就來到神面前跟神禱告：「神啊，自從得病之後我就一直活在病痛中對你誤解、埋怨，今天藉着姊妹的提醒，我才知道疾病臨到有你的心意，但我還不知道在這個環境當中該學什麼功課，願你帶領我。」

之後，我每天都把這個事情帶到神的面前跟神禱告。有一天，我看到神的話說：「一進入試煉之中愛心沒了，信心也沒了，禱告也缺少了，唱詩也唱不起來了，不知不覺你就從中認識了自己。神成全人有多種方式，藉着各種各樣的環境對付人的敗壞性情，又藉着各種各樣的事來顯明人，一方面對付人，一方面顯明人，一方面揭示人，把人內心深處的『奧秘』都挖掘出來，都給揭示出來，通過揭示許多情形，讓人看見人的本性。神成全人藉着揭示，也藉着對付，藉着熬煉，也藉着刑罰，有多種方式，讓人認識到神就是實際。」（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注重實行的人才能被成全》）揣摩着神的話，我才對神的心意明白了一點，神末世作工成全人，就是要藉着各種各樣的環境來顯明人的敗壞性情，又藉着話語的審判揭示，讓人對自己的撒但性情有所認識，能夠尋求真理，實行真理，最終敗壞性情得着潔淨、變化。我明白神許可這個病臨到我，不是要淘汰我，也不是有意讓我受這個苦，而是要潔淨、變化我。我不能誤解神，也不能再這樣消沉下去，得順服下來，在這個病痛上尋求真理，反省認識自己。明白了神的心意，我没有之前那麼壓抑、痛苦了，我向神作了一個順服的禱告。

禱告完，我想起一句神的話：「你只追求生活安逸，別讓你家出事，颶風別颶在你身上，沙子別打在你臉上，……」（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彼得的經歷——對刑罰、審判的認識》）我就趕緊翻開神話書，找到這段神的話：「你盼望信神沒有一點難處，沒有一點患難，沒有一點痛苦，你總追求這些不值錢的東西，把生命却看得一文錢不值，而把個人的奢侈想法放在真理前面，你這人太沒價值！你像豬那樣生活，你跟豬狗之類有什麼區別？不追求真理而喜愛肉體的人，不都是畜生嗎？沒靈的死人不是行尸走肉嗎？在你們中間說了多少話？在你們中間作的工作還少嗎？在你們中間供應你們的有多少？那你為什麼沒得着呢？你還有何怨言呢？你沒得着還不是因為你太賣愛肉體嗎？還不是因為你的想法太奢侈嗎？還不都是因為你太愚蠢了嗎？你得不到這福氣還能怪神沒拯救你嗎？你就追求信神以後能得着平安，孩子沒有病，丈夫有個好工作，兒子找個好對象，姑娘嫁個好人家，你的牛馬能夠好好給你耕地，一年風調雨順，你就追求這些。你只追求生活安逸，別讓你家出事，颶風別颶在你身上，沙子別打在你臉上，洪水別淹着你家的莊稼，凡是災都別涉及你，活在『神的懷抱』裏，生活在安樂窩裏面。就你這樣的孬種，一味追求肉體，你說你還有沒有心、有沒有靈？你不屬於畜生嗎？將真道白白地賜給你，你不追求，你還是不是一個信神的？真正的人生賜給你，你不追求，那你不是豬狗之類嗎？豬不追求人生，不追求潔淨，不懂得什麼叫人生，天天吃飽喝足就睡大覺，真道賜給你你却沒得着，兩手空空，這種豬一樣的生活，你還願意繼續下去嗎？這樣的人活着有何意義？生活卑鄙、下賤，活在污穢、淫亂之中，沒有一點追求的目標，你的一生不是最下賤的一生嗎？還有何臉面去見神？這樣經歷下去，還不是一無所獲嗎？真道是賜給你了，到最終你能不能得着就在于你個人的追求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彼得的經歷——對刑罰、審判的認識》）神的話一針見血地把我信神追求得福的觀點揭示出來。想想我信神這些年，家裏平安、身體健康，一切順利的時候，我盡本分很積極，渾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勁，當我得知自己得了癌症，就活在消極誤解中，埋怨神不保守我，還以自己的作工花費為資本跟神講理，甚至後悔多年的撇棄花費，活在了遠離神、背叛神的情形裏。藉着病痛的顯明我才看到，自己盡本分、撇棄花費不是為了追求真理、盡上受造之物的本分，而是為了得平安、得福氣，是在跟神搞交易，想用自己的撇棄花費來換取神的祝福，想今生得百倍，來世得永生。現在得了癌症，看到要死了，得不到福氣了，就埋怨神不公義，我哪有一點人性？想想我信神這些年，得着了神許多的恩典、祝福，也享受神許多真理的澆灌、供應，神賜給我這麼多，但我却沒有一點還報神愛的心，病痛臨到對神沒有一點順服，都是誤解、埋怨，我這哪有一點良心理智啊？這時候我才明白，神許可這個病臨到我，是為了顯明、潔淨我信神的得福存心，還有錯誤的追求觀點，使我注重追求真理、追求性情變化。明白了神的良苦用心，我心裏特別懊悔自責，就默默地立下心志：不管我的病能不能好，我都不再向神提出無理智的要求，只願把自己的生死交在神的手中，順服神的擺布安排。這時候，我心裏感覺踏實、平靜了許多，不像之前那麼擔憂、痛苦，能夠安靜下來讀神的話，禱告神，尋求神。

當我順服下來之後，再去化療的時候，我感覺沒有之前那麼痛苦了，雖然還是有點噁心，但一切都正常，其他病人看到都很驚訝，也很羨慕，我心裏很清楚這都是神對我的憐憫、保守，我特別感謝神。幾次化療之後，我身上原本雞蛋大的腫瘤變小了，也沒那麼痛了，也不冒水了。醫生說我復原得不錯，還說如果照這樣下去，說不定六個周期的化療做完就不用做手術

了。當時我聽了心裏不知有多高興，一個勁兒地感謝神，對神也越來越有信心，還覺得只要我好好反省認識自己，說不定不用做手術病就好了。

3月份的一天，我最後一次去做化療，心裏有點緊張，也有點期盼。結束之後，醫生跟我說，我這個腫瘤還得做手術，術後還要再做兩個周期的化療，再加適當的放療。我聽了心又一下沉到谷底，腦袋「嗡」的一下，「怎麼會這樣呢？我該反省的都反省了，該認識的都認識了，怎麼我的病還沒好呢？做手術創傷大，會留傷疤不說，之後還要化療、放療也很痛苦，說不定還有生命危險……」我越想心裏越不是滋味，全身癱軟無力，委屈的眼淚一個勁兒地往下流。做完手術那個晚上，麻藥過勁之後，刀口部位痛得我直流眼淚，連大氣也不敢喘，我覺得特別無助、委屈，覺得太遭罪了，這苦什麼時候到頭啊？就在我痛苦的時候，我看到神的話說：「熬煉對每一個人都是相當痛苦的，都是相當不容易接受的，但神就是在熬煉中向人顯明他的公義性情，在熬煉中向人公開他對人的要求，而且他在熬煉中對人作更多的開啓，作更多的實際的修理對付，藉着事實與真理的對照，讓人更認識自己，讓人更認識真理，讓人更明白神的心意，從而讓人對神有更真、更純的愛，這是神作熬煉工作的目的。神在人身上作的所有工作都是有其目的、有其意義的，他不作無意義的工作，不作對人不利的工作。熬煉並不是要將人從他的面前取締，也不是將人滅于地獄之中，而是在熬煉之中改變人的性情，改變人的存心、人的舊觀點，改變人對神的愛，改變人的所有生活。熬煉對人是個實際的考驗，對人是個實際的操練，只有在熬煉中人的愛才能發揮其原有的功能。」（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熬煉才有真實的愛》）神的話句句說到我的心裏，我特別受感動，明白病痛臨到神的心意就是要讓我能够對自己有真實的認識，能够尋求真理，敗壞性情得着潔淨、變化。之前我雖然認識到信神不該追求得福，但是我的得福存心並沒有完全放下，心靈深處還隱藏着對神的奢侈要求，覺得我都反省自己，對自己有些認識了，那神就應該把這個病挪去。我這個反省認識自己裏面帶着個人的存心、摻雜，是變相地向神索取，與神搞交易，這哪有一點真實的悔改呀？神鑒察我的所思所想，藉着這個病痛來顯明，使我進一步地去反省自己，達到真實的悔改，這是神對我的愛。之後，我就跟神禱告：「神啊！現在我明白你的心意了，我願意放下自己的選擇和要求，在你擺設的環境當中尋求真理，願你帶領我。」

過了幾天，我看到神的話說：「每個人信神的初衷有誰不是帶着目的、帶着存心、帶着野心？即便有一部分人相信神的存在，看見了神的存在，人仍然帶着這樣的存心來信神，信神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了從神那兒得着祝福、得着自己想要的東西。……每一個人心裏都時時地、常常地這麼盤算，帶着存心，帶着野心，也帶着交易向神索取。就是說人的心在不斷地試探神，不斷地算計神，也不斷地與神『據理力爭』自己的結局，向神討要口供，看看神到底能不能給人想要的東西。在人那兒，在追求神的同時却並沒有把神當神待，始終是在跟神搞着交易，不斷地向神索取，甚至步步緊逼，得寸進尺。在人與神搞交易的同時，又與神爭辯，甚至有些人臨到試煉或者臨到環境，常常軟弱，消極怠工，對神滿了埋怨。從人開始信神人就把神當成了聚寶盆、萬用箱，而人把自己當成了神最大的債主，從神手裏索要祝福、應許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與職責，而神保守人、看顧人、供應人是神應盡的責任，這是每個信神之人對於『信神』這兩個字最基本的領會，也是每個信神之人對『信神』概念的最深刻的理解。從人的本性實質到人主觀上的追求，沒有一樣東西是與『敬畏神』有關的，人信神的目的根本不可能與『敬拜

神』扯上關係，就是說，人從來就不打算也不懂得信神要敬畏神、要敬拜神。就人這樣的情形來說，人的實質是顯而易見的，這個實質是什麼呢？那就是人心地惡毒、陰險詭詐、不喜愛公平公義、不喜歡正面事物，而且卑鄙貪婪；人的心對神極其封閉，根本就不交給神，神從來看不見人的真心，也得不到人的敬拜。」（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的作工、神的性情與神自己 二》）

看了神的話我很蒙羞，神的話揭示的正是我的真實情形。想想我信神這麼多年，一直帶着得福的存心跟神搞交易，覺得我既然信神了，又一直在教會中盡本分花費，那神就應該看顧保守我，不讓我生病遭災，還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當我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立馬就對神生發怨言，還以自己多年的受苦花費為資本跟神講理。當病情有些好轉了，我心裏就得寸進尺，想要求神把病徹底挪去，我就不再用再受這個苦了。當我的奢侈欲望得不到滿足的時候，我的鬼性又發作了，又開始埋怨神跟神講理。我的所做所行正如神的話所揭示的：「沒有人性的人對神根本不會有真實的愛，環境安逸或是有利可圖時便對神百依百順，一旦他們的欲望受到破壞或最終破滅時，這些人就立即起來反抗，甚至一夜之間就由一個滿面堆笑的『好心人』變成一個滿臉橫肉的劊子手，竟然無緣無故地將昨日的恩人當作不可一世的仇敵，這些殺人不眨眼的惡魔若不驅逐出境豈不是心頭之患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的作工與人的實行》）

對照神的話，我感到很扎心，看到我信神多年根本没有把神當神來順服、敬拜，而是把神當成大醫生，當作避難所，是在利用神達到自己的目的，來換取今生的平安、以後的福氣。看到我對神的信從頭到尾就是赤裸裸的交易，是在利用神向神索取恩典、祝福，這不是在欺騙神、抵擋神嗎？我太自私詭詐，太讓神厭憎、恨惡了。

接下來，我又看到神的話說：「約伯跟神不搞交易，他對神沒有任何要求，也沒有索取，他稱頌神的名是因着神主宰萬物的大能與權柄，而不是根據自己得福或受禍。他認為無論人從神得福還是受禍，神的大能與權柄是不會改變的，所以，無論人身處何境，神的名都是應當稱頌的。人從神得到賜福是因着神的主宰，人受禍也是因着神的主宰，神的大能與權柄主宰安排着人的一切，人的旦夕禍福都是神大能與權柄的彰顯，無論從哪個角度上來看神的名都是應當稱頌的，這是約伯有生之年經歷與認識到的。約伯這一切的心思與他的行為達到了神的耳中，來到了神的面前，讓神看為重，神實愛約伯這樣的認識，也實愛約伯能有一顆這樣的心。這顆心在隨時隨地地等待着神的吩咐，隨時隨地地迎接要臨到他的一切。約伯個人對神沒有要求，他要求自己做的就是等候、接受、面對與順服從神來的一切安排，這是約伯認為的自己的職責，這也正是神所要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的作工、神的性情與神自己 二》）

揣摩着神的話，我心裏很受觸動，神是造物的主，神能賜給人恩典、祝福，也能够審判刑罰、試煉熬煉人，難道神愛人就不能試煉人嗎？想想約伯，神賜福給他萬貫家產，他能够感謝贊美神，但他不貪戀物質的財富，當神剝奪他的一切的時候，他在試煉中仍然能稱頌神的名，并說：「難道我們從神手裏得福，不也受禍嗎？」（伯 2:10）約伯認為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賜給的，無論神是賞賜還是收取，神都是公義的。約伯信神沒有個人的存心摻雜，他不考慮自己得福還是受禍，不管神怎麼作都沒有埋怨，能够站在一個受造之物的位置上來順服神、敬拜神。看到約伯的人性理智，我很蒙羞。我的一切，我這口氣息，都是神賜給的，但是我並沒有感恩的心，臨到病痛我就埋怨神，哪有一點良心理智啊？我信神却不認識神，不知自己在神面前該站什麼位置，該怎樣順服造物的主，盡憑觀念想象、買賣交易的觀點信神，病痛臨到，我就對神發怨

言、抵擋神，就這樣我還總想從神得到祝福、恩典，想進天國，真是太不知羞耻！按我這樣的悖逆、敗壞，今天就是死了，這也是神的公義。從約伯的經歷中，我有了實行的路途，不管這個病還要持續多長時間，之後會不會好轉，我都願意順服神的主宰安排，這是我作為一個受造之物該有的理智。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心裏很釋放。

很快又到了放療的日子，我聽到病友們說放療對身體傷害很大，而且放療的時候肉都給烤糊了，每次放療之後頭暈、噁心，吃什麼都沒有味道。聽到這些，我心裏又開始對神有要求，想擺脫這個環境，但是我很快就意識到自己的情形不對了，就跟神禱告，之後我想起神話語詩歌裏的一句話：「既是一個被造的人，那你就應順服造你的主，因你本不能掌握自己，也沒有掌握自己命運的本能。你既作為一個信神的人，就應追求聖潔，追求變化。」（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信神之人該追求什麼》）我知道這個環境臨到是神對我的檢驗，我不能再無理智地去要求神，傷神的心，得順服神的擺布安排。之後，雖然我每天都要接受放療，身體還是有不舒服的地方，但是並沒有像病友說的那麼嚴重，我知道這是神對我的憐憫看顧。放療結束之後，我的身體恢復得很快，精神面貌也很好，弟兄姊妹看到我，都說我不像一個癌症病人。過了一段時間，我又重新盡上本分。這次經歷之後，我對神的信心增加了一些，也更珍惜盡本分的機會了。

現在轉眼之間已經兩年了，回想起這十個月的病痛經歷，感覺就好像昨天發生的一樣，雖然肉體受了些苦，但我對自己的得福存心還有錯誤的追求觀點有了些認識，知道信神就應該追求真理，追求順服神，不管是得福還是受禍，我都要任神擺布，順服神的主宰安排，這是受造之物該有的理智。這些收穫都是我在安逸的環境中得不到的，這是神賜給我的生命財富。感謝神！

## 76 病痛顯明了我的得福存心

美國 真心

神的話說：「人信神所追求的都是得着以後的福氣，這是人信神的目的，人都有這個存心、盼望，但人本性裏敗壞的東西必須通過試煉來解決，人裏面哪些地方沒得潔淨就必須在哪些地方受些熬煉，這是神的安排。神給你擺設環境，迫使你在這環境裏面受熬煉來認識自己的敗壞，最終達到寧可死也能放下自己的企圖、欲望，順服神的主宰安排。所以對於人來說，如果沒有幾年的熬煉，沒有一定的苦難，人在思想上、在心靈裏擺脫不了肉體敗壞的轄制。人在哪方面還受撒但的轄制，在哪方面還有自己的欲望，還有自己的要求，那你就應該在哪方面受苦。只有在苦難中才能學到功課，就是得着真理，明白神的心意。其實，許多真理都是在苦難試煉的經歷中明白的，沒有一個人說在安逸的環境裏、在順境裏就能明白神的心意，就能認識到神的全能智慧，領略到神的公義性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試煉中應該怎樣滿足神》）看了這段神的話，我就想起了以往經歷的那次病痛，雖然當時受了一些苦，也流了不少淚，但是經歷過後，我明白了一些真理，信神追求得福的存心放下了一些，感受到受這些苦能學到功課，這也是神的祝福。

2010年，我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作工，那時我還在讀高中，通過讀神的話，我明白了人是神造的，信神敬拜神這是人生正道，是最有價值、有意義的事。之後，我就參加聚會，不管颶風下雨都不間斷，也力所能及地向家人和好友見證神的末世福音，每天感覺特別充實，心裏感到平安踏實。

一年後，有一次我到醫院體檢，檢查出得了乙肝大三陽，聽醫生說這種病是治不好的，嚴重了還會惡化成肝癌，那可是致命的癌症。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病痛，我真不知道怎麼去面對，感覺像塌了半邊天似的，對自己的前途突然感到很迷茫。回家的路上，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流，心裏不停地問自己：為什麼我會臨到這個病呢？為什麼不能跟別人一樣健健康康的呢？本以為信神了，神會保守我不受病痛的折磨，能平平安安地盡本分這多好。可現在得了這個病，不知道以後能不能治好，如果真惡化了有生命危險，該怎麼辦呢？我心裏很痛苦，多次來到神面前禱告，願神加給我信心，開啓我明白神的心意，知道該怎麼經歷這樣的環境。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疾病臨到是神的愛，必有神的美意在其中，雖然肉體受點苦，撒但的意念別收留。疾病之中贊美神，贊美之中享受神，疾病面前別灰心，屢次尋求別放棄，神會光照來開啓。約伯的信心如何？全能神是全能的醫生！活在病裏就是病，活在靈裏就沒病，只要你有一口氣，神都不會讓你死。」（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六篇》）看了神的話我明白了，我這病會不會惡化都在神的手中，神主宰一切，我的擔心顧慮是多餘的。今天臨到病痛，我得真心依靠神、仰望神，不管好與不好都不埋怨神，順服神的主宰安排。接下來，我把自己的病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同時也實際地配合治療。半年後，我去醫院檢查，醫生說我的病好轉了，體內的病毒得到控制了，不需再治療了。我知道這是神對我的保守與祝福，心裏很感謝神！

2012年，我在上大學時因為傳福音被舉報，學校開除了我的學籍，雖然我心裏痛苦難受，但想到神末世發表真理作工拯救人，只有信神追求真理才能蒙神拯救，神的作工快結束了，大災難馬上就要降臨了，如果不盡本分預備善行，恐怕就要落入災難中了。我心想，這個學不上也罷，我要好好追求真理，盡本分。沒過幾天，我就主動離開家，在教會裏盡本分，不管教會安排我盡什麼本分，我都積極迎合，沒有怨言。即使面臨共產黨瘋狂鎮壓、抓捕的惡劣環境，甚至有兩次險些落入警察手裏，我也沒有被嚇倒，依然堅持傳福音。因為我覺得只有堅持盡本分才能蒙神保守，以後才有好的結局歸宿。

2015年2月，我到外地盡本分，一年多後，帶領讓我再去醫院檢查一下身體，以免病情加重傳染給弟兄姊妹。我心想：距離上一次檢查到現在已將近五年了，不知道這個病有沒有惡化，萬一發展成了嚴重的傳染病或癌症，就盡不上本分了。一想到這裏，我心裏就不是滋味，心裏害怕，不敢接受這樣的事實。第二天，我去醫院檢查的時候，心裏很緊張，如果檢查出來是傳染病或者癌症，能不能治好呢？治不好以後怎麼辦？雖然我心裏也跟神禱告，不管結果如何都願意順服，但是當聽到醫生說我心跳不平衡時，我不由得又緊張起來，心想：這是不是發病的前兆啊，不然怎麼會心跳不平衡呢？我看到醫生的表情不大好，看來是凶多吉少了。可當時醫生沒有多說其他了，只是先給我抽血檢查。

出驗血結果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臨近，我心裏又開始擔憂起來，害怕聽到結果，心裏想着如果沒事就好了。一周後，我去取驗血結果，醫生說我體內有大量的乙肝病毒複製，是急性肝炎（乙肝），傳染性很強，急需治療。聽到這個結果，我心想：完了，以後還能不能正常盡本分呢？還能不能跟弟兄姊妹在一起過教會生活呢？……回家後，我到網上查找醫治的方法，當看到有的急性乙肝會出現昏迷及數日內死亡時，我心裏突然害怕起來：我現在會不會是這種情況呢？若真是這樣死了，信神不就畫上句號了嗎？看着身邊的弟兄姊妹個個身體都很健康，我怎

麼就得了這個病呢？越想心裏就越羨慕他們，不用受疾病的困擾，安安心心地盡本分多好，預備好善行以後才能蒙神拯救。想想自己患上這樣的病，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盡本分預備善行，如果不能盡本分，會不會被撇棄落在災難中呢？我因着信神被開除學籍，放棄了屬世的前途，一直没找對象，還離開家盡本分，這幾年的所有付出不都付之東流了嗎？如果現在回家，自己又被共產黨追捕，回去就是被抓坐監……我越想越難受，心灰意冷，「神啊，你是不是藉着疾病來顯明、淘汰我呢？」我的眼淚止不住掉了下來，心裏很軟弱，沒有心思盡本分了，連飯都不想吃。痛苦中，我俯伏在神面前禱告：「全能神啊，現在我很痛苦、很軟弱，心裏不停地考慮自己的前途後路，覺得自己沒有歸宿了，神啊，我知道疾病臨到有你的許可，願你開啓帶領我，能明白你的心意。」

後來，我看到神的話說：「熬煉對每一個人都是相當痛苦的，都是相當不容易接受的，但神就是在熬煉中向人顯明他的公義性情，在熬煉中向人公開他對人的要求，而且他在熬煉中對人作更多的開啓，作更多的實際的修理對付，藉着事實與真理的對照，讓人更認識自己，讓人更認識真理，讓人更明白神的心意，從而讓人對神有更真、更純的愛，這是神作熬煉工作的目的。神在人身上作的所有工作都是有其目的、有其意義的，他不作無意義的工作，不作對人不利的工作。熬煉並不是要將人從他的面前取締，也不是將人滅于地獄之中，而是在熬煉之中改變人的性情，改變人的存心、人的舊觀點，改變人對神的愛，改變人的所有生活。」（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熬煉才有真實的愛》）揣摩着神的話我才明白，今天臨到病痛有神的美意，是藉着這樣的環境顯明我的敗壞，讓我認識自己，學功課。想到約伯經歷試煉是神許可臨到的，神並不是要將約伯的性命取締，而是要成全約伯的信心，讓他對神更有認識。今天神許可疾病臨到我，不是為了顯明我、淘汰我，而是要潔淨我信神的摻雜，讓我對神有真實的順服。我不能埋怨神，得省察自己信神有哪些不對的存心，哪些地方悖逆抵擋神。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不再消極、誤解，就向神禱告，安靜下來好好反省認識自己。

尋求中，我看到神的話說：「多少人信我，只是為了讓我給其治病；多少人信我，只是為了讓我憑着我的能力將其身上的污鬼趕走；又有多少人信我僅僅是為了得着我的平安、喜樂；多少人信我僅僅是為了向我索取更多的物質財富；多少人信我僅是為了安然地度過此生，求得來世別來無恙；多少人信我是為了躲避地獄之苦，獲得天堂之福；多少人信我僅是為了暫時的安逸，并不求來世得着什麼。當我將忿怒賜給人的時候，將人原有的喜樂、平安奪走時，人就都疑惑了；當我將地獄之苦賜給人而將天堂之福奪回之時，人就惱羞成怒了；當人讓我治病時，我却并不搭理人，而且對人感覺厭憎，人就離我遠去，尋找污醫邪術之道；當我將人向我索取的都奪走之時，人都不見踪影了。所以，我說人信我是因我的恩典太多，人信我是因信我的好處太多。」（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論到「信」，你怎麼認識》）「人與神的關係僅僅是一個赤裸裸的利益關係，是得福之人與賜福之人的關係。說白了，就是雇工與雇主的關係，雇工的勞碌只是為了拿到雇主賜給的賞金。這樣的利益關係沒有親情，只有交易；沒有愛與被愛，只有施捨與憐憫；沒有理解，只有無奈的忍氣吞聲與欺騙；沒有親密無間，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鴻溝。」（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人在神的經營中才能蒙拯救》）看到神的話，我才意識到自己根本沒有把神當神對待，只是把神看作可以賜福給我的對象。當我臨到這個疾病的時候，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前途後路，這個病能不能治好，上網搜索疾病的情況和醫治方法，盡本分也沒

有心思了。當看到病情加重時，我就埋怨神不公平，為什麼不保守我，偏偏讓我得這麼個病，甚至還後悔自己撇棄了學業、青春、家庭來盡本分。反省我信神這些年為什麼能撇棄一切來盡本分？就是因為我心裏有個錯謬的觀點，以為只要為神撇棄花費盡好本分，神就會賜福給我，能給我醫治疾病，保守我遠離凶險，最後能躲避大災難不死，所以我盡本分才受苦付代價。得福是我信神盡本分的原動力，當我的病情加重，得福的欲望破滅了，我追求真理的心志、盡本分的動力都蕩然無存，甚至還在心裏跟神講理叫囂。看到我信神只追求得福，臨到疾病就考慮自己的前途後路、自己的切身利益，絲毫不尋求神的心意，甚至還埋怨神，猜疑神，背叛神，我太自私卑鄙了，我的所思所想讓神傷心失望。事實顯明，我信神不是為了追求真理、盡好受造之物的本分，而是為了今生平平安安，以後能得到好的歸宿，是用受苦盡本分來換取神的賞賜祝福，這不是跟神搞交易，欺騙神、利用神嗎？想起保羅雖然作工多年，受苦很多，最後還殉道了，但是他作工僅僅是為了領賞賜，得冠冕，不是盡受造之物的本分。想到這兒，我才意識到自己走的不就是保羅的路嗎？神是聖潔公義的，怎會讓我這樣帶着得福存心、對神滿了欺騙的人進入他的國度呢？今天臨到病痛，把我得福的存心顯明了出來，要不然，我還認識不到自己信神還有這麼多摻雜，走的是保羅的路，是抵擋神的路。此時，我不再為自己患病傷心難過，而是感謝神對我的顯明與拯救，外表是病，但是背後隱藏着神對我真實的愛，神是為了潔淨我信神的摻雜，帶領我走上正確的道路。

想想神道成肉身發表真理潔淨拯救人，無私地供應人的生命，没有任何的交易、索取，神心太美善了！我享受神的恩典祝福、神話語的澆灌供應這麼多，可我不思還報神的愛，盡點本分還跟神搞交易，臨到病痛還誤解埋怨神，想到這些我更感到蒙羞慚愧，恨自己太自私卑鄙了。神一直在暗中鑒察着我的心，撒但也在窺視着我的表現，我不能讓撒但笑話，要站在神的一邊順服神擺設的環境，好好學功課。我跟神禱告，願意放下自己的得福存心，不考慮自己的前途後路，不管接下來我的病情如何，都願意順服神，站住見證羞辱撒但。明白神的心意後，我心裏也平靜了許多，不再為自己考慮那麼多了。我看到神的話說：「神讓咱們活着，咱們就應該把本分盡好，活一天就要盡好一天的本分，就應把神的托付當首要任務，把盡本分當成人生中的第一大事來完成好。雖然不追求完美，但是憑良心做，讓撒但没有控告，自己的良心不感覺虧欠，能夠達到滿足神，不留下任何遺憾，這是信神之人對待本分該有的態度。」（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進入信神正軌具備的五方面情形》）雖然我不知道這個病能不能好轉，但現在我能做到的就是守住神給我的本分。之後，我不太受病痛的轄制，心也能投入到本分中了。

後來我又去醫院問我的病情，醫生說我的情況還算是比較好的，肝功能正常，只是病毒大量複製，但是其他的都正常，不用太擔心，正常吃藥治療就行。聽完醫生說的這些情況，我心裏不由得感謝神，感受到了神對我的憐憫。想想我這樣唯利是圖的卑鄙小人，信神盡本分却跟神搞交易，欺騙神讓神厭憎，但神沒有看我的悖逆，依然用話語來開啓帶領我經歷神的作工，變化我的舊性，看到神的愛太大了！之後，我又投入到盡本分中。我以為自己經歷這次病痛學到一些功課了，身量也長一些了，沒想到再次臨到環境，我又被顯明了。

一個月後的一天，帶領跟我說：「你再去醫院複查一次吧，你的病如果傳染性強就得隔離單獨生活了，這也是為了保護弟兄姊妹。」我心裏突然像被石頭緊緊壓着那樣，很難受，心裏一個勁兒地翻江倒海，「如果隔離了，以後就不能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聚會、盡本分了，萬一有

一天我病倒了沒有人發現怎麼辦呢？以後大災難來了，弟兄姊妹能在一起交通扶持幫助，我只能孤苦伶仃一個人，怎麼能站立住呢？」我越想心裏越消沉。帶領也跟我交通了許多，讓我學會順服神的主宰安排，在這個環境裏多尋求神的心意，像約伯那樣，不管得福受禍都要讚美神。聽完我心裏也有些觸動，想起上次的經歷，意識到臨到這事有神的許可，我得先順服下來。後來我想起神的話說：「約伯跟神不搞交易，他對神沒有任何要求，也沒有索取，他稱頌神的名是因着神主宰萬物的大能與權柄，而不是根據自己得福或受禍。他認為無論人從神得福還是受禍，神的大能與權柄是不會改變的，所以，無論人身處何境，神的名都是應當稱頌的。人從神得到賜福是因着神的主宰，人受禍也是因着神的主宰，神的大能與權柄主宰安排着人的一切，人的旦夕禍福都是神大能與權柄的彰顯，無論從哪個角度上來看神的名都是應當稱頌的，這是約伯有生之年經歷與認識到的。約伯這一切的心思與他的行為達到了神的耳中，來到了神的面前，讓神看為重，神寶愛約伯這樣的認識，也寶愛約伯能有一顆這樣的心。這顆心在隨時隨地地等待着神的吩咐，隨時隨地地迎接要臨到他的一切。約伯個人對神沒有要求，他要求自己做的就是等候、接受、面對與順服從神來的一切安排，這是約伯認為的自己的職責，這也正是神所要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的作工、神的性情與神自己 二》）讀了神的話，我感到蒙羞，約伯稱頌神的名不是外表的口號，而是發自內心的，因為他看到神的權柄和全能主宰，對神產生敬畏之心，真正把神當神對待，不管神怎麼擺布安排，他都沒有怨言和要求，約伯跟神沒有任何的交易，他不管得福還是受禍，只是單純地順服，他把順服神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反省自己為什麼還能一次又一次地跟神搞交易，頑固地追求得福，就是因為自己心裏沒有神的地位，沒有敬畏神的心，把得福、前途看得太重，對神沒有順服。我能享受恩典是神賜給我的，今天我臨到疾病也是因神的主宰，我的一切都是神賜給的，神有一天要剝奪，也是神的公義，我一個螞蟻不如的人有什麼資格跟神講理呢？于是我便跟神立心志，願把自己全人向神交托，就算是隔離了，我也沒有怨言，我願意順服，以後不管神把我放到哪裏，哪怕受禍也沒有怨言，不管在哪兒都要盡上自己的本分，來還報神的愛。去醫院的路上，我還是有些緊張，但是心裏一直在跟神禱告，揣摩神的話，感覺踩着自行車也特別的輕鬆。當聽到醫生跟我說：「恭喜你，你上個月檢查體內每毫升血液就有 17 億的病毒，現在只有 56 萬，傳染性很低了，短短一個月就有這樣的結果，挺好的。」當時，我心裏對神充滿了感激，同時感到神在我身邊主宰安排着周圍的環境太奇妙，太真實了！

這次病痛把我信神的得福欲望、卑鄙存心顯明得淋漓盡致。現在我對自己錯誤的追求觀點和敗壞性情有點認識，對神的全能主宰有了些實際的體會，這都是經歷神話語的審判刑罰達到的果效。現在我不求這個疾病什麼時候能挪去，只願順服神的擺布安排，在這個環境中盡好自己的本分。感謝神！

## 77 病痛中的收穫

中國河南 張麗

2007年，對我來說是人生中的一大轉折，當時我丈夫遭遇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臥病在床，兩個孩子還小，我們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我心裏特別痛苦，不知道以後的日子該怎麼過。後來，我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作工。通過讀神的話，我明白了人的生命是從神而來，人的命運都在神的手中掌握，人只有信神敬拜神才有好的命運，我感覺找到了依靠。自那以後，我就經常參加聚會，還帶着兒女一起讀神話、禱告神，很快我就盡上了本分。

後來，我被選為教會帶領，我心想：我剛信神沒多久就能被選為教會帶領，看來還是我追求真理，我得好好盡本分，受苦付代價，以後蒙拯救大有希望。想到這兒，我盡本分的勁更大了，我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傳福音盡本分上，親戚朋友都反對我信神，鄰居也毀謗、譏笑我。當時，我雖有軟弱，但這些都沒有攔阻我盡本分的脚步。後來，丈夫也接受了神的末世作工，盡上了本分。我心裏非常高興，不由得想：只要我們好好盡本分為神花費，以後就能蒙神祝福。特別是聽到有的弟兄姊妹說我能撇棄花費、受苦付代價，肯定能蒙拯救，我就特別高興，為神撇棄花費的勁更大了！

2012年的一天，我突然發現胸部長了個疙瘩，還有點疼，我擔心這會不會是不好的病症，但轉念一想：不會的，我一直在教會盡着本分，神是不會虧待真心為他花費的人的，有神的保守，不會有什麼大病。想到這兒，我心裏的擔憂消除了，和往常一樣，照樣忙着盡本分。2013年，共產黨逼迫信神的人越來越嚴重，我和丈夫因着傳福音在當地特別出名，隨時都有被共產黨抓捕的危險，為了能繼續盡本分，我們一家人背井離鄉，搬到了外地。後來，我發現胸部的疙瘩越長越大，也有點擔心會不會有什麼病，但想到這些年我也沒有什麼不良反應，這不都是神保守嗎？只要我好好盡本分，多撇棄花費，神會憐憫我，不會有什麼大病的。

直到2018年，我感到身體有些不舒服，丈夫就帶我到醫院檢查。醫生說我胸部長的這個包已有鵝蛋那麼大了，病情不太好，如果直接做手術風險太大，只能先做化療，把包化療小了才能做手術。聽了醫生說的「不太好」「化療」這些字眼兒，我的心一下子緊繃起來：只有得了癌症才做化療，難道我得了癌症？我還這麼年輕就要面臨死亡嗎？我怎麼也不願相信，癱坐在醫院走廊的長凳上，失聲痛哭起來。

丈夫安慰我說：「這只是初步檢查，不一定準確，明天到別的醫院再做個檢查。」

第二天，我們來到另一家醫院做穿刺檢查。醫生告訴我丈夫，我的病情很嚴重，有可能是癌症，不能再耽誤了，過兩天就得做手術。

聽了丈夫的話，我整個人都癱了，心像掉進冰窟窿一樣。什麼？真的是癌症？這可是要命的病呀！我怎麼會得這病呢？不可能，我從信神到現在一直盡着本分，撇棄花費，受苦付代價，還遭受世人的毀謗、棄絕，共產黨的追捕迫害，從沒有耽誤過本分，我怎麼能得癌症呢？我要是真得了癌症，蒙拯救進天國不就化為泡影了嗎？這麼多年的撇棄花費不就落空了？當時我特別痛苦。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一夜都沒有合眼，怎麼也想不通，我撇棄花費這麼多年，怎麼還得這種病呢？神怎麼沒保守我呢？又想到過兩天就要做手術，手術最終能不能成功還不好

說……痛苦難熬中，我默默地向神禱告：「神啊！我現在很痛苦，很軟弱，我不知道該怎麼經歷這樣的環境，願你帶領引導我……」之後，我看到神對人最後的十一條要求中說：「5. 如果你一直很忠心，你對我一直很有愛，但你却遭受到病痛的折磨、生活的拮据，而且親友的離棄或者任何生活上的不幸，那你對我的忠心與愛是否還能繼續呢？6. 如果你心裏想象的與我所作的都不相合，那你該如何走以後的路呢？7. 如果你希望能得到的都没能得到，那你能不能繼續做我的跟隨者呢？」（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背叛 二》）揣摩着神對人的要求，我明白了臨到這個病痛是神對我的檢驗，看我對神有沒有真實的忠心與愛。想想約伯受試煉時，家產兒女都沒有了，還渾身長滿毒瘡，他雖然不明白神的心意，但他寧可咒詛自己也不埋怨神，還能稱頌耶和華神的名，約伯持守對神的信與順服，在撒但面前為神站住了見證。而我呢，信神這麼多年，享受那麼多神話語的供應，却對神的作工沒有一點認識，當得知得了癌症，認為不能蒙拯救了，進天國的福氣享受不着了，心裏就滿了誤解、埋怨，認為自己信神這些年，撇棄花費這麼多，神不該讓我得這樣的病。在神的顯明中，我才看到自己撇棄花費不是為了體貼神心意，實行真理順服神，而是為了得福進天國，是在和神搞交易，我所認為的對神的忠心與愛都是虛假欺騙，根本沒有一點真心，真是太讓神傷心失望了。

我又看到神的話說：「整個人類有誰不在全能者的眼中看顧？有誰不在全能者的預定之中生存？人的生死存亡是來源于自己的選擇嗎？人的命運是自己掌握的嗎？多少人呼求死亡，但死却遠遠避開他；多少人想做生活的強者，害怕死，但不知不覺中，死亡之日逼近，使其落入死亡的深淵；多少人仰天長嘆；多少人嚎陶大哭；多少人在試煉中倒下；多少人在試探中被擄去。我雖不親自顯現讓人能清楚地看見我，但有多少人却害怕見我面，深怕我將其擊殺、將其滅沒，究竟人是否真正認識我？」（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向全宇的說話·第十一篇》）從神的話中我明白了，人的靈魂肉體都來源于神，生死都在神的手中掌握，不由得自己，作為受造之物應該順服神的擺布安排。認識到這兒，我不太受死亡的轄制了，暗立心志：不管手術成不成功，是死是活，我都願坦然面對，把命交給神，順服神的主宰安排。

有了順服神的心志後，我心裏平靜了很多，進手術室時，我心裏一直在禱告神。手術做完後，醫生說：「手術非常成功。不過，最終結果如何，還得進一步化驗割掉的腫塊才能確定。」聽了醫生的話，我知道手術這麼順利，都是神保守。特別是看到身邊的病友，一個個下手術台後，身體都很虛弱，昏昏沉沉的，而我却没有這種感覺，精神還非常好，病房裏的人都說我不像剛做了大手術的人。我心裏不住地感謝神，同時，我不由自主地想到：這個病在六年前就已經發現了，按常規來說，如果是癌症，早該惡化了。而這期間，我却沒有任何反應，可能不是癌症，就算真的是癌症，我相信神是全能的，在神那兒也會有轉機的。我以往也聽說很多弟兄姊妹在重病期間依靠神，都看到了神的奇妙作為，何況我一直撇棄花費，神肯定也會保守我的。

三天後，當我滿懷希望取到病檢結果時，我徹底絕望了：真的是癌症……

當時，我整個人呆在那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檢查單，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淚像斷了綫的珠子一樣往下流。過了好久，我才回過神兒來：難道神是藉着這個病顯明淘汰我？難道我連為神效力的資格都沒有了嗎？我信神這十多年來，風裏來雨裏去，一直撇棄花費傳福音，難道神就真的一點不紀念嗎？我信神的生涯就這樣畫上句號了？……我越想越難受，渾身癱軟無力。

接下來，我不想吃也不想喝，甚至連話也不想說了。醫生讓多補充營養，多鍛煉，我心想：我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補充那麼多營養有什麼用，鍛煉有什麼用，早死晚死又有什麼區別呢？我活在自暴自棄中，心裏感到無比淒涼，不停地想：有不少弟兄姊妹沒信神之前得了病，信神後病就好了，可我信神後天天盡本分，為什麼却得了癌症呢？以前我以為自己能撇能捨，最後肯定能蒙拯救，這下倒好，不但不能蒙拯救，反而得了癌症先死了。一時間，我對神的埋怨、誤解忍不住又出來了。極度痛苦中，我流着泪向神訴說：「神啊！我現在很痛苦、絕望，這個病臨到我，我不明白你的心意到底是什麼，願你開啓帶領我，能明白你的心意……」

過後，我看到神的話說：「熬煉對每一個人都是相當痛苦的，都是相當不容易接受的，但神就是在熬煉中向人顯明他的公義性情，在熬煉中向人公開他對人的要求，而且他在熬煉中對人作更多的開啓，作更多的實際的修理對付，藉着事實與真理的對照，讓人更認識自己，讓人更認識真理，讓人更明白神的心意，從而讓人對神有更真、更純的愛，這是神作熬煉工作的目的。神在人身上作的所有工作都是有其目的、有其意義的，他不作無意義的工作，不作對人不利的工作。熬煉并不是要將人從他的面前取締，也不是將人滅于地獄之中，而是在熬煉之中改變人的性情，改變人的存心、人的舊觀點，改變人對神的愛，改變人的所有生活。熬煉對人是個實際的考驗，對人是個實際的操練，只有在熬煉中人的愛才能發揮其原有的功能。」（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熬煉才有真實的愛》）從神的話中我明白了神的心意，神要藉着病痛來顯明我裏面的敗壞悖逆與存心摻雜，使我能認識自己，脫去這些敗壞達到蒙神拯救，而我却認為神要藉此取締我的性命、淘汰我，就誤解、埋怨神，破罐子破摔，自暴自棄，還數算自己的付出花費跟神邀功講理，甚至想以死來與神對抗。我真是太沒良心了！我心裏感到很虧欠，就來到神面前禱告尋求，為什麼臨到病痛我就不能順服，反而誤解、埋怨神呢？

我看到神的話說：「多少人信我，只是為了讓我給其治病；多少人信我，只是為了讓我憑着我的能力將其身上的污鬼趕走；又有多少人信我僅僅是為了得着我的平安、喜樂；多少人信我僅僅是為了向我索取更多的物質財富；多少人信我僅是為了安然地度過此生，求得來世別來無恙；多少人信我是為了躲避地獄之苦，獲得天堂之福；多少人信我僅是為了暫時的安逸，并不求來世得着什麼。當我將忿怒賜給人的時候，將人原有的喜樂、平安奪走時，人就都疑惑了；當我將地獄之苦賜給人而將天堂之福奪回之時，人就惱羞成怒了；當人讓我治病時，我却并不搭理人，而且對人感覺厭憎，人就離我遠去，尋找污醫邪術之道；當我將人向我索取的都奪走之時，人都不見踪影了。所以，我說人信我是因我的恩典太多，人信我是因信我的好處太多。」（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論到「信」，你怎麼認識》）「這些人跟隨神的目的很簡單，那就是一個目標——得福，除此之外與他們的目標根本不相干的事他們都懶得去搭理。他們認為信神能得福這是最正當的目的，也是他們信神的價值所在，如果不能達到這個目的，那就什麼都不能打動他們的心。這是更多的當前信神之人的現狀。他們的目的、存心聽起來很正當，因為他們在信神的同時也在花費，在奉獻，在盡本分，他們在付出青春年華，也在撇家捨業，甚至長年累月地在外奔波忙碌，他們為了最終的目的改變自己的愛好，改變自己的人生觀，甚至改變自己的追求方向，但他們却不能改變自己信神的目的。他們都是在為經營自己的理想而跑路，不管道路有多遠，也不管途中有多少艱難險阻，他們都堅韌不拔、視死如歸。是什麼力量使得他們如此這樣地不斷付出呢？是他們的良心嗎？是他們偉大、高尚的人格嗎？是他們與邪惡

勢力抗衡到底的決心嗎？是他們為神作見證而不求報酬的信心嗎？是他們為了成就神旨意而不惜付出一切的忠心嗎？還是他們從來就沒有個人奢求的奉獻精神呢？對於一個從來就不知道神經營工作的人能付出如此多的心血代價，這簡直是天大的神迹！我們姑且不論這樣的人到底付出了多少，只是他們的行為很值得我們去解剖。一個從來就不了解神的人能為神付出如此多的代價，這裏除了與人息息相關的利益之外，還能有其他的理由嗎？話說到此，我們發現一個人從未發現的問題：人與神的關係僅僅是一個赤裸裸的利益關係，是得福之人與賜福之人的關係。說白了，就是雇工與雇主的關係，雇工的勞碌只是為了拿到雇主賜給的賞金。這樣的利益關係沒有親情，只有交易；沒有愛與被愛，只有施捨與憐憫；沒有理解，只有無奈的忍氣吞聲與欺騙；沒有親密無間，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鴻溝。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誰能扭轉這樣的趨勢呢？又有幾個人能真正了解這種關係的危急呢？我相信，當人都沉浸在得福的喜悅氣氛中的時候，沒有人會想到人與神的關係竟是如此的尷尬，如此的不堪入目。」（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人在神的經營中才能蒙拯救》）神的話就像利劍一樣刺痛了我的心，使我蒙羞慚愧。我信神的存心目的不就是神說的為了得着以後的福氣嗎？無論我外表怎麼撇棄花費、受苦付代價，都是在跟神搞交易，是為達到自己得福的目的，並不是真正順服神，盡自己受造之物的本分。回想剛信神時，我覺得信神以後能躲避災難得福進天國，就勁頭十足、風雨無阻地盡本分，就連兒女上學我都顧不上接送，周圍人的譏笑誹謗、共產黨的抓捕迫害也沒有攔阻我盡本分。這一系列的表現，使我認為自己是對神最有忠心的人，一定能蒙神稱許得神祝福。可當我得知自己身患癌症時，認為自己前途歸宿沒有了，進國度的美夢破滅了，就一肚子的誤解、埋怨，跟神講理，甚至想一死了之跟神對抗。在事實的顯明中，看到我盡本分受苦花費就是為了換取以後美好的歸宿，與神的關係就是雇工與雇主的關係，付出一點代價就想從神那兒得着賞金，對神並沒有一點真實的愛，這就是在利用神、欺騙神，抱着這樣的觀點信神只能讓神厭憎、恨惡。要不是神藉着病痛來喚醒我，我還一直持守錯誤的追求觀點，信到最終只能被神撇棄、淘汰。認識到這些，我很懊悔自責，跪在地上向神禱告：「神啊！要不是你藉着這個病痛顯明我，我還認識不到自己信神的錯謬觀點。是你話語的審判揭示喚醒了我的心，我願意扭轉自己不對的存心，放下得福的欲望，不管我的病情以後怎麼發展，能不能活下來，我都願意順服下來。」禱告後，我的心平靜下來，情形也好多了。接下來的幾天，我每天堅持鍛煉，注重補充營養，身體也一天天地康復起來。沒幾天，我就辦理了出院手續。

回家後，看到弟兄姊妹和丈夫兒女都在積極傳福音盡本分，而我只能躺在床上，什麼本分也盡不上，心裏就感覺有一些失落，不知自己的病什麼時候能好，以後還有沒有機會盡本分，要是什麼本分都盡不上，那不成廢物了嗎？哪還有蒙拯救的機會啊！這時，我意識到自己得福的欲望又在萌發，就向神禱告尋求，看到神的話說：「人以前憑什麼活着？人都是為自己活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是人本性的概括。人信神是為自己，為神撇棄花費也是為自己，為神忠心還是為自己，總之，都是為了自己得福。在世界上都是為了自己得利，信神都是為了自己得福，是為了得福撇下一切，為了得福能受許多苦，這些都是人敗壞本性的實證說明。」（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外表的改變與性情變化的區別》）在神話的揭示中，我認識到自己信神為什麼會跟神搞交易，為什麼臨到不合自己觀念的事還能悖逆神、抵擋神，根源就是撒但的各種毒素一直控制着我的心靈，使我處處都憑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無利不起早」這

些撒但毒素活着，無論做什麼事，都以「利己」「為己」為原則，特別自私卑鄙，信神也只為自己得福、得賞賜勞苦奔波，不注重追求真理、追求性情變化，自己得福的欲望得不到滿足，撒但本性就暴露無遺，就誤解埋怨甚至後悔自己的花費付出。想到當初保羅雖然為主作工受了不少苦，但他絲毫不喜愛真理，不注重追求認識神，不追求性情變化，他只想用外表的花費受苦換取神公義的冠冕，最後狂妄得失去了理智，見證自己活着就是基督，讓人都跟隨他，因而觸犯神性情，遭受永遠的懲罰。我若繼續憑這些撒但毒素活着，最終肯定也會像保羅一樣因抵擋神遭到神的懲罰。看到信神只追求得福而不追求真理太危險了，感謝神藉着這個病給我反省認識自己的機會，讓我看清自己信神錯誤的追求觀點，看清自己所走的道路是與神為敵的。

這時，我又想到神的話說：「神永遠是至高無上的，永遠是尊貴的，人永遠是低賤的，永遠是一文錢不值的。因為神永遠都在為人類奉獻與付出，而人永遠都在為自己索取與努力；神永遠都在為人類的生存而操勞，而人永遠都不為正義與光明而獻出什麼，即使人有暫時的努力也是不堪一擊的，因為人的努力永遠都是為自己，不是為別人；人永遠都是自私的，神永遠都是無私的；神是一切正義與美善的起源，人是一切醜陋與邪惡的接替者與發表者；神永遠都不會改變他正義與美麗的實質，而人隨時隨地都可能背叛正義，遠離神。」（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了解神的性情很重要》）揣摩着神的話，我心裏很受感動。神為了拯救我們這班被撒但敗壞至深的人類，付出了多少心血代價：兩千年前，神為了救贖人類，第一次道成肉身，在猶太作工，忍受人的譏笑誹謗和猶太教的迫害，最終被釘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贖工作；如今為徹底潔淨拯救人類，神又第二次道成肉身來到中國，遭到共產黨的百般追捕迫害，沒有枕頭之地，沒有安身之所，還要忍受我們信神之人的誤解埋怨、悖逆抵擋。可神從來沒有放棄對人類的拯救，而是默默地為人類付出一切，從不向人類索取什麼，而我盡本分有點撇棄花費就向神索取福分、歸宿，昧着良心與神搞交易，我真是太自私卑鄙了，沒有一點人性。認識到這些後，我向神禱告悔改，願放下得福的存心，走上正確的信神道路。

一天靈修時，我想到神的話說：「真正的『信神』的含義是人能在相信神是萬物的主宰的基礎上來經歷神的說話，經歷神的作工，達到脫去敗壞性情滿足神的心意以及達到認識神，這樣的歷程才叫信神。」（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寫在前面的話》）又看到神的話說：「信神就是為了滿足神，活出神所要求的性情來，使他的作為、他的榮耀藉着這班不配的人顯明出來，這是你信神的正確觀點，這也就是你追求的目標。信神的觀點得擺正，追求得着神的話，吃喝神的話，能夠活出真理，更能看見神的實際作為，能看見神在全宇的奇妙作為，也能看見神在肉身中作的實際的工作。藉着人的實際經歷，體嘗到神在人身上到底是怎麼作的，他在人身上的心意是什麼，這都是為了脫去撒但敗壞的性情。脫去了你裏面的不潔不義，脫去了你不對的存心，對神產生了真實的信，有了真實的信才能真實地愛神。」（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被成全的人都得經受熬煉》）神的話把信神正確的追求目標指出來了，無論我們在經歷中遇到哪些責罰管教，都是神為潔淨變化我們特意擺設的，我應該用接受、順服的心來對待，在臨到的環境中尋求真理，解決敗壞性情，在凡事上能滿足神還報神愛，這才是最正確的追求。我不願再為追求得福跟神搞交易，不管我的病情怎麼樣，只要我還活着，有一口氣我都要敬拜神。如果神還給我盡本分的機會，我再也不為得福跟神搞交易了，只願在盡本分中追求真理，注重追求性情變化。

沒過幾天，神的檢驗臨到了我。

一天，女兒聚會回來，說盡澆灌本分的王姊妹被盯梢了，還沒找到合適的人選接替她的本分，問我教會裏誰能作這個工作。想到之前我盡過這個本分，對各方面也都比較熟悉，按理說我接替最合適，可我剛做完手術才二十天左右，刀口還有兩寸長沒有合口，又趕上高溫天氣，我在家呆着每天都要清洗刀口好幾次，如果我現在把本分接過來，到時如果工作太忙，顧不上清洗刀口，發炎怎麼辦？現在我的手臂還不能用力，如果天天騎着電動車顛簸，萬一刀口發炎愈合不了，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以我現在的身體狀況，擔當這個本分對身體很不利。但我又一想：現在沒有其他合適的人選，我不盡這個本分，工作不就耽誤了嗎？該怎麼辦呢？這時，我想到神的話：「你信神追求真理如果能達到說『神讓病痛臨到我，或者讓任何不如意的事臨到我，不管神怎麼作，我得順服，把我受造之物的位置站好。首先，我得把順服這方面的真理實行出來，落到實處，活出順服神的實際；另外，神給我的托付，我該盡的本分我不能扔下，哪怕有最後一口氣，我的本分我得守住』，這是不是有見證了？」（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常常揣摩真理才能有路行》）神的話給了我實行的路途，雖然我的傷口還沒有完全長好，但我不能再自私卑鄙，只考慮自己而不顧神家的利益。這些年我信神盡本分都是為了得福跟神搞交易，沒有體貼過神的心意，沒有為滿足神做過什麼，我虧欠神太多，現在這個本分急需人來盡，我願意擔當起來，不管我的身體會出現什麼狀況，只要能讓神心得安慰就足够了。有了神話的帶領，我不再受病痛的轄制，主動擔起這項工作。

當我全心投入本分中時，我看到了神的奇妙保守。一個星期後，我的刀口不但沒有出現什麼異常，反而完全愈合了。當時醫生說，像我這樣的手術，術後手臂肯定會出現淋巴水腫，等一個多月恢復得好點，還要做化療。可自從我開始盡本分，我的刀口從來沒有痛過，手臂也沒有出現過淋巴水腫，我也沒去醫院做化療，從做手術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身體一切正常。感謝神的奇妙作為，讓我經歷體嘗到神的話：「任何一樣東西，或是有生命的，或是死的東西，都將隨着神的意念而轉動、變化、更新以至消失，這就是神主宰萬物的方式。」（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是人生命的源頭》）當我放下奢侈要求，不再與神搞交易時，我實際地看到了神的權柄主宰，看到神的奇妙作為。

這次臨到病痛，從外表看是禍患，但神的愛却隱藏在背後。在病痛中，藉着神話語的開啓帶領，我對自己得福的存心、摻雜有了認識，對神有了一點順服，體會到病痛臨到是神的祝福，是為了潔淨我、變化我。感謝神的拯救！

## 78 得肝癌學到的功課

中國湖南 李勇

以前我總認為，自己信主的時候被共產黨抓捕過幾次都沒有背叛主，接受全能神末世作工這些年來，不管是寒風暴雪還是炎熱酷暑，我都積極傳福音盡本分，不怕苦、不怕累，就覺得自己對神有些忠心了，直到我經歷一次病痛面臨死亡的威脅，我對自己信神的得福存心才有了點認識。2014年10月的一天，我聚完會回來感覺四肢無力，路都走不穩，當時我認為是寒氣太重，吃點藥就沒事了，也沒有太在意。一段時間後，我的兩個耳朵、手指、腳趾頭都慢慢地全發黑了，身體一天比一天消瘦。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麼重病，但又想自己盡本分受苦花費這麼多年，神應該會保守我，不會臨到什麼重病的，就算有病也會逐漸好起來的。沒想到吃了一段時間的藥，身體還是沒有好轉，妻子和女兒連忙把我送到附近醫院做全身檢查，結果出來後，醫生說我貧血特別嚴重，還有乙肝病，如果繼續惡化就治不好了。聽後我整個人都矇了，渾身癱軟，怎麼也接受不了這個事實，「這些年我一直撇棄花費，盡本分也能受苦付代價，遭到共產黨的逼迫、抓捕，我都沒有背叛神，也從來沒有停止盡本分，怎麼還會得這麼嚴重的病啊？神怎麼沒保守我呢？如果治不好，那這麼多年的付出不就白費了嗎？我信神多年，沒得到神的祝福反而得了一身病。唉，以後盡本分還是別太操心勞神了，看來再受苦、付出也是徒勞……」那段時間，我雖然也盡着本分，却總是無精打采的，做什麼事都沒心思，聚會時發現弟兄姊妹有什麼情形、難處我也無心過問，讀完神的話也不想交通。一段時間後，我的病情越來越嚴重，精神、體力都實在支撐不住了，整天昏昏沉沉的，帶領根據我的身體狀況就讓我暫時在家調養身體。看到弟兄姊妹都身強力壯，開開心心地盡本分，再看看我，得了這麼重的病，本分也盡不上了，我不由得想：唉，也許我這個人不是神拯救的對象……我越想心裏越亂，神的話也看不進去，特別痛苦無助。我趕緊來到神面前禱告：「神哪！我突然得這麼嚴重的病，心裏很痛苦、很軟弱，感覺承受不了了，神哪！我也知道不該埋怨你，但臨到這事我不明白你的心意是什麼，願你帶領、開啓我。」

禱告後，我看到神的話說：「神在人身上作的所有工作都是有其目的、有其意義的，他不作無意義的工作，不作對人不利的工作。熬煉並不是要將人從他的面前取締，也不是將人滅于地獄之中，而是在熬煉之中改變人的性情，改變人的存心、人的舊觀點，改變人對神的愛，改變人的所有生活。熬煉對人是個實際的考驗，對人是個實際的操練，只有在熬煉中人的愛才能發揮其原有的功能。」（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熬煉才有真實的愛》）我仔細地揣摩着神的話，明白了今天我臨到病痛，神的心意不是要淘汰我，而是讓我認識自己信神的存心摻雜，扭轉我錯謬的追求觀點，能對神有真實的順服與愛，神是為了潔淨拯救我。想到這兒，我挺蒙羞，臨到病痛是神的愛，我不尋求神的心意，還誤解、埋怨神，真是太不可理喻了！我不能活在消極痛苦中，我得順服下來尋求真理，反省認識自己。

之後，我看到一段神的話：「人只把得恩典、享平安當作信神的標志，把追求得福當作信神的根本，很少有人追求認識神，追求性情變化。人信神就是追求讓神給他一個合適的歸宿，給他應有盡有的恩典，讓神當他的僕人，讓神與他維持和平、友好的關係，無論何時別發生衝突，就是人信神要求神答應人的所有要求，人求什麼神就賜給什麼，就如人在聖經裏看的『凡

你們所求的我都垂聽』，要求神也別審判人也別對付人，因神總是仁慈的救主耶穌，無論何時何地都與人有良好的關係。人的信法都是：人儘管不知羞恥地向神索取，神只管一味地賜給人，不管人是悖逆還是聽話；人只管不住地向神『討債』，神必須得毫無反抗地向人『還債』，而且加倍償還，不管神是否從人得着什麼，只能任人擺布，不能任意擺布人，更不能隨意將他自己那隱藏了多少年的智慧與他公義的性情來『私自』向人顯明；人只管向神認罪，神只管赦免人的罪，不能厭煩，直到永遠；人只管支使神，神只管順服，因為經上記着說，神來了不是來讓人服事的，乃是來服事人的，是來做人的僕人的。到現在你們不仍是這樣的信法嗎？從神得不着什麼就想撒腿跑，看不透事就怨氣沖天，甚至破口大罵。你們根本不容讓神自己把他的智慧與奇妙盡都發表出來，而是只為了貪享一時的安逸。到如今，你們信神的態度還是以往的老觀點，對你們稍有一點威嚴你們就不高興了，現在你們看見自己的身量到底有多大？別以為你們都是對神忠心的人，其實你們的老觀點還沒變。沒事時你覺得一切都順利，你就愛神到頂峰了，有一點小事你就墜落陰間了，這就是對神忠心了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當放下地位之福，明白神拯救人的心意》）神話揭示的就是我的真實情形。我所有的付出花費不是為了追求得着真理，而是想藉着受苦花費從神得恩典、得祝福，是在欺騙神，與神搞交易。沒病沒災，一切順利，從神得着恩典的時候，我盡本分就特別有勁，看到弟兄姊妹有什麼難處，我趕緊去交通幫助，不管什麼天氣，路途多遠，再苦再累心裏都樂意。今天病痛臨到，得不着恩典了，我就滿腹牢騷，發怨言埋怨神，與神講理對抗，尤其眼看這個病一天天加重，我就對神失去了信心，盡本分消極怠工。我信神不是為了追求真理生命，而是處處都在利用神滿足自己得福的野心欲望，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信神沒有一點真心，太自私卑鄙了！帶着這種錯誤觀點信神，就是享受到了肉體的恩典與祝福，但生命性情沒有絲毫的變化，最終還得被淘汰呀。

我又看到神的話說：「熬煉是神成全人的最好方式，只有藉着熬煉，藉着痛苦的試煉，才能使人心裏對神發出真實的愛。沒有苦難，人對神就沒有真實的愛，裏面沒有試煉，沒有真實的熬煉臨到，人的心總是在外面漂着，受熬煉到一個地步，你看見自己的軟弱、自己的難處，看見自己的缺少太多，遇到許多難處都勝不過去，看見自己的悖逆太多。試煉之中才能真正地認識自己的實在情形，試煉更能成全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熬煉才有真實的愛》）看了神的話，我明白了神的心意，臨到病痛神是為了潔淨我的敗壞。我以往還認為自己被抓坐監沒有背叛神，在教會中無論遇到什麼難處都沒有埋怨神，對神很有信心，是有忠心的人，要不是這次病痛臨到，我對自己的敗壞性情和信神追求得福的存心摻雜根本沒什麼認識，更不可能追求真理達到變化。病痛臨到這是神對我的拯救，更是神對我的愛呀！認識到這兒，我不再埋怨、誤解神了，並跟神立心志，不管我的病結果怎麼樣，我都要背叛自己得福的存心，順服神的擺布安排。後來，我該吃藥就吃藥，病情是好是孬向神交托、仰望，每天力所能及地盡點本分，意想不到的，我的病竟然不知不覺地好了，我心裏特別感謝神。

2015年5月，我盡上了澆灌本分，我很珍惜這個本分，平時我就注重揣摩神的話，聚會時弟兄姊妹有什麼難處我都用心琢磨，找相關的神話語交通解決。一段時間後，教會生活的果效比之前好了，弟兄姊妹盡本分的勁兒也大了，臨到逼迫患難也有信心站住見證，我心裏很高興，認為自己盡本分能有些果效，這是神的祝福，證明我的付出花費是蒙神稱許的。

沒想到6月5號那天，我正準備去聚會，突然我頭暈得特別厲害，感覺天旋地轉，不一會兒就滿頭大汗，衣服也全濕透了，頭脹痛得厲害，我意識到和之前發病的症狀一樣，應該是舊病復發了，而且比之前更嚴重，我覺得自己好像隨時就要死了。我心裏琢磨：我的病怎麼又復發了呢？我每天都不辭勞苦地盡本分，也沒做得罪神的事呀？難道是我對神還不够忠心？妻子見我這樣，急忙和女兒把我送到附近的醫院。檢查結果出來後，醫生避開我對女兒說了一些話，我猜測自己不是得了癌症就是得了沒法治的怪病，心裏有些難受，但想到之前發病就是這個症狀，最後不也好了嗎？今天再次復發也在神的手中掌握，況且我還盡着本分，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吧。想到這兒，我心裏平靜了一些。不一會兒，兩個女兒含着眼淚走到妻子跟前說：「醫生說我爸得了肝癌……」妻子大吃一驚，她們母女仨抱成一團痛哭了起來。

當時我心裏翻江倒海，特別痛苦，我怎麼會得肝癌呢？這可是治不好的病，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如果我死了，妻子、女兒怎麼辦？原以為自己真心為神花費，能看到神國度在地上實現的那一天，可如今得了癌症，隨時都有生命危險，難道我多年為神受苦花費最終就是這樣的結果？天國的福分真就與我無關無份了？我心裏很悲觀、絕望。妻子邊哭邊說：「老伴呀，你得這病肯定有神的許可，神是公義的，咱們不能埋怨、誤解神，得尋求神的心意啊……」妻子的一番話提醒了我，是呀，神是公義的，我應該尋求神的心意，不該發怨言。看到妻子傷心的樣子，我也忍不住哭了，含着眼淚在心裏向神默禱：「神哪！我知道你不作無意義的事，願你開啓、帶領我明白你的心意，在病痛威脅中不發怨言，為你站住見證。」默禱後，我心裏平靜了許多。我知道自己的病沒法治療，不想再給妻子、女兒增加經濟壓力，就要求回家休養。

過了兩天，弟兄姊妹來看望我，關切地問我的病情。看到弟兄姊妹，再看看自己得了這麼要命的病，我流着眼淚說：「你們都來關心、看望我，這是神的愛！我得了這個嚴重的病，是快要死的人了，再也不能像你們一樣能正常盡本分，也看不到神的國度實現的那一天了。」一個姊妹安慰我，耐心地跟我交通說：「弟兄，你得這個病是神的愛臨到，得多禱告，尋求真理摸神心意，在病痛中站住見證呀！」接着又給我找了幾段神的話，有段神的話我印象挺深刻，神的話說：「人信神所追求的都是得着以後的福氣，這是人信神的目的，人都有這個存心、盼望，但人本性裏敗壞的東西必須通過試煉來解決，人裏面哪些地方沒得潔淨就必須在哪些地方受些熬煉，這是神的安排。神給你擺設環境，迫使你在這環境裏面受熬煉來認識自己的敗壞，最終達到寧可死也能放下自己的企圖、欲望，順服神的主宰安排。所以對於人來說，如果没有幾年的熬煉，没有一定的苦難，人在思想上、在心靈裏擺脫不了肉體敗壞的轄制。人在哪方面還受撒但的轄制，在哪方面還有自己的欲望，還有自己的要求，那你就應該在哪方面受苦。只有在苦難中才能學到功課，就是得着真理，明白神的心意。其實，許多真理都是在苦難試煉的經歷中明白的，没有一個人說在安逸的環境裏、在順境裏就能明白神的心意，就能認識到神的全能智慧，領略到神的公義性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試煉中應該怎樣滿足神》）讀了神的話，我反省自己，之前臨到病痛，藉着尋求真理我能順服下來，就覺得自己站立住了，得福存心已經放下了，這次發病比以前還嚴重，就又把顯明了，看到自己的得福存心根深蒂固，根本經不起神的檢驗，如果没有這一次次的病痛，我內心深處的得福存心、對神的奢侈欲望就不容易認識，更不會得着潔淨、變化。同時，我也看到神的性情公義聖潔，神鑒察人心，神知道我裏面的敗壞摻雜，就藉着病痛迫使我反省自己，尋求真理解決我身上的敗壞

性情。這是神的愛呀！我也反省自己，為什麼臨到病痛我流露的都是埋怨、誤解，我這不是還在跟神搞交易，總想要神的祝福，不願接受神擺設的苦難熬煉的環境嗎？我盡本分總與神搞交易，這到底是什麼根源導致的呢？

我看到神的話說：「人都是為自己活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是人本性的概括。人信神是為自己，為神撇棄花費也是為自己，為神忠心還是為自己，總之，都是為了自己得福。在世界上都是為了自己得利，信神都是為了自己得福，是為了得福撇下一切，為了得福能受許多苦，這些都是人敗壞本性的實證說明。」（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外表的改變與性情變化的區別》）「人對神有要求這是一個最難辦的事，神所作的沒合你的意思，沒按你的意思去作，你就容易反抗，這就說明人的本性是抵擋神的，這個問題必須藉着追求真理來認識、解決。沒有真理的人對神的要求就多，真正明白真理的人對神就沒有要求了，只覺得自己滿足神太少，順服神太少。人對神總有要求反映出了人的敗壞本性，你如果不把這個事當作嚴重的問題來對待，當作一個要緊的事來對待，那你信神的道路就有隱患，就有危險。一般的事你能勝過去，但可能涉及你命運、前途歸宿的時候，你就勝不過去了，到那時候你如果還沒有真理恐怕要老病重犯，你就是滅亡的對象。」（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人對神的要求太多》）

看到神話的揭示，我認識到自己總想與神搞交易，源頭就是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無利不起早」這些撒但毒素的支配，做什麼事總是先考慮自己能不能得利、得福，就是盡本分也有自己的存心摻雜。回想自己一路走來，外表是在為神的工作受苦、花費，其實就是想以小的代價換取大的祝福，為了得到祝福受什麼苦都行，當欲望沒得到滿足，反而一次次臨到病痛甚至死亡的威脅，我對神的埋怨、誤解、對抗、背叛全都顯明出來了。看到我盡本分都是為自己的歸宿結局，處處都在利用神、欺騙神，失去了做人的良心、理智，真是太自私卑鄙、太邪惡了！要不是神這一次次擺設環境顯明，我永遠認識不到我是多麼自私、詭詐，我把追求得福當成是正當的，把神的要求拋到九霄雲外，我這樣的付出，就算撇棄花費再多，跑斷腿、累斷腰，神也不稱許，我要是還不追求真理，不放下自己得福的卑鄙存心，那我就是被神厭棄、懲罰的對象。感謝神話語的開啓引導使我在這次病痛中認識了自己，放下了對神的奢侈要求，這是神對我的拯救。我越琢磨越感覺神對我的愛太大了，我就跪在地禱告：「神啊！我得這個癌症有你的美意，是生是死都在你手中掌握，我願意順服下來，站住見證滿足你。」

後來，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話說：「你經歷約伯的試煉，同時也是經歷彼得的試煉。約伯受試煉的時候站住了見證，最終耶和華向他顯現，他站住見證才有資格見神的面。為什麼說『我向污穢之地隱藏，向聖潔之國顯現』？就是說，你這個人聖潔了，站住見證了，才有臉見神的面，站不住見證就沒臉見神的面。在熬煉之中退去了，或在熬煉之中發怨言了，沒站住見證，讓撒但嗤笑你，那你就得不着神的顯現。你如果像約伯一樣，雖在試煉當中咒詛自己的肉體，但他不埋怨神，能恨惡自己的肉體，從不發怨言，不以口犯罪，那就站住了見證。當你受熬煉到一個地步也能像約伯一樣，在神面前百依百順，對神沒有別的要求了，也沒有觀念了，那時神就向你顯現。」（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被成全的人都得經受熬煉》）我從神的話中看到了神的公義聖潔，人在各種試煉熬煉中為神站住見證滿足神，神才向人顯現。神試煉約伯的時候，約伯的萬貫家產、兒女，肉體的平安、喜樂全都被撒但奪去了，還渾身長滿毒瘡，他沒有發怨言，也沒有誤解、埋怨神，只恨惡自己，咒詛自己。約伯受這麼大的試煉，他仍能站在受造之物的

地位上順服神的主宰安排，稱頌神的名，還說出「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伯1:21）這話來，他在撒但面前為神作出了美好響亮的見證，最終看見了神的顯現，這是約伯一生活着的價值。今天我臨到病痛，是神對我的特殊恩待，我應該像約伯一樣順服神的擺布安排，不受癌症病魔的轄制，把自己的生死交托給神，在撒但面前為神作剛強響亮的見證，讓神的心得安慰。當我放下顧慮願意順服神的主宰安排，不久後我的病情就有了好轉，吃飯也香了，也能正常活動了，還力所能及盡上了本分。後來，女兒帶我到醫院去複查，醫生都感到驚訝，說我這樣的病人很少見，沒有去醫院治療竟然還能活下來，真是奇迹。我心裏很清楚，這都是神的看顧保守，也感受到我的命在神手中掌握，更體嘗到神主宰萬有這一事實。

一段時間後，我的病又一次發作，妻子、女兒又把我送到醫院，醫院科室主任看我病情這麼嚴重，特意請了專科醫生來幫我檢查，化驗結果出來後，專科醫生說他們沒有好的設備，治不了我的病，建議我們準備二十幾萬轉到省醫院，看能不能治好。女兒哭着對妻子說：「聽醫生的口氣，我爸的病肯定治不好了，咱村裏這幾年三十多個得癌症的人沒有醫好的，都死了……」妻子也泪流滿面。我像是被判了死刑，感到死亡再次逼近了我，不由自主地想：我這病怎麼又發作了，還這麼嚴重？這時我心裏又受責備，懊悔自己沒有順服神的心，想到自己幾經死亡，都是神保守我活了下來，我看到了神的全能主宰，怎麼對神還是沒有真實的信呢？生死大權在神手中掌握，醫生說了不算，我來到神面前禱告：「神哪，這次我又面臨死亡的威脅，我知道都有你的美意，是生是死只有你說了算，我願意順服在你的權柄之下。」

禱告後，我看到神的話說：「整個人類有誰不在全能者的眼中看顧？有誰不在全能者的預定之中生存？人的生死存亡是來源于自己的選擇嗎？人的命運是自己掌握的嗎？多少人呼求死亡，但死却遠遠避開他；多少人想做生活的強者，害怕死，但不知不覺中，死亡之日逼近，使其落入死亡的深淵；多少人仰天長嘆；多少人嚎啕大哭；多少人在試煉中倒下；多少人在試探中被擄去。我雖不親自顯現讓人能清楚地看見我，但有多少人却害怕見我面，深怕我將其擊殺、將其滅沒，究竟人是否真正認識我？這個誰也說不清，不是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向全宇的說話·第十一篇》）神的話帶着權柄能力，給了我信心。神是造物主，神掌管一切，我是一個受造之物，就應該順服造物主的主宰安排。如果我寶愛自己的性命發怨言埋怨神，那就愧對神，是抵擋神、背叛神，就算活着也沒有價值、意義。認識到這些，我不再受病痛和死亡的轄制了，我安慰妻子、女兒說：「你們別難過了，雖然醫院給我判了死刑，但我相信我的生死都是神在掌握，神怎麼作都是公義的，哪怕我還有一口氣，也要站住見證滿足神。」後來，我就回家養病，我每天來到神面前禱告尋求，看神的話，過得很踏實、坦然。醫生給我開了兩盒不到十塊錢的針劑，打完一個月後，我的手指頭慢慢紅了起來，吃飯也有胃口了，體力、精力慢慢恢復到了從前。我再次到醫院複查的時候，醫生都不相信這是真的，說我的病好得這麼快，簡直是奇迹。我知道這是神的作為，除了神沒有人能拯救我，正如神的話說：「很顯然，掌握人類生死大權的並不是人類自己，也不是自然界的某種生靈，而是擁有獨一無二權柄的造物主；人類的生死並不是自然界某種規律的產物，而是造物主權柄主宰之下的結果。」（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獨一無二的神自己 三》）我看到了神的權柄主宰與奇妙作為，看到了神對我的愛與拯救，心裏一個勁兒感謝神。村子裏的人看到我都感到驚訝，說還以為我過不了死亡這一關，沒想到現在竟然紅光滿面，真的是死裏逃生，福大命大。我心裏很清楚，這哪是我命大福

大呀，全是神的權柄能力，是神拯救了我。不久，我在教會裏又盡上了本分。一晃五年過去了，我的病再沒有復發，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真是感謝神哪！

經歷這一次次病痛，藉着神話語的揭示和事實的顯明，我對自己錯誤的信神觀點和敗壞性情有了些認識，對神的全能主宰、公義性情、美善的實質也有了點認識，放下了得福存心，知道了怎樣活着才是最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感謝神的恩待！

## 79 病床上的醒悟

中國湖北 楊帆

接受全能神的末世作工以後，我每天如飢似渴地讀神的話，熱心傳福音盡本分，風雨無阻。當時我患有輕度甲亢，醫生讓我多休息，但想到好不容易迎接到主耶穌的再來，不能因為這點病就耽誤盡本分，只要我堅持盡本分，神會看顧保守我的，我就一直帶病堅持盡本分。

過了一年多，我的病越來越加重，吞咽都有些困難，就去醫院檢查。醫生說我得的是重型甲亢，必須馬上做手術，要不然就有生命危險……聽到這話，我一下子矇了，有些不知所措，怎麼也沒想到這個病會發展到這麼嚴重的地步。我才二十多歲，還這麼年輕，要是治不好怎麼辦呀？信神後，我一直熱心盡本分，還撇下了工作，神怎麼不看顧保守我呢？病怎麼還嚴重了呢？手術前一天下午，我路過其他病房，聽到病房裏傳來一陣悲慘的哭聲，原來是一個病人因為治療無效去世了，病人家屬都哭成一片。看到這一幕，我心裏一陣恐慌，感覺像是死亡要臨到自己一樣，我明天早上就要做手術了，醫生說這個手術風險大，能不能成功還不好說，要是手術失敗了怎麼辦？我信神付出花費這麼多，什麼也沒有得着，那不是白信了嗎？回到病房，我躺在床上，越想心裏越慌亂，就不住地呼求神，求神保守我的心安靜在神面前，不受這事的轄制。禱告後，我想到神的話說：「整個人類有誰不在全能者的眼中看顧？有誰不在全能者的預定之中生存？人的生死存亡是來源于自己的選擇嗎？人的命運是自己掌握的嗎？多少人呼求死亡，但死却遠遠避開他；多少人想做生活的強者，害怕死，但不知不覺中，死亡之日逼近，使其落入死亡的深淵；多少人仰天長嘆；多少人嚎啕大哭；多少人在試煉中倒下；多少人在試探中被擄去。」（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向全宇的說話·第十一篇》）神的話給了我信心。是啊！整個人類的命運都在神的手中掌握，並不是由人自己決定的，明天手術能不能成功，我能不能活下來都在神的手中。有了神話語的帶領，我不再那麼擔心害怕了，願意把手術交托在神的手中，順服神的主宰。

晚上，病房裏的病人都休息了，我躺在病床上，沒有一點睡意，我就揣摩：臨到這個病，神的心意是什麼呢？我該學什麼功課呢？我想起了那段時間我經常唱的一首神話語詩歌：「……多少人信我，只是為了讓我給其治病；多少人信我，只是為了讓我憑着我的能力將其身上的污鬼趕走；又有多少人信我僅僅是為了得着我的平安、喜樂；多少人信我僅僅是為了向我索取更多的物質財富；多少人信我僅是為了安然地度過此生，求得來世別來無恙；多少人信我是為了躲避地獄之苦，獲得天堂之福；多少人信我僅是為了暫時的安逸，并不求來世得着什麼。當我將忿怒賜給人的時候，將人原有的喜樂、平安奪走時，人就都疑惑了；當我將地獄之苦賜給人而將天堂之福奪回之時，人就惱羞成怒了；當人讓我治病時，我却并不搭理人，而且對人感覺厭

憎，人就離我遠去，尋找污醫邪術之道；當我將人向我索取的都奪走之時，人都不見踪影了。所以，我說人信我是因我的恩典太多，人信我是因信我的好處太多。」（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人信神的卑鄙存心》）

神的話揭示的正是我的情形，我信神就是為了從神索取恩典、祝福，是為了得到好處才來信神的。想到自己聽到醫生說這個病很嚴重時，就在心裏跟神講理，認為自己一直都在為神花費，神應該保守我不該得這麼重的病，對神滿了誤解、怨言。後來，看到病房裏死人的一幕，我就更加擔心手術失敗，自己信神付出花費一場不能蒙拯救進國度，什麼也得不着。在神話語的揭示與事實的對照當中，我看到自己信神盡本分的觀點都是為了得福、得利。當神沒有賜給我肉體的平安喜樂時，就對神埋怨、誤解，我這哪是在信神？完全是在與神搞交易，是在欺騙神、利用神，真是太自私卑鄙了！這樣信神怎麼能達到合神心意？神為了把我們從撒但權下拯救出來，親自道成肉身作工，發表真理潔淨變化我們，讓我們脫離撒但的權勢，達到性情變化蒙神拯救。我從神得着這麼多話語的澆灌、供應，臨到病痛却不尋求真理摸神心意，不想着怎麼站住見證滿足神，只想從神得福、得恩典，臨到一點病痛就發怨言，實在是太悖逆了，沒有一點良心理智，不配活在神面前。可神並沒有丟棄我，還用話語開啓帶領我，使我明白神的心意，認識自己的敗壞與缺少，神所作的都是愛啊，我越想越受感動，在心裏默默跟神禱告，願存着順服的心來接受、面對明天的手術。第二天早上，我被推進了手術室，心裏特別平靜，將近9個小時以後手術結束了，我醒過來聽見醫生說手術很成功，我心裏默默地感謝神，知道這是神在看顧保守着我。出院後，我的身體恢復得很快，沒過多長時間又在教會盡上了本分。

一晃兩年過去了，我感覺自己用點勁心裏就發慌，到醫院檢查，醫生說是甲亢病復發了，只能保守治療，靠吃藥來控制。我心想：病痛臨到有神的許可，不管這個病怎麼樣，我都應該順服下來，不能埋怨神。我就一邊吃藥治療，一邊繼續盡着本分。過了幾年，我的身體越來越差，兩條腿腫脹麻木，渾身乏力，腰疼得直不起來，上兩層樓就呼哧呼哧地大口喘粗氣，心臟跳得像要蹦出來一樣，感覺自己隨時要倒下去，我心裏就有些擔心：「要是這個病一直不好，我還怎麼盡本分呢？盡不上本分，以後就得不到神的稱許，沒有好的結局歸宿了，那我不是白信神一場嗎？」但再一想，只要我堅持為神花費，神會保守我的，哪怕有一口氣都要盡上本分預備善行，這樣才能得着好的歸宿。就這樣，我忍着病痛的折磨堅持盡本分。

一天，我吃完早飯，牙齦無緣無故開始出血，一直到天黑都沒有止住，我趕緊去醫院檢查，醫生說我得的是系統性紅斑狼瘡和狼瘡性腎炎，這種病是最難醫治的，死亡率特別高，在醫學上根本就沒法根治，還說我的病情相當嚴重，可能活不到一個月。我一下子矇了，心想：我身體有病，還一直堅持盡本分，盡本分也有些果效，怎麼還得了這種治不好的病，而且還活不到一個月了？信神這些年我撇家捨業為神花費，不就是為了以後能得着神的稱許，能進國度享受神的祝福嗎？現在我不但沒有得着神的祝福，還快要死了，我心裏特別痛苦。

那天晚上，我躺在病床上，想到自己活不到一個月就要死了，我還這麼年輕人生的路程就要走完了，我翻來覆去睡不着。自己信神一場，沒想到還沒有看到國度美景就要死了，實在不甘心。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流，心裏特別軟弱、痛苦，我就跟神禱告：「神啊，我雖然知道再次臨到病痛有你的心意，我應該站住見證滿足你，但心裏還是有些軟弱，不能接受順服，求你帶領我明白你的心意。」

禱告後，我打開手機看到神的話說：「人信神所追求的都是得着以後的福氣，這是人信神的目的，人都有這個存心、盼望，但人本性裏敗壞的東西必須通過試煉來解決，人裏面哪些地方沒得潔淨就必須在哪些地方受些熬煉，這是神的安排。神給你擺設環境，迫使你在這環境裏面受熬煉來認識自己的敗壞，最終達到寧可死也能放下自己的企圖、欲望，順服神的主宰安排。所以對於人來說，如果沒有幾年的熬煉，沒有一定的苦難，人在思想上、在心靈裏擺脫不了肉體敗壞的轄制。人在哪方面還受撒但的轄制，在哪方面還有自己的欲望，還有自己的要求，那你就應該在哪方面受苦。只有在苦難中才能學到功課，就是得着真理，明白神的心意。其實，許多真理都是在苦難試煉的經歷中明白的，沒有一個人說在安逸的環境裏、在順境裏就能明白神的心意，就能認識到神的全能智慧，領略到神的公義性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試煉中應該怎樣滿足神》）「人以前憑什麼活着？人都是為自己活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是人本性的概括。人信神是為自己，為神撇棄花費也是為自己，為神忠心還是為自己，總之，都是為了自己得福。在世界上都是為了自己得利，信神都是為了自己得福，是為了得福撇下一切，為了得福能受許多苦，這些都是人敗壞本性的實證說明。」（摘自《基督的座談紀要·外表的改變與性情變化的區別》）從神的話中我認識到，我被撒但敗壞太深，信神的目的就是為了得福，沒有這一次次病痛顯明我的敗壞性情，我不容易真實認識自己，改變錯誤的追求觀點，達到真實順服神。回想我剛開始信神，就把神當成聚寶盆、萬用箱，認為自己信神為神撇棄花費，即使有病神也會保守的；當得知我得了紅斑狼瘡，活不到一個月，我得福的欲望徹底破滅時，就與神講理，埋怨神不公義。雖然經歷了一次病痛，我也認識到不該帶着得福的存心信神，但涉及到自己的前途命運時又會身不由己地發怨言、埋怨神，看到我得福心真是太重了。我憑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撒但毒素活着，做什麼事都是為了自己得利，盡本分也是利用神與神搞交易，這哪是盡本分啊，這不是在悖逆、抵擋神嗎？想到保羅為主作工、受苦花費，當他作了一些工作後，就開始以此為資本無理智地向神索取賞賜和公義冠冕，還不知羞恥地說出「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提後 4:7-8），保羅信神不追求真理，一味地追求得福，走的是抵擋神的道路，最後遭神懲罰。而我信神這麼多年也是為了從神那裏索取恩典、祝福，臨到重病涉及到自己的生死時，還能明目張膽地跟神叫囂對抗，我這不就跟保羅一樣嗎？神的實質是聖潔公義的，神的國度不容許任何一個污穢的人進去，我裏面滿了撒但敗壞性情，怎麼配進神的國度呢？再這樣下去，最終只能像保羅一樣下地獄、受懲罰啊！想到我以往一直帶病堅持盡本分，認為如果盡不上本分就得不到神稱許，沒有歸宿了。其實本分與得福受禍沒有關係，臨到病痛盡不上本分了，但能對神有順服，能站住見證，神就稱許了。神不是只看人外表是不是在盡本分，而是看人有沒有性情變化，對神有沒有真實的順服。我看到神的話說：「我要的是什麼樣的人你得知道，國度裏不容許有污穢的人進去，不容許污穢的人玷污聖地，你雖然作了許多工作，你雖作工多年，但到頭來仍是污穢不堪，你想進我的國度，那是天理難容的事！從創世到如今我未曾對任何一個獻私情的人開過這樣的方便之門，這是天規，誰也打不破！你得追求生命，今天要成全的是彼得一類的人，是追求個人性情變化的人，是願意作神的見證、願意盡到受造之物的本分的人，就這樣的人才是被成全的人。假如你就是為了得賞賜，不追求自己的生命性情有變化，那就一切都徒勞了，這是永不改變的真理！」（摘自

《話在肉身顯現·成功與否在於人所走的路》)從神的話中我認識到，神希望我們能追求真理，像彼得一樣注重自身的進入，甘心盡上受造之物的本分，能順服神、見證神。而我信神只注重外表為神花費，一心追求得福，甚至把盡受造之物的本分當成得福的籌碼，却不追求真理，信神多年，追求觀點、敗壞性情沒有什麼變化，臨到病痛還能誤解、埋怨神，對神沒有一點真實的順服，就這樣信神到最終也不能蒙神稱許。這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再次病重還面臨死亡的威脅，這正是神要藉着病痛來扭轉我不對的追求觀點，潔淨變化我的撒但敗壞性情，這是神的愛與拯救，飽含着神的良苦用心。想到這兒，我心裏很受感動，也為自己的悖逆感到自責、懊悔，在心裏向神禱告悔改，願把自己交托在神手中，無論是生還是死，只願順服神的主宰安排。

一天早上，我看到神的話說：「在熬煉之中怎樣愛神？藉着愛神的心志去接受神的熬煉，在熬煉之中，裏面雖然受痛苦，心如刀絞，但是你願意以愛神的心來滿足神，不願意體貼肉體，這叫實行愛神。裏面雖然難受，痛苦到一個地步，但是你還願意到神面前禱告神：『神啊！我不能離開你，雖然我裏面黑暗，但是我願意滿足你，你知道我的心，願你更多地將你的愛作在我裏面。』這是在熬煉當中的實行，你以愛神的心作根基，熬煉就能使你與神更近、更親。你信神就得將心交在神面前，你將你的心獻上擺在神的面前，那你在熬煉中定能不否認神、不離開神，這樣你與神的關係就越來越近，與神的關係越來越正常，與神的交通也就越來越頻繁。你總這樣行就會在更多的時候活在神的光中，在更多的時候活在神話的引導之中，你的性情也越來越有變化，你的認識也就與日俱增。」(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熬煉才有真實的愛》)神的話給了我實行的路途，在病痛中雖然肉體受痛苦，但能背叛自己的肉體，順服神的擺布安排，禱告神尋求真理，尋求神的心意，就能得着神的帶領引導，明白真理，撒但性情能逐步得到變化，對神也能有認識。想到彼得在熬煉中向神禱告：「即使讓我在認識你之後而死去，我何嘗不是甘心樂意呢？」(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向全宇的說話·第六篇》)我雖然沒有彼得那樣的身量，但我應該效法彼得，不管什麼環境臨到都追求真理，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順服神的主宰安排，這樣想的時候我就不再受病痛、生死的轄制了，每天禱告、讀神的話，心離神也近了，心裏特別平安踏實。過了半個月，我的病情就控制住了，身體也慢慢恢復，氣色比之前好多了。後來，我又重新在教會盡上了本分，每一天都過得特別充實。

半年後，我到醫院檢查，身體各項指標都已恢復正常，醫生驚訝地說：「真沒想到你生命垂危，半年的時間竟然能恢復得這麼快，完全看不出是有病的人，這真是不可思議！」聽醫生這樣說，我從心裏向神獻上感謝與讚美，我知道這都是神的全能主宰，更感受到神對我的愛與拯救。

經歷這一次次的病痛，雖然有痛苦軟弱，但有神話的帶領與引導，我明白了神作試煉熬煉工作的意義，對神拯救人的心意明白了一些，信神的錯誤觀點得到了扭轉，我從心裏感謝神賜給我這些寶貴的生命財富！

## 80 獄中的花季

中國河北 晨昔

我十七歲那年，因為信神被共產黨抓捕，判了一年勞教。那次的經歷雖然充滿了苦澀和泪水，却是我生命中一份最珍貴的禮物，讓我收穫了很多。

那是2002年4月，被抓那天，我住在一個姊妹家，凌晨一點，我們突然被一陣急促的砸門聲吵醒，外面有人大聲喊着：「開門，開門！」姊妹剛把門打開，幾個警察就闖了進來，氣勢汹汹地說他們是公安局的。我一下緊張起來，之前聽過一些弟兄姊妹被抓捕受迫害的事，沒想到今天竟然臨到了我。我的心「撲通撲通」跳個不停，特別慌亂。我就趕緊向神禱告：「神啊！求你加給我信心、膽量，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要站住見證，不背叛你，也不出賣弟兄姊妹。」禱告後，我的心慢慢平靜了下來。四五個警察像土匪一樣在屋裏亂翻，把床上的被褥還有櫃子、箱子、床下每個地方都翻了個遍，搜出了神話語書籍和詩歌光盤，接着就把我們帶到了派出所。到了辦公室，進來了好幾個身材魁梧的警察，警察頭目衝我吼着：「你叫什麼？哪裏人？和你一起出來的總共幾個人？」我剛說兩個字，他衝上來扇了我兩個耳光，一下子把我打暈了，我心想：「我還沒說完呢，你怎麼就打我？怎麼這麼粗暴野蠻，這和我想象中的人民警察也不一樣呀？」接着他又問我多大了，我說十七歲了。他「啪啪」又是重重的兩個耳光，罵我胡說八道。後來不管我說什麼，他一個勁兒地扇我耳光，打得我臉火辣辣地疼。這時，我想起弟兄姊妹說過，在警察面前講理是行不通的，今天我真是親身體會到了。所以，後來不管他們再問什麼，我都一句話不說。他們看我不說話，就破口大罵：「不給你點顏色瞧瞧，你就不會老實交代！」說着一個警察就朝我胸口狠狠地砸了兩拳，我一個踉蹌重重地倒在地上，他又使勁踢了我兩腳，然後把我從地上拽起來，大聲命令我跪下，我不跪，他就衝着我的膝蓋後面猛踹一脚，我痛得撲通一聲跪在了地上。他又揪住我的頭髮使勁往下拽，然後突然把我的頭髮往後扯讓我仰面朝天，一邊罵我，一邊又狠狠扇了我兩巴掌。我只覺得天旋地轉，就倒在了地上。這時，警察頭目突然注意到我手腕上的錶，另一個警察立馬強行把它摘下來給了他的「主子」。接着，一個警察像抓小雞一樣揪住我的衣領子，把我從地上拎起來，怒吼着：「你還挺厲害，我叫你不說話！」說着又猛打我兩拳，我又被打倒在地。當時，我全身疼痛難忍，連掙扎的力氣都沒有了，躺在地上一動不動，心裏迫切地呼求神：「神啊，我不知道這幫惡警還會怎麼折磨我，我肉體太軟弱，求你帶領我，我寧死也不當猶大背叛你。」禱告後，我有了信心和力量。這時，我聽見旁邊有人說：「怎麼不動了，不會是死了吧？」有人故意用腳使勁踩碾我的手，吼着說：「快起來！我們拉你去另一個地方！」

隨後，我被連夜押到了縣公安局。來到審訊室，那個警察頭目帶着兩個隨從圍着我反覆逼問，強逼我出賣教會帶領和弟兄姊妹。見我還是不說，他們三個人就輪流上陣，不停地扇我耳光，我不知被打了多少下。幾個警察的手打疼了，又用書打，最後打得我都不知道疼了，只感覺臉脹脹的、木木的。他們見問不出有價值的線索，就拿出一個電話本得意地說：「這是從你包裹搜出來的，你不說我們照樣有辦法！」我心裏特別緊張：要是電話打通了弟兄姊妹就會被抓的，這可怎麼辦？就在這時，我想起神的話：「**整個宇宙的每一件事，無一不是我說了算，什麼事不是在我手中？**」（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向全宇的說話·第一篇》）是啊，萬事萬物都由

神擺布安排，電話能不能打通也都在神手中，我願仰望、依靠神。我就不住地禱告神，求神保守這些弟兄姊妹。結果警察把那幾個電話號碼挨個撥了一遍，一個也沒打通，最後罵罵咧咧地把電話本摔在桌子上。我心裏一個勁兒地感謝神。

但警察不死心，又用更惡毒的招來整治我：他們強迫我蹲馬步，胳膊必須抬得與肩平，一動不能動。沒過多久，我的腿就開始發抖，胳膊也伸不直了，身體不由自主地直立了起來，警察拿着一根鐵棍盯着我，我剛站起來腿上就挨了狠狠的一棍，痛得我差點跪在地上。在後來的半個小時裏，只要我的腿和胳膊稍微一動，他就立馬來上一棍，我不知挨了多少下。由於長時間蹲馬步，我的雙腿腫脹得厲害，肌肉就像斷裂一樣疼痛難忍。後來我腿抖得更厲害了，牙也一個勁兒地打顫，體力不支。幾個警察却像看耍猴似的在旁邊冷嘲熱諷，不斷地發出猙獰的笑聲。我簡直恨透了這幫殘害人的惡魔，今天就是死也得為神站住見證，想到神的話說：「當人把命都豁出來之時，那麼一切都不在話下了，誰也不能將其難倒了，什麼能比『命』更重要呢？所以撒但在人身上無法再作什麼，撒但拿人也沒辦法。」（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向全宇說話的奧秘揭示·第三十六篇》）我站起來大聲對他們說：「我不蹲了，你們就判我死刑吧！今天我豁出去了！我連死都不怕還怕你們不成？你們幾個大男人就這點本事，就知道欺負我一個小姑娘。」沒想到我一說完，這夥警察罵了我一句就不再審我了。

警察折磨了我大半夜，停審時天也亮了，他們讓我簽字，說要拘留我。之後，一個年老的警察假裝慈祥地對我說：「你看你小小年紀，正是花樣年華，你想上學我幫你聯繫學校，想上班也行，我可以給你找個工作。你有什麼難處儘管跟我說，你看你的臉腫得像麵包一樣，這又是何苦呢？你還是趕緊把你知道的交代清楚，我保證讓他們把你給放了。」聽他這樣說，開始還覺得他挺好的，還關心我，後來他讓我交代教會信息，我這才意識到他是在套我的話，這是撒但的詭計，就對他說：「你別在這兒裝好人，你們都是一夥的，你們讓我交代什麼？你們這叫刑訊逼供，這叫濫用私刑！」他一聽，馬上辯解說：「我可一下都沒有打你，是他們打的。」感謝神的帶領，我又一次勝過了撒但的試探。

從縣公安局出來後，我就被他們直接押進了看守所。一進大門就看見高高的圍牆上布滿了電網，四個角上都有像炮樓似的小屋，武警持槍在那裏把守着，讓人感覺陰森恐怖。走過一道又一道的鐵門，我來到了號房，看到冷冰冰的大炕上有幾個用麻布套的破褥子，又黑又髒還散發着濃濃的異味，我不由得泛起一陣陣噁心。吃飯的時候，每個犯人只分到一個小饅頭，酸酸的還半生不熟。雖然我被警察折磨了半宿，一直沒有吃東西了，但看到這樣的飯食我實在沒有胃口，再加上臉被警察打腫了，緊綳綳的像是貼了膠帶，連張口說話都疼，更別說吃飯了。我很煩悶、很委屈，想到自己以後就要在這裏過這種非人的生活，我不由得流下了眼淚。當時，跟我一起被抓的姊妹就給我交通神的話，交通後我明白了，神許可我臨到這樣的環境，是對我的試煉、考驗，看我能不能站住見證，也是為了成全我的信心。明白了這些，我不覺得委屈了，也有了些受苦的心志。

半個月過去了，那個警察頭目又來提審我，他看我很鎮定，一點都不怕他們，就問我：「老實交代，你還在什麼地方被抓過？你絕對不是第一次進來，要不然你怎麼會這麼沉着、老練，一點都不害怕。」聽他這樣說，我心裏特別感謝神，是神加給我膽識，讓我在警察面前沒有膽怯、害怕。同時，我心裏又特別氣憤：「你們利用手裏的權力迫害宗教信仰，無故抓捕、

殘害信神的人，無法無天，天理難容，我信神走正道，又沒犯法，為什麼怕你們？我決不會屈服于你們這夥撒但邪惡勢力！」于是我反駁說：「什麼地方不好玩，沒事我往這裏跑？你這是冤枉我！你們再怎麼逼供、栽贓都沒有用！」那警察頭目聽了，氣得鼻子都要冒烟了，大罵着說：「你就是死鴨子嘴硬，你不說，是吧？我判你三年，看你老不老實，我叫你再嘴硬！」我聽了更是氣憤，朝他們大聲說：「我還年輕，三年算什麼，一晃我就出來了。」那警察氣得「噌」的一下站起來，對旁邊的警察甩下一句：「我審不了啦，你們審吧！」然後摔門走了。那倆警察也沒再審我。看着警察落敗的樣子，我心裏很高興，一個勁兒地感謝神！第二次提審時，警察又換了一個花招，一進門就假意關心我說：「你進來都這麼長時間了，你家裏人怎麼也不來看你呀？他們肯定是不管你了，要不你給家裏打個電話，讓他們來看看你。」我當時一聽心裏酸酸的，很難受，感到自己很孤獨、無助，想家想父母，想早點出去，想着想着眼淚不由得在眼眶裏直打轉，但我不想當着這幫惡警的面掉眼淚，我就在心裏禱告神：「神啊，現在我心裏很難受，很痛苦，求你幫助我，我不想讓撒但看到我的軟弱，但我摸不着你的心意，求你開啓引導我。」禱告後，我心裏突然閃出一個意念：這是撒但的詭計，他們讓我通知家裏人，無非就是想讓我家人拿錢來贖我，他們好得到錢財，要是他們知道我家人也都信神，肯定還會趁機抓捕他們。這些警察真是詭計多端，如果不是神的開啓帶領，也許我就給家裏打電話了，那我不就當猶大了嗎？我暗暗在心裏向撒但宣告：「可惡的撒但，我偏不讓你的詭計得逞！」我若無其事地說：「我不知道家裏人為什麼不來看我，你們想怎麼對待我無所謂！」警察拿我沒辦法，從那之後再沒有提審過我。

一個月過去了。一天，我舅舅突然來看我，說他正在想辦法，過幾天我就可以出去了。走出會見室，我心裏特別高興，以為终于可以重見天日了，终于可以再見到弟兄姊妹和親人了，我做夢都盼着舅舅來接我，每天都豎着耳朵聽管教來叫我出去。一周後管教來叫我了，我特別高興，心好像都要跳出來一樣。可是當我來到會見室，看到舅舅，他却低下頭，過了好一會兒才沮喪地說：「他們已經定案了，判了你三年。」我一聽，當時就矇了，大腦一片空白，強忍着沒有哭出來，後來舅舅說了什麼，我好像也聽不到了。從會見室出來，我的雙腿像灌滿了鉛，每一步都特別沉重，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回監室的。到了監室，我整個人都癱倒了，心想：「這一個多月我每天都度日如年，那長長的三年要我怎麼熬過去呀？」我越想越痛苦，越想越感到前方一片迷茫，泪水控制不住地流了下來。原以為我是未成年人，絕對不會被判刑的，頂多關幾個月，再痛再苦挺一挺、忍一忍就過去了，沒想到竟然判了我三年。我來到神面前，向神訴說：「神啊！我知道萬事萬物都在你的手中，可現在我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樣，我快要崩潰了，感覺自己難以承受三年的牢獄之苦。神啊！求你向我顯明你的心意，也加給我信心和力量，使我能順服下來，勇敢地接受這個事實。」禱告後，我想起神的話：「你們在這末後的日子裏得為神作見證，苦再大也應走到底，哪怕最後有一口氣，也要為神忠心，任神擺布，這才叫真實愛神，這才叫剛強響亮的見證。」（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痛苦試煉才知神可愛》）神的話給了我信心、力量，我願意從心裏順服下來，不管臨到什麼環境，受多大的苦，我都決不埋怨神，一定要為神站住見證。兩個月後，我被押送到了勞教所，當我接過判決書簽字時，發現三年的刑期改成了一年，我心裏不住地感謝神，看到這一切都是神在主宰擺布。

在勞教所裏，早上很早我們就要起來幹活，每天的工作任務嚴重超量，天天都得加班加點

地幹，有時甚至幾天幾夜連軸轉。有的犯人生了病需要輸液，還得把液體下滴速度調到最快，輸完後馬上就被帶到車間繼續幹活，多數犯人來這以後都患上了一些很難治愈的病；有的人幹活慢，經常受到獄警的辱罵，那些話簡直難以入耳；有的人幹活時違了規，就要被上刑，比如「上繩」，就是讓人跪在地上，雙手從後背用繩子綁上，提到脖子上；有的就像拴狗一樣用鐵鏈綁在樹上，獄警還用皮鞭狠勁地抽打；有的人忍受不了這非人的折磨想絕食抗議他們的暴行，獄警怕這些犯人死掉沒人給他們賺錢了，就把他們的手腳都用手銬銬上，再死死地按住其身體，强行插胃管灌漿。像這樣暴力、血腥的事每天都在勞教所發生，讓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共產黨就是撒但的化身，是最大的鬼頭魔王，它統治下的監獄就是名副其實的人間地獄。記得在警察審訊我的辦公室牆上赫然寫着「不准隨便打人、濫用私刑，更不能屈打成招」，而他們所做的却完全相反，對我一個未成年的小女孩都能這樣隨意毆打、濫用私刑，而且因為我信神就判我勞教。這一切讓我看清了共產黨外表粉飾得特別正義，實際上都是矇騙百姓的花招，真是卑鄙無恥。正如神的話說：「魔鬼將人的渾身捆得結結實實，將人的雙眼都蒙蔽了，將人的雙唇緊緊地封上，這魔王橫行了幾千年以至于到今天仍將鬼城看守得如此嚴密，猶如一座攻不破的『鬼的宮殿』一般，而這幫看家狗怒目圓睜，深怕神趁其不防之機將其一網打盡，再沒有『安樂』之地，這樣一座鬼城的人怎能看見過神？哪裏享受過神的可親可愛？哪裏懂得人間之事？誰能明白神急切的心意？難怪神道成肉身隱秘萬分，就這樣的黑暗的社會魔鬼慘無人道，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怎能容讓可愛、善良而又聖潔的神存在？它怎能對神的到來拍手稱快？這幫狗奴才！恩將仇報，早不把神放在眼裏，對神虐待，凶殘已極，絲毫不把神放在眼裏，行凶掠奪，喪盡了天良，昧盡了良心，將無辜的人類勾引得昏迷不醒。什麼古代傳人，什麼愛戴的領袖，都是抵擋神的東西！將天下之態攪得暗天昏地！什麼宗教信仰自由，什麼公民合法權益，都是掩蓋罪惡的花招！」（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作工與進入 八》）

經歷了這次抓捕、迫害，我對這段神的話有了一些真切的認識與體會，看到共產黨的確是一夥仇恨神、抵擋神的惡魔集團，在這個撒但政權的壓制下活着和在人間地獄沒什麼區別。我没有步入過社會，但這一年的牢獄生活讓我看到了世間的黑暗與邪惡，見識了人心的惡毒、奸詐。同時，我也對正與反、善與惡、偉大與卑鄙有了分辨，看清了撒但是醜陋的、邪惡的、凶殘的，唯有神對人類是愛、是拯救。現在回想起來，在這段牢獄生活裏，雖然我肉體受了一些苦，但神用他的話語帶領、引導我，使我明白了一些真理，長了一些分辨，對神有了一些信心和順服，生命得以長大，這樣的苦難試煉是神對我特別的祝福。感謝全能神！

## 81 苦難是神的祝福

中國山東 王剛

2008年冬天的一個中午，我和兩個姊妹在傳福音時被惡人舉報了。五六個警察以查戶口的名義闖進了福音對象家，其中一個在屋裏亂翻，一個上前抓住我胸前的衣服，另一個抓住我的胳膊使勁往後擰，惡狠狠地問：「幹什麼的？叫什麼名字？哪裏人？」我反問他們：「你們是幹什麼的？憑什麼抓我？」警察氣勢汹汹地說：「別管憑什麼，抓的就是你，跟我們走一趟！」隨後，警察把我和兩個姊妹推上警車。

到了公安局，警察把我關進了一間小屋，命令我蹲在地上，還讓四個警察分成兩組輪流看着我。我蹲的時間長了，累得實在受不了，剛想站起來，警察就按住我的頭不許我站。大約下午4點，警察從我身上搜出一張神話語的單頁，指着我說：「王剛，逮你好長時間，可算把你逮住了，你是條大魚。」不一會兒，我聽到隔壁房間傳來一陣陣慘叫聲，我心裏非常害怕，不知道接下來警察會用什麼酷刑折磨我，我就在心裏迫切地向神禱告：「全能神啊，求你加給我信心和力量，使我剛強，我願為你站住見證。我要是承受不住他們的酷刑折磨，寧可咬舌自盡也決不當猶大背叛你！」禱告後，我心裏有了些力量，不那麼害怕了。

晚上7點多，警察把我的手倒背着銬起來，把我架到樓上的審訊室，推倒在地上。我看到繩子、木棍、警棍、鋼鞭等各種各樣的刑具橫七豎八地擺在架子上。一個警察拿着電警棍，弄得噼里啪啦地響，恐嚇、逼問我：「你們教會有多少人？你們的聚會點在哪裏？帶領是誰？有多少人在這一帶傳福音？快說！不然，有你好受的！」看着冒藍光的電棍和滿屋子的刑具，我心裏有些緊張、害怕，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勝過這些酷刑，就在心裏不住地呼求神。見我不說話，警察氣得用電棍猛戳我的左胸，電擊了將近一分鐘，我感到身體裏的血液像被燒開了一樣，渾身疼痛難忍，在地上滾來滾去，不停地慘叫。他們又猛地把我拽起來，用警棍挑着我的下巴怒吼道：「不交代是吧？快說！」面對這些警察喪心病狂的折磨，我真怕自己承受不住，就不住地禱告神。我想到神的話說：「那些執政掌權的從外表看是凶相，但你們不要害怕，那是因為你們信心小，只要你們信心上去，一切都將不在話下。」（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七十五篇》）神的話再次給了我信心和力量，這些警察雖然瘋狂、囂張，但他們都在神的手中擺布，沒有神的許可，他們也傷及不了我的性命，只要我憑信心依靠神，不向他們屈服，他們一定會蒙羞失敗。想到這兒，我用上全身的力氣大聲反問他們：「你們憑什麼把我抓到這裏來？為什麼用電棍電我？我犯了什麼罪？」警察一下子被我震住了，吞吞吐吐說不出什麼，灰溜溜地出去了。看到撒但蒙羞失敗，我激動得流下了眼淚，心裏感謝神加給我信心和勇氣。在這苦境之中，我真實經歷到了神話語的權柄與威力，只要按神的話去實行，對神有信心，就能看見神的作為。五六分鐘後，進來兩個警察，這次他們換了方式，一個瘦警察很和氣地說：「你也得配合一下啊，問你啥你得說，你說了，我們才能放你啊。」我還是不吱聲，警察拿出一張紙讓我簽字，我看到紙上有「勞動教養改造」幾個字就沒有簽。一個警察猛地一個耳光扇到我的左耳朵上，差點把我扇倒在地，我頓時覺得耳朵嗡嗡直響，好長時間才緩過來。之後他們又給我銬上手銬，關進了小屋。

回到小屋後，我已經被折磨得傷痕累累，渾身疼痛難忍，心裏有些軟弱：「我信神傳福

音，讓人看見主耶穌回來了，都能來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救恩進天國，這是好事，是正義的事，沒想到却遭到這樣的折磨……」我越想越委屈、難受。痛苦中，我在心裏跟神禱告：「神啊，我身量太小，太軟弱，神啊，我願意依靠你站住見證，願你帶領我。」後來，我想到一首神話語詩歌：「不要灰心，不要軟弱，我會向你顯明，國度路上不是那麼一帆風順的，哪有那樣便宜的事！輕而易舉就想得福。今天人人都要有苦的試煉，否則你們愛我的心不會加強，對我不會有真正的愛，哪怕是一點點的環境，人人都要過關，只不過是程度不同罷了。試煉就是我的祝福，經常跪在我面前求我祝福的有多少？總認為說些吉利的話就是祝福，總不認為苦就是我的祝福。」（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受試煉之苦是神的祝福》）是啊，臨到這些逼迫患難，神是為了成全我的信心和愛心，這個環境是神的祝福，我怎麼能發怨言埋怨神呢？我今天雖然被抓受了酷刑，但在這期間神一直用話語開啓帶領我，這就是神的愛。我在心裏哼唱這首歌，越唱越有勁，也有信心了，就在心裏跟神立心志：「神啊，不管今天警察怎麼折磨我，我都願站住見證不背叛你，堅決跟你走到路終。」

第二天，大約 10 點鐘，進來三四個警察，警察拿着相機說：「你是政治犯，得給你照個相，發在網上，讓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信全能神的。」警察給我拍照後，把我押到了當地看守所。在看守所，警察對犯人說：「這個人是信全能神的，是政治犯，你們好好『照顧照顧』他。」寒冬臘月，他們逼着我洗涼水澡，凍得我渾身發抖，心慌、出虛汗，感覺心臟疼得牽扯後背也疼。而且在這裏，犯人就是共產黨賺錢的機器，沒有任何合法權益，只能像奴隸一樣忍受獄警的壓榨、宰割。白天，他們逼着我不停地印火紙。剛開始，他們規定我每天印一千張，接着增加到一千八百張，最後加到了三千張，這個數目別說我這樣的新手，就是老手也完不成。其實，他們就是故意讓我完不成，好找藉口折磨我。我只要完不成定額，警察就給我戴上十幾斤重的腳鐐，把我的手和腳銬在一起，我站不起來也蹲不下去，只能低着頭彎着腰坐在那裏一動也不能動。更可恨的是，獄警對我的吃喝拉撒不管不問，雖然廁所就在監室裏，但我却没法走過去大小便，只能哀求其他犯人把我拉過去，有時候沒有人幫忙，我就只能憋着。最痛苦的是吃飯的時候，因我的手腳被銬在一起，我只能使勁往下低頭，同時還得抬着腳和手，才能將饅頭送進嘴裏，每吃一口都費很大的勁，手腳上的銬鎖磨得我鑽心地疼。時間一長，我的手腕、腳腕都被磨出了一圈黑亮的硬繭子。有時我的飯就被犯人搶去了，多數情況就是一天才能吃一個小饅頭，有時只給半個，根本吃不飽，喝水也少得可憐。這樣的非人折磨，我一共遭受了四次，共十天。就這樣，警察還安排我晚上值夜班。因着長時間吃不飽飯，我時常餓得心慌、嘔吐、胸悶，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當我餓得受不了時，想到主耶穌受試探時回擊撒但說：「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太 4:4）我心裏得到一些釋放，願意在這個撒但迫害的環境裏來經歷這句神的話，就安靜在神面前禱告揣摩神的話，不知不覺我感覺不那麼痛苦，也不覺得太餓了。有一次，一個犯人對我說：「之前有一個年輕人就是被他們這樣銬着餓死的，看你幾天就吃那一點東西還蠻有精神的。」聽了他的話，我心裏默默感謝神，我知道這是神話語的生命力量在支撐着我。我真實感受到，神的話就是真理、道路、生命，的確是我賴以生存的根本，我對神的信心不覺又加增了幾分。在這苦難的環境中，我真實經歷體會到了「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這句神話的實際，這是神賜給我的最寶貴的生命財富，也是我的偏得，更是我在安逸的環境中永遠無法得到的，今天這苦受得太有意義，太值了！

經歷這樣的迫害、折磨，我心裏對共產黨更加恨惡，我只是信神就被抓起來，受盡各種酷刑折磨、非人的虐待，它太邪惡了！想到之前看到的神話：「淵面混沌黑暗，百姓哀天怨地，生靈塗炭，哪有人出頭之日？瘦小的人怎能比得過這殘忍的暴君魔鬼？為何不將自己的一生早早地交給神？還是猶豫不定，何時能完成神的工作？就這樣毫無目標地受欺受壓，到頭來空活此生，何必匆匆來又匆匆地走呢？為何不留下點什麼寶貴之物而獻給神呢？千古仇恨都忘記了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作工與進入 八》）在這次經歷中，我看清了共產黨的實質就是與神為敵，與真理為敵，更激發了我站住見證的心志。

一個月後，警察給我强行扣上「擾亂社會治安、破壞法律實施」的莫須有罪名，判了我一年勞教。一進勞教所，警察就逼着我每天幹活。在車間數袋子時，我按每捆一百個數好後，犯人總是故意從我數好的裏面拿出一些，然後說我沒數好就打我。我挨打之後，隊長才過來假惺惺地問是怎麼回事，犯人們就誣陷我數的袋子不夠數，我還得再挨隊長一頓訓斥。當我心裏委屈、痛苦的時候，就一邊幹活一邊唱神話語詩歌：「你們在這末後的日子裏得為神作見證，苦再大也應走到底，哪怕最後有一口氣，也要為神忠心，任神擺布，這才叫真實愛神，這才叫剛強響亮的見證。」（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受苦再大也得追求愛神》）唱着唱着，我心裏很感動，特別受激勵，不知不覺流下了眼淚。我立下心志，不管受多少苦，都要為神站住見證。當時，和我被關押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和我年紀差不多大的弟兄。白天幹活，我們不能說話，到了晚上，我們就偷偷地把自己以前記住的神的話或者詩歌寫下來，互相傳遞。過了一段時間，我們被安排到一起幹活，我們就小聲地互相交通，幫助鼓勵，心裏覺得不那麼苦了。

共產黨不僅對我肉體上實行折磨，還在思想上摧殘我們。在看守所裏，每天早上犯人要排着隊唱歌頌共產黨的歌，每當他們唱這些歌時，我就唱讚美神的詩歌。有時晚上還要背「行為規範」「監規」，不會背就挨打。有一次，我沒背會，犯人把我們沒背會的五六個人拉到廁所，對我們拳打腳踢。在這裏，每天晚上都要報數，因着我年齡大了，腦子有時不聽使喚，有一次報錯了數，被牢頭一脚踢倒，扇了好幾個耳光。有時他們還故意找茬欺負我。一次，犯人一起跑步，我因着身體虛弱受不了暈倒了，被犯人帶到了宿舍，隊長來看我的情況，一個犯人嫌我沒站起來和隊長說話，沒給隊長下跪，報告給了班長，班長當着所有犯人的面用鞋底打我的頭，來回抽，後來又一腳踹在我身上。每天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我感到特別痛苦、壓抑，一分鐘也呆不下去了。我流着淚向神禱告，求神帶領我，我想起全能神的話：「為你們的祝福你們可曾接受？為你們的應許你們可曾去追求？你們必在我光的引領之下而衝破黑暗勢力的壓制，必在黑暗之中不失去光的引領，必在萬物之中做主人，必在撒但之前做得勝者，必在大紅龍的國垮台之際，而站立在萬人之中作我的得勝之證據，在秦國之地你們必堅強不動搖，因着所受之苦而承受在我之福，必在全宇之下閃現出我的榮光。」（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向全宇的說話·第十九篇》）神的話激勵着我，我明白了苦難臨到是神的祝福，神許可共產黨抓捕迫害我，是為了讓我看清大紅龍抵擋神、仇恨神的邪惡實質，能真實地恨惡它、背叛它，徹底脫離撒但的黑暗權勢，把心完全歸向神，最終被神作成得勝者。明白了神的心意，我看到自己太悖逆，信神只想享受神的恩典祝福，肉體受點苦就委屈、埋怨，就想擺脫這樣的環境，根本不體貼神的心意，不想着怎樣在撒但面前為神作見證，我真是太沒良心！這時我特別懊悔自責，默默地向神禱告：「全能神啊，我太悖逆、太瞎眼，我不願再有自己的欲望與要求，只願順服你

的擺布安排，不管受多大苦，也要在撒但的迫害中為你作見證。」禱告後，我心裏感覺平安、喜樂，覺得自己能因信神而受苦、受逼迫是我的榮幸，能有機會在撒但面前為神作見證，這是神特別的恩待與祝福。就這樣，神的話語帶領我度過了一年的牢獄生活。

經歷了一年的牢獄之苦，雖然我肉體受了許多苦，但我徹底看清了共產黨抵擋神、殘害基督徒的罪行，認識了它的撒但醜惡嘴臉和與神為敵的反動實質，也感受到神話語的權柄和能力，認識了神的全能主宰，這都是我在逼迫患難中得着的收穫。感謝神！

## 82 審訊室裏的酷刑折磨

中國山東 肖敏

2012年，我因着信神傳福音被共產黨抓捕。那天是9月13號傍晚，我到接待家門口，像往常一樣停下電動車按門鈴，沒想到一開門四個彪形大漢衝出來，他們像惡狼一樣，強行把我的胳膊反擰在背後，戴上手銬，把我摠在椅子上，我一點都動不了。緊接着，幾個警察就翻我的包……這突如其來的抓捕把我嚇呆了，我感覺自己就像一隻可憐的小羊落到了惡狼手中，沒有一點反抗之力。他們把我押上了一輛黑色轎車，一邊一個押着我，就像對待重刑犯一樣。我心裏特別憤恨又有些害怕，不知道這幫警察會怎麼折磨我，我很害怕自己勝不過酷刑，心裏一個勁兒禱告神。我想起神的話說：「只要多在我前祈求、禱告，我會把所有的信心賜給你們。那些執政掌權的從外表看是凶相，但你們不要害怕，那是因為你們信心小，只要你們信心上去，一切都將不在話下。」（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七十五篇》）神的話給了我信心和力量，我的心漸漸平靜了下來。警察再猖狂再凶惡也只不過是神手中的一顆棋子，都在神的擺布之中，神要不許可，他們也不能把我怎麼樣，就是他們取締我的肉體，也取締不了我的靈魂，因我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掌握，神是藉着這樣的環境來成全我的信心。想到這兒，我就不那麼害怕了，我在心裏呼求：「全能神哪！願你保守我，不管警察怎麼折磨我，我都願意依靠你，不給撒但可乘之機，不背叛你，不當可耻的猶大。」一路上，我一直在心裏唱着詩歌：「臨到患難經歷試煉，是神主宰安排，怎能消極怎能躲避，神的榮耀第一。患難之中神話引領，信心得成全，為神盡忠死何可惜，神旨意勝一切，……」（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只求神滿意》）唱着唱着，我心裏有了力量，決心依靠神站住見證羞辱撒但。

一進審訊室，我就看到教會帶領還有接待家的姊妹，原來她們都被抓了！為了防止我們說話，警察就把我們分開關在不同的審訊室裏。他們強行搜我的身，還拽開我的褲腰帶在我身上摸來摸去，我感覺受了極大的侮辱，非常氣憤，這哪是警察，簡直就是流氓、禽獸！可在這個魔窟裏根本沒有我講理的地方。他們沒收了我身上的六百多塊錢，接着就開始審問我叫什麼名字，在教會裏擔任什麼職務，帶領是誰，住在哪裏。我沒吱聲，警察就衝着我大聲吼：「你以為你不說我們就不知道嗎？你也不想想我們是幹什麼的！告訴你，你們的上層帶領也被抓了！」他們又一連串說出了幾個弟兄姊妹的名字問我認不認識，還逼問我教會的錢都弄到哪兒去了，我說我誰也不認識，什麼都不知道。他們沒有得到想要的信息，就開始用「車輪戰」的方式審訊、折磨我。第一天，一個大隊長惡狠狠地說：「我就不服她硬，給她用刑！」警察把我背銬着的雙手挂在一張破桌子上，逼着我半蹲半跪，繼續逼問我帶領是誰，教會的錢在哪

兒。警察這樣折磨了我半個小時，我的腿就發酸、發抖，心臟突突直跳，胳膊也劇烈地疼痛，我疼得實在承受不住了，就在心裏急切地呼求：「神啊，我實在受不了了，我不想背叛你當猶大，求你加給我力量。」這時，我想起了神的話：「在你們身上神所作的每一步工作，背後都是撒但與神在打賭，背後都有爭戰。……撒但與神在靈界爭戰的時候，你該怎麼滿足神，該怎麼為神站住見證？你該知道，每一件事臨到對你都是一次大的試煉，都是神需要你作見證的時候。」（摘自《話在肉身顯現·愛神才是真實的信神》）神的話讓我清醒過來，我認識到警察這麼折磨我就是想讓我背叛神，這是靈界的一場爭戰，是撒但的試探，也是神對我的試煉。這個時候正是我該作見證的時候，神在期待着我，撒但魔鬼也在看着我，都在等着我表態，我不能倒下，不能向撒但屈服，在這關鍵時刻，我的態度、我的表現直接涉及到我能不能為神作得勝的見證，更涉及到能不能成為神打敗撒但得榮耀的證據，我決不能讓神傷心失望，不能讓撒但惡魔的詭計得逞。想到這兒，我心裏有了一股力量，我堅定地說：「打死我也不知道！」就在這時，一個女警進來看了看說：「快把她放下來，要出人命了，出了事誰負責？」我心裏清楚，這是神保守我躲過了一劫。警察把我放下來，我一下就癱那兒了，胳膊、腿完全失去了知覺，呼吸也很微弱，就這樣警察仍不放過我，兩個警察一邊一個架着我的胳膊就像拖死人一樣把我拖起來摠到椅子上，其中一個警察狠狠地說：「再不說拿繩子把她吊起來！」很快另一個警察拿來一根尼龍繩把我戴着手銬的雙手吊到了暖氣管上，我的胳膊立刻被拉得很直，不一會兒，胳膊、後背和肩膀就疼痛難忍。警察繼續逼問，見我還是不說，氣急敗壞，端起杯水就往我臉上潑，說讓我清醒一下，當時我早被折磨得沒有一絲氣力，眼睛也累得睜不開了。見我還是不說，一個警察就使勁扒我的眼睛戲弄我，經過幾個小時的審訊折磨，我什麼也沒說。

第二天，警察又從市裏調來一個所謂的審案高手來審問我。他們把我帶到了另一個房間，命令我坐在鐵椅子上，然後把我的腳腕牢牢地銬在椅子腿上，把我的雙手也銬在椅子把手上。不一會兒，一個戴着眼鏡看上去文質彬彬的人夾着公文包走了進來，對着我笑嘻嘻的，假惺惺地給我打開手銬、腳銬，讓我坐在旁邊的值班床上，又是給我倒水，又是給我剝糖吃。他湊到我跟前，說：「你這是何苦呢？遭這麼大的罪，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事，說了就沒事了……」面對這種場面，我不知道該怎麼應對，趕緊在心裏默默禱告，求神開啓帶領我。這時，我想起神的話：「你們務要時刻儆醒等候，多在我面前禱告，對撒但的各種陰謀詭計要識透，要認識靈、認識人，會分辨各種人、事、物；……」（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七篇》）神的話使我清醒了，魔鬼永遠是魔鬼，永遠都改變不了它抵擋神、仇恨神的惡魔實質，他們不管用硬招還是軟招，目的就是要讓我背叛神，我不能中了撒但的詭計。他見我不理他，又說：「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共產黨說了算，共產黨不容許人信神，你要再信，全家人都要受牽連，以後孩子就業、考公務員也會受影響，你好好考慮一下吧！」聽了這些話，我心裏有些受攪擾，擔心家人、孩子的前途。就在這時，我忽然想起彼得在撒但面前站住見證的經歷，他總是在撒但施行詭計之時去認識神。于是，我在心裏向神仰望交托，不知不覺想起全能神的話說：「神創造了這個世界，創造了這個人類，更締造了古希臘的文化與人類的文明，只有神在撫慰着這個人類，也只有神在朝夕看顧着這個人類。人類的發展與人類的進步不能離開神的主宰，人類的歷史與人類的未來都不能逃脫神手的安排。你若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基督徒，那你一定會相信任何一個國家與民族的興盛與衰退都在

神的安排之下。任何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將會是如何只有神自己知道，這個人類將何去何從也只有神自己掌握。」（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主宰着全人類的命運》）神的話使我心裏亮堂起來。對，神是造物的主，我們人類的前途命運都在神的手中掌握，撒但魔鬼是抵擋神的種類，它連自己注定下地獄的結局都改變不了，又怎麼能掌握人的命運呢？我的孩子以後做什麼工作、前途是好是壞都是神說了算，撒但絲毫掌控不了。想到這兒，我更看清了撒但惡魔的卑鄙無恥，他為了逼我否認神、棄絕神，竟用這種陰險的毒招來誘惑我上當，要不是神話語的帶領，我就被撒但攻垮、俘虜了。看清了撒但的卑鄙、邪惡，我更堅定信心，決不向撒但屈服。最後，他們還是沒得到任何信息，灰溜溜地走了。

到了第三天，刑警隊隊長見審不出任何結果，簡直氣紅了眼，嫌那些爪牙太無能，他到我跟前皮笑肉不笑地諷刺挖苦說：「你怎麼還不交代？你想當劉胡蘭嗎？真是死豬不怕開水燙！你的神怎麼不來救你呀？……」他邊說邊拿着一根警棍在我眼前來回晃，故意弄出啪啪的響聲，還冒着藍光，又指着另一根正在充電的大警棍威脅、嚇唬我：「你看見了嗎？這個小的快沒電了，一會兒用充足電的大警棍電你，看你說不說！我就不信你不開口！」我望着那根大警棍，心裏有些緊張、害怕：「這夥惡警這麼凶狠、毒辣，還不得把我往死裏整呀？我能經受得住嗎？會不會被電死？」我有些膽怯，感到痛苦無助，就趕緊向神呼求，願神保守我，加給我信心、力量。這時，我想起了幾句神話語詩歌：「信心就是一根獨木橋，貪生怕死難通過，豁出性命能踏實通行。人有膽怯害怕的意念，正是撒但的愚弄，怕我們越過信心的橋梁進入神裏面。」（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疾病臨到是神的愛》）還有主耶穌的話：「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太10:28）揣摩着神的話，我心裏有了力量，就算撒但奪去我的性命，但它取締不了我的靈魂。想想以往那些為主殉道的使徒，他們雖然死了，但他們的靈魂沒有死，他們的死是得勝撒但的見證，是蒙神紀念的。撒但就是想用死來威脅我，讓我因着怕死背叛神，我決不能中它的詭計，不能苟且偷生屈服于它，能有機會為神作見證，這是榮耀的事，就是死也要站住見證羞辱撒但！我又想起幾句神話語詩歌：「耶穌在上耶路撒冷的路上，心中猶如刀絞痛苦萬分，但在他心中絲毫沒有一點反悔的意思，總有一種強大的力量來支配他走向被釘十字架的地方。最終他被釘在十字架上，成為罪身的形像，完成了救贖全人類這一工作，超脫了一切死陰的轄制，死亡、地獄、陰間在他面前失去威力，被他戰勝。」（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效法主耶穌》）我在心裏唱着唱着，眼淚止不住地流了下來。主耶穌釘十字架的情景一幕幕浮現在我的眼前：主耶穌頭戴荆棘冠冕被法利賽人譏笑、辱罵、戲弄，被兵丁用帶着鐵鈎的鞭子抽打得遍體鱗傷，最終被殘忍地釘在了十字架上，始終沒有一點怨言。主耶穌所忍受的一切都是因着對人類的愛，這愛勝過了愛自己的生命。我的心被神的愛激勵着、感動着，裏面有了極大的信心與力量，我感到什麼都不怕了。沒想到當我豁出命來也要為神站住見證時，神又一次給我開闢了出路。就在這時，一個警察跑進來說：「廣場鬧事了，趕快調動警力去鎮壓、維護！」這些警察匆匆地走了。他們回來已經是深夜了，也沒有精力審訊我了。第四天早上，警察給我拍了照，又給我脖子上挂一個大牌子，上面寫着我的名字，我就像一個被批鬥的罪犯一樣，被他們在一旁譏笑、戲弄，我感覺自己受到了極大的羞辱，心裏很痛苦，趕緊在心裏默默地呼求神保守我的心，不中撒但的詭計。禱告後，我想起一段神的話：「你是一個受造之物，理當敬拜神，追求有意義的人生，你

不敬拜神，活在污穢的肉體之中，不就成了衣冠禽獸了嗎？你既是一個人，就應該為神花費忍受一切痛苦！就你現在受這點苦，你應心裏高興、踏實地接受才是，活出一個有意義的人生，像約伯、像彼得一樣。……你們這些人是追求正道、追求進取的人，你們在大紅龍國家站立起來，是被神稱為義的人，這不是最有意義的人生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實行 二》）神的話讓我明白了，受造之物能够追求真理，為敬拜神、滿足神活着，這才是最有意義、最有價值、最有價值的人生。今天我因着信神被抓捕、拘留，忍受這一切羞辱、痛苦，能在基督的患難裏有份，這是榮耀的事。撒但不敬拜神，反而極力拆毀、攔阻神的作工，這才是最卑鄙可耻的。想到這裏，我裏面有了力量和喜樂。警察見我臉上有笑意，很驚訝地看着我，說：「你怎麼還這麼高興呢？」我理直氣壯地說：「信神敬拜神天經地義，我没有錯，為什麼不高興？」他們見我這樣說，不吭聲了，在神話語的帶領下，我又一次依靠神勝過了撒但。

之後，我被帶進了看守所，這裏的一切更是陰森可怕，每頓飯只有一個小黑饅頭、一碗漂着幾片菜葉的清水煮白菜，我每天都吃不飽，餓得心慌，還得像牛馬一樣幹活，要是完不成定額就會挨打或被罰站班。由于一連幾天被警察折磨，我渾身是傷，走路都很困難，腰也特別痛，但管教仍逼着我搬很重的銅絲。因着幹重活，我的腰疼痛難忍，每天只能爬着上床。晚上，警察又逼着我給犯人站崗，過度的疲勞讓我實在承受不住。有一天晚上站崗時，我實在忍受不住疼痛，就蹲下想休息一會兒，誰知警察從監控室裏看到了，他就衝過來惡狠狠地吼着：「誰讓你坐下的！」一個犯人小聲告訴我：「趕快給警官道歉，不然會讓你『坐大床』（就是把木門板抬到牢房裏，把犯人的腿、腳銬住，手脖子綁住，再把犯人綁在床上，一綁就是半個月不讓動）。」聽到這些，我又氣又恨。面對這樣的欺壓、折磨，我實在難以忍受，委屈的泪水直往下流，就覺得這樣下去什麼時候是個頭啊，真是一天也不願呆在這個鬼地方了。就在這時，我想起神的話說：「你明白了人生的意義，走上了人生的正道，以後不管神怎麼發落你都任神擺布，没有任何怨言和選擇，對神沒有什麼要求了，這樣你這個人就有價值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你當怎樣走末了一段路》）神的話使我感到蒙羞。我平時口口聲聲說，不管臨到多大的痛苦患難都要像彼得一樣，追求順服神，沒有自己的選擇與要求。可當逼迫患難臨到，肉體受苦時，我就想逃避，總想擺脫這樣苦難的環境，這哪有一點順服？這時，我才明白神的良苦用心，神許可這些苦難臨到我，就是要磨煉我受苦的心志，成全我的信心，讓我在苦難中學會順服，達到任神擺布，有資格承受神的應許。看到神作的這一切都是愛，都是拯救，我心裏得到了釋放，不再覺得委屈、痛苦，只想順服神的擺布安排，站住見證羞辱撒但。

一個月後，我被釋放了，他們强行給我扣上破壞法律實施、參與邪教組織的罪名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一年之內不許出省、出市，并要隨叫隨到。回家後我才知道，警察把我家搜了個遍，還威脅我的家人拿出兩萬五千元才放人。我婆婆經受不住驚嚇心臟病突發，住院了。後來，家人被迫湊了三千元給他們，又四處托人找關係，我才被釋放了。因着警察的酷刑折磨，我的身體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胳膊和大腿因嚴重拉傷常常腫脹酸痛，連五斤的菜都提不動，衣服也洗不了，失去了勞動能力。

經歷這次抓捕迫害，我看清了共產黨仇恨真理、仇恨神的惡魔嘴臉，更加痛恨撒但，痛恨這個倒行逆施、逆天而行的魔黨，我也真實地體會到神的作工真是太實際又太智慧了，藉着共

產黨的抓捕迫害，使我長了分辨，還磨煉了我的意志，成全了我的信心，使我學會了仰望神、依靠神，也體嘗到了神話語的權柄威力，神的話能作人隨時的幫助，看到只有神愛人，神能拯救人，心裏與神的關係更近了，這些都是經歷患難、試煉的收穫。感謝神！

## 83 得勝撒但的試探

中國浙江 陳露

那是2012年12月，我在外地傳福音。一天上午，我和十幾個弟兄姊妹正在聚會，突然聽到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六七個警察手裏拿着警棍，氣勢汹汹地闖了進來，他們粗暴地把我們分開，然後就開始翻箱倒櫃地搜查。一個姊妹上前質問他們：「我們又沒犯法，你們憑什麼搜查房間？」警察凶狠地說：「老實點！讓你站着就站着，沒讓你講話就閉口！」說完狠勁把姊妹甩倒在地上，姊妹的指甲當場被折斷，流出了血。看着警察蠻橫的樣子，我既憤恨又有些害怕，就默默地禱告求神加給我力量和信心，我願意為神站住見證。禱告後，我心裏平靜了許多。一陣「掃蕩」後，警察沒收了許多傳福音資料和神話語書籍，把我們推上了警車。

到了派出所，警察搜走了我們身上所有的東西，審問我們的姓名、住址，教會帶領是誰，我什麼也沒說。之後，警察準備單獨審訊我，我心裏很害怕，以往聽說警察對從外地來傳福音的人特別凶狠，現在我又被他們列為重點審訊對象，我肯定凶多吉少了。這時，我聽到緊挨着我的姊妹在禱告：「神啊，你是我們的堅固台，是我們的避難所，撒但就在你的腳下，我願憑你的話活着，站住見證滿足你！」聽後我心裏一亮：「是啊，神是我們的後盾，我還怕什麼呀？只要我依靠神，肯定能戰勝撒但。」這時候，我心裏不害怕了，也感到很蒙羞，看到姊妹臨到事能禱告依靠神，對神不失去信心，而我却膽小懦弱，沒有一點信神之人的骨氣。多虧神的愛，藉着姊妹的禱告來激勵、幫助我，我在心裏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站住見證，決不做猶大背叛神！

十點左右，兩個警察給我戴上手銬，把我帶到一個房間單獨審訊。一個警察用當地話問我，我聽不懂就問他說的是什麼，沒想到這一問竟然惹怒了他們，旁邊的一個警察衝過來抓住我的頭髮，使勁拽來拽去。我被拽得暈頭轉向，頭皮像被撕下來一樣疼，頭髮也散落了一地。緊接着，另一個警察衝我大聲吼：「你敬酒不吃吃罰酒！快說！誰讓你傳福音的？」我說：「傳福音是我的本分。」話音剛落，他抓住我的頭髮狠扇我耳光，邊打邊罵：「我讓你再傳！」我的臉被打得火辣辣地疼，很快就腫了起來。他們打累了才鬆手，繼續逼問我：「你不是本地人，普通話講得這麼好，肯定不是一般的人。老實交代！你來這裏幹什麼？誰派你來的？你們的帶領是誰？……」聽到警察這麼逼問，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兒，一個勁兒地呼求神加給我信心和力量。藉着禱告，我的心慢慢平靜下來，說：「我什麼也不知道。」聽我這麼說，警察猛拍桌子吼道：「你等着，待會兒有你好受的！」說着就拿起我的MP4播放器開始擺弄。我很害怕，不知道接下來他會用什麼手段折磨我，就迫切地呼求神。沒想到我的MP4播放的是一段神話語朗誦：「那些在患難中并未對我有絲毫忠心的人我是不會再施憐憫的，因為我的憐憫僅至于此，而且我也不喜歡曾經背叛我的任何一個人，我更不喜歡與出賣朋友利益的人來往，這是我的性情，無論這個人是誰。我要告訴你們：任何一個傷透我心的人都不可能第二

次得着我的寬容；任何一個忠于我的人都永留在我心中。」（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當為你的歸宿預備足夠的善行》）聽到神的話，我的心一陣刺痛，想到主耶穌作工的時候，跟隨他、享受他恩典的人很多，可是當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羅馬兵丁瘋狂抓捕基督徒的時候，很多人却因為膽怯逃之夭夭，這是多讓神傷痛的事啊！而我呢，我享受神的恩典祝福，就滿懷信心地跟隨神，現在面臨患難需要我受苦付代價了，我却膽怯害怕，這怎麼能安慰神心呢？神末世為拯救我們這些敗壞的人，道成肉身來在中國這個共產黨掌權的鬼城中，遭受共產黨的逼迫、追捕，但神還一直發表真理帶領我們。神為拯救我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我白白地享受着神的救恩，却不能為滿足神受一點苦，真是太自私了。我的良心很受譴責，也深深地感受到神對我的愛和牽挂，神知道我身量幼小，面對撒但的淫威心裏膽怯，藉着警察播放神話語朗誦給我聽，讓我明白神的心意，能在患難中站住見證。我被神的愛感動得泪流滿面，默默向神禱告：「神啊！我不願背叛你，不管撒但怎麼折磨我，我都要堅決站住見證羞辱撒但，安慰你的心。」

突然，警察「啪」的一聲關掉了播放器，衝着我惡狠狠地说：「再不說我加倍折磨你！」隨後，他們命令我光着脚站在地上，把我的右手銬在一個水泥墩中間的鐵環上，水泥墩很矮，警察讓我彎腰站着，不准蹲下，也不許用左手撐着腿。時間一長，我站不住想蹲下，警察就衝我吼：「不准蹲！要想少受苦就趕緊說！」我只好硬撐着。不知過了多久，我的脚凍得冰冷，腿也酸疼麻木，實在站不住就蹲下了。警察一把把我拎起來，拿來一杯冷水從我脖子上澆下去，凍得我直打哆嗦。接着又鬆開我的手銬，把我按坐到木椅子上，將我的兩隻手反銬在椅子的兩邊，打開窗戶和空調的冷氣，寒風吹在我身上，我凍得直打冷戰，我不斷地默禱，求神加給我受苦的心志，使我能勝過肉體的軟弱。這時，我想到一句神話語詩歌：「信心就是一根獨木橋，貪生怕死難通過，豁出性命能踏實通行。」（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疾病臨到是神的愛》）我明白了，警察是想藉着折磨我的肉體讓我背叛神，我如果顧念肉體就中了他們的詭計，我得對神有信心，不管受多少苦也要為神站住見證。後來，警察又拿來一大壺冷水從我的脖子往下灌，我裏外的衣服全被澆透了。那一刻，我像掉進冰窖一樣……警察看我抖得厲害，一把揪住我的頭髮，迫使我仰起頭看着窗外的天，挖苦說：「你不是冷嗎？讓你的神來救你啊！」見我不搭理他，警察又往我身上灌了一大壺冷水，把空調調到製冷的最低檔，直對着我吹。刺骨的冷氣和窗外的寒風再次向我襲來，我凍得縮成一團，感覺快要凍僵了，渾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一樣，不由得開始胡思亂想：「這麼冷的天又被澆冷水、吹空調，他們是不是想把我活活地凍死啊？我要是死在這裏，親人連個知道的都沒有……」我越這樣想心裏越黑暗，就在這時，我忽然想到主耶穌為救贖人類被釘十字架所受的苦，又想到神的話說：「經歷熬煉的愛才堅強不脆弱，無論神什麼時候試煉，如何試煉你，你都能將自己的生命置于身外，能甘心為神捨掉一切，甘心為神忍受一切，那你的愛就純潔了，你的信也有實際了，那時你才是一個真正的神所愛的人，才是一個真正的被神成全的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熬煉才有真實的愛》）神的話讓我很受激勵。神為拯救我們受盡痛苦甚至捨命，我一個受造之物不更應該為神忍受一切痛苦嗎？今天能在撒但面前為神作見證是神的高抬，就是死我也要堅決忠于神。慢慢地，我不感覺那麼冷了。警察從中午一直審訊到晚上七點左右，見我始終不開口，就把我關在審訊室裏繼續吹冷氣。

晚飯後，警察凶狠地威脅我說：「快說！你們的教會帶領是誰？你不說就讓你喝辣椒水、

肥皂水，給你吃大便，把你衣服扒光拖到地下室凍死你！」警察的這番話讓我徹底看清他們根本不是人，就是一夥披着人皮的魔鬼！他們越這樣殘害、威逼我，我越從心裏恨他們，橫下心決不向他們屈服。見我不妥協，他們找來一個布袋子，用水浸濕，套在我的頭上，然後按住我的頭不讓我晃動，又把袋口勒緊。沒過一會兒，我就憋得快要窒息了，因為我的雙手被銬在椅子上根本動不了，感覺整個身子都僵硬了。就這樣警察還不罷休，又拿壺裏的冷水澆在我的鼻子上，說再不交代就把我悶死。當時，我呼吸特別困難，感覺死亡正一步步向我逼近，我默默地向神禱告：「神啊，我這口氣息是你給的，今天不管警察怎麼折磨，哪怕是失去性命，我都不背叛你，我願順服你的擺布安排……」就在我意識模糊、快要停止呼吸的時候，警察突然鬆開了手。我在心裏一個勁兒地感謝神，雖然我落入警察手中，但沒有神的許可，他們也奪不去我的性命。我的信心更大了。

第二天中午，幾個警察把我和另一姊妹押到了拘留所。一個警察恐嚇我說：「你不是本地人，先關你半年，再判個三五年，反正又沒人知道。」一聽要給我判刑，我有些軟弱：「如果我真被判刑坐牢了，以後還怎麼見人，別人會怎麼看我啊？」當時，我被分的監室裏全是信全能神的姊妹，她們看我消極軟弱，就交通真理幫助扶持我，還給我唱了一首教會詩歌《還報神愛見證神》：「神為拯救人，卑微在肉身，行走在教會發表真理，精心澆灌步步帶領，數十年如一日只為潔淨成全人。送走那春秋冬夏，甘迎那酸甜苦辣，無私無悔的付出，將全部愛都給了人。經歷神審判，體嘗試煉苦，苦盡甘來敗壞得潔淨，為還報神愛獻身心，勞苦奔波一心為神花費。親人棄絕世人誹謗，愛神心至死不移，為遵行神的旨意盡上我的忠心。忍受了逼迫患難，經歷了人生坎坷，哪怕受苦一生也要追隨神見證神。」（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揣摩着歌詞，我心裏很受激勵。我們在中國這個仇恨神、抵擋神最嚴重的國家跟隨真神走人生正道，注定要受許多痛苦患難，但這不是羞辱的事，我們是因為信神走正道而受迫害，這是為義受逼迫，這是榮耀。我又想起歷代以來的聖徒他們沒有聽過神這麼多的說話，但他們對神有信心，不管遭到多大逼迫，受什麼樣的羞辱，哪怕是死，他們都不背叛神，作出了響亮的見證，今天我從神白白得着了那麼多神話語的澆灌供應，明白了歷代以來無人能明白的真理奧秘，為什麼不能為見證神受點痛苦呢？想到這兒，我感到蒙羞、自責，有了信心、力量，決心為神站住見證。

十天後，警察把我單獨押到看守所。一進去，犯人就對我說：「進這裏的人一般都出不去的，我們都在等判決書，有的等了好幾個月了。」聽到這話，想到有的弟兄姊妹被抓坐監八年、十年、十五年，我不知道自己會判幾年，難道我以後就要被關在這陰暗的地牢裏了嗎？這往後的日子該怎麼渡過？我心裏特別痛苦，眼淚在眼眶裏打轉。我知道自己中了撒但的詭計，一個勁兒禱告呼求神保守我的心。當時，我裏面有一個清晰的引導：臨到這事有神的許可，如同約伯的試煉，不要發怨言。我又想到神的話：「我打敗撒但的見證在於人的忠心與順服，我將人徹底征服的見證也在于人的忠心與順服。……你是寧肯順服我的一切安排（哪怕是死，哪怕是滅亡）還是中途逃走，逃避我的刑罰？」（摘自《話在肉身顯現·論到「信」，你怎麼認識》）神的問話讓我蒙羞慚愧，看到自己對神沒有一點忠心、順服，嘴上說要為神作美好的見證，真面臨坐監時却想逃避，擺脫這樣的環境，這哪有一點順服啊？回想從我被抓以來，神一直用話語引導、鼓勵我，帶領我識破撒但的詭計，勝過惡魔的酷刑折磨活了下來，神對我的愛真真切切

切，不空洞、不虛偽，而我沒想着在這樣的環境中站住見證滿足神，却自私自利，光考慮肉體的得失，受點苦就想逃避，真是太自私卑鄙了，我還哪有人性，哪有良心？想到這兒，我心裏特別懊悔、虧欠，默默地向神禱告懺悔：「神啊！我錯了，我不能再耍嘴皮欺騙你了，我願意用實際行動來滿足你，不管判決結果如何，我一定要站住見證。」當時天氣寒冷，看守所裏的犯人就給我衣服穿，他們還幫我完成每天的勞動任務，處處照顧我，我知道這是神的擺布安排，心裏很感謝神。

在看守所，警察每隔幾天就提審我一次，知道我不吃硬，他們就改用軟招。一個警察故意裝出一副隨和的樣子和我聊天，給我買好菜好飯，還說要給我介紹好工作，我知道這是撒但的詭計，就不搭理他們。一次提審時，警察終於說出了他們的險惡用心：「我們跟你沒仇，只想取締全能神教會，希望你能成為我們的人。」聽了他們的鬼話，我特別憤恨，神末世道成肉身來在地上拯救人，共產黨却瘋狂抵擋、定罪，大肆抓捕、迫害信神的人，現在還讓我出賣教會，成為他們的傀儡，真是太卑鄙了，共產黨真是一夥頑固與神對抗的邪靈魔鬼，太邪惡反動了！我心裏恨透了共產黨，只想站住見證羞辱這個魔鬼撒但。警察看我還是不說，又對我采用攻心術。他們通過移動公司找到我丈夫，又把我丈夫和孩子從外地帶到看守所，丈夫原本不反對我信神，因着受了警察的威脅、蠱惑，一個勁兒地勸我：「求求你別信了，你就是不考慮我也得考慮考慮孩子啊，如果他有個坐牢的媽媽，這對他的影響太大了……」聽丈夫這樣說，我心裏有點難受，這個時候，我想起一首神話語詩歌：「末世的工作需我們極大的信心，需我們極大的愛心，稍不小心就會失腳，因為這步工作不同以往的任何一步工作，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既看不見又摸不着，神作的就是話語成為信心，話語成為愛心，話語成為生命。達到人都百經熬煉，具備高于約伯的信心，需要人都受極大痛苦，百般的折磨，不論何時都不離開神，當人都順服至死，對神有極大的信心，神的這一步工作就算結束了。……」（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神成全的就是信心》）神的話給了我信心和力量，不管丈夫怎麼說，我始終沒鬆口，最後他丟下一句狠話：「你執意不聽，我就跟你離婚！」「離婚」兩個字刺痛了我的心，我知道如果不是共產黨造謠毀謗神的作工，威逼脅迫、挑撥離間，我丈夫不會對我說出這麼絕情的話來，我更加痛恨共產黨。共產黨就是破壞我家庭的罪魁禍首！他們想藉着情感、家庭引誘我背叛神，我決不會上他們的當。想到這兒，我平靜地對丈夫說：「你趕緊帶着孩子回去吧。」警察見這一招也沒起作用，氣得在辦公桌前走來走去，衝我大吼：「我們費了這麼大功夫還是沒問出一句話，你再不說就給你定個政治犯，你今天不說以後就沒機會了！」不管他們怎麼咆哮怒吼，我都不說話，心裏不住地禱告，求神堅定我的信心。

回到監室，想起丈夫對我說的話，看來丈夫真要和我離婚了，以後我也沒家了，這次還不知道會被判刑多久……我心裏很痛苦。這時，想起了神的話：「現在你該看清，彼得所走的路到底是什麼，你如果對彼得所走的路看清楚，你對現在所作的工作就定準了，你就不至于發怨言或消極了，或盼望什麼了。你應該體驗到彼得當時的心情：他達到悲痛欲絕，不求什麼前途了，也不求什麼得福了，不追求世界名利、福樂、榮華富貴，只追求活出一個最有意義的人生，就是報答神愛，把自己最寶貴最寶貴的獻給神也就心滿意足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彼得認識「耶穌」的過程》）彼得的事跡讓我深受感動。是啊，彼得一生追求愛神、滿足神，他絲毫不為自己的前途命運、個人利益考慮，最後倒釘十字架，為神作了美好響亮的見證。我今天能

够跟隨道成肉身的神，享受神話語的供應、帶領，却從來沒有為神獻出過什麼，現在正是需要我站住見證的時候，難道我就不應該為滿足神活一回嗎？錯過機會，我不就留下終生遺憾了嗎？想到這兒，我向神禱告：「神啊，我願效法彼得，不管接下來我會面臨什麼，哪怕是離婚，哪怕是坐監，我都願站住見證滿足你，即使牢底坐穿也不屈服撒但，不背叛你。」當我真豁出去的時候，我看到了神的奇妙作為。幾天後，管教突然對我說：「收拾一下東西，你可以回家了。」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裏特別地激動，這場屬靈的爭戰以撒但蒙羞失敗、神得榮耀告終了！

經歷了三十六天的迫害，我徹底看清了共產黨凶殘暴虐、逆天而行的邪惡反動實質，從心裏恨惡它，棄絕它。在這次的患難中，是神的話時時開啓、引導我，使我一次次勝過撒但的殘害、試探，我切實感受到神的話就是人的生命、是人的力量，也認識到神主宰掌管着一切，撒但再怎麼詭計多端也永遠是神的手下敗將。它折磨我的肉體來逼我背叛神，但它的酷刑折磨不但沒把我打垮，反而讓我徹底看清它的惡魔嘴臉，認識了神的愛與拯救，徹底棄絕撒但，堅定信心跟隨神。神的智慧永遠在撒但的詭計之上，我從心裏感謝神！

## 84 摧不垮的信心

中國山西 孟勇

那是2012年12月，那天我和幾個弟兄姊妹開車去傳福音被惡人舉報了，不一會兒，縣國保隊、刑警隊、武警、派出所這些部門聯合出動，開着十多輛警車來抓我們。我和一個弟兄正準備開車離開，四個警察跑過來把我們的車攔住，把車鑰匙拔了下來，喝令我們呆在車上不許動。這時，我看到七八個警察拿着鐵棍狠勁打一個弟兄，弟兄被打得躺在地上動不了，我心裏特別氣憤，跳下車想去阻止他們却被警察攔住了，接着他們就把我們帶到了派出所，還強行扣押了我們的車。

晚上九點多，兩個刑警來審問我，他們沒得到任何教會信息，大罵了一通，就把我關在了待審室。到了十一點半，兩個刑警把我帶到一間沒有監控的屋子裏，一個警察過來審問我都去哪兒傳福音了，我說哪兒也沒去，他就氣勢汹汹地走到我跟前，狠扇我耳光，我感覺臉上火辣辣地疼。他大聲咆哮：「我看你有多硬！」接着，他又拿起一條寬皮帶猛抽我的臉，不知抽了多少下，我疼得大聲喊叫。他們怕人聽見，就用皮帶勒住我的嘴。隨後，幾個警察又拿起被子蒙住我的身體，幾個警察掄起鐵棍對我亂打一通，直到累得氣喘吁吁才停手。我被打得頭暈眼花，渾身骨頭像散了架一樣，特別地疼。當時，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打我，後來才知道，他們將我用被子蒙上是為了防止打爛我的皮肉留下痕迹。他們打累了，就換另一種方式折磨我。兩個警察把我的一隻胳膊擰到身後用力往上提，另兩個警察把我的另一隻胳膊從肩膀繞到背後使勁往下拽，把我的兩隻手銬在一起，他們把這種銬法叫「二郎擔山」，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住。當時我的兩隻手怎麼也拽不到一起，他們就用膝蓋猛地一頂我的胳膊，只聽咔嚓一聲，我的兩隻胳膊就像斷了一樣，疼得我都快斷氣了。沒多大工夫，我的兩隻手就失去了知覺。就這樣他們還不罷休，又命令我蹲下，我疼得渾身冒冷汗，腦袋也嗡嗡響，意識也有些模糊了。我心想：「我長這麼大，從來沒有這種控制不了自己意識的感覺，我是不是快要死

了？」後來，我疼得實在受不了了，就想尋死來解脫。這時，我想到神的話：「現在多數人認識不到，認為受苦沒有價值，……有些人痛苦到一個地步都想到死，這還不是真實愛神，這樣的人是狗熊一個，沒有毅力，是懦弱無能之人！」（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痛苦試煉才知神可愛》）神的話使我猛然清醒過來，我意識到自己的想法不合神心意，在痛苦患難中，神不希望看到我求死，而是希望我能依靠神與撒但爭戰，為神站住見證，讓撒但蒙羞失敗。我要是尋死正中撒但的詭計，那就失去見證，成了羞辱的記號。明白神的心意後，我默默地向神禱告：「神啊！我太懦弱了，受點皮肉之苦就想尋死，現在我不願逃避，受再大的苦也要站住見證滿足你。但是我的肉體實在太痛苦了，憑着我自己經受不住這些惡魔的毒打殘害，求你加給我信心和力量，使我能靠着你的神來救我，我誓死不背叛你，不出賣弟兄姊妹。」我一遍遍地向神禱告呼求，感謝神垂聽了我的禱告。警察看我奄奄一息的樣子，怕出人命擔責任，就過來給我鬆手銬。當時我的胳膊已經僵硬了，手銬被綁得緊緊的很難打開，四個警察用了幾分鐘才打開手銬，把我押回了待審室。

第二天下午，警察押着我回去抄家，之後又把我押到看守所。一進看守所，四個管教就把我的衣服、鞋子、手錶還有身上的一千三百塊錢强行沒收，還逼着我花兩百塊錢買了一床被子，然後把我跟那些搶劫犯、殺人犯、強奸犯、販毒的關到了一起。一進監室，就看到十二個腦袋光禿禿的犯人，他們一個個面目猙獰，虎視眈眈地盯着我，氣氛特別陰森恐怖，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兒。兩個牢頭走過來問我：「你是因為什麼被抓進來的？」我說：「傳福音。」其中一個二話不說就扇了我兩個耳光，說：「你是教主吧？」其他犯人都大笑起來，譏諷說：「你怎麼不讓你的神來救你出去呢？」接着，牢頭又一連抽了我幾個耳光。另一牢頭還搶走了我的拖鞋和被子，給了我一床又薄又爛、又髒又臭的破被子和一雙破拖鞋。第二天，幾個犯人逼我站在牆角背監規，還威脅說：「兩天背不會就沒你好果子吃！」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折磨我，心裏很害怕，就一個勁兒地呼求神，求神保守我能够站立得住。這時，我想起神話語詩歌：「當試煉臨到時你還能愛神，讓你坐監也好，臨到病痛也好，別人譏笑、毀謗也好，當你走到絕路上也好，你都能愛神，這就是你的心歸向神了。」（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你的心歸向神了嗎》）神的話給了我力量，也給了我實行的路途，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得操練把心歸向神，時時親近神，不受撒但黑暗勢力的轄制，不管什麼時候都不發怨言埋怨神，接受、順服神的擺布安排。想到這兒，我不再害怕了，不管警察和犯人怎麼折磨我，我只管把自己交給神，決不向撒但屈服。

共產黨的監獄簡直就是人間地獄，那些獄警教唆犯人變着法兒地刁難我、折磨我。晚上睡覺時，犯人讓我挨着馬桶睡，還把我擠得連翻身都很困難。被抓後我幾天都沒有合眼了，睜得實在撐不住想睡一會兒，值班站崗的犯人就來騷擾我，故意彈我的頭，直到把我彈醒才走開。還有一個犯人故意把我弄醒，要搶我身上的秋衣。第二天早飯過後，牢頭命令我每天都要擦地板，數九寒天沒有熱水，我只能用冷水洗抹布。接着幾個搶劫犯又逼着我背監規，我没有背會，他們就對我一陣拳打腳踢，扇耳光更是常事。面對這樣的環境，我感到很痛苦。晚上，我把被子蒙在頭上默默地向神禱告，願神帶領我在這樣的環境中能站立得住。我想到神的話說：「我以山間開放的百合花為欣賞之物，花草漫山遍野，但它能在春未到之前為我在地的榮耀增光添彩，人能做到這一步嗎？能在我未歸回以前為我在地上作見證嗎？能在大紅龍國家之中為

我的名而獻上自己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向全宇的說話·第三十四篇》）是啊，我和花草都是受造之物，神造我們的意義就是為了彰顯他、榮耀他。百合花能够在山間綻放，為神在地的榮耀增光添彩，它盡到了受造之物的職責，而我的本分就是順服神、忠于神，在撒但面前為神作見證。今天我因着信神敬拜神遭受羞辱、迫害，這是為義受逼迫，是榮耀的事。撒但越羞辱我，我越要站在神一邊，越要愛神，讓撒但蒙羞失敗，這樣神就得着榮耀了，我也盡到了自己的本分，只要神的心得安慰，受再大的苦我都願意。當我這樣想的時候，心裏特別受感動，眼淚也情不自禁地流了下來，默默向神禱告：「神啊，你太可愛了！跟隨你這麼多年，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體嘗到你的愛，沒有像今天這樣感覺與你這麼親近……」當時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痛苦，沉浸在這種感動之中很久很久。

進看守所第六天，天特別冷，警察沒收了 my 的棉衣，我只穿了一身薄秋衣，結果凍感冒了，發起了高燒，還一直咳嗽。晚上，我緊緊地裹着破被子，想到犯人對我無休止的虐待、凌辱，我感到很淒涼，很無助。這時，我想起神話說到彼得的禱告：「你給我病患，又奪去我的自由，我能生活下去，但你刑罰審判離開了我，我就没法生活下去。我沒有了刑罰、審判也就失去了你的愛，你的愛太深，我無法表達，失去了你的愛，我就活在了撒但的權下，不能見到你的榮面，你叫我如何生活下去？」（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彼得的經歷——對刑罰、審判的認識》）這些話給了我信心和力量。彼得不考慮肉體痛苦，他寶愛的、看重的是神的刑罰審判，追求的是經歷神的審判刑罰敗壞得潔淨，最終達到順服至死、愛神至極。今天，我也該效法彼得的追求，臨到這樣的環境有神的許可，雖然肉體受痛苦，但這是神的愛臨到了，神要成全我的信心和受苦的心志。明白了神的良苦用心，我心裏很受感動，也恨自己軟骨頭、太自私，不體貼神的心意，感到特別虧欠神，就下決心：不管受多大的苦，我都要站住見證滿足神。第二天，我的高燒竟奇迹般地退了，我心裏很感謝神。

一天晚上，窗口來了一個賣東西的，牢頭買了很多火腿、狗肉、鷄腿等，最後却命令我付錢。我說我沒錢，他惡狠狠地说：「沒錢就慢慢折磨你！」第二天就讓我洗床單、衣服、襪子，看守所的管教也讓我給他們洗襪子。在看守所裏，我幾乎每天都要挨打，每當我忍受不了痛苦時，就想到神的話：「你要在自己的有生之日中為神盡自己最後的本分。以往的彼得是為神倒釘十字架，但你應在最後滿足神，為神耗盡你所有的能量，受造之物能為神做什麼呢？所以你應提前將自己擺上任神擺布，只要神高興、樂意就任着他作，人有何資格發怨言呢？」（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向全宇說話的奧秘揭示·第四十一篇》）神的話語給了我信心和力量，彼得對神有真實的愛和順服，能為神倒釘十字架，作出美好的見證，今天我在這樣的逼迫患難中有機會為神作見證，這是神的高抬，我願意順服神的主宰安排。之後的日子，雖然我經常受到犯人的辱罵、毒打，但有神話的帶領，我感到很得安慰，心裏也不覺得苦了。

在看守所的第三天，管教把我帶到他們的辦公室，十幾個人用異樣的眼神盯着我，其中一人拿着攝像機在我左前側準備拍攝，另一人拿着話筒走到我跟前問道：「你為什麼要信全能神？」我這才明白原來是記者採訪，我就不卑不亢地说：「從小到大，我經常遭到別人的欺負、冷眼，看到人與人之間互相欺騙、利用，感覺這個社會太黑暗、太險惡，人活着空虛無助，沒有盼頭，没有人生目標。信全能神後，通過讀神的話，我明白了神造了天地萬物，神主宰一切，人只有信神、跟隨神、敬拜神，才能有好的命運，也看到全能神的話能潔淨、變化

人，使人活出真正人的樣式。在全能神教會裏，大家都按神的話實行，沒有勾心鬥角，不用互相防備，弟兄姊妹互相關心照顧，彼此坦誠說知心話，我覺得信神挺好。」那個記者又問：「你知道你為什麼會在這裏嗎？」我說：「信全能神後，我看到神的話語真能潔淨、拯救人，讓人走人生正道，我就把全能神的福音告訴給別人，沒想到這樣的好事在中國却被禁止，所以我就被抓到這裏了。」記者見我的回答對他們不利，馬上停止了採訪，掉頭就走。國保大隊副隊長氣得直跺腳，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咬牙切齒地說：「你給我等着！」當時，面對他的威脅恐嚇，我一點都不害怕，反而覺得自己能在這樣的場合見證神太榮幸了，心裏把榮耀歸給神。

後來，負責案子的警察又一次提審我，這次他換了一副和藹的面孔，問我：「誰是你的帶領？再給你一次機會，你交代了就對你寬大處理。別人已經把你說出來了，你還包庇啥？說了就能回家，何必在這兒受苦呢？」這些魔鬼見硬的不行又來軟的，真是詭計多端、老奸巨猾！看着他那張假惺惺的嘴臉，我心裏感到噁心透了，我說：「我知道的都說了，其他什麼也不知道。」他見我態度堅決，問不出什麼，就灰溜溜地走了。

半個多月後，警察見審不出結果，讓我家人交了八千塊錢給我辦了取保候審，警告我哪兒也不許去，必須在家呆着，保證隨叫隨到。後來，中共給我扣上「擾亂社會秩序」的莫須有罪名判我有期徒刑一年，緩刑兩年執行。

經歷這次逼迫患難，我對共產黨的惡魔嘴臉與邪惡本質有了認識與分辨，它一直瘋狂鎮壓、迫害基督徒，千方百計攔阻、攪擾神的工作，極端仇恨真理抵擋神，我恨透了大紅龍，從心裏恨惡它、背叛它。我也看到只有神的話語能作人的生命，在我遭受惡魔殘害瀕臨死亡的時候，是神的話語加給我信心和力量，使我在共產黨這夥惡魔的殘酷迫害中頑強地活了下來。感謝神保守我渡過了那段最黑暗、最艱難的日子，神對我的愛太大了！願一切榮耀、頌贊歸于全能神！

## 85 在遭受酷刑折磨的日子裏

中國江蘇 陳輝

我父親是個軍人，受父親的感染和薰陶，在我心裏就認為軍人的使命就是報效祖國，為黨為人民無私奉獻，我就立志將來要成為一名軍人，然而後來發生的事却一點點地改變了我的追求方向。1983年，我聽到了主耶穌的福音，被主耶穌的愛深深地感動，我信主後熱心特別大，積極守禮拜、禱告、唱詩贊美主，這樣的生活讓我覺得心裏特別踏實、平安。1999年，我接受了主耶穌的再來——全能神的末世福音，通過讀神的話，與弟兄姊妹聚會交通，我明白了神拯救人的急切心意，知道了傳福音是我們每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就開始和弟兄姊妹一起傳福音。沒想到，我却因此遭到共產黨的殘酷迫害……

那是2002年8月，我和丈夫去西北給幾個宗派的同工傳全能神的國度福音。一天晚上，我正和兩個剛接受神作工的弟兄姊妹一起聚會，聽到咣當一聲，大門猛地被踹開，一下子闖進來六七個警察，他們都拿着警棍，其中一個凶神惡煞地指着我惡狠狠地说：「把她銬起來！」還有兩個警察命令我們都站在牆邊不許動。之後，他們就跟土匪一樣在屋裏翻箱倒櫃，一會兒工夫就把整個家翻得一片狼藉。最後，一個警察從姊妹的包裹翻出了傳福音資料和一本神話語書，他瞪着眼衝着我破口大罵：「你找死呀，跑到這兒來傳福音！這東西是從哪兒來的？」我没吭聲。他氣急敗壞地说：「不說是吧？早晚撬開你的嘴！走！有你說的地方！」說着就把我連推帶拽押上了警車。這時，我才看見來的遠遠不止這六七個警察，路兩邊還站了許多持槍的特警。見到這陣勢，我心裏很害怕，不住地禱告神求神帶領我，加給我信心。這時，一段神的話清晰地出現在我的腦海裏，「你可知道周圍的環境都有我許可，都是我在安排，要看清，在我所給你的環境裏來滿足我心。不要怕這怕那，萬軍之全能神必與你同在，他作你們的後盾、作盾牌。」（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二十六篇》）對！神主宰萬有，擺布一切，神是我的依靠，我得禱告神、依靠神，有神與我同在，不管什麼樣的環境神都會帶領我勝過去。想到這些，我的心平靜了下來。

晚上十點多，我被帶到了刑警隊。警察給我照相後把我帶到了審訊室，四五個彪形大漢站在屋裏，見我進來，他們眼裏帶着凶光，就像一群惡狼一樣把我圍在中間，好像要把我活吞了似的，我特別緊張，在心裏不住地禱告神。一開始，這幫警察沒對我動手，只是命令我站了三四個小時，站得我腿腳又麻又痛，特別困乏。大約凌晨一兩點，刑警大隊長進來審我，他瞪着眼逼問我：「說！你是哪裏人？你來這裏跟誰接頭？你的上層帶領是誰？你們在哪兒聚會？你手下有多少人？」見我不說話，他氣急敗壞地一把揪住我的頭髮，對我一陣拳打腳踢，把我打趴在地上，又使勁往我身上亂踢，我被打得耳朵嗡嗡直響，什麼也聽不到了，腦袋像要裂開似的，撕心裂肺地疼，我忍不住大聲慘叫，沒一會兒就躺在地上不能動了。那個隊長揪着我的頭髮把我拽起來，四五個惡警對我又是一陣拳打腳踢，打得我抱着頭滿地打滾。這些惡警下手特別狠，每一拳、每一腳都恨不得要我的命，邊打邊吼：「我叫你不說！快說，不說就打死你！」見我還是不說話，那個隊長又狠勁踢我的腳踝骨，每踢一脚就像釘子扎進我的骨頭裏一樣，讓我痛不欲生。隨後，他們對我又是一陣亂踢亂踹，我感覺渾身的骨頭都要被踢碎了，內臟劇烈震動，痛得我喘不過氣來，我趴在地上，奄奄一息，痛苦得流下了眼淚，心裏向神呼

求：「神啊！求你保守我，我怕熬不過今晚了。神啊！求你加給我力量……」後來不知道又被折磨了多長時間，我只感到天旋地轉，渾身像散了架一樣劇烈地疼痛，感覺全身的神經都麻木了。這時一個惡警說：「看來還得再給你點顏色看看，我就不信你不說！」他拿出一個帶電的像錘子一樣的東西使勁砸我的腦門，每砸一下都像抽骨髓一樣，我渾身發麻，癱軟無力，身體也不停地抖。那些惡警看我痛苦的樣子，都得意地大笑起來。就在我特別痛苦的時候，我想起神的話：「你得為真理而受苦，為真理而獻身，為真理而忍受屈辱，為得着更多更多的真理而忍受更多更多的苦難，這是你該做到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彼得的經歷——對刑罰、審判的認識》）神的話給了我力量，我在心裏一遍遍地默念着。我決不能向撒但屈膝讓神失望，我得實行真理、站住見證滿足神，為了得着真理，不管受什麼苦我都願意，就算死了也值，也不枉稱為人！這夥惡警折磨了我一整夜，最後他們招數使盡，無奈地說：「看你就是個家庭婦女，也沒什麼本事，你的神怎麼就給你那麼大的力量？」我在心裏一個勁兒地感謝神，是神話語的開啓、帶領使我超脫死亡的轄制，得勝撒但，我對神更有信心了。

第二天早上七點多，一個禿頭警察走到我跟前，把我扶起來坐到沙發上，給我整整衣服，拍打着我的肩膀，皮笑肉不笑地假裝關心說：「你看看，這是何苦呢？還是說了吧，說了就讓你回家了，何必在這裏受罪？家裏的孩子還等着你呢。看着你受這罪，你知道我多心疼嗎？」聽着他的鬼話，看着他那副卑鄙無恥的嘴臉，我恨得咬牙切齒，心想：「你這個魔鬼，淨說這些好聽的鬼話來騙我，你休想讓我背叛神，休想從我嘴裏得到一點有關教會的情況！」那警察見我不為所動，就色迷迷地看着我，還用手摸我，我下意識地直往後躲閃，這個流氓却用手攬着我，使我動彈不得，另一隻手使勁抓我的胸，疼得我不由得大叫，我氣得渾身發抖，眼淚忍不住往下掉，兩眼怒視着他，看到我的眼神，他趕緊把手鬆開。藉着親身經歷，我真實看到了共產黨的邪惡、凶殘和反動，看到在它體制下的「人民警察」就是一夥卑鄙無恥、喪盡天良的流氓、畜生！因着我被折磨了一天一夜，又沒吃沒喝，我的身體已經嚴重虛脫，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堅持下去，心裏不由得感到絕望。這時，我想起了教會詩歌：「大紅龍鎮壓 我跟隨神心更堅 看透大紅龍邪惡 哪能容下神 神已來在肉身 未跟隨神豈能心甘 我背叛撒但 鐵心跟從神 魔王掌權地 信神路艱難 撒但緊追捕 無安居之地 信神敬拜神 是天經地義 既選擇愛神 當忠心到底 魔王伎倆凶殘惡毒真是卑鄙 看清撒但嘴臉 我心更愛基督 我決不屈膝撒但 苟且偷生 受盡磨難苦 渡過黑暗夜 作得勝見證 羞辱撒但 來安慰神心」（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在黑暗壓迫中奮起》）這一句句鏗鏘有力的歌詞激勵着我，也讓我明白了：今天共產黨這麼殘酷迫害信神的人，實際上它仇恨的是神，它的險惡目的就是為攔阻我們信神、跟隨神，以此來攪擾破壞神的作工，斷送人蒙拯救的機會。現在是靈界爭戰的關鍵時刻，我不能倒下成為撒但的笑料，撒但越殘害我，我越看清它的惡魔嘴臉，越要背叛它站在神一邊，相信神是得勝的，撒但是注定敗亡的，我不能灰心，我願依靠神為神作剛強響亮的見證。

傍晚，警察見從我身上始終得不到任何信息，便放棄了對我的審訊，把我押送到了看守所。當時，我已經被摧殘得沒有了人樣，臉腫得很大，眼睛也睜不開，滿嘴都是泡。看守所的人看我被打得快要死了，怕擔責任，說什麼也不肯接收。通過一番交涉，晚上七點多，看守所的人才接收了我，把我架進了號房。

那天晚上，我吃了被抓以來的第一頓飯：一個又黑又硬的饅頭，嚼在嘴裏牙碜得難以下咽，還有一碗漂着蟲子的爛菜湯，碗底是一層泥土，就這樣的飯我也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接下來的日子裏，管教常常唆使犯人折磨我。有一次，號長一發令，她的手下就揪着我的頭髮把我的頭使勁往牆上撞，撞得我頭暈眼花，晚上她們還不讓我上床睡覺，讓我睡在便池旁邊冰冷的水泥地上。另外獄警還要我背監規，背不出來或者背錯了，他們就用牛皮帶抽打我。每天遭受這樣非人的折磨和羞辱，時間一長，我就有些軟弱，覺得與其這樣像豬狗一樣地活着，還不如死了好，當我想要一頭撞死的時候，神的話在我裏面引導、帶領我，「你們在這末後的日子裏得為神作見證，苦再大也應走到底，哪怕最後有一口氣，也要為神忠心，任神擺布，這才叫真實愛神，這才叫剛強響亮的見證。」（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痛苦試煉才知神可愛》）神的話激勵着我，也溫暖着我的心，思想着神的話，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流。想到我被惡警殘酷毒打的時候，是神的愛一直眷顧我，神用他的話語引導我，加給我信心、力量，使我在酷刑折磨中活了下來。現在我被犯人虐待、折磨得快要精神崩潰，就想一死了之，神的話再次開啓我，鼓勵我，我感受到神一直與我同在，要不我早被這些惡警折磨死了。神對我的愛太大了，我不能再這樣消極傷神的心，我要堅決站在神一邊，用忠心來還報神的愛。我的心態扭轉後，沒想到神興起一個犯人為我打抱不平，跟號長廝打，最後號長妥協了，才讓我睡到床上。感謝神！沒有神的保守，就我這虛弱的身體要是長期睡在潮濕冰冷的水泥地板上，不死也得半殘啊。就這樣，我在看守所裏渡過了煎熬的兩個月。在這期間，警察又先後提審了我兩次，對我軟硬兼施，在神話語的帶領下，我識破了撒但的詭計。最後，他們實在無計可施，在審訊沒有結果的情況下，法院強行給我扣上罪名判刑三年。

後來，我被送到女子第二監獄服刑，從到監獄的第一天，我就開始了超負荷的體力勞動。每天勞動十幾個小時，一天必須織一件毛衣，或者做三四十件衣服，或者包一萬雙筷子。白天高強度的勞動已經讓我嚴重體力不支了，晚上還要強迫我們學習共產黨的規章制度，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接受他們的精神摧殘。每次聽到獄警講的那些無神論的邪說謬論，我就噁心得直想吐。在這裏我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經常在半夜被獄警的哨聲驚醒，他們要不就是無緣無故地讓我們站在走廊裏，要不就是半夜有勞動任務，讓我們扛土豆、玉米、飼料，每袋都有一百多斤。冬天的夜裏寒風刺骨，我們踉踉跄跄，深一脚淺一脚地挪着步，有時直接被壓趴在地上，就這樣經常幹到半夜兩三點才拖着疲憊的身子回到監室，又累又冷，心裏特別氣憤，根本睡不着。一想到在這裏還要忍受漫長的三年，我更是絕望，渾身癱軟無力。在我最無助的時候神的話語再次激勵我，想到神的話說：「不要灰心，不要軟弱，我會向你顯明，國度路上不是那麼一帆風順的，哪有那樣便宜的事！輕而易舉就想得福，不是嗎？今天人人都要有苦的試煉，否則你們愛我的心不會加強，對我不會有真正的愛，哪怕是一點點的環境，人人都要過關，只不過是程度不同罷了。」（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四十一篇》）神的話語給了我極大的安慰，也使我明白了神的心意。今天這樣的環境臨到我，對我是一個實際的考驗，神要看我在這個苦難環境裏對神有沒有忠心與順服，有沒有真實的愛。三年的刑期雖然很漫長，但有神話語的帶領，有神愛的陪伴，我并不孤單，我要依靠神忍受這一切痛苦，在逼迫患難中追求真理，站住見證滿足神，決不當狗熊。這樣想的時候，我心裏不再痛苦了。

在共產黨的監獄，黑暗邪惡的事太多了，但神的愛一直伴隨着我。一次，獄警讓我往五樓

扛一大包筷子，當時是冬天，樓梯上都結了冰，我背着特別沉的一大包筷子走得很慢，獄警就在一邊催促，我怕完不成任務又要被暴打，一着急没走穩，從樓梯上滾下來把脚後跟的骨頭給摔裂了。我躺在地上，腿不能動了，鑽心地疼，疼得我直冒冷汗，獄警却說我是裝的，還命令我站起來繼續幹活，我根本站不起來，一起服刑的姊妹看見了，就把我背到衛生室，獄醫簡單地給我包紮了一下，給了幾片廉價藥就完事了。獄警怕我誤工逼着我帶傷繼續幹活，無論到哪兒幹活都是姊妹背着我，一有機會姊妹就給我交通神的話鼓勵我，我心裏特別受感動，我知道這都是神的愛。那段時間，不知有多少次我痛苦得幾乎爬不起來，甚至感覺連呼吸的力氣都快沒有了，深夜，我躲在被子裏哭着向神禱告，是兩首詩歌一直在激勵我：「今天能够接受神話語的審判、刑罰、擊打、熬煉，更能接受神的托付，這是神萬世以前預定好的，所以說你受刑罰的時候也別太苦惱。在你們身上作的工、所賜的福無人能奪去，加在你們身上的一切誰也奪不去，宗教裏的人不能和你們相比，雖然你們沒有那麼多聖經知識，沒有那些宗教道理，但因着神在你們身上的作工，你們得着的東西比歷代以來任何一個人都多，所以說這是你們最大的福氣。……」（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不能辜負神心意》）「國度路上坎坷縱多此起彼又伏，死去活來倍受煎熬流泪知多少。若沒有神的帶領保守誰能走到今，末世降生有幸跟隨基督是神主宰安排。神降卑成為人子忍受了天大屈辱，神受苦太多若不愛神怎配稱為人。……既踏上愛神路，跟隨神見證神永不後悔。雖有軟弱消極流泪我心仍愛神，忍受痛苦將愛給神不讓神心再憂傷。患難如同火煉金，為何不將心奉獻，天路坎坷縱有流泪谷，愛神愈深更無悔。……」（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愛神無悔歌》）想到在這個魔鬼監獄裏，是神的話語一次次開啓帶領我，給了我活下去的勇氣，讓我在這個陰冷黑暗的人間地獄中體嘗到了神愛的呵護和温暖，我立定心志一定要好好活着來還報神的愛，苦再大也要走下去，只要有一口氣也要對神忠心。在三年的牢獄生活中，最令我感動的是姊妹給了我幾張手抄的神話，在這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魔鬼監獄裏，我還能看到神的話，心裏特別感謝神，也正是這些神的話激勵、帶領我渡過了那段艱難痛苦的日子。

2005年9月，我刑滿釋放。走出監獄大門，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從內心感謝神的愛，保守我活着走出了監獄。藉着親身經歷共產黨的抓捕、迫害，我看清了共產黨仇恨真理抵擋神的惡魔實質，從內心深處痛恨、咒詛、弃絕它，也真實認識到神的話語帶着超凡的力量，確實能作人生活的動力，憑神的話語活着能戰勝一切撒但勢力，再艱難的環境也能勝過去。感謝神！

## 86 在中共監獄的日日夜夜

中國江蘇 楊毅

全能神說：「在許多地方神已預言過在秦國之地得着一批得勝者，是在世界的東方得着得勝者，所以神第二次道成肉身的落腳點無疑就是在秦國之地了，正是大紅龍盤卧之地，是將大紅龍的子孫得着，讓其徹底失敗、蒙羞。神要將這些苦難深重的人喚起，徹底喚醒，從迷霧中走出來，棄絕大紅龍，從夢中覺醒，認識大紅龍的本質，能將心全部歸給神，在黑暗勢力的壓迫中奮起，站立在世界的東方，成為神得勝的證據，這樣神才得着榮耀。」（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作工與進入 六》）讀了這段神的話，我想起了十幾年前被中共警察抓捕的那次經歷。

那是在2004年1月23日，那天我早起趕車去看望一個姊妹。途中被中共警察非法抓捕，當時他們從我的包裹搜出了信神的資料，還有手機、傳呼機等物品，之後就把我抓進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警察打開我的手機，想從裏面找信息，結果怎麼也開不了機了，我也感覺挺納悶，這手機今天早上剛充滿的電，這會兒怎麼就沒電了呢？我意識到是神在奇妙地擺布一切，阻止警察從手機裏獲取弟兄姊妹的信息，正如神的話說：「任何一樣東西，或是有生命的，或是死的東西，都將隨着神的意念而轉動、變化、更新以至消失，這就是神主宰萬物的方式。」（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是人生命的源頭》）接着，警察開始審訊我：「你的教會帶領是誰？教會錢放在哪兒？」見我不說話，他們就圍上來對我拳打腳踢，我被打得鼻青臉腫，渾身疼痛難忍，癱倒在地上。但他們仍不罷休，又把我從地上拽起來銬在一個固定的鐵椅上，讓我既蹲不下又站不起來，他們用鞋底狠勁地砸我的手背，又用穿着皮鞋的腳踩在我的腳趾上來回碾壓，這種鑽心般的疼讓我難以忍受。接着又有六七個警察輪番毒打、折磨我，有的專門打我的關節，導致我一隻胳膊一個多月都抬不起來，有的專門揪住我的頭髮使勁搖我的頭，然後使勁往後一拽，惡狠狠地说：「你睜大眼睛看看到底天上有没有神！」他們一直折磨我到晚上，見實在是審不出什麼，就把我送進了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獄警將我押進牢房，對裏面的犯人造了很多謠，挑唆她們折磨我。那些犯人天天戲弄我：在零下八九攝氏度的天氣裏，把我的鞋子用水潑濕；偷偷地在我的飯裏倒生水，搶走我的饅頭，還把她們吃剩的藥灌進我的嘴裏；晚上讓我睡在廁所邊，趁我睡着了，把我的棉襖泡在水裏，並且常常半夜裏掀我的被子，拽我的頭髮，不讓我睡覺；強行逼我刷廁所，還不許我上廁所……我要是有一點不聽她們的，她們就聯合起來折磨我。往往這時，獄警和巡視都假裝沒看見，或躲到遠處看熱鬧。要是幾天犯人沒有折磨我，獄警就挑唆犯人打我。面對獄警慘無人道的折磨，我心裏特別憤恨，要不是我親眼所見、親身經歷，我怎麼也不會相信滿口「仁義道德」的共產黨竟是如此的黑暗、邪惡，它外表打着信仰自由的旗號，暗地裏却殘酷地迫害基督徒，企圖將信神的人都置于死地。我想到神的話說：「難怪神道成肉身隱秘萬分，就這樣的黑暗的社會魔鬼慘無人道，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怎能容讓可愛、善良而又聖潔的神存在？它怎能對神的到來拍手稱快？這幫狗奴才！恩將仇報，早不把神放在眼裏，對神虐待，凶殘已極，絲毫不把神放在眼裏，行凶掠奪，喪盡了天良，昧盡了良心，將無辜的人類勾引得昏迷不醒。什麼古代傳人，什麼愛戴的領袖，都是抵擋神的東西！將天下之態攪得暗天昏地！什麼宗教信仰自由，什麼公民合法權益，都是掩蓋罪惡的花招！」（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作工與進入

八》) 共產黨為了逼我否認神、背叛神，不擇手段地折磨、殘害我，我看清了它的惡魔嘴臉，從心裏恨它、棄絕它，跟隨神的信心更堅定了。

警察見從我嘴裏得不到任何想要的信息，就使出了殺手鐮，找來了一個所謂的審案高手，聽說凡是抓來的人經他三招一過，沒有不招供的。一天，四個警察來對我說：「今天給你換個地方。」接着就把我推到了押運犯人的車上，把我的手銬在背後，又用頭罩罩住我的頭。看這陣勢，我不知道他們又要怎麼折磨我，我心裏有些緊張。這時我想到主的話：「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16:25) 主的話使我有信心和力量，在中國這座鬼城裏信神、跟隨神就得豁出命來，我也作好了為神殉道的準備。接着警察把我的頭罩帶子勒緊了。不一會兒，我憋得難受，就像窒息了一樣，口吐白沫，嘔吐不止，好像我肚子裏的五臟六腑都要吐出來一樣，我感到頭昏昏沉沉的，眼睛也睜不開，全身好像癱瘓了一樣毫無力氣。我感到我快不行了，隨時都有停止呼吸的可能。痛苦中，我向神禱告：「神啊！願你保守我的心，無論是死是活，我決不背叛你。」車子開到賓館之後，警察把我架到了一個全封閉的房間。不一會兒，那個所謂的審案高手來了。他走到我跟前一把抓起我，朝着我的臉左右開弓來回扇了幾十巴掌，在我胸前、背後重重擊了幾拳，又脫下他的皮鞋打我的臉。說了很多褻瀆神、抵擋神的話，用卑鄙、下流的手段調戲我，逼我否認神，他威脅我說：「我有意用你的肉體和靈魂所不能承受的痛苦來折磨你，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後讓你親口否認神，求我放了你。」面對這群邪惡無耻的衣冠禽獸、流氓、惡魔，我感到陣陣噁心，特別憤恨，今天這些警察在我身上所做的一件件、一樁樁惡行和他們說的抵擋神、褻瀆神的話，完全顯明了他們仇恨真理、抵擋神的惡魔實質，也正是神將來懲罰他們的證據。

「審案高手」見從我嘴裏得不到任何想要的信息，就氣急敗壞地把我的一隻胳膊擰到背後，另一隻胳膊從肩膀拉到背後，兩隻手牢牢地銬在一起。見我不回答他的問話，就把我打倒在地，提起我背上的手銬把我從地上拉了起來，頓時我的胳膊像斷了一樣撕心裂肺般地疼。之後，他又把我摔到牆上，讓我靠牆站着。我疼得渾身直冒汗，連鞋都濕了，本來就很虛弱的我此時已經虛脫，感覺鼻子已經失去了呼吸的功能，只能張大嘴喘氣，此時我也意識到死亡再次逼近我，感覺這次我可能真的要死了。就在這時，我想到了主耶穌的門徒路加為主殉道被活活吊死的經歷，我心裏又有了力量，我要效法路加，就是死也決不背叛神。就在我疼痛難忍、奄奄一息時，忽然聽到一個警察說又抓來了幾個弟兄姊妹，我心裏猛地一顫：這幾個弟兄姊妹要像我一樣受酷刑了。我心裏不停地為他們禱告，也許是聖靈在裏面加倍地感動我，我越禱告越受激勵，不知不覺忘記了我所受的痛苦。我意識到是神在憐憫我的軟弱，帶領我在最痛苦的時候挺了過來。那天晚上，我已經不在乎警察怎麼對待我了，對他們的問話我根本不搭理。他們就用拳頭狠勁搗我的臉，用手指纏住我鬢角的頭髮使勁地拉拽。我的耳朵被擰腫了，臉也被打變形了，臀部和腿被他們用厚木板打得青紫、脫皮，腳趾也被厚木板砸得變黑了。警察給我打吊背六個小時，打開手銬時，我左手的大拇指根部被手銬勒得皮肉分開，只剩着皮包着骨頭，手腕被手銬勒得起滿了黃色水泡，手銬也沒法再戴了。之後他們又對我進行了「車輪戰」的審訊，五天五夜不許我睡覺，不准我坐下或蹲下。他們自始至終把我關押在客房裏，24小時窗簾緊閉，門口有專人把守，不許任何服務人員進來，不讓任何人看到他們施酷刑殘害人的場面。回到看守所，犯人看到了我身上的傷和衣服上的血迹，獄警故意掩蓋說，我身上的血是在

精神病院做鑒定時留下的，我身上的傷是精神病人打的……在殘酷的事實面前，我看透了這些「人民警察」的心狠手辣、陰險狡詐，同時我也深深地體會到神對我的保守與看顧。在我最痛苦的時候，神開啓引導我，加給我信心和力量，使我有了為神站住見證的勇氣；當我被惡警折磨得奄奄一息、不住地向神禱告時，神加倍地感動我，使我忘記了疼痛，勝過了肉體的軟弱、死亡的轄制。在撒但邪惡凶殘的反面襯托下，我看到只有神是愛，神以他的大能和智慧帶領我勝過一次次酷刑折磨，使我能在這魔窟中頑強地活着。揣摩着神的愛，我的心倍受鼓舞，我立定心志要為神站住見證，即使把牢底坐穿也要站住見證滿足神。

後來，來了很多我沒見過的警察，都在議論我的事。無意間，我聽到那個「審案高手」說：「在經我審理的案件中，這個憨妮是我打得最狠的一個，我給她打吊背好幾個小時她都不肯招。」儘管如此，他們還不罷休，在看守所裏繼續輪番審訊我，他們用盡招數也沒能從我嘴裏掏出一個字。最後，他們說：「共產黨是鋼鐵做成的，信全能神的人是金剛石做成的，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比共產黨要高一級。」聽到這話，我從內心發出對神的讚美：「神啊，是你的話語帶領我站住了見證，使撒但蒙羞失敗，一切榮耀歸于你！」

一天，我聽到獄警說下個月一號要放我出去。聽到這話，我心激動得都快要蹦出來了：「這麼說，還有三天我就可以出去了，就可以離開這個魔鬼地獄了！」我強壓着內心的喜悅，一分一秒地盼着、等着，好像這三天就像三年一樣漫長。終於，一號到了！那一天，我都在關注着監室的門口，等着有人叫我的名字。一上午過去了，沒有動靜，我把下午出去的希望定到了百分之百，可到了晚上仍沒有動靜。此時我的心就像從天堂一下滑落到了地獄一樣，我突然發起了高燒，我哭了！面對一次次酷刑折磨我沒掉一滴眼淚，今天沒受任何重刑，我却流淚了。因為我過够了看守所裏那種地獄般的生活，我恨透了這些魔鬼撒但，一分一秒都不想繼續呆在這個鬼地方了。我不住地向神禱告，我想到神的話說：「對每個有心志的愛神的人來說，沒有得不着的真理，沒有站立不住的正義。你的一生該怎樣度過？你該怎樣愛神，以此來滿足神的心意？這些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最主要你得有這種心志，還要有這毅力，別做那沒骨頭的弱者，你得學會經歷有意義的人生，經歷有意義的真理，別這樣應付自己。」（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彼得的經歷——對刑罰、審判的認識》）神的話使我有了信心，想想之前在神面前信誓旦旦立下心志，不管受再大的苦也都要站住見證，羞辱撒但，可當要長期面臨警察的折磨時，我却撐不下去了，巴望着什麼時候能離開這個鬼地方……我這哪有順服，哪有見證啊？我向神禱告：哪怕我的一生都在牢獄裏度過，就算是把牢底坐穿，我也決不向撒但妥協，我也要站住見證羞辱撒但。2005年12月6日，我被釋放了，終於結束了這種地獄般的生活。

經歷了這次的抓捕迫害，雖然我的肉體受了些苦，但我長了分辨，長了見識，真實看透了共產黨就是撒但惡魔的化身，就是一夥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同時我也領略到了神的全能和智慧，真實體會到了神的看顧與保守，是神的話語帶領我在撒但的摧殘中一步步得勝撒但，站住了見證。感謝神！

## 87 酷刑折磨使我信心更堅定

中國山西 趙睿

2009年春，共產黨對全能神教會又一次進行了大規模的抓捕，各地都有不少教會帶領和弟兄姊妹被抓坐監。一天晚上九點左右，我和配搭的姊妹從王姊妹家出來，剛走到馬路上，突然從背後躡出三個男子，他們用力拽住我們的胳膊，大聲吼着：「走！跟我們走一趟！」我們還沒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就被架上了一輛黑色轎車。這在電影中常見的黑社會在大庭廣眾之下綁架人的一幕，今天却活脫脫地上演在了我們身上，我心裏極度恐懼，不知該怎麼辦，只知道一個勁兒地在心裏呼求神：「神啊！救我！神啊！救我！」就在我驚魂未定時，車開進了市公安局大院，我這才確定我們是被警察抓了。隨後，王姊妹也被抓了進來。我們三人被帶進一間辦公室，警察讓我們面朝牆站着，強迫我們脫光衣服搜身，從我們身上和包裹搜出了教會錢財的單據，我們的幾部手機、五千多元現金、一張銀行卡和手錶，這些個人物品也被他們強行沒收。期間，七八個男警在房間進進出出，兩個看守我們的警察還大笑着指着我議論：「這是個大人物，今兒可收穫不小！」隨後，警察給我戴上手銬，用帽子遮住我的眼睛，把我押到一個遠離市區的公安分局。

進了審訊室，看着那高高的鐵窗和冰冷的老虎凳，我想到以往聽弟兄姊妹說的被共產黨用酷刑折磨的各種慘景，心裏特別害怕，手也不自覺地發抖，不知警察會怎麼折磨我。就在這時，我想到神的話：「你心裏還有『怕』字，還不是撒但意念在其中？」「什麼是得勝者？基督的精兵要勇敢，靈裏靠我剛強，爭當作戰的勇士，與撒但決一死戰。」（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二篇》）神話語的開啓讓我的心慢慢平靜了下來。是啊，神主宰掌管一切，神是我堅強的後盾，是我永遠的依靠，我得對神有信心。撒但就是想藉着折磨我的肉體讓我背叛神，我不能中了它的詭計。這是一場靈界爭戰，是需要我站住見證的時候，我得站在神的一邊，不能向撒但妥協。我就在心裏向神禱告：「全能神啊！今天我落在惡警手中有你的許可，可我的身量太小，心裏害怕、惶恐，求你加給我信心和膽量，使我能衝破撒但權勢的捆綁，不向它屈服，堅決為你站住見證！」禱告後，我心裏有了力量，不覺得那麼害怕了。

這時，兩個警察把我按到老虎凳上，把我的手脚銬了起來。一個警察指着牆上的「文明執法」條例，拍着桌子衝我吼道：「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公安局就是中國政府的暴力機構！你不老實交代，有你好受的！說！你在教會是什麼職務？教會錢在哪兒？」看着他那囂張的樣子，我心裏很氣憤，「什麼『人民警察』，什麼『除暴安良』，就是一群流氓土匪、黑社會打手，是專門打擊正義、整治好人的惡魔！那些在社會上違法犯罪的人警察不管不問，而我們只是信神、讀神的話，走人生正道，反倒成了他們施暴的對象，共產黨真是黑白顛倒、倒行逆施。」看到這夥惡魔這麼殘暴，我知道自己根本經受不住他們的酷刑折磨，就不停地呼求神加給我力量。我想到神的話：「信心就是一根獨木橋，貪生怕死難通過，豁出性命能踏實通行。」（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六篇》）在神話語的帶領下，我心裏有了底氣：今兒就豁出去了，大不了就是一死，這幫魔鬼休想從我這兒知道教會信息！接下來，無論他們怎麼刑訊逼供我都不開口。

一個警察見我不說話，氣得一拍桌子，猛踹我坐的老虎凳，推搡着我的頭吼着：「老實交代！別以為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如果不知道，我們怎麼能那麼準地抓住你們呢？」另一個警察也喊着：「別磨老子耐性！不讓你吃點苦頭以為老子嚇唬你，給我站起來！」說着就把我從老虎凳上拽到窗戶下面，窗戶很高帶有鐵柵欄，他把兩副帶齒的手銬一頭吊在窗戶上，另一頭銬在我的兩隻手臂上，我只能前腳掌撐着地。一個警察把空調打開降溫，拿着捲成筒的書狠狠地砸我的頭，見我還是不吭聲，就氣急敗壞地吼着說：「你說不說？再不說就讓你『蕩鞦韆』！」說着，他就用一根很長的軍用包裹帶把我的雙腳捆起來，另一頭綁在老虎凳上，然後兩個惡警往前拖老虎凳，把我整個身體拉成了「一」字斜吊在半空中。手銬隨着身體前移滑到手腕根部，銬齒深深地扎在手背血管處，我感到剜心似的疼，但我死死地咬着嘴唇不叫出聲來，我不想讓那兩個惡警看我的笑話。一個惡警陰笑着說：「看來不疼啊！來，再給你加點量。」說着，他就抬腳踩在我的小腿上，使勁往下壓，然後左右搖晃我的身體。這時，手銬越發扣緊我的手腕和手背，痛得我大叫，兩個惡警哈哈大笑，這才放下腳讓我吊在半空中。大約過了二十分鐘，那惡警突然往回踹老虎凳，我懸空的身體又恢復到前腳掌撐地貼牆吊立的狀態，手銬也順着又滑回手腕。因着手腕突然被鬆開，血管裏的血從手掌快速回流，整個手臂的血管因着回血的壓力脹得生疼。兩個惡警看到我痛苦的樣子猙獰大笑，接着又逼問我教會有多少人，錢放哪裏了。他們見怎麼逼問我都不吭聲，氣得破口大罵：「他媽的，骨頭還真硬啊！看你能挺多久！」接着，他們又使勁往前拉鐵椅，再次把我斜吊在半空。手銬滑到手背上緊緊地卡在之前的傷口處，手被血充脹迅速腫了起來，就像要炸開一樣，比前一次吊着更痛。兩個惡警在旁邊「繪聲繪色」地講述着他們以前怎麼用酷刑折磨人的「光榮歷史」。大約十五分鐘後，他們把椅子一端，我又恢復到原來前腳掌撐地豎吊在窗下的姿勢，我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這時走進來一個警察，問：「交代了嗎？」兩個惡警說：「這真是個劉胡蘭！」那個警察狠打我一耳光，陰笑着說：「我看你有多硬！我來給你放鬆放鬆手。」我側頭看了一下我的左手，整隻手已經腫成烏黑色。這時，他抓住我的左手手指來回搖晃、揉捏，直到原本腫脹麻木的手又有了疼痛的感覺，然後他又把手銬銬到最緊，讓那兩個警察繼續拉我，于是我又被吊了起來，二十分鐘後又被放回來，他們就這樣反覆地把我拉出、放回，手銬在手腕處滑上滑下，一次比一次痛，直到銬齒深深地嵌進手背，扎破血管流出了血，我的雙手腫得像包子，血管已經不回血了，頭也因缺氧脹得像要爆炸，我真感覺自己要死了。

就在我疼得實在堅持不下去的時候，我想到一句神的話：「耶穌在上耶路撒冷的路上，心中猶如刀絞痛苦萬分，但是在他心中絲毫沒有一點反悔的意思，總有一種強大的力量來支配他走向被釘十字架的地方。」（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如何事奉才能合神心意》）神的話讓我心裏產生了一股力量。我想起主耶穌被羅馬兵丁鞭打、戲弄、羞辱，被打得血肉模糊，還要背起沉重的十字架，最後被活活釘在十字架上，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這是怎樣殘酷的極刑！這是怎樣難以想象的痛苦！主耶穌却一直默默地忍受着，為了救贖整個人類，他心甘情願地將自己交到撒但手中。末世，神第二次道成肉身來到中國這個最抵擋神的國家，一直遭到共產黨的毀謗、褻瀆，瘋狂追捕，面臨極大的危險。神兩次道成肉身所受的苦是我們任何一個人都難以想象更難以承受的。神為拯救人受了這麼多苦，我應該有良心，就是死也得滿足神，讓神的心得點安慰。這時，我又想到歷代聖徒和先知的經歷：但以理進獅子洞，彼得倒釘十

字架，雅各被砍頭……這些聖徒、先知在死亡逼近的時候，都為神作出了響亮的見證，他們對神的信心、忠心與順服正是我該效法的。于是，我默默地向神禱告，願意站住見證安慰神的心，哪怕死了也沒有怨言。思念着神的愛，我覺得身上的疼痛減輕了許多。後半夜，警察繼續輪流折磨我，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九點左右才把我的雙腿放下來，讓我繼續吊在窗下。我的兩隻手臂麻木得沒有一點知覺，全身也浮腫了。這時，跟我一起盡本分的姊妹被帶到了隔壁審訊室，一下子又來了八九個警察。一個矮胖警察氣沖沖地進來問：「招了嗎？」一聽說我没招，他就躡上來狠狠抽了我兩個嘴巴，氣急敗壞地大罵：「你還不老實！你是教會的主要帶領，別以為我們什麼都不知道！你到底把錢放哪兒了？」見我不吭聲，他恐嚇說：「你不說，等我們查出來有你好受的，就你在教會裏的這個身份也要判你二十年！」接着他們拿着我的銀行卡問我姓名、密碼，我心想「讓他們看吧，反正家裏也沒給我寄多少錢，讓他們看了省得再追究教會的錢」，就告訴了他們。

後來，我提出要上廁所，警察才把我放了下來，當時我的雙腿已經完全不聽使喚了。兩個男警把我架到廁所門口守在外面，但我雙手已經失去知覺，我無力地靠牆站了很久，根本無力解開褲子。一個男警見我不出來，一脚踹開門帶着淫笑吼着說：「還沒完呢！」他看我雙手動不了，就上前給我解褲子，之後又給我繫褲子，一幫男警圍在外面冷嘲熱諷，用污穢下流的話羞辱我。想到我一個二十多歲的姑娘被這幫流氓、魔鬼這樣羞辱，我委屈地哭了起來。又想到自己的雙手要是真的殘廢了，以後連生活都不能自理，那活着還不如死了呢，要不是行動不便我真想從樓上跳下去算了。就在我特別軟弱的時候，我想起了教會詩歌《我願看見神得榮日》：「把愛與忠心獻給神，完成使命榮耀神，堅決為神站住見證，決不向撒但屈膝。啊！頭可斷血可流，子民骨氣不能丟，神的囑托挂心頭，定要羞辱魔鬼撒但，受苦受難神預定，至死忠心順服神，不讓神心再流泪，不讓神心再擔憂。」（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唱着唱着，我有了信心、力量。我得對神有忠心，得有子民的骨氣，不能向撒但屈膝，不能就這樣了結自己的生命。他們羞辱我、嘲笑我，目的就是讓我背叛神，我要是死了正中他們的詭計，我不能讓撒但的陰謀得逞，哪怕真的殘廢了，只要有一口氣我也要活下去，為神作見證。

回到審訊室，因着體力不支我一頭栽倒在地上。幾個警察圍上來大聲吼着讓我站起來，那個扇我嘴巴的警察還跑過來使勁踢我，罵我是裝的。就在這個時候，我的身體開始顫抖，呼吸急促，喘不過氣來，左腿、左胸不停地往一塊兒抽搐，全身冰冷僵硬，兩個男警拉都拉不直。惡警見我這樣才不再打我，他們把我銬在老虎凳上，留下兩個看守的，其餘的都到隔壁去折磨那個姊妹了。聽着姊妹一陣又一陣的慘叫聲，我恨不得衝上去跟這些魔鬼拼了，可我癱坐在這裏一點力氣都沒有，只能在心裏向神禱告，求神帶領姊妹，加給她信心、力量，也在心裏咒詛這個荼毒生靈的邪黨、惡黨，求神懲罰這幫衣冠禽獸。後來，警察看我癱在那裏奄奄一息，害怕出人命才把我送到了醫院。到醫院後，我的胸和腿又往一塊兒抽搐，幾個人硬把我的身體扳開。我的雙手腫得像包子一樣，流出的血都凝固在手上，輸液針扎到血管上就鼓起一個包往外流血，血管都不通了，醫生看我這樣就說：「這手不能再戴手銬了！」還建議警察把我轉到市醫院做體檢，說我恐怕有心臟病，警察說什麼也不肯。不過，從那以後警察再也沒有銬我。第二天，審我的警察寫了一些毀謗、褻瀆神的材料讓我簽字，我說什麼也不簽，他氣急敗壞，抓着我的手强行按了手印。後來，警察把我送到了看守所。看守所的醫生看我全身浮腫，沒辦法

走路，兩隻胳膊也沒有知覺，害怕我會死在那裏，就拒絕簽收我。國保支隊的隊長和看守所所長交涉了近一個小時，看守所才把我收押。

十幾天後，從別處調來十多個警察白天晚上輪流審問我，本來提審是有時間規定的，但警察說我這是大案、要案，性質嚴重，一直不肯放過我。我的身體實在支撐不住，他們怕出人命，審到凌晨一點左右就把我放回監房休息，天一亮又把我提出去。就這樣，他們每天審我十八個小時左右，一連審了三天。但不管他們怎麼逼問，我就是一言不發，他們見硬的不行就換了軟招，開始關心我的傷勢，給我買藥擦藥。面對他們突如其來的「好心」，我的心理防綫放鬆了，心想：「如果隨便說一點與教會無關緊要的小事應該可以吧……」猛然間，我想起神的話：「不要胡來，遇事多和我親近，各方面多加小心、謹慎，免得觸犯我的刑罰，免得中了撒但的詭計。」（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九十五篇》）我一下子意識到自己中了撒但的詭計。前些天殘酷折磨我的不也是他們嗎？他們換個嘴臉也改變不了他們惡毒的本性啊，惡魔永遠是惡魔。神的話語使我清醒了過來，意識到他們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接下來，不管他們怎麼引誘、逼問，我再也不說話了。很快他們就暴露出真面目，一個被稱為吳隊的人氣汹汹地質問我：「你是帶領，你不知道錢都放哪兒了？你不說我們也有辦法知道！」一個瘦瘦的老警察衝我破口大罵：「別他媽的給臉不要臉！你不說再把你弄出去吊起來，看你學劉胡蘭嘴硬！老子有的是招數整治你！」他越這樣我越不吭聲。最後，他氣得走過來推搡我，「你這個樣子判你二十年都輕！」之後無奈地走了。後來，省公安廳一個人來審我，他說了許多抵擋神、攻擊神的話，還不停地吹噓自己見多識廣。聽着他那些顛倒黑白、造謠誣陷的鬼話，我心裏又恨又噁心，連看都不看他一眼。他講了一上午，講完問我怎麼想的，我不耐煩地說：「我没文化，聽不懂你那些天南海北的話。」他氣得跟其他幾個審訊員說：「我看她完了，她已經被『神化』了，不可挽救了！」之後也灰溜溜地走了。

警察把我拖進看守所號房，沒想到一個姊妹也關在這裏。見到姊妹，我就像見到親人一樣，心裏特別溫暖，知道這是神的擺布安排。因為那時我幾乎跟殘廢一樣，兩隻胳膊腫得很粗，兩隻手也腫得跟饅頭一樣，裏面全是黃膿，十根手指腫得像小柱子，一點兒知覺也沒有，雙腿行動也不便，全身疼痛無力。那時，姊妹每天照顧我的起居，幫我刷牙、洗臉、喂飯……一個月後，姊妹被釋放，我也被通知正式被逮捕。姊妹走後，我想到自己生活仍不能自理，不知還要被關多久，心裏感到特別淒涼、無助，就在心裏呼求神，求神帶領我勝過這個環境。這時，我想起神的話：「你們考慮到有一天你們的神會將你們放在一個你們最陌生的地方嗎？你們能想到我將你們的全部都奪走的一天，你們將會如何嗎？今天的勁頭還會照舊嗎？你們的信心還會重現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對作工你們得認識，不要糊塗跟隨！》）揣摩着神的話，我明白了神的心意。現在臨到我的環境就是最陌生的地方，神要我在這樣的環境中經歷神的作工，成全我的信心，姊妹雖然離開我了，但神並沒有離開我。想想自己這一路走過來，哪一步不是神帶領過來的呢？依靠神沒有過不去的坎。看到自己的信心太小了，我向神禱告：「神啊，我願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任你擺布，不管以後臨到什麼樣的環境，我願順服下來，不發怨言。」禱告後，我心裏很踏實。姊妹走後的第二天，管教就送進來一個犯人，她看見我的狀況就主動照顧我的生活起居。我看到神對我的眷顧，神並沒有把我丟下不管，天地萬物都在神的手中，人的意念也都在神的手中，若不是神的擺布安排，我

與她素昧平生，她怎麼能這樣對我好呢？這之後，我也更多地看到了神的愛，這個人出獄後，又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像傳接力棒一樣照顧我，有的人出獄後還往我卡裏打錢。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我幾乎每天都躺在炕板上，生活不能自理，半年後雙手才能活動，但不能拿東西（至今若單手端盤子手就酸軟發木，若不借力連盤子都端不住）。經歷這樣的環境，雖然我的肉體受了一些苦，但却體嘗到了神的愛，神沒有離開過我，神是我隨時的幫助，我心裏特別感謝神。

我被拘留一年零三個月後，共產黨以「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為罪名給我判刑三年零六個月，轉到省女子監獄服刑。在監獄裏，我們更是過着豬狗不如的生活，每天都被強制幹超負荷的生產勞作，完不成任務就要被體罰，但我們勞動掙的錢幾乎全都進了獄警的腰包，我們每月每人只能得到幾塊錢的所謂的生活費。監獄對外說是在對我們進行勞動改造，可事實上我們就是他們賺錢的機器，是他們的免費雇傭工。外表上看，監獄公開的減刑規定很人性化，達到一定條件就給適量的減刑，但實際上這都是假象，是擺出來給人看的，這些所謂的人性化制度只不過是一紙空文，他們口中說的話才是王法。監獄每年都嚴格控制減刑，好保障「勞工」數量，保證獄警的收入不下滑，「減刑名額」也成了監獄促進生產的一種手段。一個監區幾百個犯人為爭十幾個減刑名額拼死拼活地幹活，明爭暗鬥，結果得到名額的多數是不用參加生產的警察的關係戶，犯人敢怒不敢言，有些人以自殺抗議，但也只是白白送掉性命，事後監獄隨便給他們家人一個說法就完事了。在監獄裏，獄警從來不把我們當人對待，我們跟他們說話必須得蹲在地上，抬頭仰視他們，稍不如他們的意，他們就用難以入耳的污言穢語辱罵我們。漫長的三年半刑期結束，我回到家，家人看我瘦得不成人形，都忍不住流淚。但我們心裏都對神充滿了感激，感謝神讓我還有一口氣息，保守我從人間地獄中活着走了出來。

後來我才得知，在我被羈押期間，警察兩次到我家大肆搜查。我的父母也信神，為躲避警察的抓捕，他們在外逃亡了差不多兩年，回家看到院裏的雜草都長得快和房檐一樣高了，廂房的房頂也都坍塌了，整個院子亂七八糟。警察還在我家鄉四處造謠，說我在外騙人錢財高達上百萬甚至上億，說我父母也騙人十幾萬供我弟弟上學。事實上，因父母逃亡在外，我弟弟全是靠自己的獎學金和貸款讀完了大學，而且他到外地工作的路費也是靠賣家裏的糧食，又去撿山楂掙錢一點一點湊起來的。可警察却昧着良心設罪陷害人，至今我都背負着政治犯、詐騙犯的罪名被家鄉人唾棄。我真是恨透了共產黨這個惡魔集團！

想想自己跟隨神幾年，對共產黨的惡魔本性實質沒有真實分辨，認為共產黨是懲除惡勢力、維護人民利益的。藉着經歷這次殘酷迫害，我才真正看清了共產黨抵擋神、逆天而行、倒行逆施的邪惡本性與醜陋嘴臉。共產黨是最虛假、最偽善的，它一直用謊言欺騙中國人民，甚至欺騙整個世界。它口口聲聲倡導「信仰自由」「民主合法權益」，實際上却大肆迫害宗教信仰，在它全是獨裁，全是控制，全是專政。在共產黨的殘酷迫害中，雖然我的肉體受到了摧殘，有痛苦、軟弱，但神的話語一直開啓我，加給我信心和力量，帶領我識破撒但的詭計花招，站住了見證。同時，我也體嘗到了神的愛、神的美善，更堅定了我跟隨神的信心。正如全能神的話說：「現在是時候了，人早將渾身的力量都準備好，將全部的心血、全部的代價都為此奉獻，撕破這魔鬼的醜惡的嘴臉，使被蒙蔽的受苦受難的人從痛苦中奮起，背叛

這老惡魔！」（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作工與進入 八》）現在我又回到了教會，傳福音盡本分。感謝神！

## 88 二十年的患難路

中國安徽 肖凡

我在宗教裏是一名講道人，1999年4月，我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作工，終於迎接到了主耶穌的再來，我心裏很激動，就熱心盡本分傳揚天國福音。信主時，我們就遭受共產黨的逼迫、限制，信全能神以後，受的逼迫就更大了，不少弟兄姊妹被抓捕，遭到酷刑，判刑坐監。在那個環境裏，我們就靠着神話語加給的信心和力量，一步步往前走。後來，我也遭到了抓捕。

2004年5月的一天，我和幾個弟兄姊妹正在聚會，突然，二十多個警察闖了進來，他們說自己是市國保大隊的，已經監控我的電話四個月了，還說這次是全省統一行動，很多帶領和信徒都被抓了。警察把我帶到市裏一所黨校審訊，一進去就命令我脫掉鞋子蹲下，不一會兒我的腿就麻了，我動動身子，警察就呵斥我，我蹲了大概兩個多小時。他們逼問我帶領是誰，教會的錢放在哪裏，我沒說話。國保隊長拿着一副手銬進來，惡狠狠地说：「少跟她廢話，讓她嘗嘗這個！」又說，「你聽聽隔壁是什麼聲音。」這時，我聽到隔壁傳來姊妹一聲聲的慘叫，心裏不由得緊張害怕，心想：警察肯定也會對我酷刑折磨，我能不能受得了？我趕緊在心裏禱告，求神加給我力量，願意依靠神站住見證。就在這時，國保大隊長一脚把我踢倒在地，給我打上背銬，然後提起手銬上下拽拉，反覆幾次，我疼得汗珠直往下滴，過了十多分鐘他們才鬆開。警察看這招不行又換了一招，他們從別處調來一批警察，還有市防暴隊的武警，開始對我施行「車輪戰」審訊，四人一班，白天晚上輪流看守，折磨我不讓我睡覺。我熬得實在受不了，打個盹，警察就往我臉上彈涼水，揪我的頭髮。他們想用這種方式摧垮我的意志，讓我出賣弟兄姊妹、背叛神。我在心裏不停地禱告，求神開啓帶領我，不中撒但詭計。我的神經每天都繃得緊緊的，深怕稍不小心在意識不清的時候泄露教會信息，就一直禱告神，求神帶領我渡過這艱難的日子。警察還故意羞辱我，我上廁所，他們不讓關門，外面的男警來來往往還往裏看，甚至有好多男警就站在門口看着我上廁所。他們就一直這麼審訊、折磨了我十二天。因着連續十幾天不能睡覺，再加上精神高度緊張，導致我內分泌紊亂，便秘很嚴重，四五天解不下大便，肚子憋脹得很難受。遭受這樣的折磨，我體重從原來的116斤下降到104斤，12天就瘦了12斤。

十二天後，警察把我送到市看守所，關了不到一個月又轉押到一所高級賓館監視居住。他們叫來我丈夫，讓他和我單獨呆在屋裏，勸我交代教會信息。剛開始，我心裏也有些軟弱，多想跟丈夫離開這個鬼地方，但離開的條件是背叛神，出賣弟兄姊妹。這時，我想到神的話：「你們務要時刻儆醒等候，多在我面前禱告，對撒但的各種陰謀詭計要識透，要認識靈、認識人，會分辨各種人、事、物；……」（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七篇》）神的話提醒了我，警察讓我丈夫來是想利用親情讓我背叛神，這是撒但的詭計，我險些上了撒但的當。這時，想到警察審訊我時，拿着一些弟兄姊妹的名單和照片讓我指認，我沒指認，想着丈夫一直支持我信神，我可以趁這個機會讓他把這個信息傳遞出去，通知這些弟兄姊妹趕緊隱

藏，免得被抓捕。想到這裏，我裝着趴在丈夫的肩上哭，附在他耳邊小聲告訴他，丈夫答應了。我剛說完，一個女警察猛地推開門，沒好氣地衝我丈夫說：「讓你來勸她的，你勸了個啥，趕緊走！」這些警察利用丈夫勸我背叛神出賣教會信息，現在一看詭計沒得逞，就氣急敗壞地進來趕我丈夫走，真是陰險邪惡。感謝神話的帶領，保守我没中撒但的詭計。

之後，警察又把我押回黨校審訊。他們把我銬在老虎凳上，一個女警拿着一個塑料拖鞋衝進來狠狠地扇我耳光，我被打得眼前一黑趴在老虎凳上，她就說我裝死，罵罵咧咧地揪着我的頭髮繼續扇我。當時，我的臉就像個紫茄子，腫得很高，眼睛不斷往外流血水。接着，一個男警打開老虎凳，揪住我的頭髮把我從老虎凳上拖下來，往老虎凳底下塞，塞不進去就用腳踢，邊踢邊罵我不如一條狗，讓我在底下趴着。被他們這樣毒打、羞辱，我心裏很難受也有些軟弱：這樣無休止的酷刑折磨、羞辱啥時候是個頭啊？痛苦中，我想到了死，可我被銬在老虎凳上，連死的機會都沒有。我在心裏不停地禱告神，想到了歷代聖徒因着傳揚主的福音所遭受的迫害，他們有的被馬拖死，有的被石頭砸死，有的被鋸死，他們經受了常人難以忍受的折磨，用自己的生命為神作出了見證。可我呢，受這點苦就消極軟弱了，甚至想以死解脫，真是太懦弱，沒有一點見證。我心裏特別懊悔、難受，向神禱告悔改。就在這時，我看到不遠處的窗戶上有一隻小鳥，羽毛是灰色的，一聲接一聲地叫，我聽着諧音像是「要站住見證，要站住見證！」聲音越來越急促，幾近嘶啞，我意識到是神在藉着小鳥提醒我，心裏特別感動，我流着淚在心裏跟神禱告：「神啊，我不願做狗熊、懦夫，這麼懦弱地死去，願你加給我信心、力量，我願站住見證羞辱撒但。」之後，我想到神的話：「或許你們都記得這樣的話：『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在以往，你們都聽過這句話，但誰也不明白這話的真正含義，今天深知這話的實際意義。這句話是神在末世要成就的，而且是成就在大紅龍盤卧之地受到大紅龍殘酷迫害的人身上，因着大紅龍是逼迫神的，是神的仇敵，所以在此地的人都因着信神而受羞辱、受逼迫，所以，這話是成就在你們這班人身上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的作工像人想象得那麼簡單嗎？》）「你們在這末後的日子裏得為神作見證，苦再大也應走到底，哪怕最後有一口氣，也要為神忠心，任神擺布，這才叫真實愛神，這才叫剛強響亮的見證。」（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痛苦試煉才知神可愛》）神的話給了我安慰與鼓勵。是啊，神末世道成肉身發表真理拯救人，撒但怎麼會善罷甘休？它又怎麼能放過信神、跟隨神的人呢？我信神盡本分，遭到共產黨的逼迫、殘害這是必然的，因為共產黨就是撒但惡魔，是神的仇敵。但神的智慧建立在撒但的詭計之上，神藉着撒但的迫害、酷刑折磨來成全我們的信心與順服，藉此作成一班得勝者。我是為得着真理受苦，這苦受得有意義、有價值。又想到神為拯救我們親自道成肉身，忍受人的棄絕、毀謗，還經受共產黨的追捕、迫害，沒有安身之處，神受的屈辱痛苦太大了，我一個敗壞的人，受這點苦算什麼？今天能與基督同受苦難，這是我的福氣，我不能懦弱地死去，不管撒但怎麼折磨我，哪怕我還有一口氣，也要站住見證滿足神。接下來，國保大隊的科長陰笑着說：「看你自尊心很強，我們也不想這樣對待你，只要你與我們配合，老實交代，我保證很快放你回家與家人團圓。」他們又買來鷄腿、麵包給我吃，我心裏清楚，他們想用軟招誘騙我背叛神。我看着他們，堅定地說：「我享受不起你們這樣的待遇，不用來這一套，我現在是你們案板上的肉，你們不是想怎麼剝就怎麼剝嗎？我豁出去了，也沒打算活着出去，隨你們的便。你們問的這些情況，

我已經說過了，我不知道！」他皮笑肉不笑地說：「別想得這麼嚴重，你想開點，把問題交代清楚就可以回家了。」說完灰溜溜地走了。之後，警察就一直讓我坐在老虎凳上。半個月後，他們把我送到看守所，看守所的警察看我的傷太重，不敢接收，國保大隊的警察硬逼着我說是不小心摔的，看守所才勉強接收。

在看守所呆了一個月，警察又把我帶到黨校審訊。他們讓我每天24小時坐在老虎凳上，身體直直地坐着，腿彎成90度，連續坐了一個月，我的頸椎疼得受不了，腿浮腫得厲害。警察還經常戲弄、辱罵、毆打我，我特別氣憤。尤其聽到警察說他們又抓了多少弟兄姊妹，還說：「一抓住信全能神的人，不管男女老幼，先對他們一陣酷刑，這是震懾法，讓他們心裏害怕，不怕他們不招。」聽到這夥惡魔眉飛色舞地炫耀怎麼殘害弟兄姊妹的，看着他們得意又猙獰的笑，我恨得咬牙切齒，共產黨真是以殘害人為樂的惡魔！我在心裏禱告咒詛這些魔鬼。警察看從我嘴裏得不到想要的信息，又把我轉到拘留所、拘役所、洗腦轉化基地，之後，把我送到市看守所關押了一年三個月。警察想盡辦法摧垮我的意志，讓我背叛神，都沒有得逞，最後他們給我扣上「利用封建迷信破壞法律實施」的罪名判刑四年。

到了監獄，我再次體嘗了什麼是人間地獄。在監獄裏，我被安排做服裝，是流水綫，每個人都有任務，如果跟不上下一道工序或者完不成任務，晚上11點左右下班後要在大廳罰站半小時到一小時。每天除了吃飯，其餘時間都是在工作間幹活，口渴也顧不得喝水，上廁所都是小跑着去，導致我便秘得很厲害。由于長期坐着幹活，繁重的工作量，加上之前被警察酷刑折磨，坐了兩個多月老虎凳，我的頸椎病也很嚴重，經常頭痛、噁心。有一次，我洗澡時不小心滑倒了，頭重重地撞到了地上，腰磕在台階上，當時覺得頭矇矇的，身子不能動了，腰像斷了一樣鑽心地痛。犯人都說我不死也得成殘疾。她們就一起喊號，又按警鈴，但一直沒有警察搭理。幾個犯人把我抬到床上，我感覺身子像是斷成了兩截，痛得眼淚直流，一夜沒有合眼。第二天8點，警察才到號室，不耐煩地問摔得怎麼樣，我說：「可能腰摔斷了，整個身子不能動，頭也痛得很。」警察說：「沒什麼大問題，這批任務很緊，趕緊上樓幹活。動不了就讓人背你去，沒人背，自己爬着上去！」說完就走了。我忍着劇烈的疼痛，讓人把我一點一點扶起來，光起床就用了三四十分鐘，我一點一點挪到樓梯口，又一點一點爬到樓上，到電機前嘗試着想坐下，反覆幾十次也做不到，最後抱着電機咬着牙一猛勁坐下，覺得腰像斷了似的鑽心地痛。好不容易熬到醫生上班，給我塗點碘酒，給了3顆三七片，我喝下去，接着趕緊趕活。肉體和心裏的痛苦讓我難以忍受，我恨這些警察不拿我們當人待，在他們眼中犯人都不如一條狗，我們就是他們賺錢的機器。想想我被判刑四年，現在才入監不到一年，這麼漫長的刑期怎麼渡過，能不能活着出去真不好說，我感到很孤單、淒涼。我不自覺地小聲哼唱起我最愛唱的神話語詩歌：「在苦難臨到的時候，你能不體貼肉體，不埋怨神，在神向你隱藏的時候，你能够有信心跟從神，以往的愛心還不變、不消失，無論神怎麼作，你都任神擺布，寧肯咒詛自己的肉體也不埋怨神，臨到試煉時寧肯忍痛割愛、流淚痛哭也得滿足神，這才是真實的愛、真實的信心。不管你實際身量如何，首先你得具備這些受苦的心志與真實的信心，還有背叛肉體的心志，寧可個人受苦、個人利益受損失也得滿足神的心意，還得有懊悔自己的心，以前自己不能滿足神，現在能懊悔自己，哪一條都不能缺少，神就藉着這些來成全你，你不具備這些條件就無法被成全。」（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如何才能被成全》）我小聲哼唱着詩歌，越唱越受感

動，止不住地流淚，心裏也有了些力量，感覺到我雖然身處魔窟，受了一些苦，可在我軟弱的時候，神的話還在帶領我，加給我信心與力量，神不曾離開過我，有神的話語陪伴我不孤單。想到這些，我心裏特別得安慰，也懊悔自己沒有受苦的心志，臨到這些苦難試煉就活在消極中，實在是傷神的心。回想自己從被抓到現在，經歷了警察長時間的摧殘、折磨，如果沒有神話語的帶領，沒有神的看顧保守，我不知死幾次了。現在面對監獄裏非人的折磨，我相信依靠神也能勝過去。神也是藉着這些環境成全我的信心，我不能再讓神傷心，我要依靠神堅強起來，好好活下去，為神作見證。想到這些，我心裏就不覺得太痛苦了。那段時間，是神的話語帶領我勝過撒但的摧殘折磨。最後，我刑滿釋放，活着走出了這個人間地獄。

出獄後，我回到家見到了幾年沒見的父母，父親蒼老了很多，母親也特別憔悴、消瘦，她哭着說：「我都没想着還能活着見到你。」聽父親說，母親知道我被抓了，擔心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覺，吃不下飯，不久得了一場大病，差一點死了。我回到婆家，得知警察在我們村散布謠言，說我是詐騙犯，丈夫受不了周圍人的指指點點，只好外出打工，還說要跟我離婚。婆婆因着我坐牢丟了她的面子，對我沒有好臉色。我女兒也經常被學校的老師、同學嘲笑，村裏的小孩都不和她玩。看到這一切，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流，好端端的一個家，就因着中共的迫害變成了這樣，我恨透了共產黨這個惡魔！不由得想起一段神的話：「什麼古代傳人，什麼愛戴的領袖，都是抵擋神的東西！將天下之態攪得暗天昏地！什麼宗教信仰自由，什麼公民合法權益，都是掩蓋罪惡的花招！……為何將神的工作攔阻得滴水不漏？為何用各種花招來欺騙神的百姓？真正的自由、合法的權益在哪裏？公平在哪裏？安慰在哪裏？溫暖在哪裏？為何用詭計欺騙神的百姓？為何强行壓制神的到來？為何不讓神在自己造的地上任意游蕩？為何將神追殺得無枕頭之地？人間的溫暖在哪裏？人間的歡迎在哪裏？為何讓神苦苦巴望？為何讓神聲聲呼喊？為何逼得神為愛子擔憂？黑暗的社會，狼狽的看家狗為何不讓神隨便出入他造的人間？」（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作工與進入 八》）揣摩着神的話，我徹底看清了共產黨的醜惡嘴臉。它打着正義的旗號，說什麼「宗教信仰自由」「執法為民」「百姓的父母官」，滿口的仁義道德，却用各種手段抓捕、迫害信神的人，還到處散布謠言，害得多少基督徒被抓坐監、有家難歸、骨肉分離。以往我對大紅龍沒有分辨還很崇拜，親身遭受它的迫害以後，我看清了共產黨就是禍害百姓的魔頭，它的實質就是與神為敵、與真理為敵，它就是最邪惡反動的惡魔集團！現在我再也不受它的迷惑了，我要徹底棄絕它、背叛它，堅定信心跟隨神走到底！

我出獄後，警察一直沒有放鬆對我的監控。當地派出所的人經常詢問我還信不信神，我在家看神話都得大門緊閉，把神話語書籍藏在最隱秘的地方，出去聚會、傳福音都特別小心。2013年3月份的一天，我負責的一處教會帶領和兩個執事被抓了，需要轉移教會物品，通知相關的弟兄姊妹防範。我正安排這些事時，一個姊妹說：「被抓的教會帶領有弟兄姊妹的名單，已經落到了警察手裏，警察正在調各個路口的攝像頭查陌生人，準備挨家挨戶搜查信神的人，還揚言『寧可錯抓一千，不能放過一個！』」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裏有些害怕，我因信神被抓捕過留有案底，如果警察調監控比對出我的相貌，很容易就能抓到我。要是再被抓，他們肯定會把我往死裏整，我得趕緊離開這個地方。當我來到另一處教會，心裏怎麼都安靜不下來，良心特別受控告，想到那處教會的工作急需安排，我為了保全性命就撂下托

付在這個時候離開，這也不是維護神家利益呀？哪還有一點良心、人性？這不是狗熊、懦夫嗎？對神還哪有信心，哪有見證？想到這些，我趕緊跟神禱告，願神加給我信心力量，能站住見證。

隨後，我看到一段全能神的話：「當人把命都豁出來之時，那麼一切都不在話下了，誰也不能將其難倒了，什麼能比『命』更重要呢？所以撒但在人身上無法再作什麼，撒但拿人也沒辦法。雖然在『肉體』的定義中說肉體受撒但的敗壞，但人若真把自己交出來，不受撒但的驅使，這樣，誰也難不倒人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向全宇說話的奧秘揭示·第三十六篇》）揣摩着神的話我明白了，今天這個環境臨到，是神對我的檢驗，也是靈界的一場爭戰，我應站在神一邊，把命豁出去羞辱撒但，為神作見證，決不能在這關鍵的時候當逃兵！俗話說「患難見真情」，我得維護神家工作，這才是一個有人性的人該做的。我今天是為義受逼迫，就是死了也有價值，如果我苟且偷生，屈服于撒但，即使肉體沒死，活着也是行尸走肉。想到這些，我心裏釋放了。我急忙騎着車趕到那處教會，安排弟兄姊妹轉移神話語書籍，通知弟兄姊妹躲藏，很快就把教會的工作安排好了，真是感謝神的帶領！

信全能神這二十多年，一直遭受中共的逼迫、迫害，我的肉體雖然受了一些苦，但在神話語的帶領下，我明白了一些真理，學會了分辨是與非、正義與邪惡，同時也在這樣特殊的環境裏學會了依靠神，真實感受到神話語的權柄，對神有了一些信心，這都是神的恩待啊。感謝全能神！

## 89 無法抹去的烙印

中國內蒙古 趙亮

十九歲那年，我因為信神被共產黨抓捕，警察為了逼我放棄信仰，出賣弟兄姊妹，對我酷刑折磨、洗腦轉化六十天。那次經歷深深地烙在我的心裏，讓我終生難忘。

記得那天早上我去聚會，快到聚會點，發現附近有三輛汽車，我心裏有些不踏實，平時也沒停這麼多車啊？到聚會點不一會兒，就有四個陌生人進了院子，說是國保大隊的，來調查家裏有沒有私藏爆炸物品，說着就把我們強行按在沙發上搜身，他們沒搜出什麼東西，就把我和一個弟兄押上車。到了派出所，警察把我們押到地下室分開關了起來，把我的皮帶和鞋帶都拿走了，還派了兩個人看着我。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抓捕，我感覺像是做夢一樣，不知道警察會怎麼對待我，我心裏有點害怕，不停地向神禱告，求神加給我信心。我想起以往經常唱的神話語詩歌《全能者的超凡與偉大》：「世間中的一切都在全能者的意念之中、眼目之下瞬息萬變，人類從未耳聞的東西突然來到，而人類擁有已久的東西又會在不知不覺中消失。沒有人能測透全能者的行踪，更沒有人能感覺到全能者生命力量的超凡與偉大。……」（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唱着唱着我心裏充滿了力量，我向神禱告：「全能神啊！感謝讚美你，你是宇宙萬物的主宰，我的命運在你的手中掌握，今天我被警察抓捕有你的許可，不管警察怎麼折磨我，受多大的苦，我都要站住見證，決不做猶大背叛神。」

下午4點多，警察把我帶到了一個偏僻的大院，院子裏有一排四層樓，像是個賓館，我聽不少弟兄姊妹說過，他們被抓後都是被關在賓館秘密審訊用刑，不由得想到接下來警察是不是會對

我酷刑折磨呢？這地方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就是把我整死也沒人知道啊。我越想越害怕，心裏不停地呼求神。到了四樓，警察把我帶進房間，刑警隊長假裝和氣地問我叫什麼名字，家住哪兒，我問他：「你們為什麼要抓我？為什麼把我帶到這兒？」他說：「這是法制教育學習班，專門教育轉化你們這些信神的人，我們抓你肯定是掌握了你們的情況，要不我們為啥不抓別人呢？全能神教會是國家重點打擊、取締的對象，你信全能神，共產黨就要抓你。」我說：「憲法裏不是說信仰自由嗎？」他陰笑着說：「信仰自由也是有範圍的，那就是得聽共產黨的話，按照共產黨的規定來信神，我們才支持。你信全能神跟共產黨作對，能不抓你嗎？」我反駁說：「我們信全能神只是讀神的話，傳福音見證神，從不參與政治，也不搞任何政治活動，你們為什麼造謠說我們和共產黨作對？全能神說：『神不參與人類的政治，但神却掌握着每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命運，掌握着這個世界，掌握着整個宇宙。人類的命運與神的計劃息息相關，沒有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逃脫神的主宰。想知道人類的命運就必須得來到神的面前，神會使跟隨敬拜他的人類興盛，會使抵擋棄絕他的人類衰退滅亡。』（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主宰着全人類的命運》）神的話說得很明白，神主宰着整個宇宙，掌管着每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但神不參與人類的政治。末世神道成肉身來在地上，主要是發表真理作審判工作，使人明白真理，脫去撒但敗壞性情，達到蒙拯救……」刑警隊長不耐煩地打斷我，又說了一些毀謗全能神教會的話，誘勸我不要再信了。不管他怎麼說，我的心一直安靜在神面前，求神保守我不中撒但的詭計。

第三天中午，他們把我叫到談話室，一個警察自我介紹說，他是國保大隊長兼基地的教育轉化人員，是來轉化我的。然後，他就問我姓名、住址和教會信息，見我不說，就讓我把左手手心朝上放在桌子上，邊抽煙邊往我手裏彈煙灰，說：「你應該知道現在的科技，就算你不說我們也能查到，你咋這麼傻呢？我這是在給你機會，這煙頭有400度，要不你嘗嘗這個滋味？」說着他就猛吸了兩口煙，用火紅的煙頭燙我的手心，我疼得手要往回縮，另一個警察狠狠地摠住我的胳膊，煙頭來回地在我手心裏轉，我的手心被燙得鑽心地疼，頭上的汗珠不住地往下掉，我心裏有些軟弱，心想：要不我把自己的姓名、住址告訴他們，也許警察就不會對我的酷刑折磨了。我就說了自己的名字。之後他們沒有繼續折磨我，一直讓我看定罪、褻瀆全能神教會的視頻、謠言。

第五天下午1點多，警察讓我看新聞裏播的山東招遠事件，看完他問我怎麼想的，我說：「這些人不是全能神教會的，信全能神的人絕不會幹這種事。全能神教會傳福音是有原則的，只傳相信有神、心地善良的好人，不傳惡人，像張立冬他們這樣的惡人根本不符合全能神教會傳福音的原則，神不承認他們是信全能神的人，全能神教會也絕對不承認他們。」他見我依然信心堅定，就說：「你們帶領都讓我抓了，我直接審她就全知道了，還用在你這兒浪費時間嗎？我們主要看你小，想把你挽救回來。」我心想：全是騙人的話，你的目的還不是讓我背叛神，不管你怎麼說我決不會出賣弟兄姊妹，決不背叛神。到了晚上7點多，洗腦班的心理學老師讓我寫一下學習的感想。我寫道：「山東招遠事件不是信全能神的人幹的，那是魔鬼邪靈幹的，他所做的事情會遭到神的懲罰……」

晚上九點多，國保隊長走進來，看完我寫的感想十分不滿，把我從凳子上提起來，狠狠地扇了我幾個耳光，用腿把我絆倒在地，又把我拽起來摔在床上，用拳頭打我，反覆幾次後，又抄起一個木衣架往我身上亂打，逼我說出教會信息，見我不說，他就喝令我衣服全部脫了。

看到他瘋狂的樣子，我有些害怕，就在心裏跟神禱告，求神加給我信心和力量。這時，他拽着我逼我把衣服脫掉，又拿衣架朝我身上打了幾下，接着就讓兩個陪教把我摁到床上。當時我還想着兩個陪教只是警察雇來的，但凡有點兒良心也不會隨從惡警折磨一個少年吧，但是我想錯了，他們把我死死地摁在床上，我像一隻待宰的小羊，一點也動彈不了。國保隊長像發了瘋一樣，用烟頭燒我的乳頭，沒一會兒就燒得冒青烟，還能聞到燒焦的味道，我疼得渾身是汗，兩條腿不停地掙扎，接着他又燒我的下體，大聲吼着說：「交不交代？」我疼得大聲慘叫，心裏只有一個意念：我不能背叛神。我在心裏一個勁兒禱告，求神加給我信心和力量，能勝過惡警的酷刑折磨。

見我還是不說，他惡狠狠地說：「不給你來點厲害的，你就不老實。」他轉身拿起暖瓶，倒了一杯開水潑在我身上，我疼得大叫了一聲。他厲聲問道：「交不交代？」我毫不懼怕地說：「我啥也不知道！」他聽了氣急敗壞，又往我肚子上倒了兩杯開水，看我沒有先前那麼痛苦，就用手摸了一下我的肚子，吼着說這水不熱，轉身讓陪教去燒一壺開水。他邪惡地笑着說：「等一下讓你嘗嘗 100 度的開水澆在身上的滋味。」聽到這話，我不由得害怕了起來，心想：剛才的水只有七八十度，如果 100 度的開水倒在我身上，那我能不能勝過去啊？我心裏很緊張、害怕，就默默禱告：「全能神啊，願你加給我信心、力量，我願意站住見證，不背叛你，不出賣弟兄姊妹。」禱告完，我想起神的話：「**信心就是一根獨木橋，貪生怕死難通過，豁出性命能踏實通行。**」（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六篇》）揣摩着神的話我明白了，我有膽怯害怕的意念，正是中了撒但的詭計，看到自己對神沒有真實的信心，只有豁出性命，時時依靠神，才能為神站住見證。認識到這兒，我有信心面對接下來的酷刑。

這時他點了一根烟，猛吸兩口，走到我跟前，陰笑着說：「等着，水馬上就開了！」邊說邊用烟頭在我胸部被開水燙過的地方燒，我疼得一直往後縮。過了七八分鐘水燒開了，我看到那水「咕嘟咕嘟」冒着熱氣，感覺頭皮發麻，渾身發抖，全身汗毛都豎起來了。他端起熱水壺，把蓋子掀開，靠近我的身體，熱氣一直往我身上冒，然後直接往我肚子上貼，我感覺火辣辣的疼，本能地大叫，他順勢就逼問我交不交代，見我不說話，他猛地拿了一個水杯倒滿開水往我胸口潑，我痛得蹦了起來，接着他一直往我身上潑開水，直到把壺裏的水潑完。我身體不停地顫抖，前半身已經滿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大的有雞蛋那麼大。兩個陪教看不下去，就要出去，他立馬走到門口把門反鎖上，大聲吼着：「別走，都在這兒給我看着！看老子怎麼收拾他。」說完，他又讓陪教再燒一壺開水。聽到這話，我心裏不禁有些害怕：還要燒？這一壺水都把我燙成這樣了，要是再燒，得把我燙成什麼樣啊？我能不能扛得住啊？我就在心裏不停地呼求神，求神加給我信心、力量，忽然我想到神的話：「**那些執政掌權的從外表看是凶相，但你們不要害怕，那是因為你們信心小，只要你們信心上去，一切都將不在話下。**」（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七十五篇》）今天警察酷刑折磨我，這有神的許可，神是要成全我的信心，這些警察再凶惡、再猖狂也在神的手中，只要我多禱告依靠神，相信神會帶領我勝過撒但的折磨。這時，我心裏不那麼害怕，有信心面對惡警的酷刑了。

沒一會兒第二壺水燒開了，國保隊長端起熱水壺，往杯子裏倒滿水，舉起水杯，走到我跟前，猛地把水杯裏的水潑向我的下體，我疼得大聲慘叫，不由自主地往後退，他就往前走了幾步，繼續逼問，我還是没有回答，他直接把杯子放在我下體底下，逼問我，「說不說？」我沒

有回答，惡警就猛地把水杯往上提，我整個下體都泡到裝着熱水的水杯裏，疼得我大聲慘叫，本能地往後縮，身體不停地哆嗦、顫抖。我心裏很軟弱，感覺快要承受不住了，就在心裏不住地禱告神：「神啊，我快承受不住了，這些魔鬼真是太殘忍了，我太痛苦了，求你加給我信心，保守我不背叛你！」想到主耶穌的話：「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16:25）我認識到如果我為了肉體不受痛苦出賣教會背叛神，這是觸犯神性情的事，以後是下地獄，是永世的痛苦。明白了這些，我立定心志：不管接下來承受怎樣的痛苦，都咬緊牙關，決不能背叛神。這時，惡警又連續往我下體上潑了兩杯開水，并不停地逼問我，我始終沒說。我低下頭看到滾燙的水把下體外邊的皮全部燙掉了，當時兩個陪教都扭過頭，不敢看我，無奈地對我說：「孩子，你趕緊說了吧！何必受這罪呢？」我没有吭聲。這時，惡警的跟班走進來，一抬頭看到我，愣了一下，把臉側向了一邊，走到我跟前說：「你趕緊招了吧，我們抓了你們好多人呢！你不招，別人也會招的，我們這是給你一個機會。」我低着頭不說話。惡警氣急敗壞大聲吼着：你們都走開，我看他能堅持多久！端起熱水壺往杯裏倒滿水，又往我胸口潑，我疼得大聲哭喊着，蹦着，身上被燙起的泡在惡警潑水的瞬間就破了，皮都粘在了身上，不一會兒又起了新泡，疼痛難忍。我心裏有些軟弱，心想：「是啊，他們抓了很多弟兄姊妹，即使我不說，別人也會說，我何必受這些罪呢？要不……說一點吧，這樣就不用受罪了，看這惡警也沒有要停手的意思，接下來的酷刑折磨我還不一定能承得住呢……可是說了就成猶大了。」這時，忽然想到神的話：「那些在患難中并未對我有絲毫忠心的人我是不會再施憐憫的，因為我的憐憫僅至于此，而且我也不喜歡曾經背叛我的任何一個人，我更不喜歡與出賣朋友利益的人來往，這是我的性情，無論這個人是誰。」（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當為你的歸宿預備足够的善行》）是啊，神不喜歡出賣朋友利益的人，我要是說了不就成了背叛神的人了嗎？不能說，不能說，剛才好險，差點中了撒但的詭計！神啊，感謝你及時開啓我，保守了我不出賣弟兄姊妹，接下來不管多痛苦我也不當猶大。

國保隊長見我還是不說，點起烟陰笑着說：「咱們慢慢來，有的是時間。」說着就不停地往我鼻孔裏吐烟。接着他又端起水杯，把開水倒我頭上，我本能地躲閃，水就倒在了我的右耳朵上，順着耳朵從後背流下來，我疼得大叫，後背火辣辣地疼。他又將幾杯開水從我肚子上倒下，還潑在我的大腿上，被潑過的地方瞬間燙起了水泡。這壺潑完了，他讓陪教又去燒一壺水。過了幾分鐘，第三壺水燒開了，我看着冒着熱氣的水壺心裏不停地打哆嗦，他端着水壺，陰笑着說：「真好！」然後就拿着水壺往我身上貼，威脅說：「你到底說不說？」我没吭聲，他就把水一杯接着一杯地往我身上倒。我的身體疼到極點，看着他沒有一點要停手的意思，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多久，太痛苦了！還不如死了呢，死了就不用受這些苦了，也不會因為肉體軟弱出賣弟兄姊妹。于是，我就開始在房間裏找堅硬的東西尋死，可房間裏只有一張桌子，牆都是木板的，我怕一頭撞不死，還得繼續受折磨，就想：要不我先答應他，這樣他們就會帶我去認弟兄姊妹的家，出了這個門我就跳車尋死。正想着，那惡警又逼問我到底交不交代，我就點了點頭。我本以為他們會直接帶我去認家，沒想到他們一直逼問我教會情況，這時從樓下上來十幾個警察，我有些膽怯了，「我剛才已經點過頭了，現在什麼也不說，惡警不得更加殘酷地折磨我？要不說一個教會的名字和大致地點。」沒想到我說完惡警得寸進尺，繼續逼問我其他教會的情況，我特別後悔讓撒但鑽了空子，再這樣下去我不成猶大了嗎？之後他再問別

的，我都說不知道，他沒辦法就讓我回到自己的房間。回去後，我心裏就想：我為什麼想要尋死，神希望我尋死嗎？我出去尋死這不是懦弱的表現嗎？這時，我想起神話語詩歌《受苦再大也得追求愛神》：「現在多數人認識不到，認為受苦沒有價值，信神受逼迫，世界也棄絕，家裏也不平安，前途暗淡，有些人痛苦到一個地步都想到死，這哪有愛神的心？這樣的人是窩囊廢，沒有毅力，是懦弱無能之人！……所以，你們在這末後的日子裏得為神作見證，苦再大也應走到底，哪怕最後有一口氣，也要為神忠心，任神擺布，這才叫真實愛神，這才叫剛強響亮的見證。」（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我揣摩着神的話，看到自己就是狗熊，是懦弱無能的人，我選擇死是因着肉體的軟弱，是怕受苦，這樣做不能榮耀神，不是真實的見證。沒被抓之前我曾向神立下心志：如果有一天我被共產黨抓捕迫害，也要像其他弟兄姊妹一樣為神站住見證，決不當猶大背叛神。現在事實臨到，面對警察的酷刑折磨，我心裏想的都是如何逃避這個環境，根本不是想着如何站住見證滿足神，看到我對神沒有一點真實的信心、順服。警察折磨我的肉體，就是要讓我背叛神，失去見證，我如果以死來逃避酷刑，就成了撒但的笑料。想到這兒，我後悔自己剛才太軟弱了，怎麼能鬆口呢，神給我一個見證神的機會，可我却沒有把握住，讓神傷心失望了。我立下決心：如果警察要帶我去認家，我決不跟他們走，不管他們對我使用什麼酷刑，我都得依靠神站住見證。

第二天早上六點半，市防範辦的科長走進來，看我傷勢太重，怕出人命給他們帶來麻煩，就找人送我到醫院。路上他惡狠狠地警告我：「到了醫院你啥也別說，要不後果自負！」聽着這話，我特別氣憤，把我燙成這樣，還威脅我，不讓我說實話，真是太卑鄙、太邪惡了！到了醫院，醫生問我身上的傷是怎麼弄的，我知道就算我說了實話，醫生也管不了，我就說暖瓶破了燙的。他不相信又問我一遍，警察把醫生叫過去嘀咕了幾句，醫生就開始給我包紮，還說我需要住院，警察却說條件特殊就不住了，之後讓我簽了一個「一切後果由自己承擔」的字據，就又把帶到了學習班。接下來，因着我傷勢嚴重沒法上課，可警察還不甘心，每天派兩個人來看管我，給我洗腦，軟硬兼施地逼我放棄信仰。

過了十七天，我的傷還沒好，警察就又開始給我上洗腦課了。他們找了一個大學教授和一個心理學老師，這兩個人裝出一副和氣的樣子試圖親近我，套我的話，我一直在心裏呼求神保守我不中撒但詭計，還給他們見證神，見我一點不上當，他們很生氣。接下來的幾天，他們就給我講他們編的幾本毀謗全能神教會的書裏的內容，看褻瀆神的視頻，每天看他們編的那些鬼話，我感到非常憤恨、噁心，不論他們怎麼說，我一點也聽不進去。

一天早上，隊長連同幾個陪教氣勢汹汹地來到我宿舍，看到這陣勢，我有些害怕，默默地向神禱告，求神加給我智慧，能應對惡警。隊長恐嚇道：「我們昨天剛開完會，要實行『百日攻堅戰』嚴厲打擊全能神教會，就是狠狠地判，對你這種年輕的沒結婚的判得更重，以前判你們還要經過多道手續，現在抓住就能判。尤其是你們這些頑固不化的直接槍斃，一槍把頭打爆了，腦漿一下就濺出來了。」聽到惡警說的話，我心裏一陣恐懼，但想到主耶穌的話：「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16:25）我明白了，能為神殉道這是榮耀的事，是蒙神紀念的，如果因為怕死而背叛神，這是觸犯神性情，是遭神厭憎的，就算肉體活着，但在神那兒已經死了，最後靈魂也會被神滅掉，在地獄裏受懲罰。歷世歷代有很多跟隨神的人遭到了迫害最後殉了道，他們都為神站住了見證。如果我能夠

神殉道，這是神的高抬，我願順服神的擺布安排，死也要為神作見證。見我不說話，警察又恐嚇威脅說：「你是想過正常人的生活，還是進監獄？」雖然我很想回家，但我知道回家的代價就是寫悔過書、決裂書，我毅然決然地說：「進監獄！」他氣得瞪大眼睛，用手指着我說：「我看你是苦沒有受够！」說完，就氣憤地走了。

之後，他們又找來了一個宗教牧師給我洗腦。剛進門牧師就說：「孩子，你還小呢，你聽我給你說，你信錯了。」接着，他打開《聖經·馬太福音》24章23至24節說：「你們說主耶穌回來了？你看看聖經上怎麼說的，『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基督在這裏」，或說「基督在那裏」，你們不要信！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凡傳主來的都是假的，可不能接受啊。」我拿過聖經說：「這裏主耶穌是在告誡我們，末世主再來的時候，假基督、假先知要起來顯大神迹、大奇事迷惑人，讓我們防備假基督。如果說凡傳主來都是假的，那不是把主再來的事實都給否了嗎？假基督沒有真理，只靠顯神迹奇事迷惑人，全能神來了，不顯神迹奇事，只發表真理作審判工作，來徹底潔淨人、拯救人，全能神就是主耶穌的再來，是獨一真神……」他見我没中他的詭計，又說了好多褻瀆神的話，我氣憤地說：「褻瀆聖靈的罪，今生來世不得赦免。」聽到我的話，他說：「你這娃真是頑固不化，你可不要執迷不悟啊，人家讓你幹啥，你趕緊交代，如果你真的被關進裏面，你就後悔了！」我說：「我不後悔，我勸你也好好尋求尋求真道，不要再一味地抵擋神，犯下滔天大罪就晚了。」牧師無奈地說：「我拿你可真是沒辦法了，太頑固了。」說完轉身就走了。

過了幾天，刑警隊長來逼我學說那些褻瀆、否認神的話，我不說，他就氣沖沖地說：「你是不是怕遭報應啊？根本就没有神，哪來的報應？被轉化的人不都好好的嗎？」我說：「肉體暫時沒死不代表有好的結局，神也不是馬上懲罰人。」他氣憤地拽住我扇了我幾個耳光。我還是不吭氣，心裏一直想着主耶穌的話：「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惟獨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太12:31）靠着這句話支撐着心不動搖。兩個多小時過去了，我還是沒說，他氣急敗壞地拽着我的頭髮把我拉到宿舍，惡狠狠地說：「不說就不准他吃飯。」我默默向神禱告，想起主耶穌說：「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太4:4）是啊，神的話才是生命的糧，就算他們不讓我吃飯，神不許可，我也死不了。沒想到，晚上一個阿姨偷偷給我拿了一個饅頭，我真實感受到人的心、人的靈都在神的手中。後來，警察又讓我每天打掃辦公室衛生，正好辦公桌上放着一本《話在肉身顯現》，每天打掃衛生時我就偷偷看一點，神的話語給了我信心和力量，雖然警察每天給我灌輸無神論那些邪說謬論，但有神話語的帶領，我絲毫不受影響。

一天，他們又讓兩個大學老師給我用各種方式洗腦，還恐嚇我：「要是是一直轉化不過來，不簽『三書』，就要被判刑五年，到時連媳婦都不好娶，你看你把這麼好的青春浪費在這裏，值嗎？」聽到這些，我心裏有點搖動：是啊，我還這麼年輕，難道真的要在這裏耗這麼多年？……想着想着，我意識到自己中撒但的詭計了，就趕緊向神禱告：「神啊！剛才我差點中了撒但的詭計，求你保守我，我願意順服，為你站住見證。」禱告後，我想起一句神話語詩歌：「年少人不該沒有真理，也不該對虛偽與不義包藏，而是應該站住該有的立場，不應隨波逐流，有敢于為正義、為真理奉獻、拼搏的精神；……」（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年少之人該有的追求》）我明白了，我應該為得着真理忍受一切的痛苦，不能為了暫時的安逸背叛神，不管

警察怎麼對我，一定要站住見證滿足神。他們見我還是不說，無奈地走了。到了下午，那宗教牧師又來了，他假笑着說：「我聽說你要進監獄了，你可不能進去啊，那監獄裏的生活都是非人的生活，你這小身板哪能承受得住？」說着，他拿出手機讓我看以前基督徒慘遭迫害的圖片，說：「你看這些人，有的被判刑十年，有的被判刑二十年，有的都死到監獄裏了。我看你也是真心信神的，他們讓你寫啥你趕緊寫了，你出去還能信神，何必在這兒受苦呢！你現在簽了，我還能給人家說說，要不你就沒有機會了。」聽了他的話，我有些擔心：如果真被判了刑，那在監獄裏警察想怎麼折磨就怎麼折磨，今後要受的痛苦就更多了。想到這兒，我不由得有些害怕，但我知道簽「三書」就是背叛神，是被打上了獸的印記，就在心裏呼求神，求神加給我信心，能站住見證不背叛神。我就對他說不簽，牧師無奈地離開了。

後來，市防範辦科長又讓我簽「三書」，他生氣地對我說：「都兩個月了，你還沒轉化過來，我今天來就是要你一個態度，你要是不信了就能回家，你要是還信就坐監，我馬上就把你送進去！你還信不信？」聽了這些話，我心裏很糾結，如果說信，自己就要面臨坐牢，進到牢裏還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折磨我呢！可如果說不信，那就是背叛神。我就在心裏禱告神，求神加給我勇氣，我願為神站住見證。我想到一段神話語詩歌：「耶穌之所以能完成神的托付，完成救贖全人類的工作，就是因為他能夠體貼神的心意，無有個人的打算、安排，他能夠以神的經營計劃為核心，總禱告、尋求天父的旨意。他禱告說：『父神哪！若是你的旨意你就成全，但你不要按着我的意思來，而要按着你的計劃行事，人雖有軟弱你何必顧念呢？在你手中猶如螞蟻一樣的人怎配受你眷顧呢？我心只願成就你的旨意，願你能够按着你的意思在我身上作成你要作的。』」（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效法主耶穌》）想到主耶穌走在釘十字架的路上心如刀絞，雖有肉體軟弱，但主耶穌以完成神的托付為重，哪怕自己肉體受痛苦也順服神的擺布安排。又想到彼得為了愛神甘願順服至死為神倒釘十字架。今天我受這點苦又算什麼呢？神的話給了我信心，我不感到害怕了，下決心就算坐監也不背叛神。我堅定地對他說：「進監獄。」他聽了非常生氣，說：「收拾東西，明天就送你去監獄。」然後把門一摔，氣呼呼地走了。沒想到過了兩天，我家當地派出所來了四個警察，說是要帶我回家。那一刻，我感覺神的作工實在是太奇妙了，萬事萬物都在神的手中，也感受到神對我的眷顧和憐憫。當地派出所的警察把我帶回本地後，給我錄口供備案，讓我每星期到派出所報到。後來，我在神的帶領下逃到了外地，又盡上了本分，我很感謝神。

這次被抓捕，警察對我的酷刑深深地烙在我的心裏，我真實地看到共產黨是那麼的殘暴，沒有人性，徹底看透了共產黨抵擋神的惡魔實質，恨透了這夥惡魔。同時，也真實地感受到神話語的權柄和能力。患難試煉中，神一直用他的話語帶領我，加給我信心、力量，我看到只有神愛人，只有神的話語能作人的生命，對神的信心更大了。感謝全能神！

## 90 試煉患難成全信心

韓國 舒暢

1993年，因着媽媽生病我們全家信了主耶穌，信主後媽媽的病奇迹般地好了，之後每到禮拜天我就和媽媽去聚會。2000年春天，主再來的喜訊傳到了我們家，通過讀全能神的話，我們確定全能神就是主耶穌回來了，就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作工。我們每天都讀全能神的話，享受神話語的澆灌供應，靈裏特別得供應有享受。想到很多苦盼主來的人還沒有聽見神的聲音，迎接到主的再來，我得體貼神的心意把天國降臨的福音傳給他們，沒多久，我開始傳福音盡本分，沒想到却因此遭到了共產黨的抓捕。

2013年1月的一天，我和六個弟兄姊妹正在聚會，突然二十多個警察闖了進來，兩個男警衝在前面拿着槍對着我們喊：「不許動，你們已經被包圍了。」另兩個男警拿着電棍喊：「把手舉起來，面朝牆站好！」一個男警罵我：「我們跟踪你十多天了，你就是小小。」聽到這話，我心裏一驚：「他們怎麼知道我的化名？還說跟踪我十多天了，那我最近去過的地方是不是他們都知道了？那些弟兄姊妹有沒有被抓啊？……」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在心裏默默地為弟兄姊妹禱告。想到警察是有備而來，肯定不會輕易放過我，我心裏有些緊張，就呼求神，這時我想到神的話說：「你不要怕這怕那，無論千難萬險，你都能穩定在我面前，不受任何的攔阻，讓我旨意得暢通，這就是你的本分，……除去你的懼怕，有我作你的後盾，何人能把路橫？」（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篇》）神話的帶領使我的心平靜了下來，萬事萬物都在神的手中掌握，這些警察不也都在神的手中嗎？神是我的後盾，我得禱告神、依靠神。想到我被警察跟踪了這麼多天都不知道，給教會帶來這麼大的禍患，我恨自己太麻木、遲鈍了，現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為弟兄姊妹禱告。我向神禱告立心志：不管警察怎麼折磨我，我決不出賣弟兄姊妹，不做猶大背叛神。禱告後，我不再害怕，裏面有了信心、膽量。

警察就像土匪一樣把整個家翻了個遍，沒收了我們的手機，還有8個MP5播放器、4台平板電腦、幾十本傳福音書籍和一萬塊錢。警察把我和兩個姊妹帶到客廳，按着我們蹲在地上，這時不斷地聽到房間傳來警察毆打幾個弟兄的聲音，我很氣憤，就質問他們：「我們只是信神，也沒做違法的事，你們為什麼抓我們？」一男警惡狠狠地说：「你信神就是違法，就是犯罪，共產黨說你犯法就是犯法，共產黨不允許信神，你們敢在共產黨的地盤上信神，這是跟共產黨對着幹，就是找死！」我說：「法律上不是說信仰自由嗎？」他們嘲笑着說：「哼，幼稚！信仰自由？那是說給外國人聽的，對信神的人就得這樣！」說着就往我頭上猛打一巴掌，另一個女警踹我的胳膊，我心裏特別氣憤，想到神的話說：「什麼宗教信仰自由，什麼公民合法權益，都是掩蓋罪惡的花招！」（摘自《話在肉身顯現·作工與進入 八》）共產黨掌權就是撒但掌權，制定的法律都是欺騙人的，他們對外聲稱信仰自由，可實際上根本不允許人信神走正道，不允許正面事物存在，大肆抓捕、殘害信神的人，這些警察就是穿着制服的土匪惡霸，我和他們講理真是愚昧。被押上警車時我才看到，外面十多輛警車把我們包圍了。

我們被帶到了縣國保大隊，一個警察對我說：「今天抓到你是釣了一條大魚啊，我們已經掌握了你的信息，這十多天你去過××市、××縣，我們都知道，你是教會帶領！不然我們會出動這麼多警力抓你們嗎？我們不在這兒審訊你，有『好地方』等着你，就怕到時候你

吃不消……」聽了警察的話，我才知道原來他們把我當成教會帶領了，我心裏踏實一些，這樣的話那真的帶領就相對安全些了，不過我心裏也有些擔心，他們認為我是教會帶領，肯定不會輕易放過我，接下來不知道會怎麼折磨我，我就在心裏禱告神，求神加給我信心、力量，能站住見證。晚上11點多，他們把我押上警車說帶我去個「好地方」，在車上一個警察說：「你們這邊審信全能神的人都不行，對待這些人沒有硬手審不出來，得有些奏效的方法，到時候還怕他們不交代！」另一個說：「是是，聽說您審訊信神的有絕招，所以這次特意請您過來。」聽着他們的對話，我不知道接下來他們會怎麼折磨我，我心裏默默地禱告神，想到主耶穌的話：「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太10:28）「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16:25）神的話堅固了我的信心，我的命在神手中，我的靈魂也在神手中，我願順服神的擺布，哪怕是死我也決不背叛神！

他們把我押到城關派出所，剛進審訊室就聽到一個弟兄痛苦的慘叫聲，一個警察吩咐把監控關掉，接着兩個警察過來給我打背銬，把我的右手從肩上、左手從後背拉過來銬在了一起，還提着手銬上下提拉，我的胳膊像斷了一樣，隨後他們又把老虎凳的扶手夾到我的胳膊和背中間，我感覺兩隻胳膊像被拽了下來，疼得我汗珠一直往下掉。警察邊提拉手銬邊說：「疼嗎？滋味好受嗎？」另一個警察邪笑着說：「你信全能神，怎麼不去做『小姐』啊？你如果做『小姐』，我們就不抓你了。」其他警察在旁邊哈哈大笑，看着他們無恥的嘴臉，我特別噁心，簡直不敢相信警察口裏會說出這麼無恥的話，真是禽獸不如。這時，一個警察說：「先不急着審問，到時候讓她主動交代，從現在起不准讓她吃飯、睡覺、上廁所，看她能撐多久。」說完警察拽着我兩隻胳膊扭曲着銬在了一個齊腰高的鐵柵欄上，我蹲不下，站不直，沒多久就腰酸腿疼。他們不讓睡覺也不讓閉眼，我稍要閉眼，惡警就猛敲桌子、踢凳子、敲鐵柵欄，或對着我的耳朵大喊、發出各種鬼怪的聲音嚇我，致使我的精神一直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心臟始終不能平穩，我在心裏一個勁兒地禱告呼求神，想到全能神說：「你得為真理而受苦，為真理而獻身，為真理而忍受屈辱，為得着更多更多的真理而忍受更多更多的苦難，這是你該做到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彼得的經歷——對刑罰、審判的認識》）神的話給了我信心，為了得着真理不管受什麼苦都值，苦再大也要走到底，堅決站住見證羞辱撒但。

第二天一早，六七個警察逼問我教會的錢在哪裏，上層帶領是誰。見我不回答，他們就猛扇我的臉，這幾個警察剛走又來幾個問同樣的話，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審問我。四天下來，我渾身浮腫，小腿腫得和大腿一樣粗，又餓又暈。一個女警看我打盹了，就用力踢我的腳，當時我的雙腿雙腳完全失去知覺，腰像斷了一樣疼痛難忍，眼睛發脹又酸又澀，眼球好像隨時都能迸出來，特別痛苦，當時我覺得眼睛能閉一下或腿能蹲一下都是一種奢望，不知道他們還會折磨我多久，我感覺身體已經到極限了，撐不了多久了，心裏特別軟弱，我就禱告神，求神加給我信心、力量。我想到神話語詩歌：「為你們的祝福你們可曾接受？為你們的應許你們可曾去追求？你們必在光的引領之下而衝破黑暗勢力的壓制，必在黑暗之中不失去光的引領，必在萬物之中做主人，必在撒但之前做得勝者，必在大紅龍的國垮台之際，而站立在萬人之中作我的得勝之證據，在秦國之地你們必堅強不動搖，因着所受之苦而承受在我之福，必在全宇之下閃現出我的榮光。」（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得勝者之歌》）「以往的彼得是為神倒釘十字架，但

你應在最後滿足神，為神耗盡你所有的能量，受造之物能為神做什麼呢？」（摘自《跟隨羔羊唱新歌·受造之物理應任神擺布》）我心裏一遍遍地唱着這些歌詞，神的話激勵着我，給了我力量。雖然遭到酷刑折磨，但神一直與我同在，還用話語帶領我，使我明白了經歷這樣的逼迫患難是神要成全我的信心，我得在大紅龍面前為神作得勝的見證，我如果怕肉體受苦就背叛神，這是苟且偷生，是可耻的事。想想歷代使徒、先知遭到迫害面臨死亡時，都能對神有信心，作響亮的見證，今天我被警察酷刑摧殘有神的許可，雖然我身量小，没法與歷代聖徒相比，但能有這樣的機會為神作見證，這是我的福氣，我願意豁出命來站住見證，讓神的心在我身上得到一點安慰。揣摩着神的話，我覺得身體的痛苦也減輕了許多。隊長見我打盹就抓着我的頭髮來回晃我的頭，用拳頭猛打我的頭和胸口。我想去廁所，他們也限制，沒到規定時間不能去。我上廁所時，幾個男警就在廁所門口站着，還說些下流的話，我感到特別受羞辱，就想一死了之，這時我想到神的話說：「或許你們都記得這樣的話：『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在以往，你們都聽過這句話，但誰也不明白這話的真正含義，今天深知這話的實際意義。這句話是神在末世要成就的，而且是成就在大紅龍盤卧之地受到大紅龍殘酷迫害的人身上，因着大紅龍是逼迫神的，是神的仇敵，所以在此地的人都因着信神而受羞辱、受逼迫，所以，這話是成就在你們這班人身上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的作工像人想象得那麼簡單嗎？》）神話的開啓讓我明白了，我今天因為信神受羞辱、受折磨這是為義受逼迫，能有機會作這個見證，是神對我的恩待，是我的榮幸，可我因着臉面受到羞辱、肉體受了痛苦就對神失去了信心，就想死，我把個人的榮辱看得太重，這哪有一點見證？我曾立心志說哪怕是死也要為神作見證，可現在受點苦就想一死了之，這不正中了撒但的詭計嗎？撒但的目的不就是想讓我背叛神嗎？我不能退縮，不能當撒但的笑料，我得好好活着，為神作見證，羞辱撒但。明白神的心意後，我向神禱告：「神啊，我願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不管撒但怎麼折磨我，我都要站住見證不背叛你，一切任你擺布安排。」禱告後，我心裏有了力量。

回到審訊室，警察打開電腦，屏幕上出現幾張姊妹的照片，警察讓我指認，還說1月24日下午2點，好幾個地方的弟兄姊妹都被抓了，他們是統一抓捕我們的，我很氣憤。看我不回答，他們就威脅誘勸我：「我們已經掌握了你們的所有情況，你再硬抗也沒用，其他人都交代了，你替他們扛着有什麼用啊，你現在出去你們的教會也不會要你了，聰明點，趕緊交代上層帶領是誰、教會的錢在哪兒，我們就讓你回家過年。」我還是不說話，他們就怒吼着說：「你再不交教會的錢在哪裏，晚上就把你衣服脫光吊起來打，打到你皮開肉綻，我們高興為止。」聽後，我心裏不禁有些害怕，這些魔鬼什麼事都能做得出來，我還是個沒有結婚的姑娘，竟要被他們這樣摧殘、凌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住，我的心收得很緊，不知道晚上他們會怎麼對待我，一陣陣的恐懼、心酸讓我感到很無助，就趕緊在心裏向神禱告，求神保守我。禱告後，我想到神的話說：「當人把命都豁出來之時，那麼一切都不在話下了，誰也不能將其難倒了，什麼能比『命』更重要呢？所以撒但在人身上無法再作什麼，撒但拿人也沒辦法。雖然在『肉體』的定義中說肉體受撒但的敗壞，但人若真把自己交出來，不受撒但的驅使，這樣，誰也難不倒人的，……」（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向全宇說話的奧秘揭示·第三十六篇》）神話的開啓使我明白了，我恐懼害怕就是怕受羞辱、害怕死，撒但就是抓住我的這一弱點想讓我背叛神，這是撒但的詭計。如果我能把命豁出來，還有什麼苦受不了的？而且他們這

樣對待我并不是我的耻辱，是這些警察太邪惡卑鄙了！我的肉體不值錢，我願把命獻出來為神作見證羞辱撒但，我這輩子為神作一個見證也值，也沒白活。想到這裏，我不再恐懼，心裏有了信心、力量。

到了下午1點左右，我突然心跳加速、呼吸困難，兩腿酸軟，一下子蹲到了地板上，警察看我這樣，說：「你裝死也沒用，不會放了你的，中央有令，對你們信神的打死白死！死一個少一個，現在挖個坑把你埋了也沒人知道。」後來他們怕我死了斷了綫索，就帶我去醫院檢查。醫生說我體力透支犯了心臟病，讓我回去得吃飯、多休息。但警察根本不管我的死活，回去半個小時後又把我銬在鐵柵欄上。後來，惡警見對我用硬招不行就換了軟招，一個男警假裝溫和地說：「我不反對信主，我奶奶也是信主耶穌的，我現在沒有女朋友，看你長得也挺漂亮的，我就喜歡交你這樣的朋友……」還有一個男警說：「你不為自己考慮總要為你的父母考慮考慮吧，馬上要過年了，別人都團圓呢，而你現在在這裏受苦，你的父母知道了得多傷心啊！……」又有一個男警說：「看你的年齡和我孩子差不多，我也不忍心看着你受這樣的苦，你需要什麼給我說，這一帶我說了算，以後你要找什麼工作我給你介紹，你知道的事情可以只告訴我一個人。」看着他們一個個的奸相，我很噁心，想到神的話說：「你們務要時刻做醒等候，多在我面前禱告，對撒但的各種陰謀詭計要識透，要認識靈、認識人，會分辨各種人、事、物；……」（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基督起初的發表·第十七篇》）撒但企圖用情感、小恩小惠來收買我，引誘我背叛神，真是卑鄙無恥，我決不上撒但的當！接下來，不管他們怎麼威逼利誘，我都不吭聲。他們六七個人一波，輪番審訊了我八天八夜，期間有300多個警察對我恐嚇、威脅、酷刑逼供，但他們沒有從我口裏得到任何信息，最後，一個警察說：「你的內心世界很強大，你的神很偉大。」聽到這話，我很高興，看到撒但蒙羞失敗了。

後來，警察把我押到看守所，在這裏面臨的是另一種不死的折磨。剛到看守所，我就在監控下被一女警扒光衣服檢查。到了監室，那些犯人一個個面目猙獰地盯着我，獄警教唆犯人说：「又是一個信神的，你們『照顧』好她。」我還沒有緩過神兒，犯人就命令我洗冷水澡，一盆盆冷水澆在我身上，凍得我渾身發抖，一旁的犯人不時地笑。在看守所裏，我每天都要打幾十桶水洗廁所、打掃衛生，打飯時他們故意少給我飯菜，我根本吃不飽。晚上睡覺時，犯人就用力地踹床板不讓我睡，我的心臟被嚇得怦怦直跳，特別難受，後來就讓我一個人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不光如此，獄警還教唆牢頭和殺人犯折磨我，警察還常常提審我，威脅恐嚇說：「你屬於政治犯，就算整死你也是白死。你不說，我們就無限期地關押你，這輩子就別打算出去了。」聽到這些話，我心裏酸酸的，這四個月下來每天都要經受這樣的折磨，我實在受不了了，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啊？我感覺自己無力再支撐下去了，心裏很軟弱，就想以死解脫這種痛苦。痛苦中，我向神禱告，禱告的時候我已經泣不成聲了，想到神道成肉身來在地上發表真理拯救人，我享受了神話語的澆灌供應，還沒有還報神的愛就要離開人世了，心裏就覺得虧欠、遺憾，心像是被錐子錐了一樣難受，就在這時我想到神的話說：「所以，你們在這末後的日子裏得為神作見證，苦再大也應走到底，哪怕最後有一口氣，也要為神忠心，任神擺布，這才叫真實愛神，這才叫剛強響亮的見證。」（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經歷痛苦試煉才知神可愛》）「你既是一個人，就應該為神花費忍受一切痛苦！就你現在受這點苦，你應心裏高興、踏實地接受才是，活出一個有意義的人生，像約伯、像彼得一樣。……你們這些人是追求正

道、追求進取的人，你們在大紅龍國家站立起來，是被神稱為義的人，這不是最有意義的人生嗎？」（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實行 二》）面對神的話我很羞愧，神道成肉身來在地上發表那麼多真理供應人，現在是需要人為神作見證的時候，我却因為怕肉體受苦想以死擺脫這個環境，這也沒有真實的順服，這不是悖逆神嗎？想想約伯失去了萬貫家產和兒女，經歷了病痛的折磨，但他不埋怨神，仍然稱頌神的名，順服神，為神作出了響亮的見證。還有歷代使徒先知為神拋頭顱灑熱血，我享受神這麼多，我為神獻過什麼？我真是太自私卑鄙，辜負了神在我身上付出的心血代價，真是不配稱為人！我就來到神面前向神懺悔禱告：「神啊，我錯了，我不想尋死了，我願效法約伯、彼得，不管臨到什麼苦難環境，我都要為你站住見證。」禱告後，我有了信心面對接下來的環境。沒多久，牢頭轉到監獄去服刑了，後進來的幾個犯人竟然開始照顧我，她們的一些日用品會分給我用，換季的衣服也送給我穿，我知道這都是神的擺布安排。正如神說：「任何一樣東西，或是有生命的，或是死的東西，都將隨着神的意念而轉動、變化、更新以至消失，這就是神主宰萬物的方式。」（摘自《話在肉身顯現·神是人生命的源頭》）

後來，我在監獄裏遇到了一個姊妹，當時感到特別的溫暖。之後，我們就私下偷着抄一些神話相互鼓勵、交通，心裏感到很充實、喜樂。9月的一天，警察又來提審我，剛進審訊室他們就給我拍照，說要發到網上發尋人啓事查我的身份，還威脅我說：「你的案子基本定了，你就別想出去了！共產黨對基督徒的政策就是該判一年的判三年，該判三年的判七年，打死白死，不用償命。看你還能扛到什麼時候！」看到共產黨的卑鄙邪惡，我更加恨惡撒但惡魔，我絕不能向他們屈服背叛神，我義正辭嚴地說：「你們就死了這條心吧，我還不打算出去了，我活一輩子能認識神，能為造物主作見證，即使死在這裏也值了！」警察聽了生氣地走了。

2013年11月，我被釋放了。被抓這十個月，經歷了共產黨的迫害，雖然我的肉體受了一些苦，但神一直用他的話語開啓我，帶領我勝過撒但的試探，站住了見證。我真實體會到了神話語的權柄、能力，對神的信心增加了，也看清了共產黨仇恨神、與神為敵的惡魔實質，徹底背叛它、棄絕它，更堅定信心跟隨神。感謝全能神！



全能神教會

福音網址

<https://tr.kingdomsalvation.org>



訪問福音網



下載App

**YouTube:** <https://l.kingdomsalvation.org/tr/video>

**Facebook:** <https://l.kingdomsalvation.org/tr/facebook>

**Email:** [info@kingdomsalvation.org](mailto:info@kingdomsalvation.org)